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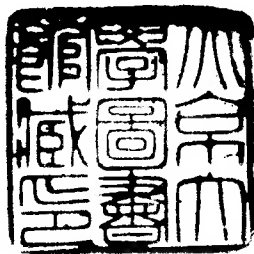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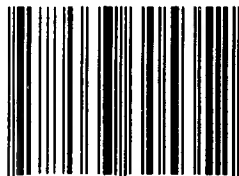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二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二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二四冊目次

史部·地理類

河防芻議六卷

〔清〕崔維雅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

太倉州新劉河志正集一卷附集一卷治水要法一卷婁江志二卷

〔清〕顧士璉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年序刻吳中開江書本

一三四

山東全河備考四卷

〔清〕葉方恆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三三五

歷代河渠考三卷

〔清〕萬斯同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五三四

今水經一卷

〔清〕黃宗羲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孔繼涵家鈔本

五八三

明江南治水記一卷

〔清〕陳士鏞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六〇七

湘湖水利志三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六一二

東南水利八卷

〔清〕沈愷曾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

.....

河防芻議六卷

〔清〕崔維雅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河防芻議》
六卷《提要》

河防芻議

總目

一卷

黃河全圖

治揚運河圖

黃運兩河說

二卷

圖說

三卷

圖說

四卷

條議 二十五道

五卷

條議 二十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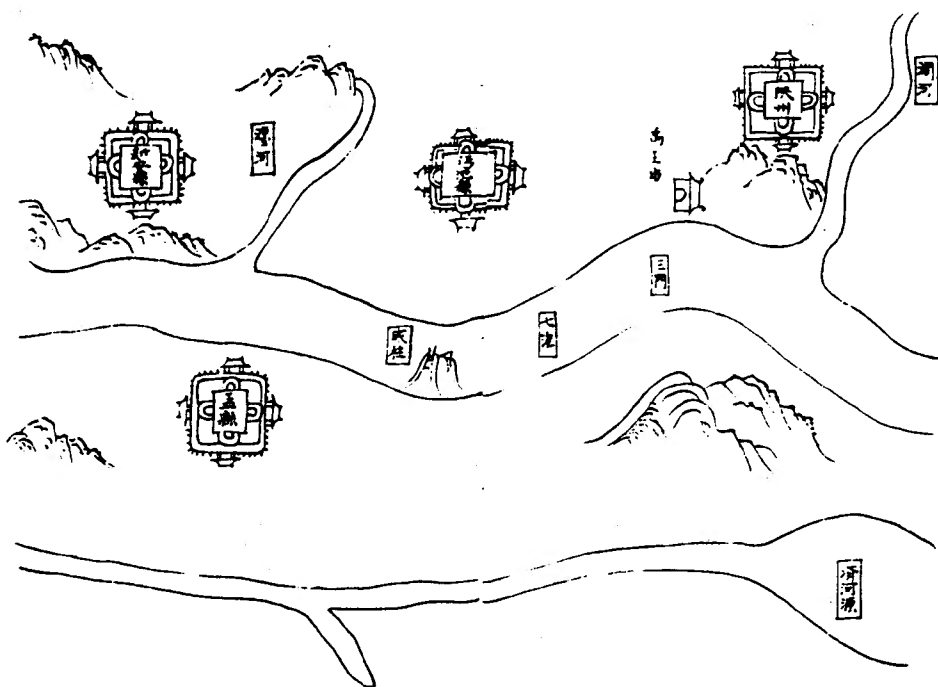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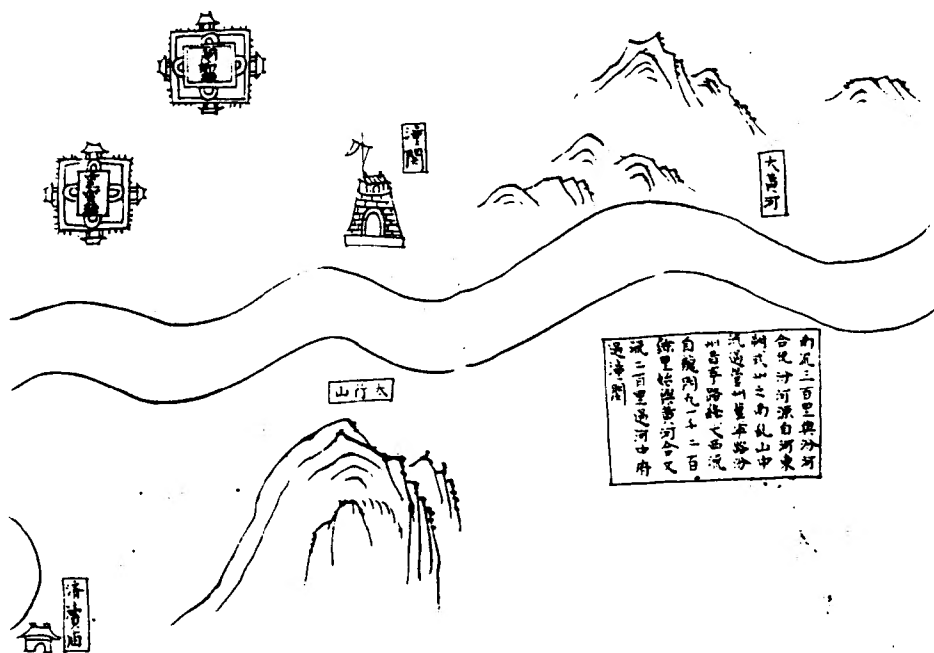
六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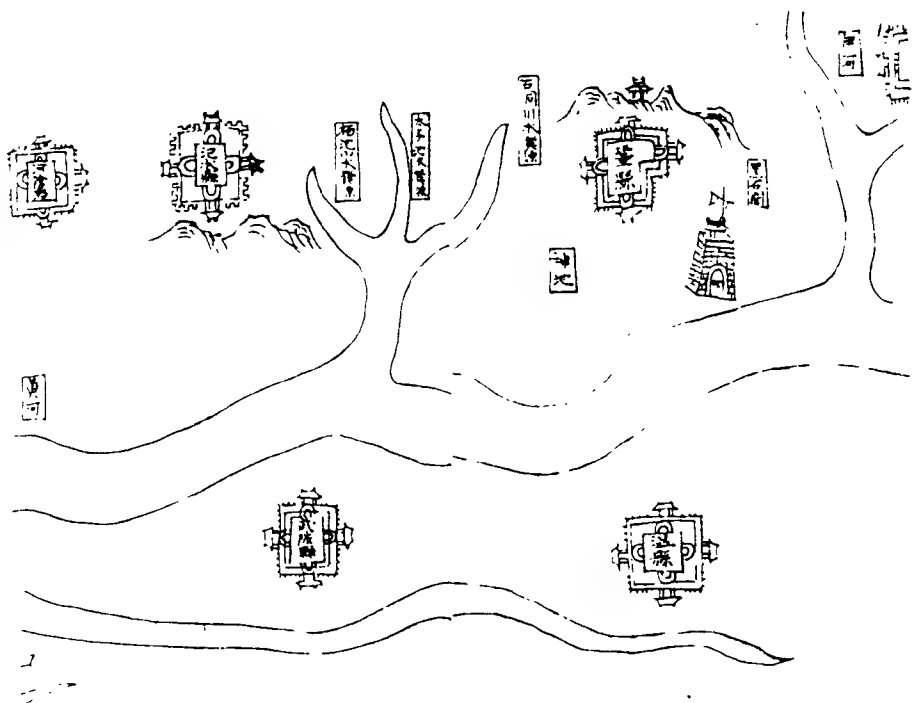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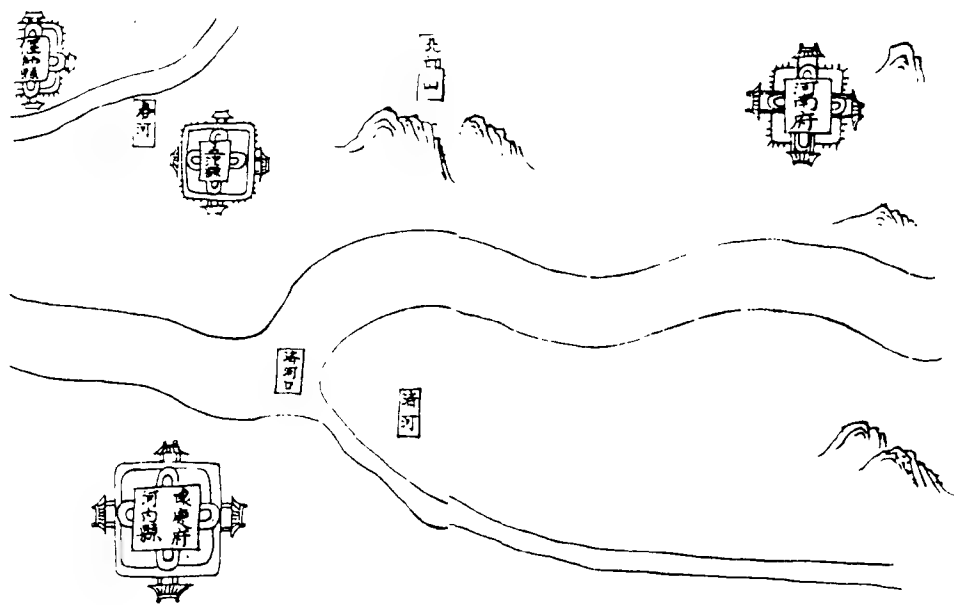
或問辯惑 二十五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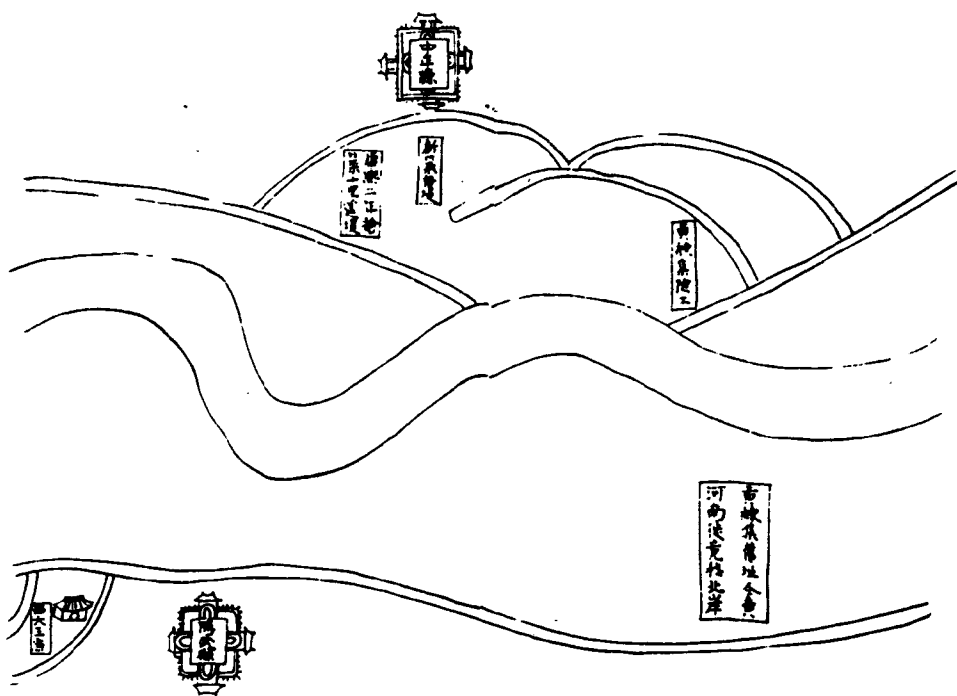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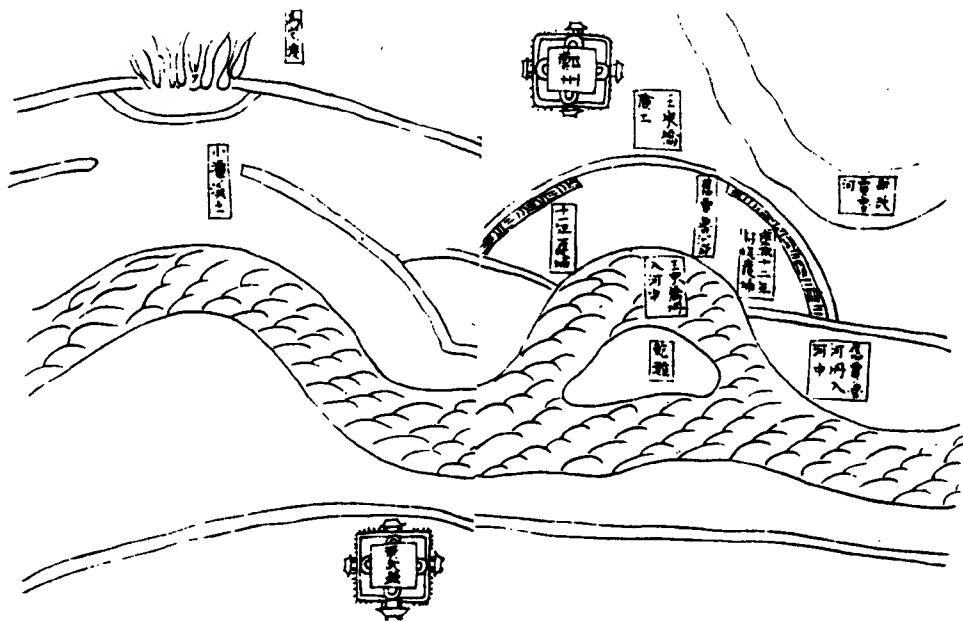
附挑源七里溝三上事宜
附魏河題補道廳二疏
附督撫薦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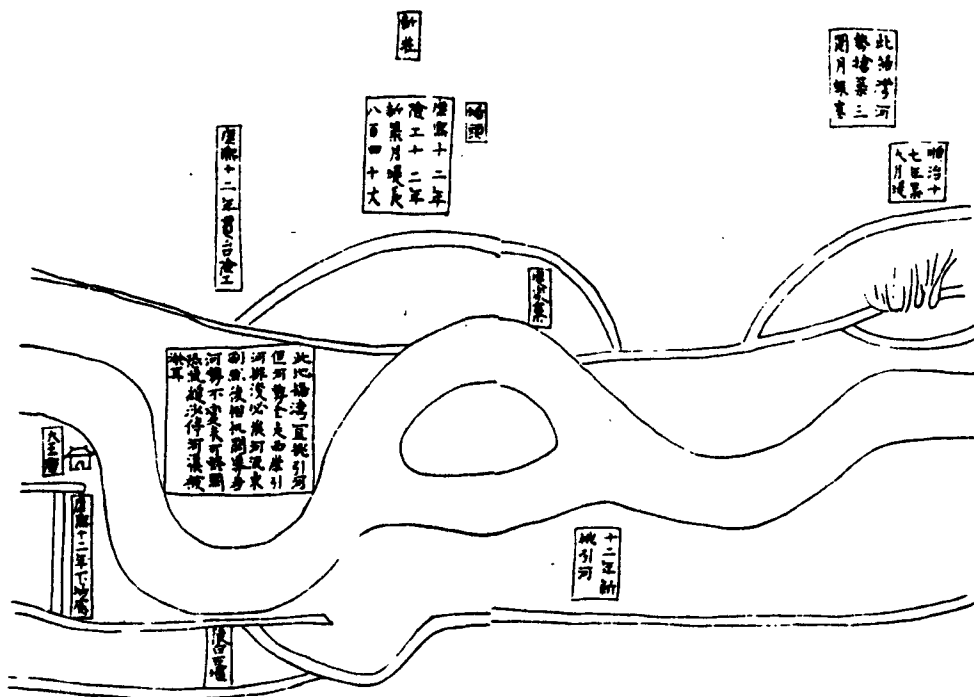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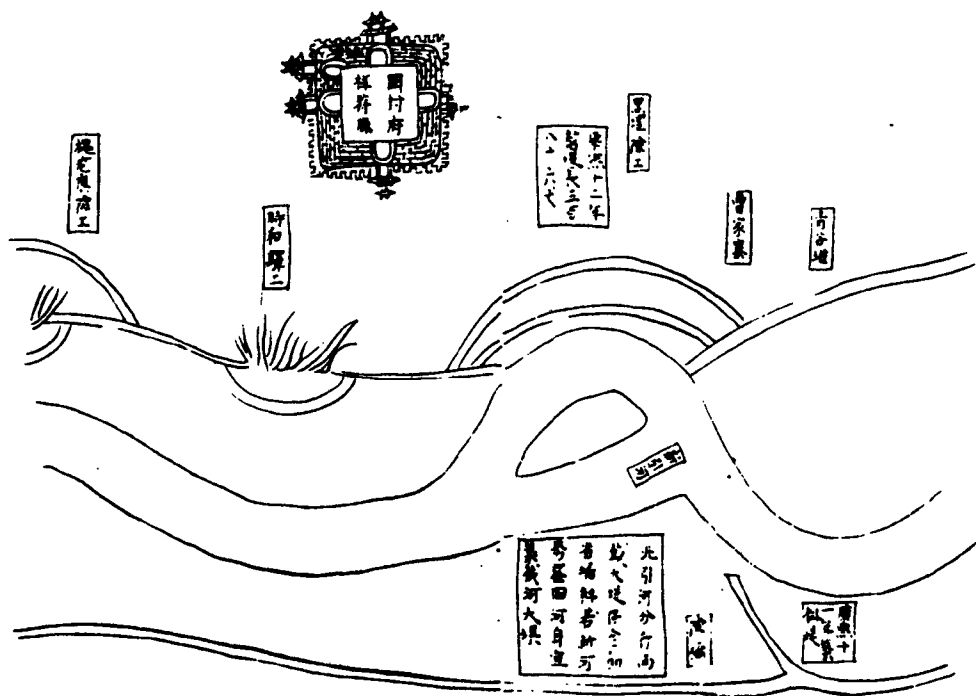
河防畧議卷之一 目次
黃河全圖
淮揚運河圖
黃運兩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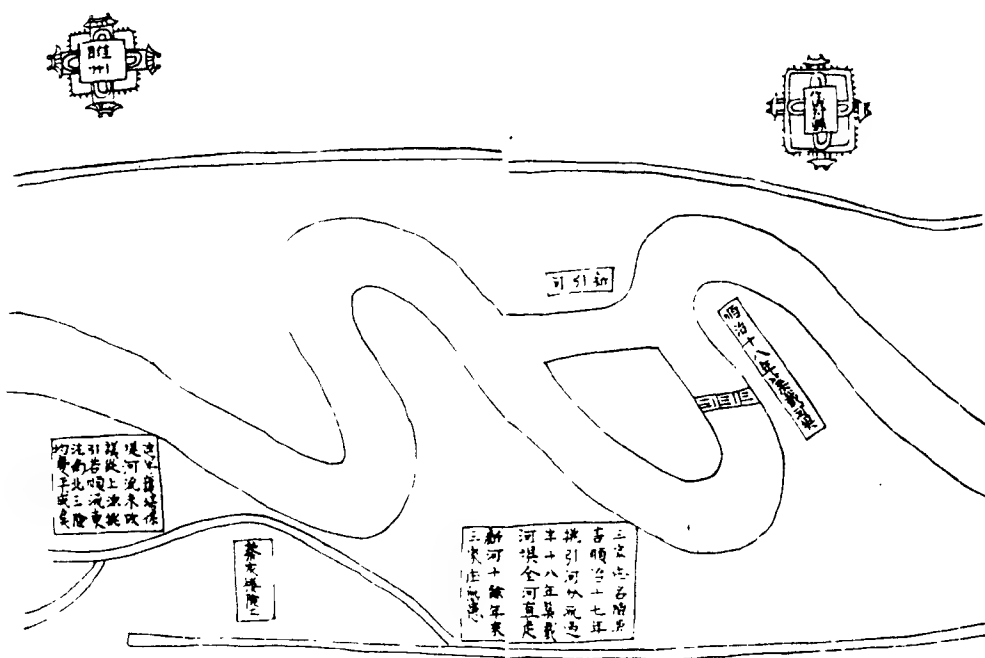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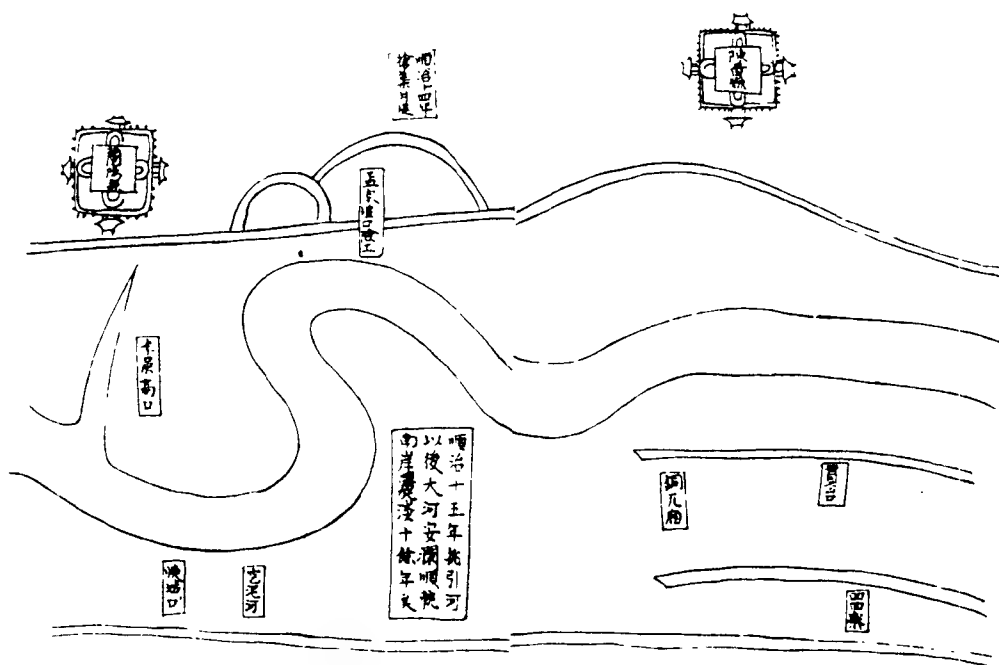
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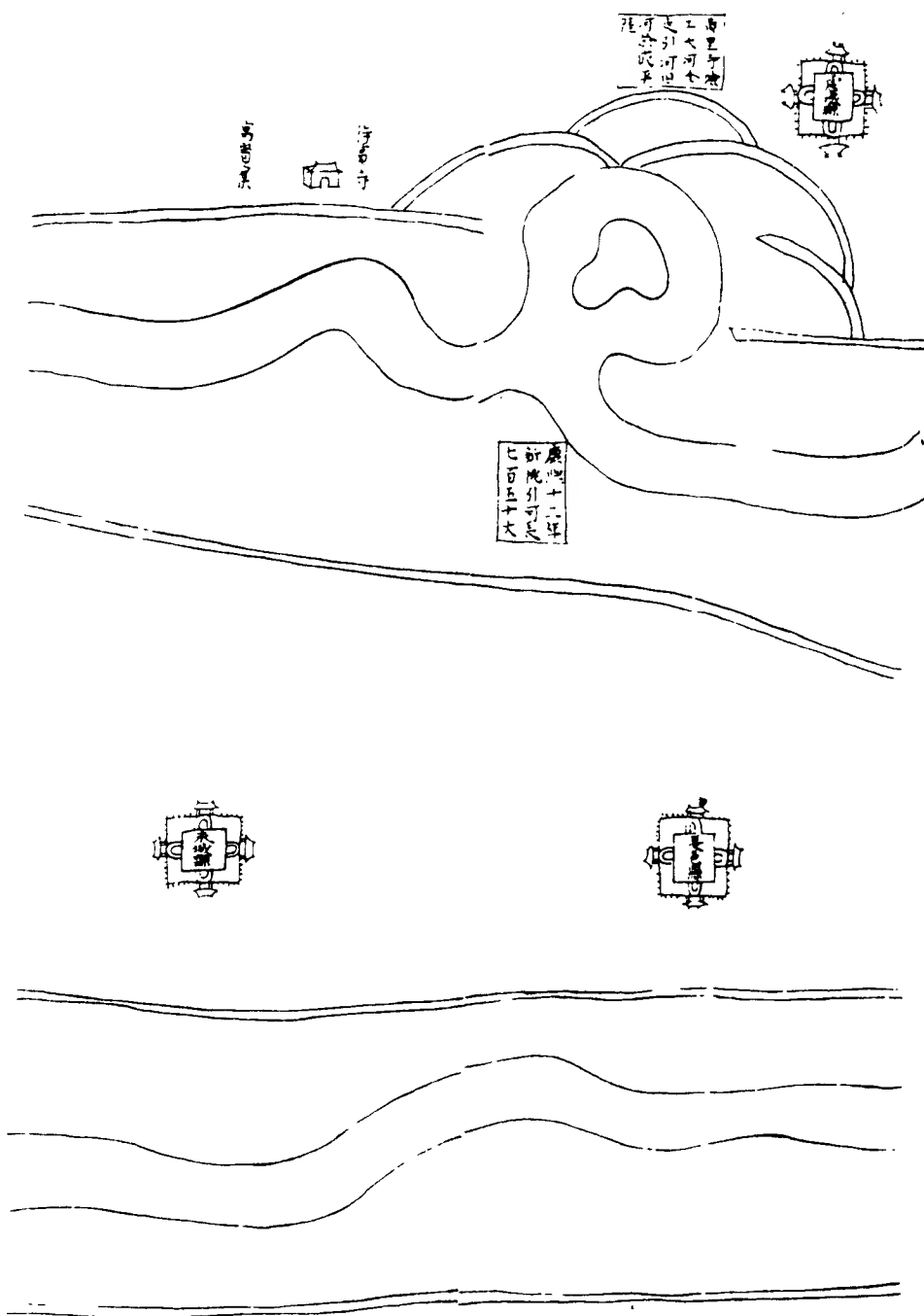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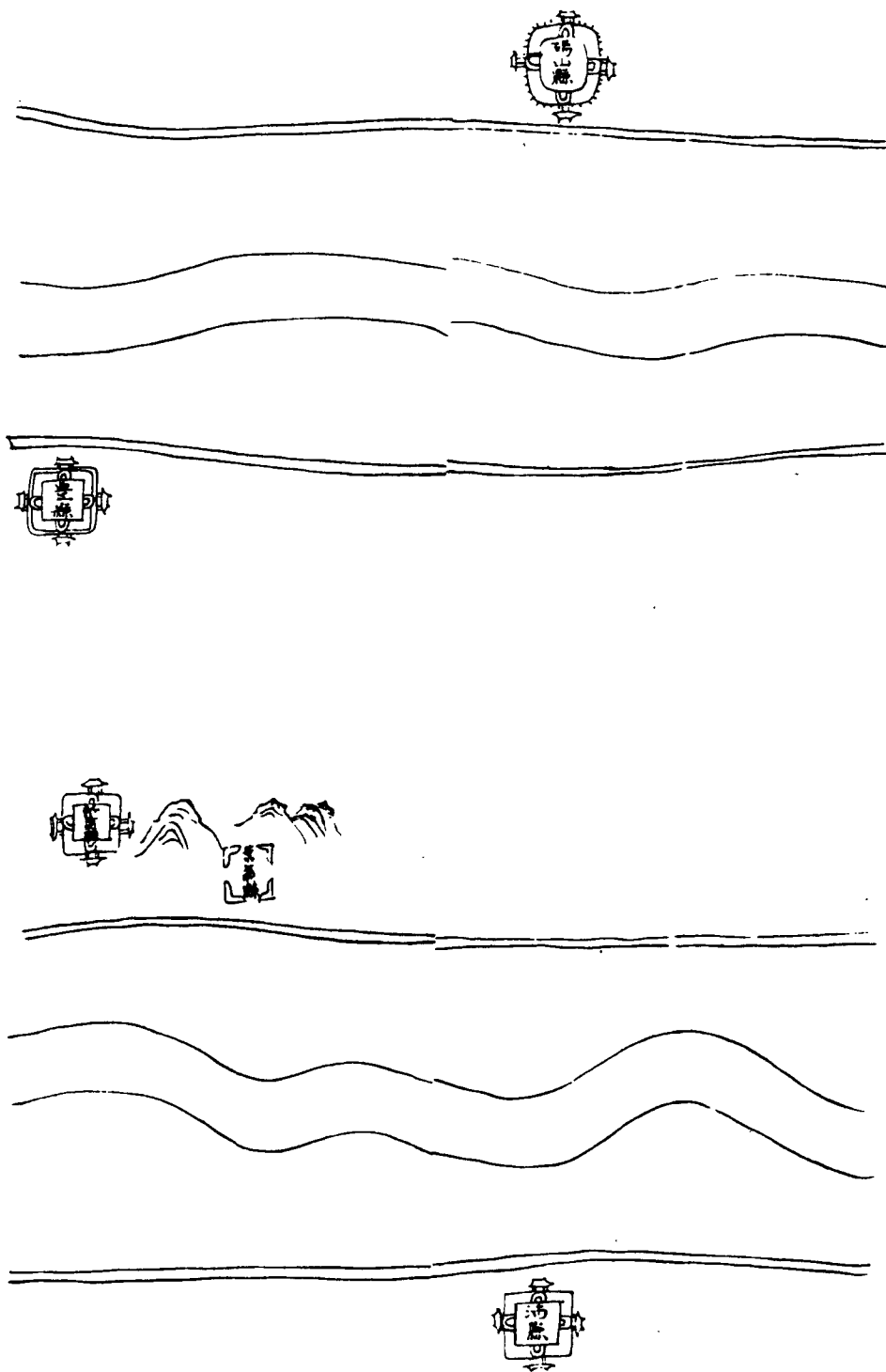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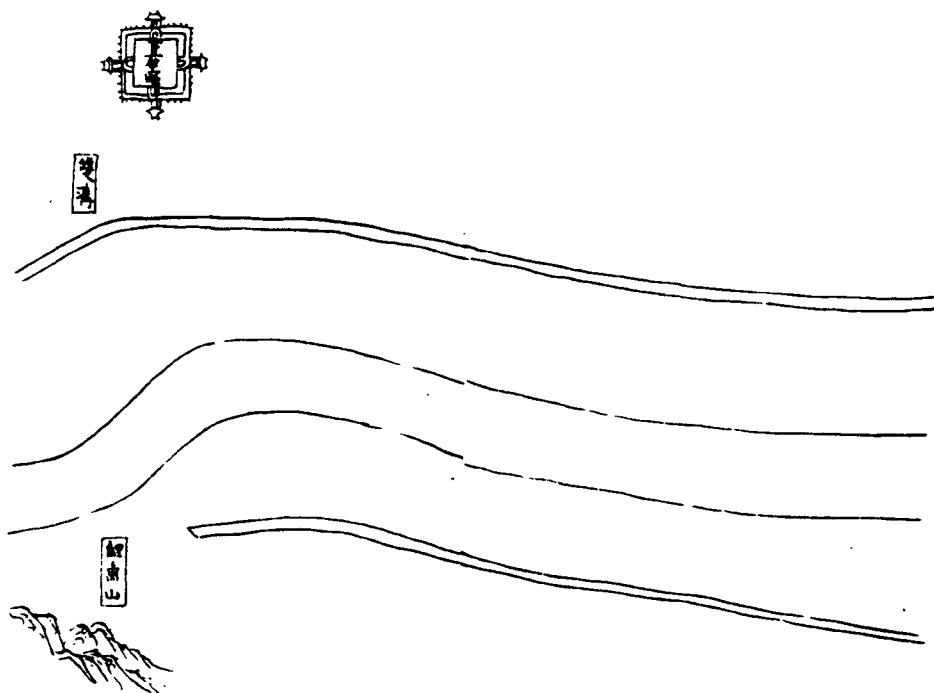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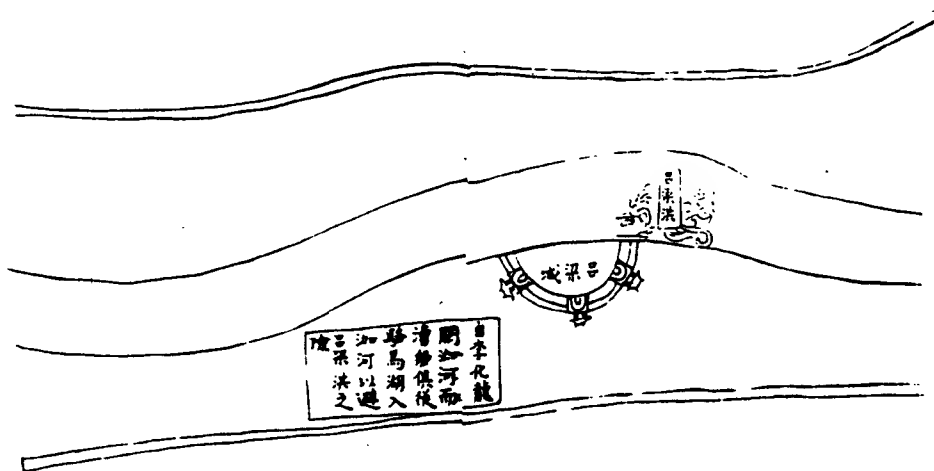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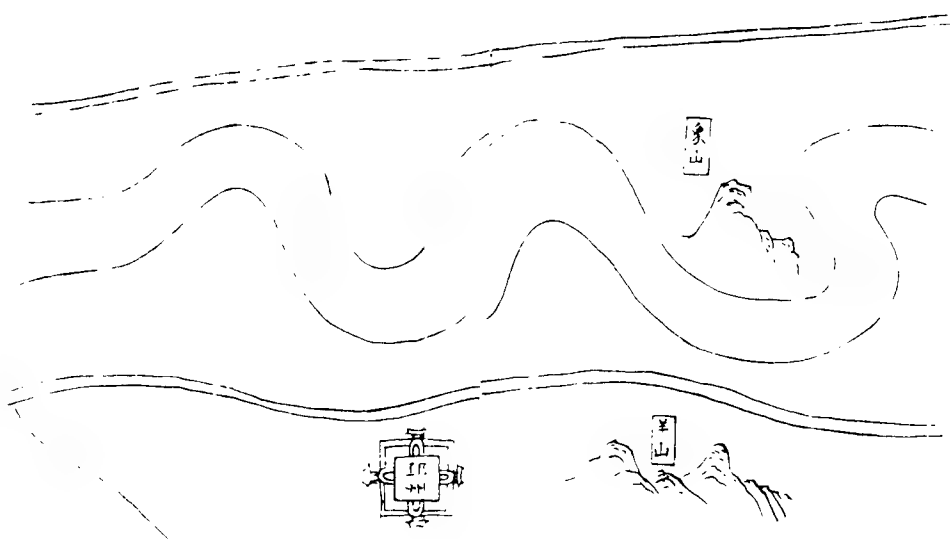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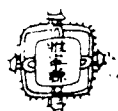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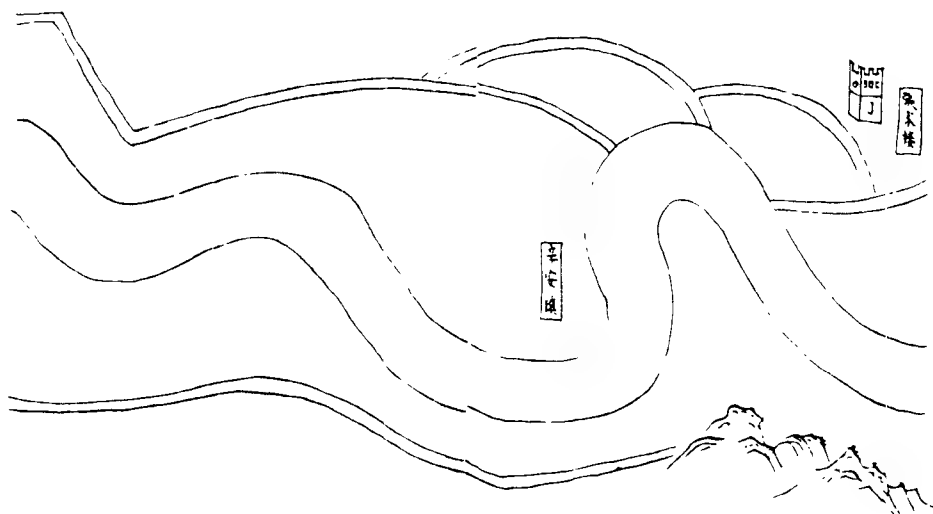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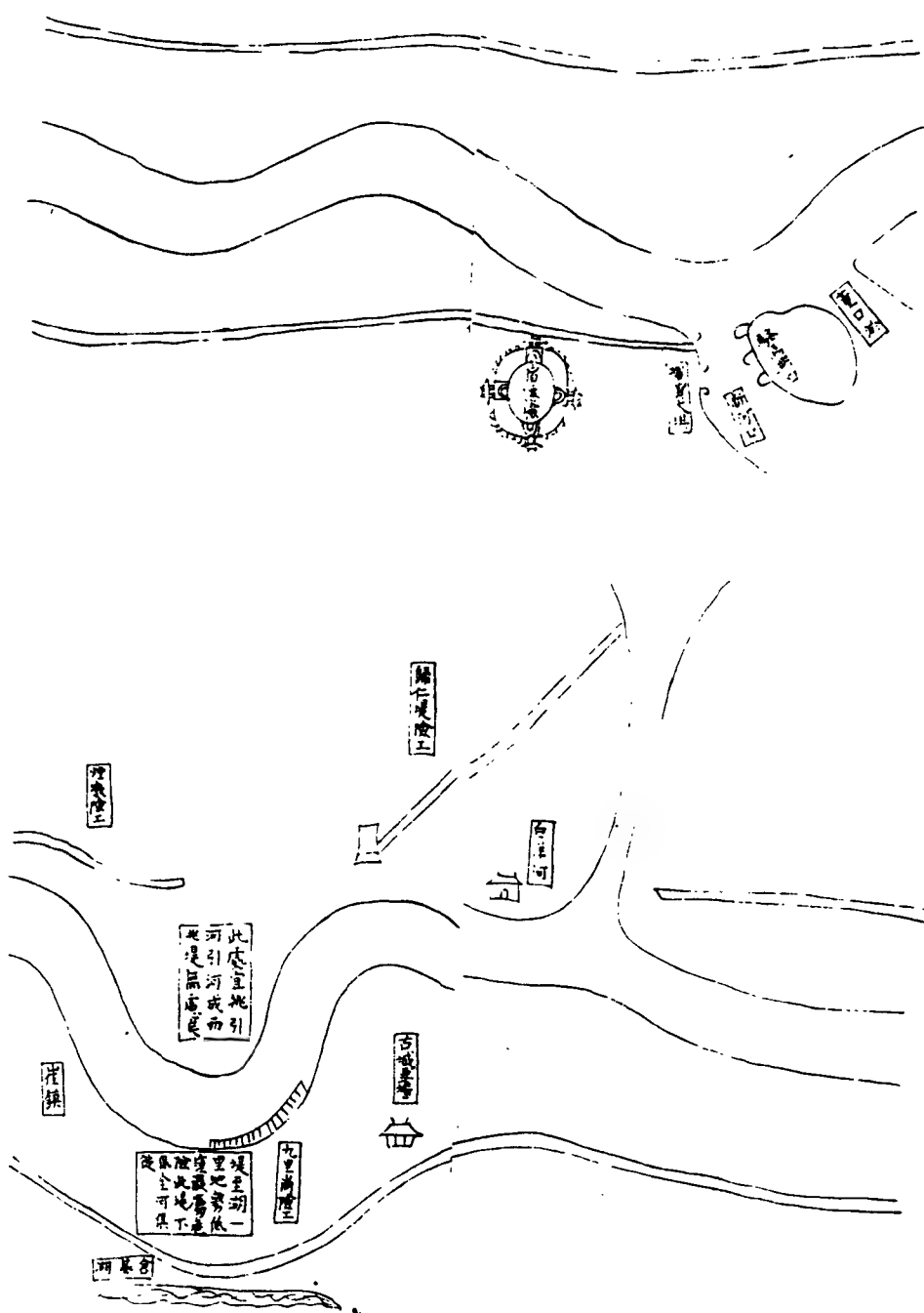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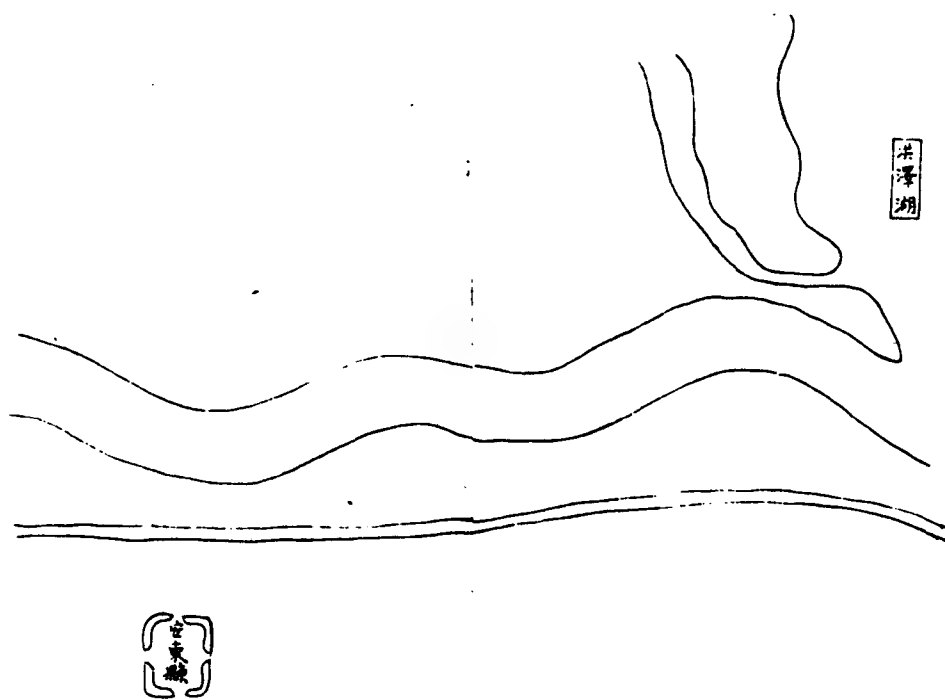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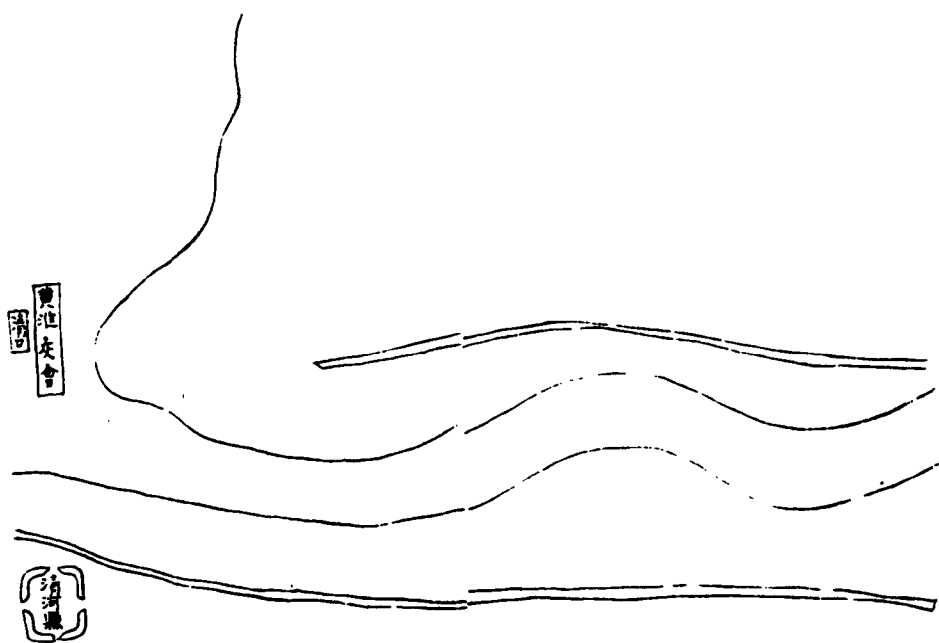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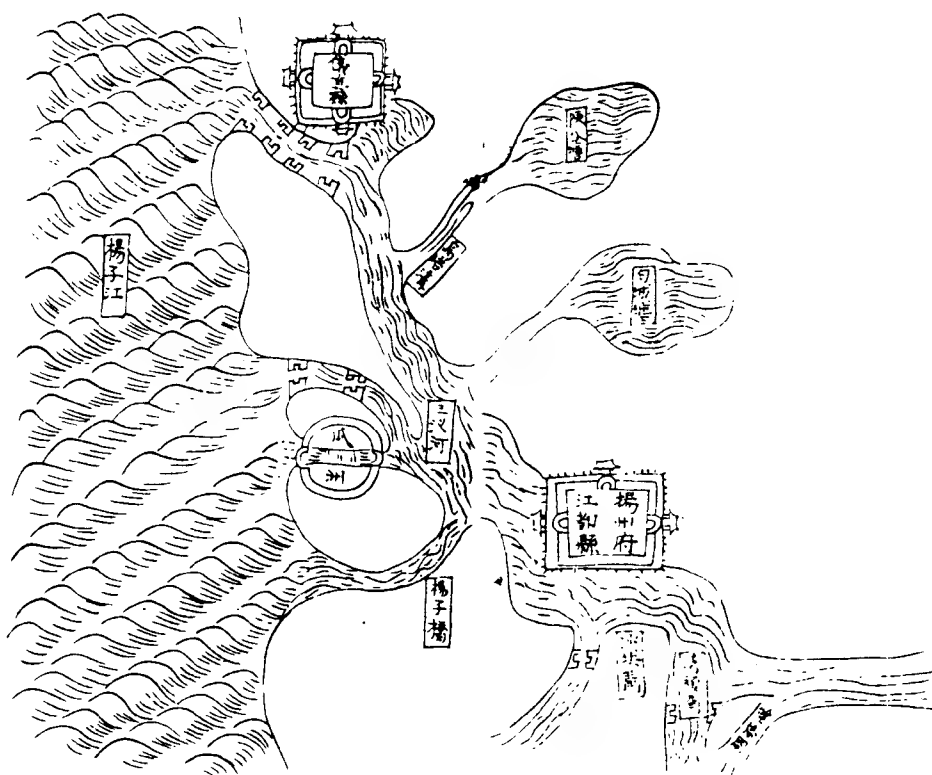












黃運兩河說

黃河發源無聞中原利害今盡載全圖簡博覽也按河源始於星宿海凡屈曲九千餘里而後歷秦晉豫合涇渭漆沮丹沁伊洛潁澗諸名川之水流溢于中原曠衍之區經豐碭徐邳下宿遷始為運道壇蛻以至清口會淮入于海其詳具志舊史及原圖中不能備述但河自開封淤渥而下變徙無常如近日黃練集等處南北界

海倏然改觀今圖並誌河患徙處及築塞剗工以紀變也運河自孤宿以北資洸汶沂泗山東諸泉及衛河潞河諸水蓄水不浚揚濬為易故不具載全圖止繪淮揚迤邐帶要害險工蓋今日治漕所急在此不在彼爾

河防圖說卷之二 目次

河南淮揚圖說小序

鄭州南岸王家橋河志圖

鄭州南岸王家橋河志圖

原武縣南岸小潭溪河志圖

原武縣南岸小潭溪河志圖

中牟縣南岸黃練集河志圖

中牟縣南岸黃練集河志圖

陽武縣北岸潭口寺上下河志圖

陽武縣北岸潭口寺上下河志圖

封丘縣北岸西大王廟河志圖

封丘縣北岸西大王廟河志圖

封丘縣北岸東大王廟河志圖

封丘縣北岸東大王廟河志圖

祥符縣南岸黑堽河志圖

祥符縣南岸黑堽河志圖



祥符縣南岸時和驛河志圖

祥符縣南岸時和驛河志圖

祥符縣南岸槐疙疸河志圖

祥符縣南岸槐疙疸河志圖

祥符縣南岸埽頭集河志圖

祥符縣南岸埽頭集河志圖

祥符縣北岸買台河志圖

祥符縣北岸買台河志圖

陳留縣南岸孟家埠口河志圖

陳留縣南岸孟家埠口河志圖

河南淮揚圖說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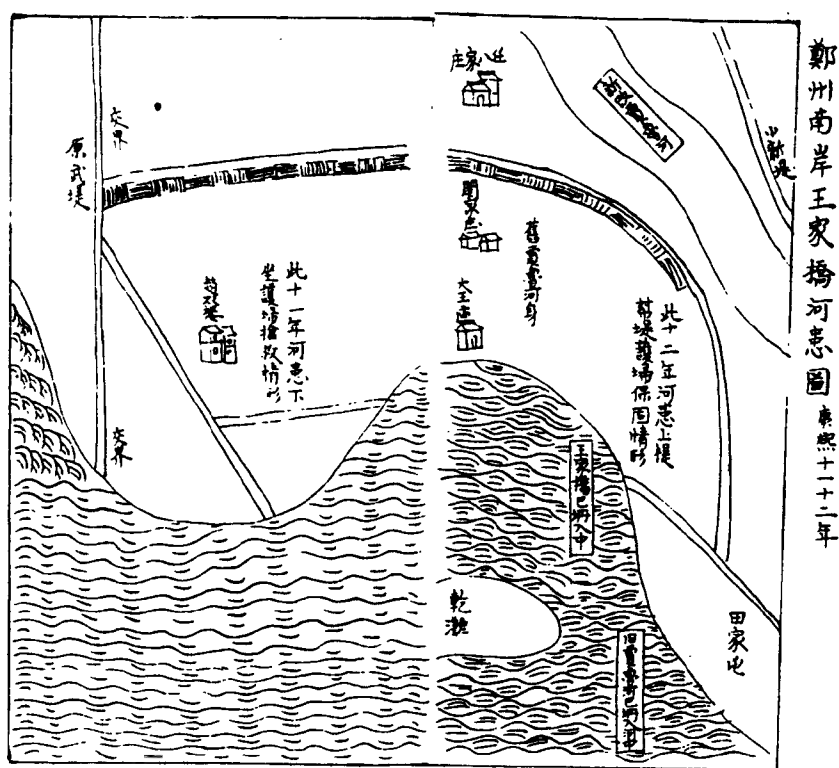
國家歲漕四百萬石自溝河以北數百里則資黃以濟運清河至儀數百里則資淮以濟運是黃與淮之大有利於漕者也然黃決于北而運道有淤墊之虞淮決於南而漕堤有衝潰之患是黃與淮之大有害於漕者也治河者欲祛其害而又欲資其利豈不難哉雅初任儀封令于一邑之河雖悉未及全郡也繼任管河郡丞于一

郡之河雖悉未及全省也及任監司於河南全省之河勢悉之矣猶未及淮揚也繼蒙總河委勘桃源上下大工於是淮黃南北兩岸情形靡不目擊足遍詳詢博訪其于河性之變遷河勢之險阻益得熟悉周知譬如行路者歷一步知一步之艱非同扣槃之下虛揣目形坐井之人遙謾天象也大抵治淮視治漕爲難治黃視治淮爲難治中流視黃河爲難治決口視中流爲

難治北岸視南岸爲難治北岸決口視南岸決口尤難治之之法莫善于因因者何因其時以制宜因其勢而利導之而已矣禹之治水也行所無事無事者因之之謂也淮清而黃濁貴治之使合而使清可以滌濁因其清濁而合之也淮弱而黃強貴治之使均而後弱可以敵強因其強弱而均之也中州之河趨下桃清之河趨上下者宜埽而上者宜堤因其上下而埽之堤

之也南岸之勢昂而北岸之勢低昂者猶可修于事後而低者必先防于未然因其昂與低而修之防之也夏秋水漲走灘冬春水落趨灣其灣也可以堤塞其灘也可以挑引因其灘與灣而塞之引之也故曰三代所寶莫如因此以水治水大禹無事之智也從來河患河南爲甚而近日河爲漕患惟桃清淮揚最急謹將河南經緯河患險工並淮揚親閱要害治法分圖立說

如左圖乃河患如人之病體說乃治患之法如醫者之策石因病以施方雖未必盡悉其情形然使按圖而治亦思過半矣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又貴因時制宜因勢利導而非圖說之所能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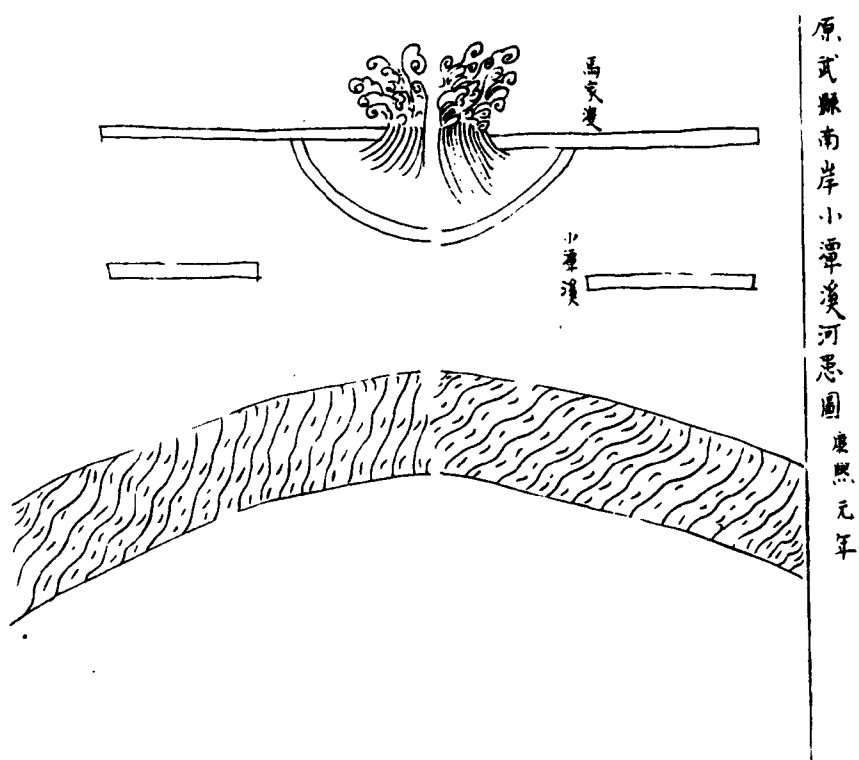
鄭州南岸王家橋治河說

按中州黃河南北兩堤岸濶者相距十有餘里而窄者亦有八九里不等大抵河勢從中流衝自西而東乃河之正位也故黃河自秦晉入豫境經懷河兩府地勢高阜土脈堅固又多山嶺約束所以河流受制衝決常少行至滎澤仁莫山以東兩岸山盡地濶土鬆加以伊洛沁河諸水河勢建瓴而不汎衝激如水汎向東南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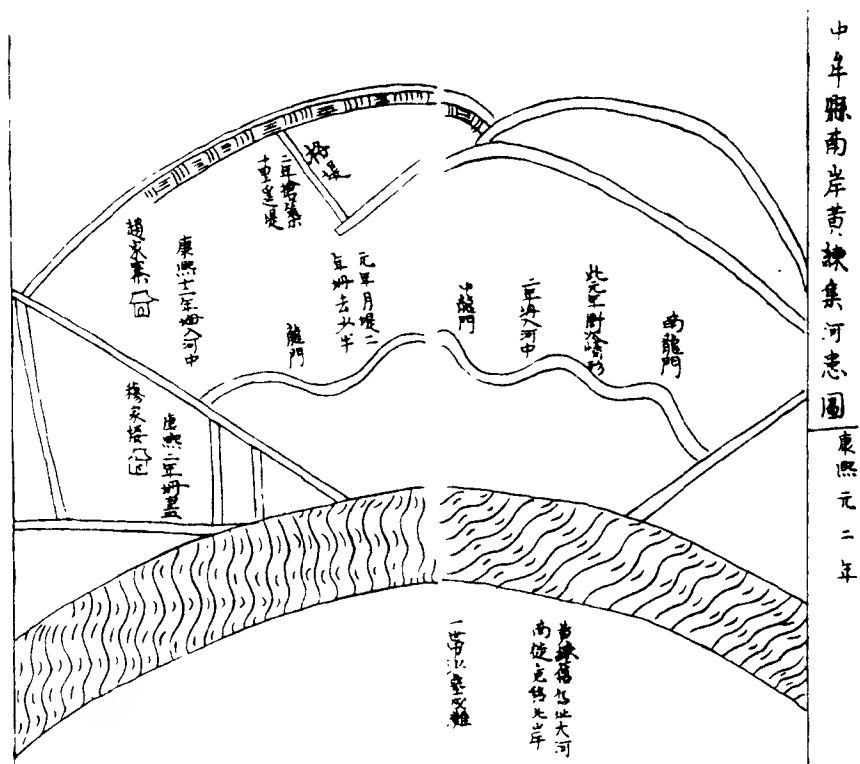
河勢直向東南趨射如水汎向東北則河勢直向東北衝射每當掃帶迎濬處所養之夏秋淫潦漲發勢不能無衝潰往往曲折坍塌至四五里六七里不等坍塌所至逼近堤岸堤岸一潰蟻穴不塞便成滔天則議築議挑相繼防禦利難懈緩由是歲時修防勞費無已此合中州河勢而言之也今就鄭州河圖而論河勢自滎澤以東二十里許如田家屯北距大河數里康熙

十一年春月上源河勢倒射東南漸次坍塌逼近田家莊藍家莊迄帶直衝王家莊舊大堤并賈魯河坍塌內無重堤可恃河勢岌岌雅任河道監司相度河流迤南約四里許議築大月堤一道約一千餘丈集夫槍築勒限竣工奈大河南徙不停勢如倒峽新堤萬難捍禦隨下護堤堤端上下二層仍慮不支因又多集人大晝夜槍攷至十二年春夏此處河勢上提隨加幫十

一年所築逾兩月堤護埽防危兩年要害始得
 保固無虞是役也若非加倍築堤遠近收攝又
 兼護埽層層則大河南射浸淫湖底恐開歸鳳
 陽一帶竟成巨浸而大河反為平陸憂在漕運
 矣此當日慘淡經營防成積具在披圖閱說
 一目瞭然者也



原武縣南岸小潭黃治河說
 河流距南北兩堤遠近不等而河患有輕重不
 同大抵河行堤下者為甚近於堤者次之遠於
 堤者又次之按原武南岸小潭黃康熙元年河
 患非常河堤內外相平小潭黃潰決距大河四
 里之遙而河勢正行並無旁射不過滾灘水為
 患耳婦料應手十日之內可報竣工凡值河患
 似此者不必過為張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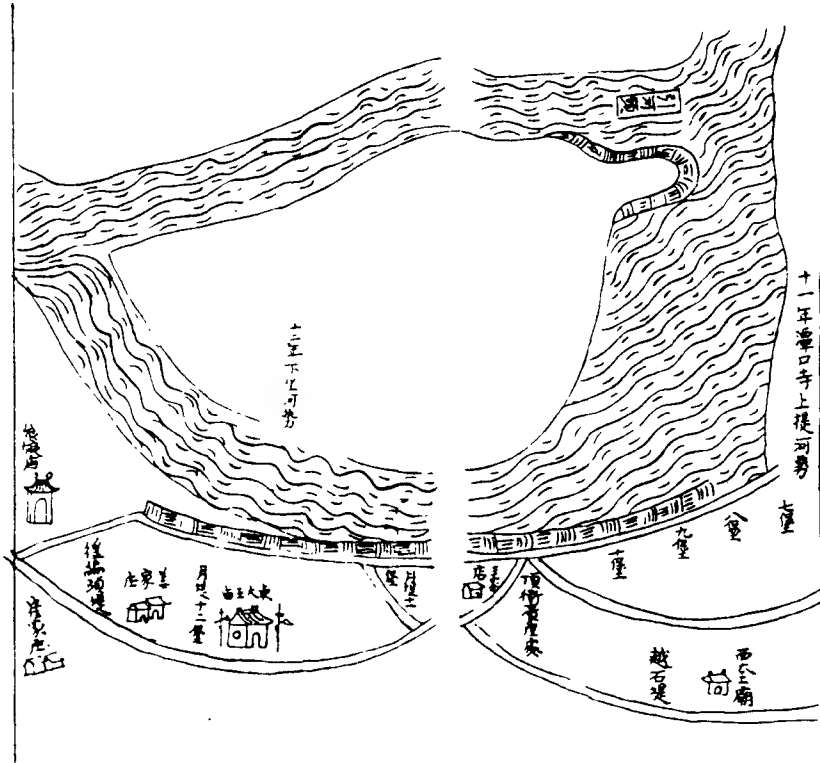
中牟縣南岸黃練集治河說

河防一覽載中牟之黃練集乃河南一大要害也今按黃練集南岸河周係康熙元年河患由上源直射東南坍塌不止將黃練集衝刷殆盡變為大河河流汎激日東南徙不一年間南岸村莊沒入河中者凡四處而黃練集南岸沙壑竟幾為北岸矣前此數年屢次築堤五道俱經奔潰於是相機搶築遙堤延長十里外護遙堤

康熙二年伏秋飛漲幸加防飭衝突無虞計當年所築遙堤基址距黃練集十里有餘若使近河築堤則規模逼隘水勢難容決裂必所不免惟是河堤蟻蛭縈抱全河故不獨本年之河患可輕迄今十有餘年趙家寨迤北堤身坍塌成河而西南迤帶屹然如故正潘季馴所云堤欽遠速則水有容而不能溢者也按閱此圖見黃流遷徙須臾桑田變成滄海水之崩騰澎湃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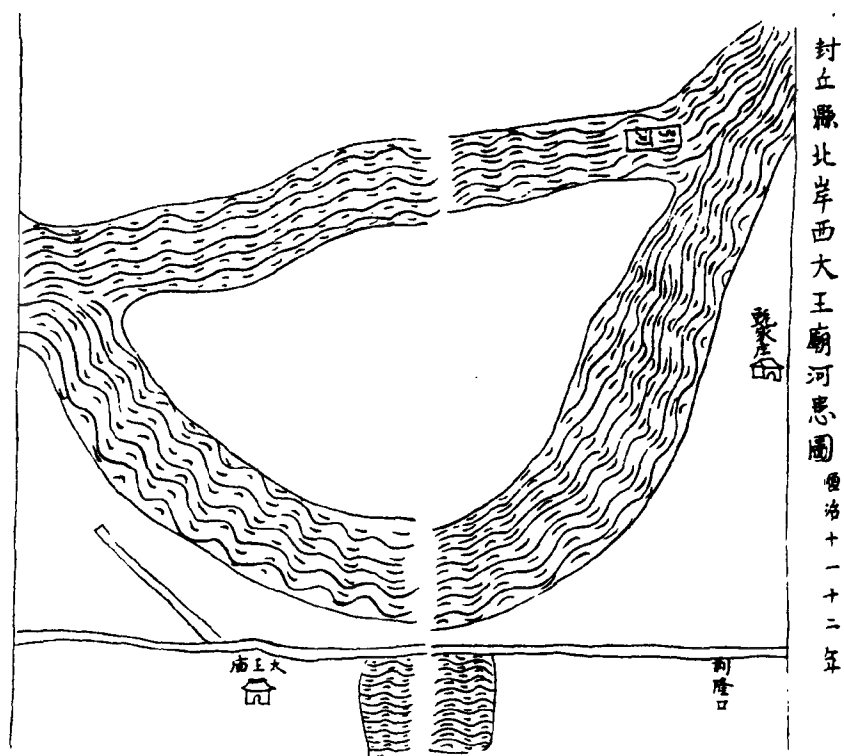
害於人亦可畏矣哉

陽武縣北岸潭口寺上下河志圖 康熙十一年



陽武縣北岸潭口寺上下河志
 接陽武縣河圖河勢遷徙自南而北衝射北堤
 此過賴在山之水非其本性或上提或下坐或
 從中衝激年年築護堤不停如康熙十一年
 河勢上提潭口寺一帶宜當其衝河勢猛刷堤
 根下塌隨築隨奪文隨套隨墾原估堤個三層
 因築胎無已費至六七婦纔得出水堤身始免
 坍塌所用物料京估不敷又需官柳民柳採辦

捨故幸保無虞至十二年河勢東徙衝刷張家莊王家莊姜家莊一帶衝激靡定處處防充需帑不貲岌岌有噬臍無及之患所幸者十一年八月惟先事而籌議從上源南岸挑疏引河一道亘長一千五百餘丈十二年四月竣工六月河水漸漲西南烈風颳起河勢汎濫衝刷引河並東北一帶淤積刷去一百餘丈引河既得公流而引河東北又得狂風衝刷河勢東徙故北堤上下衝激少平塌側免驚又幸保伏秋無害耳但十三年歲修北岸保堤猶不容已而南岸引河頭南沙北徒尤須相機開導庶前功可永後效可期也



封丘縣北岸西大王廟治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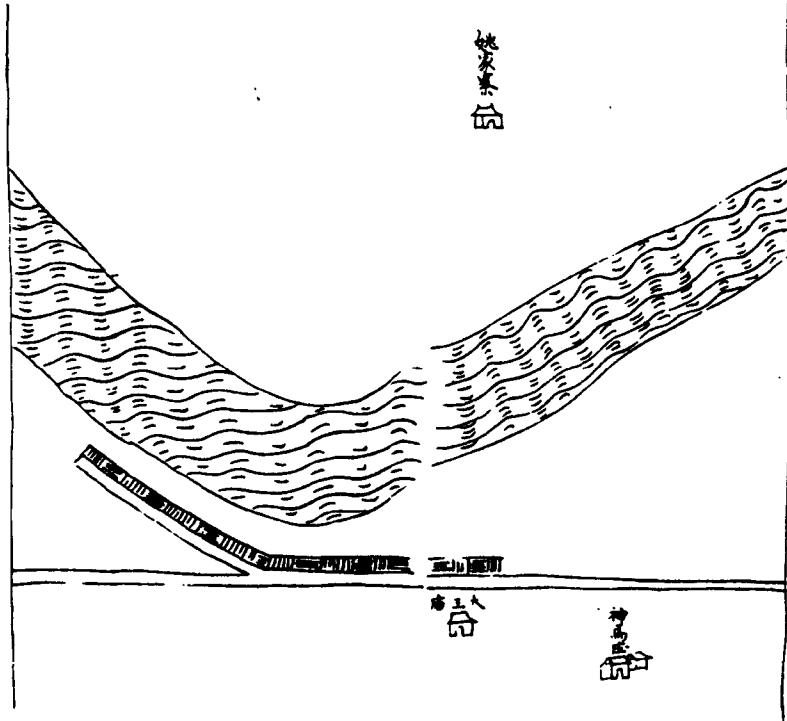
中州河患自我

朝三十餘年來惟封丘縣神馬大王廟決工難塞塞後復潰此第一河患也詳考歷年河患微夫料公私因患蓋以上源河流趨射東南自順治七八年間河勢一變趨射東北大王廟一帶正當頂衝上源既無時折下流又無故道壅滯鵲陂北堤受傷歷年河患全生于此當時非不極

力堵塞祇以決口遙南無下流分瀉之路隨塞隨決莫能底績遲至己未年間從決口遙南相度頂衝灣刷之處開挑引河河勢漸次分行決工兩壩捲壩引河既有所分則決口之勢少殺壩壩不至仍前衝瀉由是堵禦可施決口漸窄而南河水勢流盪漸淺漸濶南河既漸淺濶決口之收功益易為力矣查決工累年未塞之由使恃護壩祇柱狂瀾力不能勝惟是引河分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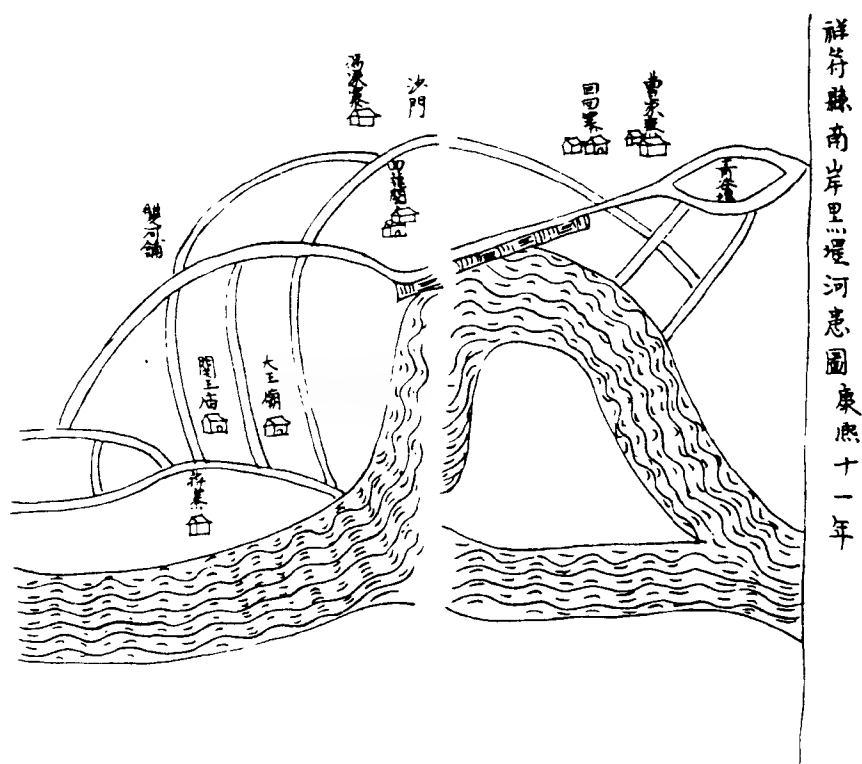
收效復因勢利導反敗為功此往事之明效大驗也邇年河勢漸近堤根防禦之法宜從大堤外壩之南迎水護壩不使河汎衝刷堤根所以然者大堤之下料積多年必成朽爛倘河汎浸透陡然衝動全堤俱搖而又內堤深潭有建航之勢一瀉汪洋當年屢轍可不鑒耶

封丘縣北岸東大王廟河患圖 康熙十一年



封丘縣北岸東大王廟治河說
 按康熙十一年封丘東大王廟河勢係大掃灣
 由上源西南直射東北東大王廟迤東大堤直
 當衝激汕刷不停亟須護埝但順堤而東漸次
 汕潰隨相機斜築大壩一道護下邊埝力資撫
 禦使河勢不至東刷而大河汎濫斜趨東南而
 下此本年夏末秋初之情形也至八九月間河
 勢陡變上提東大王廟迤西全河衝堤盡度下

婦始免潰決此十一年封丘東大王廟河勢先
 自西而東復自東而西之情形也至十二年夏
 月以後河勢又變丁坐距堤一二百丈不等本
 年雖估計錢糧並未動支不知十三年後河流
 遷徙又作何變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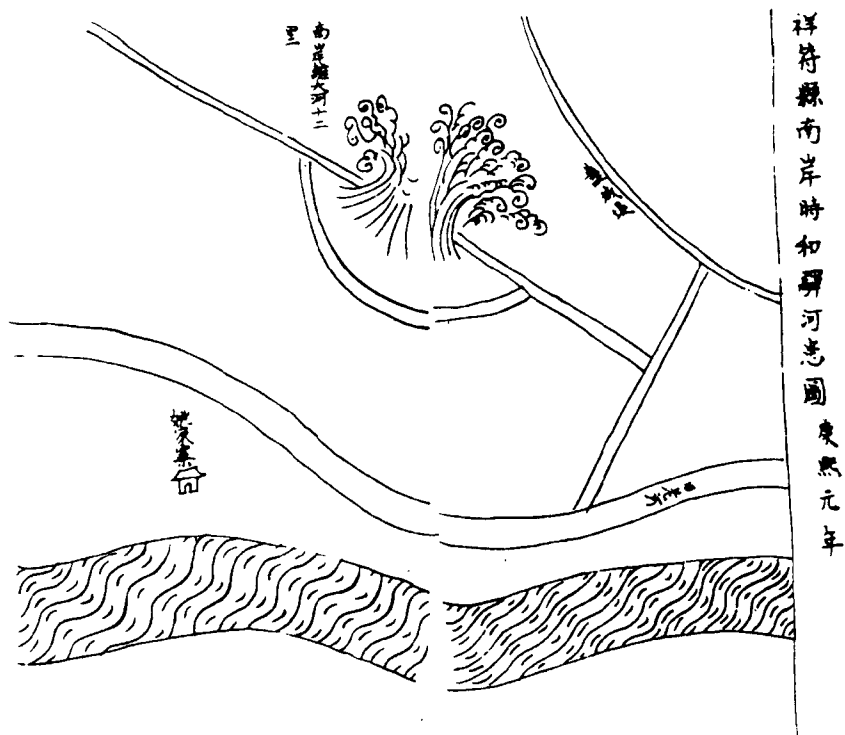


祥符縣南岸黑堽治河說

黃河不兩行自古記之故明總河潘季馴不議
支河謂舊河流急而新河流緩流緩必至淤停
淤停則河渠壅高新河無用此不過就淮屬上
下一帶言之而於據屬地勢河情未盡觀歷故
挑河段勢之法未能盡得其宜今按祥符南岸
黑堽一險閱歷十載全河大勢直衝大堤有排
山倒巖之猛望之心悸股慄下埽防危不遑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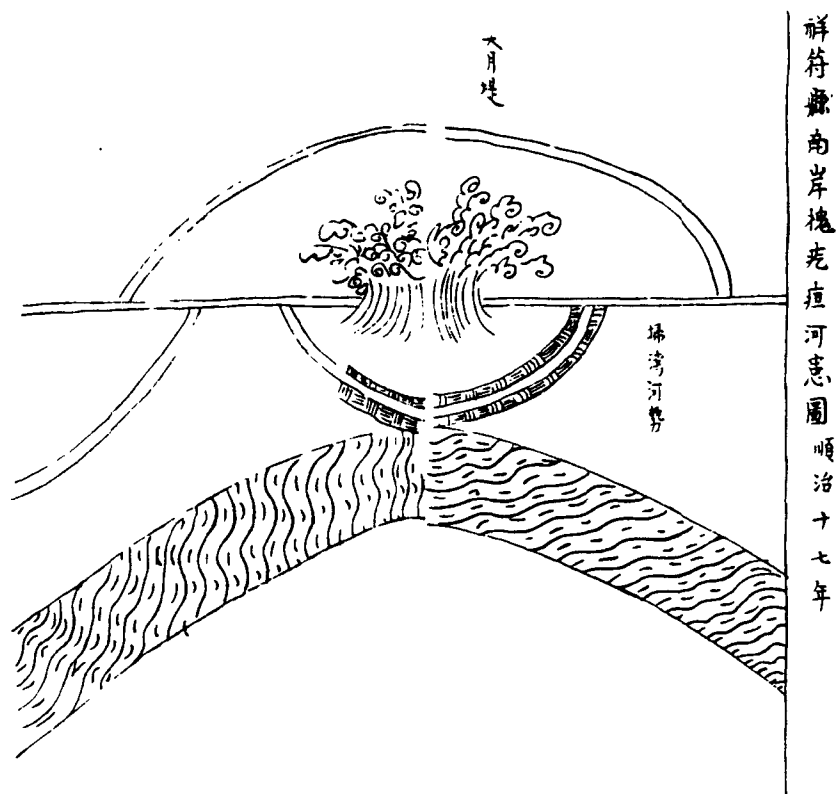
虞且大堤坐落省城正西相距不過三十里一
直不遠則省城受衝民魚池沼更可寒心康熙
十年議從上源曲折之處挑挖引河十一十二
兩年得借引河分流過半不特婦料節省甚多
而長堤亦得保固蓋順水之性因勢而利導之
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劉大夏謂下流不
可治先治上流正得此意若必執河不兩行之
說則刻舟而求劍矣但引河既開之後大河淤

淺必乘時築截河大壩斷其改道使之專向新
河否則恐水行改道而新河復將淤塞不可不
知也



祥符縣南岸時和驛治河說
 昔河遷徙不常後南修北假使河流移北而南
 河舊渠尚存一值洪流暴漲溢岸衝堤南北堤
 根在在難保此萬不容緩視者也按祥符南岸
 時和驛北距大河十里餘中有舊河渠址與大
 河相近康熙元年為淺灘水漲溢暴衝舊河勢
 與堤平加以北風征送凡堤勢少有曲折處衝
 激盡傷遂致潰決司河者勿以大河距遠為可

忽而舊河淤塞不足慮也若備料搶築半月以內可以竣工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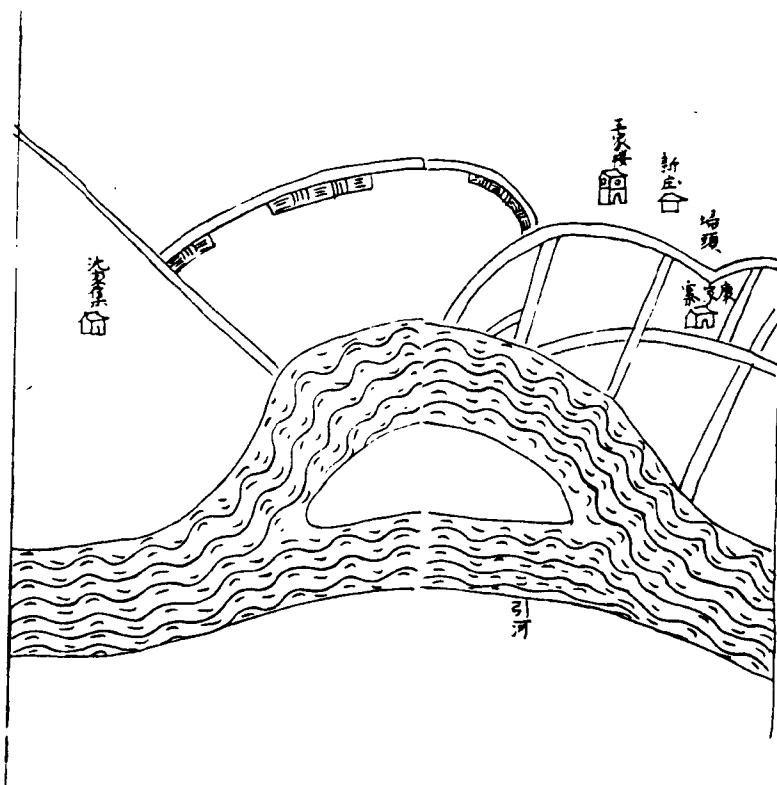


祥符縣南岸槐疙疸治河說

祥符南岸槐疙疸河防書所載亦名險要害也
順治十七年六月間河流暴漲因河勢梯灣迂
猛勢急七月十日河汎一半分行人力驟難爭
勝至八月初旬兩頭築壩捲塌齊下九月初三
日報塞通又值河水漲溢壩壩平壩晝夜滄沒
始保無虞復爲調膠善後之計從堤外議築小
月堤增高加厚外護邊壩庶幾門戶嚴密而宜

與晏然錄此處臨河梯灣歷來屢罹河患雖曾
築月堤可以重門禦暴而頭堤首當河衝一有
疎防乘勢長驅內堤亦難保矣司河者勿以重
堤數道爲足恃而逸置外堤於膜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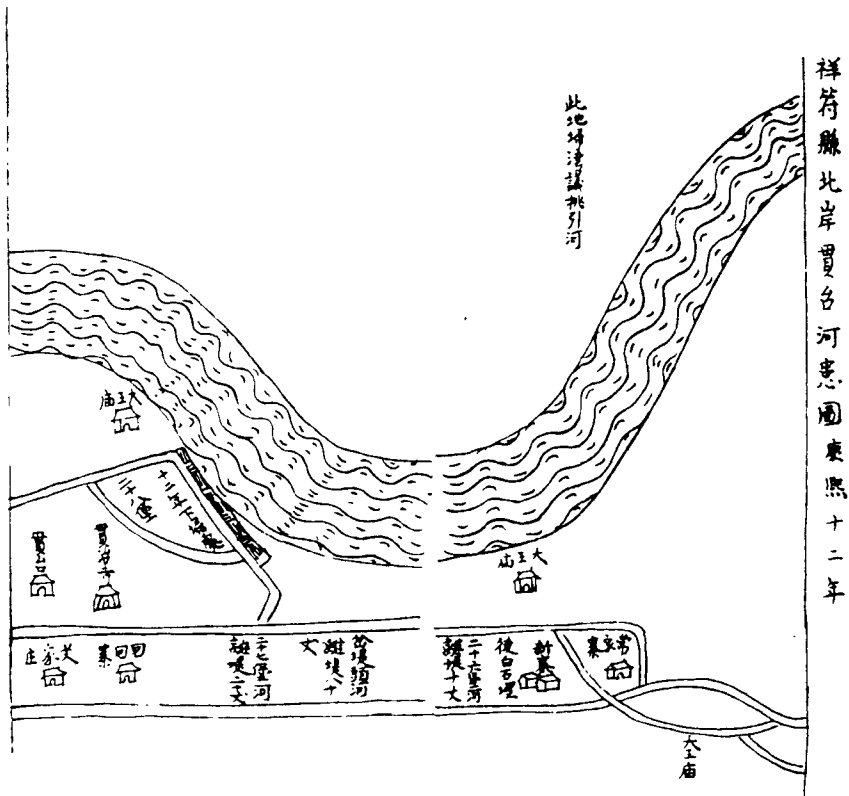
祥符縣南岸埽頭集河志圖 康熙十二年



祥符縣南岸埽頭集治河說

按祥符縣南岸埽頭河圖康熙十二年春夏全河之勢從西北衝射東南直抵堤根七八月間河勢蕩激上提下坐延長數里棚場將近大堤情形岌岌未敢輕議帑工因周視詳度自埽頭迤東止有大堤一道並無內堤一縷之御其暴甚貳萬頃之剝膚日以自非重關疊壘先事調繆禍患有不勝言者隨於在內議估月堤一道順

長八百四十丈多集人夫晝夜增築又恐新堤
水浸不固復於北面窪處下護堤邊埝四十八
箇以防浸汕此時大堤坍塌而在內堤埝鞏固
卒保無虞未幾十三年春月河勢又變南北兩
股分流攔攔靡定杞人鯢鯢過計所以先時豫
防而臨時應變者獨有望於後君子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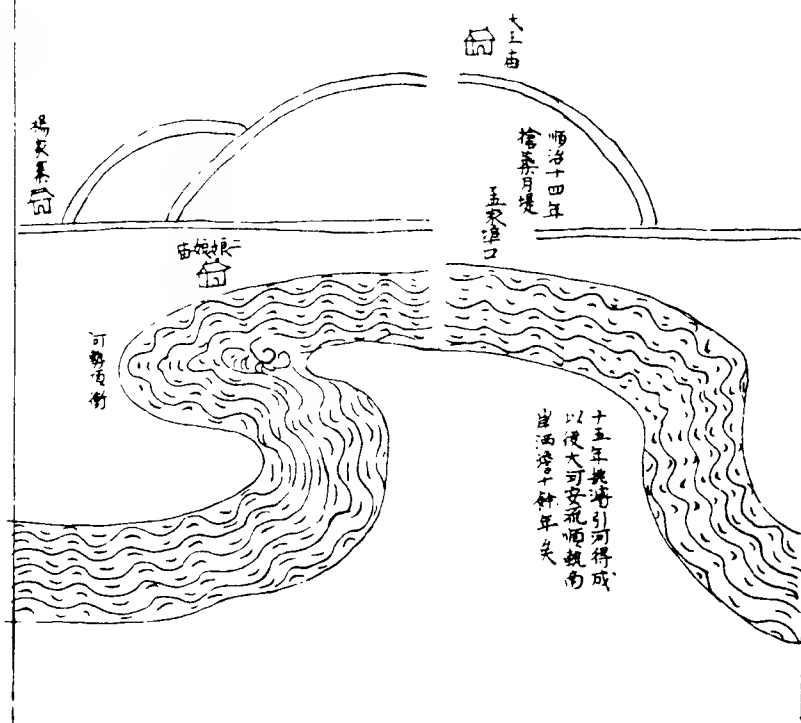
祥符縣北岸貫台治河說

凡河勢要害南北頂衝爲甚大楊灣次之漫掃灣次之按祥符北岸貫台河圓上源自南而北東北迄帶堤岸正當首衝康熙十二年護堤壩陷極力救援奈東北兩堤衝激河無轉折倒流之勢未可輕議疏導惟有慎守河堤加幫護埽但河勢一日不變則河患一日可憂倘堤岸一潰全河俱奪直衝齊寧上下運道關係非常竊

計欲治此患宜相度上源東岸曲折迎潘處所大關河渠濶一丈二尺中濶十五丈上河頭濶二十五丈下尾濶十三丈再於一丈二尺之下多挑坑溝其上河頭下唇挑濬下埽三層以約攔河勢此挑引河法也挑河既竣尤須俟驟漲迅行東岸之時乘河泛漲相機開導則引河溜溜東刷漸濶漸遠北岸河流勢漸分緩塌不壅而河堤可恃以無恐矣凡此等挑河開河機宜

必須熟籌細度量裁寢食其間者方能一一中窺若一經生手未諳之人則引河難成而開導乖錯毫釐千里可易言耶

陳番縣南岸孟家埠口河患圖 順治十四年



陳番縣南岸孟家埠口治河說
按順治十四年陳番縣南岸孟家埠口河圖從
上源圍河衝刷西岸冊場臨河所為掃灣河勢
也當年監司誤議埽工辦料搶下護堤糜費無
功總因不能虛懷博訪得其要領且從來河勢
果係頂衝方議下埽所下之埽正迎其衝水性
愈猛埽塌愈安若河係掃灣埽不迎河則埽隨
水偏塌既被淘土堤何以禦衝料經一晝夜冊

塌必盡况值河流飛漲之時一望汪洋陳番杞縣等邑將為巨治厥害可勝道與大抵掃灣河患頭堤難同必內議月堤如在內地高須加風塌以護新堤使免坍塌尚在內地窪頭堤坍塌漲河建甌而下月堤亦難撐禦必從月堤護沿邊婦高六七尺不亭庶迅湧河流無憂衝塌矣總之掃灣河勢與頂衝不同而治之失法則敗得法則成存乎其人焉耳

河防芻議卷之三 目次

- 儀封縣北岸三家庄西河患圖
- 儀封縣北岸三家庄西河治河說
- 儀封縣北岸三家庄東河患圖
- 儀封縣北岸三家庄東河治河說
- 儀封縣北岸蔡家樓河患圖
- 儀封縣北岸蔡家樓河治河說
- 考城縣南岸石家樓河患圖
- 考城縣南岸石家樓河治河說
- 考城縣北岸芝蔴庄河患圖
- 考城縣北岸芝蔴庄河治河說
- 虞城縣南岸黃里寺河患圖
- 虞城縣南岸黃里寺河治河說
- 曹縣北岸石香爐河患圖
- 曹縣北岸石香爐河治河說
- 徐州南岸賈家樓河患圖



徐州南岸賈家樓治河說

桃源縣北岸九里堤河患圖

桃源縣北岸九里堤河患圖

桃源縣北岸徐升壩河患圖

桃源縣北岸徐升壩治河說

桃源縣南岸龍窩河患圖

桃源縣南岸龍窩治河說

桃源縣北岸七里溝河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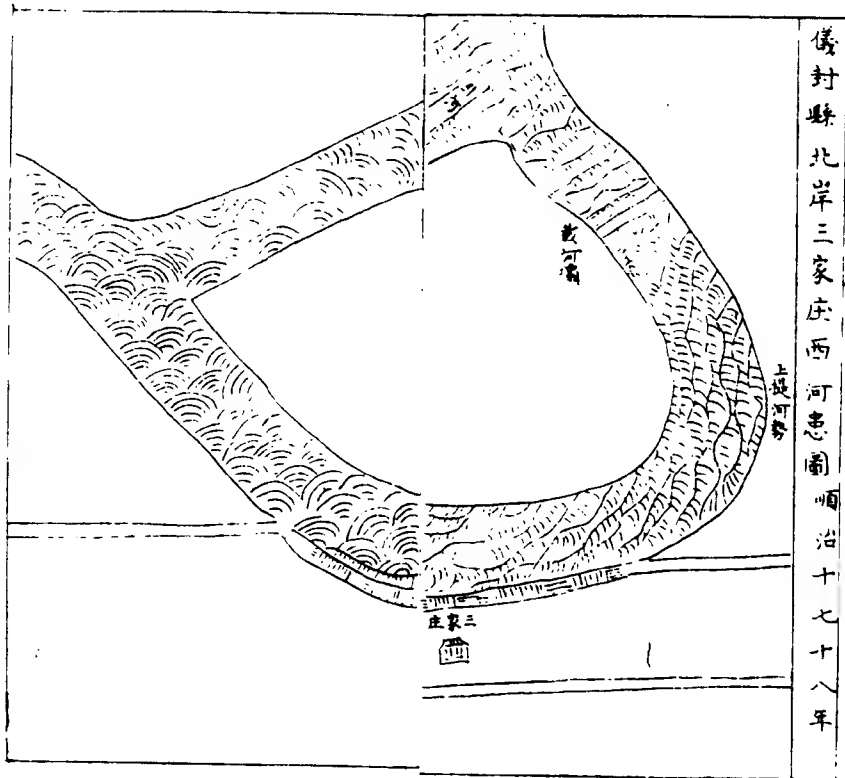
桃源縣北岸七里溝治河說

高郵州漕堤西岸清水潭河患圖

高郵州漕堤西岸清水潭治河說

周橋閘壩河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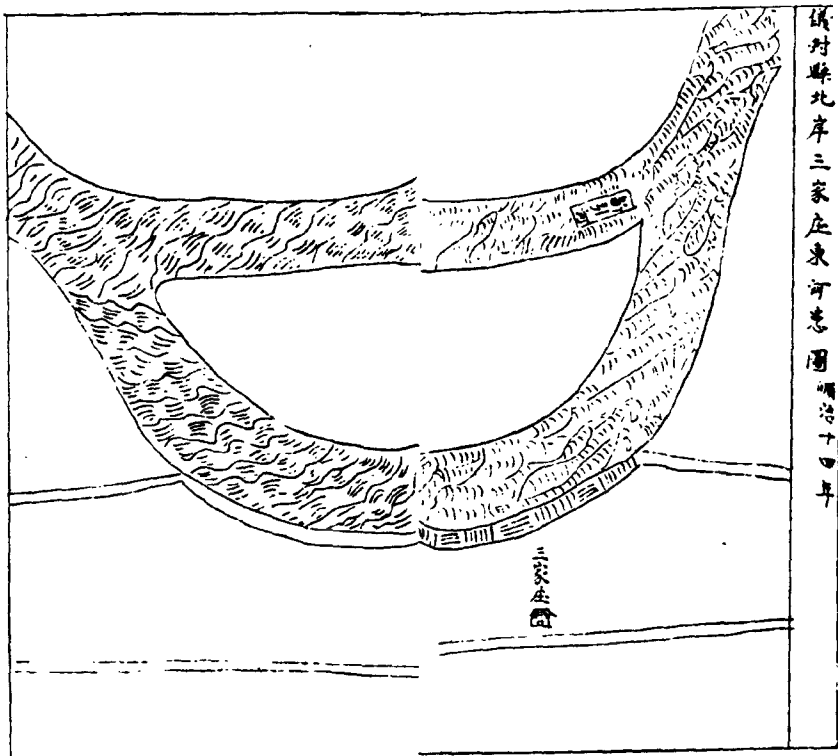
周橋閘壩治河說



儀封縣北岸三家莊西治河說

順治十八年河勢漸徙北岸三家莊迤西衝刷
為甚因從上源大掃灣處挑河導引以殺其勢
向來黃河夏月走灘冬月行灣十七年冬河從
掃灣流刷引河直奪大河十分之七雖隨飛机
于次年正月陳議於總河朱之錫從大河中流
搶築截河大壩護壩禦衝自此之後全河之水
盡歸引河北河漸淤漸高周原一望悉成平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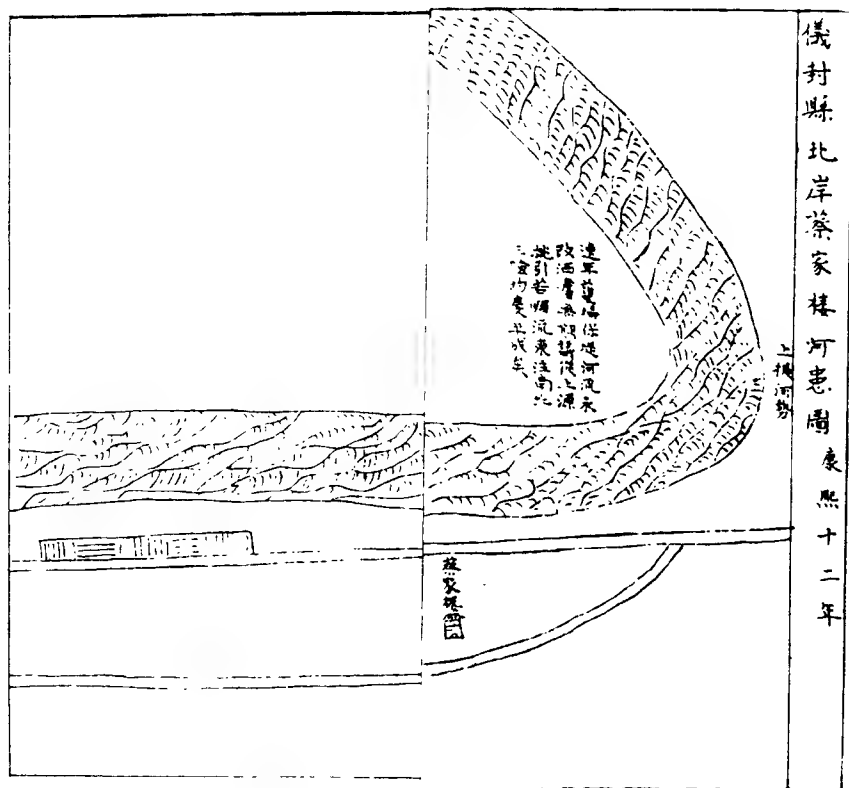
矣



儀封縣北岸三家庄東治河說

按儀封縣北岸三家庄河防所載為從古要害之地順治十四年河勢遷變自南北衝洶湧潰堤勢如拉朽由春及秋崩汕五里有餘可為寒心且堤北遮帶又係曹縣舊溝倘有疎防一端災黎全河歸於決口大河淤墊日高河流心至斷絕而運道梗塞民生昏墊俱不可問矣治河之法照堤加幫高厚外護堤層以禦驚湍又

按上源十里掃灣受衝處所即當年行河之地後來日從日淤河渠全塞然實自西而東河流歸宿必經之所隨于此地確勘施工批疏引河巨長一十丈至六月河水大漲開導東行竟分河流一半所以北堤完固埽箇無繫此南批引河北下堤埽并結築三事並舉之工皆雅作令時責成一身任無旁貸而慘澹經營卒有成功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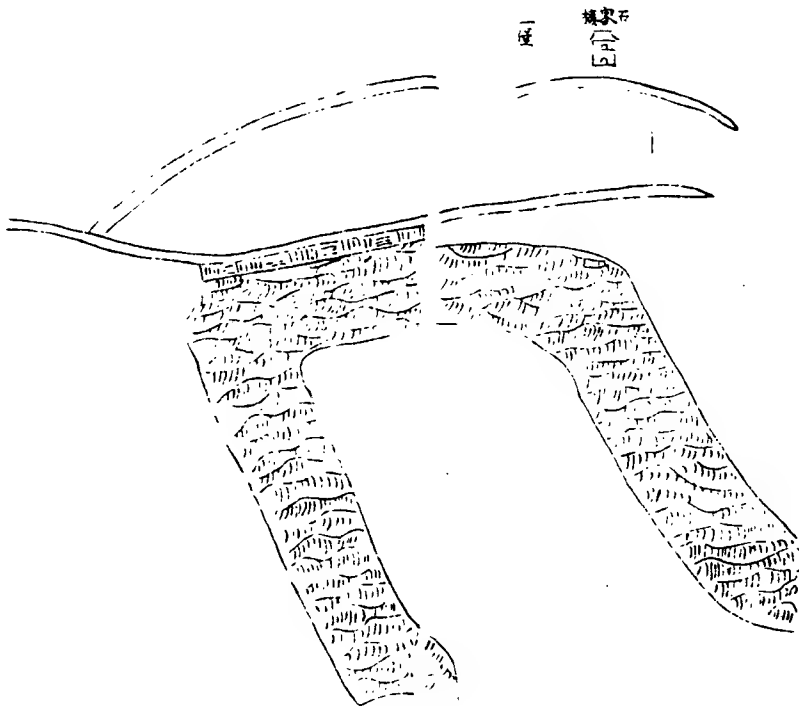


儀封縣北岸蔡家樓治河說

按儀封縣北岸蔡家樓河圖由上源東南而下直衝西北激射洶湧堤岸環埽隨套隨墊蓋以河勢趨下迅若建瓴故難抵禦耳至于河患之由則蔡家樓與考城之芝蔴庄犬牙相錯勢若連雞二十年來芝蔴庄歲苦河患直射堤根並無遷轉至近年河身上提并蔡家樓起帶同時受害雖料集夫官民困憊竟無底止此引河分

導之舉有萬不容已者分導之法詳芝蔴庄圖說中事同一體者也

考城縣南岸石家樓河患圖 康熙十二年



考城縣南岸石家樓治河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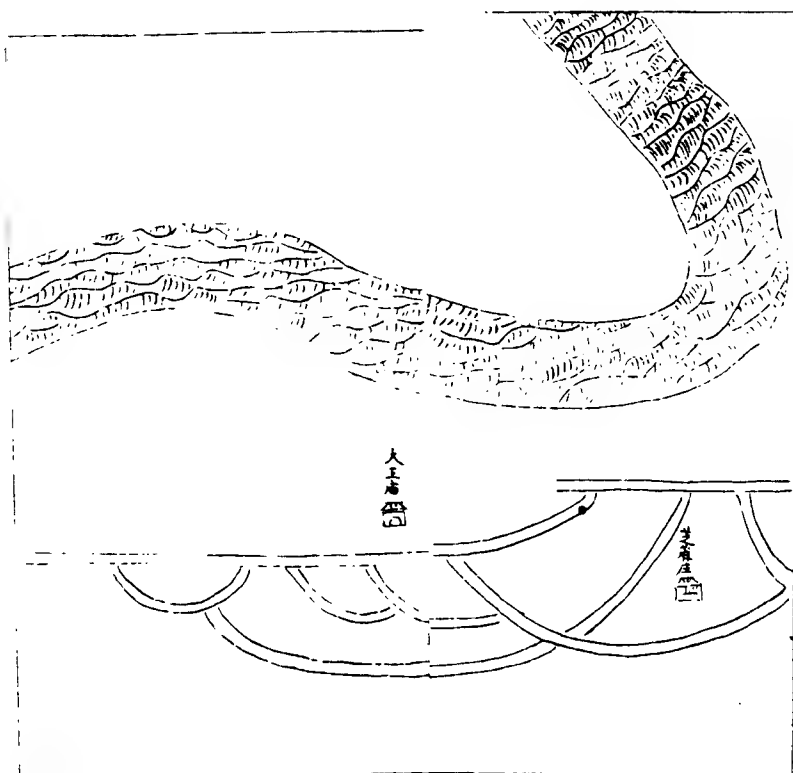
考城南岸石家樓東康熙拾貳年春夏之交黃河上源陡起東南若怒馬不可遏驚汎所至橫衝斜突晝夜崩解頭堤沒水殆盡乃於其時相度形勢從內堤第二層下迎水埽以禦其衝又於內築月堤為重門禦暴之計幸堤岸保固而河勢漸離堤根差保無虞但河患仍在轉移條忽間未可稍忘戒備也按河圖考城南北西陰

亟宜並治若專恃埽工年年辦料所需不貲未免有難繼之憂且恐河患又有甚於今日者是而工為考邑切膚之慮再四籌維築塞可恃而不可恃則疏導難行而宜必行者也所護芝蔴庄閘說中挑濬引河之舉下專為芝蔴庄計長久並為石家樓茶家樓計萬全蓋以三處險地俱當怒河之衝假使新河得成不但北岸涸水深慶平成而上源既已掣入新河則南河之勢

亦漸衰殺沙墊日高河不地從居民安枕而卧矣此治法似屬新創然實因勢利導以捍劇工不易之良策也

考城縣北岸芝蔴庄河患圖

康熙十一年



考城縣北岸芝蔴庄治河說

宋任伯雨之言曰河流混濁泥沙平之久淤澱而決或北而東或東而北此豈可以人力制哉故黃河大勢本有數年不變者但在因其所向而利導之使不至橫流旁溢而已按考城北岸芝蔴庄河圖河流逼刷堤根上提下坐並適中衝激幾二十年此河患首衝最爲要害歲月既久從前估用經費既已不貲長此安極年來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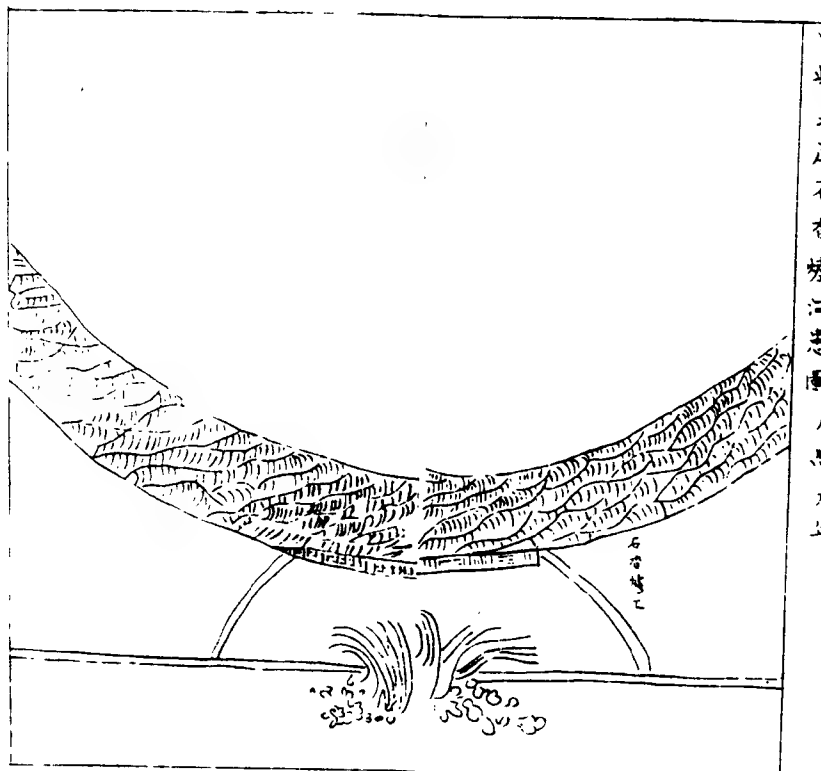
度南北上下河勢南岸一帶地勢高亢並無窪下之處而河勢自南而北久失正位恐將來北堤一有疎虞全河俱徙濟寧上下迄著宜當具衝運道必淤漕艘中阻深切杞憂治之之法自北堤距南五六里許現有大掃灣形勢處所從此勘確挑濬引河一道自西而東計長不過二十丈必演疏導得法勤期竣工俟伏秋洪濤飛漲之時河頭下唇挑漕下埽以約攔水勢更於

虞城縣南岸黃里寺等工治河說

虞城縣治距臨河堤岸僅五六里康熙拾一年
河流全走南岸黃里寺大堤坍塌內係月堤壘
夜築堤幸地勢頗高月堤無潰若待賓寺河刷
東南掃灣曲折沸滾之勢惡切剝膚幸上源引
河開放分流殺勢南岸西工獲保無虞耳但河
雖分行南岸西險仍頗綢繆十二年春月確勘
引河上源水汛上提引河口門衝刷不利恐流

沙停積新河一淤水勢仍走舊河則南岸西工
終無安枕之時一有疎防縣治民生俱歸胥溺
矣因議從水汛上提之處迎牆挑挖一一如式
至伏秋後起流東下新河日刷日深兩岸日高
日濶其大河迤南流緩沙墊全勢盡趨引河而
東南而險漸為平原不但歲有大農之錢即縣
治屹然無患矣是役也歷經兩歲始竣自非因
勢利導相度中窾未必遽能底績更有善後之

計崇具成畫地方憚於修舉徒薪曲突司河者
其早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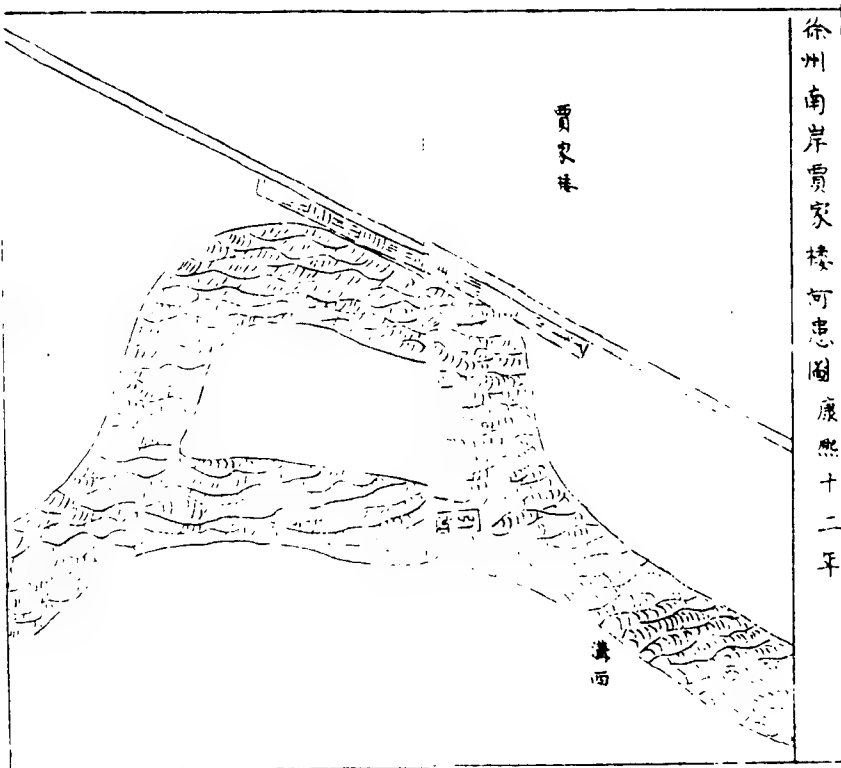


曹縣北岸石香爐治河說

此曹縣石香爐大掃灣河圖也從來掃灣河勢遇有潰決緊溜奔刷築塞之功難以驟施須待時而興若河流正值盛漲非人力可以爭衡一旦興舉鮮不傾軋者此河決於五月一時紳衿百姓因夏禾未登秋麥未種競欲即時堵塞以故耕忙採運物料咄嗟立辦需待興舉雅奉調至工喧動上下情形伏秋盛漲不宜輕築訂幸

築成亦必壅潰士大夫不之信力爭趨事垂及成功忽然外河壅漲內河在在告危果從新築壩工潰決數十丈衆方信服前言始議停工然物料早已蕩然如許金錢皆委之河伯矣直至冬月交塊壅壅晝夜搶場方克報塞雅又於十一月親勘確議北築重壩壩場向視引河分殺然後河流南徙北岸逸蓄漸告平成故凡治河者必上識天時俯察地勢緩急遲速皆合機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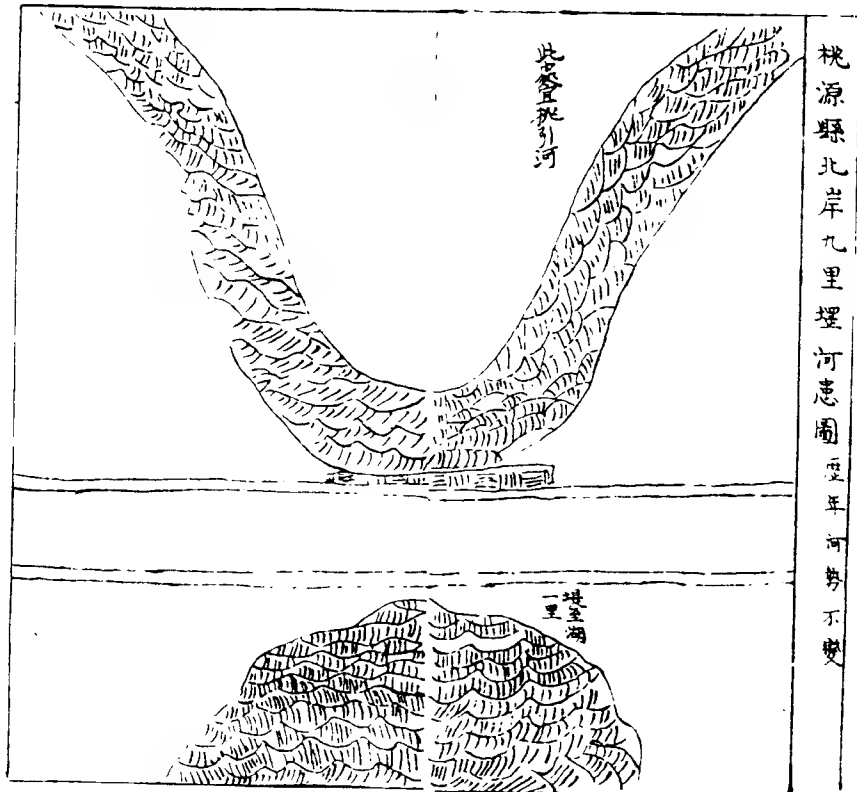
始獲奏績非可以商莽從事也



徐州府屬賈家樓治河說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奉調會勘淮屬北岸工程。事竣，由徐州賈家樓南岸一帶，周圍上下河勢，倒射東南，舊堤已圯，折堤雖已竣工，將來河勢日亟，南旋捍禦之力，終恐不支。總河王老格從上源新挑引河，誠未雨綢繆之計，但工竣之後，下唇之高，健道周河渠之坑溝，宜濬而開導之。時候更不可不審，苟非時至，大秋即平時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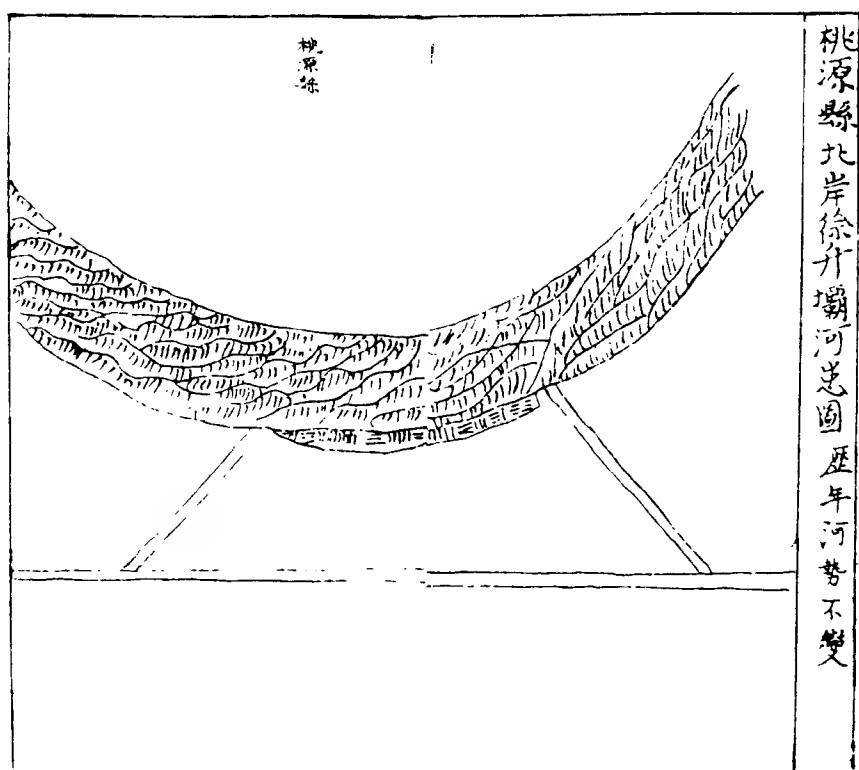
勢乘發，不過隨漲隨消，河頭豈可輕放？一不留心，器器奔奔，誤闢則偶聚之水，未久即消，而河凡無力，下能衝刷，河身力耗，下能衝刷，則流既沙停，沙停河飽，彼新挑之河，身深不過一丈一二尺，有不為沙壅盡塞，前功者乎？故凡司河者，不可後事而失時，亦不可欲速而偷績。



桃源縣北岸九里堰治河說

河流自西東行水之性也今崔鎮西九里堰河勢一變自南而北再變自北而南側行逆流決裂已極長此不治北堤衝激日甚倘堤岸不同堤岸壅潰斷所不免且堤內地勢低窪外河迤高數尺建瓴危險殊切驚心況南堤距倉基湖不過一里一有疎防全河射湖汪洋湖匪莫可收拾挑清漸流運河淤墊矣治之之法宜相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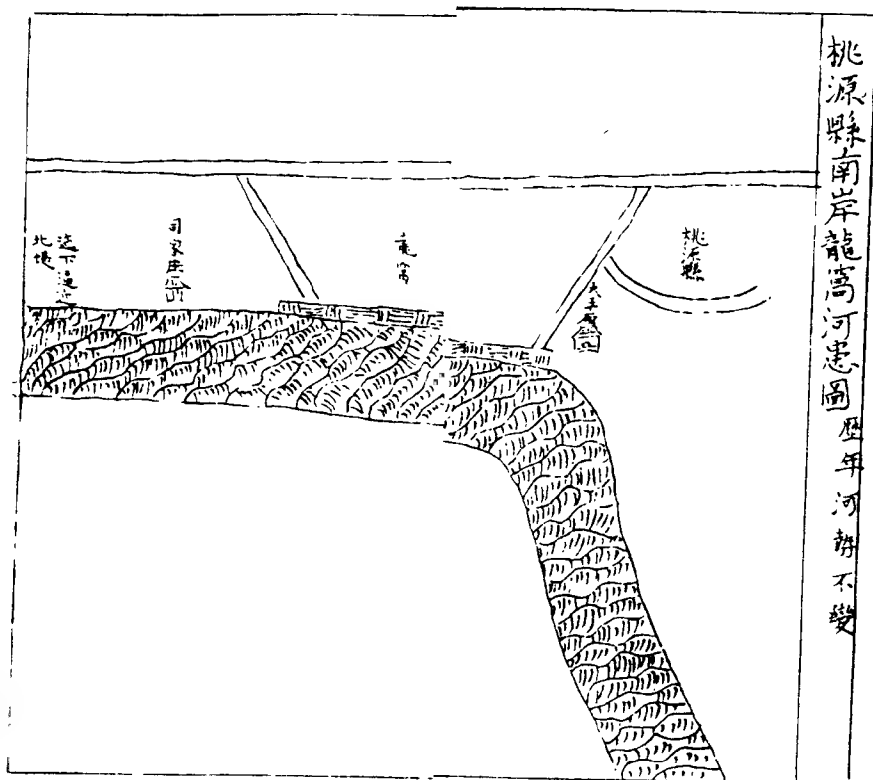
上原曲折之處挑濬范工深廣如法待時開導此河一成不但九里堰一帶就下之勢保危而安且崔鎮集新制新輕庶免坍塌而東南迄帶可無橫村之患矣



桃源縣北岸徐升壩治河說

凡兩岸臨河地勢高亢即有衝決未易拿河言
濱河地勢低窪河水平流之日內外相較河形
已高況常暴漲之候河與堤平則在外河形較
堤以內之形勢高至七八尺莊在報險防子焉
難如徐亦填地勢低窪形似釜底全恃堤埝為
長城倘遇河勢下趨塌陷不同一線之堤卒能
禦全河衝擊之勢且使決口成河建甌衝計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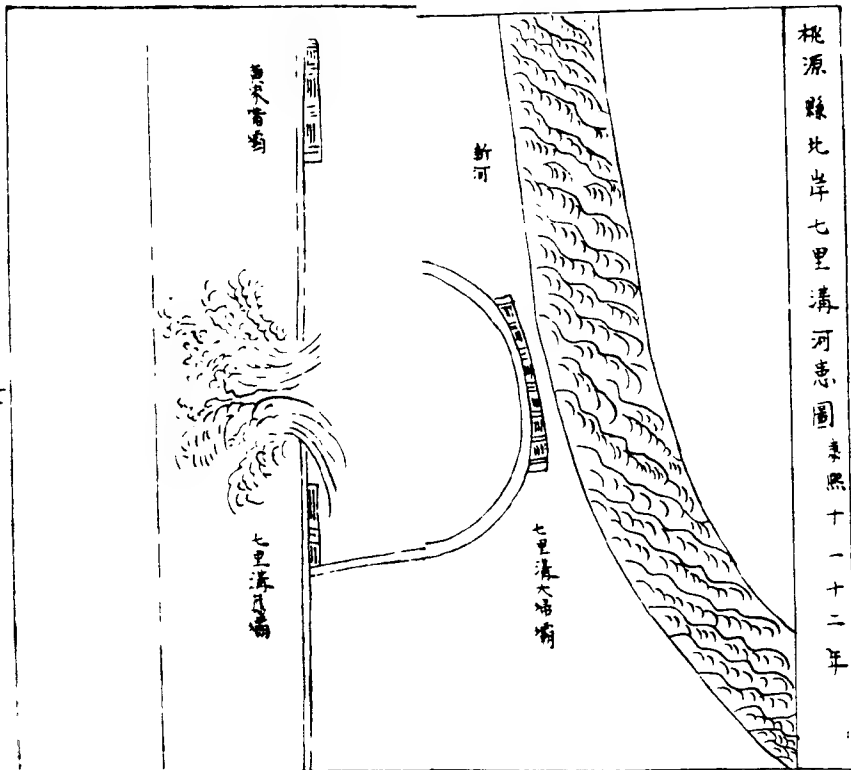
舊河淤墊可立而復失膏深憂此除相度上源
並無曲折處所難議挑導為今之計惟有特動
省規以防未然多蓄物料以備緩急如費業所
云鑄完故堤增岸培薄可無目前之憂然此終
為下策也若將來河勢遷徙即當隨機疏築以
計長久則又存乎其人焉



桃源縣南岸麓富治河說

桃源遠東掘灣河勢往運多番閘座已熟大河
直走南岸勢難遠徙年年歲歲酒淡無期且下
流七里溝黃家嶺新莊迄帶北堤河患皆此例
灣河勢高屬之階級因河勢北徙難堤密通而
又河岸窪下每值漲溢孤堤易傷在今日治之
之法欲保北堤須改河勢欲改河勢惟有相度
上源曲折衝刺之處因勢利導以挽狂瀾不然

河勢一年不變則北岸一帶之堤防一年不休
左文右吾息肩無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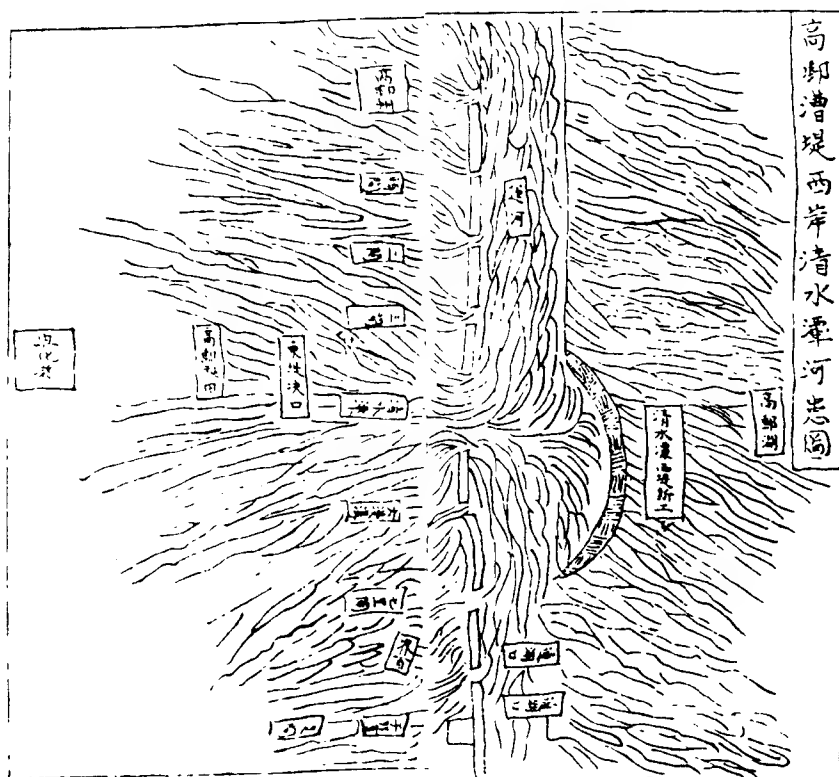


桃源縣北岸七里溝治河說

閱桃源七里溝圖中河勢推於康熙十一年春夏暨冬月三次詣工閱視既熟治法備陳未議中矣今述其始末大略此工掃灣河志與別工掃灣不同蓋以河頭淡入黃粟之中勢不可圓難向熱河王光裕婉陳停工之議時值糧艘正行航掃蟻集當事恐塌工一停則河道遂阻改設然僅督兩壩設壩不知夏月全河泛漲任瀾

想奔勢如削峽人力難爭徒資潰瀉直至冬月黃舊壩基從外迎築力避黃粟之險壩基既得具勢又慮全河灌注決口乃從上原南挑引河分殺水勢使歸舊灣然後黃粟之險漸漸減漸縮決口之衝勢漸緩漸淤而壩捨築堤免驚陷而工始竣然是役也為患最大為功最鉅指枯焦勞費歷歲時提非等是萬全之策並用舍下流艱劇之地而爭上流迎瀉之功為能克底成

曉乎唯是歷年旁決大河漸奪漸淤此險嚴寒之後而新庄之險接應而至詳查清河驟逆下河身淤高二三丈不等上源旁瀉日甚下流於礙日高將決運道可憂恐不止于今日者



高郵清堤西岸清水潭治河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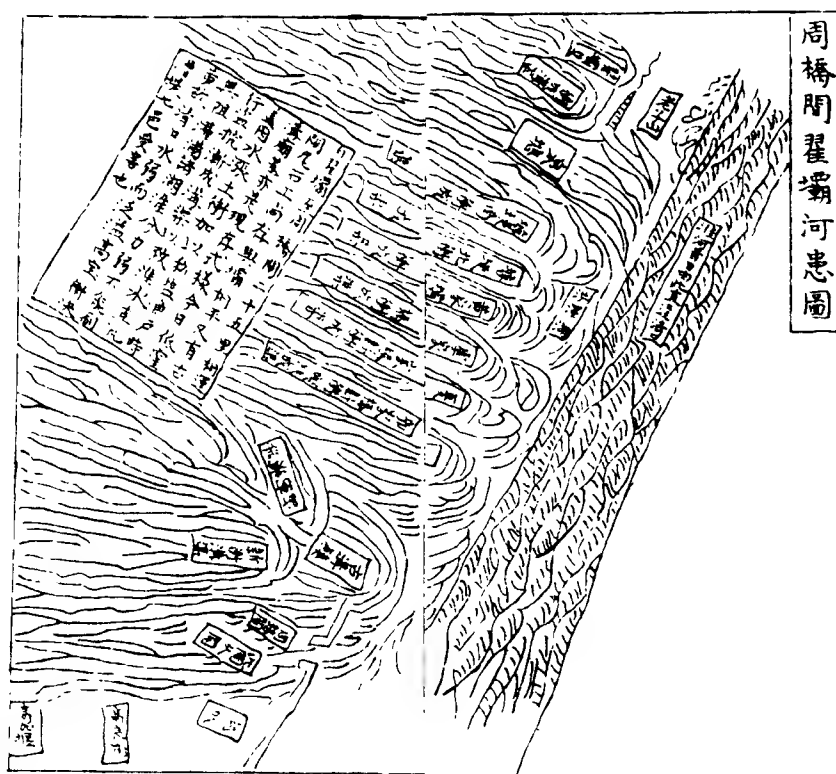
高郵清水潭係漕堤要害之地誠名險也昔年此堤有潰竄決隨塞邇年清水潭一工屢塞屢決勞費無已上瑞

公智下困民力七邑淪沒向所謂財賦膏腴之地
皆變為沮洳魚鱉之鄉矣雅幾次臨工周視一
帶情形田廬之淹溺鴻雁之哀號真有都囂
繪者十三年三月間艤舟清水潭再三審勘見

西堤新壩築甚斷不己築成二周爲深壑但迤
西上下湖派潏漫一派汪洋浸漬壩根令人目
搖心駭且見培工悉如疊積成岸竊恐蒿草深
入泥塗不久道壞危瀕之後新築之埽壩必復
墊淤罅隙浸淫涓涓不息使成江河至于一浸
不可收拾前功豈寔可不慮哉爲今善後之計
宜至於新壩內增築石甃以防外溢之沙勿庶
石工堅固而漕河免其汕刷其運石遠近電報

高下丈尺廣袤工費多少河防書或法且正損益而變通之是在司河者耳又按清水潭源決之由實因淮水東流匯合五湖七十二河之水以衝一線之考堤夫焉得不潰故欲漕堤不決必先塞上流之堰壩使淮水不東則全淮出清口會黃入海且其勢足以敵黃而淮湖不從脇散分流則漕堤之患漸輕此治本之上策也更自過計首增堤兩岸倍宜調繆擬於漕堤一帶

要害多造石閘每歲當淮水大決之時預行開放使湖水先瀉雖淮水漲至亦不能為害矣再查原設閘座如金灣灣頭芒稻等大小閘座或照原開宜調宜塞或原開不足宜添建務使宣洩流通感開得時力保漕堤崩決此尤永固之長計也



周橋周界塘治河說

治病者急則治其標而不察其受病之本雖目前小效而病終不可得而愈也治河者急則治其決而不察其受決之由雖一時堰塞而決終不可得而止也今日淮揚一帶歲患水災潰決漕堤衝蕩田廬上廩

肅處議賑議蠲指十餘年來糜費金錢何啻數百萬前後河臣勞德亦極矣然河工屢塞屢決平

成無期為慶方大則治其標而未治其本之故也考淮水由鳳泗匯入洪澤湖全勢皆出清口此淮湖之故道也湖東高加堰一帶長堤捍禦淮湖之狂瀾使不東瀉無非攔約淮水全注清口使免黃強淮弱之憂淮黃會合刷沙入海不獨保障淮域蘆衛漕堤而高寶興鹽七邑亦無論胥之患矣近年江水漸於翟壩古溝月橋關等處注從腰股分流其會黃之力微弱故黃

水倒灌淮湖沙壅水滿清口淤塞而伏秋淮水驟發會五湖七十二河之水以衝漕堤而橫溢於高寶興鹽之七邑迅如奔馬高若建瓴漕堤焉得不潰高寶七邑之民幾何其不為魚鱉哉為治本之計必修築翟壩一帶壩基嚴禁周橋開啓閉使淮足敵黃會黃歸海則上源治而下流自無不治此因勢利導而行所無事之智也

數年志心博訪矢志澄清詳考輿圖周度地勢實見翟壩一帶修築下谷剗緩雖曰工大費繁度支告絀獨不念水患以來數百萬之民財公帑悉委逝波何如一勞永逸行國計而冀民生其利不可勝計哉

接康熙七年給事中李鼎陳請於翟壩周橋凡有新舊決口速令修補但不增堤加高自與高壩無礙康熙十三年江南布政使慕天顏疏請周橋翟壩一日未開則湖水滔天浴日而平

堤岸危殆故欲堵清水潭必先修周橋暨墳等
語均中治河之機宜敬附識之以與圖說相證
焉

聖廟旁溝年復一年竟成河渠九道吳工鉅費
築疎報估計臨時修築土埝並築而石工尤不
可少現查網練是在相度確當總之淮湖變漲
宜洩也而水勢平舒又宜蓄蓄洩得宜庶幾全
力敵黃高堰亦可保全然治之之法則存乎其

人苟非其人詎可易言底績哉 丁巳秋謹識

河防刼議卷之四

- 一酌淮揚疏築之宜議
- 一築挑清南岸大堤議
- 一挑挑源七里溝上原引河議
- 一築古城至清河北岸建堤議
- 一歲防高加堰議
- 一修葺歸仁堤議

龜濟海議

- 一謹開禁之政開葦
- 一建藏水石堤議
- 一築草沁入射議
- 一築周宿遷議
- 一開積罪之例議
- 一修築至房議



一堤夫宜加撫綏議

預備帛料議

一堤場既舊制議

一嚴防守以備伏秋議

一申盜決之罰議

一估歲修工程議

一稽查夫役議

一嚴核物料議

一別報逃積獎議

一飭沿河種柳議

一北河宜遵成議

一息浮議以肅事體議

餘議

一酌淮揚上下疏濬之宜以制運道以收民生也淮揚地
勢西高東下江海環其東南淮黃經其西北而漕運行
乎其中田賦鹽課出於其內誠明驗重地也善治淮揚
之水者在上流則塞之使歸故道不致中道而東在下
流則濬之使歸故道得以順流而下則水無不治矣
蓋清河自西北而東至清口出雲梯關入海淮水自西
而東來至清口出雲梯關入海二水並行清以刷濁水行河
底海口自濬則黃河南北兩岸自無潰決此故道也亦
舊制也今淮水自高堰迄而蘆堤則險濶一帶二十五里
潰漫高費諸湖不惟不能衝紆清口且難免黃河側灌雲
梯關上下淤墊幾成平陸遂使黃河上流於印宿桃
清有黃家壩七里溝新莊諸處之災蓋河下流於高
寶興盛而自清水匯之定以我一板渚堤成其衝決七

邑民重稅其累凡

國計民生胥害其害此上流宜塞而不塞之故也山寶高江諸州邑地異上下兩河在漕堤西者為上河在漕堤東者為下河周達數百里西交天長七十餘河之水秋水灌湖咸木小閘宜淺不又所恃以疏導之者上河則有渥河黃浦子嬰孫三大閘度水由廣洋射陽湖入海有金灣閘度水由范船河入江下河則有石碇天妃

各閘口從鹽場入海後因涇河諸閘閘改小閘底增高且久全不開故以致水勢湧溢也范船河乃淮揚之尾閘下江最便今閘口不過十丈安能洩二三十里泛漲之水石碇諸閘久開涓滴不通上口鯨吸不止必患腹脹之病黃浦堤而壞田舍且以高寶七邑為墊天此下流當開而不開之故也今日者欲為淮揚盡人安長治之策則必不憚一時勞費疏塞並行築墾具

明周榜展涇河全壅諸閘而又盡塞支河海口之舊路使上流不開下流不塞而後百萬生靈可安枕而卧否則旦夕之補苴終未可為地方慶平成也

一接築清口挑源南岸大堤以外擇黃流內保淮水也清口為黃淮交會之所外係黃河舊身內係淮湖故道乃運道必經之處最為緊要自淮湖南瀉黃強逼淮淤淤倒灌清口內外俱成平陸目今雖挑濬進渠使通流以拒黃水但慮黃河漲溢清口迤西全無堤岸勢必黃流漫入淮湖清口仍然淤塞則其患在黃且淮水漲漫無一亦必漫入黃河仍然不歸清口正道則其患又

清口之塞如故也宜亟於清口迤西議築長堤一道與挑源築成之堤接連一體堤岸內外要害之處或加橋板或加石工以防汕刷庶黃不得漫溢以淤淮淮不得外溢以旁流淮黃二水各安其所會入清口下海而運道通行無阻矣

康熙十一年正月
郭世明等疏

一挑挑源七里濠上源引河以平北堤全河之勢也黃流迤邐連變不常衝刷所及或向東南則南堤受射或向東北則北堤受侵挑源迤東七里濠黃家嘴上下數十里間北年以來衝決數次堵塞未興旋即壅潰阻運病民每虞

九重南顧之憂總因河勢北徙離堤逼近而又河岸卑窪孤堤易傷年來潰決之患全坐於此保固善

道不容緩為今之計欲保北堤須殺河勢欲殺河勢須改引河惟於引河上源龍窩掃灣之處施工挑挖則與北堤相遠路遠又與大河直接順流順則河水易滿堤遠則河水難衝易滿難衝形勢得所矣至所挑引河口闊二十五丈渠闊十五丈深一丈二尺再於一丈二尺下多挑濬坑於冬春施工挑竣俟伏秋河勢大漲之時於河頭下唇下埽數個以約攔水勢相機開

導有此層層坑溝則就下之勢建瓴衝劇絕濤跌落日
則日深引河漸深則舊河必奪東北一帶河勢自然淤
淺南河盛而北河衰於是臨時酌度搶築截河大堤則
北岸可以無事倘大堤未便遽築然南河既得分流而
北岸漸輕河勢漸變從此相機築善後之計當得其
宜矣或曰現今決口已甚多事再開引河不知治水猶
如治病源未療不久仍作今北岸水勢趨射如故

我治漲年保安瀾是治病未療其原也可不為

善後之良圖乎

康熙十二年二月七日
黑龍江家後修議

一築古城至清河北堤遠堤以使河流順軌也切惟築堤
禦河之制近河者名曰緣堤遠河者名曰遠堤當河流
之小發也緣堤束之可以無虞及河流之大發也緣堤
不足以遏其勢必賴遠堤以優容而節制之蓋緣堤去
河不遠能束常流而不能當狂瀾之湧溢遠堤去河數
里河水盛漲得以寬衍容蓄不致激迫而衝潰自古河
工難實於得保其安瀾者以有此重堤故也今清河桃源

遠堤無都卑堤一道而又遠近河堤此不遠緣堤規制
耳堤卑則力重既孤逼可則衝激特甚以孤力而當衝
勢每遇伏秋水漲潰決在所不免此黃家嘴上下歷年
屢決數次蓋坐此也禦河之法除現在堤岸酌行帮如
外急宜增築遠堤向經總河估計南北兩岸遠堤自宿
遷至清河止工費浩大該寶不行今酌量緊要劇工自
古城至清河止先築北岸遠堤計幾幾近計堤較以工

費可省過半而黃家嘴遙帶險要可恃以無恐雖洪流大漲緣堤不足恃而遠堤可保無虞此重門禦暴之至計亦優容節制之良法也否則專恃一線逼水之孤堤而謂可使倖無患能不總然慮其將來耶昔漢人賈讓有勿與河爭地使左右游沒寬緩不迫之言明魏河李馴亦云堤欲遠達則水有容而不能溢矣河未水官

大吏是遠之使失耳二人之言信而有徵則築堤所

費雖大而築遠堤又所以固堤城治河之要者萬不容緩矣

一截防高加堤以固淮揚也高堰為淮城之門戶昔人比之望家之有牆垣以地勢言之堰之地高數倍於寶應高郵而高寶之地人高於興泰前人於此慮築堰障水而北使淮不南下亦同勢利導不得不爾不然淮一南下以數丈之地勢灌千里之平原則高寶一帶俱成澤國而淮南盡付波臣矣按郡誌高堰為漢陳登所築明平

嘉慶大葺之實淮郡之屏蔽防固不可不嚴但

高堰之南自河南而至瓜儀取道清浦運河有稽留稅榷之苦利於高堰直達故往往違諸阻抗謂高堰築則泗州水漲不如泗州之地與淮安數州縣之地形相同皆所謂釜底也惟高堰築而淮出清口會黃入海然後泗州不倒清淮安無決堤若高堰一決則淮趨而東黃隨其後故清口塞而泗州水益聚河防一覽言之極詳昔李馴塞高堰而泗水自塞是塞高堰而刷

清口正所以洩泗州也此歲修高堰之斷不可緩也

一修復歸仁堤以防淮北也淮西南要地在於高堰翟堤周橋一帶而淮西北要害則以歸仁堤為最蓋歸仁一堤所以捍禦黃水雖水湖水使不得南射泗州并攻高堰而又遏阻水湖水使之併入黃河益助衝刷若此堤不守則黃水挾白鹿即家二湖之水灌入洪澤湖淮黃并漲天長盱泗高寶諸湖皆成巨浸高堰且不能支運道亦憂倒灌入豈能刷汰出清口由雲梯關入海哉

泗河防子謂歲歲撥入修復所築石堤舊壘尚存今現在歲修誠淮西第一險要不可忽視者也

發導海之議以節經費也自清口淤墊杜陽郡縣咸患
汴刷河深兩河復故海口自闢豈非塞決固堤導河即
以導海之明效乎

胥溺其故皆由於沮水東渡淮弱黃強清水不能刷沙
故致清口淤塞而議者不察歸咎於雲梯閘海口弗濟
於是導海之說紛紛矣不知海水茫茫一日兩潮寬何
挑導海無可導之理惟當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
即導海之策也然河又非可以人力導也欲速其正行
先隄其旁出哨于陵防兩岸在在藉完使其有所約束

肅不揚還則水由地中而沙隨水去即導河之策也故
導海之急務必先塞決以導河尤當固堤以善塞固堤
之法無他一在真土而勿雜浮沙一在高厚而勿惜鉅
費一在讓速而勿與爭地三者備而堤可固也考之河
防書潘季馴受事之日挑原上下決口二十餘處黃流
旁洩正河於塞清口雲梯閘上下俱成平陸季馴躬親
各度先塞決口然後繕治諸堤束河使歸故道不久而

一謹開集之啟閉以防淤淺故明平江伯陳璘疏濬清江浦經河底黃河灌入泥沙易淤故設三閘以慎啟閉後

袁祖讓等開拓疏濬官奏奏之例以廣開集處河身不致壅墊田廬得免沮洳其有裨於河漕非小也

潘季馴愈復舊規一疏請修舉平江伯故事復建清江福興新莊等閘逼近五啟閉顧瞻掌之漕撫開放屬之分司又慮水發之時湍急難於啟閉於閘外暫築土堤以遏水頭水退即去堤用閘如故每年三月初運軍即行自開惟遇群貢給復故一開二官民絡鑿無替車盤主

二月初旬始行集堤此舊制也蓋運渠卑隘最易淤淤地低窪最易盈溢惟節宣有度則外河之水不得定入運河之水不得盈溢非惟清江板閘一帶堤岸易守而寶應諸湖亦無衝決之虞今諸閘多圯廢不修船隻往來啟閉不時惟孟做陳璘潘季馴之舊制故一開二單日放進雙日放出滿槽即放放後即閉時將入伏即於通濟閘外填築欵堤秋杪方啟仍行申請如當日勢

一建減水石堤以殺水勢兼緊利也大抵河患搶救機宜
其上著莫如從上流分挑引河使決口水分勢弱築塞
可施此一定之理也但必上源有迴溜頂衝之處方可
挑渠使一瀉滔滔如上源無迴溜頂衝之處挑庫難施
惟有建減水石堤分決口之全流則兩堤搶築可計日
而竣此亦一定之理也考河防書所載挑源清河上下
建立崔鎮徐升李太等堤蓋因下流清口相距三四十

里轉築此堤分殺漲溢之流一使堤岸不致傷決可以
束水歸槽遲到衝刷一使下流少輕底免黃強淮弱清
口噴沙之虞其立法最善若凡有決工處所難挑引河
者皆倣其意而推行之將見石堤既設遇有滔漲即開
放分瀉以之祛害竣工全漕齊民省夫省料利賴匪細
且不獨此也查自中州以迄淮徐沿河兩岸沙鹹不毛
之地所在皆有若隨地相度或數十頃或數百頃共建

石堤一座俟至伏水大漲泥多水少之時放水使行不
過數日之間溢流減落田土之淤者鹹者一經淤泥肥
潤至二三尺遂使舊瘠變為膏腴斥鹵悉成沃野民生
有濟國稅可免其為利賴亦非細也但堤基須高於平
地二尺有餘以便分洩異漲之水不宜與平地高下相
齊反致減平槽之水也其尺寸載在河防書可考而堤
外瀆築小月堤一道以便開塞此皆相因事宜不可忽

者至於基址宜擇其地河流宜相其勢開引宜當其
時則又存乎任事之人非其人則措置乖方反或貽害
得其人則規畫精當有利無害其始雖擇黎民之懼而
其後終收非常之功矣

一停導沁入衛以息浮議也凡創舉一端必須謀酌萬全
有利無害方可不惜小費以成大功不辭一勞以圖永
逸若但據浮議而遽欲方民規已便而委鄰於墊則事
之拂戾難行者也據陽武縣詳稱開掘一河引沁入衛
直達天津可以分殺黃河上原水勢豫省無決防之慮
淮徐減長河之納且謂清流非同濁淤疏濬至若果如
此言誠天下之大利也何憚六十里之挑挖而不為之

事哉唯是職周諮相度有以見其大不照者沁非清
流乃淤土至濁之流也衛則速將而清矣以清納濁流
緩淤停必致淤澱其不宜者一也衛水安瀾性馴沁水
激蕩性悍以悍入馴必至衝潰其不宜者二也衛流兩
岸相去不踰數丈沁流而開有一里之餘以小受大勢
不能容必且汎溢其不宜者三也沁河身高衛河身底
故明嘉靖初年會下水平線其高下相懸遠甚以高漏

下勢猛力雄必難收攝其不宜者四也設使猝然開通
非此昔橫潰即彼告壅塞將見未減黃河之害而衛河
已受其殃未蘇豫土淮徐之憂而臨德張秋先蒙其害
連沒田廬阻梗漕運不過移南就北耳初未見其有益
無損也或云故明本欲開通兩河特阻於衛藩封植之
私而止方之衛輝封藩近在萬曆年間其議聞不便而
寢先在嘉靖初年非由衛藩阻之也又云丘文莊劉天

和曾有此議考其說見於天學衍義補及問水集此但
文人紙上之空言非任事親聞之確見當時潘季馴已
嘗言之于河防攬書中矣況當親勘之時斷斷神矜百
姓倉惶迫切連名具控唯恐不保自家又豈能以一人
之獨見拂億兆之群情而遽有事于非常之舉相應仍
其舊實行所無事可也

任整
司時

一、要開宿遷縣北新河以司地方也。天下創始之事必權其利害而計其始終。若有利而無害或利多而害少不妨舍其舊而新是圖。若利小而害多或有害而無利則不如仍舊貫之為愈也。

國家數百萬漕糧資黃河濟運由清口至宿遷董家口曲折二百里許是以修築兩堤不憚勞費以固隄防其來失矣。但年來河勢變遷無常河志頗仍不已。今者議欲

宿遷馬陵山以東迄帶近湖之處宿舊河形勢開挑新河修築緯道由清河縣改黃入淮不惟漕艘可免風波之險而運道亦無衝決淺阻之虞為慮固至周也。惟躬親會勘自宿遷縣勢馬湖姜莊硤礪嘴馬陵山縣東峙丘等湖至七里溝九里崗倉基湖三義鎮等處以上宿挑清三縣地方通共長一萬三千一百四十餘丈挑河築堤約估計銀六十餘萬兩。竊計此挑河築堤之處

南係黃流北臨湖水變徙無常工程難以預料且上下荒度反覆籌畫有數端難以輕舉者。工大費繁竣事無期日前漕運急需河路難言挑築者一也。開河迄帶逼近黃河外堤潰決勢必橫衝運堤漕艘梗阻難以挑築者二也。山水暴發湖水盈溢北堤被侵狂風巨浪汕刷不免難言挑築者三也。相勘河勢南昂北低一有疎防連挑莫禦新堤莫保運道必傷難以挑築者四也。黃河

濟運治黃為急則力有所分勢難並舉難言挑築者五也。似此創新河有諸般之礙事勞而功艱何如仍舊河施智築之工事半而功倍耶。蓋今日運道之志全在黃河禦黃全見堤岸窈窕見挑清上下迄帶如新庄七里溝徐升堤九里堰諸險要有決口難塞尚宜防護者有舊堤单薄急宜智築者大抵岸低則水漲易溢堤近則水勢易及堤身单薄單薄又復浮淤不堅則孤堤易傷年

來河患全在於此為今之計惟宜先固堤岸捍禦黃流
以保全運道其築堤之法堤身欲高以厚堤基欲離河
遠而各杆欲堅用土宜取真淤堤身高厚始足以禦流
悍之流堤基護遠始足以容浩瀚之勢而且真土不浮
各杆既實則堅固足資抗禦潘李馴謂治河舍築堤無
以者此也故開新河不如固堤防之為愈也

康熙三十三年冬月
初明沐清

一覽開贖罪之例以濟制工也黃淮西河屢決屢塞需費
不貲險要工程宜濬宜築方興未已歲修河銀不足

朝廷特開事例助工尚不敷用目下軍興孔亟正項錢糧

撥濟軍餉正苦匱乏豈能接濟河工但運道民生關係

重大河工一日不完則河患一日不息除現在事例照

舊援納外合無暫開贖罪之條如犯軍流徒配以下諸

罪部覆作何裁酌分別官民多寡出銀若干兩或量力

幫助修築大小河工二處准令贖罪事平後不為例是

亦權宜濟急之一策也

一修復堡房以隄防禦也防河之要全在於堤有堤而無夫以守之猶無堤也有夫而無房以居之猶無夫也按河防舊制黃河兩岸長月等堤并埽堤之處先年每二里建堡房一間舍堡老各地方一名統顧火夫十名巡守以防河患意甚周密日久廢弛堡房傾倒人民星散平時既不能先事預防有事又不能即列搶救河患驟虞亦生此也據順治十七年部覆總河朱之錫疏稱

往來巡守管河官不時查點遇有緊急衝刷本堡鳴鑼各堡老皆率各夫前來接濟協力堵塞彼此應援不得互相推諉其堡老必擇鄉民中老成精勤者充役仍免其差徭其工食照例動支可工銀兩按名給散如此則防河有人居止有地而河堤可以永賴縱有不虞而即時修補亦不至於大壞矣

河南堡夫一項僅有八百餘名止供瞭望焉能撻埽築堤以河南一省推之恐山東江南各省堡夫亦復寥寥雖近來節年增補未能盡復舊額合無於河南山東江南各省河道兩岸新舊長月等堤查照舊制如現有堡房者修葺勿壞其未有堡房或原有今壞者仍舊二里建五堡房一間每堡舍鄰近堡夫二名每五堡舍動能堡老一名每年夏秋水漲之時令堡老督率堡夫晝夜

一守堤夫役宜加意撫綏也堡夫住宿堤上晝夜守瞭苦役也而例原有額設工食并免本身謀差優恤既加方可責其防守今各州縣沿河堡夫較昔倍苦既有風雨晝夜防守之辛勤又有芟護柳蔕課程之嚴辦且復給蓋寓舖茅房置備各項器具所領工食無幾不足充其應用更有指名花費侵吞或指上司逼往或稱上差酒販或經承需索常例或衙官借題津送種種科派一年

工食幾何數端剝削已盡且既補課程草棲寒宿於堤上入復供應雖汎左支右吾於門庭倚工食則入手全無應追呼則剝啄踵至一身教役勞怨不堪若不拋產逃亡必至棄堤不守聞之真可痛心言之真堪髮指者也乞行嚴飭董董以後仍有此等前弊官則揭參吏則杖笞庶堡夫得蒙優恤而縣望不且失守矣

北佐監司時
詳請革勘

一預積埽料以備工作也治河於既決之後則難為功治河於未事之前則易為力故治河不當在伏秋水漲之時而當在十月秋防之後蓋河汎變遷無定一遇河勢沿漲堤岸安危爭在呼吸搶救防護全賴埽場而埽場物料全資於捐草株蔕芟護也平日物料充備此時立故立護隨取隨足可以即時堵塞不使衝決毋論運道民生保全甚大即以工程而言綢繆未雨綢繆無形其

為節省賤價亦不可勝計若平日埽料不行預備臨時危急然後辦料就時日涓涓不塞已成江河運道民生胥受其累雖令拮据補苴而工程浩大收拾艱難後夫則動經數年糜帑則數至巨萬如清水潭七里溝兩處决口其始决之時工程微小若埽料有餘何難勒限告竣祇因埽料缺少不得不停工以俟所以遲之又久而甚一日也向來定例辦料責之印官不許遲誤工用

立法甚嚴但必須河工動作方行罰辦以今思之與其
河勢臨危張皇於 題請辦料而莫保其工何如預貯
在先從容於緩急而坐收其效所宜亟請

題允每歲於十月間必當預勘明白西河要害自某處起
至某處止分別三等何者為首衝次衝又次衝何者宜
大修小修添修合用人夫若干名銀若干兩椿發薪草
等項若干數於各險要處所設廠堆貯務使頭年下埽

為次年之防一年預料為兩年之用每歲十月辦料正
月興工人於秋末冬初修守閒暇之日替令堤夫採草
每日限以束數每束限以動數大約每日可採五千束
運至近堤高阜之處蓋墊如法勿為雨淋以致朽爛設
有急工應手挽護立時堵塞其視急取遠求而停工束
手以待者不啻天壤矣倘估定後突遇河患勘工備料
不在此例也

一復場廠舊制以存貯物料也凡物料堆積之處必登記
有人則出入始無侵盜有守有人則儲備不致朽壞查
明時瀕河州縣九邨場草廠及芟蘆蘆蘆堆積處所願
設廠書以司登記廠夫以備看守法至善也近因裁扣
工食遂致廢役不設場廠使有其名典守並無其人則
侵盜耗盡之弊何由究詰惜小費而玩大工豈所以預
蓄儲備為鞏固隄防之至計乎以後凡有緊要險工廠

中堆貯物料必設廠書廠夫各一名令其登記看守其
工食每名每歲給銀七兩二錢著落有工該州縣設處
給發其或數目不清責在場書諸料毀壞責在廠夫如
此則料物有備緩急可資以無患矣或曰堡夫可撥守
也詎知堡夫有汛防之責未免顧此失彼又曰衛役可
撥營也詎知衛役乃技猾之徒未免使狼牧羊皆屬不
便必倉選謹厚有身家之人充此當役方可為責成而

一嚴防守之法以備伏秋也黃河伏秋漲漫必處處防守
時時保固始得無虞舊例有二守四防之法曰官守曰
民守曰晝防曰夜防曰風防曰雨防沿河堤岸每遇水
發之時管河官一人不能周巡兩岸必設協守職官分
岸巡徼以備疎虞此官守也每堤三里一鋪每鋪夫三
十名每夫分守堤一十八丈每夫二名於堤上共搭一
窩鋪仍立燈籠旗杆以便傳遞巡視聽管河官并協守
職官不時查點督勵修理又恐各夫調用無常每鋪三
十名不足再於附近鄰堤鄉村每鋪添派鄉夫十名水
發上堤水落日放既可助工亦不妨農此民守也秋水
漲發急溜掃灣處所堤岸未免剝損若不亟加修補必
致潰決宜督守堤人夫每日揆土牛小婦聽用但有剝
損者隨剝隨補毋使崩卸少暇則督令取土堆積堤上
以備不時之需是為晝防守堤人夫修補剝損晝日不

休夜則勞倦未免偷安若不設法巡視恐有失事有立
更牌換發傳遞按舖稽查以免遲誤是為夜防水發之
時多有大風猛浪堤岸難免撞損須督堤夫捆扎小婦
係用如用風浪用婦護衛是為風防守堤人夫每遇驟
雨淋漓若無面具必難存立未免躲避人家堤岸倘有
剝塌何人看視須督各夫預置斗笠蓑衣禦雨之具庶
免疎虞是為雨防按四者之中風防尤所當慎昔房村

之決風濤鼓擊不已當時以巨舟數十障於決口風濤
遂靜黑河堤千里舟不能通及也古有黃河風防之法
如遇水漲濤擊下風堤岸特取秫秸粟藁及樹板草葉
之類束成捆把浮下風之岸而擊以絕隨風高下以受
驚流夫以柔物而當堅濤既足殺其猛勢且巨浪排激
止及捆把而不能遽及河堤則堤曰一晏然於內而丁
夫得以幫工於外此又風防之要訣也

一申盜決之罰以固堤防也守堤之法防盜決最為緊要
蓋盜決有數端有因放水積聚決以度之者有因地土
疏濬決以淤之者或仇家相傾決而灌之者或因水漲
危急鄰堤官老伺便陰決以便防守者至於渙水壅斷
之人或決以取魚或盜以行舟如高堰清口一帶河南
鳳泗商販利於直達往往由此避稅若不嚴為禁防則
人夫風雨勞倦之際最易疎虞查問刑條例一款凡故

決盜決山東莊湖沛縣昭陽湖蜀山湖安山湖水湖
各堤岸為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係軍調發違衛各充軍
宜申明此例凡河堤湖堤有私自盜行者悉照盜決之
例一體治罪庶奸人知警而堤防可固矣

一估歲修工程以節財用也可工歲修必須先估計險工要害用工多少而後可以從事昔任監司時會覆勘開封南北兩岸十一年歲修各工緩急不一前據估計應

歲減五千四百餘石則推之各省每歲可減數萬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故計工實在核實以汰浮冒祛弊實為要者也

用河夫九千七百二十四名推親勘相閱各工緩急情形南岸緊工如鄭州王家溝緩工如祥符黑垌口四寨槐疙疸中牟辛家莊陳留郝家寨蘭陽常家樓儀封王家樓陳家莊停估工程如中牟王家莊陳留楊家橋陽家莊蘭陽蔡家樓北岸緊工如祥符白石垌陽武潭口寺儀封石家樓封丘大王廟緩工如儀封蔡家樓小宋狀元堤祥符白石垌封丘大王廟于家店停估工程如儀封黃甫寺祥符李七寨各等工分別緩急應減者酌減應督者加督逐細查勘核減妥確共計減估夫五千四百三十名先于緊工處所分發修築報竣再發修築緩工俟後相其可勢緩急再有可減另行的減計此一省中

一在工夫役宜立稽查之法以清盜源以絕逃人也河夫向係派之地以近時給服值募但值免之夫多係四方流民甚有積棍包攬既無身家之計又無里甲可查逃人竄跡最易藏身且一受值役之資無過群飲朋賭項刻花費大工人夫動集數十既多無賴之徒愈生刻剗之患所以臨河州縣屢有失事捲厥所由皆因河官但受夫數不暇問其來歷遂使沿河力役之區竟為藏逃

匪盜之藪也推以為包攬流弊關係盜逃二案刻與釐夫斷不容緩合無請憲通行嚴飭所屬州縣自後值夫俱值本處里民應募赴工不容棍徒兜攬項習如有本處里民不足必須值免者須令差役款家各具甘結一投管河廳一發該州縣存案又每夫給一小牌牌上填寫姓名年貌住寓現在其州某縣某里以便稽查仍令夫頭十名一結一人為非衆人違生將見立法既嚴

則奸民知畏稽察既密則盜逃之源自清而臨河地方官民皆得安堵矣昔人以井田為兵法之祖今以治河為緝盜緝盜之方蓋一舉而三善備也

任監司詳請某飭在案

一河工物料宜立法嚴核也河防歲修全在物料預備而物料充足又在稽核有方往見印河等官視歲修為奇貨估計既定月銀入已括取里通革束怪夫芟蔬柳梢以免顧數因而書役舞文作奸至有賤開貴價虛出買收種種不一皆由該印河官通同一體無覺發覺故也今議於歲修帑工錢糧繁重者特委善能官一二員專管收掌工完之日統將添募帑填併收支物料數目仍

粵府伍親赴工所查驗明白聽候司道徹底查核造冊呈送各衙門再加綜覈庶幾錢糧可免冒破物料不致

缺之而

應銷亦確有實據矣

一嚴剔報逃積弊以重河防也河夫報逃之弊積久相沿查各屬河夫上工有數日即逃者有半月一月而逃者一經報逃逃路遠近不司或十日半月二十餘日始報申解就延月日遲誤工程一也做半月之工索一月之銀工半銀全二也解役通同濫頭覲法打逃折銀三也甚有官吏包攬因其報逃重入難給四也管工員役私賣銀夫衆夫偏苦以致逃避五也有此五弊此報逃所

以接踵不休而河夫到達河工亦因之曠缺也以後州縣可夫赴工之時必須經承同赴工所督查果有逃夫隨時隨捕其搥頭解役串通為弊印官嚴查痛懲申究若印官抗不遵行經承不到工解役搥頭不嚴治致使報逃之弊蠲緩日甚立將印官揭報廣官役夫項督稟然於法令之中而報逃之弊自止矣

康熙十一年
年陳清

一飭行沿河種柳之法以前以收實效也黃河遠變
衝傷靡定埽場復堤官柳之計則栽柳關係重大實為
河政要務昔人種柳六法詳載河書茲不贅外惟是種
柳之令申飭雖嚴而奉行不力止有中州一帶堤柳因
柳栽種成林遇有大工遠近取用足濟至淮揚徐兗等
處黃運兩可堤旁寬濶儘可栽植而地方官全不留心
堤岸左右一望濯濯每遇大工轉派河南採買運柳在

本地無柳採辦勢必需延時日遲一日則河患益甚一
日失製難以成功而河南以本地之柳供他省之用既
苦轉運之勞又有柳價之費是以種柳為地方苦累不
若他省不種之為愈也徐厥所由皆因申飭不力責成
不嚴為數過多勸勞太殷所以怠玩成習切慮河患頻
仍用柳告繁不得不急為變通力行鼓舞舊例栽柳成
活至三萬株者三年祀祿合無再加酌議如府廳州縣

各官于歲前十二月中旬栽植本年九月中旬飭委道
官查驗成活一萬五千株者准祀祿一次成活足三萬
株者祀祿二次成活足六萬株者加一級每歲年終
題報如此所定額數較前倍成所擬

題請歲前更速比例一行鼓勵有法人心莫不樂於趨事
仍因循怠玩每年九月道官查核或全活不足額或全
不奉行者立時揭報分別奏處如此則沿河各官既渾

於功今也敢急公而又心慕既服自然倍加踴躍廣
義數年之內到處成林無論工程大小附近採辦裝運
甚便不致耽延誤工且無煩採買鄰封俾民困於轉運
是一省大農之錢一寬民間之役一需之以保運道一
賴之以安地方河政之中用力少而收效多無過種柳
一事也查萬曆年間沿河種柳七十餘萬株春李則查
報種柳亦八十餘萬株煙而行之愈多愈善柳最易生

之物不數年內耶成大樹若忽視之日復一日所謂
七年之艾苟為不高於身不得者也一旦急而有求且
與臨渴賜求蔭者同訕矣

一北河宜遵成議以守盡也黃河自開封以南遠從靡常
惟河受黃水之全強弱不敵國儲民命皆係於此故治河
者兩河為最急亦惟兩河為最難以勢變不測人力難施相
机觀變非可以成法拘執者也政治河圖說惟黃淮兩河最詳
若襄河人力易於撈漚而山東運河一帶止用洗汶沂泗諸
泉之水足以濟之無黃河澎湃橫潰之勢惟在守古人之
成法以時節宣洩而導之自可不勞而治按世法錄載潘季
馴北河十議曰一守戴村堤一守坎河口一守禹河二堤一挑濬汶
河淤沙一巡守五湖隄岸一因時分合汶沔一先期挑濬月河
一築土堤以利接濟一疏衝濟運一疏濬泉源北河治法具備其
中詳載河防善法不具贅校後之人遵而守之可以無失若
好作聰明別求奇功之計則鑿矣

一息浮議以一事權也從來言事易而任事難故議論多而成功少則可勢變遷靡定雖熟習其事者猶恐朝夕之異宜措置之殊方而可以適旁之謀虛揣遠度者乎但人情不一是非未必盡出於公所見不同議論未必皆得其當如一堰也誰人以為當築如人以為當廢一堤也誰賈利於通行民間利於閉塞各執己見互相是非為會處旋難執其咎於是議事者喜同惡異生觀成敗而有餘當局者任思任必竭履聯蹠而不足故也非河淮非難而排天下之異議為難合河淮非難而合天下之人情為難是在

聖君賢相擇才而委任之毋為浮言所阻則事權一而平成可奏矣

河防畧議卷之五 目次

- 一 有衝宜行疏導議
- 一 塞決口以挽正流議
- 一 挽引河事宜議
- 一 開河估計工程議
- 一 疏鑿工煩議
- 一 挑改河形議
- 一 籌堤宜審地勢議
- 一 築堤尚宜護埽議
- 一 築土宜核生熟議
- 一 用土宜辨淤沙議
- 一 挑築宜避墳墓議
- 一 估興水田議
- 一 章門須汰淤議



- 一 竊免冊籍錢糧議
- 一 勸勸正項錢糧議
- 一 勸土堡之制議
- 一 事久任以重責成議
- 一 責印官親防搶救議
- 一 河官宜駐河濱議
- 一 衙官不許妄冒議
- 一 禁嚴嚴防子之官議
- 一 復每歲舉勅之例議
- 一 改司馬道議
- 一 要地印官宜詳議
- 一 沿河以得入馬要議

條議

一 河流有衝宜行疏導之策也九治河之策莫先於察地
地判畧水性二者既明然後起天時蓋人事以治之因
有不底指者考河流自孟津沁水而西水勢受來惟東
自滎澤以下河流漸難故衝激奔放之勢在開馬州縣
為尤甚但水之性順而流之則易為力逆而塞之則難
為功大概河流當初冬以迄春三月之時皆隔河回溜
為大礙水勢難行之

為四潞潞成漚如水射北則潞在南射南則潞在北此
一定之形勢也及至秋夏水發河勢消漲從前復創之
處竟成頂衝當此之時即募徒數道斷不能免於衝決
之患矣治之之法惟在責成道縣各官請曉河務者相
度時勢凡當冬春水涸之時估工集夫先於疏濬無勢
之區挽紆引河一道待夏秋水發渠河流旋漲之事便
可引流入渠使首衝之勢稍減隨於首衝之處就堤留

築如四繞護自可免決後前以幾封時值三家莊
頂對北堤患切到府司詳請飭舉於北岸下埽築堤於
南岸十里挖河墮幸得免於患嗣是祚傳之陳橋陳留
之五家埠等處皆因益封成敘處一統河分派以殺其
勢各於本年估計節省一萬餘金其後此之節省要不
勝算此已試驗也

一塞決口以挽正河之流也黃河發源數在前史自岑
至延禧山西相介間兩岸皆高山大麓石厚土堅故無
衝決之患及過潼關一入開封蔡澤境內兩岸無山絕
針沙多河流漸肆其弛河但洛諸水皆趨於河而河勢
悍迅衝塞決決之患在所不免昔人謂黃河無十年不
變其勢者也論河也見其澎湃之勢遠從不常變其神水
每逢衝決有謂河不可治者有欲另闢支河議論不一
不知黃河水以淤多泥急則泥沙並行流緩則泥沙淤
積旁大則流緩流緩則淤高而有奔河之患至於塞道
而害民生決口為可不塞也嘗考古今河患漢貽子最
甚當時丞相田蚡謂河決乃天事未可以人力塞塞二
十餘年治之不效後武帝親臨沉璧投馬令將軍以下
親負薪工卒畧然于是河未有不可塞者但治之去
疏與塞相表裏或先疏而後塞或先塞而後疏昔州大夏

治渠決口潮九十餘丈大夏行視之日是下汛未可
治先治上汛發丁夫數萬濬賈魯舊河孫家渡諸河導
使南行以救其勢而后沿河築坎兩岸築臺立表實土
下埽決口既塞終以石堤是先視而後塞也潘耒別塞
高加堰黃浦口及蘆鎮口大小二十九決口沙刷水深
兩河歸正海口大濶是先塞而後疏也歷前後郡廢藩
工或先事預防引河以分其勢或臨時搶築堤埝以塞
其罅羣有成敗詳其圖說以示之決口不可不塞此所
斷不易之理也

一挑河事宜不可不詳也從來河勢頂衝雖去故轉還順
在山之水原非本性治之之法唯是相度上流迎溜之
處預先挑挖引河俟大故河流暴漲急旋開導就下吏
視之勢可以衝刷成河新河既成則河歸故道彼下流
頂衝之處自將漸獲漸然而河患可息前議中業擇大
畧唯是就中机宜仍須樸細申明如河渠既成河身之
內又須另挑大坑五六個潮三四丈長四五丈深五六
尺其河頭處并及河身中間又須各挑橫溝一道並開
十丈長三四丈深五六尺有此等之深溝坑則河水入
渠之後跌落衝激有其灌注之矣再於新開河頭放水
進口去處用埽三四個底埽高一丈尖埽八尺再尖六
七尺各長十丈如河從西北向東南注射者於河頭南
岸下之有此埽梁迎溜衝刷則河流不至旁溢而勢自
約束入於新渠矣由是河勢入增而又有多坑多溝之

衝跌則河渠漏泄日深兩岸則日開何慮新可之不
成大河頂對之不漸就淤平乎此開新河一議行蘇地
方之大患與所省公家之帑全民用之物力不知幾許哉
今日治河急者也

一開河宜估計定數以費工程也凡平地開河可告不
預度河身淺深廣狹之丈尺與每夫每工酌該設若干
之數目則夫數之多寡與時日之久速茫然無成算冒
濫^估延^估之弊必所不免今大畧估算每方廣一丈用夫一
日二工可以開深一尺挑濬泥水相半者減十之五其
原水中撈取者減十之七八其或取土登岸就而築堤
者亦以半計算焉如此估定按夫計日按日課功曷長
延緩二弊俱下能禁矣

一疏鑿工項宜相兼力行以起急工也嘗讀賈誼三策莫

善於疏導乃後人習用其下策以堵塞為歲修而置挑

河於不議者凡以挑河一著言之似易而行之實難也

何以言之河事情形朝更夕變目前所見茫然莫定一

確也一人獨任衆議紛然莫衷一是度道旁築舍二確也

幸而衆議會同勘期挑竣但河流轉於俄頃淤澱爭在

須臾前工莫遑當局沮氣三確也多估則經費有虧少

估則河工難竣公私兩礙勞怨莫辭四確也所以治河

者往：用堵補苴而不救無議疏導蓋為此也然以宣

祭言之河患當須衝之時俾流徙轉非挑河一法焉：

無以救其害故欲議塞者必先之以疏塞之功小疏之

功大塞可以救目前之急而疏可以貽數十年之利司

河者豈可避一月之責任而不為

國計民生謀長久哉

一挑浚河形有深淺得宜也凡挑河之法岸峭峻者易於

崩墮底平淺者易於淤墊宜而湖底深形如鍋樣底中

泥膏得濬刷而兩岸不致坍塌所挑之土大約用以築

堤如不用堤須運土於百餘丈外庶免雨淋轉入河內

也

一築堤之法高低宜用地勢也以地面言之大約逆水者水勢迫隘易致衝激遠水者水有容蓄可免崩潰須離河岸或四五里或六七里許定基址工庶可撐架深流以堤形言之堤之高卑務因地之低昂但取頂面齊平焉準毋徒集以丈尺若干為量蓋水性避高而趨下平滿則溢若使窪地之堤與高地之堤均其丈尺則高者高而卑者卑水至平滿之時必從卑處潰溢矣其取土之處切忌恃堤挖取致成河路積水剝傷堤根竄去堤址三十步之外取之乃無後患若淤泥浮渾者取其土晒使稍乾用之不宜柔而不用亦不宜混加堤上致令許無可施工也

一搶築新堤尚宜護堤也黃河遷徙無常曲折漸劇每有離去舊河至七八里十餘里者河勢既遷將原舊堤岸漸次臨河倘內無舊築等堤水勢稍溢遂成汎溢則係築內堤勢不容緩然終築之法必須詳勘河流大勢若距河太近水勢漸激易於旋懷每期去河寬遠以分緩制此其一也至所築新堤果其外尚有舊堤堅固深厚可以無用風堤也若舊堤不堅旦晚坍塌則內所築之月堤斷土浮鬆遇水即散殊未可恃故築堤之時必須相度河勢估端護堤乃克保全凡堤長十丈高不過六七尺相地勢之高下以馬蹄料大小如此則距河既遠築堤又堅即使外堤剝遠而在內新堤有端護根可以抵晚不致侵潰矣

一計二宜按土之生熟以別堅否也常見河官庸劣懸楚
不計土方集夫抬土厚積浮面縱加各杵勢必而實中
鬆精密之工不能堅牢之故下著無怪乎隨築而進壞
也宜飭官河官凡築土每厚一方應分二層每層五寸
加砢二遍加杵二遍濕潤之土加以水以助築堤工必
堅自此雖有河患可恃以為保禦矣

一築堤用土宜辨淤泥也凡淤土與熟土不同淤土虛鬆
遇水即散遇風即飛淤土沉實則潮簍之即固常見入
夫取土只剛就近者力多取浮淤充數以致所築之堤
殊不堅實猶遇河患僅以堤特宜飭官河官凡取土須
用淤土為之計此特作見所用而即此言土集二言雖必於淤土備勝於浮泥用土每當加以各杵堤岸可恃
以永固矣

一 批築宜處墳墓以示深結之仁也 葬者有三禁毋濕旁
墓或則青腴毋挖古塚三者之中古塚尤重蓋旁墓可
以改造青腴尚可稍償而古塚一動將數千百年之骸
骨一旦暴露泥沙此神人之所痛怒而仁人君子之所
惻然不忍者也 善哉萬泰之言曰治河以安生更以安
死者為先觀其所記濟寧城南古墓石室二間類為齊
康公之墓命以齊河土馬之柳又有平陽曾公古塚而

石拜男十二歲而葬七十四事者亦有司理其首足朕
躬嘗葬之而以死者祇死可謂仁者之用心矣覽

明人葉則河一記至墓所亦為改容謹謝惠連余古塚
一文有心者無不動念故凡批河築堤皆宜嚴禁墳墓
並填抹墳上野木皆當置之於法以此立心其除全制
除之情足以柔河伯之亢哉且使來子慈孫咸痛入體
鼓舞勸切此河工中第一仁政也或謂治河大事昔之

八皖堤城郭田廬民所不顧局一移骨何足計慮不知
河工夫豈不重倘舍此堤堰便礙成功自無顧時今中
原舊莽一望浩茫餘物非命何地不可施而必與死者
爭片壤哉

一 陽興水田以利民利本也中州地方患在黃河歲秋無
已至河南河北內地諸河渠名甚衆而害亦劇幾與黃
患無異如懷衛有太行沁濟諸水周歸有汝潁濟渠諸
水南河有清沁蔡息諸水每到秋霖雨泛漲一望巨
津滄沒禾苗漂沒方舍民生既在危即河工之派料

徵夫豈能有濟推原其故皆由限堰不修蓄洩無術以
致百派十流皆成患害若使經理有人則不獨可以除

患善可以救力昔魏使起馬鄭令引漳水溉田民詠樂
利漢召信臣爲南陽太守築治溉田每歲至二萬頃從
渠與利除害一舉兩得者無過故興田水一事惟當經
閱鄭州蔡馬祥等中牟等處見賈魯河南岸田畝決計
可佃水田由此推之則他處在在有水即在可田似
宜通飭監司確查各屬內可故道或係本地或係鄰封
凡受利惠者務使呈詳確估照地出夫動工修築至本

平窪近水之鄉更可字字肩肩以成水田水田一舉則
時雨雨計畝可收數種人久不憂其饑之塌料亦易于
徵求而且能逐歲塗以時蓄洩權遇諸川泛溢亦令水
有所歸可收之具舉即在此水利中矣

一永章同額永柳以慰窮民之累也查沿河埽工不准估

計者州縣相沿襲改往々同額永柳以慮急需雖均係

工家之役而就中實有不均之嘆蓋僅以門額有田連

阡陌而止換一家者有數族株身而亦換一門者若一

概雖派雷者尚可勉避貧者萬難支撐況乎採取之費

又須運送雷者車牛載撤貧者肩背負挑其運送勞送

又復入湖追呼孔急竟有賣妻鬻子棄土逃荒者無怪

乎河工之地數為警民之苦海傷財之厲階也昔年叨

任儀封曾將此弊詳請革除但此革除之法雖判於貧

民未免不便於富恐有剗州縣之肘而不得竟其法

者伏乞嚴行申飭以後沿河埽工除准

題估者照規率實買柳外其不准估計者限地畝之多寡

以計徵派之柳未有地應差雖或勞費亦無甚怨至於

無地貧民照明派柳之事嚴加革禁以慰偏苦庶貧者

得以幸生河工不為怨傷之所矣
康熙十一年任鹽司時
修纂家譜

一縣免河決坍塌地方錢糧以卹災傷也黃河水性洶湧
遷徙無常沿河地方一遇崩頽悉成浩淼（狂沙）遂付拋荒但
以糧額在戶縣官按籍而徵故民無可種之田仍有無
田之賦是為邑荒稅難近河古民最苦此項以改不堪
賠累棄產逃亡必至之勢也前經河羅多會經

題請部覆放退出灘地補還在案蓋以河勢有坍必有長
南徙則北出灘北徙南出灘故以退出之地補還坍地

實為善政但不知黃流退出灘地與別處退出灘地不
同別處河流間有清淤淤泥尚可佈種黃河退出灘地
則皆一片流沙與石田不毛者無異況所坍之處與所
長之處地方分屬不同人民里甲各別有此縣之坍地
而長乃在隔縣者豈能令本土之民棄食而西宿有
此家之坍地而長乃在別甲者豈肯以他人之地歸李
代大抵備故產已付洪流而土費猶掛名下徒有荒灘

備補盡解難敷其別內界委之古具有卹恤體恤者查
各道省荒廢地土有經督撫題請者

朝廷前且先賜又查開墾荒地者初議三年起科後議六
年今奉

上諭又寬至十年矣是

朝廷於待墾之荒地尚甚優格之弘仁而此未有得種之

河灘反受無窮之賠累况沿河築堤挽土滿河地方等

家獨免正業豈獲而可解之民受累難均獨不若邀一

視之仁此所以有向隅之哭也合無行地方官覓身勘勘

自河南至徐兗進為等處凡沿河地方實在坍塌現在

納糧者

題請豁免實為浩蕩之力思如恩國賦有虧難言豁免

則或將坍塌錢糧撥抵本州縣均納或竟免三小之一
或有退出灘地果堪承種者照墾荒之列召人耕種十

年復起科則亦可少應民困而人夫不告於逃亡并河
工亦不羨其時樂矣

一勸勸正項錢糧以佐制工也向工全賴人夫必資
工食向來河南夫役皆係派之田畝後因遇撫修鳳彩
題准勸河縣王項錢糧給發真浩蕩之仁也况有錢糧以
為工食則小民自有子來之趣有工食以時給發則閭
里可無持派之擾民既免其害應工亦易於督成此從
前河南勸銀催夫明驗也今淮揚地方水患頻仍民
告災其工作更急於河向准為百姓造離戴道嚴：懼

災其勞苦更甚於他省比年要選

皇仁賜銀賜粥其額連窮困之苦已久在

廣慈鑒照中矣惟是催役錢糧不足則大工底績無期河

工一日不完則民害一日不息嗟此有限之子竟必至

於或死或逃而有限之金錢人豈能獨常賑乎今與旋

王師旋定之後准將淮揚河夫工食仍照原河南之列部

用正項錢糧為發便勸期竣工則河患早平一日即可

姓早受一日之勞矣遂遭民生有秋賴矣

一船土筐連中之制以恃民力也河工之事多端其中
最爲瑣細而里民困之滋累流棍緣以爲奸不可不爲
酌定者如築堤挽河必有用筐抬土但筐有大小中等
不同如河南地方上號大筐抬土至二百四十觔二
號筐抬土一百六七十觔三號筐抬土一百一二十觔
大筐抬土去工或一里餘或半里餘不過一日而力已
竭矣二號抬土去工或一里之外不過三日而力已竭
矣鄰民力不能勝任；至於脫逃既苦累民亦且懼工
惟有助用三號之筐雖盛土比之大筐較寡不知筐小
則往來必頻舉輒則筋力不之續而計之其數轉多推
之江南各處雖其筐制大小不同總以最輕者爲準庶
里民肩運入；可勝將見赴工者衆而逃亡者少其事
雖微亦體恤民隱愛惜民力之一節也

一事久任以重責成也事必親歷而後明尤必久習而後
諳凡事莫不皆然而況治河之難尤與他事不同非周
歷之久足進而目擊未可以聰明曉見達情度也蓋河
勢之遠近無常而防禦之工程不一其用也勢有高卑
河身有淺易或狹窄頂衝之異形或伏深尋槽之異候
以至遠近月堤板堤埝堤不一制株草繩藤築壘以石
不一用款必上明之於下悉地制之皆人工遠器物料

事：操核而後能勝任也若按筆錄除循資陞轉則見
題者見為畏途即任事者亦視為修舍寒者未必能知
知者又非復去欲其持躬勤敏速克奏成功也得乎故明
者康馴為節制又與大河相周旋者共二十有餘年！
七十餘年後竣事就理之也今欲治河工斷：必行久
任之法凡管河司道及司事道判等官果有請悉就寬
着有勞績者遇量給之日乞恩加恩等事日人既超超

若官既熟達亦洞悉訪熟於河勢者就近建請仍令交
代時以一切利弊傳告諸臣臣等亦各尋者一如待邊
臣州由進而撫由撫而督因甚重河工荷如超權是則
陞轉近而官日就於輕應超遠異而人益勇於功名此
河防一覽亦亦滿序則人於事戶墜距中謀：以久任
以格與是為言了古人之為其不可不愆而示者也

一責印官親防搶劫以備火劫也。爾可各工分米河歷佐
氣之官。幸夫以防已有崩沉不容守詰。唯是伏秋水漲
之時。患涉險。安危恒割。每有蟻穴之虞。而頃刻潰裂
至於滔天者。此時若徒去之。而汎各官。而其他地方
汎各官。駐劄之所。一時散長。吁慮無及。將必生視。傾塌
而莫能收拾矣。故可防一責。責之印官。防卒極為嚴切
目今大雨時行。訂此。臨漲萬宜。急防。請飭各屬。該守印

官。如非道員。駐劄地方。倘值河勢緊急。登工可虞。該印
官。須自撥水。都夫。喝司。差人。勸支物料。晝夜多方防禦
不必拘牽。常例。明白。直院。而後行事。庶幾。臨事。應便。並
得。機。與。而。呼。吸。安。危。之。際。可。恃。以。無。恐。矣。倘。曰。印。官。自
有。土地。人民。賦。稅。諸。事。與。夫。集。夫。辦。料。尚。責。無。暇。更。顧
堤。工。詎。知。向。堤。一。百。疎。虞。土地。人民。俱。付。洪。流。賦。稅。從
何。償。徵。夫。料。從。何。辦。集。正。為。印。官。切。己。之。憂。且。奈。處。定

例復與河官一體相聯。又非可視為膜外者。而況所防
不通伏秋暴漲之候。為時無幾。趨與平日政事無相妨
礙。各印官不得藉為口實。致滋怠玩。失守也。
此康熙二十一年臣
吳司馬陳廷敬奏

一嘗河官宜多駐蹕河上他以重責或也可官尚以會河
為要則行住坐卧皆宜不離河岸諸凡河工事機獨目
經心隨時料理方為盡其職當如黃河兩岸當春夏興
工之時督催力役督運影射此固必窮必親不可假手
他人至秋秋水退之時諸如迎溜涵溜又逼近堤岸之
區乎吸發險情形下測尤當不論晝夜率夫防子頃刻
不可離前乃今河官新舍俱在郡縣城中身與河岸甚

隔聞見指麾何能遍及在工夫既莫辨其動靜虛實
致候工程一旦汎地有急堤傷可決亦必待人馳報始
知：向星使巡視一往返間已霜降日渴：之漏轉快
滔天地其剽悍尤為不小是河官不宜輕去堤岸較然
著明者也請飭行各官所官視原派凡地擇取要害處
所建立新舍當以獎勵勤率人夫力什二子四方之法
本官不得偷惰晏子上司亦不得列須差委庶督察嚴

明督催是重要工程司無與於夫司之綱鑑與及時
之補救而河工永賴矣至若所建新舍不必動費庫財
或拆用臨河古寺廢廟或白蒿黃茅暫取搭蓋唯其便
於治事而已

任監司
叶修其

一、河官不許差署他事以尚實成也。河流變遷無定呼吸，唯在河官員尚其職掌，寒暑晝夜督率，除規廢有餘，方克保其無虞。此當日尚該河員之意，蓋有故也。乃有河官現已職滿，聞曹幕即縣之鹽味，每當地方官度席之時，多方差署，身分事冗，意不在工，致使料缺天處，堤埝水器全然不顧。一旦洪汛清次，貽害何窮。此皆委署他務，職掌不為之所致也。乞飭以後河任各官止許

尚書本職不許別圖他委，該司道府亦不得將河官別有詳委。分其職掌，庶在職尚而可工。自有責成矣。臣等謹將此

一、酌議優叙歲終防守之官，以示鼓勵也。有勞而下集，則人不知勸，有過而不罰，則人下如穢。河官歲例修築，河堤岸如一年內新決者，歲處修築之官二年後新決者，歲處防守之官修築運河堤岸三年內新決者，歲處修築之官如過三年新決者，歲處防守之官其處分之罰可謂嚴矣。黃河皆塞決口大工告成，如級優叙，其辭庸之典可謂厚矣。獨有一等勸勞嚴禁之官，躬親版築，未

兩綢繆隨急應變，使何得無決耶？決亦隨塞，地方無波濤之驚，而大農不費估計之金錢，之勸衆康財，僅得報免者功何啻什倍，但以形跡未彰，優叙不及。夫治之於事後者，加級有典，而治之於事先者，紀檢無聞。此曲突徙薪而無恩澤，昔人所以抱歎也。合請定議，除臨河不係險要地方不議外，其會轄境內有營工，忠害從來捕灣迎溜等處，官河官若能先事預防，保司無虞，節省錢

獲者亦比照解決處分亦分之別自一年二年至三年
河不解決者依何分引係叙處勸有去而地方官爭
為先事之防河患可少息矣

一復每歲舉劾之例銜河防事宜定例直省督撫衙門統轄
全省事務所屬官員二年一次舉劾康熙十二年總河
會同總漕具陳陳請部院議覆照督撫事例二年一次
舉劾在案獨是總河衙門與直省督撫不同其舉劾之
賢否尚論河工之勤惰每年每歲其間一歲之內堤防
有無林葉河況有無淤決以至截卸有無成活皆商榷
年稽察以定勤懲若一歲不行舉劾必待來年則歲一
年之工程各官之賢否何所分別人心何由思奮河防
何由振飭將見其縱無弛懈玩愒成習不獨將來之可
務恐有疎虞而漕運亦憂誤事矣且要總河衙門原無
盜案逃人之參罰又無刑名吏治之考成戰掌止此一
事勸懲俱有成規似宜查照舊例仍復每年舉劾一次
庶一年有一年之考覈成績分明而歲終不誤其有裨
於河工漕政非小也

一議改司馬道以專地方責成也。竊惟軍國大計在河與漕而辦理河漕者與道並南河分司管理淮揚漕河工程河分司管理邵甯杭清黃河工程兼收稅課昨康熙十一年題總河

題准量地責成似乎責有攸歸成功可期矣但應擇南河地方十餘年來分司數官往來參經參處河工有愆如清水潭潰決數載淹沒兩邵杭清上下堤岸衝決甚次

阻遲病民豈盡司官人不稱職亦以地方之責不專遂代之期太速故也今兩河劇工告竣無期而為經久善後之計惟在改司馬道以責成功而已何以言之道員換奉陸續年在任分司差滿輪換計日即更其久暫不同也道員有統轄州縣之權呼之即應分司無籍未各司之柄呼應不靈其事任不同也夫河漕二者非他事可比其機與不機所爭止在機頃之間旋赴稍遲機事

莫救而實與不實所驗在數年以後責成不久補苴皆虛當其工程緊急必呼地方之有司使其爭先而恐后此惟道官能之司官不能也必呼地方之居民使其子來而趨事此惟道官能之司官不能也況乎道官在任年久利溥切身其為工也必圖堅牢司官差竣即回視同傳舍其為工也未必要固即使相熟藉藉參處分漕為有道而揚屬無道邵甯杭清南岸有道而北岸無道譬之入身兩子一手無力則手體偏廢復有力之一手安能挽挈全身而運動如意耶是責成雖專而欲功之全收尚未可必也今無并將南河分司中河分司俱改道員庶幾事權並重而呼應皆靈在任俱久而責成皆實以之趨漕則逐步有人而能統必提以之防河則各堤有人而修築自整較之用督差之必官司才處所不幾至即去者其事功相去遠矣議者或曰事更紛更決

宜清者不如以一官易一官非缺更也改前缺而期後
幾何物：於循舊為安

一官河事各地方正印官宜選擇也

朝廷設官職掌雖而其為地方為百姓則者不相同者也向
來官河雖設有府州縣佐貳等官分任佐理而州縣正
印官為一方之長漕運利害民生休戚尤其職掌所關
元河志新次常在候項呼及之間修築搶救間不容髮
有遲之片刻而城穴便成江湖者佐貳官雖有官河之
責而威令不行召集人夫或多阻撓動用錢糧非其經
會全賴正印官悉心料理出嗟可辦蓋印官職掌乎土
比閭之民皆其撫馭一號召間即夫役也帑藏之財皆
其典守一指置間即物料也事權所在呼應最靈故沿
河正印官視倉河官間係尤重若輩僅選賢良敏幹之
人則彼視民瘼全下用心將河工且之腹外人或材力
不及庸懦焉能煩劇非其所長均之無補地方有悞河
政查倉河道廳及州縣官河佐貳等官俱准生名

題補久有成制矣而臨河險峻要地州縣印官責任匪輕
需才尤亟從來河工舉劾之例雖印官與河官一體責
成而印官未與河官一例

題補往往人地相違或至於潰工毀績而以後聲章從事
去者輒覆於前車來者未卜其勝任雖河官竭力奔馳
而地方之民或呼應不靈倉猝之間辦料不及安望有
綢繆未雨之備為全堤永固之謀予合無將淮揚閩歸
等處所屬有要隘險工地方遇有員缺准令總河照例
選補庶期工印官得人而遠近各官亦得收臂指之效
其有補於河政大非細也

一治河以得人為要也天下無事不以得人為難而治河
之人則尤難之難蓋必其人為天下之至仁而後可以
拯飢溺為天下之至智而後可以識利害為天下之至
忠而後可以任勞怨為天下之至廉而後可以權輕重
為天下之至勇而後可以犯大難成大功數者有一不
備未能勝任而愉快故曰難也數者備矣尤必循之然
若農天之奇畔終身靡盬而不敗越又如漢儒之稽古
始首一經窮年玩之使其耳目之所用精神之所注無
不凝結於河而又相忘於河故能視驚濤怒浪與安瀾
有河無異而夫排跪滄直如承綢弄丸之乃習然後克
有成功昔唐虞之世工虞孔樂各有專司而治水獨推
神禹且以神禹之治尤必選之十二年而後成明朝二
百餘年間治河得推潘季馴觀其歷事三朝四奉璽書
周歷河工者二十餘年乃底厥蹟當日人材豈無出季

劉石者而詔起四開謂其諳習河運素有才望特茲重

任誠以人材各有所長而正一官尤非久鍊素習不可

耳今

朝廷特命龍河所屬大小官員果能用心河務即藉薦

舉下却核實以俾異日起運之用如此則將來通運在

在得人乎或永賴之虞豈俟異日乎

河防易義卷之六

一治可治漕註

一河決道道無阻礙

一高要遠隔開河經

一引可未之前開

一山州陽多熱晒

一餘難陽不墊礙

一環響外幾下場

一楊灣不下場

一引河不考成

一徐州以下分派

一中州何以分派

一黃如宿水暖

一屋牆不用築

一 羅塘有舊四州縣

一 月橋不似開縣

一 雲梯閣入海宜落縣

一 黃叉嘴決口不塞縣

一 引沁入衛縣

一 駱馬湖開新河縣

一 運釘不用黃河縣

一 黃河穿夫河縣

一 治河能保不失縣

一 石河不出三策縣

一 神河縣

一 張福王簡口堤縣

一 初上疏築事宜

一 再上疏築事宜

三上疏築事宜

總河趙補河廳疏

總河趙補河道疏

撫督薦洛

或問辨惑

或曰

國家所重在漕今圖說中詳於淮黃而略於漕何也應之
曰治黃淮所以治漕也蓋自清河以北挑宿數百里間
所資以運漕者惟黃清河以南山嶺數百里間所資以
運漕者惟淮其間衝決於阻能為運道梗塞者亦惟淮
與黃年來黃決七里溝迤帶淮決清水潭迤帶為害最

急黃淮之受治則漕無不治矣若治運河之法與黃河
異黃河濁水隨挑隨淤故人力難施矣河清水愈厚愈
深收功效易見但守前人防濬成法如潘季馴十議等
自可不悉淺阻今現在第年挑濬故不必別言治漕也
然則直隸山東迤帶河可不治乎曰畿輔輦轂之下防
守挑濬人自不敢緩從來河志惟中州最多若中州黃
河孤築得去河流順既自可不為山左患矣

或曰徐淮一帶迤有河志下埽發堤而埽筒無墊與中
州不同何也應之曰此河勢使然也河在中州其汎溜
最急急則水勢下趨河至徐淮其汎溜較平平則水勢
上行故凡徐淮河志詳急之勢此向吳身平射不向泥
底深攻由是下埽發堤則埽筒有所憑麗貼腳安穩自
無墊陷矣

或曰治河以濟濟今桃清迄帶河難屢決而運道無阻
何必總總通計欲開引河築堤若是憂之深而慮之
遠耶應之曰此真眉睫之見不顧其後何能及遠者也
夫智者觀於未形患至而為之防不若患未至而防之
之為愈也況河患滔決非屬未形其勢豈容待其憂何
容已乎七八年以來桃宿上下告決頗仍束衝而消旋
塞決決通年來港壩塞決雖有救急之良法而防危消

變尚無經久之遠計惟舉勘挑清大工周視相度驗知
清口雲梯明上下數百里河身淤墊高至二丈至三丈
不等河渠全沒天下靡則上潰勢必橫溢於桃宿上原
不至如萬厯年間窪陷決口至數十處不止黃既全季
則清河以下竟成平陸運道梗塞尚可言哉故今日黃
決挑源諸處雖決清河遠與潘季馴當日形勢相類二
年之內恐更有甚於今日者非如季馴大創興舉不足

以弭患或恐工程浩大經費不貲不知國家一日不可
廢漕則一日不可廢黃一日不可不治漕則一日不可
不治黃又今為之猶可預備節省若待臨渴掘井則工
不容已而費更不億將有噬臍之悔此杞人之憂不得
不為漕運民生總總通計也

或曰昔高加運黃浦口之決潘李馴但築高壘塞黃浦口而淮已會黃浦清口入海桂揚一帶田廬如故永泰盡登今者既議築隄開周橋開塞清水潭而又欲盡復溇河子嬰溝范公堤石碇白駒諸閘以入海漕芒稻可以入江不重費矣予應之曰築高壘塞隄壩者所以遏淮水之東行使不中淺開溇河諸閘奪芒稻河者所以防湖水之秋漲使得下流昔陳平江伯璫慮五湖七

十二河之水歲為長災患故置數十歲水閘於長災之間今丁天時啟開湖漕則為之以利堤湖落則閉之以利漕法至善也但減水開止可以獲尋常盈溢之水至伏秋霖潦與天長六令諸山之水流發入湖宣洩不及故後人於興化建白駒丁溪諸閘入海江都開金灣芒稻河入江館宜有去早防有憐斯漕運無阻而民田不至奔決後司監司慮私販出入禁閘勿啟而鄰閘居民

不利於開故公州縣官民人執一見謂口日使日泰河路於阻一遇秋漲湖水之溢其出口止一二湖港所注支河者乃涓滴耳而上口鯨吸不止不得不患腹脹之病潰漕堤而壞田舍高寶七邑且為墊矣故必考求前人置堤之意只許淺深不許增高復陳恭襄平水閘之制聽其宣洩不待其羨溢而不虞海口反支河使入海達江此疏湖水之下流與塞淮水之上流並行而不可

緩者也如謂李馴當日何以不濬海口考當日李馴議復五塘謂民間承佃必須贖贖又築堤建閘所費不貲又慮田高之民欲蓄田窪之民欲淺築堤之後盜決必多添官設夫種種皆難措辦故謂可緩亦非謂可已也且當監院條議不欲開支河濬海口止為盛場起見故爾阻於難行而況其時議奪寶應月可儀子入淺堤議歲防開堤並開芒稻白塔二河則亦深以虞淹殍耳山

水併發為虐矣為政者苟利漕運利民生則毅然舉行
豈能無人而悅之哉平素業於黃浦等閘重建寬闊芒
稻河閘亦俱改建通江涇河現議挑挖惟邵伯至清江
綿長三百餘里建造石工所費不貲白駒等場年久淤
淺工須有待

或曰引河之說未之前聞今行之而屢效信獨得之秘
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矣亦有行之而不效者子應之曰有
之凡引河必相其勢之轉灣急溜之處始放河頭又必
河勢迅激不變始可以衝刷淤沙引歸折河若河勢遷
徙不定或自西而忽東或自南而忽北忽自西南而東
北忽自西北而東南倘挑濬之時驟值其變遷則河沉
既淺而淤停河脫故所挑引河亦有不成功機應變存
乎其人此又權不可以預設者也

或曰中州一陸遇有河患下埽復堤埽多蟄陷何也應
之曰無他流急故也黃河自崑崙轉折數千里始自積
石至龍門抵潼關至河南則伊洛渭沁諸水合焉水愈
多勢愈盛三門折津以下地皆浮沙最易冲刷平緩無
崇山巨礮以防閑之旁故每潰東衝西決自漢迄今河
患未有不始自河南者建瓴之勢則然也故往往遇有
河患下埽復堤則水汛下趨拘刷泥沙拘刷既深而埽
簡不固自隨水淌湧矣

或曰臨衝河患既有內堤重障而必於外堤下埽何也
應之曰河汛直射堤根柢冲刷莫禦此頂衝之勢也倘旋
恃內堤重障而不急防外堤一時外堤坍塌則水入堤
內兩岸夾束而不勢難容怒濤撞激更難抵抗內堤亦
必潰決滔滔之勢必至於大潰而不可收拾矣惟外堤
復埽以迎其留使水汛不得衝刷堤根外堤既免冲刷
則內堤自得保全矣

或曰掃灣河勢不下掃灣堤者何也應之曰凡所以下
掃者為在頂衝若掃灣之勢河汎外行正溜去堤根尚
遠即或水勢漲發溢於堤內至二三尺迨一時水消堤
岸如故縱有潰決不能連拿正河速則一月之餘可塞
遲亦不過兩月三月何用護掃况河既外行掃不遲溜
勢必隨水淌漏徒費何為哉

或曰引河之工宜於中州然每見引河已成後竟報淤
何也應之曰此善後之計未得也挑引雖成放水入口
尤匪輕易蓋河勢汹涌而來引河下唇直當其衝山湧之
勢自外但下唇塌刷無物掬水勢之力河流走大河易
走引河難走大河溜走引河緩流緩則淤停淤停則河
胞不免淤墊矣若其護堤下唇約攔河勢則河之入引
河也迅迅則刷深而淤不得停日漸深廣可以成河故
曰引河不易成成河宜善後也

或曰徐州以下河患頻仍阻運病民則支河分流以殺水勢保固陝防何如應之曰徐州以下遇有頂衝堤岸也應之曰中州上流直從上源倒灣處挑引建甌之勢清流特從上流掃廖處引河分導庶決工易施則可耳日創日深日衛日閼新河既已分流大河自然淤淺于若因河患頻仍議主分黃則河不兩行且土性堅勁此是乘其水落搶築截河大壩護歸禦衝則大河之水盡通彼基此淺彼淤大河淤於殊於運道有碍是河勢公歸新河矣

行斷乎不可也

或曰黃河在河南水急故決至邳宿以下則水緩而亦
屢報決何也應之曰黃河滿悍之性建瓴而下其在邳
宿挑清與中州無異且合淮水白洋諸湖水全會於淮
其流焉得緩但河在中州其勢下趨故急在下至邳宿
其勢平行故急在上急在下所以壅堵而竭費者多急
在上所以衝堤而徙易至於潰此河勢在邳宿與河南
但有下趨平行之分而無緩急之異也

或曰明李河臣濬李訓可防所記星壩一帶不宜高築
聽其漲溢分殺水勢以保高堰何如應之曰西南原壩
高亢不宜增築此當年之地勢如是數年以來淮水旁
淺舊壩衝刷計圍二十餘里淺深一二丈不等自古濟
至谷家橋夏家橋黃家壩一路多有衝決或為溝渠或
成河路既深且廣非復舊日地勢若復因循不塞則高
竄一帶必至田產人民盡付波臣而且清口無全淮之
勢以砥柱黃流運道俱塞矣此星壩等處公昔地勢之
不同讀河書而不知變通猶膠柱而鼓瑟也欲求底績
難矣

或曰翟壩一帶米行修築則全淮未免壅塞泗州盱眙
等處一望波濤不奔以隣國爲壑哉應之曰泗之有淮
患猶黃之爲中州邦宿患其勢一也淮自桐柏挾汝隸
肥陵等處七十二溪之水至泗州下沅龜山橫截河中
譬之咽喉之咽湯飲驟下吞吐不及一時壅塞故淮至
泗州則湧每歲伏秋皆然自古及今無異河防書載宋
臣歐陽修先春亭記云基莫大於淮蓋淮之爲暴于泗
久矣非因翟壩周橋高堰之開塞也且康熙元年以前
翟壩周橋未開不聞泗州盱眙之民盡付波流況翟壩
周橋修而清口通不惟不爲泗人之害而反爲泗人之
利乎近年泗州盱眙一帶之民阻夫修築乃奸民黠商
之尤者宜以盜決河防之律治之然則修築增高何如
曰翟壩一帶係天然減水壩今日之成河雖不可不築
也而當年之原壩仍不可不復若然高堰一帶平高則

東水過急恐高堰壅滯洶洶東下勢必淤清口而阻漕
觀此壩之修峙石灰砌點高堰之堤量低一尺有餘使
漲水有所溢以還天然之壩基則可矣

或曰周閘之設其來已久宜開而不宜閉由是下流以
濟清高堰一帶可免潰決應之曰古人設立閘座以脩
宣洩其閘底以石為梁閘上止留四尺水頭如滾水壩
之制是以水大則洩水小則止因時改劑潘季馴重修
仍有石限其上不許過船後奸民利通客船漏稅費謀
建議將閘開深數倍改石限為閘板以便私開私放私
收船稅繼因泗州入水當道議開周橋洩之於民具呈

到官工部黃日蓮有詳開周橋一通事處覆當時該云
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若非當道仁人力
十萬生靈喪巨濤自是周橋不復輕開近日翟壩既決
而周橋商賈船隻通行遂將淮水東洩而以二十餘里
汪洋之水直衝漕河一線之長堤清水羣之失所自來
也夫高堰之與周橋一堤耳特堰在北而橋在南者也
堰以內之水與橋以內之水相聯以淮耳特堰地稍低

而橋地稍高者也若周橋可開則高堰可不守高堰必
守而周橋獨可開乎無周橋是無高堰也昔泗州之民
嘗請於潘季馴欲與周家橋至古溝數十里鑿渠通湖
季馴謂如此開鑿成河淮水從此長流非特淮揚被害
而清口亦將復淤正今日之左券也近河臣查復周橋
高良閘開年久損壞應令修復置板以時啟閉翟壩一
帶仍照原岸平修又添設淮安同知一員奸賄蠹主簿

一員分地駐劄修防自此淮揚一帶可免奔溺而奸賄
為官防子亦可免盜決之患矣

或曰雲梯間爲入海之路向來宜濶約叁貳百尺不等
今爲黃河淤滯僅五六尺餘可不落乎應之曰海無可
落之理前議已詳之矣但須急塞上流決口約束而河
復歸正道使水由地中沙隨水刷以水治水海口不落
而自通若以人力施之誠未見其可也曰上流幾處當
治曰上流無處不當治稍有一處旁溢則水從中洩沙
必淤澱河不順軌不能衝刷入海矣清口以上挑宿諸

決口修築自不必言其在安東境內則邢家三舖口皆
雲梯間要道所當急爲修築以來河流而距海口者也

或曰黃家嘴屢決報決七里溝新莊口諸處此塞彼決
徒費金錢塞之無益不如就決口開之順水之性則可
不致他潰何如應之曰此即萬曆年間崔驥諸口之決
議者欲留決口之意也不知決口不塞則正河必奪挑
清之間沙淤淺阻將何以資運若決可不塞前人早已
行之潘季馴何以紛紛改輯共塞決口大小一百三十
餘而后成功也然則決口不開亦復不治聽之何如曰

漢李尋曾爲此言欲因河自決可勿塞以觀其水勢所
居據稍定自成川然后因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此高
言治河不必治清猶可耳今每歲四百萬糧輓命脉所
所係可任其所之衝決於塞聽之不治而已乎昔萬曆
二十五年河決黃涇口經河楊一魁以河雖決涂沒民
田無幾而河水一里足以齋運議不治又二年一魁入
半部市尚書劉東星代之亦予舊議如此者三年河益

南徙運道塞常可決清輟至京往往後期乃往事之明
鑒此等子議之當息者也

或曰沁水分流六十里即通衛河若導沁入衛直達天津使河有所分其勢自殺則豫省無決防之患淮徐減長河之艸可省歲修巨萬金錢不亦善乎應之曰沁河經行懷慶府河內縣出武陟下合黃河與衛河相去甚遠原無支河相通先年沁水衝開木藥店等處漂流民舍淹沒民田為害甚大議者欲固衛決之道而遂引之以入衛不知沁大而衛小勢既難容沁濁而衛清洩必淤澱且沁高而衛下伏秋水暴必致衝潰當年沁河一決臨清東昌迤邐俱致茂菑是不臧黃河之害而反為運道之梗未受沁水之益而先為衛河之災城郭人民俱患胥溺矣凡舉事須有利而無害利多害少猶不可為況有害而無利乎前議已悉再申辨之

或曰駱馬為加河運道咽喉當日加河之議郭潘李馴亦以為不可開至故明萬曆二十九年李化龍三疏始決開加之議以內河二百六十里之捷避外河三百六十里之險至今預之今欲於駱馬湖縣東峙丘等湖接運之處別開新河以利運道可避黃河之險豈非鹽加河之故事一勞而永逸乎應之曰清河以北數百里非黃不資運官居數所謂開河出口無處不與番會則無

航史駱駿命亦言加黃兼濟而加不可常恃且開加之後河何嘗不決又何嘗不治黃而謂可一勞永逸乎然則即使駱馬湖新河可開亦仍不免治黃已屬重費而況新河未必可成恐費且無益故不如築堤治黃仍舊黃之為愈也詳見前議中

處不為黃於雅欲避而不得也自化龍開加之後徐州運道已廢二洪之險可避故明崇禎八年東河水淺運道由徐奏議徐標於徐洪上流設開月河與運河相連運得無滯

國朝漕運因之然運道雖東而徐之治河仍無虛日者蓋徐呂而下奔運必賴於黃故雖曰避黃而其實歲歲治黃歲歲治徐如故也當時化龍亦自言河堤處處宜防

或曰運河不用黃河之水惟賴汶沂泗足以濟之此先儒之言也其說謂自會通河至淮一路隄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為漕河之害今反欲用黃河之水而引之使來是引賊入室而以病為藥也是易不決黃入海而必欲資之為用于應之曰先儒此言蓋欲黃河由禹故道而謂山東汶水三分足以濟運故為不賴黃河之說耳不知今日黃河日徙而南禹之故道已不可復開水

無源泉流甚散而弱汶三分之水為能歷數百里之遠且南遷桃源河身皆廣數百丈深二三丈不等汶河弱水能濟之乎向來運道半賴黃河潘季馴所謂歲漕四百萬石非藉黃不能浮舟比天之所以然相輓輸故閘河以助之者也故漕運一歲不可廢則黃河不可一歲不來黃河不可一歲不來則不可一歲不治但資其利而避其害可耳

或曰曩時河自入海猶為潁河州邑之害今黃淮合一而黃自秦晉西界如涇渭沁汴大小諸水復合焉其清也必矣昔人欲分支河以救其勢譬如百人為隊則力全分而為十則頓損又分而為一則全屈矣何如應之曰黃河之性合則力專而流急故決隨水刷而河日深分則力散而流緩故水滯決停而河日淺所以然者黃流最蜀以斗計之沙六水四若至伏秋則沙八水二以

二升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迟溜必至停滯若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河飽支河一開正河必奪河不西行自古記之矣然則引河何以分乎曰引河者因河汎頂衝而為之也頂衝河決乃逆潁在山之勢非其本性故因其急湍而利導以分殺之使復歸於正而已矣

或曰河為中原患久矣歲歲修塞所費無算今如圖說
導引河議築堤事事如法能保其不決乎應之曰河至
開渠以下地墮土鬆無洞庭鼓蠡以為之漚而伊維渭
沁諸水復合之其奔騰衝決勢所不免所謂黃河無十
年不變之理也渠河如禦寇善治兵者不能必寇之不
來而恃我有以待之善治水者不能必河之不決而恃
我有以防之是故寬立隄防攔約水勢而又因勢疏導
使不至於橫溢則河可以無決即使偶決而有傷無患
旋決亦可旋塞將滔滔之水束歸一派之流終不為患
矣自宋迄明以來河決之患屢歷可考難以殫述則之
治績亦不能保河之不變但歲修不廢自可久而勿壞
故語治河於今日但有補偏救敝之法而無一勞永逸
之功如必好奇喜新則宋人回河之議可為永鑒矣

或曰古今治河者不出言策三策其上策欲使進州之
民當水衝者放河使北入海中策欲多穿漕渠分殺水
怒開建水門以資灌溉若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無
已此最下策今皆不出其上中二策而獨取其下策何
也應之曰時不同也漢之時河去故道未遠故放河之
說尚可行然數十年以來終無有行者地廣人繁重遭
民也況今日河自西而東而南已非當日之故道即使
故道可復其能舉數省郡縣之人民廬舍田畝墳墓而
盡徙之乎漢之時治河而不治漕或北或東可以任河
之性今

國家數百萬之輓輸恃此一綫之會通可以河道之故使
之中每于彼建治河者有謂從河南銅瓦廂決之使趨
東海則河南徐邱可絕河患此皆不通時事如有河不
知有漕者也乃或入渭京畿瀕海地多沃壤西北水利

一開則漕運可省此與水利之後漕運之可省與不省
固不數必然即使可省南北二千餘里之河道血脈可
以不通乎上用織造進貢船隻郵傳往來商賈貿易可
盡廢乎故昔日之河徙而北今日之河徙而南昔日之
河惟缺去其害今日之河善欲資其利此今昔時勢之
不同也至多穿漕渠之說此可行之秦晉峽中上源河
清之地若河南則水少淤多一灌田中禾為淤壓盡成
沮洳何可耕乎故者俱不可行惟有寬立隄防欄約水
勢使不至橫流肆溢而水由地中行則防之乃所以宜
之也考之禹貢云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傳曰九州之澤
已有隄障而無決潰障即堤也則禹之導水亦用堤矣
賈讓之下策乃今日之上策也

或曰神河之說信有之乎曰有五獄視三公四清視諸
侯允風雨山川莫不有神以司之詩曰懷柔百神又河
喬岳使神而無也先王何以懷柔為故漢武投璧宋用
太牢河神之祀有其舉之不可廢也至於為天神者世
有傳聞不必深辨大抵忠義勤勞之士死於為國為民
者其英爽不滅沒而為神理亦有然所為以死勤事則
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者也然究竟居相之責
必盡人事不可諱其事於天而聽之於神如漢酈子之
決田蚡以為天數遲至二十年武帝躬臨築塞卒以成
功充有九年之水雖曰天數非大禹棄山截瓠九河八
年於外豈能地平天成故治河者尚言人事不言天與
神蓋修築隄防勤勦導道人謀即是神謀盡人事即所
以合天心也

或曰高堰築而清口可免張福王簡口任其疏洩何如
應之曰清口為黃淮交會之所須令全淮之水盡從此
出然後力能收黃不為淤墊昔人慮淮水從張福王簡
二口洩出則淮水之勢分而力微且黃強淮弱則黃可
以強淮之後而倒灌以病漕故又築張福二堤以防其
決使淮不外出黃不內入而清口之力始專當日黃曰
謹辦開閘橋疏內亦有欲弛張福口堤者曰謹辦之甚
愚但礙於張福堤極宜處所建戕水閘二處黃漲則下
板以遏黃之內侵淮漲則起板以維淮之外出黃淮並
漲則堅守數日俟其消而節宣之則淮水漸消而泗水
亦不患漲其議可採也

桃源七里澤大工開係漕運民生事機重大惟康熙十
一年十二月奉 總河委勘於工次先上疏塞事宜八
款後又再上緊要事宜至再至三總為
國儲民命深切杞憂幸虛懷信任激有成績今並錄於後
初上疏塞事宜

一曰廣備物料決口劇工需料殷繁宜多方積儲庶免臨
渴掘井之患查決口尚周四十餘丈除椿蔴芟纜等項
計工器備外都東須五十萬蘆葦須三十萬草須六七
十萬始克有濟倘所備不如其數工至合尖之時操場
套壓停工待料前工徒費時去莫追矣關係不小急宜
廣備以收萬全之功

一曰酌用物料辦運柳束千萬艱難若不設法撙節無論
工程緩急一槩購用將來合口緊工之處需柳反映誤
工匪輕目今決口尚寬除底場用柳外其餘套場僅可

柳七著三如婦牛填墊婦腰運可均用蒿草待進工至口門僅寬二十餘丈之時不但底婦用柳套埽亦必需柳然後將前此所省之柳用之於此底開口之工不至之柳擇築有賴矣

一曰堅固堤壩查新築埽工在外邊婦僅止一層力量卑薄不堪擇築須傍婦工裏面搶築戲堤一道底濶八丈高先做八尺即外河水勢不免侵透而內有戲堤保障

堤壩婦固較之外加邊婦功必倍之矣

一曰善挑濬之宜所挑引河規模狹淺水勢難於建气流緩淤停斷斷不免河泥不分勢必全河仍衝決工無論合失甚難即僥倖開口轉瞬漲發衝決特甚豈得無虞殊切杞憂急將引河之自挑濶一十五丈深一丈二尺庶乎河流可以分行而築工乃得保固矣

一曰善河頭之勢河頭係河流進口之處必口門倍加寬

濶方能引納河流則濶二十丈一十五丈深一丈二尺始為得勢狹則拒河於口外矣再查河從西北向東南注射須於河頭南岸下截河婦三四個使河流不至旁溢而勢得的束入於新河河勢入槽衝刷有力決口之勢自弱矣

一曰挑坑溝以引衝刷河渠既寬既深似可通流矣但恐河流平衍衝刷不迅難免淤停水緩之虞必須於渠身

內另挑大坑五個濶三丈長三丈深五尺又挑橫溝五道並濶十丈長三丈深五尺一溝一坑相間施工有此層層坑溝則河水入渠自然跌蕩衝激河渠泊濤日深兩岸開刷日濶新河既成則決口必然淤淺得免墊陷復潰之患矣但坑溝內泥水難挑必分築土埂用岸淘運便於挑掘並挑過渠身寬十二丈深五六尺矣尚須增濶三丈以足十五丈之數再挑深六尺以足一丈二

尺之數約長不過一百丈此一百之工而有全渠之用
必無議力行無惜小費以求成河決口開合可保無虞矣
一曰慎開導以來時候引河之開導有時不宜早亦不宜
遲必俟決口將開河水陡漲新壩受敵岌岌難保之際
即將新河頌立時開放其河勢正在盛溢其就下建瓴
自然滔滔莫禦新河可一日而成則築工可一勞永固
此乘時施工因勢利導則不容髮者也

一曰杜旁湧以歸正流南壩正當運潘查場壩迤南有舊
溝一道龍門將開之時壅水湧漲則河勢直射總壩舊
渠崩潰可虞此處欲固萬全須再加後邊堵厚築堤壩
以遏衝激旁潰處河勢得以全力注於新河堤壩堅牢
得免意外之患矣

以上八款

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初十日工次勘視確議

再上緊要事宜

昨議引河河頭開濶二十丈河身濶十五丈深一丈二
尺於一丈二尺完工外仍掘溝坑數道矣但計此河其
長不過百丈且查東南一帶河身於成平陸者約長數
十餘里今僅以百丈之河頭引納全河節短勢蹙獨慮
河頭開旋所淤之舊河衝刷不動如之奈何乃或謂舊
河淤平尚屬新淤土墩可以衝刷似矣所慮河頭開放
太平則全河大勢仍走決口其勢極順何以言之蓋決
口河身深二三四丈不等而新挑引河其深不數決口
一半水性就下豈有棄深而就淺者將引河一開而數
十里之平於端然如故勢所必有倘一淤淺前工盡費
而決口新壩之衝激何以抵禦前車其可不鑒乎惟前
條議中於開放事宜極言萬不可宜早又後切勿面陳
憲臺棄已廢然今為萬全之計除一百丈急請照推所

議刻日完工外再於百丈外東南一帶接挑二百丈寬
三丈深六七尺其二百丈內如前法再掘坑溝十四五
個以補接河身衝刷之勢使之長往莫禦及其開放時
候仍必乘粗末議俟決口不過四五丈河汛漲溢之時
然後開放引河庶免淤淺之虞若決口未到四五丈萬
不可先開反引淤澱也至將開口之際必須先下截河
場三四個約攔水勢亦屬最為緊要皆宜預備

前議大壩之內築鐵堤一道目今星嘉在北壩施工蓋因
北壩之內河水不深易於建工若南壩之內因溜水深
創堤不宜驟舉也又查南壩邊埝不過一層力量單薄
急宜再加一層以防衝激此皆萬不可緩者也
以上教款十二月二十日迭次再呈

三上緊要事宜

前詳勸西壩北壩外復建埝內築創堤前已陳悉但所

又杜旁瀉一款關係甚重若不及時熟議綢繆則決口
漸寬全河仍衝南壩萬一所慮旁瀉之患深矣然衝動
不但南壩衝激可慮併取土地方亦成河身矣春月南
壩之覆轍昭昭可鑒也此壩宜築高一丈二尺寬十丈
外下邊埝隨墊隨套庶可免於旁瀉之患耳

查北壩之西地勢頗低計長不過十有餘丈宜築一堤
底濶七丈高八尺頂濶二丈五尺以補低窪以防巨測

築之壩壩急須加高六七尺壩之北頭需用土築而北
壩之近龍門者尤宜加埝但所舖之埝止宜用蒿草搭
下其柳稍不宜濫用耳若使目前埝壩未墊淺不加工
及工至河失之時河勢益激埝壩必至墊陷一時搶築
無及則預前綢繆施工不容刻緩再思南壩所築較之
北壩漸高目前可恃唯是河勢衝射南壩較之北壩尤
甚綢繆倍宜周詳壩之南半宜加土築而近龍門合口

之夾宜加壘埽亦如北堤總用菅草撲護上面再加土
築可也至於外加沿邊大埽須並峙兩層庶幾堤身擊
固所費物料雖奢然全河迎溜要害緊關不可不萬分
加意施工者耳

前議引河頭挑濶二十丈而河身濶深一切事宜業已
備陳矣但河頭開放之機宜尚有未盡者勿以臨時開
掘河頭口門宜在西北上頭開掘十五丈而臨截河埽

四五丈不必開掘何以言之從二十丈之上頭開放則
河流入口有倒瀉之勢滿悍衝刷自濶自深可以成河
倘從河頭截河埽處轉車踏開則全河直衝截河埽堤
所慮旁瀉之患添難免衝透將挑成之溝渠反不得全
河直瀉之勢矣是開放之機宜不可不審度慎重者也
前議河頭東南下截河埽三四個以約攔水勢矣然下
埽之法尚未詳悉也今思將開引河數日之前先須掘

埽十四五丈深一丈五尺濶一丈四尺鋪埽高一丈二
尺先將此埽推入槽內打椿六七株又鋪第二層高一
丈長與底埽同鋪完推入槽內正壓底埽打椿五六株
若截河埽下或河勢衝刷埽個墊陷再急急鋪埽套壓
又思截河埽個臨河頭宜向西北不宜向東北何以言
之蓋埽頭向西北者逆著河勢使全河入於引河之內
衝過有力倘埽頭反向東北如人之下唇反垂不得收

約攔水勢之功矣此中机宜毫厘千里萬不可錯也
又思兩堤進埽晝夜無停則正月二十間決口不過寬
十餘丈耳決口漸窄則河勢必射引河河頭並所慮南
堤旁瀉舊溝之河頭兩處河頭河勢皆在衝激則引河
頭之截河埽與旁瀉之護邊埽俱宜於正月二十前掘
埽下埽萬不可遲恐遲則河勢衝射埽塌不止倉猝難
以施工致誤大事不可不兢兢過計預先指搃者也

以上前後籌議推親勘確實真切敷陳非同泛泛揣摩
條議者比也但從來有治人無治法所處在工員役意
見不同閱歷生熟有別或議論忽異在憲台當自有特
鑒不為浮說所搖則河工幸甚運道民生幸甚矣

康熙十二年正月初八日三上事宜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臣朱之錫題為

請補河官以重河防事謹臣看得治河一官責於諸習臣

前填重河工職弁一死已經題明伏奉

俞旨欽遵在案況歷來河患中州為甚乃昭陽管河道北
河同知俱係新任歸德通判亦復經臣奏處臣正切杞
憂發會撫臣賈漢復從長酌議而南河同知趙汝斌又

以積勞病故矣一遭三聽恐吏生手無論來者果否動

歎總未可知即使凡百寬心亦必需之月日河工水汛

節序相催事機之來間不容髮是何可以嘗試僥倖為

也查原任儀封縣知縣莊維雅任內修防屢著成績且

新陞陞安府同知以之改補南河同知銜亦相當臣恐

所見不確入經咨會撫臣移覆會同合無請

勅吏部將維雅改補趙汝斌員缺一轉茲聞而素所通曉

技之徒無頭緒者得失不啻庭庭矣謹會司撫臣賈漢

復合詞具題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奉

旨吏部議奏

順治十六年十月內題

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級臣王光祿題為銜例請補河南會河道員以重緊急河防事照例河南為黃河上遊而會河道司全省河務先事不周則終年貽患臨期失著則補救彌難臣於四月間履任念切黃河止以濬揚水患工程為急隨即南出勘工點寸心無刻忘豫州也臣於本年二月十三日據河南按察使李士禎呈報官河道會亭邵澄

而墜方面者臣心繫其才今河南河道員缺正值伏秋黃潦之會臣憂心如焚不能飛越親督因僅維維內任河南修防歷著成效以之就近墾補相應職銜該為駕轅就熟則用素所諳諳較之初歷生手茫無頭緒者得夫不啻天淵矣臣從河道緊急修防起見謹會同河南撫臣邵廷相循例合詞具

題伏乞

病故於十八日往河南撫臣邵廷相會稿會題邵澄病

初部議覆施行奉

故除行河南布按二司作違違官署理并查取邵澄病

旨該部議奏

故印結又有無憑手錢糧另報外惟是河道一官為上原修防機宜關係非得諳習周詳而又能挺身任事熟諳河防者未若勝任臣於奉

旨全無所海時日擊寧及府知府崔維維當兵馬雲化之勉而調劑得宜其是任由該封知縣開封府南河同知

順治十二年十二月內總河楊方興

題為請定督撫舉劾之例等事為得儀封縣知縣崔維推

大鄉獨能早完錢糧絕無加耗廉明而積勞知畏均平

而災黎頌起

順治十四年八月內巡撫河南亢得時

題為請定督撫舉劾之例等事為得儀封縣知縣崔維推

以明辨通敏之器著規畫括掘之能三家莊河工尤著

題增

順治十四年冬月內總河楊方興

題為封邱縣大王廟大工告成祇得儀封縣知縣崔維推

刻意揮費夫柳立興部覆奉

旨加一級

順治十六年八月內總河朱之錫

題為請定督撫舉劾之例等事為得儀封縣知縣崔維推

制裁無滯鼓勵有方挑引河而迎將例之調廣糧郡而
備不虞之用

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內總河朱之錫

題為請定督撫舉劾之例等事為得開封府南河同知崔

維推沿河之荒度必周微派之恐尤不避至於撥款挽

危亟露宿竣工勤勞尤為難況

康熙三年二月內總河朱之錫

題為請定督撫舉劾之例等事為得開封府南河同知崔

維推沿河三下餘里奔馳風雨不費保毫之勞充平泛

濫之災勞績難況

康熙十二年八月內總河王光裕

題為桃源七里溝大工告成特叙分司李清張有傑張漢

納陽官河通制使崔維推戴聖聰等或出入於荒山陰

峻之北採柳運料心手俱瘁或奔走於豫東淮徐之間

替柳僅船風雨忘勞政始終在工督復無懈此皆材幹
欲求必皆倍常者却覆奉
旨各加一級

河防芻議六卷

直隸總督
孫道本

國朝崔維雅撰維雅新安人順治丙戌舉人初任儀
封縣知縣陞淮安府同知調開封府南河同知以
防河功授寧波府知府因總河王允裕請再遷管
河道僉事官至布政使其成是書則爲江蘇按察
使時也大旨謂治河有七法曰引河曰遙堤日月
堤曰縷堤曰格堤曰護埽曰截壩前明潘季馴河
防一覽詳於堤壩之說而不言引河維雅獨申引
河之說蓋當河流悍激之地不得不濬此以殺其
勢耳其書前爲總圖後爲分圖總圖所以審其形
勢而分圖所以定其工程圖各有說所以明其致
治之原維雅身歷河工二十餘年著爲此書其意
見與靳輔頗不相合康熙二十一年河決蕭家渡
維雅因上疏條奏河務斥輔所築減水壩爲不可
用請變前法而更張之

上特遣大臣履勘復

召輔與維雅廷辨輔指列情形具陳維雅剿襲之謬維雅
無以對卒從輔議而河患以息是其說亦多出於
一偏之見不可據爲定論也

太倉州新劉河志正集一卷
附集一卷治水要法一卷

婁江志二卷

〔清〕顧士璉等輯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年序

刻吳中開江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新劉河志》
一卷婁江志二卷提要

新劉河志序

新劉河何以名。對舊劉河名也。劉河卽婁江。禹貢三江既入之一。自劉河塞而震澤之水不能朝宗於海。旱苦龜坼。潦苦其魚。劉河通塞時。屢當事蒿目也。舊劉河何以不志。志新劉河何。舊劉河不易開。開朱涇一帶。代劉河尾閘。早潦無恐。鄰封賴之。土人名曰新劉河志喜也。志之者何。履畝起夫。晝地定工。寓賑於役。僅餘三旬。適觀厥成。計長袤五十餘里。九千九百八十丈。計工三十六萬有奇。糜

新劉河志

序

一

白

民銀三萬六千有奇。遵

恩詔也。奉憲檄也。子來者兆姓。分輩者生耆。不志之。無以令後來之吏。與爲維繫策者。知今日斯舉。物力之鉅。田功之重。水利之攸濟也。必志之。今知者何。潮汐隨月。盈縮靡常。築泥積渚。通將復梗。聖後人嘉意。疏濬利水。求也。附別集諸論何。顧生殷重。潛究有年。不可泯勿傳。猶之蘇軾載單鰲書也。今難慮始者。咸樂成矣。守土之吏。幸宥於戾。若云貪天之功。以災梨棗。厥舉滋甚。則余豈敢。

順治乙未仲冬之望太倉守三韓白登明序



新劉河志

序

二

序

古人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蓋天地之氣化。流峙開闢。非人力所可爭也。君子因時制宜。調燮氣化。而已九河之壅也。黃河可決。而北哉。既決而北。可遏而南哉。導之入海。不必九河也。所謂制其過。補其不及也。震澤之于三江。亦然。辨三江者。歷漢唐宋諸儒。言人人殊。自學者宗尚書集註。唐氏說。而婁江始列三江之一。東江壅于海塘也久矣。北宋時。婁江上流入淞江。而婁江之東塞。元初。婁江自開。明初。淞江上流入婁江。而淞江之東塞。萬曆間。浚淞江。旋塞崇禎末。婁江塞。觀兩江分合通塞。豈非氣化使然哉。天地之氣。滴不生神。禹生民之命。薄莫莫山川。故三江之開。待氣化之所自至。若夫因時制宜。使民去水旱。卽樂郊。則何地不可爲州。刺史。白公哀本境之凋殘。愴鄰邦之淪溺。望古江而慨然。然未可與天之息壤爭。而軍興。蠶午。公私無三年之蓄。用是捐膺而思寤寐。而嘆按圖履畝。規度東南境。得劉河北。派數百年舊迹。存夾岡。

新劉河志

序

獻達公曰我胸有全河矣先是民踣於石田聞濟令歡聲動地然不無旁撓公不爲動從民所願三旬而功成民謠曰新劉河遂不可易是歲夏霖秋旱咸資蓄洩東方有秋而舟楫通商賈轉荒墟成市平疇草木皆欣欣向榮迴思曩昔枯壤不毛疲昨奔徙是何等候耶塞一江濟一河天不能災地不能困氣化有陷從而補之公能握調變之宰矣州人士交頌公德公謙而不居曰民實勞止於我何有公益利萬物而不尸其功不言所利其利大

新劉河志

序

矣人頌公美政能潔已能奉公能鋤奸能剔弊能調輯兵民余謂若此者今之所難公之所易也公莫大乎興百世之利使億兆姓萬子孫世露其澤代思其人其不朽爲何如乎孔孟稱神禹盡力溝洫人溺孫已溺之方之神禹功有大小心則一也充是心也卽以之開江氣化豈得而困哉公所交多正士予友顧子殷重其人也顧子首創厥議落落難合予曰是民願也功必成謁公時慫慂其事果有濟顧子殫力籌畫因輔其始末而又研

究水學數篇實三吳水利指南桑梓良謨也當守之毋怠

順治乙未仲冬之朔 治弟魯岡吳克孝誤

新劉河志

序

序

劉河者。三吳水利通塞之所係也。通則利在三吳。而不獨在婁。塞則害在全婁。而三吳旋失其利。自劉河塞而婁。莊爲石田。長崑諸境。無所宜漕。當事請濬。下部酌議。然欲發官帑。則公家無十年之積。欲商協濟。則旁郡多扞格之艱。欲議責成。則特設官吏。反滋騷擾之弊。所謂築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三韓。白公。來臨。吾婁其於仁民利物。剔弊鋤奸。靡所不爲矣。信於民者。既深。乃以開江爲任。集

新劉河志

序

州人士議之。迄無成說。予友顧子殷重。相度州境。謂朱涇者。劉河北道也。濬之則費省而利大。請於公。設法開濬。不三旬而畢。州人名曰新劉河。夫古人興大役。動大衆。未有不怨咨於前。而感嘆於後者。昔西門豹鑿鄴渠。民苦于役。乃謂民曰。吾欲令百歲後。父老子孫。思我渠成而名垂後世。郊司農在蘇。奉命興脩水利。遭人擊落幘頭。遂鳴鑼散衆。志雖不就。而人讀其遺書。因而俎豆之。卽如海忠介。以直節重望。開府吾吳。其濬白茆也。濬法峻刑。

新劉河志

序

驅而就役。執役之人。哀號于道。數十年後。民歌思不已。獨我公興役。田夫野老。踴躍奔命。好言慰諭。不加鞭笞。未幾而舟楫通行。商旅駢轡。皆曰。公之賜也。水旱無虞。歲享豐熟。皆曰。公之德也。曷以遵此。餘思全盛之世。輕徭薄賦。物阜民安。水利似非所急。而當道防患于早。雖民怨而有所不惜。當時雖不見德。久之而有遺惠。故其事倍勞。而名愈高。至今日而民感矣。富者竭於征輸。貧者困於力役。田不足耕。地不足守。岌岌乎有不終日之慮。乃權其勢之緩急。而施救時之策焉。故其民樂從。而功倍逸。此今昔之勢懸殊。而任事之心則一也。公愷悌深矣。其法又善。觀十六條之約。與顧子六便之說。鑿鑿見之施行。爲萬世治河法。嗟乎。兆心鼓舞。不日功成。此鄭令司農忠介。不能得之於民者。而公能之。獨會其時之可爲哉。公之心在救民。顧子因殫精竭慮。以成之。公之明德。繇是益遠。而可謂知人得士矣。古列國有史。今邑乘是也。邑有善政。例得書之。矧開渠利民。當大書特書。不一書而

足也。志能無作乎。公命顧子綜其事迹。因民所稱。命曰新劉河志。令州人世守其法。關係農田水利。不小。作宰三吳者。案置一帙。踵而行之。可以嘉惠。疲甿。固非吾婁所得而私也。是爲序。

順治乙未孟冬之十日 治弟王挺周臣譔

新劉河志

序

三

序

動民之心存乎誠。成民之利存乎斷。誠則無不徹。斷則無不行。蓋古人致功集事。莫不繇此。而今乃於吾州見之也。吾州地濱海。爲三吳委輸之區。古婁江適當其境。內婁江者。三江之一也。州人呼之爲劉河。江南形勢。凡西南天目茗霅諸水。悉注震澤。而徐潞三江以入海。東江漫滅已久。數十年來。中江繼淤。止存婁江。而婁江復成平陸。旱則外水不得入。潦則內水不得出。否隔中滿之病。六郡同

新劉河志

序

受之。而吾婁爲甚。雖當事者屢疏請濬。而利一嘗百旋。且中止。癸巳夏。州侯白公自三韓來。視茲土。卽以興修水利。開復婁江爲已任。而親行相度。役大工。艱頗難。經畫予友殷重顧子明于水學。詳視州境。以朱涇請朱涇者。古婁江北道。邑志猶有北劉河之稱。而歲久湮塞。已成陸壤。兼之河名錯雜。幾不可辨。顧子謂婁江南出。紆回八十里。而遙朱涇直當城之東。工相去什百。又婁江浮沙所積。難施畚鍤。朱涇平地。易爲力。且無奏請。酌議查覆。勘

報之勞。命官設吏之煩。率制掣肘。營謀派擾之弊。惟朱涇便州侯是其說。卜日舉行。而羣情譁然。咸謂不便。蓋一則州中積荒之後。一則以數十年來未聞大役。一旦興舉。恐漫費無益。雖老成者皆危之。而顧子屹立不動。力排羣議。州侯復堅持之。議遂定。度地糾工。不踰月而卒。事崇岡瘠壤。頓改舊觀。五十里間。渺然巨浸。凡爲工三十六萬有奇。而民不知勞。爲費三萬六千餘兩。而課不加損。君子謂是役之成。厥有繇焉。有顧子殷重籌畫之善。因

新劉河志

序

二

得同事諸賢襄事之勤。次則東南之地。已爲石田。民居其間。歲苦旱潦。一聞濬令。無不踴躍。雖園林室廬。無所顧惜。故不日而成。雖然。役者勞。事勞而不怨。古人猶難之。况今人乎。是非州侯下車之始。卽有惻怛愛民之意。浸灌于人心。使人人皆知其公而無私。惠而無虐。則雖家喻戶曉。以開河之利。能保其必信乎。民信之矣。而集議之時。言人人殊。卽所言無非爲公。稍或智弗及。照勇弗及。決彈指之間。成否判矣。雖士謀之善。民信之深乎。而必歸

本于州侯自公者。以其誠與斷爲不可及也。河成之日。土人名之爲白公渠。以誌侯德。侯曰。是烏足以誌哉。其名之曰新劉河。謂之新者。言有舊也。是有二意焉。使舊河而終無濬歟。吾將以新代之。使舊河而終當濬歟。吾將以新先之。州之人無不聞而樂。樂而欲傳其事。顧子殷重乃輯其開濬之始末而付之梓。遂命之曰新劉河志。

治下後學桴亭陸世儀述

新劉河志

序

三

新劉河贊

弘治初割三邑。壞建州治。維時德寓天覆。陰陽交和。生息涵煦。百五十年。物盛而衰。百務度闕。農政不治。運逢變遷。變理方始。水旱猶厄。吏迫於斂。民窮於耕。蔡已夏州人。喜相告曰。白公來矣。公至。廉而不劇。仁而有體。飾垢爬痒。與民吏始。凡舊令之不如古者。悉罷之。首清徑賦。歲省里甲金。以萬計。鉤致大慙。藏之於市。月朝十五。懸法鄉遂。申孝弟之教。立保甲。興社學。風俗丕變。頌聲大作。公以爲

新劉河志

贊

一

未足。乃召諸生而誨之曰。子奉職守土。幸無獲戾於父老子弟。雖然。田賦增。民生蹙。辛苦墊隘。無所控告。其無乃有慙德。且聞之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于是顧子士璉。披圖考志。畫策進曰。水利者農田之本。劉河者三江之一。開江之議。役大力艱。不潰於成。竊謂東濬。朱涇。厥費什一。厥便相埒。公然其言。卽以其任任之。令甫下。難者竄起。公不爲動。乃鳩聚徒衆。立表刻期。授之以法。罔有掛漏。公單騎巡勸。不啻一人。踰月而報績。濬河五

新劉河志

贊

二

十里。廣五丈。深一丈五尺。用民工三十六萬。有奇。謂之新劉河。云此一役也。蓋公之真實心。誠信於國人。又知人而善任之。故能調一州之夫。建百世之利。拯鄰邦之溺。成全吳之安。非偶然而已也。嗚呼。民命至重。帝德好生。雖時有升降。俗有因革。而吏能養人。謂之勝任。野多曠土。是爲溺職。亘古迄今。未之有改。是故當先朝之盛也。夏忠靖周文襄諸公。終繹道途。問民疾苦。疏滌三江。百川歸壑。民歌稻梁。倉庾皆滿。及其衰也。朝廷以水利爲閒官。有司以治農爲迂務。灾稔叠告。膏澤不通。烟火蕭條。公私並困。興亡治亂之故。縱曰天命。要有人事焉。俛仰今昔。可爲三嘆者也。矧故州人也。雖糊口四方。然父子兄弟。猶然食土之毛。而嚮其刊。是用作詩。以贊厥盛。不獨鋪揚仁政。亦俾後之爲牧者。知所先務。而毋替前人之功也。其辭曰。夏周旣徂。水道堙塞。潦則爲魚。嘆乃龜圻。農愁於原。婦歎於澤。不謀同辭。劉河是亟。三年不成。道旁築室。賢哉我公。獨有憂之。政通人和。與衆詠之。諸

生士連抱圖來前劉河之北朱涇在焉疏以代江其利百年唯斷乃成母惑衆言乃相原隰乃定猷畫世業出貲稽人出力歡聲雷動奮鍾雲集湖水東下潮汐西溢用民之力二十五日公心如水公才如龍昔漢太始亦有白公穿渠溉田人頌其功以今況古詎曰不同婁人苦饑惟公飫之婁人苦寒惟公被之既富方穀以禮蒞之

治下蔚村老農陳瑚頓首拜誤

新劉河志

贊

三

新劉河志目錄

正集

原始

鑿新渠說

濬河條約十六則

曉諭專濬

勸諭濬河

初濬北劉河申 各憲

河工告成申 院 道

新劉河志

正集

一

請蠲覆 蘇松道

申報 按院批文

新河禁約十條

濬河告 群神文

河成告 天妃文

謝 河神文

高副將請建石閘呈 撫院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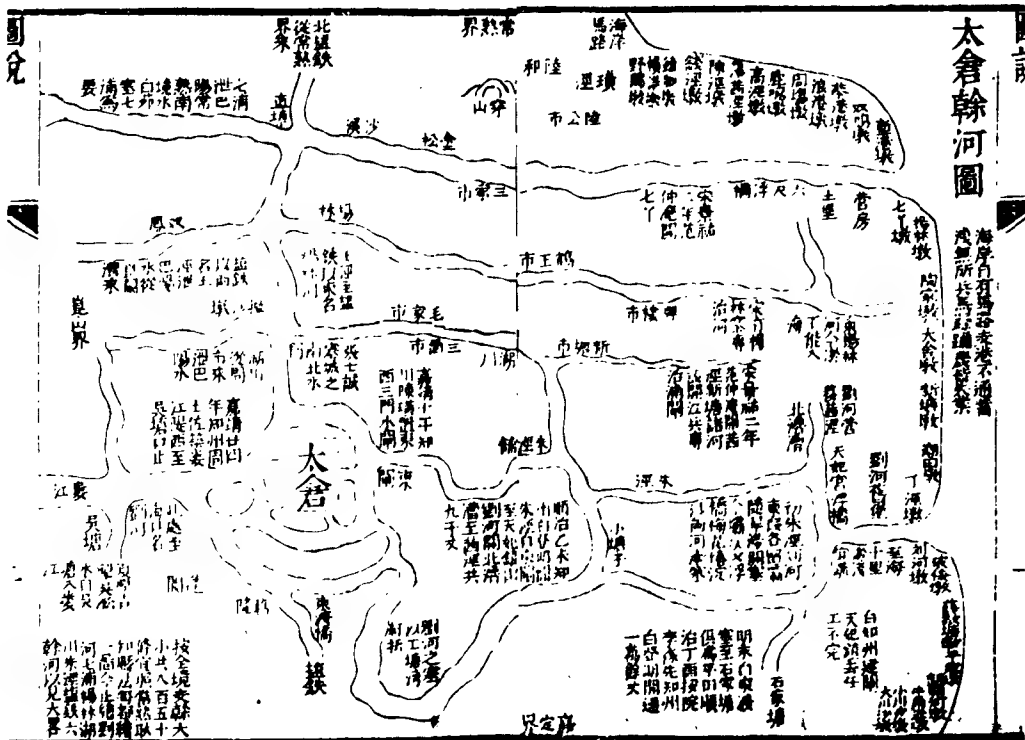
總河部院行查水利申 蘇松道批文

鄉紳上 撫院公書

朱涇水利說

太倉有七浦楊林湖川鹽鐵諸河。去東南鄉稍遠。朱涇未開時。延袤三四十里。田以三四十萬計。旱澇無所蓄洩。順治癸巳甲午大水。元照菴東平地水深三尺。一望無際。導水唯劉河。未易議開。乃別尋逕道。得朱涇舊迹。啟之。自公于順治乙未春。援幹河例。役閩邑民。濬之。自東水關起。南抵天妃鎮。出劉河北。抵茜涇。至新塘。于是東南始有蓄洩矣。初。白公慮渾潮湧入。不決。

太倉餘河圖



東壩遇旱。勞則開月河。事已卽。蔡侯建開方決。壩公去任。開工遂隳。壩亦旋決。河遂淤。甲辰春。州侯陳國珍曾疏淺段。究不能守。白公法聽民決壩。而河又淤淺矣。夫地之有水道。猶人之有血脉。血脉不周。則形體憔悴。水道不周。則土壤枯槁。嘗考太倉水道。幹支八百五十條。今存者有幾。是以全境土田多壞。而東南鄉濱海爲尤甚。蓋別區。猶或棉稻相代。地力未竭。唯此處。獨身斥鹵。民鮮栽稻。歲植木棉。田畝日荒。棉田無

幾難完正供。土著大姓。賦役破家。奴婢鬻之巨室。窮佃徙于熟鄉。拋荒田地盈百盈千。瓦礫無存。塚樹盡伐。村落竹木不繁。池塘魚鱉少產。東南之地脉竭而生氣盡矣。日復一日。恐靡子遺。所冀司牧循行。阡陌問民疾苦。勞來以勸。農疏渠以興利。庶血脉周流。土膏重潤。然後田畝可畊。流亡可返也。養民利國。莫大乎是。白公蒞任時。民困未極。猶勤水土之政。如此矧今日乎。則紹其功而拓其迹。勢不可緩也。曩者竭蹶從康熙歲次戊申孟秋婁東後學顧士璉記

太倉州新劉河志

正集

三韓自登明林九定 治下後學顧士璉殷重韓

原始

順治十二年春知州白登明因婁江塞開鑿朱涇自東濠至和塘起跡界涇石婆港湖川塘楊家浜南漕漕東出江口旁濬北漕漕至黃涇鎮之新塘止州人名新劉河

鑿新渠說

登明白癸巳季夏永乏婁土於時崑長兩邑暨

新劉河志

正集

一

州西北鄉潦水退有言疏劉河以洩低鄉之溢溉高鄉之旱者予觀材賦關乎農田農田關乎水利自劉河塞而邑之東南皆成石田墾身之水倒江西北是高低俱困也其害被一邑猶小考劉河即古婁江洩郡城震澤諸水兼吳淞江之任自下流淤而上江歲溢其害被全郡最大是必劉河疏而太倉水利治太倉水利治而全郡水利可治籌東南水利者斷自劉河始予自南關外並河而東望古江遺跡惻然三思許狹

者百丈最狹五六十丈想當年驚濤澎湃洋洋

大觀也今沼沚斷續蘆岸圍田甚則息壤高乎

平陸唯瀕海數里潮汐尚通然淤泥浮澱漲沙

橫亘未易與蛟宮蜃穴爭此而言濬必如明之

夏忠靖濬白茆海忠介濬吳淞勅支公帑或截

漕糧事關旁郡方可集事今當軍興旁午饑饉

連年而復命官措餉編夫募役是滋擾也然水

利失而農田困何以稱守土之職是以未釋厥

心甲午夏颶風駕潮沸溢無歸木棉淹盡予拊

新劉河志

正集

二

膺曰是予過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昔

禹開三江鑿斷墾身曾何因榮且古今異宜陵

谷易位不當別開新道稍代婁江之任耶況奉

詔條諄切水利憲檄屢下敢不祗承適顧生封

璉策濬東朱涇繪圖以示曰此十年之所究思

婁民之所想望也有四大益焉救本邑旱潦一

也洩鄰邦汎濫二也通東南舟楫三也開巽方

形勝四也予覽厥源委西起至和塘東盡天妃

鎮旁及黃涇市貫穿數支以成全河或仍舊迹

用疏或創新道用。長六十里約計萬丈縱橫。界至咸就條理。于是援幹河協濟之規。斟酌派段。絕泥。包攬之弊。給食佃夫。銷各圩實田。以杜規避。照魚鱗號冊。以免貽藏。革塘長舊例。而私耗可省。開樣河丈尺。而虛日無庸。別難段易。段之繁簡。均坐區客區之勞。適分。將則有層級。積工則有標記。以及立限分程。實勤罰惰。測深量濶。堆築開挑。纖悉臚列。懸諸國門。游有日矣。俄而撓役者。群口紛呶。予思爲。

新劉河志

正集

三

天子養萬民。裕國賦。見民利而不爲。非忠坐視。倒懸。非仁。汨于畏難之說。非勇。予心遂決。然此河不濬日久。同于賦遂岸。皆阜林篠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無惑也。爰以濬復永利。再三告戒。民遂刊木斬荆。負鋤荷畚。以待既役。夫四至疾于風雨。蜂屯蟻聚。萬衆齊施。長河蜿蜒。不日而就。予每十日一巡。一巡而工有其五。再巡而工有其八。三巡而功已竟矣。噫。幸哉。創見之舉。遂克有濟。幸一起數萬人。不煩督扶。幸二海氛。

時警河工不輟。無意外之慮。幸三蓋由邑之東南。安因已極。而用東南之民。疏東南之河。固其素願。而又倣范希文遺意。當農隙饑荒。勸田主出粟。佃夫用力。既役既暇。故功倍焉。雖然。當大利將建。旁掣其用。復何能爲。幸撫院冠軒張公。兵憲璞林張公。軫念農田。垂情水利。朝報夕可。憲批森嚴。是以奉行者無滯。梗撓者畏。警河工克就。皆院道力也。撫院又採及葑菲。將請蠲于。

新劉河志

正集

四

朝以激勸婁民。院道之加惠。蓋與夏忠靖海忠介等奚難全。莫三吳澤國。而予也待罪海壖。禹迹難恢。區區帶水。烏足代三江之一。但朝宗有路。郡城諸水七浦所不盡瀉者。得運道以殺狂瀾之勢。豈無少救乎。故以太倉水利治而全郡水利可治。則新渠暫爲婁江間位也。亦宜。此州人有新劉河之稱也。或曰。以濬渠善法。開江可也。曰。工省則效速。費重則事遲。卽不閱旁郡而本郡卽不一郡而幾邑助之。奏報咨贊。動經。

年月時移勢易。法換人非。故必奉簡命。假便宜。寬歲月。乃可也。或曰。新渠東臨上江。勢重。奈何。曰。創始者難為功。繼起者易為力。費省開鑿之半。可裕疏濬之資。且上江湍急。則用人力者少。用水力者多。日就淵深。何遂不如婁江乎。或曰。低鄉之水不能東注。奈何。曰。高鄉在濬河。低鄉在圍岸。蓋塢身如仰盂。內地如孟底。圍岸障水。使湖高於浦。浦高於江。江高於海。然後為建甌之勢。而江海常通。自堤防久壞。而海高於江。

新劉河志

正集

五

江高於浦。浦高於湖。湖水不能衝突。即使吳淞。幾江白茆尚在。不盡救低鄉之潦。而況三河已淤乎。江北之堤在護漕。江南之堤在護田。救田宜與救漕同。然則今日言三吳水利。先策築圩。次策開江乎。或曰。高鄉瀉竭。奈何。曰。建閘而司板閉。早則蓄之。澇則洩之。渾潮則禦之。清水則滌之。節宜之理也。予也在州言州。湖川楊林鹽鐵諸水。當漸次疏之。庶幾治太倉之水。有裨全郡。若夫開江之任。乃人與數相需。有其候焉。予

有志而未逮也。濬爭顧生記之。詳予不具論。其大者。

新劉河志

正集

六

濬河條約

太倉州知州白 爲興水利以濟農田事。照得劉河塞而州之東南蓄洩無備。皆成石田。民困已極。劉河工費浩大。莫能措手。今考邑誌。劉河並北有河名朱涇。亦劉河支派。此河西接至和塘。東抵濬漕。南出劉河。長五十里。迄今東西尚通。唯中段數里。河溝如尺。以致全河阻塞。今須開濬。直達天妃宮鎮。以接海潮。則東南之血脉通。早滂有濟。其利一也。潮水不到州城。已十二年。

新劉河志

正集

七

矣。水皆從西北來。毋乃水法未吉。今令吳水來拱。風氣重開。人文鬱秀。其利二也。劉河塞後。郡城諸湖之水。南出嘉定。北出七浦。路紆道遠。艱于入海。每致泛溢。今使湍流迅直。其利三也。瀕海之民。漕粟至州。必繇嘉定。候潮上下。非兩三日不達。今不半日。可抵州治。省輿馬負擔之勞。其利四也。朱涇在內地中路。濶不得過五丈。止利民舟。非海鯨突犯所便。其利五也。濬朱涇之費。不敵劉河十一。而五利與劉河等。所當亟濬。

以興東南水利者也。所有條約。開列於後。爾民其共勦厥成。毋忽。

一銷圩派濬。朱涇變枝爲幹。例應合州協濬。但創始爲艱。今坐區得利最先者。倍任其勞。今照魚鱗冊。銷出傍河字圩。限各該公正塘圩。長細報業戶造冊呈遞。以憑查驗分搭。其至和塘界。涇石婆港。濬漕等河。舊有濬例。今用銷圩法。但田配河丈。必倍朱涇。以寬客區民力。已後濬朱涇。則一體協辦。如幹河例也。

新劉河志

正集

八

一勘報難易。難段易段。最要分明。宜分易河難河。最難河爲三等。又地勢河身。隨步換形。難中有易。易中有難。須要眼力酌量。如河面以四丈爲準。河底以二丈爲準。深以一丈二尺爲準。將現在之濶狹淺深。較當開之濶狹淺深。有水測水。無水文岸。所差幾何。以分三等。難易逐段標記。先將二木跨河面四丈。打入土中。名曰信椿。椿出土二尺。編寫號段。四旁用土封識。不得移動。此椿既使界限分明。亦

可認記老岸不得增高虛報深闊而他日驗號稽工皆有的據第一緊關工夫也

一繪圖造冊難易既分便須照全河形勢繪成一圖分爲數節以卷觀橋梁爲界至某節至某節幾千幾百丈某節中難易河若干丈一細註分明以便配田分段臨河查驗所謂萬鍾齊興于河上一人握算于堂中全在此也

一配段分督丈尺既准難易既分圖冊瞭然然

新刻河志

正集

九

後將各圩實數分攤各段難易若干該田若干出示曉諭者正塘長各認信地逐一細分每區每圩立椿界限更用竹簽書業戶姓名每十丈百丈千丈推次推一人催督其有情工懶段驗簽便知

一賑佃作工治河難于起夫今既無公帑雇募唯督民出費以從事又徒飽包攬泥頭之腹虛估金錢浪擲時日此宿弊之所當剔也今須用欠租佃戶每工以一錢爲率或錢或米

現給一半扣租五分在田主役既易辦而又
有賑窮之德在窮佃藉役糊口而又有退租
之便正合范文正荒年興役日給五升之法
其有田主不到者圩長竟催佃戶上工官給
工單向田主支算若田主恃頑不理許佃戶
告官究治

一樣河估費既役佃給銀則工之勤惰時之早晚烏從稽之今立法先着各區官工者于三等難易段中各開樣河既便爲衆準則更知

新刻河志

正集

十

每丈人工實數卽報州出示縱有情工止照就近樣河填單不得虛冒此計丈而不計工也考昔賢濬法皆算土方其法具在但官帑雇募則宜若銷圩役民丈尺零碎民昧握算頗有未便故變通其法也

一驗椿稽功濬河之法以驗老岸量河身查椿木不可缺一先時已釘信椿次將一長木刻記一丈二尺之準釘入河心原刻尺寸盡露則河深如法矣又將二木釘開二丈爲河底

之準。然後將四丈准繩一條。中懸一丈二尺之竿。兩岸對拽。並河而行。以量淺深。及驗信椿出地二尺者。恐有填高老岸。以揜其淺。又東方近海岡身。兩旁隴阜。更須濶深。不得以西段為例。開河忌曰。高岸見深。制草見新。郝氏曰。當以水面為丈尺。不當以河面為丈尺也。然水面之法。小民未曉。大紛岸之高下。難憑田之高下有定。若當高岸處。須相平田之勢。以量濶深可也。

新劉河志

正集

十一

一立限巡視。河工須節節相制。自矜者督塘長。塘長督圩長。圩長起夫。恐有怠緩。不遵約束。今管工者各領報工簿一冊。須五日一報。分數其勤惰。工及塘圩區書。守法作弊。不等俱一一填註簿上。以便查核賞罰。立三限。以十日為一限。初限以岸乾。河水開通。水線為度。大限以開老岸。至信椿為度。三限以開出樣椿。深廣如法為度。逢限則親行勸視。餘日則委官稽查。

一打通水線。河工伊始。岸水方乾。即于河心開一水溝。三尺濶。三尺深。使泥漿盡淀低處。既便車岸。而河內泥乾。又便做工。此開手緊要也。河成之日。又須如法開溝。水不到者。重挑如法。此告成緊要也。有外民壩水。以歸水平。或徑行放水者。重岸再濬。

一遠堆新土。河道淤塞。多由岸泥淋濯。須挑十五步外。如魚鱗法。層層散堆。令民易運。不可即堆河旁。及填老岸。雨久崩頽。至河岸須斜。

新劉河志

正集

十二

開坦下。不可過峭。姚水部訣曰。遠挑新土。左稀罕。露盡黃泥。始罷休。兩岸馬槽斜。見底中間一線直通流。

一避侵墳廟。河旁竹木。多係侵占。居民宜速砍伐。以便做工。至于廟宇墳墓。靠在此岸者。須讓過在彼岸開濶。市房有妨河道者。令拆去。一調度役夫。全河五十里。工程浩大。役夫衆多。寄寓民舍。須防生變。晴作雨歇。薪米無資。塘圩長宜分頭催辦。賑給。勿使饑餓流離。

近報岸夫河夫髮糧荷鍾隔區而來何等勞頓而傍河附近先沾水利則岸夫宜隨地與值况朱涇久塞又當冬涸岸水亦易若開濬深濶偶值靈潦未及奏功則爲力既艱培長宜量行犒勞至于開濬大河自應措給工食不在此例

一革除陋習往弊賄匿田畝盈縮丈尺皆由經承今本州親驗魚鱗冊配出河段既已至公俟躬往分河用五丈准簞對冊確丈務合原

新劉河志

正集

主

報數目則賄匿盈縮之弊絕又往例正官委官因河事上下俱塘長承值受房差需索今本州每限巡河自携俱貽委官設處公費房差不容需索又有圩長以分其勞則塘長之役既寬不許苛派甲內一錢托名承值如有等情立寘重典

一破優免例浚河本以資灌溉備旱潦爲已田耕耨之計非公家力役之比也查前任劉瞻父濬楊林錢虞孫濬湖川朱霞洲濬鹽鐵皆

係故糾張受先先生倡率急公繁不優免此例非今日始也若依條編法官儒甲仍存今用銷圩則田隨圩轉夫從田辦官儒甲已不存不致小民代役矣

一開壩有方河成決壩之際常患外水倒峽而來難施泰鉅以致壩基未平日積成淤有姚水部決曰開河容易壩難通我有良方不廢工壩裏掘潭寬似壩却疏餘土實其中此真妙法也

新劉河志

正集

古

一督濬支河田附幹河少附支河多若不濬支則支身高水難逆上田附支者遭荒該區耆塘當幹河將竣凡應開各支宜報官督濬得利業戶招田起工幹河告成先放乾支水支口築壩然後夾大壩進水切勿於幹河完日心懈力疲委棄支河也必須支幹先後濬完又每農隙該塘長通濬支結狀未濬者限濬妄結者罪之土豪阻梗者許通區首懲此並力濬亟爲治水治田至要也

右計十六

曉諭專濬

太倉州知州白 為濬河宜分緩急事。東南數萬
瘠田皆因潮汐不通。如二都八都十都等處。地
勢或高或窪。旱則不毛。澇則巨浸。開濬朱涇。誠
為至急。乃所在紛紛告濬。如石婆港。湖川塘。陸
窰塘。新塘等處。水利皆所當興。但事有緩急。工
有次第。朱涇譬人咽喉也。諸河四肢也。朱涇不
濬。諸河無處通湖。朱涇濬而東。可注陸窰新塘。
西可注湖川石婆港矣。治水者當明水之源頭。

新劉河志

正集

五

從何處而來。水之歸縮。從何處而去。濬達海之
朱涇者。先為諸河濬源。即計諸河歸壚也。若諸
役並興。不但民力有限。勢使一河無成。情同規
避。甚非急公之誼也。今定法以今冬濬一河。明
冬再濬一河。但能歲歲輪濬。數年內外太倉無
不興之水利矣。何必同時並舉哉。各河掣去字
圩須一一歸併朱涇。特示

時所有
故有此諭

勸諭濬河

太倉州知州白 為靖異議以濬要河事。照得本

邑西北用舟。東南用騎。西北種稻。東南植棉。種
稻地肥。植棉地瘠。以瘠壤曾無涓流。四望矍身。
石田無算。貧民逃徙。樂土為墟。舊夏颶風。海潮
湧入。尾閼無瀉。木棉淹盡。東南遭此奇荒。止存
一帶。衰颯景象。本州循節。日擊傷痛于心。又見
殘黎哀訴。馬首求濬。朱涇以備旱潦。今者大役
實出本州自己。血忱情非得已。慨東南之民。非
爾等宗族。即爾等姻婭。非爾等莊田。即爾等墳

新劉河志

正集

六

墓。非爾等佃戶。即爾等藏獲。奈何就此晏安。適
彼疾痛。且荒年興役。饑民得飽。昔賢盛事。原非
創聞。何至惜財畏役。止徇其私。不論理之是非。
倏爾聞然。逐隊風俗。不古于茲。可見方之古聖。
已饑已溺之懷。大儒天下為任之念。非所望于
士君子之林也。推原其咎。皆由豪僕鼠輩。欺家
主不悉艱難。私勾包攬。泥頭恣言土木浩費。以
致偏聽生惑。畏難造謗。度官法終不可已。畢竟
入其彀中。况勢家敝習。中飽之言多。易入儉省

之論反難通本州深知情弊痛惡此等因此用
佃屏逐泥頭今又着各區就難易之處開一樣
河估定丈尺工數驗填佃戶租單使有難易準
規不至作奸妄冒功力可稽奏績自易為民興
利法在必行願息謗言拱而靜聽勿以西北而
秦越東南勿以城市而隔膜鄉井昔西門豹鑿
鄴渠十二民初為恨范文正開茜涇諸浦反被
秦糾自古良然即有禍患為民受過誠所甘心
既告情通國復有阻梗三尺不貸詩曰苦勞民

新劉河志

正集

七

力濬涇溝雖曰時艱利百秋若個今朝含怨諒
他年方曉白知州

時畏役繁騰故有此論○諸論不能盡載畧存二論以見剗始之難

初濬北劉河申 各憲 稍節

太倉州知州白登明為欽奉

恩詔事前撫部院周 憲牌開照

詔欵東南財賦重地素稱沃壤連年水旱為災民
生重困皆因失脩水利致誤農功該督撫責成
地方官悉心講求疏通水利以時蓄洩水旱無
虞民安樂利等因平職看得財賦乃農田之脂
膏水利乃農田之血脉必血脉長通而後脂膏
不竭自太倉劉河淤塞三吳屢被災荒雖開濬

新劉河志

正集

大

之檄恭嚴而億萬之工莫措年復一年究成築
舍當日之稍於者竟成平陸矣當日之平陸者
竟成桐阜矣平職焦心勞思不遑室處乃集矜
耆相厥源委劉河之北有河曰朱涇舊名北劉
河西接至和塘東出潛槽口長五十有餘里入
海最徑當疏通潮汐以濟民田因此不避勞怨
毅然力行計道里之丈尺按何身之濶狹應合
州濬者協工濬之應坐區濬者旁近濬之應穿
舊河則疏之應開新道則鑿之猶恐人心渙散

鞭長不及以水利員缺委教官一員董其成。其員數人分其事。期於臂指相使。呼應俱靈。現在擇日興工外。但役務既繁。工費亦鉅。雖非公帑。實竭民脂。伏懇 憲臺具 題量調。以示激勵。仍祈告成之日。獎勵有功員役。庶鈔鍾爭先。公旬恐後。則劉河不開而已。開東南無河而有河。不特太倉利其蓄泄。抑且震澤瀉其狂瀾。雖非劉河是亦劉河也。未敢擅便。合先請詳。
乙未正月

河工告成申

院道

稍節

新劉河志

正集

尤

太倉州知州白登明為欽奉

恩詔事。蒙撫院張 批開濬劉河支港。以興水利。誠為要東快舉。具見該州一片苦心。仰速查分濬。河工段數。民力費用若干。并請蠲何項錢糧。若干數目。備細確覈。繇道詳覆。以憑酌奪。繳等因。又蒙前任蘇松道張 批據詳劉河淤塞已甚。工程浩繁。難以興濬。先開朱涇。稍通海道。以疏水利。誠為 國為民之至計也。但須著實舉。行如督工員役。果係有功者。自當紀錄。至于具

題請蠲之說。先據該州造報荒冊。已經轉呈矣。仰候撫院示行。繳等因。平職看得財賦之本。在農田。而農田之本。在水利。知本之本。而後可以安民。昔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自吳淞東江既堙。唯婁江洩太湖三萬六千頃之水。婁江東段。即劉河也。劉河塞而蘇常歲遭巨浸。太倉旱潦尤酷。豈非蓄洩無備歟。若東南水利不脩。國賦奚從取辦。平職叨為州長。痛軫民艱。豈敢傳舍一官。膜置民社。曾相度劉河。漲沙無際。工

新劉河志

正集

干

費巨萬。實難下手。唯劉河並北一河名朱涇。實劉河支派。西接至和塘。東出劉河口。庶浚此河。可以救太倉之旱。滂可以瀉鄰境之波濤。可以壯異方之形勝。可以通東南之舟楫。有四大益焉。可作劉河問世矣。考此河在宋淳熙前已有之。不濬者數百年。皆岡身隴阜。斷堰平田。民難慮始。頗有旁撓。平職自揣忝蒞一方。目擊民愁。况奉

恩綸 憲檄。安敢下徇私情。不行拯救。因是專斷

決澹籌畫便法一者起夫之便。華泥頭包攬用窮佃作工。每工令田主現給五分。准租五分。官給印單。既賑既役。民心鼓舞。二者公役之便。華賄匪田畝。詭寄優免等弊。照魚鱗冊銷各圩實田。以河難易配田多寡。民無避役。三者任人之便。自委官而外。矜耆督塘長。塘長督圩長。圩長督夫。夫有什長。節節相制。標記河旁。又盡華塘長陋規。民易供役。四者捍禦之便。邇年海上鴟張恒思突犯。今朱涇河身隘束止。有便乎民舟。

新劉河志

正集

主

道里曲折復無虞乎。冠艘自正月二十日起工。至三月十日告竣。三春多雨。晴作止二十餘日。焉遠近樂趨。日役二三萬人。未嘗加一鞭策。邑人咸喜。名曰新劉河。計河自東關外直抵天妃宮出口旁及舊涇市。長六十里。共九千九百八十丈。比舊形加濶四五丈不等。加深一丈二尺。每丈約三十六工。度費民工銀三萬六千兩。有奇。俱出小民脂膏。未嘗一動公帑。他年或冀豐登。目下民窮受困。倘蒙具題。將本歲條銀。

量蠲避困實為激勸。況此河倖成實仗。憲臺主持。早曠未令。不然旁掣其肘。安能奏績。迴看昔日涓流。今遂長河。蜿蜒軍需漕輓。水陸並利。豈長諸邑可息橫流是皆。憲臺之洪庥偉烈也。倘逢節鉞東駐。可徵一得之愚矣。因有請者三焉。一懇紀功教官孫見龍吏目許嗣祿。廉勤敏練。生員顧士璉等。或籌畫綜理。或催趨勤勞。吏書陸基高等。執事小心。並希紀錄。一懇銷田至和塘。濬漕小塘子。石婆港。楊家浜。皆依舊

新劉河志

正集

主

額疏通。唯朱涇界涇。鏟削老田。應清丈銷除。另行抵補。一懇善後。州有七浦。鹽鐵河。楊林河。湖川塘。至和塘。俱為西北幹河。今東南唯新劉河為幹河。將來應照協濬例。又凡鑿新河者。坍塌不常。該開年撈淺。五年一濬。又海潮渾濁。以致劉河淤塞。今宜建閘。天妃宮北。以衛新河。旱則蓄水。潞則放閘。渾潮則禦清水。則滌。開費不貲。另行申請。三月。

請蠲復 蘇松道 稍節

太倉州知州白登明為欽奉

恩詔事

業 木道張

批該州盡力溝洫設法疏

通足規為

國為民苦心督工員役應當分別

紀錄第請獨一說既奉

撫院批繇道詳覆未

據開明應獨何項錢糧仰酌妥速報仍詳

院示行繳

又奉 撫院張

批設法相宜開浚

不日告成具見該州調劑之功則士庶樂工輸

力仰候彙

題優恤繳

早職看得太倉州劉河

關係三吳水利向來不能開濬止為浩費無辦

新編河志

正集

考三吳水利書

先代夏忠靖周文襄海忠介凡

鑿要河有關

國計者動支公帑或截漕糧奈

今正供無可那移

題請後行

又淹歲月早職

上體

朝廷下憐民命設法開濬朱涇勸有田業戶給窮

佃工食寓賑於役告成甚速但河工雖就民竭

脂膏當海氛外熾大役無惡尤宜破格賑恤以

示激勸前申已具河丈民費茲蒙

憲詢請獨

何項竊思蠲減舊欠徒便頑梗良民不沾均惠

新編河志

正集

至現年錢糧關係

國計度支孔亟倘下情

上聞或邀

浩蕩量行蠲恤豈早職遂敢妄冀應

請 憲裁至督工員役蒙示分別紀錄姓名已

具前申並懇詳

院 題叙伏念新渠六十里

易於樂成難於慮始復淳熙五百年之水道代

禹貢四千載之江流不但本邑早濬有備即鄰

邦蓄泄無虞東南財賦之區攸賴不小此皆士

民仰遵

憲臺為

國為民之心所以樂於趨

事適觀厥成早職克肩斯役幸遭罪愆安敢邀

新編河志

正集

竊民功希圖誼耀合行具申

四月

申報

按院 中文畧同 撫院

太倉州知州白登明為恭報欽奉

恩詔河工告竣請

憲會

題以恤民力以垂永

利事

按院孔

批該河開利隣封賴之具見該州經畫

優恤事宜仰候會

題行繳

十月十七日

史 224--155

禁約十條

太倉州知州白 為新河禁約。永宜遵守事。潞河

本以便民恐爾民不知利弊。不計久遠。今為爾民籌善後之策。常思開鑿其艱。壅塞甚易。陸行甚苦。舟楫甚安。早濬蓄洩。種種便益。所有禁約。宜永遵守。百世之利。爾民享之。今開列于後。

一禁淤塞支河。竹河支河宜一。隨口開濬。比舊深潤。枯可通舟。既便灌溉。亦便潦水。盡注大河。河流益駛。不許奸徒。霸住水口。

新劉河志 正集

五

一禁晉斷漁舟。行制去蘆芽。初生。聽民放牧。既阻河流。又傷物命。宜盡拆逐。

一禁竹木堆河。岸上有開竹木行者。止於架于岸上。不許堆壅河中。以阻舟行。通流之水。

一禁壅泥入河。岸上新泥。不許鋤入河內。及隨田壘出。以阻河身。

一禁欄阻河路。民便不許如棍。借名欄阻。藉古河。

一禁兵丁騷擾

水陸遊兵。有搶奪船隻。打掠民財者。該地方訪作何營。即行報州移文究治。

禁約商賈

有地居申。通營兵。或假裝營兵。竊住村市。開橋抽取商人財物。即同擒掠。該地方。

一禁石塊壩堰

橋必用木。石塊則妨水道。至于河中壩堰。有碍舟楫。水口私壅。獨擅水利者。

一禁戕賊桃柳

所植之樹。各個戶宜看管。燒培。枯者易新。柳條瘦小。不活者冬。開伐。壯枝再打。

右共十條。該地方人等。永遠遵守。有犯禁者。許居民首告。地方扶同隱匿者。併究不貸。特示。

新劉河志

正集

五

潯河告 群神文

伏以社稷山川脩春祈秋報之典。聰明正直。施禦災捍患之功。福城邑而人文之秀。聿興護郊。垌而農田之利。攸賴血食萬代。保障一方。茲爲太倉州。形居高亢。地號躬身。藉江海之吐納。資潮汐以往來。粵自婁江。寒鴛平田。遂令東方失其水利。支流百條。盡潭淤而莫濟。膏腴千頃。咸亢潦以遭荒。公賦既艱。民命重困。知州某與利有心。開江無力。聊從民願。興濬朱涇。近起東濠。

新劉河志

正集

七

遠通江口。論形勝則在吳方。相源流則迎海。長六十里。約計萬丈。程途脩廣。工費浩繁。况陵谷易置。當錐崇岡。以作深渠。畝漕兼疏。必鑿息壤。以成通澤。創始之勤。匪易。樂成之效。爲難。爲此。獨吉致齋。陳牲薦豆。禱乞于爾大神。唯願陰翊王化。幽贊民功。展百靈呵護之奇。河成有不日之速。運五丁洗鑿之力。渠通貽萬世之安。旱溢無虞。舟船兼利。還沃野之舊觀。石田同於陸海。洩上流之巨浸。底定同於三。

息氛。稜城市開梁。重開生面。則報賽祇靈。麗牲而加璧。頌揚穹昊。鏤石而銘書。億兆姓。感英靈之有赫。千萬載。頌神德之無疆。

河成謝 天妃文

伏以海若效靈。重開朝宗之勝。榮天吳奏績。再瞻底定之奇。動復淳熙五百年之水道。唯頌神功。代禹貢四千載之江流。全憑帝力。上蒼垂眷。下土蒙庥。知州某竊爲劉河浩費難疏。州民坐困莫救。自慙民牧。徒辱朝恩。屬秦運之方回。遇

新劉河志

正集

天

明神之默啟。採集士論。興濬朱涇。西起城濠。東通江口。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創始之會。輿論頗搖。曾禱塔堦。專祈福佑。恭遇 天妃聖慈。殿下萬劫靈祇。九天龍象。誕神閩海之域。肖貌婁江之濱。穹碑古殿。當年報運艘之功。銀錠金幡。先代崇加封之典。儼榮宮貝闕之遙。臨霞冠珠佩。似姑射西王之下。降寶相瓊姿。蛟螭蟻罔。共稟威神。風雨波濤。咸供呵衛。髣髴怪疑。超承悚惕。蒙賜靈潮之異。自欣吉兆之奇。果爾民悅忘勞。

新劉河志

正集

瓮

麗牲侑樂之忱。難登高天厚地之德。伏願鳳御
來歆。仰申桂椒之悃。玉顏開霽。俯鑒禱祈之心。
陰翊王猷。默相民事。捍大災。禦大患。無旱潦蒼
洩之艱。興水利。濟田功。有潮汐往來之便。專祈
所闢新渠大通舟楫。西注湖水。東滌塗泥。礪石
影沙。潮平岸濶。連五丁洗鑿之威。決海口之漲
積。用黃牛開導之勢。疏上江之淤流。則功並劉
河。廟食江滸者。億世福垂。婁地報賽神庥者。萬
年。

謝河神文

竊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大而江淮河漢。小而溝渠井泉。咸有神司。今茲新劉河者。長表萬丈。程途六十里。支流數十條。灌田數十萬畝。

新劉河志

正集

華

西瀉崑長東出海口南通嘉定北抵湖川自至
和塘界涇石婆港朱涇小塘子楊家浜南北漕
溝數流穿成一河工力不可謂不大成功不可
謂不奇自非有 神相之而然乎向來諸流淤
塞衆神謝事今長河蜿蜒山川增麗必有乘權
司令者河大神亦大吾知 上帝必簡一聰明
正直之神來主是河威靈赫奕超於前古爵崇
位重邁於曩年雷霆風雨咸供呵衛蛟螭蟻周
共稟 威神務使上江倒注下流迅疾磐石彰

沙洲平岸。潤運神力。以決江口之橫。積導湖水。以滌潮汐之塗泥。歲歲如桃花之漲。曲曲如盤。頽之流。代三江而稱底。定轉瘠土而為神阜。長滋苗黍。永錫豐登。唯神大顯光怪。以護全河。以福安土。則國家自有封爵之秩。里社必有廟食之崇。萬年永永。報賽無休。敬潔牲醴。仰申情悃。神其聽之。

請建石閘呈 撫院揭 柏節

分守江南劉河營副總兵管遊擊事高必昌謹稟為河工告竣特懇疏題激勸并祈建閘以永水利事竊照額賦莫重三吳三吳莫重水利。卑職分守劉河日擊河道淤塞旱潦俱殃心軫民患且軍需錢糧紆道陸運極為艱難謹按劉河即婁江乃禹貢三江之一凡太湖仰受之水俱從此出海前朝尚書夏原吉檄蘇松常杭嘉湖陸郡秋糧經營開濬東南遂無水患及崇禎辛巳壬午連年大旱海口巨起橫沙渾潮有進無退婁江不半載而淤近年工部題覆工科胡疏請濬劉河咨行撫轉行到州緣劉河水利事關數郡途長數拾里口濶二里工用浩繁幾番咨覆未遂果行上年十二月太倉州議復水利恭遇本院軫念輿情俯從申請遂有開鑿米漕之役按米漕在劉河北自天妃宮北折而西至婁城五十餘里能引上江之水下注東海灌田數千頃奈淤塞既久遂成平地不特

太倉之尾閘莫洩頻年告困且崑山之洪水時
溢民命其魚自奉憲檄興濬閘州急公萬民
荷鍾不二月而上竣及深濬朱涇得昔陷石梁
面鐫宋淳熙年號始知五百年後重恢舊迹雖
與題請未開之劉河口準步計濶狹相懸較
其里數實與等侔不勞而就功與開同是皆州
官仰體國計故嘔盡心血倡率有方不煩官
帑不廢民時河功既成民田亦治且糧米軍需
一舸直達江南大役功無右于此者若非特

新劉河志

正集

卷

疏入告何以激勵經畫之勞鼓舞告成之蹟乎
至于河工既竣常思垂久先朝疏通水利添設
斗門壩閘如常熟白茆閘上海薛家浜閘太倉
七浦閘皆設于近海數里之內端主外遏渾潮
內澄清水劉河木塞時波濤迅急勢足蕩滌泥
沙不須建閘今石家塘至海口只十餘里通潮
來疾去緩淤泥漸積况劉河高朱涇三四尺外
仰內窪若不建閘渾潮倒注日異而異不同淤
可立待平職會同地方士民再三計必建石

閘天苑官北以水之盈縮為時之啓閉如內水
泛溢則啟而不閉如潮水瀰漫則閉而不啟庶
流沙不至功垂永久雖費踰千金萬不可已總
在本院注精特題廼有以鼓奉令與利之
人而慰萬姓急公之念早臨非敢越俎言事代
賈地方休戚一體無非思為萬民裕征輸之本
為本院垂不朽之助也乞一面勅下州官
議動何項錢糧設法建閘仍倣前代遺制復淘
河夫役每月乘潮掃滌司閘啟閉則水利永無

新劉河志

正集

卷

淤塞之虞而卑職亦藉此永觀厥成矣
撫院張批據稟朱涇潭沒已久兩月開濬具見
該州經營有法實心為民故民遂興子來之
義應候具題其建閘復夫二事是否可行
錢糧有無措辦仰太倉州確查詳覆報
高將軍擇禦海口力保孤城著該州新獲
功多節制應下欽免無犯援兵口集調別得
宜而又於念民疲勸成水利雖古賢將何以加茲

蘇松道奉 總河部院楊 憲牌行查各屬

府州縣遵

恩詔興修水利緣繇申 本道 中文畧同

太倉州知州白登明為推明

恩詔之德意等事

蘇松道張 批該州創濬朱涇以數十萬工之役。不五旬而告成一勞永逸。匪特妻民世沾灌溉之利。而隣壤亦蒙蓄洩之資。該州疏濬之功。固不世出。而庶民子來之義。亦於此僅見。在事矜

新劉河志

正集

三

耆員役允宜紀錄。仰即申府詳請

題叙可也。十月廿八日

任事姓氏

是役也。出閭境之貲力。以成厥勳。州之賢達。為民率先。而規畫市置。多出於魯岡吳先生。事竟而皆不尸其功。況區區矜耆徃役義也。敢詔其勞乎。然任事不紀。無以勸後。即如孫學師捐金助濬界涇。許父母捐金助濬潛漕。可以砥陋習。勵來者。烏可不書。

孫學師見龍

現任訓導

許父母副祿

現任吏目

新劉河志

姓氏

五

生員耆民

顧士璉 龔彥約 曹周鈞 李廣

郭士髦 顧翹 朱志熹 王九叙

張介 黃哀 李玉枝 陸陸

王大叙 吳養玄 金廷標 朱鼎烈

戴元勳 徐仲達 顧士楨 吳章孝

徐仲揚 陸達 胡國昌

吏

陸基高 姚士芳

鄉紳上撫院 張祖臺公書

胡白田先生
筆乙未仲冬

謹啟太倉自劉河淤塞。州治東偏。幅員計四五
十里。都畝凡七八餘區。蓄洩兩困。頻歲不登。瞽
則平疇龜坼。澇則觚窻蛙鳴。是以十室九空。公
家之粟多屬無米之炊。今春。州守白父母相
度形勢。謂劉河包絡於外。浩大而難。朱涇貫穿
於內。簡省而易。于是禱之海神。矢心疏導。計田
派工。計工派役。雖冷風苦雨。單騎河干。躬親慰
勞。萬姓歡騰。不踰月而終事。蹄涔化為巨浸。溝

新劉河志

正集

三

墜便於宣泄。自至和塘以達潛槽。五十里間。潮
汐通流。旱潦無患。是皆 賢牧仰遵
老祖臺體國經野之心。興利澤民之計。轉相播告。
故不勞鑿鼓而集也。今石田焦土。漸復膏腴。上
紓 國家維正之供。與
老祖臺疆理之意。而不費公帑一錢。利可垂之百
世。事關農田水利。所望 經國大篇。敷陳入告。
以為 良吏風而併為婁人急公任事者勸得
邀

俞肯紀叙冬官。然後鑲石樹碑頌

仁人董率之功。與夏忠靖周文襄等而 白公
芳名亦附以不朽。固甚事也。某等嘗讀史傳。見
樊德雲疏陽陵縣河化鹵田為甘壤。民傳樊惠
渠。曾宗道令海鹽興諸水利。人稱魯公浦。竊嘆
昔人小小浚滌。美名無疆。矧茲五十里之奇功。
本邑鄰封咸有賴焉。年來劉河之通塞屢煩
廷議矣。朱涇舊名北劉河。開朱涇不減於開劉
河也。刻下尚欲建閘。計以潞清水節渾潮。為永

新劉河志

正集

三

久計。東南大政。愚生踐土食毛。敢忘浩蕩之德。
哉。謹合詞上請。統維慈鑒。臨啟瞻切。
吳偉業 顧燕詒 王時敏 吳克孝
凌心正 錢增 胡周鼎 張王治
許煥 錢廣居 黃翼聖 曹有武
孫以敬 戚交 吳國杰 王發祥
王挺 王揆 曹王雲 顧景錫

撫院答 鄉紳書

水利爲東南命脉而劉河尤三江之故道向來講求疏通未得其人今白守慨然經畫導潞朱涇石田漸化膏腴不費公帑而成上籌國計下軫民生實有裨於地方辱承來諭不佞敢斬榆揚爲賢令勸乎嗣當叙錄以副諸台臺之隆命也冗次率復不旣

新劉河志

正集

壬

崑山鄉紳致 白公書

丙申仲秋

恭惟

老父臺福星遍照澤及隣封塗歌巷誼已非朝夕而近歲新劉河一役尤百年莫大之利功配河雒者也吳中二十年來高鄉苦旱低鄉苦潦皆因婁江不通人事失脩所致雖七浦一綫稍通潮次而又以曾斷蘆葦泥陂石梁漸致壅塞卽有議開劉河者築舍無成獨

老父臺目擊其艱身拯其患委得其人鑒朱涇五

新劉河志

正集

壬

十里以枝代幹上不煩官帑下不病民力。治事輩隱叨陰庇而不能一裹奔走感勒之餘行自媿也。今秋大潦聞江口挑月河洩水但未經開大壩湖凜汎濫東流甚緩蓋此河之利兼備蓄洩而洩水之利更大於蓄蓄則僅濟一方洩則并及全郡此開壩之舉敝邑引領東望而不敢請者昨見吳魯老致陳確菴手劄知卽日營建石牕以規永利

老父臺分災救患之義可謂著於春秋矣。致之前

人如宋范仲淹葉清臣。元任仁發輩皆有成法。可遵。成效可睹。伏念興一利則有一費。故邑既同。害其澤。豈忍坐享其成。而目前正值公私交迫之際。又苦無可轉移。尚當曲為厝置。少效錙銖之助。以見感德之私。但建隄必俟三冬水涸。而開壩則刻不可緩。故鄉現在收穫。農人水及胸腹。辛苦萬狀。早一日。則被一日之賜。乞立見施行。以慰懸懸之望。可勝翹切。

李白春 徐開禧 朱大受 葉國華

新劉河志

正集

里

馬雲舉 諸 陳 諸保有 余國柱

張子循 李開鄴 何 訥 李 瑛

王志長 葉方恒

丙申秋孟。霖雨連旬。湖翻為害。乃於新劉河口。挑轉河瀉水。留大壩為營。肺計仲秋望後。江子士部從鹿城歸。傳致諸老先生書。白公即日開大壩。湖環積水。奔瀉而下。勢同瞿峽。水力決通。婁江自天妃宮鎮至海口十餘里。遂復舊迹。不減禹功。從是

西水就平。低窪之區。膝岸盡出。刈稻築場。民享豐熟。仲冬水涸。栽麥遍野。疏導之功。匪淺鮮矣。但新河既代婁江。利在全郡。協助之費。獨鹿城宜爾哉。東後學顧十建

書中云。曾勸蘆葦。石梁等。告志中。已詳。圖所云。泥艘。各蓋海舟。畏浪。載泥。取穩。故內河時出。泥沉。水泥。壅之。處久成海。舌漲。決三江之塞。半縣乎此。是真岳功。以乘所莫可除之盛毒也。近見沿海港口。俱為馬路。塔架浮橋。而蓋草泥。遇雨洗濯。晴則復。天妃宮鎮有草泥橋二。塞河同泥。艘宜令民全易以木。橋既可垂久。又免率河。知附記於此。

新劉河志

正集

里

太倉州白公新劉河碑記

順治乙未歲之三月太倉新劉河告成。越明年仲秋民請樹石紀州牧白公百世之績。余曰是誠足以謳吟百世矣。公治冠江南考課爲天下最。其移風易俗諸善政爲當世循吏師。垂諸史傳自足不朽。余謂不朽之大莫如治河。蓋有水利而後有農田。有農田而後有財賦。江南財賦區也。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自東江吳淞江久淤。惟婁江爲震澤尾閭。婁江卽太倉劉河

新劉河志

正集

望

也。環州境八十里。昔年大旱湖水不瀉。海沙壅塞。自是蓄洩無所。長崑地窪。歲苦浸婁。土墾身。歲苦亢。農田困而財賦匱矣。廷臣屢疏開江。費重輒止。自公蒞婁。留心水利。迺望古江見漲沙無際。葭莖極日塗泥。泛濫疏導難施。嘆曰。禹功終不復耶。因相劉河北道有河名朱涇。又名新塘。議鑿之。考北宋景祐間范希文以婁江塞開新塘。諸河洩積水入海。此河常是新塘上流。淳熙間猶爲幹河。歲久漸堙。上成隴阜。下爲沮

洫。所尺濶然。考溝迹可東達江口。視劉河紆折爲近。實東偏水陸逕道也。會奉

詔條咨東南水利。責成守土公。卽以請於大中

丞魁軒張公。憲副璞林張公。二公軫恤民瘼。

如公請公遂鳩工興役。而慮濬規沿陋。迺遵姚

公文顯耿公橋遺法。參以時宜。如杜包攬食窮

佃。按圩田調役。以工作準租。傍河役繁。遠區役

簡。革嘗例寬塘長。省胥吏。任士人。皆本前賢而

變通之。先是婁人數十年無河役。驟開鑿渠代

新劉河志

正集

望

江有樂觀厥成者。有駭爲非常之原者。而時又值歲侵。議未定。公曰。民難與慮始。固也。成大功者不謀俗。不一勞者不永逸。豈不聞范希文荒年用民。饑者得食乎。公旣平日孚民。而濬河實從民願。更申善法。以便民。於是輿情協從。畚鍤雲集。日役萬人。雷動四郊。凡灌莽薙之。陂澮拓之高者。鑄而夷者。浚之。長河踴躍而就。未嘗扶一情民也。計河工起自東城水門。穿至和塘界。涇石婆港。朱涇新塘小塘子。西朱涇楊家浜。東

朱涇南潯漕抵天妃宮達江而止旁潯北潯漕至茜涇市延袤六十餘里爲丈九千餘濶五丈六丈不等深一丈五尺工三十六萬有奇議始於甲午仲冬役始於乙未孟春成於季春三春靈潦晴作二十五日厥功神速所希遘也公初禱於天妃神有靈潮先候而至故河成似有默相焉曩者東南踣於石田商農疲於陸輓今則渺然巨浸風帆往來禾黍盈疇荒墟成市至若湖水東下潮汐西溢隣境息波婁壤得溉民忘

新劉河志

正集

四

劉河之塞因名新劉河而婁士擬之漢白公作白公渠記故白渠與新劉河並稱嗟乎江南數百萬農田當財賦孔亟既無儲羨爲民興利縱命官發帑苟一垂宜徒爲民擾公則無煩課額不假刑驅止行勸分賑貸之法遂捍大災建大利若任夏忠靖海忠介之任所造不尤大乎然而功已奇矣食利者無窮矣閱百千年川谷如故謳吟不歇卽高深易位撫遺碑而覽厥績當有低徊不去者况乎仁牧繼起能稽舊跡踵而

爲之則與公並垂不朽此婁民所禱祀而冀者也鑿石請記以示將來余雖不文其何敢辭公名登明字林九三韓人督濬則訓導孫君見龍吏目許君嗣祿是役也議始於州庠顧生士璉河成有志水利爲詳例得書焉時

順治十有三年九月之朔前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州人

吳克孝謨文

碑文爲鑄工遺
歲數字今改正

新劉河志

正集

五

新劉河志目錄

附集

白公渠記

濬跡

新河丈尺兩岸支河志

靈潮賦

高鄉論

低鄉論

高鄉低鄉相濟論

新劉河志

附集

守令任濬築論

海口勤濬論

湖水灌田論

上 白公論渾沙塞河

移鄉城親友論永守水利

治水要法

後序

二江合論

太倉州新劉河志 附集

白公渠記 又名新劉河

顧士璉 殷重

三韓

白公蒞婁之明年

順治十一年也。仁澤

既流百廢具舉。於是加惠農田。講求水利。仲冬

之朔。揖諸生而進之。詢以開江之策。士璉因有

請曰。夏忠靖謂劉家港。卽古婁江。則劉河者。三

江之一也。自東江壅而吳淞淤。上流震澤諸水

皆從劉河入海。所以波濤浩淼。稱爲禹功。自明

季連年大旱。百川盡涸。湖水弱。潮水強。塗泥淀

新劉河志

附集

積漲成平陸。止存瀕海數里。涓流耳。州人幸島

師。難入以開江爲諱。然自河塞後。長洲崑山。歲

成巨浸。州之東南。蓄洩無備。膏腴皆爲磽瘠。觀

鄰境之困。與本邑之災。豈非尾閼未導之咎歟。

年來。廷臣屢疏開濬。而浩費莫措。然則東南

水利。其不興乎。必俟劉河疏而農田濟。是挽西

江以活涸餽矣。士璉生於海濱。粗識源委。太倉

北有戚浦。止瀉陽城巴城諸湖之水。南有鹽鐵

河。出嘉定。皆不能全受上江之水。唯疏城東至

和塘朱涇一帶多逕少紆。自東關外直抵潯漕。藉數里未塞之劉河爲入海之路。使上江之勢。礙爲三。南山鹽鐵北出戚浦。中出朱涇。如三江然。然後四大利可興也。一則備本邑之旱潦。二則洩隣邦之沸溢。三則達東南之舟楫。四則開異方之形勝。浚朱涇之費。不及劉河之十一。而厥利相等。請無煩公帑。援幹河事例。州民協濬爲便。公首肯之。時所在告濬。公曰。東南急而西北緩。于是遂定朱涇之役。考邑誌。朱涇不

新劉河志

附集

二

詳年代。因濬得昔陷石梁。鑄淳熙年月。建造姓氏。考水利書。宋淳熙間。三吳濬河最多。今石梁之半。尚沒田中。則河身深廣。固昔日之幹也。又考范文正濬新塘。此河中。段土人稱新塘。疑卽范公旁濬及者。則已先于淳熙矣。但卽建梁至今。河已垂五百年。而鑄石始啟。則不大濬者。蓋已久也。是以河形如溝洫。兩岸如岡陵。喬林叢篠。古堰斷坡。俱爲農佃鳩工之日。州人惑之。公曰。是難與慮始者也。于是去邑而謀諸野。及

循河分段。頂視載塗。負鍾荷畚。風馳雲集。閭閻響應。雷動郊野。高岡峻壠。轉瞬深渠。畝漡細流。遂成天塹。長河萬丈。役未三旬。此百年父老所未見者也。要畫六便。焉治河難於起大。今令業主給窮佃工食。寓賑於役。一便也。難於派段。今用銷圩法。照魚鱗冊實數。視河難易。配田多少。二便也。難于公役。今河隨圩轉。田散各圩。不併一戶。難借優免。爲規避。三便也。難于督率。今自矜耆塘長。圩長。佃夫。挨次分督。標記河旁。勤惰

新劉河志

附集

三

可稽。四便也。難於省耗。今自正官條估。自携供費。盡汰塘長陋規。五便也。難于算工。今先將難易段開樣。河估定丈尺。工價。奸民不得虛冒。六便也。遵此六便。故民功轉焉。計濬河自東關外至和塘起。東南至嘉定界。繇界河而東。至石梁港。而北。與朱涇會。繇朱涇鎮而東。至朱岡橋。北小塘子。南東會朱涇。迤東抵楊家浜。北壽菴西。又會朱涇。迤東抵六里橋。北東出潯漕。自潯漕至天妃宮。南出劉河。又旁浚北潯漕。至茜涇市之

新渠而新渠竟矣。長六十有餘里。計九千九百八十丈。加濶四丈至六丈。加深一丈二尺至五尺。用民工三十六萬有奇。議始于甲午之仲冬。工始于乙未孟春之二十日。告成于季春之十日。雨晴相半。役民不過二十五日。焉異者東南困于陸輓商農俱病。有出劉河收七鴉口以達州者。受外海風濤之厄。有派嘉定以達州者。受候潮紆頓之苦。今內地通流。既無意外之虞。而東方之駕輕舠者。不半日可抵邑治。且軍需漕

新劉河志

附集

四

輓水陸並進。外控邊堡。內利農商。大有裨也已。邇者風帆上下。榜人歌呼。靈潦池旬。汙菜不困。至于東迎潮汐。西導崑崙。長南泛嘉定。北注湖川。支河數十條。溉田數千頃。雖非劉河功與侔矣。然非棄劉河也。正符疏濬之法也。劉河因湖水不瀉。不能激蕩浮沙。今南有石家塘。北有新河。兩水夾衝。庶數里之江。不卽墮淤矣。要而論之。成事非難。作事非易。公垂詢茹納。藹藹蕙惠及梓里。以甲駕鉞。上報知己。下答民心。且

夜戰懼恐不克終。幸邀天佑。得寔罪戾。是皆我公平日之惠愛。臨事之精誠。故獨斷而民服。專委而有成。而又躬親胼胝。巡行勸勞。祭海則靈潮捲于沙堤。禱晴則春霏變爲杲日。雖曰人事。實有默相焉。是以民喜而稱。白公渠又稱新劉河。離堆鄴渠。民懷其惠。苛陂瓠口。世誦其休。况今者復淳熙五百年之水道。代禹貢四千載之江流。當邁漢白公而上矣。蓋水利者農田之本也。財賦之盈虛。民風之苦樂。皆於農田有

新劉河志

附集

五

係。唯公見其大。故以水利爲勤勤。雖然善作者尤貴乎善繼。所望留心民瘼者。鏡婁地之源委。察前人之苦心。長使斯流不替也。則召父杜母。後先一轍矣。予故綜其事而爲之記。使後之仁牧。得以覽焉。時順治十二年四月之望

游跡

濬渠自東關水門起。城內河南北濠。匯三支。東出閘口。閘乃舊牧陳公諱璜所建。有碑記至今。堯石完堅。論者謂河濬後宜脩陳公法而變通之。

東溢則禦西溢則啓可濟東之亢減西之溢焉。但舟楫上下司者誰氏市河南岸園亭墓道竹木蓊鬱有林壑之勝北岸廬居河身逼壤崩易淤關廂之民梗迫惜全河襟喉哉亭子橋河稍闊北岸墳壠最高松柏多圍抱東抵柴行市南岸皆岡身未創稍狹多淺段東南至界河之西俗稱至和塘者北段已竟考宋至和二年崑山主簿丘與權築縣西塘以至和名之張士誠塞至和塘尾開九曲河僅通太倉東門則武陵橋

新劉河志

附集

六

河名九曲今所濬者尚在九曲河東安得稱至和塘又考靖海侯吳禎建亭于半涇口今東亭子橋是也彼時半涇濶二三里則此河寔半涇支派矣其南段數百丈屬嘉定今鑿界河而東界河南嘉定北太倉迹不數尺今加濶五丈地窪渚水河身直最爲浩瀚南岸灘田皆稱上腴自劉河塞困旱游十二年茲良禾千頃沃壑如舊一方之利縣需八九云河之東盡穿石婆港中段而北避紆百丈鑿徑五丈以會朱涇朱涇

西段在柴行市東應從此東游穿石婆港坂橋南出爲徑因城市惑形家言故疏吳方由界河石婆港之紆道始會朱涇也朱涇入首百丈其深濶朱涇鋪有天妃祠則知朱涇在昔乃泛海通流也市河最狹易淤市南岸有土堰高數丈可眺十里未濬以前東有腰菱站上下坡坂南听岡身叢篠直接吳溪巷巷始于元隔河東北岡皆峻隴作數折下臨小水今鑿成深浦涵蓄渟泓巷後脩竹傍水東北如溪山沿河岸有賈

新劉河志

附集

七

神廟賈姓聚族訛指爲乃祖似道者也轉廟東不半里適掘得石梁勒淳熙年月賈念八郎建造則知賈姓子孫前此固自有祖非似道也似道台州人死于岡安得在吾婁淫昏之鬼安得爲土神乎南村有崇恩寺梁天監二年建今地迤東有玄照菴崇禎間瑯琊王氏所施昔日菴後微有涓流東北土岡高三四丈深篁茂樹坡脚止尺澗轉南百步皆糾枝灌木平田斷岸民占旣入河身已堙自此直至六華橋南岡草

惡木野獸毒虺所窟故玄照菴等處為最難段。今悉為通渠。菴後有梵閣。向蓊蔓深叢中。今臨流登閣四望。陂塘襟帶。帆檣如織矣。此河自淳熙五百年來久淪為田間支道。故自吳溪菴以東。盡枯溝。頽壤。墩阜。盤夜鑄高。就夷為力。匪易。今高者已平。夷者已深。豈知向者險阻之勢。疏鑿之勞。耶。邑誌云。州東有上岡。身下岡。身其下皆沙磧螺蚌。斯地良然。因此旱則無澇。澇則無涸。窮畔流散。及興濟未半。歸農者衆矣。近步岡

新劉河志

附集

八

橋一帶。雖半鑿平田。以夷衍。力稍易。從橋北穿小塘子。百丈而南。東折朱涇。向如猷遂者。二三百丈。今加濶五丈。河流瀾漫。不減界河。此地久瘠。將轉為肥。迤東多折。至小五聖廟。浮沙激。麗岸善崩。易淤。穿楊家浜。百丈而北。轉東有崇岡。剗削成渠。過壽菴。菴始于元。東有闕廟。河繞其前。迤東過底定橋。出滑漕。全河唯西段界涇中。段小塘子東。東段壽菴至滑漕最深濶。六里橋東。陸路數里。為劉河堡。故六里橋當舟騎之衝。

滑漕至天妃鎮。出劉河鎮。在昔年江濤洶湧。萬艘雲集。魚鹽之利。閩越之貨。為一郡饒。神宮金碧照耀。最為壯麗。聖妃靈跡。著在碑碣。自洪流不波。鎮民凋殘。戎馬所過。十室九空。神宮傾圯。江干閒寂。自非朔望潮平。餘日寒索。刊涉滿日。蘆芷際岸。渾沙而已。濬新梁者。正欲使上流澄波。蕩滌東下也。舊涇不通舟楫。數十年地亢土皆揚塵。今濬北滑漕。至市之新塘止。河作數盤。蜿蜒而北。如其舊勢。新塘者。宋范希文因婁

新劉河志

附集

九

江塞。濬此河代之。今市心小溝。乃其遺跡。民慮舍其上。難以興復。昔涇之不得水利者。坐此河塞也。宜濬市東數里。俾通潮汐。以救瀕海近市瘠田。大約漁河。彌東地勢彌高。宜倍深濶。今量民力。狹者四丈。濶者六丈。以四丈六丈之河。豈能代古江之任。然當鄰邦積水。尾閭徐泄。未必無少救。若遇澇年。倒峽而下。可就濶深。考工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庶可造全郡利。非止為一方便也。然總覽六十里通漑之處。溪

勝如刻鏤渚田如組繡牛官岸具夾渠灌畦農
 家風口麗于昔矣沿河幾烟相接商權田舟宵
 行無警聲折盤迴寇踪難入但軍事盡午水陸
 梳篦名將紀律何在能不痛疲昨乎慨夫利害
 循環禍福倚伏泄水被劫范希文不必白其功
 散衆鳴鑼郊大夫未免嬰其戾非日久論定烏
 能明厥心乎所冀再疏漳水人歌史起之功毋
 願一決鴻陂天禍翟公之族後之君子因跡繼
 軌可也爰作濬迹。

新劉河志

附集

十

界河三百六十丈此岸太倉南岸嘉定宜
 派州民代濬其半而以石家塘之屬州濬者
 抵界河之數段縣濬之而縣役不應後開縣
 初派界河太銀為家濬奸民賄於矣界河
 告成影射侵沒及事覺乃以至和塘之尾會
 經巨室自濬者隱隱焉雖提究未知終竟
 之界河開縣民需利八九已後疏界河宜
 於不然以石家塘之役專責之縣界河之役
 專責之州亦為倒亦可
 河亦濬自東海而來水口在天妃鎮為州
 之界方自現往東一帶曲曲有界河
 之界方自現往東一帶曲曲有界河
 為界又於界河之界方自現往東一帶曲曲有界河
 捷五人故之庚辰脫榜已至矣矣

新河丈尺兩岸支河志

考水利書凡濬幹河畢確勘丈尺垂諸財書以
 便按迹疏濬然必工竣始有真丈尺向有民尺
 官尺之不同計弓計丈之各異朱涇多夾濶平
 時畝濬盤迴剝鑿力艱初用民尺計九十九百
 入十丈今典濬後削去灣凸變紆為直將六尺
 官弓重加確丈二弓為一丈約八千丈零後人
 派濬握算為便矣

計開

新劉河志

附集

十一

東水關至界涇西口一千二十丈

南岸

新涇港

葛油涇

龍福涇

北岸

觀音涇

小半涇

青福涇

界涇西口至石婆港南口三百六十丈

南岸

至和塘尾

石婆港尾

洗白涇

石婆港南口至朱涇西口三百丈

北岸

月泉港

小涇

洗白涇

朱涇西口至小塘子北口二千三百丈

東岸

烏泥涇

西石婆港

自諸涇

小塘子又

南岸

馬泥河

北劉河

苦菜河

北岸

陳家浜

橫澗

千步澗

諸江

盛澗

橫澗

千步澗

小塘子北口至朱涇西口九十丈

南岸

小塘子

朱涇西口至楊家浜南口一千二百四十二丈

南岸

薛婆澗

吳車溝

小楊家浜

荷花池

蔣澗

摩羅塘

楊家浜南口至朱涇西口六十丈

新劉河志

附集

士

東岸

楊家浜

朱涇西口至漚溝口七百丈

南岸

趙保澗

牛澗

丘家浜

北岸

楊樹澗

周陸澗

長澗

南漚溝自朱涇東口起至天妃鎮達婁江七百九十五丈

東岸

萬善澗

陳家浜

錢澗

新澗

北漚溝自朱涇東口起至黃涇鎮新塘一千一

百四十丈

東岸

楊木涇

桃源涇

吳涇

田附餘河少附支河多支河應隨餘河開濬故

支河不可不記腹內支河如織止堪記通餘支

河凡南岸多達舊劉河北岸自小塘子西多達

湖川塘小塘子東多達陸壙塘漚溝東岸者多

達海西岸者達陸壙塘楊家浜等處但支流俱

為民壅須查舊迹洞狹遠近年農隙官督得

利業戶一一開濬以恢復舊跡若各塘長於仲春

新劉河志

附集

士

之月。遽開其河結狀。仍委水官勘驗果否。以行

賞罰。至於蘆葦最易壅河。當孟夏督民遍砍新

蘆。即當治水五分之功矣。孔子稱禹盡力溝洫。

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脩溝

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田無不墾矣。

史手得此

靈潮賦

順治甲午季冬。

白公以米漚之役。告於群神。乙

未孟春之二十日。躬禱海口之天妃祠。祭畢。

時亭午也。潮候在申。水方洞公步江。許見沙汀。

尺泓。渢然有聲。須臾。素浪滿江。橫波際岸。觀者

數百咸詫。靈潮公知神錫先兆。甚喜。河工成。公

報神恩。侑樂焉。駐紮以策頌。祈其順。視予以神

人之感。懣而木。楊聊韻。扈詞以誌其盛。賦曰。

粵神禹之鑿江兮。分三派於海陬。漚川瀆以朝

新劉河志

附集

古

宗今洩震澤之滔流。嗟二江之久壅。今僅婁水

之如溝。奠四千載之安瀾。今氣數至此而忽道。

漲沙橫亘乎中洲。今涓滴曾不得以少留。吁旱

澇之灾。役兮群畔。豐茂而長愁。鑿新渠以代江

流。今章仁牧之能。福我婁。向海神而告瘡。今爲

民命乎。禱求唯神。詎靈于閩海兮。曾默贊乎先

朝。衛運艘與蒔舶兮。飛絳炬于中宵。崇天妃之

位號兮。建神宮乎岩崑。蟠蛭蝨負其承。得兮綺

殿幽赫以沈寥。蛟龍踐踞於梁柱兮。呵衛佇立

以分條。玉女雙侍於神龕兮。雉扇共金幡。以懸

觀。聖容儼乎其帝天兮。敢比宓妃與二姚。垂珠

旒而佩袞章兮。乘瓊臺而揚絳綃。神光煜燁而

流照兮。伏庭階而不敢視。恍仗守土之精忱。今

希感通乎穹宵。陳牲牢而薦椒漿兮。鼙鼓而

奏笙簫。焚祝帛而辭神兮。傍河許而逍遙。潮候

之在日。盱兮觀水勢之方消。忽沙汀之尺波兮。

曾不盈乎斗杓。微澎湃以作勢兮。漸鴻濤而激

漂。乍渢渢以奔潏兮。旋吞吐而颺。氣芳昂。精英

新劉河志

附集

古

之驅駕兮。衆共詫夫靈潮。設止不見其根兮。南

望漠漫而平坡也。赭岸失其高仞兮。北瞻潏急

而旋渦也。西似際天之匹練兮。東則玉龍之透

迤也。竊怪夫涓涓之澆。潏兮遂放此萬頃之銀

河也。于是澼澼潏潏。彌望極目。岸瀾波平。清收

浪伏。觀者駭嘆。咸召何速。垂潮汐之正序。亂月

候之盈縮。宜呼吸于萬里。乃沸湧乎沙澳。等導

江于濫觴。終倒峽而飛瀑。疑膚寸之濁雲。倏霖

雨於四隩。靜鯨波與厓浪兮。微風細織以如縠。

埽陰霾與蟄蟄兮。晴光激灑而可沐。豈侈夫廣陵之濤氣兮。倒魚鱉而蕩平陸。豈羨夫錢塘之怒戰兮。旋天輪而轉地軸。但見塘浦灌注。陂渠滲漉。漑萬畝於須臾。錫三農以遐福。于焉拜神嘉覲。兆厥功成。四野雲集。萬鍾雷行。長河蜿蜒。江波以平。似蜀守之鑿碓。神牛息其闢爭。比閩王之濬港。雷雨助其精誠。具區瀰瀰而東注兮。民降丘以歲耕。石閘砻砻以外禦兮。滌渾波而致澄。勸靈胥之駕濤兮。濯沃焦以如瑩。夾海口

新劉河志

附集

七

之亘沙兮。蟻罔莫敢與抗。茲報靈神之幽贊兮。敵辭而薦牲。調絲竹於滿堂兮。發妙唱于優伶。易廟貌之隆剝兮。飾丹堊而嶄嶄。登篆額以銘功兮。神功莫之與京。亂曰。渠將開兮。潮潮生。渠既成兮。垂鴻名。潮既靈兮。渠流清。千秋萬歲兮。與神盟。

高鄉論

昔人謂太湖形勢。天目障萬峯於西。岡身亘百里於東。江海之岸。與山麓並。有如仰盂。水盡內流。大禹鑿斷岡身。導水東注。則低鄉不苦潦。高鄉不苦旱。今江寒勢反。宜講蓄水之法。水之不蓄。其害有四。沿海塘浦。隨潮盈虛。泥沙易淀。不曉斗門啟禦之宜。一害也。隨田壅出。河狹流淺。二害也。競茭蘆小利。潮至不捷。又阻堰壩魚鱗。三害也。豪強霸水口。不聽蓄洩。四害也。今當剔

新劉河志

附集

七

四害。行四利。每歲農功將畢。守今宜集士民。詢今歲何處旱澇。應濬某河。當酌其至急者。或大幹河。通邑協濬。中幹河。近區協濬。有用條鞭法。銷圩法。參畫其便。則無不濬之河。一利也。高鄉十一月。民種菜麥。十二月。寒凍未可役民。必自正月上旬。始至三月初。放工。則不妨農事。幹河將半。官督塘長。開報附河支流若干條。支中之支若干條。起某處。盡某處。俱着本處大戶倡率。照田開通。濶狹隨地所宜。深則必與幹河等。以

便進水俟官驗幹河。隨驗支河。則無不達之水。二利也。高鄉東忌渾潮。西忌倒流。又慮小汛潮。洞能建閘。櫃水。繇幹達支。支更達支。早則不妨進潮。湧則放溜。衝滌。使高鄉長有無窮之水。則土膏其滋。易棉為稻。何遂不如水田乎。三利也。每當孟夏。嚴諭塘長。凡新蘆有幼水道者。無論支幹。督民遍砍。有蘆芽處。聽民牧牛。務絕其種。及一應堰壩魚簍。俱令撤去。便民通水。潑秧。遣水官巡郊。勘驗。犯禁者重懲。蓋高鄉受旱。唯是

新劉河志

附集

六

貪蘆葦之利者。通流俱被塞。卽婁江尚遭其害。而况塘浦乎。所當申嚴禁者此也。四利也行。四利剔四害。而高鄉可救矣。

低鄉論

蘇州承震澤下流。低鄉河水。比田反高。一遭霖雨。無不淹沒。宜講障水之法。范希文曰。江南圍田。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早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滂則閉閘。拒江水之害。則水田之賴閘岸。甚于都邑之賴城池也。有閘岸。則湖水江水不亂行。

不亂行。則水身高。可走塌身入海。是治田卽治水也。所以吳越趙宋。食水田之利。而吳淞江常通自閘田廢。而水亂行。亂行則水身低。低則下流不瀉。而江淤矣。是田不治而水亦不治也。古來治水。治田無過三法。淤浦一也。閘岸二也。置閘三也。然淤浦欲其深。閘岸欲其高。厚置閘。欲其衆多。無非欲水不亂行而已。范希文時。婁江淤塞。不瀉。婁江別開黃涇諸浦。以洩蘇州積水。彼時閘田治。故積水可洩。今人動言開江。而

新劉河志

附集

七

不能導湖水東行。此吳淞江所以旋開旋塞也。北宋去吳越未遠。圍田常有存者。而郊司農尚欲興二千萬夫。分爲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每夫一年。借雇半月。開河八百里。脩縱橫塘之制。以造三吳百世之利。其書具在。鑿鑿可行。今當隄防久壞。勢重難返。不一大經理之。則財賦之源日困。假國家簡命大臣。得周文襄海忠介其人。委以便宜。聽其支調。限以五年。依郊司農之法。通變行之。俾水治而田亦治。策之上也。

大則撫按督其監司。監司督其守令。守令督其區。使三吳各邑同時脩治。限五年奏績。先從低窪下手。挨年漸及高區。每歲守令以游樂實蹟呈報上臺。以憑勘驗。為考成殿最。則長民者競勸。民利不敢不興。次也。若朝廷不命官上臺。不留意守令。無善法。反不若鄉里之大家一方之賢者。倡率閭黨。為隄防之事。行之一圩。則一圩之利也。行之數圩。則數圩之利也。聞風興起。在在可以募效。吾安得數十君子如郝司農。單

新劉河志

附集

三

進士輩散處三吳澤國。以生民為念者乎。此則功施而未廣。又其次也。予生高鄉。不親沮洳之勞。時見崑長巨浸。慨然傷之。因懷吾黨君子有邨單之學。惜乎功施而未廣也。

邨司農志不克就。自兩浙罷歸。即所居之西。有木田曰大湖。濱者如所陳之說。為圩岸。溝。滄。場。通。微。井。田。制。咸。入。甚。厚。予。友。陳。子。確。養。隱。居。水。邨。曰。奇。村。教。授。之。暇。誦。民。築。圩。一。方。法。也。類。俗。化。為。仁。里。又。推。其。法。於。龍。塘。諸。鄉。無。不。利。便。然。則。所。在。有。借。于。謂。心。利。濟。何。功。其。力。更。易。可。與。司。師。矣。

高鄉低鄉相濟論

高鄉濬渠。低鄉圍岸。二者未嘗不相濟。蓋北之江東之海。其壩身恒向西南流。若低鄉遇旱。又喜其西南流也。常熟太倉濱海之水。半是津水。可以溉田。此高鄉之有濟於低也。低鄉守隄防之法。使浦塘蓄於內。江水行于外。恒有湖高于浦。高于江。江高于海之勢。則高鄉之田。時與江平。車灌甚易。此低鄉之有濟于高也。高鄉築在壅河。如劉河。偶淀沙塗。隨行告佃。栽蘆數載。便成灘田。內地支幹。咸復如是。昔梁寅謂有田

新劉河志

附集

三

十畝一畝為池。九畝可無災患。奈何將現在通流而壅之。宜查縱浦橫塘舊迹。一一開濬。毋陞升斗之稅。坐墮無窮之利。仍脩斗閘。局啟之規。此以低鄉之法。治高鄉也。低鄉樊在通舟。古法田舍在閘岸之中。內有溝渠。不通舟楫。即通舟。不過隨閘局啟。自後人貪行舟之便。決壩古樊。并廢斗閘。田舍皆沉水底。堤岸既壞。即欲興築。無從得泥。勢必更濬。支浜昔議有田二十畝者。將二畝鑿池。取泥築岸。眾戶公償田價。以資之。

圩之中。雖不必盡然。宜倣其意而行之。毋吝一已之產。坐贖一方之利。則築岸之要。仍在濬河也。此以高鄉之法治低鄉也。夫高鄉止期通水。而不期蓄水。所以常苦旱。低鄉止期洩水。而不期障水。所以常苦潦。今使高鄉地勢與江水平。則同低鄉之利。使低鄉地勢岸等岡身。則同高鄉之安。相濟又相師也。高鄉多支河。則海潮倒注。常分而不聚。低鄉有圍岸。則江流順行。常聚而不分。相反實相濟也。知此可言水利矣。

新劉河志

附集

三

守令任濬築論

守令爲親民之官。水旱皆切身痾痛。百里內外。河渠隄防。可日涉而知。歲當農隙。守令巡行郊野。詢疾苦。省勤惰。相原隰。問通塞。稽斗閘。何利當興。何害當革。何處成熟。何處拋荒。有關國計民生。須一一留心籌算。在高鄉則濬河爲急。以一年濬支河。一旁及支中之支。五年濬幹河。一旁及幹中之支。在低鄉則築圩爲急。初年築某處圍。次年築某處圍。挨年輪適。五年則一大

脩。尅定程期。永爲遵守。一家之工不完。責在犬戶。一圩之工不完。責在圩長。一圖之工不完。責在塘長。一區之工不完。責在耆民。一縣之工不完。責在水利官。大約經理三年四年。溝洫可通。圩岸有基。經理五年六年。支幹深闊。圩岸高厚。經理七年八年。水利盡脩。水田盡治。賢令相繼。至于十年。荒田皆墾。戶口日增。財賦彌充。水旱不困。行之一縣。則一縣之利行之。數縣則數縣之利。然後各以其十年之餘力。疏鑿一江。三吳

新劉河志

附集

三

能行之三十年。而吳淞婁江白茆可通矣。此真百世之利也。守令能寔心下手。須將四境山川。土田村落鄉鎮。地勢高下。河道通淤。細細考究。繪成一圖。條註利病。瞭然指掌。或圖于屏壁。流覽經心。便思某河已濬未濬。某圩已築未築。某鄉受水受旱。不啻日日躬親隴畝。則恤災捍患之念。于是生也。或曰。守令職卑。權輕。旁撓之旁掣之。如何。曰。守令果有愛民之心。孚於上下。而行之。以仁決之以勇。臺泉又寬以文法。則盡

其力之所當爲苟窮于不可爲者則不能強也。然自吾始之必有繼緒者矣。先量其不可則非也。

海口勤濬論

高鄉之河與低鄉異。海口之河與內地異。低鄉湖水清徹。又因箭泥致深。海口一日兩潮。每潮淀積一簍。一歲積七百二十簍。又無湖水衝滌。潮益渾。一升水二合泥。來強去弱。最易淤淺。或謂須建閘啟閉。外禦渾潮。內蓄清水。或謂水口

新劉河志

附集

西

宜存壩堰。使內水不出。潞年仍可決放。放已旋築。且可禦鹽盜。此二者皆非垂久之策。蓋天地之氣貴乎節宣。節而不宣則陰陽必至垂滲。水猶人之血脉。宜乎行不宜乎壅。猶人之咽喉。宜乎通不宜乎梗。故曰爲川者決之使導。至于建閘啓閉。可謂得節宣之理矣。然云木可垂久者何也。宋鄭氏云。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沿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常州江陰。一河一浦。皆有堰閘。范文正開黃

涇諸浦皆建閘。設兵級以守。專司啟閉。明朝夏海諸公于吳淞白茆亦然。然不久法隨人往。遺迹俱廢。周大韶論建閘口上。路地連山土脉理堅實。又無潮水交衝。故可築閘。呂城孟瀆等閘是也。湖海皆浮沙。海潮湖水內外衝激。閘底椿木之處。一有罅隙。漸次流空。而易崩損。白茆七浦斜堰等閘是也。故閘雖十設而九廢耳。必欲置之須于近浦寶田之中。開深倍于河底。純用磚石。不用木椿。貫以灰沙。築成之後。寔土如田。

新劉河志

附集

五

使無虛處積水。灰沙自然膠融。年餘之後。乃開通引水。由閘而行。將舊道壩作平地。則閘可永久。不用木椿。然海口諸河。無論建閘與否。必當相時勤濬。浚必先從海口。用力疏去淤沙。毋令高漲。則順下之性自利。治水者唯不知注意海口。任其淤塞。是以在黃河則屢夾中州。在太湖則狂瀾四溢。昔錢氏開江。兵卒日夜淘河。宋三百年。命治水三十次。則十年一疏。先朝永樂二年。命夏原吉。正統五年。命周忱。弘治四年。命

徐貫其他部郎臬司大約十餘年一命官所以
吳淞數江旋塞旋開乃人情憚于創作而樂於
因循朝廷百年不命官海口百年不疏治馴致
蘆灘沙漲古江盡堙今國家能做先代之法
勤于命官相時脩濬而憲臬守令能實心佐理
做前朝夏周諸公之法而行之則三江無永塞
之日而海口無不滌之沙矣即不建閘庸何傷
蓋建閘者有治人無治法者也

湖水灌田論

新劉河志

附集

十六

前論不必置堰閘以大幹河海口而言也若中
幹河以下及支浜等堰閘誠不可無蓋為蓄湖
水之利也高鄉知有潮水不知用湖水潮水有
盈有涸湖水日既日增湖水渾灌田田瘠湖水
清灌田田肥潮水夾泥塞河沙滲苗心苗為之
槁湖水澄泥淤腐簡取壅田河為之深凡新渠
開後或堰或壩令湖水不出潮水不入清濁判
於一堤利害懸於天壤倘大旱之年湖水竭海
水盛或大澇之年海水低湖水高不妨夾堰故

事已仍築則旱澇有濟而河流不壅真永永
無疆之利也昔薛紹昌耿橘諸公多主此議行
于雲間虞山民需其澤今春新劉河成因議江
口建閘壩未開值夏秋奇旱禾田龜坼四野揚
塵間有通潮之處旋盈旋涸究無所濟獨新河
受上流湖水東注不休沿河五十餘里窪者渠
水平崎亢者轉搬得溉桔槔千具戶聲震野無
晝無夜農歌不歇水力所到灌數千頃起視河
流曾不減勢甚矣湖水之濟如此止有濬漕一

新劉河志

附集

三

帶居民猶徂潮水之便不肯濬支支河反高幹
水不能逆上稍困于旱乃乘孟秋朔望大汛開
壩西月河江湖湧入先期令傍支居民遍斫支
河蘆葦以通水線民競搬岸遂得潤焉此不習
用湖水之過也欲用湖水須濬深各支使幹河
有源之水滔汨而至則高鄉同水田之利矣寧
夾湖水以滌渾沙若進海潮止堪救旱治田者
不可不知

附錄毛節卿論江浦壩閘
一座六丈者置閘二座多寡以是為差每閘

新劉河志

附集

天

歷開夫二名武四名和雇近開居民世掌
 竟有失則罪之每九月至二月常川扇門或
 湖水溢下則潮退而悉故三月至八月高田
 湖水流則改開進湖或雨澤旱則開之引水
 江流至于支河在在壅塞早則探外塘水以
 救苗民實勞止今責令傍支得利戶戶其通
 舟者共造水閘共不通舟者置水閘立早湯
 蓄洩法令河口居民一兩家每兩家開免其
 一二十畝丁田役氣若無力建門今塘長
 九十月間填塘三四月間湖水填塘亦可
 以免半年潭湖之債
 陸世儀論東西史問東鄉疏黎朱泥潭四
 十里間渺然巨浸復數百年小右之奇觀切
 斯偉矣近偶霖雨決句東南尚高鄉之水滙入
 朱泥頓高四五尺海口有堰不得入海遂併
 力西注大潞朱澤為高鄉蓄水又為低鄉潞
 水也今低鄉既通水溢高鄉蓄水又不能潞水并
 兩利也法當於東西之盡境兩地建閘若潞

盛則兩閘盡啟放水入海水微則兩閘盡閉
 蓄水於中使西境無倒注之憂而東鄉有潞
 泓之益為最上策今東鄉舊有石閘底面如
 新此天所以相斯河也宜修復閘板板上鐫
 大字二行曰西溢則啟東溢則閉
 據毛節卿與子友梓亭二說皆指於水堽橋
 用閘水者也當口張南郭疎眉公有壩安江
 潞江之說行潞年決放恐大幹河不便若中
 幹河支河宜多用前法
 郊正夫曰崑山之東常然之北凡有高田一
 切設堰潞水以灌既之又設其壩壩溝洫使
 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五壩門以防其壅
 則高田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
 注之患
 州誌張仲明云潞河之法連浚三年則浮土
 不下而河可久不淤塞
 新河中湖沙浮土日安浚積尚不能即浚宜
 就淺段督民擊舟衝流此低鄉法

新劉河志

附集

完

上 白公論渾沙塞河

創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善天下
 事難不善其事而徂目前之利狗愚民之便其
 事不久而壞不久而壞則後人追咎前人是前
 人因功受過也今春潞河我公憐念東南民
 命甘受勞怨建此五十里之奇功豈欲止垂數
 年將垂十世以至百世也乃愚民始昧其利繼
 享其利終棄其利如劉河以二里之江面不能
 當半載渾潮之塞今五丈六丈之河堪受大海

無際之泥沙乎所以河成而仍留大壩俟開成
 而開不料今歲奇旱孟秋下旬從壩西開月河
 一道秋潮湧入勢如瞿峽瀾漫城市西溢崑山
 自季夏望後一雨孟秋之晦公虔禱得一雨
 越孟冬之朔未得雨百川竭萬井枯獨州東南
 渺然渟滙西注不休無論桔槔千具鄉城舟楫
 卽汲飲者相望於是民始誦吟嘆息焉但自進
 潮後未及三月而渾沙淀積遂以尺計蓋三潮
 積一筭乃指湖水蕩滌時言也今則外河高三

四尺潮沙有進無退。每一潮積寸許。侵尋歲月。其塞可立待矣。安忍鉅萬工程。付之一擲。是以乘禾稻登場。不煩戽水。卽當築塞。月河以俟。建閘後。相時啟閉。而鄉鎮市民。昧於大計。唯喜進潮。黠商偷壩放水。以運大舟。夫三十六萬民工。止爲裕財賦之源。溉三農之畝。豈徇市民黠商之便哉。造閘必須南北作壩。今月河小壩所費甚省。須速行料理。芭水乘小汛。督民築塞。此事機之不可緩者也。卽建閘後。須官鎖禁開。設夫

新劉河志

附集

三

巡把。非大旱大澇。不得請鑰。不然。海舟闌入。無忌。波臣湧沙不仁。不塞全河不休。數年且不可垂。安能垂之十世百世哉。此愚生所早夜焦思。欲圖善後之規者此也。要非愚生創見。實斟酌先賢遺法。效雲間兩浙壩閘制度。而鄉民智短無稽。唯貪目前之便。以壞永久之利。是誠可惜也。俟閘成。尚懇樹穹碑。鐫嚴禁。以貽無窮。倘有浮議惑聽。以非時妄啟爲使者。幸燭其私焉。

時順治乙未孟冬之八日雨後記

移鄉城親友論永守水利

士君子智出愚民之上者。以愚民所見者。近與小而士君子所見者。遠與大也。能見其遠與大。當爲民垂百世之利。不當聽民驟已成之業。坐視其驟謂之不仁。不知其所以驟之之繇。謂之不智。夫在位則養。朝廷之民。居鄉則樹系梓之德。固仁人智士之所當盡心者也。請以水利言之。婁江之寒。歸咎於天行。非也。假壬午癸未間。有事疏導。未必遽塞。以婁江浩瀚。而堙淤甚

新劉河志

附集

三

易。况區區支派哉。考邑誌。東方四五十里間。向無自城達漕漕之河。有之自今日始。蓋東方香氣將回。幸遇白公。天人巧奏。成此大功。事非偶然。然創之固難。保之非易。而河之興廢。止在潮水。湖水之別。古來明水學者。止用湖水。不用潮水。湖水鹹。灌田田瘠。湖水淡。灌田田肥。湖水澄泥可築壅田。所以長崑兩邑水田倍收。高鄉潮沙止堪棉苴也。愚欲使東方高亢。轉爲水鄉。地脉俾在在有蓄水畝。畝可栽秧。唯拒潮水引

湖水乎。湖水有來而有去。湖水日引而不窮。其法須深濬。東方支幹等河。幹河須一丈五尺。支河須一丈二尺。幹河東盡之通潮者。設閘嚴扁。非大旱不進潮。非大澇不決水。其支河非通舟者。皆壩水作斗門。務令縣幹達支。支更達支。一引湖水注滿。則通畝可栽秧矣。蓋種棉地力日薄。種稻地力自肥。東方佃戶不肯種稻。歸咎無水。若令在在通流。夫又何辭。此拒湖水引湖水。乃天地自然之利也。蓋貪潮水有二種。唯情

新劉河志

附集

三

農不肯濬河。奸商思運大舟。故偷開偷壩。靡所不爲。如今歲奇旱。開壩兩月。河進潮而鄉市之民。貪行舟之便。至冬仲農功久畢。尚不肯築塞。以致渾潮淀積。有進無出。妄謂濬河必須通潮。豈非千古未破之愚哉。棄天地自然之利而蹈千古未破之愚。坐墮已成之業。諒仁人智士之所不忍也。今與諸親友立六約。不論在鄉在城。凡有田在東方。得新河水利者。宜守引用湖水之法。嚴閘口。啟扁之規一也。給銀米佃戶盡開

支河二也。禁佃戶不得臨岸鋤泥。禁市民不得準寒灰塵。每于三四月間。蘆芽乍長。督佃戶割去。置架魚。斷一切不存三也。中有淺段。宜於每冬督民。簞洗取泥。壅田四也。歲久淤塞。宜啟當事。照例開濬。以復舊跡。庶使此河水永長存五也。所立禁約。宜留心體察。有犯禁者。卽啟當事懲創一二。以警其餘六也。法無久而不敝。利因人而自興。吾願諸君子堅守前約。一日以至百年。繇身以及孫子。長爲民利。不亦休乎。夫白

新劉河志

附集

三

公生於三韓。去婁六千里。豈有田廬墳墓之在吾婁哉。無非爲朝廷養民。故勤勤與利。不知任幾許勞怨。費幾許焦思。經幾許籌畫。然後兆民子來。功成俄頃。卽其事之所希有。而知其功之所極難。其精誠雖貫乎百世。而其法則賴諸君子世世守之也。嗟乎。諸君子讀書行道。積善貽謀。豈區區爲身家計。實欲康濟斯民耳。豈四海之民。乃吾民。而桑梓之民。非吾民哉。苟桑梓之不渝。而猥云四海哉。諸君子勉之。

治水要法

費永領士璉訂正

弟叶生編輯

常熟知縣耿橋濬築條約

萬曆三十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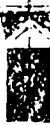
開河法

凡九條

一照田起大量工給食

歲久正分有荒歉之歲召民為役日以五升因而賑濟蓋老成慮如此故法莫善于照田起大量工給銀或謂照田起夫有近水利者遠水利者不得水利者以三等為伸縮

治水要法



一

竊以為不然全邑之田未有不藉水者但河有校餘水有大小彼餘河引江湖之水而校河一餘河之水者乎田近餘河者稱利矣田近校河者非餘河之利乎若有伸縮則奸戶積書朦朧作弊上戶那為中戶中戶那為下戶近利那為遠利遠利那為不得利而田少愚弱之氓反肩重役下情難達官即知之亦若于查算之難數辭甚矣故觀水勢所向應用某區某畝之民查明該圖坐圩田地總

數隨令區書將業戶一一註明然後通融算

派某河因役田若干畝每田若干畝坐夫一名田多者領夫田少者湊補足數名曰協夫其坍江板荒田地俱豁免

一水利不論優免

鄉紳優免使小民獨受其苦徒滋怨望而事難成客歲開濬福山河以此意白之鄉紳鄉紳咸各樂從興工之日倡率鼓舞百姓益蒸蒸子來已有成例今後凡濬河築岸必如往

治水要法



二

規庶勞逸均而上下悅服

一准水面算土方多寡分工次難易

開河之法其說甚難均是河也中間有淤塞深淺之殊地形有高下凹凸之異而土方多寡工次難易必有判焉不相同者宋臣鄭僑云以地面為丈尺不以水面為丈尺不問高下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必不可得夫物之取平者必期於水治水而不師乎水非智也須于勘河之時先行分段編號算方之法若

治水要法

王

本河有水卽沿河點水深淺差一尺者卽另爲一段假如連河水深一尺而有深二尺者卽易段也深三尺者又易段也深四尺者極易段也深與議開尺寸等者免挑段也濶做此各立椿編號以記之隨令精算者逐段計算土方其法每土四旁上下各一丈爲一方每方計土一千尺假如本河議開而濶五丈底濶三丈水面下開深五尺每長一丈該土二方又如某段水深一尺該空土方四分實

治水要法

四

之土而水下應挑之土可一律齊矣然後通算本河該實開土若干方兩旁得利田若干畝起夫若干名每夫該土若干方分工定宕第從土方土少者宕長土多者宕短齊土方不齊丈尺而後夫役爲至均河形爲至平也附打水線法開河唯打水線奸巧百出如開福山塘水線數日不成管工官皆不知識既識破其術隨設法五里委一官官各乘馬一里委一皂皂各飛奔如是往來不停

看其水線不令陰阻乃一日而成奸巧立破何以故功少者于水線中暗藏小壩官來則暫決之過則壩住雖土高無水之地而兩頭藏壩中間水不可絕此奸不破高低不明水線爲虛何以知其然也陰壩初決者其水流動不然者其水靜定也

一分工定宕

難易有號矣土方有數矣而夫役之來道里遠近不同市野食宿異便而上性亦有陰漫

堅散之殊。崖岸不無平險高下之別。奸強于此擇便焉。何以處之。然此不當爲之於河濱。宜先爲之于堂上。查照區圖遠近。自頭至尾。算定丈尺。捱定工次。要令遠近適中。一一明註比工簿內。發各管工人役。照簿監立夫椿。一定不移。庶免爭擾。而亦杜奸弊。第初時量河最要的確。臨期分宕。務乘至公。否則吏胥虛報丈尺。而實尅夫價者有矣。強梁之徒。夫多宕少者亦有矣。官長巡河。須察其弊。

治水要法

五

一堆土法

夫役偷安。類于近便岸上拋土。一遇天雨。此土流入河心。不久淤塞。務令遠挑二十步外。照魚鱗法。層層散堆。若有就便亂拋。隨時責究。或有圍岸應築。或岸半圯。卽挑土幫築。堅牢一舉兩得。不可姑置岸上。云待日後挑築。事久人玩。貽害河道不小。若田中有淺蕩。或原因取土。致田深陷者。卽用河土填平。若岸邊有民房。有園亭逼近。不便挑土者。卽令業

戶自備椿笆。于房園邊旋繞築岸。亦兩利之道也。

一考工法

金藻曰。工不省視。與無官同。省視不賞罰。與不省視同。賞罰不繼續。與不賞罰同。愚竊謂省視矣。賞罰矣。而無考驗之法。與不省視不賞罰同。夫考工之法。必先立信椿樣椿。以防其奸僞。樣椿者。用木橛刻畫尺寸。與應濬尺寸同。當號段既定之後。每段將畫尺寸木橛

治水要法

六

釘入河心。與水面平。本河無水者。與水線之水面平。俗所謂水平椿是也。俟開方之後。以此橛爲準。蓋橛露一尺。則工滿一尺矣。故曰樣椿。又將二橛書明號段。直對樣椿。釘入兩岸老土。深與岸平。名曰信椿。此椿四傍封識。老岸數尺。不許拋土填壓。致難認記。另具直丈竿一條。丈筴一條。立竿樣椿之頂。拽筴信椿之上。以量虛河深淺。如筴在竿十尺上。則虛河深十尺矣。必十尺以下所有尺寸。乃算

實工。虛河丈尺。籍而藏之。夫役認宕時。又各立小椿。書其字第。凡號其千長下百長。其分管領夫某。協夫某。應落若干名。曰夫椿。又按仰月形三濶丈尺之數。為橫丈竿三條。俱畫尺寸。做成木輪車架。此三竿。每查工之日。必攜籍持竿。拽簞駕車而往。先稽號椿。而知其宕之長短。即據信椿樣椿。拽簞監竿。而得其工之淺深。工完之後。沿河推起三竿車。而驗其工之濶狹。勤惰在目。賞罰必加。而後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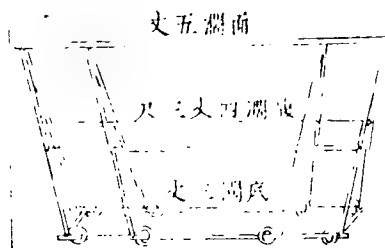
治水要法

七

齊工不虛耳。必信椿者。虞樣椿之上下其手也。又虞老岸之偽增其高也。驗老岸。驗信椿。驗樣椿。驗三竿車。而後偽無容矣。迨工完之後。復打水線以驗之。有淤滯處。隨令復浚。務求線道通流。方可決壩放水。其或浚深水多。打水線不便。則于放水之後。用木鵝沿河較覈。木鵝者。用直木一條。長與河深平。鐵裝其下端。隨浚過尺寸處。拴繫長繩。兩岸民之直立水中。循水而而進。遇鵝停處。則上高水淺

處也。將該管千百長究治。仍令撈泥。務如原議分數。須木鵝通行無滯。然後為完工矣。
附輪竿式

此仰月形也。面腹底三濶。乃可經久。若止用面底二濶。斜坡而下。是曰斧形。易於傾圮。矣。若上下一同濶。是曰筐形。更易圮矣。



治水要法

八

一分管員役

管工之法。每宕百丈。必用百長一名。分催千丈。必用千長一名。督催然。此役須點該區田多大戶充之。各照信地。千長立一小旗。一大橋百長立一小椿。各書應管丈尺。夫數千長催百長。百長催散夫。而水利官又專督千百長。責任微分。大小相驅。印官不時親詣稽查。考其工次。別其勤惰。以行賞罰。
立章程賞罰勤惰以示鼓舞

號段定矣。宕認夫集矣。催督有人矣。然衆力難齊。衆心難一。若忠勤者與偷惰者。漫無賞罰。將勤轉爲惰矣。今定一河工比簿。每十日親查一次。是爲一限。假如本河自水面而下。應開深五尺。則第一限要見工二尺。爲浮泥易取也。二限硬泥難起。要見工一尺五寸。三限通完深濶如式。工大者亦以此法寬立期限。凡比工。每百長管百夫。就以十夫爲一分。千長管十百長。就以一百長爲一分。又立給

治水要法

九

賞功單如依限如式開完者。卽給一單。遇有過犯。許齎單贖罪。以示勸。其奸頑惰工者。卽查千百長。該管十分中。一分不及限者。責各散夫二分不及限者。並責百長三分不及限者。並責千長。庶章程立。賞罰明。莫敢耽延矣。附比簿式

都領夫 協夫 田 田

共實熟田

算派

夫

應開土方

今派字

號歸見

尺寸分

算該開河

丈

初限 日開深

尺開濶

尺堆土離河 丈

尺月

日起至

日止

二限 日開深

尺開濶

尺堆土離河 丈

尺月

日起至

日止

三限 日開深

尺開濶

尺堆土離河 丈

治水要法

十

附功單式 尺月 日起至 日止

水	利	功	單
常熟縣爲頒賞功單以昭勸懲事照得本縣	爲民父母安忍坐視以故倘河災岸不所勞	有過犯許齎單贖罪決不寬貸	萬曆癸拾年 月 日給
縣	右給付	收訖	常字

一 幹河甫畢刻期齊濟枝河

凡田附幹河者少而附枝河者多。蓋枝河切近坵圩灌溉之益所關匪細。若濟幹河而不濟枝河則枝河反高水勢難以逆上而幹河兩旁所及有限枝河所經之多田反成荒棄。法當于幹河半工之時卽當官料理枝河責令各枝河得利業戶俱照田論工一齊並舉。仍責成該枝河千百長催督務要如期料理。停妥俟幹河工完之日先放各枝河水放畢。

治水要法

士

隨于各枝河口築一小壩俟小壩成然後決大壩其工有次第焉。蓋濟幹河時凡幹河水悉放之枝河而後大工可就。濟枝河時凡枝河水悉歸之幹河而後小工易成。况枝河高幹河低不過一決之力。若幹河先放水溢入枝河則枝河水不能直出必假車戽勞費多矣。濟河者往往于幹河告成之後心懈力疲置枝河于不問亦曰姑俟異日也而前工荒矣。蓋機不可失而勞不可辭其工之始終胡

可弗講也。故開濟幹河應給官銀枝河則可專用民力。

築岸法 凡八條

一 圍岸分難易三等及子岸同脚異頂法

老農有言種田先做岸。蓋低田患水以圍岸爲存亡故有田無岸與無田同岸不高厚與無岸同岸高厚而無子岸與不高厚同。今考脩圍之法難易畧有三等。一難脩水中突起無基而成。又兩水相夾易于浸倒須用木

治水要法

士

椿甚則用竹笆又甚則石礮方可成功。椿笆黃石宜佐官帑難委民力民力酌量出工。工太繁者并佐以官帑。二等次難平地築基較前稍易不用椿笆三等易脩向有古岸後稍頽塌者止費脩補之力築法水漲則專增其裏水洞則兼補其外三等岸脚濶皆九尺頂濶皆六尺高以一丈爲率又須相度地形以爲高卑大抵極低之田務築極高之岸雖大潦之年而圍無恙田必登。廣詢父老詳稽水

治水要法



五

勢能比往昔大潦之水高出一尺則永無患矣。其田之稍高者岸亦不致和平。田有高卑而岸能平齊則水利大成矣。子岸者謂岸之轉也。較圍岸又卑一二尺。蓋慮外圍水浸易壞故內作此以固其防。築法與圍岸同。脚而更頂如圍岸頂闊六尺。子岸須頂闊八尺。方為堅固。其脚基總闊二丈須齊築起為妙。圍岸一名耳岸又名正岸。子岸一名副岸。又俗名畹畹。此岸既成可束水不得肆其橫流之勢。而低田可保常餘矣。

一 戢岸。岸外開溝難易亦分三等。圍田無論大小中間必有稍高稍低之別。若不分別彼此各立戢岸則一隙受水過高汪洋將彼此推誘勢必難救。稍高者以害未及將觀望而不之岸。稍低者以害已及將畏難而不敢岸。如此則圍岸雖築亦歸無用。法於圍內細加區分。其高其低其稍高稍低其太高太低隨其形勢截斷另築小岸以治之。

治水要法



丙

大圍如城垣小戢如院落二者不可缺一。萬一水潰外圍纔及一戢可以力岸。即多及數戢亦可以衆力齊岸。乃家自為守人自為戰之法。築時要于低田外邊開溝取土內邊築岸。內岸既成外溝亦就外溝以受高田之水。使不內浸內岸以衛低田之稼俾免外入。又為高低兩便之法。此岸大畧亦有三等。一難脩地勢窪下從水築起者雖不似圍岸之難工力亦頗稱鉅。二等大難其地畧低岸亦畧卑且平地築起較前稱易。三等稍高之地其岸又卑。三等岸俱脚闊五尺頂闊三尺高卑隨地形為之俱民力自築。

一 圍外依形連搭築岸。圍內隨勢一體開河昔范仲淹奏議謂江南圍田每一圍方數十里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哉。朝吳巖有曰治農之官督令田主佃戶各將圍岸取土脩築高闊堅固旱則車水

以入澇則車水以出夫車水出入以救旱澇
哭中之田皆有之但此能禦小小旱澇而不
能禦大旱大澇須建閘開渠如文正之議乃
盡水田之制而得水利之實且一勞而永逸
費少而獲多何憚而不為也今查各圩疆界
多係犬牙交錯勢難逐圩分築况又不必于
分築者惟看地形四邊有河即隨河做岸連
搭成閘大者合數十圩數千百畝共築一閘
小者即一圩數十畝自築一閘亦可但外築

治水要法

圭

閘岸內築截岸務合規式不得鹵莽其大小
閘內除原有河渠水勢通利及雖無河渠而
田形平穩者照舊外不然者必須相度地勢
割田若干畝而開河渠蓋土之不平而水之
弗便或四面高中心下如仰盂形者或中心
高四面下如覆盆形者或半高半下或高下
參差諸不等形者外岸雖成其何以救腹裏
之旱澇故須因形制宜或開十字河或丁字
一字月樣弓樣等河于河口要處建閘一座

或數座旱澇有救高下俱熟乃稱美田又不
但為旱澇高下之用而已柴糞草餅借水通
船尤便于搬運云

一築岸務實及取土法

凡築岸先實其底下脚不實則上身不堅務
要十倍工夫堅築下脚漸次累高加土一層
又築一層杵搗其面棍鞭其旁必錐鋤不
然後為堅實也法如岸高一丈其下五尺分
作十次加土每加五寸築一次上五尺仍作

治水要法

圭

五次加土每加一尺築一次如此用工何患
不實此一勞永逸之計也但低鄉水區不患
不堅築而患無可用之土合無先按圩中形
勢果有仰盂覆盆高下不等宜開十字丁字
一字月樣弓樣等河渠者開鑿取土以築其
岸高下旱澇均屬有救計莫善矣田價眾戶
均出糧入緩徵項下候有陞科抵補不然者
即查附近有河浜淩淤淺可濬者暫壩岸水
就其中取土築岸岸既得高而河又得深尤

便之便也。又查本地有老板荒田。其糧久入緩徵之數。年久無人告墾者。查明坵段丈尺。出示聽民採土築岸。又查有新荒田。與夫九荒一熟。究且必為板荒者。與夫年遠廢基遺址。不便耕種者。查議的確糧入緩徵項下。俱聽民採土築岸。又查本地有菱蘆蕩。止收草利徵蕩稅者。申免其稅。聽民採土築岸。此縱中間不無捐棄。不猶愈于并熟田而泮之荒而棄之耶。但菱蘆俱占于大姓。納百一之稅。

治水要法

七

享十倍之利。人所不敢詰。官所不能問。取之為難。然興大利者。無恤小害。又不然。令民于岸裏二丈以外開溝取土。其溝寧廣無深。深不過二尺。夫就岸取土。岸高溝深。內外水侵岸。旋為土法之所深忌也。但離岸遠。則岸址寬。而溝水未能即侵。溝槽淺。則受水少。而填塞後易為力。但所取之溝。論今佃人勻攤田面之土。兼備外河之泥。一年內務填平滿。無令損岸亦可。又查本縣低鄉土脈有三色不

堪用者。有烏山土。有灰羅土。有墜門土。烏山土性堅硬而質腴。種禾茂且多實。但湊理疏而透木。以之築岸易高。以之障水不密。灰羅土。即烏山之根。入田一二尺。其色如灰。握之不成團。浸之則漫漶。無論障水不能。即杆之亦不必堅矣。墜門土。其性不橫而直。其脉自于水底貫穿。圍岸雖固。水却從田底溢出。欲圍而救之。無益也。築法。必從岸脚先掘成溝。深三尺。或用潮泥。或取別境白土實之。然後

治水要法

大

以本土築岸。其上方為有用。此等處俱屬一等難工。宜佐以官帑。附魚鱗取土法。田面上四散挑土。俗呼為抽田肋。高鄉以此法換土。插田挑田。肋置于岸邊。爾河泥益於田面。而田益熟矣。其法方一尺。取一畝。四散掘之。如魚鱗相似。此法亦可取土築岸。一業戶出本。佃戶出力。自佃窮民官為出本。岸塍多壞。其說有五。小民困于工力難繼。則

トシ

常熟縣約大邑米利以爲民起事要推國室田穀輕稅以輸將某戶出租佃佃戶以租銀業戶佃戶實有休佃願休或相隨之義不難行民濟河某屋不能盛存膏粱具其工程蕩易者之義而士俗人食給有佃戶此論則亦貴資助無效後利應中如法佃者固有而後增雇民苦無糧合諸軍漢式如某戶基八畝漕河一丈漕河佃戶基入土食未若主粟戶二文應擬令該戶自種各處分限漕地是佃戶既盡對支銀及付葉戶執照如有扣扣陳陋宿債或成戶有司等項西漕應公正類查辦繳解並納和日請令佃戶加信入監設使月全自備糧米定官賦提督黃如仁調工不忍須至聖者

估定每丈給工食米
估定每丈給工食米

右給付佃戸

萬曆三十四年

縣

常學

號

附 寫 法

正岸六尺過人行子岸八尺間而無用宜種植其上法惟種藍爲最上蒼藍之爲物必增土以培具根愈培愈高種藍三年岸

治法要法

三

高尺許其有土名烏山不宜于藍者或種
藤豈或種菜茄但禁鋤時勿損其岸若正
岸外址令民時蒔或種菱葢菱與葑其苗
皆可禦浪使岸不受觸況菱實可啖葑苗
可薪又其下皆可藏魚利之所出民必惜
之岸不期守而自無虞矣

一建閘法

宋臣范仲淹有言修閘濬河置閘三者缺一
不可郊僑亦云漢唐遺法自松江而東至于

治水要法

海邊海而北至于楊子江沿江而西至于江
陰界一浦一港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以
外控江海而內防旱澇也然有閘必有守閘
之夫寇盜豪強不利于大閘者十九而江海
口地多曠靡守之爲難且波濤衝蝕水道又
有遷徙之患勢故難存也然徃口閘工費動
逾千金銷毀不逾歲月置而不論可也至于
園田之上流涇浜之要口小閘小堰外抵橫
流內泄漲溢關係旱澇不淺且工費亦儉何
不爲之乎所用工費驗田均派如某區某圖
應建閘若干座合用物料銀若干兩得利某
圩某字號田若干畝驗法每畝該銀伍厘以
下者民力自爲之倘滿一分者官助二三厘
壩堰法同此

一水利由湖不由江

夫湖水清灌田田肥其來也無一息之停江
水渾灌田田瘦其來有時其去有候來之時
雖高於湖水而去則泯然矣若湖水之利無

治水要法

三

日無夜而不可灌田也。夫江水寧惟利小抑且害大。彼其浮沙日至。則河易淤。來去衝刷。則岸易崩。往往濬未幾而塞隨之矣。厥害一。江水灌田。沙積田內。田日薄。一遇大雨。浮沙滲入禾心。禾日枯。厥害二。湖水澄清。底泥淤腐。農夫循取。雖田日愈美。而河愈深。江水浮沙日積。干河而不可取。以為用。徒淤其河。厥害三。欲求永利而祛三害。宜何如。曰。沿江大小港浦。淤淺者。隨急緩濬之。濬之時。必于港

口築壩。濬畢而壩不決。則湖水不出。江水不入。清濁判于一堤。利害懸于霄壤。而此河亦永永無勞多濬矣。獨無良之民。偷壩為可慮。然此亦論其常耳。若大旱之年。湖水竭。江水盛大。滂之年。江水低。湖水高。不妨決壩以濟之。但濬每先幹河。而後枝河。枝河未濬。而身高。湖水低。不能上濟。江湖稍高。足以濟之。則壩亦不得留矣。

一興工止工各定期日

治水要法

重

濬築興大利。動大衆。號令信則從。不信則梗。須預行勘定。某河某區。圖應開。某岸某區。圖應築。某區圖應用田若干。或某字號某圩田若干。某民力。某官帑。俱註明。各河岸下。出示三月。民無異言。隨刊成冊。再不更改。章程既立。衆志皆定。然後每年擇其最急者而為之。其法每十月濬場之後。下令興工。官為省視。至次年三月終。東作屆期。休工。

右條內有設處銀糧一節。支用軍備。徭里錄等項。悉今昔異宜。若興工之日。憑地方官作

何設處故不載此條

耿公著常熟縣水利全書。計合縣城鄉共八十五區。其開河築圩。俱公經畫。身親蒞。因畫大小分合。圖百幅。有各區河岸。壩閘。急緩圖說。某區若干。若干。若干。里圖。某為見通河。緩濬河。急濬河。各若干道。每道若干長。某為幹河。官開。枝河。民開。低鄉。某處為見堅圩。緩築圩。急築圩。每圩岸若干長。某處見存壩閘。某處應建壩閘。原額科糧田若干。坍江田。板荒田若干。科租地。坍江

治水要法

守令之能否庶于

國計民生大有關係

舌

地。板荒地。板荒灘蕩。各若干。然後畫本區全圖。于左。細鏤圖分字圩。水道四至。圖後該耿知縣看得高低荒熟旱澇蓄洩寬恤事宜。一展卷而全區之水利農田財賦瞭然矣。耿公曰。待罪岩邑。旦晚斥罷。然規畫既具。後之賢者。繼緒而為之。職之大願也。耿公遺愛如此。愚生覽水利諸書。未有如此書之條件精當。其書具在。懇各憲取其書。頒諸吳中屬縣。照式踏勘經理。攢造刊板。呈諸憲臺。一以知州縣之利病。一以察

後序

治水治田之法。何始乎。始于虞周。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趾川。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周禮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新劉河志

後序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夫以深尺之畎。至二仞之澮。位位從高瀉下。以百畝之遂。至百萬畝之川。在在脈絡宜通。百萬畝中。鑿畝及川。捐地不知凡幾。封徑及路。占地不知凡幾。鑿水封岸。糜稅不知凡幾。而井田之制。習以為常。不言水利。無非水利也。而又有稻人掌稼。下地以潄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于是早澇溝防之利。始備。而又有匠人。

凡行莫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三分去一。大防外網。凡溝防必一口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于是溝防之規始詳。嗟乎。大禹之盡力。姬公之材藝。可見於斯矣。自秦廢井田。開阡陌。而郵澮徑路之制始壞。厥後名賢救敝。始因川澤之勢。以興水利。如芍陂。離堆。洩水。鄴。茱萸口。鉗陂。兩漢而下。規置多有。三吳澤國。自

新劉河志

後序

二

錢鏐力本富強。北宋范郊諸公。講求其法。而王荊公注精農田水利。一時多通水學。南渡淳熙間。以治水治田爲事。元初亦濬婁江。先朝命官分治。多在淞江白茅。自萬曆中年以後。士大夫以勤事爲俗流。其法不講久矣。故淞江婁江白茅並塞。前撫王筠張公慨然傷之。因著三吳水利全書。真寔委之秘也。牧江南者。宜案置一帙。然卷冊頗浩。當纂其簡切者。行於世。而非經生所能辦也。有能繼張公之志者。則可。今春。白

公濬河成。邑人請曰。公之法。能使數萬衆樂趨不賞。民而民勸。不罰一民而民懼。大功神速。而無淹久。是法可以利後人。請壽諸梓。因是輯其書。雖然。公豈徒法也哉。有公之心。乃可行公之法。而法皆助諸古也。儒者讀大禹周公之書。不得啜勤事爲俗流矣。後學顧士璉謹述。

新劉河志

後序

三

二江合論

松江

顧士璉

殷真

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自蔡註引唐仲初吳都賦註。謂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名三江口。蔡註又云。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明三江乃禹功也。自孔安國以彭蠡分爲三江。韋昭以松浙浦陽爲三江。蘇氏以岷山嶓冢豫章爲中江。北江。南江。皆與震澤不相蒙。近歸震川引郭璞之說。以岷

新劉河志

附集

一

浙淞爲三江。夫三江乃禹鑿以定震澤。記治績也。岷浙天塹。似非人力所鑿。卽江漢朝宗已於荊州書之。震川謂淞江獨承太湖下流別出者。爲婁江。東江卽唐氏三江口之說也。禹貢統言三江未及其口。三江自並承震澤。不獨一淞江也。吳荃原三江謂太湖之水自東南分流。出自蠙入急水。潑山繇小漕大瀝以入海者。曰東江。自龐山過大姚。經崑山石浦安亭。繇青浦達滬。瀆東瀉入海者。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

新劉河志

附集

二

東行經古婁縣。從劉家港入海者。曰婁江。是三江並承震澤。不指二江爲下流別出也。東江爲海塘所障久矣。決不可復。不具論。婁江在北。宋已堙。故邵氏父子不及之。范希文開五大浦。而不導婁江。王荆公詩云。三江斷其。性往菰蒲。青當時止有淞江耳。至和二年。崑山主簿丘與權築崑山塘。自婁門至崑山六十里。婁江上流。因名至和塘。丘與權記云。北納陽城湖南吐松江。又云。唯亭得古閘。以限松江潮勢。是時婁江上流已南瀉淞江矣。而下流未能入海。故婁江不著。元初淞江寒潑山湖圍成田。劉河海潮海西自然深廣。至元二十四年。宣慰宋清自婁門導水以通海運。而婁江始大。蘇志云。自吳縣鮎魚口入運河。經郡城婁門。曰婁江。歷崑山太倉東。至天妃宮出海。則是婁江直承太湖。非淞江下流也。所謂下七十里東北流者。乃逆流水口耳。吳升元引顧夷吳地志。謂婁江者。吳淞江也。恐不可混。又謂今婁江非古婁江。借古名。折非

新劉河志

附集

也。裴聞裴縣其來舊矣。烏知非因江而名乎。永樂二年夏。忠靖見淞江久塞。難慨乃用周文英遺策。決新洋江。夏駕浦等河。挈淞江水北注。婁江南游。范家浜入海之口。上接黃浦。而棄直東百二十里之地。不復開濬。時婁江始併淞江上流。而水勢增壯。然淞江微矣。其後經周文襄公輩相繼開江。尚書李充聞請於夏駕浦洋置。師不果。隆慶三年。海忠介公濬下流八十里。利賴二十餘年。自許應達除費帑全開。反塞。海公所濬。遂為平時。而淞江遂堙淪。至今雖多名賢碩畫。究莫能施。太湖向出淞江者。先因長橋左右居民佃水。不能直瀉。而胥山湖又成蘆蕩。水無從東去。迤邐而南。從徹浦倚八斤鎮東。出白蜆達松之澱。渚入於黃浦。黃浦先繇范家浜。決入淞江之口。至此又滙上流之勢。頽洞無涯。陳仲醇以為西浙大水口。即指為東江云。于是太湖正東。東北諸水常州西來郡城東下。沿江諸湖之水咸注。婁江入海。以一江當兩江之

新劉河志

附集

任其勢重。其流駛。海口至嘴二里。不知何年而忽漲。心灘圍成田。蕩江身日高。先朝末奇。旱湖水不下。潮泥淤淀。江遂塞。然湖水勢殺。亦有說錢允治云。當年定時金陵劉誠意取九陽江之水。自天生橋折而北。拱洪武門。繞京城出龍江口。于是築東壩。斷西南宣飲東下之水。今太湖所受。唯荆溪天目諸水。是以湖水不至積溢。觀吳江長橋迤南。公涇填塞。沿堤皆成膏腴。在宋元時稍寒。蘆葦亦即四溢。何今久無水患。即實

西南諸水不入故也。太湖水源視宋元大殺矣。湖水稍弱。即渾潮深入。積土淤江。淞江婁江之塞。職此故也。雖然。實繇人事之失。如淞江自海公後。未聞再濬。婁江沙漲。羣起爭佃。欲水東下。得乎。吾蘇自婁江塞。高鄉歲苦旱。低鄉歲苦潦。于是開江之議興。而無所依傍。動言須數十萬金。廷臣屢疏。至於估費輒止。予謂濬婁江。比淞江為易。淞江塞五六十年。自崑山而東百里。平蕪棄舟。縱馬。甚至架房屋起墳墓。今劉河塞

未久南鹽鐵西尚深濶。石家塘東通潮汐。唯中
段淤塞。若棄公塘。灣北岸直開。大約不過四十
餘里。平陸固多池蕩。不少恢拓尚易。因循歲久。
將同淤江矣。三百年來。婁江無游例。予謂兩江
並重。卽援淤江游例可也。據海公疏。開江八十
里。計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丈。而濶十五丈。底濶
七丈五尺。深一丈六尺。用銀約七萬兩。今婁江
四十餘里。照十五丈式。雖土方工價。今昔懸殊。
然大約費可量矣。前撫曹時聘議開淤江。以錢

新劉河志

附集

五

糧不敷。欲止開十丈。識者謂江之易塞。以潮沙
日淀。若江流愈微。隨卽淤梗。力爲徒勞。財爲徒
費。海公十五丈。斷不可減。若開婁江新壅之沙。
更不可狹。至於經費。當援周文襄截漕海忠介
折漕之例。蓋婁江之塞。蘇獨被災。四百萬石。蘇
常大半。宜專恤蘇蘇之屬。太倉不產米。長崑吳
江多淤。朝廷能量開江之費。蠲折四邑。或獨
折太倉無米之地。就近支用。何必動云他郡協
助乎。胥濬之官。如海公身任。止委二三府寮。縣

正若撫臣。殆戎無暇。當總大綱。提調巡視。餘委
廉幹官屬。傍河州縣足矣。何必朝廷命官乎。
至於募夫。前輩言。調極西之民。開極東之江。勞
費數倍。當於附近州縣募夫。如先年議開淤江。
止在嘉上青糧募。每圖十甲。每甲四人。三縣一
千圖。募夫四萬。每一小塘。長督夫四十名。宜倣
其法行之。崑倉嘉三縣。何必役別鄰人。夫乎凡
興大役。宜相厥時。當清晏無事。或值歲侵。兼折
兼賑。公私兩便。而督濬者。當如海公布袍蔬食。

新劉河志

附集

六

帶星出入。減省輿從。親給錢糧。革除宿弊。正躬
率下。而又悉遵姚文顯呂光弼耿橘諸法。自然
費可省。功可集也。若許副使之糜餉。寧有涯乎。
予覽四千年禹迹。通塞關乎氣數。似非人力可
爭。未以前大約婁江併乎淤江。明以來大約淤
江併乎婁江。故兩江互爲分合。迭爲盛衰。未聞
兩江並塞也。東江旣出別道。而兩江上流復壅。
再述其遷壘乎湖。翻之禍。民命其魚。先事而慮。
在婁言婁。故著其一說如此。

順治子仲各

太倉州重濬朱涇碑記

國家重財賦矣。亦知財賦之原乎。財賦本于農田。農田本于水利。未有置其本而不講者也。吾蘇財賦甲天下。而農田之在低窪者。歲苦浸。在高亢者。歲苦旱。浸者利洩。旱者利蓄。蓄洩之利。宜歲歲講者也。宋之范仲淹。郝氏父子。明之夏忠靖。周文襄。海忠介。姚文灝。呂光洵。耿橘。歸熙甫。張玉筍。諸公。或躬建厥績。或手輯諸書。吳地咸有賴焉。逮後鮮有究心。以致農田日壞。財賦

新劉河志



一

日困。民生之所以日蹙也。悲夫。吾婁濱海。地高亢。田斥鹵。利在蓄。諸河爲上。江尾間。利又在以洩爲蓄。自劉河未開以前。止戚浦帶水。不能瀉上江諸流。故長崑兩縣多積水。太倉高鄉之灌漑前任。白州侯觀其患。而思拯之。乃採諸生顧士璉議。于順治乙未春。鑿朱涇五十里。洩隣邑積水。丁酉春。復開劉河。留壩捍渾潮。乃掣劉河水。北注朱涇。俾水壯。可以刷沙。于是朱涇洩長崑之水。戚浦洩巴陽之水。同爲幹河。但通海

河宜歲洩。或三歲一疏。則潮沙不淀。乃朱涇濬

後越十年。戚浦越二十年。中多淤段。難以行舟。甲辰春。值劉河議移城。而將作不能出朱涇。崇沙告餉。置而運艘。不能出戚浦。羽書旁午。軍民交困。州牧。陳侯乃奉

撫部院韓公檄。並浚兩河。侯以鴻材偉抱。幹濟有餘。念不得不勞民。而籌其所以便民者。仍用自守。銷圩勸分法。權兩河繁簡。以撥夫役。通計一邑二十九區。分五十扇。以四十扇役戚浦。以一

新劉河志



二

十扇役朱涇。如三都四都八都十都十九都三十都。附近朱涇。故役之。蓋朱涇迤東淤段。袤三十五里。雖河每丈。僅得役田三十八畝。田畝力艱。似難底績。乃民樂於附近。亟于灌漑。四野雲集。萬鍾雷動。侯不待再巡。而工已畢矣。役始于本年四月之二十日。卒事于五月之二十六日。自茶菴起。南至天妃鎮。北至茜涇鎮。計四千餘丈。每丈約十六工。計六萬四千工。每工准租銀六分。計三千八百四十兩。朱涇告成後。戚浦亦

漸竣。由是運艘既達。城工可興。則侯勤勞王事之績矣。高鄉得溉。質遷有濟。則侯施及農而之澤矣。乙巳秋霖。吳地大浸。侯乃決婁江。朱涇兩壩。以洩上江積水。則侯波及鄰邦之惠矣。夫水土之功。與天地並。是以萬古頌神禹之烈。然手胼足胝。盡力溝洫。必躬親之。況乎民牧。又烏能已。歷考離堆。芍陂。鄭渠。召堰。仁人君子。千載垂聲。至于後世。居官如傳舍。視民如鴈鳥。平日不以利病關心。及水旱薦臻。征徭孔亟。正供缺額。

新劉河志

三

泰罰隨後。盡求患本。為民導衣食之路。為國清財賦之源。乎數十年來。蔑有講究。及者唯白州侯毅然為民興利。而又著書惠後。後賢乃能因其法而拓其跡。以成前人之美。于不替。是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乎。昔周文襄撫吳。清釐賦額。兼治田治水。吳民至今尸祝今。

撫部院首請減糧。更疏河救荒。並舉是忠靖文襄。于今再見。假以范邨遺法。令合屬修水土之政。以裕農田財賦之本。得屬吏如侯者。奉行德意。

恤災拯患。三吳之困。其有瘳乎。豈獨婁土一邑。交誦明德也。侯名國珍。號鹿屏。金華人。委官則吏目。李君永祿。東昌人。董工則諸生李玉枝。顧士璉。王文炳。何九叙。章斐。顧廷鏞。李膺。耆民徐洲。陸燦等。俱得附書焉。咸浦別有記時。

康熙乙巳十月之朔

年家治弟里人王時敏頓首拜誤

新劉河志

四

按劉河。即古婁江。近海澗處有二里許。因明季連遭旱年。潭湖淤積。遂成平地。前任白公既開劉河。乃留大壩。以遏潭湖。掣劉河水。北注朱涇。入海。俾水壯。可以將沙。仍立法。于朱涇東口築壩。非大旱潦不決。錄是東南五十里。長蓄清水。以便栽稻。自陳公再濬。仍遵舊法。乙巳秋潦。陳公乃決劉河。朱涇兩壩。林降邑水患。侯水手議復兩壩。但築壩工難。隣近崑嘉。諸應協濟。若因循不築。潭湖淤塞。是隣邑失洩水。遲遲而人倉東。南有石田之困。州縣交病。在當事所宜究心者也。後學顧上璉。

太倉州

吳中開江書序

顧子殷重以所排續開江書示王子。王子讀

曰嗟乎。之難易利害。豈不以其人哉。夫水利

尤重於東南也。蓋自宋以後。名臣碩士。詳哉其

之矣。攷之明代。祖宗朝。率五六十一年。一遣重臣。特

爲疏濬。及其季年。久廢不治。以故。昔日膏腴。皆化

爲石田。國家最重之賦。將無所出。留心時事之輩。

高目而憂之者多矣。而迄未有見諸實事者。豈非

羣言淆於禁舍。重費難於舉贏。故邪。乃前政白公

王序一

之初試於朱涇。繼事於劉河也。折衷輿論。斷自一

心。而又得公無私如顧子者。以佐之於下。舉昔人

所需金錢。動以數十萬計者。今前後二役。不及數

萬。昔人所需民力。必藉資數郡者。今僅取之一州

兩縣。所需時日以歲計者。今前後不及四閱月。何

其神也。不寧惟是。難與慮始者。小民之恒情。而非

常之原。又黎民所深懼也。是以大禹治江河。而致

瓦石之聚。子產事封洫。而來就殺之歌。怨謫之興。

大聖賢猶所不免。今也鼙鼓一動。而騷聲如雷。爭

趨如鶩。迄事之成。未嘗扶一人。子來不日之。再

見於今日。蓋匪直勞而不怨而已。公何以得此於

民哉。且也一州邑之中。庶人在官者。動以數百千

計。環聚而蔽一人之耳目。凡有徵發期會之事。勞

民而傷財者。無不據臂而起。因之以爲利。雖有精

疆之吏。殫心撻剔。豈能盡絕其弊端。乃公之爲是

役也。府吏胥徒之屬。瞪目洗手。終不能名一錢。若

是者何也。蓋公之舉事。定在蒞任四載之後。廉惠

公疆之聲。旣已卓冠一時。凡所謂愛之如父母。畏

王序二

之如神明者。皆已深入乎人心。故其收效如此。今

又十餘年矣。無論功之未竟者。不及繼以爲。而潮

汐之所壅。并其所旣疏者。亦漸以淤且涸矣。顧子

之爲是書也。採前人不刊之議。著今日已奏之績。

垂將來可師之智。其功豈淺鮮哉。然使主之者非

白公。佐之者非顧子。而徒取其區區之塵蹟。而效

法之。其爲民利者。不知何如。而於以病民也。則已

有餘矣。愚故曰。事之難易利害。皆存乎其人也。

呼。又豈獨治河一事然哉。

康熙丙午暮春下浣日書城老人王瑞國題

王序三

婁江志序

三韓白公治吾州之四年。率州人濬朱涇。既成。州人謂其可以代劉河也。易其名曰新劉河。於是乎有新劉河志。又一年。直指李公按吳。以公爲能。令公以濬朱涇之法濬劉河。而劉河亦成。於是乎有婁江志。婁江者。劉河也。或曰。朞月之間。兩河告成。官不費。民不勞。嗚呼。何其神也。故成此志者。公意也。其春秋所謂自序其績者也。予曰。否。否。不然。公實有懼焉。爾。公之言曰。婁江之通塞。東南六郡之大利大害也。用六郡之民。治六郡之水。已事也。今予獨率一州之民。而治其什之七。是勞吾州以勞六郡也。予懼一開江經費。動言百萬。或頒帑。或發漕。先朝有言之者。今役一州二十九區之佃。而受粟於其主。是以豚蹄易篝車也。予懼二。由來命吏。必遣大臣。其權重。其責專。權重則無中制。責專則無旁撓。予故州牧也。力小而任艱。予懼三。然則予之幸而成此河者。皆吾州父老力也。其何忍不志之者。蓋以志懼也。雖然。公又有懼焉。公之言曰。

陳序一

江之通塞。東南六郡之大利大害也。百年一治。數十年一治。所以裁成天地。而節宣其氣也。然興大役。動大眾。則必有勞。則必有怨。勞與怨。予所不辭也。或以予爲口實。而過而不問焉。此又一懼也。天下事有其志矣。難於有其人。有其人矣。難於有其法。倘有踵予而爲之者。委任非人。規畫無法。則未見其利。先見其害。蓋有之也。此又二懼也。婁江六郡之婁江。而非一州之婁江也。或遂以婁江爲一州之婁江。而交相謾也。此又三懼也。前乎三懼。懼

陳序二

在事先者也。後乎三懼。懼在事後者也。懼在事先者。今幸告無罪矣。懼在事後者。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焉。此公意也。故曰公實有懼焉。爾若夫成此志者。爲誰。吾友殷重顧子士璉也。殷重佐公治。躬身親其事。故能言之也。上卷今制也。下卷。二郊之論。附於其末者。明水學之原。爲世法也。蔚村老農陳瑚序

吳中開江書序

嘗讀夏書而知導山濬川。爲則壤成賦之本。又讀周禮而知六官分職。皆以體國經野爲綱。農田水利。自古重之。是故孔子以盡力溝洫歸禹功。孟子以疏濬決排井田經界爲王政。儒者誦法孔孟志在濟物。不能得位行道。庶幾著書垂世。講農桑而惠田疇。所謂鄒魯家風。不出富教中也。昔三韓林九白公。保釐婁土。開江之役。與吾友顧子殷重共擔厥事。河工告成。俾輯爲書。是書支分派別。其言水也。典核而詳明。因時制宜。其治地也。事半而功倍。條利害。立規則。其垂法也。可以律今而傳後。此尤其小者也。若究其大端。有三善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者。婁江。東江。淞江也。太倉劉河。卽婁江之委。自方言淆亂。轉婁爲劉。襲訛不察。幾以劉河爲別派矣。今是書援古證今。先明尚書蔡註之婁江。次明劉河卽婁江之古道。則稱名以正。不惟禹貢之三江可考。而旣入底定之文有據。後世不至傳疑。厥功之在經術者一。東南財賦。大半

開江書序

一

仰給吳會。水利不脩。則農田不治。農田不治。則財賦不出。婁江爲吳會大水口。湖海因而吐吞。水旱資以蓄洩。故太倉之水治而吳會治。吳會之水治而東南治。可以少紓農田之困矣。厥功之在財賦者二。自古良吏如西門豹。召信臣之屬。多以穿渠灌溉。畝收一鍾。自繭絲重于保障。堤塘堰埭。闕焉弗講。旱澇災傷。委之天行。今名賢古法。成憲可遵。廉能繼美。興舉爲易。厥功之在吏治者三。或疑古水學之精者。如桑欽。酈道元。以及酈氏父子。由今

開江書序

二

視昔。得失難定。不知桑經酈注。包羅天地。囊括人物。以供博學騷雅之家。搜奇釣異。非利世之書。若酈正甫。委曲繁瑣。千條萬緒。欲脩治東南之水。然動見煩擾。竟不克展其志。今婁江之役。隨舉輒效。何可同類而觀乎。良繇白公以循良之吏。顧子以濟川之才。相與有成。迨辛亥之春。江南大臣奉旨再濬劉河之淤。參用白公之法。而顧子仍以憲委任事。奏功紀績。各憲交獎。追維前後兩大役。豈非知人善任所致與。夫稱人之美者。不沒其實。

記人之功者。必舉其大。余故表而出之。以爲是編也。乃經術經世之學。國家財賦之本。吏治恤民之要也。余豈爲過情之論哉。

康熙癸丑夏日同學弟郁永計登氏題于日涉園

開江書序

三

婁江吳淞江兩志合序

三韓白公牧婁。念吳中水利。百年不脩。農田壞而財賦殫。慨然傷之。以顧子殷重。嫻當世之務。延致諮詢。籌畫良法。先試之於朱涇。民賴其利。稱新劉河者是也。繼開舊劉河。復婁江古道。顧子曰。開婁江。治太湖東北之水也。欲導太湖東南之水。必開吳淞江乎。白公將漸次經理。會去任。不果。顧子先有事婁江。恐沒前功。母以垂法。因著婁江朱涇兩志。計十萬餘言。行世已久。顧子雖未遑及吳淞。然

合序一

三江源委。志中蓋已詳論。值康熙庚戌。吳浙大浸。當事拜疏。開江。辛亥春。再疏。婁江淤段。仍委顧子佐諸司。頗採用其書。壬子春。始濬吳淞焉。顧子曰。壬子之歲。婁江尚有洶淺。建閘諸務。未得執役。吳淞。然興作始末。曾竊聞之。將與婁江並志。予曰。子之心亦勤矣。昔張公玉。筭撫吳。綜前賢論說。築爲吳中水利書。其三江五湖之迹。非不明備。然其中如單鏐。錢公輔。鄭氏諸說。一治上流之源。一洩三江之委。從未言及南來之水。夫南水出于武林。

合序二

自臨平長安五霸而上。至德勝五壩。直通錢塘。錢塘地形。倍高吳地。前人置壩建閘。令由石門桐鄉。嘉興吳江。以入吳淞。人但知吳淞爲大湖出口之道。而不知實爲南水要津。若一淤塞。則太湖欲出之口。先爲南水所占。二水相爭。橫溢無禁矣。前人。有言。可決錢塘。灌姑蘇者是也。明夏忠靖周文襄。海忠介先後治水。不能開吳淞之塞。不過掣上流之水。從清洋江夏駕浦注之。婁江以洩。吳淞北去之水。是有婁江而無吳淞矣。又自華亭開黃浦。掣三泖之水。達范家浜。以洩吳淞南去之水。是有黃浦而無吳淞矣。故吳淞之水。不從北過。卽從南走。混入陳泖諸湖。而不循故道。是以吳淞中段。自崑山清洋迤東。旋開旋塞也。議者謂開長橋。則吳淞之塞可瘳。不知不開清洋迤東諸河。如人病膈。咽喉雖通。而腸胃阻塞。病烏能瘳。不惟無益于吳淞之上流。而反有傷于長洲崑山青浦上海之下流矣。今壬子之役。大開中段。俾太湖有所洩。南水有所歸。爲功于吳者。卽爲功于浙。誠百世利也。顧子

曰予之言。符于經國者之大計。能闡桑扈。單郊。未
終之旨。此誠當與吳淞百世並存可也。是為序。
康熙癸丑冬十月吳門同學弟畏齋皇甫鍊題于
清嘯閣中

各序三

凡例七條

一開江之議。自明甲申。至
本朝丙申。案牘盈篋。丁酉之役。公移百紙。詞意相
同。今止刻數申。以見梗槩。無關字句。間或節
去。至於擡頭。唯
詔旨頂格。餘止空一字。

一上卷詳新蹟。下卷載舊蹟。

一婁江自婁門至崑山。則名至和塘。太倉塘。猶
稱至和者。州未建時。隸崑山也。自州西關起。

婁江志

凡例一

東迤于海。則名劉河。總為婁江。故集前人
事。至和塘與劉河者。載於下卷。曰婁江。濬築
志。

一附二郊書者。江南水利之祖也。郊氏婁人。

一先開朱涇。故有新劉河志。今劉河既開。則名

婁江。志以別之。凡濬事。刻在前志者。不復入。

一朱涇。婁江先後有志。何水土大政。民生休戚。
係焉。開鑿之撫。修治之規。遺之後人。踵美為
易。

一志僅草創藝林未廣有殫心水學事繁委江
著為鴻篇并先賢碑記懇惠入籍嗣有公移
續梓

婁東 江士詔虞乞訂
費 參省公

婁江志

凡例二

婁江志卷上目錄

原始

恩詔

科臣胡之駿開江疏

部覆

開江說

初濬劉河申 督撫按

按院移會 撫院

撫院移覆 按院

婁江志

目一

按院移會 督撫

按院蒞州手劄

按院蒞州告示

按院蒞嘉定縣告示 條約

按院蒞崑山縣告示 條約

本州蒞崑山縣告示

本州條約

申 撫院求犒河上

申 撫院為崑山縣停工議站

本州勸諭崑山縣河夫示	太倉鄉紳上撫院公書	本州請督臺勘視河工	學道張申督撫條議河工	太倉鄉紳上督臺公揭	本州開江始末覆詳道府	署蘇松道鄒申督撫	蘇州知府鄒申本道	蘇松道宮覆詳督撫	婁江志 目二	本州覆詳本府	按院續發存案條議	呈州條議	拯患說	告城隍文	告天妃文	祭江神文	開江紀畧
					附州民呈詞						徐開禧 顧士璉	葉方恒	陸世儀 陳瑚				顧士璉

滌迹	開江通事	開江諸咏	婁江志 目三
----	------	------	-----------

婁江水利說

吳郡水利必以婁江為綱乎。自宋慶曆二年。蘇州通判李禹卿堤震澤八十里為漕。元泰定元年。州判張均等建長橋里許。而吳淞江上源受截。于是震澤之水漸北徙。蘇胥口吐郡濠。一自齊門之元和塘北入海。一自婁門之至和塘過崑山。繇太倉塘而東入海。蓋婁門至海一百八十里。皆稱婁江。為三江之一也。兩所港脉如織。綿受震澤西來諸水。或繇陸徑壩沙湖維亭真

司兌

婁江全圖



義浦。或繇吳淞江界浦。或繇小虞浦。或繇新洋江而入。謂之南路水。或繇官瀆出陽城湖。東行至傀儡巴城等湖。蕩出真義十五淹。高墟等港而入。謂之北路水。自吳淞堙淤。凡湖水東北行者。藉婁江一線爲命脉矣。談吳中水利者。皆曰必開吳淞江。予曰不然。石堤橫亘。已塞吳淞江之源。下流必致壅塞。宋單鍰精于水學。憂蘇常湖三州之水欲上脩五堰。下易石堤。爲木橋。于所使江源常駛。不致壅塞。自明永樂元年。命依

圖說

圖說

單鍰書築廣通壩。正統六年。周忱重築。正德七年。俞諫增築。而金陵宣歙九陽江諸水。不入震澤而入蕪湖。震澤之水。已減于宋。而石堤便漕。萬不可易。堤實多塞。水勢北徙。或南走。故開吳淞江未易言也。永樂二年。夏忠靖治水。吳中望吳淞江水。繇新洋江夏駕浦注婁江。以泄吳淞江北去之水。自華亭開黃浦壩。三泖以達范家浜。以泄吳淞江南去之水。而吳淞中段竟未經理。或一時力有未及。豈亦見江源受截之故。門而無益。不若併入通江。可以泄水救患足矣。誠爲有見。厥後海忠介大開吳淞江。不久卽淤。繼之者旋開旋塞。卽歸震川先生極言當開吳淞江。而江源受截。究不論及。蓋陵谷變遷。古今異勢。隨時立說如此。非先賢之有漏也。婁江至太倉一百餘里。水道通利。唯東段劉河爲江之委。自明末堙塞。至順治丁酉年。御史李森先州侯白登明開通劉河六十餘里。會有海警。近海十餘里未疏。然自決壩後。上江積水得洩。長崑已

圖說

鮮水患不可謂非開江力也夫 國家財賦本
 乎農田農田本乎水利方今農田大壞財賦日
 逋民困已甚 朝廷宜勅所在守令勤水土之
 政脩吳越宋元遺法務令高鄉濬渠渚水低鄉
 築圍禦水水口建師節水邑所能為者邑長為
 之邑所不能為者必命官發帑大興厥工合郡
 邑而經理之以裕 國家財賦之本此一勞而
 永逸費小而利博者也松江有黃浦郡亦大治
 吾蘇南塞吳淞北塞白茆僅婁江帶水幸已疏
 通成績可守當測其淤段而淘之并開近海數
 里其功易就以婁江為綱次及諸河條目蓋婁
 江者一郡之大水口也
 康熙歲次戊申孟秋婁東後學顧士璉記

四

婁江志卷上

三韓白登明林九定

四明虞光祚爾錫

婁東

顧士璉殷重同輯

原始

順治十四年開鑿劉河

自南鹽鐵河起至石家壩止長六十五里

順治十一年 月奉

恩詔一欵東南財賦重地素稱沃壤連年水旱為

災民生重困皆因失脩水利致悞農功該督撫

婁江志

卷上

一

責成地方官悉心講求疏通水利以時蓄洩水

旱無虞民安樂利

順治九年七月工科請復劉河吳淞江疏

工科右給事中胡之駿 題為江南水患日深

乞疏入海故道以救民生以全 國計事竊思

天下財賦半取之東南而東南之地最要在蘇

浙

興朝以來蘇浙間年年以水患見告 議總議折總

之無濟民貧日見有虧正額臣奉

命福建道經目擊水漫遍野田禾盡空苦楚難以言狀過問土人皆云蘇松嘉湖地勢汗下舊有劉家河吳淞江等處引水入海早有所資湧有所洩迄今日久壅淤河道成田土豪占踞多所撓阻是以胸胃不通害在腹心飄沒沉溺雖天時之不幸實地勢之使然臣因備考前誌三吳之水滙于震澤廣三萬六千頃併溪澗諸水勢甚橫烈總以三江爲入海之路昔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東江湮沒久不可階僅存松江之吳淞蘇州之劉河劉河卽婁江也唐宋元明以三江洩震澤之水始不爲害今三吳並無一江洩水安得不受禍倍慘乎此禍不獨蘇松受之嘉湖諸郡同受之夫以財賦重地盡委波濤將朝廷百萬糧儲何從措辦求蠲旣不可得改折亦無可出百姓有待斃之憂惟正有立竭之虞矣幸遇我皇上加意愛民軫恤周至念此二河之通塞實六郡生靈之安危數百萬漕糧之盈縮卽有頑梗

不過數家以六郡之災黎籌之孰重卽有經費不過一時以國計之全數籌之孰大況元自伯顏創爲海運漕艘數萬悉繇劉家港出海明時海瑞疏通吳淞江歷來稱頌不朽從事地方者前法不遠後効可期或奉三尺以鋤梗或商萬全以圖成一舉而民生國計胥賴之矣伏乞皇上睿鑑勅部議復施行

聖旨着確議長使速奏

順治九年十月工部覆看得太湖爲古震澤受三吳數郡之水繇三江入海三江旣入則震澤底定而不爲災載在禹貢今東江久湮而吳淞淤沙隨潮日積婁江卽今劉河亦成一綫細流水無所洩勢必橫溢連年爲災生民陷溺乞勅督撫按查照科臣胡日擊情形沿江踏勘何以濬吳淞以洩陳澁之水何以疏劉河以洩巴陽之水江流深通引太湖達海水患宜可息應

用錢糧從長酌議如有奸豪把持從重究察治罪既經該司案呈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奉

聖旨依議行

開江說

白發明

水者大利大害也。禦其害而資其利者。河漕之水也。受其害而棄其利者。三吳之水也。蓋遊黃河以便漕。故歲勤脩治。捐鉅萬金於波臣之官。疲百萬夫於金堤之下。雖竭少府之藏而不惜。

婁江志

卷上

四

也。所謂禦其害而資其利者也。至三吳爲財賦重地。於水利最關切。乃任五湖之泛溢而不問。任三江之壅淤而不問。一遇旱潦。壞良田數十萬。通正賦數十萬。不幸而當大無。國家不得已而蠲折亦止數十萬民。因水蘇而旱潦如故矣。所謂受其害而棄其利者也。然則何以收其利。夫三吳之水。滌洞悠緩。不似北河之迅徙。積決也。治三吳之水。數年可畢。不似治北水者。數百年而不竟也。假國家移河漕費之十一。不

則如近年蠲折之數。授一信臣經理。全吳俾五湖安瀾。三江利導。卽不能貽百年。亦可支數十載。不至如河漕歲歲費也。而財賦之源已裕矣。是以先哲如周文襄海忠介。能權其利害。截漕額以建大績。非易其害而爲利乎。嗣後莫繼厥功。吳民遂困。唯茲劉河爲婁江之委。乃震澤之尾閭。淤塞已後。多有經營。屢屢

廟算頻奉

臺檄。卒莫敢擔者何也。夫任天下之事。詎不欲財力寬然有餘地。歲月寬然有餘閒。

婁江志

卷上

五

權位寬然可以展布。然而勢有扞格也。國用殷繁。可捐七十萬金乎。遷代無恒。能遂厥志乎。有治人。無治法。能必議之者。與任之者。如一人乎。蓋能任天下之事者。唯在相其時而爲之。救順民心而翼之。趨行所無事。厥功自倍。今夫困於敵賦。連欠流離。非民素願。苟得保田疇。便漕泄完室廬。供租賦。上開以所利。而下從之。如流水。登明自待罪婁土以來。間遭大無。前乙未之春。勸分賑民。卽役受賑者。濟未涇。一月功成。敢

本邑亢旱瀉長崑積潦。民始知水利。丙申歲稍登。民思前法。有事劉河。衆心成城。勢不可已。憲委既重。義不可違。夫不乘其時而爲之。而故迂其事以貽後人。或於其說耗國家之金錢。動三吳之徭役。非計之得也。或曰。重事而輕爲之。遲事而疾作之。不費公家一錢。則繼軌者難。夫捐金數萬。簡命信臣而經理之。此國家百年之利也。而順民之心。因民之力。從權制宜。亦數十載之休也。而猥以鄰封未明大計。疑懼交

婁江志

卷上

六

集古來任事者多如此。况乎決江導河。竭蹶於蛟宮蜃穴之側。非勞臣之所震驚者乎。特以利關國計。事屬臣忠。故不憚以身塞其衝。今幸古江克復。湖海吐吞。非有他謬巧。不過因民之願。令之趨利避害而已。先輩云。治河漕之水。則漕事重。疏水之源。利在蓄治。三吳之水。則田事重。疏水之委。利在洩明。蓄洩之大勢。而水利可興矣。以故論其大者。若經畫委悉。則具集中焉。

初濬劉河申 督撫按三臺

補節

丁酉春

江南蘇州府太倉州知州白登明爲議開劉河東南第一水利以遵

恩詔以救民生事。奉巡按李憲稟仰太倉州官

吏知悉。據條議開濬劉河爲今日第一要務。然

或謂當題或謂不須。題該州前開朱涇有

已成之効。今再將劉河事宜會同紳衿悉心確

估。應如何鳩工舉行。須刻期報竣。條議二呈。三

並發該州。其力圖任事。毋忽等因。奉發原任刑

婁江志

卷上

七

科給事中胡名周一議開劉河以復東南水利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震澤受荈霅荆

溪諸水。東注婁江入海。通則七郡咸受其利。塞

則蘇郡獨當其害。明季兩臺條上其事。會遣冬

官董役等以改革未果

興朝曾煩廷議。顧議者謂需官錢百萬。或數十

萬。受受難之。而習河事者則曰。無庸多金也。往

時河廣數倍。今兩岸淺灘。或闢爲池沼。或陞爲

沃田。若盡還舊日之觀。工費誠大。如就今日河

身因勢利導不須十萬可舉矣。且河自補缺口透迤而南。紆迴二十餘里。始達婁城。倘從半涇徑圻以西。是又省二十里之工也。然則經費若何。往時夏忠靖周文襄海忠介諸公。治東南水利。合七郡之力以勸事。今日而呼將伯。恐秦越相視。莫若就蘇屬之枕在婁江。倚爲蓄洩。如長洲崑山嘉定協助。量行加派一年。在有田之家。暫損錙銖。從此曠勞無憂。其得失孰多也。或曰。加派病民。奈何。愚生思之。賦役全書。頃雖刊定。

婁江志

卷上

八

窮阨僻野。猶未得見。條銀每年遞加。小民踐土食毛。維正之供。輸將恐後。劉河之通塞。迺吳民切肌之利害。而顧以加派少許爲靳耶。若蒙俯採輿情。早賜題請。排築舍之謀。奏開江之績。功不在禹下矣。昨歲朱涇一河。白州守灼知機畧。咄嗟而辦。竟從平地。開鑿洪流。以駕輕就熟之才。定能不日告成。愚生雖不文。豐碑紀勒以待矣。又原任刑科都給事中錢增謹按大江以南。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以

三江入海爲尾閭。自吳淞塞。東江涇獨存。婁江而婁江之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乃婁江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藉此以歸墟。崇禎末年。陰沙忽漲。潮勢日微。七十里河身。不一年。竟成平陸。所以早則立槁。潦則平沉。數十萬膏腴之產。一旦化爲甌脫。在先朝議遣專官。會兩省鳩工。未及果行。而今日時勢。與昔年迥異。若設專官。則地方未免騷騷。若會兩省。則時日又恐曠廢。且深廣照舊。則鹽盜出沒可虞。召募繁興。則內地奸

婁江志

卷上

九

宄難覈。順治十二年。白州守蒿目時艱。力任勞怨。照田起夫。特濬朱涇。業有成效。今莫若卽以濬朱涇之法。濬劉河。劉河南北岸。太倉嘉定。平分劃地。計畝派工。乘東作未興。檄守令精心估計。不三月。便可告竣。借曰河身狹小。淤塞亦易。攷州治幹河。有七浦塘者。寬濶不甚踰朱涇。而時淺時濬。爲北鄉百世之利。萬一王費繁浩。兩地或苦支應。查得水利關切之最者。首崑山。次長洲。吳江。似應協濟者也。又本州耆耋陸椿等。

呈爲勅諭劉河恩垂七郡事。內稱劉河爲七郡咽喉。三江襟帶。通則旱潦無虞。淤則禾苗盡稿。司農仰屋而嗟。牧長按籌而嘆。皆劉河淤塞之故。有白知州治水澤民一濬朱涇。再濬湖川。麥濱生萬竈之烟。海國樹千年之碣。但朱涇湖川係一邑之利害。劉河關七郡之興衰。孰利孰便。不待辭畢而昭然矣。伏乞亟濬劉河等情。奉批仰州確議報。又嘉定縣士民陳廷楨等呈爲釐弊勸濬裕國蘇民事。內稱劉河東通海潮。西

婁江志

卷上

十

接湖水爲蘇常門戶。於太倉嘉定兩邑尤爲旁近。關切自明季淤塞。水旱薦臻。太嘉傍河居民被災特甚。白知州留心民隱。思劉河故額難循。將平陸之處。束自石家塘起。西至石婆港。議該速濬。詳憲舉行。北岸屬太倉。南岸屬嘉定。豈太倉之移會。濬至嘉定。而嘉定袖手坐視。皆工房吏書恣意折夫。雖極大極切之河。呼之不應。如今年通縣塘夫一萬三千一百。派濬東練祁華亭涇古涇。用夫七千二百。尚存五千二百。乃

逐項分銷。如吳淞脩城。寶山軍需。烟墩造船。自有公費。與河夫何涉。借名折銀。悉供勢豪奸索。伏乞勅追所折之夫。與州並濬劉河。澤被東南。恩垂不朽等情。奉批太倉州一併查報。遵此。該本州知州白登明看得蘇松地勢。東來漸低。湖海之地。邊高於腹。中含太湖。受西浙天目諸水。形如仰盂。障而汎濫。七郡受害。禹鑿閘身分爲三江。以洩于海。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也。東江故道不可復問。吳淞江屢濬屢

婁江志

卷上

十

塞。惟賴婁江朝宗於海。至元爲海運要道。自崇禎末年海口生舌。泥沙日壅。不數年間。倏成淤壘。鄰郡俱受其困。而嘉定崑山太倉尤甚。前年欽奉

恩詔。東南財賦重地。素稱沃壤。連年水旱爲災。民生重困。皆因失脩水利。致悞農功。該督撫責成地方官。悉心講求。疏通水利。以時蓄洩。水旱無虞。民安樂利。欽此。在廷諸臣屢經疏題。檄濬。奈工費浩繁。歷致故實。計夫算工。廣依故額。

合費數十萬。有議裁漕。有議蠲賦。有議搜帑。有議加派。有議七郡協濟。有議蘇屬各邑起夫。條議盈筭。究同築室。卑職履任之初。相度形勢。難以輕舉。先開朱涇。以達海口。旁及黃涇。計長五十餘里。荷憲臺主持。下吏得以展布。工成不日。鄰封咸賴。兩年有秋。卑職終以劉河未開。私心怏怏。茲奉按院巡妻允紳民之請。批行開浚。更荷憲臺嘉惠。三吳素軫水利。所謂非常之舉。必待非常之人。此千載一時也。卑職敢

婁江志

卷上

七

不恪遵。德意力爲舉行。但大役之興。必斟酌克當。而後易觀厥成。謹陳末議。請垂擇焉。洛河首難在經費。攷三吳水利。明朝屢遣大臣董治。如夏尚書元吉。徐侍郎貫。李尚書充嗣。海都憲瑞。周都憲忱。林侍郎應訓。開吳淞白茆諸役。或截漕米。或支軍餉。或取贖贖河夫銀兩。今日有絲毫可擅動。交乎。則劉河萬不能開。若望杭嘉湖協濟。則隔省膜視。徒托空言。則劉河萬不能開。卽欲如周文襄之四郡起夫。以浚吳淞。其能

于來趨赴乎。則劉河萬不能開。若欲加派四郡。以資協濟。則正賦尚通。豈能額外急輸。則劉河萬不能開。然則終不能開乎。非也。唯故海忠介之開吳淞。專責嘉上青三邑。則有可開之說矣。按劉河自婁城西關。以至海口。計七十五里。里長一百八十丈。共長一萬三千五百丈。前云難開者。必依故額廣濶。應費七十餘萬金。今若倣海公之開吳淞。濶以十五丈爲率。縱不能及額。然十二丈斷不可少。底廣八丈。深一丈六尺。每

婁江志

卷上

七

丈得泥十四方。積該十九萬四千四百方。每方用夫十工。計夫一百九十四萬四千工。每工米二升。該米三萬八千八百八十石。計米價三萬八千八百八十兩。每工日給柴菜銀五分。該銀九萬七千二百兩。此數就開全河七十五里而言也。今查與嘉定連界之處。應嘉定濬二千五百丈。已經移文。已有該縣甘認之牒。蓋嘉邑向無漕米。原設有塘夫一萬三千餘名。歲備濬河。不煩另議錢糧者也。卑職前開朱涇。河面止廣

六七丈計工三十六萬有奇。是年米貴故議每
工一錢。田主現給伍分。扣租五分。計民費三萬
六千兩有奇。今歲米賤。止議業主現給佃戶米
二升。銀五分。先給銀二分。存三分。退算本年之
租。佃戶樂于從事矣。但本州尚有一萬一千丈
計土方十五萬四千方。每方十工。計一百五十
四萬工。每工給米二升。該米三萬八百石。價銀
三萬八百兩。每工給銀五分。該銀七萬七千兩。
合計銀米共該十萬一千五百兩。而車庠椿欄

卷上

西

廠料廩犒不與焉。此十餘萬金。州民其何以堪。
必崑山協濟十里。則省太倉十里勞費。而蘇松
各屬量貼水利銀兩。以代婁賦。必祈 憲臺先
頒明示到州。諭以一勞永逸。大役告成。必力請
蠲恤。則民心競勸矣。所謂崑山之當協濟者。緣
崑邑地窪。一值霖雨。田疇盡淹。尤為剝膚之災。
今秋水潦。崑紳移書本州。求開朱涇新壩。以洩
狂流。賴以成熟。茲值 按院臨州。崑紳和率額
請。則協濟為萬不容已之役。按府志。崑邑額田

一萬一千頃有奇。每頃出夫一名。即有一萬一
千夫。自崑至婁。不遠三十里。撥太倉近關十里
易河濬之。不過一月之勞。便享百年之利。視太
倉除兩邑分濬外。尚有五十里。獨濬勞費。不啻
倍蓰也。若不起夫。止議貼費。催之不應。何濟於
事。目下東作將興。安能姑待。倘劉河之開。因崑
而阻。大可惜矣。應請 憲臺立勅該縣照項撥
夫。委官矜耆督率前來。盡地分方。刻期起工者
也。所謂蘇松各屬宜量派水利銀兩以代婁賦

卷上

五

者。蓋本州前開朱涇五十里。費民銀三萬六千
兩。今興大役。又須十餘萬金。一州獨茹其苦。各
邑安享其利。非人心之平也。如蘇之長洲吳縣
常熟吳江。于劉河最為關切。如松之華亭上海
青浦婁縣。雖有黃浦一河。亦賴劉河分洩。太湖
之水。若議起夫。不堪遠役。若待金錢解足。又成
畫餅。其勢不得不令太倉獨任其勞。然太倉前
後兩役。所費不貲。為 國家開百世之利。如順
治十年一潦。蠲正賦二分。兩郡已減十數萬畝。

念災民之勞。題請蠲本年正賦之半。以少蘇民困諒。

聖朝必垂軫恤。但軍興孔棘。司農仰屋。恐蠲賦未必能允。合先題明。將已上八邑。每畝量加水利銀幾厘。以代太倉十四年正賦之半。在八邑不過一年之加。而食無窮之利。不為厲也。劉河雖與崇明無涉。然而劉河既開。崇明士民一航可達州郡。宜量助千金。以充河工雜費。崇明小洪築壩。尚須協助。況興此大役乎。此一舉也。動

集江志

卷上

七

三邑數萬之夫。開七十五里久淤之河。費十餘萬之金錢。造六郡之利。似宜具題後行。然東作甚近。為日已促。時已無及。况東南水利業奉恩詔。飭行矣。考劉河宋末曾淤。元初自開。明末忽淤。今又議開。此河通塞與國家氣運相關。乘興王之運。修治東南第一水利。懇一面批行。一面會題。一面興工。則不難慮始。立可觀成矣。論者謂劉河開恐有盜船闖入。攷明朝二百八十年嘉靖時。東南倭亂十餘年。未聞繇劉河入寇。

况今海口現有劉河堡重兵把守。豈能輕入。且河非故額。潮易漲落。冠鯨無能為也。以意外之虞。坐視數郡之困。因噎廢食。誠為過計。唯是役夫數萬在河。非係小可。卑職前開朱涇。慎擇官矜耆民。盡地分督。節節相制。如束伍之法。丈尺既准。難易既分。勤惰亦別。故告成為易。今宜依此而行。但此番重役。各官生耆。効勞勤劬。工竣之後。附題優叙。使人心鼓舞。至於照圩派夫。紳矜母容優免。一應事宜。俱照朱涇事例。令崑

集江志

卷上

七

嘉兩縣亦照卑職條約。至卑職殫心戮力。罔顧胼胝。固甘之矣。奉憲指授。獲奏成功。則憲臺勲烈。追踪神禹。垂光史冊。豈特與夏忠靖周文襄海忠介諸公媲美哉。緣議開劉河事理。擬合請詳。

時直指批。本道除太崑嘉外。每縣量貼太倉水利銀正。在議行具題。不料直指詳達前議中。輟甚矣。妻民之不幸也。申道。府大憲相同。

按院移會 撫院

巡按李 為江南水患日深。乞疏入海故道。以救民生。以全

國計事。查前院秦 任內。順治九年十月二十五

日奉 都察院勘劄。准 工部咨。該本部覆

工科右給事中胡 題前事內開。看得太湖為

古震澤。受三吳數郡之水。繇三江入海。三江既

入。則震澤底定。而不為害。載在禹貢。今東江久

壅。而吳淞淤沙。隨潮日積。婁江即今劉河。亦成

婁江志

卷上

六

一綫細流。水無所洩。勢必橫溢。因連年為災。黎

民陷溺。乞

勅該督撫按。查照科臣胡 目擊情形。沿江踏勘。

何以濬吳淞江。以洩陳澱之水。何以濬劉河。以

洩巴陽之水。江流深通。引太湖達海。水患宜可

息。應用錢糧。從長酌議。如有好豪把持。從重究

處治罪。既經該司察呈。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順治九年九月十二日

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欽遵。劄行在案。今查奉文之

前院秦 已將復

命。旋即去任。繼值停差。前劄未經議覆。但此事原

係 督撫按三院通行。貴院前以 部文作

何議裁。曾否具奏。或尚屬懸案。相應請為此

合用手本前去 貴院。請煩備查。往牒。即賜移

覆施行。

撫院移覆 按院

巡撫張 為江南水患日深等事。准 貴院手

婁江志

卷上

九

本。移詢順治九年間 工部題覆開濬吳淞江

劉河一案。作何議裁。曾否具 奏。煩查往牒。移

覆等因。到院。准此。查得 前院周 准 工部

咨文。前事。隨行道查。議去後。于十年五月間。據

該道詳覆前來。隨移商 貴前院李 當准覆

開案查。先據蘇松道詳前事。隨經批開。劉河係

東南大利。賴及今不行。潮淤愈盛。以古法奏新

議。不患無底定之功。所患者八十餘里之泥土。

七十餘萬之金錢。銷田措費。不為少矣。兩事

確餘皆易。易蘇松道再議報等因。去後。該道覆詳至日。另文移請等因。移覆。前院又咨准。前總督部院馬。覆開。劉河關江浙七郡之利害。開濬斷斷不容緩矣。但開大咨。并該道動詳。約費以七十二萬金。何從出乎。本部院案查。蘇松等府舊有導河夫銀。又松江府有塘。銀原爲脩築海塘。又嘉定有役銀。長吳有義。俱一一查出。合之杭嘉湖之協濟。與鄉紳富民之捐助。或者便可鳩工。若待。題留本折派畝加

存留松屬塘銀。歲爲彼設處疏濬脩築之用。若撥以濬治劉河。則彼地有急。將何取資。且沿海之民。亦未肯舍已而耘人也。若嘉定役銀。緣係額編外之加增。不便久累墾民。已經本部院出示蠲免。難以復徵。長吳二縣義租。民爭貼役。尚且紛紛。恐未能儘數扣用。通計各項。爲數甚少。即使盡移充用。不及什一。而紳民輪助。更屬子虛。浙省協濟。西江難待。恐非。題留正項。終難舉行。伏祈再加詳酌。移示等因。奉會。總督部院馬。又准覆開。脩濬之舉。工繁費重。前准咨議。裁留太倉一歲本折。加以杭嘉湖協濟。庶可興工。本部院恐留正賦。未必可得。而搜查雜項。或可積少成多。蓋。工部原題。有應用錢糧。從長酌議之語。似未止言留用正賦耳。今讀大咨。謂導河夫銀。解歸。總河。役銀。已經蠲免。義租。歸之貼役矣。惟是塘曠一項。雖稱爲沿海濬築之用。未肯舍已耘人。然歷年未報動支。所貯已多。留之必滋侵沒。何如移佐大工。至于杭嘉

湖協濟今咨會。浙撫預爲酌定。又查該道送到條議。其中議費多端。是否尚有可行。或移該道府。再加熟籌。以符從長酌議之。部文。再有不足。而後會疏具。題。以聽。部撥濟用可也。等因。復准咨覆。前院備行蘇松道未經詳結。今准前因咨覆。合用手本。前去。貴院查照施行。

按院移會 督撫

巡按李 爲議開劉河以遵

婁江志

卷上

三

恩詔以惠民生事。切江以南。蘇松常鎮杭嘉湖之水。以太湖爲腹。以大海爲尾間。以三江爲入海之道。三江之通塞。七郡之利害關焉。自東江壅而吳淞淤。獨賴婁江一線。瀉此三萬六千頃之水。二十年來。陰沙漸漲。忽成平陸。以故連年水利不興。早則立槁。潦則平沉。生人嗷嗷。日以爲歲。值本院巡歷。有太崑嘉紳衿士民。紛紛以開江爲控。又念東南水利。係奉詔條諄切。及繙閱前院所接勘劄。又有部覆科臣

條奏。應用錢糧督撫按從長酌議奉

旨。在案。屢經院道詳勘。估費七十二萬金。以無措而止。本院上念。國計下軫民生。遂下白知州悉心計畫。據詳稱。會同紳耆確議。若依故額廣濶。費誠不可量。若止濶一十二丈。計長七十五里。按土方計工。止須工一百九十四萬四千有奇。大約得金錢十餘萬兩可辦。考三吳水利。昔先代夏忠靖周文襄海忠介。凡鑿要河。或支公帑。或截漕糧。奈今正供無可那移。題請又淹

婁江志

卷上

三

歲月。東作將興。時難少待。長慮却顧。惟照界派工。今太崑嘉分地畫濬。庶幾衆擎易舉。除嘉定應濬十五里。有該縣額設塘夫一萬三千。足以供役。至太崑須用照田起夫之法。崑山應濬十里。該縣額田萬頃餘。每頃派夫一名。即可得萬夫。唯太倉則應濬五十里。工鉅用繁。獨任其苦。底績之後。量。題蠲賑。以示優恤。卽小民目前暫費。當亦不惜子來。等因到院。隨該本院檄行三州縣。商同踏勘。各無異說。遂卜吉正月二十

八日興工伊始。蓋蘇東南受困已極。今用東南之民以疏東南之河。固宜其急公競奮。一月可告成也。又據州詳。看得七十五里之河。不費公家一絲。皆出小民脂膏。尚有雜費使用。如築壩搭廠。竹木釘椿物料。與夫買田有價。犒賞有費。大約當須萬金。勢難復資之民。應在官設處。以濟大工。詳請前來。據此合行移會。煩貴部院淵慮熟籌。以開江大舉。祇須現在萬計。不算為多。然當此無米之炊。萬金又不為少。或搜名

婁江志

卷上

五

院贖鍰。或行合郡協濟。或通屬官吏捐俸。或募閭境紳衿出貲。倘得積少成多。皆可以資濬築。目前急須。先動何項。應手緣有從長酌議之。部文理合移明。專俟裁定。以便會疏具題。造福三吳不小矣。為此合用手本。前去貴部院煩為查照施行。

按臺發州手劄 正月廿二日

接門下詳文。知時下已在河干。勤乃克濟。斷乃有成。不世之功。端肇於此。至分別難易。遠近。條畫。井如人心既服。自當子來。嘉邑協濬。忽議助銀。陳廷楨一稟足破其奸。已牌行該縣。將塘工盡數出之。不准以練祁等河藉口。卽崑邑尚未有成。覆又經檄催。自應刻期集事。但兩令係將去之人。未免有我躬不閱之感。須門下就近疾呼。或可將伯助子耳。又條陳一冊並發。竣工之

婁江志

卷上

五

日。彙以成帙。于以見衆望之殷。僉議之同。並以見門下與不佞用心之勞。斯又何可盡廢也。顧生士璉。奇士也。農田水利。鑿鑿如數家珍。至見於纂輯。尤可嘉慕。倘能竟其所志。不佞將藉手廷獻。未必非此生自見之日耳。

又正月廿六日

前札政在繕發。又接來詳。然前已各檄嚴催。嘉定工房。已行提究。崑山滕丞。又經專委。門下想已知之。此事在門下當之甚力。在不佞望之甚

殷而衆議色。且獨累門下誠哉任事之難也。昨
晤撫軍而悉此段。撫軍云據州中徐崑崙
協藩尚非十餘萬不可。在今日則云。題請闔
屬水利銀以補太倉正賦萬一後來部覆不應
則此項將何處銷補此段議論與不佞前說金
錢亦太倉任之乎。大致相同。今再與門下細商
若劉河之役尚。朱湮例銷圩役佃不費公家
之帑便當決然爲之至異日蠲恤不佞唯力是
視若工用浩大前法不可行勢必至撮借帑物

婁江志

卷上

五

卽撫軍之言。是又不可不熟計矣。門下其明
白具陳以便與撫軍確畫力主也。

又二月初七日

接來詳知已告。神經始。又劉令滕丞俱復同
心協力人謀既定。天意必當相成。彈指之間
便可底績。俟王師過問不佞卽親詣河下勘
查勤惰以爲賞罰。崑夫如不克集。滕丞係專委
卽將經承重儆示戒。無仍望師令也。據打算地
價物料。犒賞諸費。不佞當圖措處。無煩門下憂

至竣工之日。題請蠲賑。則又唯力是視不待
言矣。天氣開霽。時不可失。

又二月廿三日

開河之議雖起於婁東紳士而不佞主意之定
則全從崑崙條陳中動惻然憐及之想。方破群
說冒衆疑。是非利害之不顧以救此一方民而
二三紛紜反從崑起。甚有不可解者矣。開河舊
例彼一時也。行之今日。題請能有呼必應乎
均幫能朝發夕至乎。不佞瓜期有限奄忽去此

婁江志

卷上

五

誰與門下共此事者。機會一失。恐此江再無可
開之日矣。煩門下再持此意向崑中諸老力言
之一時之勞。百世之利。幸各去其私心以爲小
民之倡率。底績之後不妨量。請蠲賦以酬之
耳。不佞志在必行。怨所不恤。已提經承查究矣。

按院發州告示

本院爲議開劉河事。照得劉河原以洩震澤之水。東入於海。豈滄桑忽變。昔爲洪流。今成平陸。水利農田。無復利賴。民病久矣。本院巡歷所至。採諸輿議。兼得該州印官指畫利弊甚悉。本院毅然欲爲爾東南請命。先行太崑嘉分地。協濟擇日興工。計該濬七十五里。除崑嘉濬二十五里外。該州獨濬五十餘里。劉河一通。蘇松可免。貼危。俱應協濟。但東作將興。農隙無幾。難俟各

婁江志

卷上

天

屬議助。故令婁民先勞底績。待大工告成。自當特疏。題請量派兩郡水利銀兩。以補該州正賦。不一勞。不永逸。不小害。不大利。爾民豈可不體。本院已饑已溺之懷。而失此機會乎。爲此示仰太倉官吏人民知悉。趁此農隙。盡力開挑。五日一報。務要剋期告竣。功成之口。并前開來涇功次具題。其管工官矜自當優叙。言猶在耳。決不相負也。勉之至速。

發嘉定縣告示

本院爲開劉河事。照得開濬劉河原爲地方起見。河道疏通。旱潦有賴。一勞永逸。不待智者而知也。劉河長亘七十五里。嘉邑分濬一十五里。不過五分之一。况該縣原額設塘工一項。現成夫役。非比他邑。派募艱難。以一萬三千名之夫。濬十五里之河。人衆事集。不日可成。但恐塘工徇情。及胥役折乾。夫力不齊。工次曷辦。督責不嚴。稽悞非小。爲此仰嘉定縣官吏人民知悉。將通縣額設塘夫。盡數應役。開濬事宜。並照太倉

婁江志

卷上

完

而行。期刻日完工。五日一報。如有奸胥。仍踵故智。折乾私潤。或徇徇情面。致悞大工。胥役立拿處死。官以溺職叅治。本院不時親履河干。查驗勤惰。大法具在。斷不姑徇。須至示者。

發嘉定縣條約

本院示。照得劉河雖關各郡利害尚遠。唯爾嘉定。相關最切。視崑山隔境。便卽不同。今爲爾邑造百年之利。非故勞爾民以重役也。所有開濬事宜。條列于左。

一照丈分工嘉定與太倉聯界三十餘里計五千丈各濬一半嘉定應濬二千五百丈今白知州為開直相見濬又讓五百丈是嘉定實開止一十里零二丈餘俱太倉獨濬又無築壩之勞則嘉定又易為力不可不知太倉寬恤爾民之意務照分丈速濬毋得推悞

一按工計費該縣塘長六百名塘夫一萬三千名濬二千丈之河每一塘長止濬三丈

卷上

卷上

卷上

三尺每塘夫一名不及二尺之河約二十日便可竣工照太倉每工七分每名止費一兩四錢較往年折夫銀兩更省多矣
一照簿起夫查得該縣六百三十里分為八十三扇每扇有卯簿一冊計田五十畝起一夫塘夫俱載卯簿該縣照卯簿起夫不許工房隱漏折乾訪出解院處死
一糾察塘長塘長領袖塘夫則塘夫勤惰參差皆塘長之責帶齊夫役居宿河傍直至

工完方許回家如有惰悞罪坐塘長

分地董催該縣無漕兌之勞應親詣總董委衙官分地各管每百丈用公正一名或生員一名分地協催各給工簿以稽勤惰每十丈監一小旗每百丈監一大旗上書公正生員塘長姓名濬河丈尺以便查考工竣之日生員人等俱行題叙該縣尤從優叙

一禁止訛言開江雖曰勞民實以利民

卷上

卷上

卷上

一時利在百世爾民宜上緊做工不得訛言惑眾犯者解院處死
一禁止差役大工業已勞民何堪差役借公生事但塘長四散居住必須差牌喚集該縣量差數人一人總催數塘不許需索毫厘違者解院處死
一如式深濶照太倉規式河面濶十二丈河底濶八丈深一丈六尺照老岸平田先釘一丈六尺之樣椿在于河心俟開下尺寸

盡露。則河深如式。兩岸以十二丈之繩。中懸一丈六尺之竿。對拽而行。以定深淺。隨將中心之椿爲主。各濶六丈。兩岸先打信椿。則廣濶有準。挑運新泥。堆在十步之外。不得堆近信椿。致掩尺寸。虛飾報功。本院親臨查驗。如有短少尺寸。罰令重濬。管工責處。

一依限報工。以十日爲一限。初限以岸乾河水。開通水線爲度。次限以開至信椿爲度。

卷上

卷上

三

三限以開出樣椿爲度。仍五日一報。本院如過限不完。立提經承。及管工員役。究比。其開通水線之法。照太倉而行。

一議夫棲宿。嘉定以境內之夫。濬境內之河。不比崑山隔縣。但地有遠近。棲宿宜議。或照太倉隨地借寓。或照崑山駕撐船隻。裝載薪米。就船歇宿。聽從其便。

發崑山縣告示

爲開劉河事。照得劉河通塞。關各郡利害。太倉

嘉尤屬剝膚。而三州縣中。崑山地窪。受患最切。所以連年水災。皆因劉河淤塞。低鄉無洩。萬姓嗷嗷。無可爲計。卽如去年大潦。湖濱汎濫。閩邑憂皇。望太倉開江口之壩。不啻大旱雲霓。幸太倉倉惠切鄰封。決通大壩。積水奔瀉。民得以刈稻登場。栽麥遍野。痛定思痛。何可一日忘此時也。爾邑紳衿。旣紛紛條控。本院已饑已溺。惻然動心。遂下太倉州確議。舉行查得劉河共七十五里。除嘉邑分濬十五里。太倉自濬五十里。

卷上

卷上

三

餘。只派該縣近州易河十里。在太倉自是急病讓夷之意。在爾縣能無爭先趨事之圖。且該縣額田一萬一千餘頃。計一頃派一夫。以一萬千餘之夫。濬十里之河。易同反掌。刻日可以奏功。爲此示仰崑山縣官吏人民等知悉。及早鳩集人夫。前往地界。星夜開濬。五日一報。應行事宜。一照太倉舉行。本院已委滕縣丞專道。仍聽太倉州印官節制調度。爾官民須協力趨濬。刻期完工。從未聞腹心受病。而猶惜手足之勞者也。

尚其勉之。本院將親履河干。察視勤惰。矣。特示
發崑山縣條約

本院示。照得劉河開塞。關於崑山最為喫緊。協
濟萬不容緩。所有事宜。條列于左。

一畫地分工。白知州止將近州城易河一千
八百丈。現俱深濶有水。不比廟堂港迤東
一帶。漲成平田。最為繁難者。比爾民宜想
太倉獨受其難。分易河與爾民。可不努力
協濟。

一載運接濟。崑城前往太倉止三十里。尚有
遠近不同。徃役不無勞苦。柴米蔬菜。相應
接濟。塘長宜備船隻裝運。及鍋竈碗盞等
前往太倉。南關一帶河內停泊各船。照區
編列字號。班次排集。每船上插一布旗。上
書每甲每區接濟糧船。各大印在船中。歇
宿炊爨。大船二十名。小船十名。不必另覓
下處。
一分夫任役。大約萬夫。以九千名濬河。以五

百名任炊爨。以五百名任駕船。如東兵之
法。十夫一長。內以一人任炊爨。搬送飲食。
一人駕船。八人用力挑河。其長督率工程。
一分委董役計河十里。委縣丞總理。每一
里用殷實耆民一名。勤敏生員一名。協催。
如有偷惰。稟總理官責治。該縣正官仍五
日一臨稽察。
一禁止訛言。開江雖曰勞民。原以利民。勞在
一世。利在百世。爾民宜上緊做工。不得訛
言惑眾。犯者解院處死。
一禁止優免。依太倉事例。照區算田。照田起
夫。不許紳衿藉口優免。紳衿田多。安享其
利。而止役小民。良心何安。更有衙蠹作奸
躲役。許諸人告發。解院處死。
一禁止差擾。大工業已勞民。何堪差役借公
生事。凡催派夫役。悉照太倉以耆催塘。以
塘催圩。以圩催夫。倘有不齊。該縣量差數
名。一名總催數區。不許需索。違者解

院處死

一禁止騷擾。以崑山之民。來太倉之地。卽在各船安歇。不許擅取婁民片物。凡蔬酒交易。務要平買平賣。如有擅入民居。恃衆騷擾者。卽拏解本院重處。

一樣河估費。若計工給食。人有偷情。易于虛冒。合照太倉之法。各就難易之處。先開樣河一丈。土方若干。夫工若干。應給工食若干。其餘悉照此算給。可革冒破之弊矣。

婁江志

卷上

三

一畫地稽工。照太倉事例。各分信地。每里暨一大旗。每十丈暨一小旗。各書耆塘圩長姓名河丈。以便稽察。

議岸夫。太倉用附近得水利之民。崑山不同。應于縣縣夫內。各照地界協岸。其築壩開壩。用夫若干。仰縣縣丞于概縣夫內。量撥協用物料若干。或可借用。或應取用工成詳。本院銷算。其築壩開壩之方。做太倉而行。

婁江志

卷上

三

一。如式深濶。照太倉規式。河面濶十二丈。河底濶八丈。深一丈六尺。照老岸平田。先釘一丈六尺之樣樁。在于河心。俟開下尺寸盡露。則河深如式。兩岸以十二丈之繩。中懸一丈六尺之竿。對拽而行。以定深淺。隨將中心之樁爲主。各濶六丈。兩岸先打信樁。則廣濶有準。挑運新泥。堆在十步之外。不得堆近信樁。致掩尺寸。虛飾報功。本院親臨查驗。如有短少尺寸。罰令重濬。官

工責處。

本州發崑山告示

太倉州爲議開劉河事。蒙按院李憲牌。除將崑山告示條約。已發該縣嚴督遵行外。合抄發該州知照。卽將告示條約內事理。火速一體綜理約束。無分彼此。等因到州。備查事理。聽州約束。與縣丞滕逐一商確外。所有計工派食查崑山額田一萬一千七百餘頃。濬河一千八百丈。按田派丈。槩不優免。每田六頃五畝。濬

河一丈照太倉近處樣河每丈九十工每工止給銀米七分。今崑山道里稍遠。連雜費等項。寬計每工一錢。每丈該銀九兩。每畝止該銀一分四厘。此本州遵奉憲示。再三斟酌。寧寬無少。不欲以太倉事例。舉行崑邑。以寓撫恤之意。費小利大。衆擎易舉。在崑邑紳衿賢達。應共樂從。誠恐崑民不知。被里催包棍恣斂。合行諭禁。爲此示仰崑邑人民。遵依。憲示照田派夫。無客優免。照夫給銀。不許短少。照畝給費。不許多。

婁江志

卷上

美

索業主出費。佃夫用力。火速赴工。不踰半月。便可告成。如有蠹棍溢索。及業主刁指。不照數給銀。許赴州稟告。申憲究治施行。

崑山所開易河。世儀與崑孝廉葉順初。秉角往度計。不過畝一分。則事辦矣。順初歸。議論不能盡一。又有願畝出二分。貼太倉者。白公不欲。蓋一則貼銀不齊。一則慮錢糧經手後。有議論。一則太倉民力已盡。赴河工也。既聞崑山費至。每畝五分。而河尚不竣。曾無稽察。是可怪也。

本州條約

太倉州爲濬河再申條約事。照得開河良法歌

訣詳載已刊朱涇誌中。管工員屬各取一本。悉照誌中十六款而行。但更宜條列于左。

一各路役夫。不能星食露宿。未免借住傍河民家。此爲爾民興利。宜聽賃住。河夫亦不得騷擾。有市民在河傍洒飯生理者。于河夫最便。然須平買平賣。彼此不得妄取。違者究治。

一江干荒野。民居內地。做工者往來費時。間有窮夫。無力賃住。未免露處。深爲可憐。今

婁江志

卷上

美

着塘長領官銀前去。每扇搭席。嚴三間。既便河夫食宿。亦便管工人等。日間憩息。一數萬役夫。須節制法嚴。每扇須立一高竿大旗。白心藍邊。中寫大開江三字。旁寫某區某扇。河若干丈。耆塘某。以備稽考。督塘塘督圩早晚作止。俱聽號砲。爲節候。更宜體訪。如有奸盜爲非。造謠不法事。須密稟懲治。消弭弊端。若扶同隱匿。致慢公事。察出併坐。

一 既慎選各耆花紅酒樂迎送優待工成更有優獎其間儒生留心經世勿以此等爲俗流農政水利正是賢者當親之事各耆須正身料理不得仍用區區及卑賤者爲替身遂令士人羞與爲伍有能實心督催河段早完先行申叙有不肖者隱匿侵漁苛派小民訪知立行叅罰各宜自愛
一人夫良頑不等有兩旁深濬而中存冷段奸徒後來乘人不見便鋤高入低既省挑

運交餉已功遍地皆然殊可痛恨今塘長須喚齊本區人夫一例開下如有恃頑不至冷段挺出卽查姓名稟官懲罰冷一尺罰銀一兩冷一丈罰銀十兩拿住鋤高入低之人宜倍罰之追爲犒工之用令在必行毋貽後悔

一 開河要訣止在通水線遠堆泥六字開手就要打通濶八尺深八尺隨勢淺深開下且慢開兩傍俟水線打就然後散挑則水

歸低處可以立脚做工天雨亦便車戽稍乾卽可挑泥此開河第一義也然須全河打通河成之後亦要打好使水歸深處憑官勘驗水平至于堆泥之所在十步外立一限竿不得過限既無高岸見深之弊亦免泥灌塞河之患最是弊緊關頭誌中已詳言之此更爲宣明令管工員屬知悉
一 劉河淤塞未久非同老岸上面硬沙下面軟泥開下五六尺便多泥漿浮澆動盪畚

鍤難施愈深愈難取泥須盤弔到岸乃妙卽土畚內須用布鋪底方可承汗泥不然竹篾易漏兼滑費工河深更須編木排上下各宜備辦

一 圩長本無工食既分塘長之勞任催夫之苦而各邑人等反從而吞嚼之殊爲可怪今後有需索圩長半文者許稟官究治
一 查往例開河照條編喚花戶便有催募人夫泥頭包攬所費不貲今本州用銷圩起

佃工食半現半扣既易完公亦以布德省費甚多宜寬恤窮佃乃訪鄉民朱涇湖川二役其紳矜之賢者如法給扣乃有紳矜某某粒米分毫不補以致佃夫不前是何忍歟前開朱涇彼時米貴工銀一錢今值米賤工銀七分須現給四分扣租三分本州已將報工簿付耆民有不給工銀佃戶不至者開列簿上無問勢豪必當申院一坐區如上下十都上下二都十八都向稱

州之上產。邇年劉河堙塞。幾成坂荒。今河通自復膏腴。宜多任其勞。及作壩岸水之事。每一頃。濬一丈。至客區則二頃起丈。每遠十里。加五十畝。遠不過五十里。加至四頃五十畝止焉。庶分別坐區客區。亦人心之平也。

一查開江舊案。劉河長七十五里。今聽石家塘壩外數里。通流免濬。又撥與嘉定十二里。撥與崑山十里。州濬四十餘里。以關係

各郡之河豈忍州民獨當其難。本州前而懇按院必欲州民就此大功宜蠲減州賦之半。蘇松各屬量補水利銀兩。代州完賦得請而後可以鳩民。按院而許具題請蠲本州將前情申各憲而按院已批道行矣。按院又有手劄言請蠲唯力是視豈憲臺有食言之理。本州是以役爾民耳。

今古時宜不同而造事與工亦異昔惟林公應訓呂公光洵姚公文灝耿公橘諸法

重諸冊書今李公白公條約閭閻利弊纖悉靡漏迥有昔人所未到者後賢欲舉水土之政可考而得之矣

申 撫院求犒河工 三川

太倉州爲議開劉河東南第一水利以遵

恩詔事奉

欽差巡撫張 憲稟仰州官吏知悉據詳議開劉河等事已批蘇松道訖合行知照等因奉此該本州知州白登明看得大役之興難於處始尤難于樂成每有輕議慮始而奏績不終致民力成虛古今同歎茲役遵奉 德意業同嘉崑兩縣分地開濟奈崑紳議論紛紜仗 憲臺風霜

婁江志

卷上

四

振飭崑民競來赴工太嘉工程已有九分崑山亦有四分自起工以來凡墾厥物料以及祀神犒耆花紅雜用等項費約三百餘金卑職業已撮借應用 按院原議將各府廳縣應解按院項下罪贖銀兩彙解州庫以候應用事竣開銷歷查庫簿解到罪贖銀一百五十六兩七錢五分又卑州奉 按院項下追納罪贖銀一百六十四兩七錢五分今 按院北上前項河工雜用撮借銀兩未及核算請銷然此雜項所

費不多惟是河工大役前奉

旨議濬計費七十餘萬金今不動公帑而用民力

題請蠲恤尚待 憲恩目下三州縣民力委

實勞苦至如矜耆塘圩長自齋飲食分督工程

不分晴雨棲宿河干塗體需足鞅掌萬狀在庶

民有徃役之義而激勸實 上臺之仁計太倉

管工生員十名又生員耆民五十四名塘長四

百名圩長一千七百三十名起夫五萬八千二

百名嘉定塘長五百名起原額河夫一萬三千

婁江志

卷上

四

名崑山管工耆民九名生員十名起夫一萬七
十名相應酌量犒給工程雖有九分而河身漸
深則兩岸愈高河底漸濶則運土愈遠以視經
始用力更艱人衆費大州庫如洗若斯大役百
年曠舉伏乞速議捐助恭請 憲臺親臨賞賚
庶人心競奮大功立成矣擬合請詳
撫院張 批據詳開濬巨工士庶宣勞義誠可嘉
仰候本院另行議犒鼓勵
申 撫院爲崑山停工議貼 三川

太倉州爲議開劉河以通

恩詔等事奉 撫院張 憲票仰州官吏知悉。據

詳議開劉河等事已批蘇松道訖合行知照等

因奉此該本州知州白登明看得劉河通塞利

害雖關七郡而剝膚之切莫如崑山緣崑地窪

衆水所歸。靈雨輒成大潦民盡其魚去夏大雨

淹禾崑紳移書卑職求開朱涇一壩以洩其水

賴以有秋原奉

明旨議開劉河蒙 前憲詳議計費七十餘萬金

婁江志

卷上

吳

尚稽疏覆適 按院李 巡要崑紳親至太倉

面籲求開情詞激切行州確議議得原河七十

五里河面開一十二丈從相叫灣改紆爲直則

省六里議定嘉定濬一十二里崑山濬近州城

易河一十里餘俱太倉獨任急病讓夷之意可

概見矣今太嘉業將報竣崑山工程有十分之

三矣崑紳候粘示阻撓突稱每畝派銀七厘散

夫停工貼銀之說不便有四崑山正賦拖欠貼

銀安能頓輸画餅充饑何濟于事一不便也東

作將興若待貼舉行大妨農業二不便也太倉

所濟之河四倍于崑民力已竭豈堪代役三不

便也計畝貼銀未奉 明文出自鄉紳私議誰

敢徵收四不便也起夫原倣前朝海公開吳淞

例曾起嘉上青三縣之夫并屬創舉查崑山額

田一萬七十頃以一頃之田出夫一名衆擎易

舉崑紳狙于倭免從中阻撓因惜小費致悞大

工藉口新河狹小潮不到崑不知三吳之水患

在不洩開江原爲洩水非止爲進潮計也潮水

婁江志

卷上

聖

溉田淤泥日積有何利焉本奉

旨開 朝廷之河爲民生之利工已垂成而虧于

一簣良可惜也伏乞 憲臺造福江南嚴檄該

縣立督縣縣丞仍卽率夫完工仍求頒行 憲

示曉諭利害通觀厥成則水利之澤留于奕世

矣擬合請詳

撫院張 批開濬劉河一役向係按院爲政本院

曾批道確勘迄今未據詳覆疏通水道吳屬地

方利賴崑邑紳衿因何復遽有停工貼銀之說

乎其中就裡未識尚應作何擬議仰州仍通詳

總督部院示行繳

本州勸諭崑山河夫示 三月

太倉州爲潞河原濟鄰封事照得上年閏鑿朱涇濟本邑早潦瀉長崑積水水利已興卽劉河之開不開于州境無甚關切客秋崑山大潦鄉紳移書求開朱涇大壩西水就平今復興劉河之役者實按臺念切三吳更爲崑山紳袍矜條陳縈縈按臺是以惻然動心現有續發條

婁江志

卷上

四

陳一冊皆爾邑賢達煌煌經世之篇將來垂光史乘苟此河無關于崑賢達不應如此激切也興工以來爾民駕舟裝糧自南關外至朝陽門外港中一帶小舟鱗次熒炯相接舂鉦雷動何啻萬衆百年父老未見此盛事度旦夕竟功矣不料按院北上遂有造訛停止萬衆頓散不知此河非按院之河非本州之河乃朝廷三吳之水利亦崑山最關切之要河也二十年來仁人智士條奏盈廷屢奉

詔旨卒成築舍今幸一旦舉行功有八九乃垂成

而忽棄豈非古今大恨事古人胼胝利民今人吝惜貽害賢愚相去何遠乎據云海口不開潮不到崑海口一開又虞盜至則是通塞皆病不知此河以洩水爲功不獨進潮爲便而石家壩壩外現通卽通而河身紆小冠艖難入本州豈少長慮却顧而煩隔膜論事也今幸爾民有明事機者仍來開挑官長不督而自至勢家呼召而不去可見良心自在民間然落落如晨星恐

婁江志

卷上

四

難終事輩中有長年父老宜一勸十勸百早收合尖之功豈非民生大利賴事今日爾邑故作怨咨恐他年遇潦得瀉未必不念前人也總之本州爲地方起見絕無邀功立名之念民謗民頌知我罪我一聽之但知做朝廷之官幹朝廷之事而已爾民其體本州之心速行竣局毋忽特示

崑山功有八九值按院去後有造訛停工者萬衆悶然而散嗣後仍有陸續來浚者並無官長督之問其故曰吾等小民實知此河有利于崑來者公心也造訛者私心也然夫

役辭少加段等
落故有此示

太倉鄉紳上 撫臺公書

恭惟 老祖臺恩覃江左澤潤海隅。其等踐土
食毛敢忘 高厚竊有請者止爲 朝廷百世
之利澤仰荷 憲臺頻歲之運籌聊陳一得以
備芻蕘吳郡素稱水國蓋爲大湖泛濫藉婁江
洩水婁江之委卽太倉劉河也白劉河塞而蓄
洩無所全吳坐困二十年來靡不以開劉河爲
江南大利奈章奏盈廷徒成築舍乙未歲蒙

婁江志

卷上

平

憲檄太倉白知州開鑿朱涇五十里兩年來本
邑隣縣旱澇無虞民頌 仁恩已錄志碣然吳
中父老咸謂朱涇濟近縣則有餘洩太湖三萬
六千頃則不足必復婁江始可免其魚之患必
倣朱涇始可奏開江之功因是白州守遵奉
憲批于本年二月上旬會同崑山嘉定場工而
太倉獨任其難鑿平地四十餘里嘉定鑿十五
里崑山濬易河十里濶以十二三丈爲率深以
一丈五尺爲率大約如昔日海忠介開吳淞江

之式雖不能如舊日洪濶然可省鹽盜巨漕出

入之虞竊考婁江自神禹四千年來疏導則有
之開鑿則未也卽二十年來或言宜命官發帑
或言宜六郡協助截漕數萬更有估費六七十
萬者迄于無成今百姓因旱澇積苦不自量力
踴躍開挑終覺費繁工鉅必仗 老祖臺調度
激勸則萬鍾歡騰功成俄頃至於低鄉受洩水
之利莫如崑山而役夫不齊大非急公之品伏
乞牌行嚴督庶鉅萬工程不至功虧一簣更懇

婁江志

卷上

聖

將興濬原跡敷陳 入告念太倉開 國家財
賦之源造 興朝億世之利而民財獨費倍一
歲條銀之額于具 題中乞浩蕩之恩將本年
條銀議攤議蠲少償民功之半如該州所請則
憲臺福及無疆矣邇年朱涇劉河兩役白州
守櫛風沐雨胼手胝足當漕兌殷繁而河功與
正賦無虧伏候 題爲良吏勸所賴 經國
大篇曠言于 廷者此也河工告竣尚想巡歷
江干一觀盛事當鐫石樹碑紀 仁人千秋之

績耳謹此合詞願陳伏惟 台鑒臨啓可勝瞻

戴翹切之至

紳吳克孝 顧燕詒 王時敏 錢增

胡周鼎 張王治 許頌 錢廣居

黃翼聖 曹有武 孫以敬 盛交

吳國杰 王發祥 王挺 王揆

曹王雲 顧景錫

請 制臺勘視河工 四月

太倉州知州白登明爲水利大關三吳開河原

奏江志

卷上

聖

奉

詔旨幸逢 憲駕巡海恭請勘視以息浮言特

疏題恤以垂永利事順治十一年奉

恩詔一款云 又順治九年十月間工科右給事

中胡 題爲江南水患日深等事工部覆看云

云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欽遵劄行 三院行道轉詳

前總督部院馬 移覆 撫院劉河關江浙七

郡之利害開濬斷不容緩矣但閱大咨并該道

勘詳約費七十二萬金何從出乎行道確議嗣

後衆論不一或議截漕或議免賦或議搜括罰

贖或議七郡協濬種種碍難舉行至今未覩

欽件尚懸卑職履任以來目擊水患如十一年大

潦題免蘇松正賦十分之二雖

皇恩浩蕩沛于一時然水利一日不脩民患一日

不拯經久之策莫如濬河乃與士民悉心講求

劉河大役時難驟舉先開劉河北派名曰朱涇

十二年春詳奉 撫院張 批允行開計朱涇

奏江志

卷上

聖

長五十餘里計九千九百八十丈計工三十六

萬有奇費民鏹三萬六千兩有奇水得蓄洩著

有成書太嘉積荒之田得熟崑山去夏水淹該

縣紳民求開朱涇大壩賴以有秋以是遠近之

民咸知開河之利僉謂朱涇濬法可開劉河適

逢 按院李 巡婁鄉紳士民條陳不一崑山

紳袍親詣求開情詞懇切 按院酌定條約頒

布三邑力行議開卑職因 憲臺之專責難辭

各邑之輿情甚切備將事宜通詳 各臺在案

又會同鄉紳士民再三酌議。若依故道廣濶計長七十五里。費誠不貲。須倣前朝海忠介公開吳淞江事例。再行裁省。濶以十二丈爲準。深以一丈五尺爲準。又議劉河之塞。因紆道太多。水失湍急。開相叫灣六十丈。省紆道一千二百餘丈。相視形勝。於州無損。遂鑿新道。又勸自鹽鐵河以西水道尚通。石家塘以東尚有十五里通潮。無事開濬。又議劉河雖關七郡。太崑嘉三邑尤切。仍照海公開吳淞役嘉上青三縣事例。嘉

婁江志

卷上

語

定有額設河夫一萬三千名。派鑿難河二千五百丈。以直開相叫灣爲嘉定地。止今鑿二千丈。崑山地窪待濬。以隔縣故。止派西段易河一千八百丈。太倉獨任其難。鑿平地八千丈。卑職會同崑嘉官吏。擇吉于正月二十八日啟土。酌定遠近。照畝起夫。于二月十二日赴工。設處無碍銀兩祀神犒費。每區搭廠三間。備河夫食宿。暨立號旗。分別界限。以什伍之法。節節相制。以防紛呶。悉照朱涇條約。數萬之夫不驅而集。仍

詳委本州同知李愈棠。署州吏目鎮海衛經歷張鉉。分董工程。慎選生員耆民人等。盡地趨夫。卑職駐宿河干。善言慰勞。不忍督一民民罔樂趨。迄前月十六日。與嘉定同日告成。惟崑山應濬十里易河。原議照田起夫詳蒙按院委縣丞滕元鼎督夫前來。士民已多赴工。格于一二鄉紳貪吝小費。訛言阻撓。以致夫力不齊。數段未開。尚欠完工。今現在續濬。亦指日可完。然造訛惑聽。不得不就而剖析焉。其曰新河雖開。潮

婁江志

卷上

要

不到崑。無濟于旱。夫三吳澤國。所患唯潦。開江原以洩水。非止賴通潮。其訛一也。其曰河之通塞。無利于崑。去秋大潦。求開朱涇壩以洩水。豈開劉河反云無利。其訛二也。其曰石家塘尚有五千丈未開。開之潰決可虞。不開則壅塞如故。崑紳未嘗親履其地。石家塘東十五里。現通潮水。南岸爲石家塘水所衝。北岸爲朱涇水所衝。俟上流工完。開壩決水。自然深廣。何事開濬。水得有歸。有何潰決。其訛四也。至曰劉河一開。寇

艘可危。以此聳動。上臺前朝二百八十年。河道廣濶。未聞寇艘突犯州城。嘉靖年間。倭亂十年。沿海蹂躪。未聞繇劉河入犯。州志可考。今河既不能復故額。而海口有劉河營重兵駐防。寇艘豈敢深入。以意外之虞。而聽水道壅塞。俾七郡之生靈。遇潦爲魚。因噎廢食。有是理乎。其訛之尤甚者五也。崑山賢達。既詣院求開。仍有致書卑職。極言其利。更有親率夫役。前來赴工。而造訛不過一二人耳。卑職遵奉

婁江志

卷上

要

恩詔。悉心講求。事機之會。間不容髮。若待異議。僉同。究歸道傍之築。雖按院毅然舉行。卑職勉從事。實以上副督撫兩臺之德意。誠念役十餘萬之民力。省朝廷七十餘萬之金錢。開國家七郡之水利。而興此說言。以搖羣聽。重可惜也。凡舉一役。有害無利。驅數十民而不服。而能驅太嘉十餘萬之民乎。乘

興王之運。地祇海若。同時效靈。實有天心。豈全人

力恭逢。憲節巡邊。正際河工將成。新聞之。江與劉河營堡相去十餘里。伏祈旄鉞親臨。或委官勘視。應開不開。一目瞭然。仍乞嚴檄崑山立督完工。全河既竣。另文詳報。懇特疏題。褒蠲恤民力。則憲臺造福三吳。永奠千秋矣。擬合請詳。

時制臺巡海大劉河堡閱操
沿江父老泣請勘江以未終事

學道張申督撫

提學僉事張爲謹陳劉河未竟之工。併詳海

婁江志

卷上

要

口遙隔之實。仰祈憲裁竣役。以垂永利。事竊照三吳澤國。凡河道皆有關於旱潦。而枝幹分焉。劉河卽古婁江爲三江之一。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昔年潮沙直越崑邑而西。蓄洩得宜。其利甚溥。因循年久。停淤不浚。遂成平陸。此水利之不講也。太倉州知州白登明采之輿情。議合太倉嘉定崑山三州縣之民力。從事不費官帑。除海口至劉河鎮一十五里。現係通流餘則畫地分工。隨請之蘇松道。道以工濬

費艱。未經通詳。而太倉嘉定河工。已有次第矣。良以用民之力。浚民之河。溉民之田。民自急公。忘其勞也。止緣崑山一段。工未竟而中沮。詢其故云。崑紳有海口之慮也。夫海口而外。卽青溟白浪。一望無際之區。慮之誠是。然攷之輿論。新河口去海口。尚有一十五里之遙。其河止通小舟。且劉河鎮重兵戍守。說者曰。于此慮之。不太過乎。本道謬竽學政。職在較讎。于河務原不敢越俎。第巡試此中。聞其利弊。有關民生。遂加咨

卷上

奏

奏

詢。更攷輿誌。竊有見於此河之通塞。不僅關三邑灌漑。而有係乎三吳七郡之水利也。知之不敢不言。竊附于蒞蒞之獻耳。仰祈 憲臺俯賜採擇。亟行州縣。完此一簣。庶前勞不虛。後利永被矣。未敢擅便。擬合請詳。

王甲張公校士婁地仙 制臺郎公駐節新洋江 張公仕調時 制臺詢及劉河事宜 張公同妻平閣文未送有此 申情詞委悉留心經世如此

太倉鄉紳上 制臺公揭 吳梅村先生筆

揭爲東南第一水利。懇祈 憲諭完工具 題

鼓勵以垂永久事。照得劉河在太倉嘉定崑山之境。而其利則蘇松常鎮嘉湖杭七郡之水。藉以宣洩。載在令甲。共爲疏濬者也。明季淤塞。旱澇俱困。上厯

廟謨。下合羣策。咸以爲東南一大利。而獨苦錢糧

無所出。其議久而未定。邇年以來。沿河之民。咸

因家休養生息之惠。受 祖臺及 各臺撫

綏鼓舞之恩。以爲河工之不可一日已。而官帑

未可以遽請也。吾儕小人。家自爲疏。人自爲鑿。

奏

卷上

奏

庶幾有濟。而計畝均開之論出矣。此議開之所自起也。劉河至大役也。百姓至窮苦也。以一念之急公。而 各臺不及遍顧。農隙又不可復遲。撫按道府。以人心之難得。而又恐其事之未必就也。以爲開一丈。亦一丈之利。開一里。卽一里之功。待其奮錘稍有次第。而後以法整齊之。乃一誘之於州縣。而不敢遽以 上聞。此初開之所繇舉行也。劉河凡七十里。有難段。有易段。太倉開四十餘里。嘉定開二十里。多屬難段。崑

山開十里皆屬易段。因其邑之遠近。分階級焉。太倉則州守。白父母苦身焦思。窮日盡夜。不避勞怨。不委吏胥。獎勵得宜。區畫有法。已與嘉定相次畢功。崑山則前令以去任而因循。積蠹以包當而侵玩。徒資騷擾。冷段猶多。其地又皆西水所來之處。譬如人身。腰腹咽喉一處壅閉。則全體皆病矣。是未開者固然不開。而已開者。將歸盡塞。舉數十萬人之工力。一旦委之烏有。不可惜哉。此既開所以未竟也。今幸值 老祖

卷上

卷上

卒

臺絳取寧帷。籌諮利病。三江形勢。咸在目中。天其憐憫吳民。而以玄圭底績。邀福于 祖臺以成之也。伏冀鈞符下令。通駁河工。察其有無勤情。然後獎勞吏。責成功。具 疏入告。嘉惠吳民。此一役也。既慮始而樂成。又事半而功倍。祖臺仁恩廣被。與此河同垂億萬載矣。范希文夏忠靖。豈得專美於前耶。緣係地方公事。為此具揭。

鄉 吳偉業 顧燕貽 王時敏 吳克孝

錢增 胡周鼎 張王治 許煥
錢廣居 黃翼聖 曹有武 孫以敬
盛交 吳國杰 王發祥 王挺
王揆 曹王雲

卷上

卷上

空

開江始末覆詳 道

府

部錄有語 七月止

太倉州知州白登明爲水利大關三吳開河原奉

詔旨等事奉

署蘇松道鄒

憲牌開奉

總督

部院郎 憲牌內開仰道將開劉河一事始末

緣緣通叙簡明直捷限三日內呈報 本部院

立等查核定奪等因

云 案查順治十一年奉

恩詔

云 先于順治九年十月間工科給事中胡

題爲江南水患日深等事工部覆看

云 奉

婁江志

卷上

奎

聖旨依議行欽此剗行 院

道

云 迄今未覆

欽件尚懸去冬 按院李

巡妻崑嘉紳民紛

紛條議蒙

按院 憲票興濬奉發太倉鄉紳

胡周嘉錢增本州耆民陸椿嘉定生員陳廷楨

條議呈詞又奉發崑山鄉紳徐開禧舉人葉方

恒生員朱士瑩王正宗王燦陳宗元太倉生員

顧士璉各條議到州遵此卑職看得劉河通塞

關七郡利害年來早潦頻仍欽奉

詔旨責令開濬緣經費無出究同築舍今做海公

開吳淞江事例役嘉上青之法查嘉定縣與劉

河連界縣額設河夫一萬三千名不煩另議

濬十五里崑山縣待開甚切應協濬易河十里

其餘俱州任之不必依故道廣濶河面止開一

十二丈深一丈六尺照田起夫悉依朱涇而行

合費民費十餘萬金以待工成具 題蠲恤其

各屬協補水利銀兩以寬民力其開濬事宜具

載原詳通詳 三院 道府去後隨蒙 撫院

張 憲票爲知會事內開票仰太倉州官吏知

婁江志

卷上

奎

悉據詳開劉河等事已批蘇松道訖合行知照

蒙 按院李 批 候檄知照繳蒙本道張 批

仰候 兩院示行繳蒙本府 批 候詳 三院

示行繳卑職因未奉 制臺批允 本道申覆

不敢輒行正在躊躇間又奉 按院 憲牌爲

照劉河之開誠今日東南第一要務然大役之

興非可容易該州所陳任之甚力其爲東南造

福此舉誠爲一時矣擬合再行確議爲此仰

州卽會同紳衿查照批發事理商定畫一務

期舉行勿致因循。稽閣失此機會等因。畢又會同紳衿士民。起請河干相度形勢。再三計長七十五里。鑿鐵口以西。水尚通流。以東。現有潮水。無事開濬。又相叫灣直闊六十丈。省一千餘丈。嘉定原議二千五百丈。因相叫灣鑿開。係嘉定地。止開二千丈。即用原額河去。崑山照原議。協濟易河一千八百丈。太倉獨任七千餘丈。該役去後。蒙按院批。該州速圖場工。所請兩郡量出水利銀。已批行該道查行矣。

卷上

卷上

卷上

此數又奉按院示。仰太倉州官吏人民等知悉。即將劉河應濟地界。赴此農隙。盡力開濬。五日一報。務要子來趨事。尅期報竣。功成之日。並前開朱涇功次一併具題。其管工官吏。務從優叙。言猶在耳。本院決不相負也。勉之至速。又奉按院憲票。頒發崑嘉二縣條約告示。立督興工。委嘉定縣原任知縣劉弘德。崑山縣縣丞滕元鼎。本州州同李愈棠。署水利吏目。經歷張鉉。分管河工。卑職慎選衿耆。畫界分

于正月二十八日祀神。因天雨連綿。至二月上旬。天霽興工。卑職食宿河干。不假鞭策。萬民趨赴。蒙前道張親臨勘視。萬眾一心。民力競勸。卑職申報請賜犒賞。緣由蒙撫院張批。據詳開濬巨工。士庶宣勞。義誠可嘉。仰候本院另行議稿。鼓勵。太嘉河工。在三月中旬。同時告竣。唯崑山工程。十已有七。因按院北上。一二鄉紳。倡言貼銀。二三衙。乘機侵攬。致有冷段未開。卑職具詳。撫院蒙批。開濬劉河

卷上

卷上

卷上

一役。向係按院爲政。本院曾批道確勘。迄今未據詳覆。疏通水利。果係地方利賴。然崑邑紳衿。何復據有停工貼銀之說乎。其中就裏。未識尚應作何擬議。仰州仍通詳。總督示行。繳蒙前道張批。仰詳。撫院候批。行繳。恭逢制臺郎視師劉河。申請委勘。緣由。蒙批。仰將實情一一申報。以憑酌題。繳遵。此隨行。崑山縣原管河工。滕縣丞查其未開冷段。係屬何區。將竣停工。何人阻撓。去後。據縣丞滕元鼎呈。二

月下旬前任師知縣親履河干率同工役逐區按畝分派河段挨區查驗極力催趨至四月初旬工程方有八九豈期按院被逮民心渙散經承周從星原差李祥等借口鄉紳阻撓竟飲餘河雇夫銀兩視為緩局查未完開濬者乃夜芥區剩存河段縣稟嚴催藏寒兩區代濬其重暨冷段已經冬來二區包民繆湖等開現蒙本縣嚴催經承原差勒限究比等情同冊前來卑職遵將開河始末實情備文申覆去後蒙制

婁江志

卷上

奏

臺郎批仰候移咨撫院繳今奉前因隨該本州知州白登明覆看得劉河開濬非卑職之職擅於輕舉也緣劉河通塞關七郡利害太湖之水不達于海則洩水無路如十年大潦蒙皇恩蠲蘇松正賦數十萬屢奉

綸音軫脩水利亟濟劉河議需七十二萬金經費無措數年于茲

欽件未覆卑職蒿目殫心訪采輿論唯照田起佃之法力役均平先試之于朱涇幸有成效太崑

嘉紳衿咸謂其法可開劉河條諸按院崑之紳袍衿條議尤多按院批行確議起夫三州縣者做海公開吳淞例也照田起佃乃前開朱涇法也嘉定協濬二千丈者以河連界縣額有河夫一萬三千名也崑山協濬一千八百丈者崑山于河其關切也而時濬直開者省工一千餘丈也石家塘等濬不須濬者海潮現在通流也此一役也雖卑職得四年之精神講求有素實合三邑之輿論求開甚殷然以未奉

婁江志

卷上

奏

劉臺批允本道申覆不敢輒行其如按院憲傲嚴切意天下之事唯斷乃成若少遲疑轉瞬東作既難輕役不日復命又同書餅毅然主行以待工成題覆州縣有司際直指威靈之下敢不奉行如卑職能擅動民夫不在今春矣卽如崑山工已七八止二三冷段未完按院一去便視卑職如弁髦其能令之使從乎况大役之舉苟非民情所願卽強役數十人怨謗遂騰矧此萬衆樂趣民無謠言無非剝膚

之灾望拯甚切。蠲恤之令鼓之于前也。今未完河工止崑山冷段不及十分之一。特以分地在子。上流故有碍水道。初非半途而廢也。通詳之後不敢卽報。制臺者因按兩處俱此本道應靜候。本道轉詳前道張日學工程當俟全竣申覆不期。按院徐行而崑役申輟。以是未及轉詳蹉跎迄今。且詳繹工部覆奏已奏依議之。

言似不煩更議與未奉部覆者不同。况不動公

婁江志

卷上

突

帑以俟完工。題覆未晚則前院之意無非慮切民瘼亟于拯溺。非卑職么庸下吏能拂萬民之心強之從事也。卽今彌望汪洋芑芑禾黍積荒石田變爲膏腴。潦則洩水入海旱則引潮灌田民困既蘇國賦自裕。但嘉定止役河夫崑山工力亦少獨太倉以數萬之民力費十餘萬之金錢爲國家開兩次之河造三吳之利省估費七十餘萬止因崑山一簣之虧未蒙題恤以償民勞卑職每一念至寢食不寧者也。

如前議兩郡協補水利銀兩計今正賦尚逋竊恐空言無益矣。還仗上臺不靳片楫督催民計十日之役功可立就。特疏題覆量求蠲恤造福三吳明德不在禹下矣。此功不大于創始而大于樂成者也。事奉憲行何敢上欺。役順民心何敢下罔唯求憲臺鑒宥而已。蒙牌將開濬始末緣由通叙簡明直捷不敢煩贅。因將原奉按院批發紳袍士民條議呈詞與按院頒發告示條款抄錄咨文手劄等件另造

婁江志

卷上

突

文冊呈送詳察以明非卑職之敢于擅行併將前開朱涇河志呈送以見今春之開江事宜皆倣朱涇而行也。統希照詳轉達施行。

署蘇松道鄒批興脩水利奉有

俞旨開濬劉河。憲頒明文該州率先小民樂赴遂至七郡之賴賴與道傍之議立決况不費公帑不傷民力不但免于輕舉無成之說且可觀鍾雲鉞雨之功矣。唯是崑山冷段有碍通流然爲工無幾不難終簣本道力督該縣竣疏助成

美政仰候轉詳行繳。

蘇州府鄒批據詳開濬劉河萬民子來事半功倍造福七郡矣唯崑山觀望以致一簣未成往者不必咎將來尚可勵也本府行該縣速濬以襄此未竟之局仰候轉詳行繳

州民呈署蘇松道鄒
太倉州省糧錢隆等呈為水利同資懇恩回天申憲事竊劉河雖與太倉嘉三邑接壤實關七郡水道自明季堙塞水旱皆災為民牧者緩催科而勤撫字國課維艱服田時者遇歲青而害農功輸將最苦承廟謨之遠慮暨當事之先籌屢軫民瘼數籌開濬向畏動支公帑而久稽更懼民力以坐

蘇州府志

卷上

車

廢幸遇白知州仁廉蒞政精敏集功上年陳及全婁諸命具呈按院隨思奔籲督撫歲終不違今春按院牌催起工縱一方獨受其勞實數郡並資厥利重農役民循良之心血已竭按畝派濬小民之胼胝忘疲上不費官府之錢糧下不經吏胥之侵蝕若太嘉不日奏效唯茲崑邑未能合尖因州縣之同異致督憲之行查伏讀憲批心離切于愛民事實遠乎憲令洞悉下情庶民咸涕念隆等濬鑿率先不行過控雖微切責州官而待罪實應萬姓伏乞天憲俯鑒州庶據實詳覆有此激切上呈順治十四年八月

原缺第七十一、七十二葉

已有七八止以按臺被逮北上衙役包侵貼銀故爾中止實非因公擾派之情弊也及查該州原奉按院嚴檄力行崑山縣鄉紳士民條議甚切撫道批詳限速該州遵奉上行自擊民艱故遵照海忠介開浚吳淞之法力疾舉行實有益於民生原非強民以所難今奉憲行駁查隨據該州申報前來相應申覆蘇松道宮覆詳督撫十月

蘇州府志

卷上

書

民願應否題明竣局緣錄奉批劉河開後固屬水利攸關當日興工自應通詳酌示方成美舉今據該道確查果無借端強派情弊實出民願似矣但士民公懇終事是又多一通海要口值茲海氛未靖不可不加詳慎仰道再行確覆通詳總督部院定奪繳該本道看得劉河久淤宜浚大利三吳特為蓄洩以資灌溉故太倉嘉定踴躍從事不勞該州催促雖役數萬民夫實未動正賦一粒也崑山去河稍遠受益較殊

是以異議。本道蒞任伊始。各士民仍行連控。以求終事。查無借端強派。實出民願。且河流甚狹。不關海患。伏祈 憲酌具 題。以成盛舉。銘石紀美。三州縣感恩奕世矣。事關水利。本道不敢擅便。合行據實轉呈。

本州又覆詳 本府 十月

該本州知州白登明覆看得。劉河水利。關係三吳。故屢歷

詔旨軫念。茲之開濬。良順民心。前詳已備言之矣。

秦江志

卷上

書

復蒙 憲批。以未通詳酌示。及海口恐虞。無非

憲臺慎重之德意。去臘。按院臨州。崑嘉鄉

紳士民。同聲籲開。奉批。議行。卑職即將開濬情

形事宜。通詳 撫兩院。蒙 撫院批。道確議。

總督雖未批允。卑職未嘗不通詳也。祇緣

按院口擊三邑。輿情激切。若待 各院道會議

僉諧。轉瞬束作。難以舉鍾。若待來年。又同築舍。

民心子來。機不容待。故頒三邑告示條款。立督

舉行。非卑職之不待酌示也。濬至于石家塘而

止。石家塘外至劉河海口。尚有十餘里。未開潮

來。則深潮退。卽淺。雖寇艘可虞。難以進泊。況內

開之河。不比故道廣濶。河身紆曲。大艘難入。何

慮海患。前朝嘉靖年間。河濶數倍于今。倭亂十

年。未聞入犯。況今劉河設有重兵。海口十餘里。

原未嘗開。現今石家塘口。築有大壩。俟遇潦年。

決壩洩水。若無潦災。壩阻如故。寇艘豈能飛渡。

乎。士民公懇終事。因崑山未開冷段。阻在上流。

必須開通。以濟早潦。非爲下流海口。又求開濬

秦江志

卷上

書

也。夫長慮却顧。憲臺不得不行慎重。而有備

無患。卑職豈敢輕封疆而止重水利乎。理合覆

詳。伏候 憲裁轉達。

按院續發存案條議

正月

開江議呈 按院

崑山徐開禧

東南素稱澤國。賴東海爲朝宗而入海故道。唯藉三江。禹貢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蓋太湖受吳淞之水。震蕩澎湃。有三江疏其委。所以無衝溢之患。自白茆塘漲爲平壤。吳淞江止通一線。所恃以達海者。唯劉河耳。年來淤塞。向日汪洋浩淼之區。已滴水無餘。太湖無從洩瀉。土田大病。盡蘇屬皆厲也。而崑邑地處腹內。形如釜底。

卷上

卷上

卷上

東則倉嘉高阜。障其流。西則巴陽諸水。蕩其波。十日晴則苦旱。三日雨則苦潦。比年以來。望一中稔之歲而不可得。小民其哀鴻矣。夫濬劉河。非獨利一崑也。兼利于蘇。亦非獨利于蘇也。更大利于江南諸郡。但開濬之方。必治法與治人兩得。而後大工可興。大利可奏。前朝夏忠靖海忠介。曾浚婁江。吳淞江矣。至今歌思之。今劉河之利病。十倍于吳淞。所興工役。又十倍于吳淞。其條陳務期周悉。非筆舌可盡也。憲臺留心。

國計。下採葑菲。特以管見。發其一端。伏望博採輿論。準今酌古。定爲石畫。特疏具題。此萬世不朽之業也。

開江議呈 按院

崑山葉方恒

夫利孰有大于水者。東南素稱澤國。蘇松更居下流。全賴吳淞。劉河爲洩瀉。比因潮沙淤塞。兩江竟成平陸。旱澇兼困。民生日至凋敝。國課歲多逋欠。苟舍此而求裕。國足民之道。恐別無天施地生之術也。追憶往時。水旱亦所時有。

卷上

卷上

卷上

今一月不雨。則以旱告。十日陰雨。則以水告。其咎不在天而在地。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今東江已堙。而吳淞劉河復塞。譬如人身。衆竅壅閉。而日灌水其腹。水漲氣滿。其不悶絕者幾希矣。博攷圖籍。皆言兩江通塞。關全吳利病。歷代無不疏濬。明季水官曠職。幾及百年。今不舉行。全吳墊溺。曷有極乎。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憲臺不爲。又誰可爲者。謹按全吳之地。其形如釜。太湖居中。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環處其

傍太湖受宜歛九陽天目諸山荆溪百瀆之水止賴吳淞劉河兩江洩瀉兩江塞則泛漲倒流之患七郡同受之而蘇松爲甚古人有欲合全吳之力大行脩舉如宋郊置單鍰二議郊置之法相全吳形勢以十年之蓄疏濬兩江凡各處浦港皆築壩置閘以待蓄洩庶湖定民安水旱無患單鍰之法則欲專治太湖上流復蕪湖五堰節宜歛九陽之水使不東注下關吳江運之洪開白蜆安亭二江引水入海是二說者一

卷上

卷上

史

主於得水利卽大禹溝洫之方一生於去水也卽大禹決排之法實相表裏故談南水利者以二公爲祖此百世之利策之上也次則如明時夏忠靖周文襄海忠介林應訓姚文灝諸公專一疏濬兩江淺狹之處導水入海其餘塘浦亦皆及時開浚圩岸及時脩築壩閘以時啟閉其一時經畫俱有成法可師能令蘇松諸郡變數十年之利策之中也若從急者而治疏其下流以利目前策之下也以今日計之郊置單鍰

卷上

卷上

史

二公之論固爲極則要必竭全吳之力興數百萬之功非朝廷端遣都水使者講求一二年胼胝數十載不足以集事如夏周諸公之策可以行矣而猶患府庫空虛亦未能興此大役則今日下策乃上策也如吳淞尚有一線而劉河則淤塞不通吳淞遠數百里劉河只五六十里耳夫功爲其省而事從其易目前當以開濬劉河爲急但設處錢糧任人料理兩者並重約計劉河工費十餘萬金足以辦事當年海忠介開吳淞題請改折蘇松漕糧二十萬石并吊取應天等十一府及嘉湖杭三府導河贓罰銀兩召募饑民赴工今揆時揣勢在所不能計不得不出于加派蓋河在太倉界內不必七郡起夫但催州內佃戶刻日起工宜就太倉一州現年糧折內扣留充用將太倉糧折均攤有關劉河水利各府縣代完在府縣每畝不過加數厘而濬事可舉矣所當援例題請者也若任人亦莫過白州守旣廉能可任而親臨境內易于督轄

近曾開鑿朱涇。民不擾而功已就。一切經畫。皆有成法。遠近盡沾其澤。倘得憲臺主斷于上。白州守料理于下。不數月之功。便可為全吳萬生民之利。待年歲豐登。再議脩舉。邨單夏周諸公之法。亦無不可次第舉行也。

開江議呈 按院

庠王正宗

吳中田賦。全資水利。崑地窪下。西來諸水。崑承之。太嘉沿海。身其水反流。崑又承之。崑邑若釜底然。若能疏其淤。通其流。脩其堰閘。固其

卷上

卷上

全

圩岸。時其蓄洩。但資水之利。不受水之害。則田皆為美田。今者吳淞既堙。劉河復塞。所藉以入海者。不過太倉之七鴉浦。常熟之白茆蕩。皆紆迴細流耳。高田之溝洫不通。低田之堰閘久廢。圍岸盡圯。旱無可儲。潦無可瀉。上之人但知軍需孔棘。催徵是嚴。而何暇問民之所出下之人。迫於正課。疲於苛索。而何力謀田之所入。今歲若非太倉白知州亟開小劉河壩。崑山已難苟全。伏乞遍訪輿情。取吳中水利全書。披覽採擇。

告之

天子達之司農司空。急為未雨之綢繆。利國利民。功莫大焉。

江南水利三議呈

按院

庠顧士璉

竊財賦係乎農田。農田資乎水利。水利莫急於三吳。年來民困誅求。官遭鐫罰。水旱莫救。逋欠日多。而有司唯以簿書期會。可幸無過。鮮有以斯民疾苦之原。國家財賦之本。為當路者恭遇憲臺忠國勤民。留心地方。垂詢利

卷上

卷上

全

輒請條水學三則於前。一曰治吳中之水。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者。吳淞江。東江。婁江也。震澤者。太湖也。入者入於海也。太湖三萬六千頃。受萬山溪澗之水。溢則蘇松常嘉湖五郡同受其害。而蘇為甚。古有三江以洩之。東江在太湖之東南。因外海鹹潮灌入害田。自作海塘障海。東江久堙。吳淞江在太湖之正東。自吳江造長橋。築輓路。而湖流勢緩。以致吳淞屢開屢塞。婁江在太湖之東北。崇禎末。連年奇旱。湖

水不下。渾潮壅淤。而禹貢之三江絕矣。太倉嘉定常熟濱海皆蠲身。高內地丈餘。蘇州低田如在孟底。渺年湖溢平沉。早年高鄉又無車庠。是以蘇州一郡廢良田數十萬。損財賦數十萬人。民流散又不計其數。今官塘行舟所見皆上坵美產。豈知腹裡低坵遍地成湖也哉。是皆三江不通之故也。考錢鏐據吳越專脩水利南宋亦然。以故吳淞常通。而元人亦濬婁江。明初命官治水。大約一二十年一次。而吳淞江婁江白茆

婁江志

卷上

全

塘通塞相代。自萬曆中年迄今五六十載不命官治水。而吳淞婁江白茆盡塞。蘇州旱潦之害遂不可勝言。年來廷臣屢疏請開婁江。阻於費重。蓋婁江下流八十里。環太倉州境之東南。卽劉河也。自白知州蒞任之初。見長崑兩邑田沉水底。太倉仍患亢旱。惻然傷之。奮欲開江洩水。慮措費無從。文移奏報徒成築舍。乃援一州幹河例。鑿朱涇一道。長五十里。以代劉河。名曰新劉河。民稱曰白公渠。自是西導湖水東迎

潮汐。水旱得濟。乙未丙申兩年。本邑降縣大熟。蓋湖水自郡之婁門東下。由崑山太倉至和塘入新河。達江出海。不過一百四五十里。其道徑其流疾。非如舊江之紆折。以致湖水緩弱而易塞也。凡海潮夾泥沙而入。必湖流清水蕩滌而下。方去淀泥。自朱涇開後。今歲正值霽潦。上流奔湍。勢同瞿峽。從朱涇轉入舊江。決通東段十餘里。遂際於海。汪洋浩渺。不減禹功。海口迅而西水平矣。此河利在全郡。止一州所鑿。未嘗求

婁江志

卷上

全

助旁縣。民力有限。止濶六七丈。爲救崑山之潦。決通大壩。渾潮日積。恐遂至淤塞。目今水口方營建石閘。以時啟閉。費踰千金不止。伏乞憲臺念此要河。有濟鄰封。凡遇濬築。長崑兩邑。例當協助。載之令甲。庶民力不累一州。大功可垂永久矣。論者見鑿渠之便。欲并舊江而開之。竊慮事體重大。未可輕舉。必

朝廷命官措餉乃可。然今人動云開婁江須五六十萬。亦未考也。婁江西段尚通。東段新決。唯中

段淤塞。若棄紆就直。共計四十餘里。但婁江從無濬例。竊謂吳淞江婁江並重。卽援吳淞江例可也。據海忠介疏。開江八十里。計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丈。而濶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尺。深一丈六尺。用銀約七萬兩。今婁江應開者四十餘里。照十五丈式。雖土方工價。今昔懸殊。然加倍亦可量也。若不須十五丈。工費又當從減。但開婁江新壅之沙。倘江流狹隘。旋即淤梗。力爲徒勞。財爲徒費矣。至如經費。如先朝發帑。固所難必。

加編尤爲未便。則援周文襄截漕。海忠介折漕之例。蓋婁江之塞。蘇獨被災。四百萬財賦。蘇當大半。故宜專恤蘇。蘇之屬。太倉不產米。長崑吳江多漕。

朝廷能估開江之費。量于四邑。蠲折若干分。以爲濬費。則衆擎易舉矣。若遇饑荒之歲。兼賑兼濬。更爲事半功倍。此朱涇已試之明驗也。至於開江諸法。詳於呂公光洵。姚公文灝。耿公橘。章疏條議中。參酌今古而用之。明初夏忠靖用周文

英遺策。濬治婁江。享利三百年。今

與朝獨不爲財賦之地加意乎。若國家未能開江。則此朱涇一道。實全郡之命脉。可當婁江大半之功。在崑山太倉宜協力保守此河。與戚浦同。所謂宜載令甲者此也。而又宜申飭郡縣歲疏本境支幹河。以濬河多少爲考成。殷最。俾郡縣咸知。

朝廷之所重。而水利可興矣。伏懇憲臺裁奪其便。二曰治吳中之田。范希文曰。開河築岸。建閘。

三者不可缺一。元任仁發曰。開河欲其深廣。築岸欲其高厚。建閘欲其衆多。蓋低鄉之田。以圩岸爲存亡。高鄉之田。以蓄水爲得濟。使開河而不築岸。則水終亂行。開河而不建閘。則旱潦無備。古者一圩之中。內有屋宅溝渠。外有圍岸堰壩。水口有斗門石閘。早則蓄內水。澇則禦外水。而圩岸必相水勢。或高二丈。或高丈餘。基與高。等而上殺之。圩圩有岸。然後水不亂行。而水身高。高則建甌而下。使湖之勢高於浦浦之勢高。

於江。江之勢高於海。然後積水盡瀉。三江不致淤塞也。自唐以至吳越。自吳越以至南宋。其法備具。故邨氏父子有善治田之稱。明周文襄督民脩舊法。令塘圩長歲歲開濬。濬河築岸結狀。厥後法以人廢。視為虛文。河不屢濬。而圩岸無泥。岸久不脩。而基址漸削。斗閘頽壞。而整理無力。是以湖水四溢。良畝涸沉。而湖低於浦。浦低於江。江低於海。高鄉則受亢旱。低鄉則苦積水。海口則淀渾沙。無不壞之田。無不塞之河矣。爲

婁江志

卷上

藝

今之計。先救低鄉。必疏通下流。使上水瀉平。漸導低窪鍾水之澤。注之通流。有水聚不出者。卽築泥作岸。或取田中泥作岸。岸田中水滙於淺蕩。當不吝田取泥。做岸爲主。畢竟田不至盡沉。岸成於外。內卽有小水。無妨于種稻。倘遇早年泥燥。此百年一日。不可坐失。須官督塘圩長。早夜併力脩築。建閘作壩。如耿公治任陽水田之法。則田無不治矣。假止導水而不治田。則田終無成。假徒治田而不導水。則水終汎濫。故河功

當與田功並奏。但吳中隄防久壞。勢重難返。不一大經理之。則財賦之源日困。生民之厄難舒。倘國家能簡命大臣。得周文襄其人。委以便宜。寬以歲月。錢糧聽其支調。率民濬築。限年奏績。策之上也。次則撫按督其監司。監司督其守令。守令督其塘圩。俾各自脩治。每冬春。守令以治田多寡呈報。上臺爲考成。殿最則長民者。競勸。民利不敢不興。策之次也。若朝廷不命官。官司不督率。則當激勸鄉里之大家。一方之

婁江志

卷上

藝

賢者倡率閭黨。爲隄防之事。行之一圩。則一圩之利也。行之數圩。則數圩之利也。聞風興起。在在可以慕效。昔邨司農在大泗濱。爲圩岸溝澮塲圃。民師其法。至今俎豆之。近日舉人陳瑚在蔚村。築圩治田。一方頌德。伏懇申飭郡縣。激勸士民。遵行古人成法。則造福無疆矣。惟冀憲臺裁奪其便。三曰布治。水治田之書。古今之學。莫大於水。禹以治水稱神。而禹貢與典謨並重。卽如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之文。乃江南水利之

祖也。迨後范希文之條對，鄭氏父子之書東坡刻單鐫之書。元任仁發明夏忠靖周文襄海忠介林應訓呂光洵姚文灝耿橋諸公皆身親胼胝言言石畫。餘外尚有名儒數十家章疏論著鑿鑿可行。前撫玉筯張公集其成刻吳中水利全書一大部。本以加惠江南而郡縣之吏不得一見。卽有此書而卷帙浩繁議論重複讀者苦於竟業亦難得其要領。竊謂此書宜刪繁就簡將江湖水道分門別部每郡縣爲一類就河之

所在繫以古今通塞興濬良法各有頭項俾郡縣之吏曉然知水利之關於國計民生又曉然知事之易舉法之甚備也。然後以今則行以禁則齊。竊欲纂輯焉而未能會。白知州新河告成命輯一書名曰新劉河志內載條約十六款皆斟酌時宜變通古法又有高鄉低鄉濬築建閘開江諸論皆櫟括先賢大意雖不敢上比郊賈單鐫之緒餘然亦因時制宜之一法雖不敢謂江南水利全備之規然亦一邑一鄉治水

治田可遵之制已試經驗之方也。其書刻板在州庫未敢擅呈懇憲予閱其條約等倘有可採乞恩勅流通郡縣庶使不見水利全書者得此少佐疏濬之一籌也。愚生非敢越俎嘗思宋胡安定先生教人分經義治事當時農田水利實所講求故今討究及之而又目擊水潦之慘流離之痛聶夷中詩所不能詳鄭監門畫有不能盡用是纓陳利病難免迂疎之誚無非艱苦之詞伏懇入告首以治水治田爲要爲三

吳造百世之利焉。

直指 李公閱新劉河志遂致書 白公欲纂水利全書以嘉惠三吳惜 直指北上未

婁江條議

卷八

陸世儀

婁江源委昔人論之詳矣。其決當濬治而不可緩。則今人論之又詳矣。顧其爲說又多不一。有言江之通塞全係氣數。非人力所能爲者。有言海口積沙難去。雖開無益者。有言決當六郡計費三邑起夫。大作工程。脩復舊蹟者。有言時詘舉羸難于集事。不必奏聞。朝廷而止。派一州民力。小小疏濬。如近日朱涇之功者。此其說皆非也。請得一一論之。夫謂江之通塞關氣數。固

婁江志

卷上

年

矣。然謂非人力所能爲。則妄也。黃河之水湍悍激烈。故或塞于東而決于西。或塞于西而決于東。其塞其決。似非人力可爲。然夏禹治之于先。漢唐宋諸臣治之於後。隄防捲埽。皆人力所爲也。若太湖之水。其靜也則泓渟清徹。其動也亦不過如沸釜之溢。瀾漫泛漲。灌低田而已。無衝突排擊之力。可以決不開之河也。其謂海口積沙難去者。此又不明清水強弱之故。昔人有云。清水弱。渾水強。則沙積而河塞。渾水弱。清水強。

則沙滌而河開。蓋清水之力。雖不能衝突排擊。

然使各處濱湖濱江之田。圩闌隄防。脩治有法。如先賢邾大夫之議。常使湖高于浦。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行堤中夾束牢固。其疾如駛。力能刷沙。則海口之豆沙。將不除自去。近日劉河之口。濬漕以東。當新河之衝者。頓深四五尺。此其明驗也。一水之衝力。且如此。若使全河受濬。合太湖之水。以衝一沙。有不蕩滌消融者乎。即使老沙堅硬。不能盡去。水力所至。必且轉而旁出。

婁江志

卷上

生

河流湍急。斷無不深不濶之理也。豈云雖開無益哉。若夫六郡計費。三邑起夫。大作工程。脩復舊蹟。此自不易之定理。但以今日時勢論之。事關六郡。可否難必。三邑起夫。遠近不齊。不另設都水使者。則無以督率。一設官則費多民擾。非便策也。然使大舉非便。而遂欲以一州民力。小小疏濬。則又不可。蓋婁江之利害。非一州之事。并非一郡之事。若獨役一州。則後日引爲成例。而終無大開之日。至于小小疏濬。此所謂塞江。

而非開江也。婁江之塞皆係海沙其性輕浮流滑挑濬之時必遠遠堆放始不濯入河中若動且挑溝堆土近岸一遇雨水旋復淤塞工役鑿糧徒爲勞費矣。竊謂今日婁江大開不能小開不可必如朱涇之式而三倍之。朱涇之濶以五六丈三倍之則是十五六丈也。昔海忠介開吳淞亦以十五丈爲準三倍朱涇正得濶狹之宜而工役錢糧可以準之而起此斷在不疑者也。

又經費

婁江志

卷上

壑

劉河迂迴百里而逕中間迂直之數有宜權者如和上港至補缺口約數里陸不及一里補缺口至半涇灣二十餘里陸不及二里則不必循故道而竟鑿陸之三里可以減三十里之河身矣。塩鐵河以西石家塘以東通流免濬約計實濬止五十餘里也。卽以五十里而丈計之里當一百八十丈是長九千丈也。循昔年開北劉河之法而倍之而濶十二丈底濶六丈深一丈五尺以土方法算之每長一丈爲土方十三有奇。

長九千丈是土方十一萬七千有奇也。每方依古法合用人夫十五工是爲工一百七十五萬五千有奇。除西段河身尚有通流約算工一百五十萬每工以一錢計之常用銀十五萬兩。此十五萬兩者既不能取之于民又不能資之于國均于六郡則難成責于一方則無力。愚謂計費六郡則不必蘇松常三郡則可協濟也。計太倉一邑之漕糧十二萬七千有奇白糧萬八百五十有奇南糧三千八百有奇約十四萬有

婁江志

卷上

壑

奇以米價每石一兩準之正當十五萬河工之數所患者朝廷不能捐此一項耳。于此有轉移之法計三郡之田不下數千萬畝誠能請于朝勅下計部通融打算以太倉十四萬之漕白南糧均攤三郡每畝不過加增升合而太倉之額賦辦矣。額賦辦則太倉之漕白南糧可捐爲開河之費矣。在國計不損分毫之額而大利已建在太倉得免出兌之苦而民力無辭。或有以專用太倉之漕糧爲疑不知劉河在太倉

境內而河工與漕事俱在冬末春初原兩相妨
今輟漕事而治河工則兩相濟或又以太倉漕
白南糧正米雖十四萬而耗贈尚多經費似浮
于役者此不可執一也河工自土方而外尚
有斬壩岸水搭廠畚鍤索約及督工量算舟車
廩給等費不一而足可以此項準之矣

世儀條議凡四則一審勢二經費三任人四
立法曾致白公未及上當事今裁漕之
說不行此議可覆擬矣州人苦漕咸惜此議
附刻于此其餘不復錄者以任人如白公
而濟法之善已詳集中茲前志莫有踰之矣

拯患說

蘇州陳珣

今之拯民患者知有治標治本之法乎何謂治
標之法曰定常賦以絕蠹漁夏稅秋糧固有已
米一定之數矣然每歲必重定會計會計定部
下之省省下之府府下之州縣往往有胥猾吏
因緣為奸私自加派夫一邑之田以百萬畝為
率畝加本色一升便加萬石畝加折色一分便
加萬兩即以蘇松常鎮四郡言之共田二十九
萬六千九百六頃七十餘畝是每歲四郡之田

郎加粟三十萬石加銀三十萬兩十年則加粟
三百萬石加銀三百萬兩合江南計之每歲加
派當幾千萬十歲則幾萬萬矣以有限之生產
供無窮之豁壑不在上不在下而但歸中飽大
戶安得不貧小民安得不困田土安得不荒國
課安得不欠先朝巡撫張公國維嘗語人曰某
欲力清此弊故為易知單法然單發之縣縣委
之吏官吏必力爭堅執反以吾單為誤雖懲以
大辟終不能行吾法也然則胥吏之不畏上臺

不畏刑罰。蟄據而不可拔。蓋非一日之故矣。以予所知近來崑邑之徵糧。更有不可言者。當春夏之交。插蒔未興。先立限徵十分之賦。維時會計未定。則先爲約徵。約徵之數。必浮於會計七數。及會計甫定。而小民之所完。已踰其數矣。雖凶荒有蠲。僅蠲胥吏。而不及小民。雖大事有赦。僅赦胥吏。而不及小民。甚至米賤。則減米以加銀。米貴。則減銀以加米。究之里排催收。減者未嘗減。而增者則必增。崑邑如此。他邑可知。而其

卷上

卷上

卷上

弊皆本於會計之無定。嘗攷周官制賦之法。量入爲出。後世之法。量出爲入。量入爲出。故取民有制。量出爲入。故傷財害民。治國如治家。然國之有賦。猶家之有租也。租有定額。未聞以冠婚喪葬之事。而輕重其租。則賦亦當有定額。豈可以科舉兵戎之故。而下上其賦。法當定爲畫一之規。大約如已米三斗之田。半徵本色。半徵折色。折色以每石八錢爲率。則當歲徵米一斗五升。銀一錢二分。其餘斗則以類而推。務使邑有

常賦。田有定稅。今歲不增。明年不減。部臣會計。但酌量國家經費緩急。何項當先。何項當後。何項上納。何項存留。何項正供。何項贈耗。而于小民無與焉。即使遇蠲遇赦。亦明告天下曰。本年常賦蠲赦本色折色各十分之幾。此法一定。清官府之培克。杜胥吏之覬覦。法莫有善於是者。也。何謂治本之法。曰興水利。以闢田疇。今之言開劉河者。不謀同辭矣。然如何經費。如何用人。如何起役。如何疏濬。苟非規畫既定。難以興此

卷上

卷上

卷上

大役也。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以郊廩之明於水學。然尚有鳴鑼擊桴之事。古人已事可鑒。其竊有一法焉。建議之始。即可使上下遠近。懽忻踴躍。而無異議。請爲詳論其便可乎。劉河爲三江之一。宋元以來。皆用六郡財力開濬。今制嘉湖杭隸於浙省。或不及助。則當以蘇松常三郡協開。先朝曾差工部郎中朱子觀。估算劉河白茅二河之數。約費銀一百五十萬兩。予竊以爲其數太溢。劉河之數。只須米十五六萬石足

矣計蘇州一郡之田十倍於太倉一州之田。松常二郡之田二十倍於太倉一州之田。是合三郡之田可當太倉之田三十倍也。今太倉漕糧每畝正米一斗五升是三郡之田每畝加米五合便可當太倉漕兌正米之數也。法莫若於三郡之田加漕米每畝五合代太倉漕兌而截留太倉之漕米以開劉河至於起夫則用予蔚村築岸之法不問業主而問佃戶責成於圩長而埶田起夫每田二十畝役夫一人其人夫工食不必徵米入倉而後給之也。漕兌之例每田出正米一斗五升加三耗贈納每畝二斗每夫給以信票許於田租中每畝先扣二斗爲工食費每夫二十畝是每夫當扣租四石也。每夫用力百日是一夫日得米四升有不子來恐後者非情也。且不計口而計畝則必一日兼二日之功是不煩鞭笞而自肯用力也。太倉田八十餘萬畝當起夫四萬人此四萬人夫用之百日便得四百萬工每里一百八十丈劉河七十里當一

萬二千丈其法分爲三段以四千丈爲一段每十夫開一丈四萬夫則開四千丈每段以一月爲限三限畢而劉河成矣。土方之法方一丈則用夫十六工十夫一月當得三百工以土方方法計之此長一丈之河可面濶二十丈其利當不止百年矣。然則三郡加米而太倉獨無加派歟。曰每畝加折色五厘則當得銀四千兩分而爲四築壩車岸用其一搭廠鍋竈用其二犒賞用其一可也是當於明年之春以此入告夏而定議秋而定冊僉夫冬而起工銓衡不必選吏督撫不必遣官但責成賢有司如白公者即可盡其任爲白公者亦不必委任佐貳不必參用吏胥但於諸生中擇賢者數人便可襄其事信如此也。雖用一州之糧而可免漕元之苦則業主必樂於出粟矣。雖有三月之勞而日享四升之養則佃戶必樂於出力矣。有司不治漕而竭力治河則官不煩苦矣。錢糧不經手而但給信票則吏無侵漁矣。不傳一檄而可以集衆不撻一

人而可以成功。故曰一建議而可使上下遠近歡忻踴躍而無異議也。明年以此法開劉河。又明年以此法開白茅。又明年以此法開吳淞。將見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神禹之功可復。江南可富而國用可足也。

告 城隍文

太倉州知州白登明謹涓本年本月二十八日。同本州僚屬鄉紳生員耆民等。昭告于

本州城隍之神。唯天陰騭下民。唯神功化莫測。睠此劉河。爲婁江古道。乃百川之尾閘。合六郡以利濟。邇年變爲平陸。水不朝宗。雖近開朱涇。兩年大有孰非。明神之庥。而婁江猶塞。渺爾支流。未盡澤國之利。茲逢繡斧巡方。俯采輿論。糾三邑以分工。起萬衆而舉錡。勤七十五里

之開鑿。費十餘萬兩之金錢。如斯大役。豈僅人謀。目下東作伊始。止仲春一月。農可移工。唯天鑒之匪遙。賜三旬之晴霽。乘興王之運。開東南之利。神必默贊其成。濬三江之一紆。萬姓之憂。天自潛綏其福。神輸鬼運。助民力於冥漠之中。時和年豐。食地德于功成之日。伏祈上達。帝聽陰襄大舉。明等無任激切虔禱。謹具牒以聞。

告天妃文

太倉州知州白登明謹涓本年本月二十八日
會同本州崑嘉僚屬鄉紳生員耆民等昭告于
天妃海神維神七閩之精九天之靈誕降於莆是
毓是生幼稟奇質屢著神異鄉邦之人以崇爾
祀維宋元祐敬事日隆載錫之號載勅之宮元
至元中始議海運歲漕江南爲國大命伊維海
運風濤爲艱長魚巨蛟出沒後先維神之靈永
祐斯役絳炬宵飛幽靈夜戢迨明之興尤著神
功洪承兩朝封爵彌崇銀鑄金楹穹碑廣殿殊

長江志

卷上

重

號曉頒中官特見會通既就海運始肇維神之
靈亦與盛衰壤道哀湍長松古瓦壁落丹青廷
無車馬昔歲乙未予守是邦念民之艱疏鑿北
江登神之堂拜神之像瞻神之居愾焉興嘆知
小謀大力小任艱幸邀神惠或克勉旃神來告
予錫爾先兆空江無波靈潮忽嘯藉神之庇功
竟克成長河百里役不三旬顧維婁江尚有南
道神之故宮靈爽所樂二十年來滄海桑田神
禹之跡渺焉忽焉或窪而深如杯如甕或漫而

高如坡如阜凡彼六郡罔不咨嗟如水灌腹百
竅俱麻維州與江更爲切近蓄洩俱無旱澇兩
病幸遇直指念切民瘼下車納策開江是圖已
戒丁夫已命畚鍤已祀草神已定日月維神之
靈爲江海宗敢不告虔以相大工肥我牲牷潔
我旨酒豐我黍稷以祈神祐維此河工神其贊
之上帝羣神既右亨之惠我田疇粒此黎庶河
定民安永永弗替載崇廟貌載飭几筵歌德報
功億萬斯年尚饗

長江志

卷上

重

告 江神文

太倉州知州白登明謹涓本年本月二十八日
會同本州崑嘉僚屬鄉紳生員耆民等昭告于
大神 伏以 禹跡初開一水鑿坤維之勝堯
封永奠三江分震澤之流灌億萬畝之田疇
聖德覃敷於海甸垂四千年之利澤 神功允
協於蒸嘗歷世咸休全吳永賴惟茲太倉州者
地濱澤國受衆水之委輸居傍 神區恃洪流
之吐納藉蓄洩以爲利已非歲月可言蒙潮汐

之是資。豈特涓埃可報。粵自旱熯生于往代。遂令陵谷變於一朝。鬼火神燈。呼擾驚聞。夜半。鮫珠海蚌。泥沙歟漲中流。或言蜺聚成龍。旋見洲生似鱉。凡茲數種。皆屬咎徵。四百支瀾。茫之水。轉頭頓起塵沙。七十里滔漭之流。彈指倏成平陸。宮非瓠子。俄聞土石塞宜房。宅異方平。忽見桑田生海水。田塍沮洳。高低無粒食之歡。溝洫壅平。水早有孑遺之嘆。士民撫心。已六七郡。官吏束手。亦二十年。今者幸值繡衣行部。驄馬循

樂江志

卷上

五

郊。納輿人之策。與懷往聖之功。念百姓之憂。欲繼前賢之績。謂朱涇已有成効。豈婁水遂乏奇謀。用是上告朝廷。下商鄉國人謀。已協天運。將回知州。登明治邑。無才利民有志。昔開北道。已爲疏鑿先驅。繼浚湖川。復爲興脩小試。茲者奉直指之嚴命。合通邑之成謀。蓋將有事于施工。寧無致虔于經始。爲此謹擇今月二十八日。燭潔致齋。陳牲薦豆。用祀于爾。大神伏願體上帝好生之心。默施靈佑。鑒下民共咨

之苦。大顯神威。興工而雨雲不來。舉錡則水泉自縮。靈輿夜吼。奮大力以崩沙。應龍朝飛。垂脩尾而畫地。天吳罔象。彷彿呈能。鮫叟波臣。委蛇助力。潮平岸潤。復百年竹箭之流。風正帆開。聚千里魚鹽之盛。海波息而桑麻蔽野。頌聲作而桃柳盈堤。再當報賽。神靈紀揚盛蹟。麗牲加璧。美祈報于無窮。勒石銘辭。永功勳于不替。謹告

樂江志

卷上

五

開江記畧

顧士璉

江南言水利者莫不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文。則開江之利所係重矣。東江迹堙已久。唯婁江吳淞江僅存。然婁江去禹貢四千年。考諸圖記。其有事於江者。元初海運。自婁門導江至海。先朝夏忠靖掣吳淞水。自新洋江夏駕浦。北入婁江。周文襄濬劉家港。此其著者。唯吳淞江多疏導之迹。至海忠介復創法大開。若夏周之於婁江。世遠法亡。後人無所追討。而婁江之委。名

婁江志

卷上

一

劉河者。更未易脩治也。蓋婁江自婁門至海。一百八十里而遙。上一百里名至和塘。下八十里名劉河。環崑山太倉嘉定之界。宋朱長文謂劉河卽古婁江。夏忠靖亦云然。前輩謂婁劉鄉音互呼。故婁訛爲劉也。當其上洩震澤。匯新洋夏駕諸水而東。一江有兩江之勢。浩渺潏洞。波濤如海。自吳淞江塞。藉此宣洩。爲吳中命脉。厥後海口漲沙橫亘。江多灘塗。居民圍岸成田。外栽蘆葦。馴致江身隘束。來潮急而去水緩。所藉湖

水激滌。自崇禎末。連年奇旱。湖水不下。海沙湧積。頓成平陸。自是震澤歲溢。潦水無歸。吳民大困。二十年來。籌畫疏浚。昌言于

朝。至厘

重書咨詢。卽文臺檄下。州計議。但條論者。或援命官發帑。費須六七十萬金。或援海公截漕數萬。六郡協助之說。輒格不行。夫江之通塞。雖關氣數。亦繇人事之得失。得其人。則法以人立。非其人。則法因人廢。人與事每相需而成。會三韓白

婁江志

卷上

二

公牧婁土。知水利莫大於劉河。閱舊案。以條論非時宜。乃廣諏民便。得銷圩起夫法。是法非精察之吏不能行。公真其人也。公以未可試之劉河。值東南之民。以朱涇請。朱涇乃劉河北派。長五十里。達海最逕。溝迹僅存。公于乙未春。用銷圩法開鑿。民果稱便。匝月功成。今名新劉河。又名白公渠者是也。詳新劉河志。自乙未丙申。旱潦相仍。緣濬朱涇。本邑隣邦。便於瀦泄。得獲豐穰。爰是公治水之名播三吳。凡淹困之鄉。望公

開江也。滋甚。丙申冬。御史李公按婁。條開江者。皆言專任公。卽用朱涇法。可立奏績。御史從民願。遂委公。公以水土大政有關。國計必三臺僉允。疏聞。乃可議者。以民困旱潦。如在倒懸。奏報期會。則農時失。人移法換。則功不成。今民願自疏鑿。以聽上令。御史以輿情切許。鳩工後會。督撫具題。且請蠲州賦半。派別屬代輸。以勸州民。御史既毅然堅斷。公乃遍告臺司。而中丞張公愜所請。符行。迨府群

婁江志

卷上

二頁

心踴躍。勢不可已。公遂任厥艱矣。然後躬行相度。上下江干。自南鹽鐵河西石家塘以東。俱通流。唯中段六十五里。淤廢已久。俱爲坂田。開鑿非易。其沮洳泥淖。浮漚動盪。畚鍤難施。又工塘灣補缺口。東西相望二三里。南北紆轉十倍之。有謂逕道宜開。使江流湍急。可以永通。有謂舊江形勝。取洞汴渟濬。廣溉田畝。有謂石家塘壩外宜并疏導。有謂憑水力決通。有謂宜遠縣助夫。有謂當役旁近。紛紛各執。公裁酌機宜。援海

公役嘉上青開江例。止役太崑嘉。今州鑿難河七千丈。嘉定鑿難河二千丈。崑山疏易河一千八百丈。會兩邑興役于丁酉仲春之八日。焉州用朱涇法。如田主給食。佃夫作力。以耆督塘。以塘起圩。而條件視朱涇爲詳。州民以御史有請。獨代輸之。今故不辭艱瘁。于是七千丈之河。越一月而成。嘉定有額設河夫一萬三千名。歲濬支流以塗餽。大半折銀飽私索。御史廉得。悉鉤致撥濬時。劉邑侯以部欠鐫級。將去。官御史知

婁江志

卷上

二頁

其才。留任河事。俟功成奏復。邑侯勤敏。御衆嚴而有法。于是二千丈之河。越一月而成。崑山值丙申秋潦。紳袍致書白公。得決朱涇大壩。積水奔瀉。是年有秋。御史按婁。崑之紳袍。條開江者。必頌公協濬之始。民樂赴役。湖瀼百里內外。拏舟裹糧者。踵至。度旦夕間。竟工矣。因御史以誑誤事。猝逮去。規避者作輟無恒。于是一千八百丈之河。越三月而告成。然半涇口南北數里。多淺段。萬丈之通。不勝數節之阻。論者謂宜用撩

淺簡洗之法。以致其深焉。工塘灣以婁鵲兩已分得水利。故仍紆道止鑿。通相見灣六十丈。裁去一千餘丈。比舊爲遲。不致斫折太多。水慢易塞也。裁去者在補缺口。薛家灘等處。因有至和塘尾。石婆港。界涇諸水。故舊江可緩。仍有通流出相見灣。達江。可以容舫。非遂墟之也。束壩外迤東到海。尚有劉河十餘里。向有膠邑諸水。從石家塘出。近年朱涇洩上。江水從濬漕出。兩水衝滌。數里江流。日就深廣。海口不減舊迹。今益

婁江志

卷上

百十

以新江。其勢彌壯。考工曰。善溝者水漱之。固不煩人力也。通計開鑿之數。除裁去丈尺。計一萬八百六十丈。江面復故。額不能。匯束不可。準海公開白茅。吳淞式。自南關至相見灣。濶十二丈。深一丈四尺。自相見灣至東壩。濶十五丈。深一丈六尺。據樣河工力。濶十二丈者。每丈以一百五十工計。濶十五丈者。每丈以二百工計。計費二百萬工有奇。每工銀米以七分計。計費十四萬兩有奇。嘉定有河夫崑山濬不及十之二。獨

太倉任其繁多。皆出民財。爲國家造全吳之利如此。自是婁江復其故道。震澤諸湖。與新洋夏駕之水。至州之西口。接官亭。分二股。一股東行。爲至和塘。注城內外。濬。匯東。歸而下入朱涇。一股東南行。爲劉河。達南關。過鹽鐵河。工塘灣。而東。劉河包絡於外。朱涇貫穿於中。交會天妃宮口出海。上江之水。劉河不盡受者。朱涇分洩之。總爲婁江之委也。當故道未復。江水朝宗。繇西關北折。入鹽鐵河。達戚浦。出七鴉口。百里達

婁江志

卷上

百十

遠。河狹水淺。時致橫溢。今婁江自有所歸。戚浦自洩所受。西北之水。則水不亂行。而水治矣。太倉之水治。而吳中之水亦治矣。吾觀自古起。大役興大利。莫不動黎民之懼。如西門豹史起。邳賣輩。雖沒世。頌功。而當時賈怨。卽海公治水。法嚴。有哀號者。公則一濬朱涇。再濬劉河。亟役數萬衆。靡一怨容。曷克臻此。蓋繇惠愛素孚。而籌畫善法。臨役寬簡。不扶一民。行河則露宿星餐。與役卒同甘苦。故勞民而民忘其勞也。論者謂

劉河通則海橋有不測之虞。夫神禹鑿三江。開
建萬世之利矣。未聞貽萬世之害也。且婁江係
江南農田水利。爲國家財賦之原。故門戶設
有重防。攷先朝嘉靖間。倭亂十載。伊時婁江汪
洋浩淼。未聞突犯。矧今河形非舊。紆迴繚曲。關
入非便乎。所可惋惜者。御史以堅斷成功。初間
度民力難就。及垂就矣。而遽去。不及會督撫
具題。中丞檄道勘報。而監司以督運去。未覆
是以吏績民勞。不得上聞。而勤情成虧。無有

婁江志

卷上

星

稽覈者。所冀當道憲臺。軫念民瘼。臚以入
告。不沒勞勩。以勸將來。而講究撩淺導河。以善
其成。則四千年之禹迹不堙。而忠靖文襄之績
再見矣。夫政之廢興。河之通塞。人事之偶不偶。
生民之幸不幸。匪細故也。烏能無紀。以示將來。
白公名登明。宇林九。遼東人。自公以下。贊助僚
屬。則有李二州。愈棠。張經歷。鉉。嘉定。劉邑侯。弘
德。寶二尹。毓龍。崑山。滕工尹。元鼎。其餘員役。暨
公移條件。則別見。愚生往役。濟事。紀其大畧。俾

將來有事於江者。得以考焉。時

順治十四年六月之望

濬述

顧士璉

開江自太倉南關外。鹽鐵河北口起。地名東渡。
向日艤舟以濟。今架木梁。長十餘丈。當江波遠
濶。風帆上下。或來自郡城。或至自海外。關市百
貨駢集。縉紳巨室。甲第如雲。每遇重五競渡。八
月觀濤。則水嬉畢。陳士女填咽。南郊更宜桃。春
朝盪發。遠近如紅霞。則傾城出遊。或移樽小艇。

婁江志

卷上

星

或布席花下。貴遊各極聲色。故南渡觀桃。爲州
最勝。江塞以來。津步蕭條。市井間寂。良辰美景。
已成往事。唯有漁戶壅江。圍成潭沼。黠民圩岸。
指爲蘆課。非今茲脩治。漸無江矣。迤東至半涇
口。則折南。昔日江勢浩大。潮逢折則濤起。秋潮
盛時。村民賽神迎潮。集龍王廟前。潮將至。雷聲
隱隱。少選。銀濤如雪山。奔驅而來。一過灣口。濤
勢跌落。兩岸頓平。支流皆滿。半涇口遭蕩擊。西
岸多漲。東岸善崩。龍王廟去江百丈。已無存。曩

江通時迹也。不料遂成沮洳。今雖開挑。而江面侵占。不及十二丈。若有司嚴盜河之禁。則江猶可存也。自半涇轉南。相傳有劉河故道。東抵補缺口二里。其道蕪沒已久。故江流自半涇轉西南而下。至公塘口。兜轉東北。作數折。始抵補缺。約二十餘里。議者謂江之塞。因紆道多。潮失湍急。湖瀉悠緩。必復逕道。庶吞吐迅疾。江可永通。如宋葉清臣開吳淞江。鑿通盤龍。匯法。張南郭先生曾有著議。先朝代巡周公一徵。開江。

卷七

卷七

卷七

疏內言。從逕道。省工銀四萬三千二百兩。曾命部郎至此丈勘。會改革。不果。順治丙戌。至辛卯。吳中連年水災。代巡秦公世禎。經畫開江。士民條陳。皆主逕道。丁酉之役。胡占臣先生條議。亦然。白公奉憲。勘江。丈得逕道止三百二十丈。度廢民田八十餘畝。議倍時值償之。并償春獲。公又因鑿新道。芋堪輿相度形便。值此地之北。有吳姓三墓。龍脉蜿蜒。從後來。乃于墓之與。劃新道。灣抱墓前。作金城形。明堂寬廣。數頃。西北。

去水出口。正望朝陽關城樓。爲州之翼。自半涇轉西。灣抱南關。復天虹玉帶形。如是則延陵得催官吉地。而州之形勝。甲于東南。皆取生烝。到堂也。而延陵子姓。未悉形家言。兼之公塘灣內。外民。以二十里水利不沾。乘公分河時。推訴馬首。公不忍一方偏枯。仍濬公塘。紆道。羣情始帖。江故有三大灣。一半涇灣。一公塘灣。又名塌場灣。從城上望。風帆屈曲。繞與丙而來。亦爲有情。一相見灣。在補缺口東。有諸生王應運條准。憲。

卷八

卷八

卷八

行一欵。令鑿通相見灣六十丈。省補缺口北轉一千餘丈。公相地勢。補缺北段。名薛家灘。已沾朱涇石婆港蓄洩之利矣。乃置舊道。鑿相見灣而東。按弓塘灣。薛家灘。皆沙漲成田。地窪宜稻。太嘉上腴也。多爲勢家之業。圩內居民數百家。宅傍流水。堤岸盈桃柳。無甚貧之民。江塞後。民稍困。今則田疇如昔矣。總按江之西段。自盭鐵東。至公塘口。向爲州入婁塘路。水道微通。自公塘東。至相見灣。僅數尺水線。今俱鑿十二丈。自。

相見灣迤東直至石家塘盡鑿平田。濶十四五丈不等。相見灣東爲廟堂港。有古廟傍江。再東爲千步涇。內有小村落。有鄉紳吳志衍父瑩。面江。江勢環繞。志衍殉節西川者也。再東爲雙塘口。居民陳氏聚族。有諸生陳廷楨倡議出嘉定河夫一萬三千名。亦其力也。太倉嘉定同壤。嘉邑。改折久而又有額設河夫。歲洵諸河太倉歲苦漕。而水利不舉。止有導河夫銀。已別解不存。所宜申復者此爾。過雙塘爲小塘子口。卽湖川

婁江志

卷上

夏

塘尾。丙申年白公濬湖川至此。再東爲石家塘口。開江自此竟矣。絕江築大壩。長百丈。厚一丈八尺。公行河日。與河卒同甘苦。不擾民薪水。不棲民家。携布帳露宿。西段則宿廟堂港千步涇岸。東段則宿壩上。壩外不濬者。石家塘洩。水出江。江尚通。至天妃宮三里。天妃宮至江口約十里。天妃宮係元海運時建。明初尚運。永樂間鄭和自此泛洋。江口南北有海塘。晉湖州刺史虞潭築壘于沿海一帶。以遏潮衝。洪武永樂成

化間屢增築。今坍入海。北岸漸及劉河堡城矣。登堡城望見江口漲沙橫亘。潮至漸隱。潮退隆然而起。名曰海舌。自乙未導朱涇。水從天妃宮達江。決涇江流。向日揭涉者。今深一丈五六尺。海舌頗削。蓋海舌有如息壤。逢潮則驅渾沙入內。潮退卽便淀積。江之淤塞。皆繇乎此。策導江者。或云須鐵帚丁齒搭諸器。繫巨艦。乘潮櫛爬。又援開白茆法。避海舌。另鑿新道。諸說未知孰便。但水力可決。已驗前事。今新江旣成。俟潦年

婁江志

卷上

夏

決大壩。庶可蕩滌。但杞憂者。謂江通則海鯨可慮。是以決壩有待。先通小塘子口。俾江水北注。轉入朱涇。出天妃宮達江。稍紆數里。便無意外之恐。但朱涇日受渾沙之積。非天妃宮建開。以時扇啟。則東南水利。可以永存乎。司牧此土者。宜加之意也。夫婁江之有關全郡。不待智者而知之。遠古不具論。自夏忠靖周文襄以來。載籍諸君子。班班可考。豈劉河之通塞。無係鄰封之利害乎。盍取載籍之文。考而知之。傳曰。杞河雖

而思明德。西門豹曰。令父老子孫思我。是知厥功在久遠者。典頌不在目前。後之君子。弔婁江之跡。考通塞之因。其必有致思者矣。爰作濬跡。

婁江志

卷上

夏

開江逸事

太倉水利。不講三十餘年矣。自順治乙未。白公鑿朱涇。勢家大譁。欲毀首事者之室。及經畫有方。終始不擾。人情大安。于是衆知開河之利。至丁酉年。開鑿劉河。此莫大之役。宜民情震駭。更甚于前。而鄉城熙熙。不聞有開河之弊。大功一月而成。亦異事也。往例開河。紳衿俱優免。獨白公兩次俱不免。卒無怨者。蓋以公立法之善。而所費亦無多也。昔年開河。俱憑工房。泥絮丈尺。故胥役上下其手。公唯擇矜耆中誠謹者任之。故弊端克杜。初隨白公往勘河道。竟如平沙大漠。一望黃茅白草。絕無勾水。時從騎甚多。皆縱轡往來馳驟。宛似較獵。塞上今者。悉爲洪流。豈知當日情形若彼哉。先是劉河將塞。河傍居民。每夜聞呼嘯聲。若有官長督役者。未幾河塞。相傳爲鬼塞。河近年又

婁江志

卷上

夏

聞此聲。民以爲開河之徵也。昔海忠介開吳淞之先。有民謠云。要開吳淞。除非海龍王。後果任龍黃二傳佐。近年亦有若夏河通。除非白龍之謠。蓋崇禎末。郡中講師管乾三。曾有請龍開河之說。故有此謠。若與公姓相符。而公又戊辰生也。聞故老言。海忠介開白茆十里。立一椿木。謂之絞椿。以刑作弊及偷情者。赴工之人。皆與家人哭別。雖未嘗刑人。然法亦峻矣。公之開河。與人如家人。父老無玩者。子來之誦不虛也。往年開河。凡官府供應。及一切雜費。皆始長任之。若此年。不開河。謂之太平。塘長公一切革除。塘長之費。自以俸銀置扶手中。買膳覘公每餐不過腐一盂。慈菜數莖而已。公督工河上。單騎巡行。一日值天晚。無可止宿。欲借宿民家。思民問俗忌。不利官府到家徘徊道旁。而民亦閉戶不納。從人以公故。不敢強入。

適金泉菴僧來迎乃止于菴明日以白金一兩
 以布帳隨身竟露棲矣
 禁流頭包攬是以石家塘大壩長八十餘丈
 一丈八尺太倉禁費止百金崑山鹽鉄口小
 而過十二丈間民罔終費一百五十金舉一
 前撫山公河工初任時值湖記突入郡城適
 公署大帥被因亂定大帥欲居城土公力保
 之聞其在州亦保全一縣後竟投綴而死聞
 其再任時與姻家陳工部欲建奇功以樹德
 各指數萬金以開江行所屬估勘而所估之數
 須六七十萬金費重而止惜當時無有精心
 盡之人以遂其志此說聞之于郡允後查前
 陳公所遺劉河舊案內載文移條什甚備果
 土公行牌及會談條陳等難以施行者白公言
 開江之初夜夢有山川之神來巡劉河乃前任

土公也豈其生前善念至死不忘而全城之功
 遂至為神猶能贊助乎
 初與工時江干傳說曩日開河官亦姓白名思
 明遠近流聞以為奇然考水利書不載偶閱嘉
 定縣志成化初有知縣白思明築海岸百五十
 里以捍潮患海濱之民莫若太山功亦偉矣查
 海岸南抵嘉定北跨劉河正白令濬築之地有
 德于民至今思之父老蓋為今日水利大壞
 又生白公脩治故遠近神其事也
 河工將半之時日在申西忽有白雲三股從東
 南來已而瀾漫布日風震大作頃刻河心白霧
 起對面不見登岸而岸上霧獨少奇怪之今
 以為雨也皆起就岸而岸上霧獨少奇怪之今
 思如大水竟河者河開之兆也而風雷大作霧
 氣腥臭此非吉徵數日後直指被逮
 龔友彥約字廷右少年鋒銳日誦數千言善
 文試輒冠長而有少力善樂喜功名性疾惡
 再任擒渠惡數人怨家不敢前廷右挺身廷

其罪劾其土公避之一運官苛派延右發其
 運官銜恨至京遞欠印陷廷右部逮至京有
 廷右得直運官抵法人以是服廷右公正有才
 氣未涇劉河二役子得廷右同心奉情置廷
 右岸然不務精思籌算毫無私焉藉以成功
 廷右年方強仕英姿有為豈遂止此乎不幸
 秋病卒失此良友士林嘆嗟白公念其勞遠
 平祭焉
 銷圩濬河一法創古未有蓋因陋規大斂極
 而變通以宜民者也非白公德威感人亦不
 行一用之朱澤再川之湖川三用之劉河事
 雖集而圩長代培長受困佃戶有無從扣銀
 者惜此良法開為勢家所格漸滋弊端矣後
 君子神而明之必精察乃可用也書御馬者
 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盡今之變治水
 常師因時之宜而師之可也擬輯郊宜軍
 訓呂光洵姚文灝耿橋諸書行世以俟後賢
 擇庶不泥一法耳

直指李公按婁因太崑嘉紳袍士民之請毅然
 至海功垂成以他事遽行日郡民頂香送公
 泣于道者以萬計公曰吾他事無足念唯劉河
 功未竣此吾不了心也公去後太嘉之民感公
 言垂泣以執役功遂告成崑山以公去不即竟
 局事之不偶如此然公明德遠矣至今婁之
 人臨流思公墮淚不輟比之峴山云公名森先
 字琳枝山東人庚辰進士殷重記

吳中開江詩

婁江濬築志小引

蘇州爲江南首郡。劉河爲三吳門戶。故婁江一百
八十里水道。爲太倉崑山常熟嘉定崇明五州縣
松江一府。往來要衝。內以援吳會。外以控海島。軍
需漕輓。商舶官舟。羽檄文移。星馳電疾。農田水利。
濬泄所資。喉咽心腹。無容噎膈。是以仁人智士。殫
力究心。或引源以利民。或疏流以濟運。或草創塘
圩。或石甃岸壩。架梁便涉。立柵禁姦。斗門堰閘之
必設。海岸湖堤之是脩。津步渡頭。鱗舟待濟。港以

引一

水口。駐兵守防。然後風帆上下。賓旅往來。澤國爲
神臯。海壖成樂土。不然而濬築之失時。守禦之無
術。或濤浪怒作於其前。荏苒偵隙於其後。田廬緣
此飄沒。行人因而裹足。則是阡陌皆駭域。舟楫爲
畏途。必講未雨之綱繆。修水土之政教。粵古迄今。
不無可述。遠者不具考。自荆公興利以來。丘君作
紀以後。代有輯治。共著藝文。水者大利大害也。疏
通則利。壅淤則害。安流則利。梗道則害。况當財賦
輿區。蘇松襟帶。蒞此土者。能無加意。語曰。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師也。試取歷朝故迹。先哲所論。何以
治農田。何以備險阻。可考而鏡。可舉而措也。雖蒐
討未博。然利民固固其一班矣。

順治十四年孟冬之朔太倉州守三韓白登明林
九題于公署



婁江志後序

婁江志何以繼新劉河志而輯。白公意也。大劉河未開。權濬其北派。言新者。不忘舊也。言婁江者。別於北派也。婁江志非一州之書。乃三吳之書也。夫恢神禹之舊蹟。拯吳民之沉患。導財賦之淵源。立蓄洩之規制。天下之功。有越白公者乎。可以書竹帛。銘鐘鼎。是以有志。志不能不詳核。今來賢得其要領。恢大其續。猶公志也。觀志之上卷。則知璽書之咨詢。科臣之章疏。部曹移文而未覆。直指

婁江志

後序一

力主而奉行。紳士則聯翩奔控。父老則踴躍開挑。規條之擘畫有緒。告誡之勸導多方。賢牧運籌之力。舊令胼胝之勤。神人協和。太嘉底績。洎事變別生。御史北上。鄰邦煽議。工作中輟。盈盈一水。淺深殊軌。爰是縉紳。櫛已溺之辭。監司執觀成之論。足以化褊見之譎張。格將來之竭蹶矣。此而不載策書。則三吳之利害不明。百年之功罪不判。烏足垂勸乎。觀志之下卷。則知古江之源委。曩今之通塞。自夏以後。濬築之勲可紀。有宋迄茲。金石之文可

考。迤西則有至和塘之稱。蘇州而達郡。迤東則有

劉家河之號。自海而抵州。總一百八十里之江。三萬六千頃之水。太嘉堀身。潞蓄爲要。長崑孟底。堤岸爲先。卽古可以鑑今。因害可以興利。自國運將移。川竭告戾。千層巨浪。一旦平蕪。方合群策以圖維。且邀蠲折。而興舉經營未就。故都已淪。延及本朝。旱潦未息。內地大浸者七八年。沿海荒瘠者數百里。因尾閭之不洩。致高鄉之倒流。於是司空借箸而籌。民牧撫膺而歎。雖屬空言。不無可紀。觀

婁江志

後序二

志之附錄。則知水學之鼻祖。本是婁中之先哲。雖有百家之緒言。不達二郊之深旨。人知治水而不。知治田。此明治田而卽兼治水。人不識高下丈尺之形。故積水滯而不瀉。此明於堤岸堰閘之制。故河身駛而能通。人止疏通潮達海之幹河。而溝洫竟不盡力。此欲脩縱浦橫塘之舊跡。而田畝當盡沾濡。人止建一時一方之利。而經久善後無法。此欲合三吳數郡之力。而窮源遡委有方。是以正父陳書爲王荊公所深賞。而司農自許。卽范文正所

不及吳匏菴全載郡志中歸震川張玉笥採入水利集言江南水利者當奉爲金科玉律者也。但今昔異宜。厝施不一。法古者法其意而已。今刻其書以表先賢。以公同好。言水利者不盡乎此。而二郊婁人也。載之志中爲宜。因并錄婁之前輩張公楨江公有源王公在晉三家焉。繇是觀之。志婁江也。非爲一州志水利也。故曰婁江志非一州之書。而三吳之書也。此白公意也。夫時順治十四年季冬之朔古婁後學顧士埏殷重謹

婁江志

後序三

序

婁江志卷下目錄

婁江漕築志

太倉州志婁江考

嘉定縣志劉河考

吳荃原三江

丘與權至和塘記

沈括至和塘考

范成大崑山縣新開至和諸塘浦記

鄭霖重脩崑山塘記

婁江志

目一

夏原吉濬治婁江白茆港疏

吳瑞崑山縣重脩至和塘記

吳瑞崑山縣濬至和塘寺十河功績記

吳寬長洲縣築沙湖堤記

張寅婁江新堤記

唐時升重築沙湖堤記

胡士容築婁江石塘中

石塘工完中

置脩塘義田中

文震孟長洲縣築婁江石堤記

太倉知州朱喬秀爲劉河塞中 祁撫院折

漕文

太倉卿紳爲劉河塞請折漕公揭

巡按周一敬請濬劉河疏

科臣錢培請濬劉河疏

張采婁江說 附舉人王御婁江說

撫院土國寶議濬劉河白茆憲牌 附本府告示本州看文

蘇州知府王 爲前任 按院秦 議濬劉

婁江志

目二

河白茆覆各 憲申

附錄

郊廛上治水書

上治田書

知僑言水利書

張楨答曉川論水利書

江有源請設專官治水疏

王在晉婁江諸水利說

劉河古蹟諸咏

開江記畧

論江南水利。必原本三江。不知今昔有殊勢也。婁江名北江。吳淞江名中江。東江雖湮。黃浦足以當之。自吳江縣有垂虹橋。與石塘挽路。而吳淞江來原隘束。於是太湖之水。東南趨黃浦。東北趨婁江。而中江勢微。遂至淤塞。婁江則因海口漲沙壅塞。由是論之。治吳淞江者。在先其源。而後及其委。治婁江者。在先其委。而後及其源也。太倉前守白侯。以劉河爲婁江之委。其通塞

開江記畧

一

利害。有關全郡。患其堙淤日甚。乃請於 按院李公。役太崑嘉三州縣民。於順治丁酉春。西自鹽鐵河口起。東抵石家塘壩止。開鑿六十餘里。迤東到海十四里。不遑疏者。格於海禁也。詳在前志。厥後逢大澇。崑民決防洩水。遂不復築。外淺內深。渾沙有入無出。淀積亘數里。江流受噎。庚戌之夏。洪水爲災。太湖四溢。高低受害。同於明萬曆三十六年。天啟四年之澇。然當年爲患。數日卽平者。有婁江以洩之也。去夏吳浙之水。

蕩漾三月止。爲吳淞江久塞。浙水無所歸。劉河口淺狹。吳水難驟洩也。時江南總督部院麻公。撫院馬公。藩憲慕公。兵憲韓公。方執掌拯救。講導江之法。適浙江撫院范公移咨詢劉河吳淞江淤道。憲臺因檄所屬條陳兩江事宜。太倉自去秋奉檄。憲催查下。究成築舍。靡有敢擔劉河之議者。辛亥孟春中旬。郡守郭公奉勘劉河。泛舟海口。周覽形勢。測量河身。勘定應濬二十九里。免濬三十餘里。公以是

開江記畧

二

生士璉曾贊白侯開江。召詢籌畫。凡算方估。鳩工調役。請餉賑夫諸議。咸奉公指。一夕而定。隨報各憲。馬公復親巡河干。咨訪輿論。採及蕩蕘。而後劉河之役始決。募公因有兩江條議。劉河估餉四萬金。吳淞江估餉十萬金。援明海忠介公截漕之例。因荒興役之便。馬公乃會同麻公。范公。臚以入告。遂邀俞旨。先是劉河之工已興。董工者郡佐于侯。江侯署太倉州事。郡佐吳侯。繼而江侯遷九江守。

馬公乃題委于侯。吳侯。崑山縣尹董侯。嘉定縣尹趙侯。止役太崑嘉三邑者。昔海公開吳淞江。役嘉上青三縣。白侯開劉河。比例役太崑嘉。以募夫宜近不宜遠。照丁酉例也。河以什分計之。太倉當其五。嘉定常其三。崑山當其二。以繁易計之。太倉爲繁。嘉定次之。崑山又次之。西自太倉鹽鐵河口起。迤東至舊壩基。二百七十二丈五尺。是爲繁段。則于侯之所督濬也。過舊壩基。迤東至半涇灣南壩。六百九十一丈五尺。兼

開江記畧

三

有繁易段。則董侯之所督濬也。過半涇灣南壩。遶西南轉東。至公塘灣壩。一千一百五十七丈五尺。兼有繁易段。則吳侯之所督濬也。迤東過免開段三十餘里。起自倪家港壩。積沙數里。迤東轉南。過石家塘口。東至界壩。一千三百八十三丈。俱爲繁段。則趙侯之所督濬也。過界壩。迤東至天妃鎮浮橋。一百二十八丈二尺五寸。蓋離淺狹。是爲繁段。則又于侯之所督濬也。浮橋外大壩。在梅花椿內。設椿禁海。然與浮橋雙鎖。

江流潮汐受梗。江爲之淤。椿外東抵航船港。原勘應濬一千一百七十丈。于侯增濬二十五丈。數里蘆灘。濶狹不等。俱爲繁段。時春潮方盛。椿內壩三築乃成。故外壩難就。于侯立法。潮至則挑上土。潮退則挑下土。淤沙淖泥。民力頗倍。功入九矣。侯以病卒。吳侯繼之。與太倉新政蕭侯共襄厥事。以仲夏農忙。夫少。晝夜召募。併力開挑。乘上江水漲。先募數千夫。備淘河諸器。然後決大壩。資水力以衝滌。用人力以疏導。使沙無

開江記畧

四

停留。咸漱諸海。於是波清水駛。湖平岸濶。新注以成計。濬河四千八百二十七丈七尺五寸。又濬壩基。護壩河三十七丈二尺。濶一十一丈。深一丈六尺。悉遵 慕公條議頒式。自本年季春朔經始。至季夏之三日。告底績焉。時值隔歲災荒。無飽載道。給銀赴役。日以五分鼓勸。有方調度。有法。四野雲集。萬鍾雷動。卒無有怨咨者。是年夏秋之交。六十日不雨。百川咸竭。而新江潮勢彌漫。本境霑溉。溢入鄰邦。轉枯成穰。民食甚

惠不知爲誰之功。是皆

皇仁之浩蕩。憲恩之周渥。如造物不言所利。其利大矣。劉河南畢將有事吳淞江。兩江並役。難易稍別者。蓋疏劉河於白侯未疏之前。其難與吳淞江等。疏劉河於白侯既疏之後。比吳淞江差易。則白侯之勤。有不可沒也。然有鑒於前此之疏而復淤。乃爲善後之策。規百年之利。欲以時蓄洩而節宣之。則又有建閘之舉。以踵古人之法。於是開工繼河工興焉。嗣有閘記。茲不具

開江記畧

五

詳。愚生自蒙 郭公召委。各憲垂詢。謬殫一得。迄於河成。因念水土大政。國家農田財賦攸關。矧發帑興利。與救災賑饑並舉。乃

本朝曠恩。不可不記。愚生既躬勦盛事。聊述見聞。大畧。俾江鄉父老。傳誦不衰。若夫垂之書誌。勒之貞珉。用以宣

上德而記民功。則有

廟堂之鴻謨。公卿之碩畫。百執事之勤勞。工程經費之條目。備在章疏文移者。又班班可考也。

麻公名勒吉字謙六滿洲人馬公名祐字篤周滿洲人范公名承謨字觀公瀋陽人慕公名天顏字鶴鳴靜寧人韓公名佐周字公弼鄆州人郭公名四維字帝城猗氏人于侯諱階字舜隣大興人江侯名毅道字念勒漢陽人吳侯名江偉字蛟水定海人蕭侯名應聘字涵三洛陽人董侯名正位字貞家龍門人趙侯名昕字雪嶠餘杭人

康熙歲次辛亥孟冬之朔襄東後學顧士璉謹述

關江記畧

六

顧子殷重予與究心經世之務垂四十年其少時卽以天下爲已任當崇禎之末饑荒洊告國賦艱難殷重竭其心力請蠲請折得奉俞旨又與張南郭先生輩議城守保甲舉高忠憲公同善會爲德鄉里惟日不足至三韓白公興修水利知其有邾賈單鶚之學開誠委任而朱涇劉河故道以復辛亥之春

劉廷軫念東南蠲逋已責重濬劉河各憲虛公下訪仍令董役三月之間遂有成效今觀此記

關江記畧

七

叙次源委簡要明切使讀者瞭然如睹亦可以卜其中之所存矣然殷重記此非爲自序其績蓋以見國家之利澤官長之賢勞俾後之君子遵其成法踵而行之毋替前人之功也

弟陳瑚附識

關江記畧

婁江志卷下

三韓白登明林九定

四明虞光祚爾錫

婁東

顧士璉殷重同韓

陸世儀道咸

婁江浴築志

按王圻婁江考曰一江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曰下江亦曰婁江吳記曰東北入海為婁江蘇志云一自太湖從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之婁門者為婁江歷崑山太倉東至天妃宮

婁江志

卷下

一

出海自宋丘與權于至和二年築塘以後遂稱婁門迤東至太倉河皆為至和塘襲訛也在崑山可名至和塘在太倉當名太倉塘總名婁江考郡東門曰婁門伍胥所名崑山乃秦漢婁縣地吳張昭陸遜封婁侯崑山有婁侯廟皆因婁江名也故凡有事至和塘者盡入志焉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

流東北入海名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松江為三江今亦名三江曰松江按蔡註曰禹貢書法費疏整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近歸震川引郭璞之說以岷江浙江

江為三江夫三江者禹鑿以定震澤記治鎮也岷浙天塹似非人力所鑿○曾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其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也

宋至道二年知蘇州陳省華議築崑山塘

舊漢

無陸道為民患時議脩築不果○按婁江在北宋時已墾故郊氏父子不及之范希文開五大浦而不導婁江王荆公詩云三江斷其二往蘇蒲青當時止有松江耳丘與權至和塘記云北納陽城湖南吐松江是時婁江上流已南瀉松江矣而下流未能入海故婁江不著

至和二年崑山縣主簿丘與權築崑山塘

皇祐

婁江志

卷下

二

間王安石相視上奏至是與權奮然身任知蘇州呂居簡知崑山縣錢紀同心計畫始克成塘因名至和自婁門至崑山六十餘里建橋梁五十二○丘與權有記嘉祐六年兩浙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縣韓正彥大脩至和塘

八年設開江兵脩至和塘

按郡志初五代錢氏置都水營田使

募卒為都號曰撩淺亦云撩清指揮宋因之有卒千人為兩指揮第一指揮在常熟第二指揮在崑山一在吳江南城范仲淹疏云曩時蘇州營田領四都共七八千人導河築堤以減水患嘉祐四年置開江兵立吳江常熟崑山城下四指揮各二百人八年兩浙轉運司請察望亭廢堰兵隸蘇州開江指揮脩至和塘

崇寧四年命司封員外郎李公傳等疏婁江。

重和四年知崑山縣吳昉浚至和塘。

乾道元年知崑山縣李結浚至和塘。

范成大
有記

乾道間命前進士胡恪脩婁江。

淳熙六年發運使魏峻疏至和塘。

有記

元至元二十四年宜慰朱清導婁江。

按郡志是
年水湧為

災宜慰朱清喻上戶開浚自婁門導水曰婁
江以入於海相得水勢順下不致其害○又
按元初崑江塞源山湖圍成田劉河海潮漸
西自然深廣是年朱清導水以通海運而婁
江始大

婁江志

卷下

三

天祐元年浚劉家港。

時張士誠據吳興是後
井及白茆入明朝後十

餘年無水患○按州志張士誠畏海賊塞至
和塘尾開九曲河僅通太倉東門彼時城中
河襲訛至和塘相沿至今州志云太倉塘一
名至和塘引婁江水入州城大西門俗謬致
和塘按宋鄉直
書誤為至和者

明洪武三十二年脩築劉河口等處海岸。

先是
晉潮

永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原吉導婁江。

按郡志
永樂二

年朝廷以蘇松水患為憂命戶部尚書夏原
吉疏治導造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齊水

婁江志

卷下

四

三年增築捍海塘。水官何傳督
工高倍于前

正統六年崑山縣開至和塘。

七年巡撫周忱脩蘇松沿海諸河。自金山
衛獨樹

成化八年巡撫畢亨巡按鄭銘提督水利僉事

營劉家港白茅
塘沿海諸河

吳瑞築海塘。

是秋大風海溢漂流人畜
沒禾稼畢亨鄭銘吳瑞築

海塘檣松江知府白行中督華亭知縣戴見
自海鹽抵上海界築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九
丈又為外堤起咸滌至平湖界五十三里上
海知縣王岳之自華亭抵嘉定知縣白思明自
千七百四十八丈又檣嘉定知縣白思明自
實山北至劉家河第一千八百一十丈三
所築堤並面濶二丈址倍之高一丈七尺○
按劉河口海塘久不脩築至明末基圯人
半海張家行鎮劉家河不通劉河南城知不可
順治十三年四年間開埭通劉河南城知不可

守現今督撫按議還堡城估費具題○
按劉河堡即元嘉定州小軍萬戶府至正十
三年立明朝罷萬戶府置三巡司正統初
有海警侍郎周忱設軍寨備倭成化十八年
築城

弘治八年巡撫朱瑄淘三江濟下流殺湖
水東洩之勢

脩斐江堤督長崑二縣脩治自蘇州
要門起至太倉衛城止

九年提督水利工部主事姚文灝築沙湖堤

文灝見沙湖風浪頗惡且多盜賊傍湖口築
夾堤橫截其中廣三丈袤三百六十丈至十
一年功垂成文灝以疾去後任郎中傅潮始
克成之○文灝先以常州府通判隨徐貴督
漕常熟江陰江口核豪民私占蘆利追其值
貯焉至是請于巡撫朱瑄動支充費賴濟急

婁江志

卷下

五

需○吳○姚文灝濬至和塘委蘇州府
判陳曉崑山

縣知縣張森募工開濬東自新洋江口起西
至九里橋凡長四千九百六十五丈用過人
夫九萬六千五百工計工授直糜
錢一百三十五萬○吳瑞有記

十年提督水利工部郎中傅潮濬至和塘吳瑞

有十河
功績記

嘉靖二十四年知太倉州周士佐築斐江堤

州西部去城三里接吳塘口當湖海二水交
會之衝驚濤湍急噴土隨流坍沒賴築此堤
捍禦田畝○
張寅有記

萬曆二十六年脩沙湖堤唐時升
有記

三十九年知崑山縣祝耀祖築至和塘自城
西門

潮館起至長洲縣界長
二十三里甃石成堤

四十二年知長洲縣胡士容築至和塘自農
門外

永安橋起至崑山縣界甃岸建橋凡四
十五里○胡公自申文○文震孟有記

四十三年知崑山縣陳祖苞濬至和塘自城
東候

潮館起至十五
淹止凡二十里

崇禎十年巡撫張國維巡按路振飛重脩至和

塘長洲縣東境四十五里石塘先該知縣
胡士容設置義田積租糴塘後竟移為
別用曠久不脩長堤崩潰無以捍水妨農病
池張國維設處經始兵備焉元慶與知府陳

婁江志

卷下

六

洪讓推官署縣事劉鳴謨各捐助有差○不
佐領吏胥董工專屬者民馬負岡營辦舊四
月畢

十七年劉河塞按婁江之委名劉河自太倉
西接官亭起至海口長八十
餘里崇禎末年連遭奇旱湖水不下潮沙日
淀自石家塘至公塘口五十餘里漲為平陸
公塘西至盪鐵口稍通水線于是全郡受
困而太嘉之苦呈長崑之病溺為甚矣

弘光元年巡按周一敬題請開濬劉河時江
南連

年大旱赤地千里皆咎水利不興先經安撫
祁彪佳有咨文到撫按繼因科臣錢增題請
開江按臣委所屬勘估會同浙直總督鄭
張鳳翔題請與濬旋命部郎朱子駿到州督
理值興事不果○周巡按有疏○
時貴紳工部員外朱日燦有疏

清順治八年總督馬國柱巡撫土國寶巡按秦世

植議開劉河自丙戌至辛卯連歲水災秋為甚蘇常低邑田禾水災

者五六年矣水無所洩民不堪命土公所屬議濬劉河白茆秦公令士民條陳濬

事宜行州估勘劉河轉輾文移卒以費重未及題請

九年工科右給事中胡之駿題請開濬劉河

時奉俞亢部咨行督撫按轉行道府議費七十二萬金費重莫措欽件未覆胡公

疏有

十年知太倉州陳之翰疏劉河西段時清陳公申請上臺自州之水次倉起疏至勝安

鋪止共十里北岸役太倉南岸役昆山係劉

婁江志 卷下 七

河西段水次倉至河只則本州自浚焉

十二年知太倉州白登明奉撫院張名中開

鑿北劉河水災自丙戌年至甲午冬水內未退劉河難以疏導乃于州之

東偏相運道易洩水者得劉河北孤乃于州之

長五十里可以抵江連海洩水為便因申

憲得請以銷圩法起夫開鑿乘歲荒兼賑兼

濬一月告成積水得瀉本邑鄰封得以有秋

具載新劉河志

十四年白登明奉總督郎名廷撫院張名

元按院李名森開鑿大劉河時都對

功易就條陳當事乞以前法開江俾全吳

活利意臺撤州計畫乃援海忠介復臺上

青開吳淞例議役太崑崙自西段南盤鐵河

起東段石家壩止共長六十餘里州民鑿河

上臺題恤酌鑿難河四十里嘉定鑿難

河十二里崑崙山疏易河四十里濶自十二丈至

十五丈止深自一丈四尺至一丈六尺止太

嘉兩邑一月告成崑崙山時無印官故終事濡

遲河多淺段為馬然木常動公帑而久塞

之江可通矣前集中上卷

致北宋前吳淞江大通故婁江不若嗣後吳

淞江與婁江通宋和代然南宋時婁江之委

尚淤小元初不浚自開元末復淤小

明初江勢浩大明木湮塞今茲復開

州志婁江考

婁江一名下江自郡城婁門而東歷崑山入州

境環城南而東達劉家港入海凡一百八十里

婁江志 卷下 八

專受震澤西來諸水始自元時不濬自深因之

設海運永樂間中使鄭和通海外諸國亦道此

說者遂以當三江之一張南郭曰按吳淞塞而

南水倒注白茆塞而北水橫溢唯婁江一線為

東南尾泄

嘉定縣志劉河考

劉家河即古婁江在縣北二十四里發源於震

澤從吳縣鮎魚口經郡城之婁門東貫崑山又

東至太倉環州城而南與縣合界又東三十里

入於海元至元間朱清濬之以通海運國朝永樂初再濬以救水災每潮汐至境內西北諸塘浦借爲咽喉以嘉定之土田亢瘠而其民猶得畊而食則此河之利居多哉

吳荃原三江

按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者太湖也西北受宜歙九陽荆溪之水西南受天目杭湖諸山溪之水浩渺不可涯涘其底定也則有灌溉之利其泛濫也則有浸淫之害故古之治之

婁江志

卷下

九

者疏其源俾水之入者有所分導其流俾水之出者有所歸漢孔安國章合彭蠡既濬之文遂謂三江自彭蠡分爲三入震澤不知彭蠡震澤入海之道既殊三江烏可強而同也厥後虞氏作志林彞欽作水經班固作地理志各祖其說郭景純以岷浙淞爲三江韋昭則以淞浙浦陽爲三江承訛襲舛惟張守節論差近今復參以唐仲初吳都賦註朱長文吳郡續圖經及水道奔趨之跡驗之則太湖之水自東南分流出白

蜺入急水澱山繇小漕大瀝以入海者曰東江自麗山過大姚經崑山石浦安亭繇青浦達滬瀆東瀉入海者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東行經古婁縣水勢洪駛東北直下今俗訛爲劉家港者曰婁江是三江實東南泄水之尾閘各有入海之所而弗可混也世惟惑於顧夷吳地記云吳淞江乃古婁江遂使吳淞海口漫焉無稽考宋紹定六年知平江府楊燁奏乞於吳淞口置寨以備海道曰鄉者逆全多就傾涇運

婁江志

卷下

十

米自海洋窺吳淞江口平江必爲震驚據此知吳淞入海原有所又考雲間志青龍江上接吳淞江下通滬瀆吳孫權嘗造戰艦于此則其江之浩渺而滬瀆乃其下流昭然可見矧吳淞距婁幾五十程其亦曰婁江者妄矣夫震澤疏源以注江三江導流以歸海民物奠乂全吳財賦其昉諸此後代率逞私智或圖苟安悉置此不講故小漕大瀝及諸港日就淺狹而東江遂涇唯澱湖支流北注吳淞江從劉家港入海

安亭青浦河存一線而下流壅塞其水逆趨夏駕浦亦從劉家港東北入海會于婁譬之假道出入必先至者而已姑徐徐也夫水勢順則疾疾則渾泥並行逆則緩緩則渾泥停滯故崑山之東南隅嘉定之西南隅青浦之西北隅華亭之北隅昔日沃壤今皆磽确莫耕三江塞二而以全湖東注之水獨歸於劉家港其勢漸不能容日積月累行復如二江患矣識者能無隱憂哉爲今計當稽故道開復俾潑湖水原從東瀉而弗北注吳淞水原出安亭青浦達滬瀆而弗逆行庶幾經緯分明四縣不耕之地可復種矣自太倉壩身西抵常州境僅一百五十里嘗恐南抵湖秀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多水田故虞水壩身東接海岸東西僅六七十里南北僅百里常熟北接北江之漲沙南北僅八九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高仰多旱田故虞旱今水有所歸則泛濫不出而水田常稔江湖率職則蓄澹可豫而旱田常稔說者又謂陵谷變易三江

可復九河何以日徙不知九河弗可容其復三江弗可容其弗復者也蓋北方資水以濟運恒患水之源弗繼故引黃河水排之於淮通流漕渠若復故道繇鄭衛滄景以至天津入海雖河患永息而徐淮以下皆涸漕事將益費南方決水以護田恒患水之委弗洩開復三江以興水利固上策但工費宏費未可驟議竊見崑山陸家浜以南盤曲多而河身窄古之曲其江者欲激之使深激之既久其曲愈甚又况水弗東之灘塗易長昔葉內翰開盤龍沈諫議開顧浦肆哉伊欲吳淞安流宜倣前人已行法如夏忠靖浚吳淞東至石橋洪而達諸海如周文襄浚顧浦通吳淞江以入海如昔公海處所開三十六浦以分三江入海之勢未浚者浚已浚者時導則四縣亦得少甦是則權宜經理以支四五紀者亦策之次邇憲臣請事東南水利獨于三江無專言今日治幹明日治支迄歲無成功我悲東南遺三江之利則悲天下遺東南之利也

丘與權至和塘記

至和二年

吳城東闔距崑山縣七十里。俗稱崑山塘。北納陽城南吐淞江。繇隄防不立。故風波馳突。廢民田以豬魚驚。其民病賦入相從逋徙。姦人緣之通鹽賈自利。刦行旅。吏莫能禁。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營作而弗克也。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田膏腴。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洩之。請今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相視。朝廷從之。王君至。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短。順其故。

卷下

卷下

卷下

道施之圖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下車。問民疾苦。蓋有意於疏導矣。明年。與權為崑山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開田野。三曰復租賦。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姦商。令錢君復太守。喜其謀之叶從。得請于監司。粵十月甲午治役。先設外防。以遏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濬而決焉。畚鍤所至。皆於平陸。其始戒也。飭風號。雷迅。雷以雨。乃開牲于神。至癸巳夜半。雨息。逮明休。卒其役。

卷下

卷下

卷下

若有相之者。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米四千六百八十石。為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菱蒲芙蓉。稱是。于是陽城諸湖。皆通而及江。田無滯溺。民不病涉。初治河至唯亭。得古閘。用柏合抱。以為楹。蓋古渠。況今深數尺。設閘者以限淞江潮勢耳。耆舊莫詳之。嗚呼。為民者因循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任浦。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更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記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權實區區於其間。其言必詳。命為記。

沈括至和塘考

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途。民病涉久。欲為長堤。抵郡無處求土。嘉祐中有獻計就水中。以籬條為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為一牆。亦如此。澁水。守淤泥實。籬條中候乾。則以水車畎去。兩牆間舊。

水壩間六丈皆留半以爲堤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堤。每三四里則爲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堤成。至今爲利。

前人創始如此。今日南門北陌。康莊大道。不可不念前人之勞。

范成大崑山縣新開至和諸塘浦記。乾道元年。

隆興三年。潮河以西。郡國七大水。吳之屬縣五。崑山爲甚。三江具區。占楊州水之所都。其東地益下。爲崑山。常受三江具區之委。以入於海。霖潦時至。必衝塘縱浦。疏濬四出。然後民得汚邪。

東江志

卷下

五

而稼之。今歲久弗澆。塗泥滿溝。夫地愈益下。而脉絡壅底。則其沈滯獨甚於他邑。固宜明年春二月。民大饑且疫。皆仰哺於官。河陽李結次山。適爲邑長。念水利未脩。水害亡終窮。按農田令。甲歲荒得殺工直以募役。乃飭供上之羨。勸分所得。爲之糗糧。靡履番錡。召仰哺者。廩至濬浦。五曰新洋江。曰小虞。曰茜涇。曰下張。曰顧浦。濬塘曰郭澤。曰七丫。曰至和。五旬而告休。用民之力。凡十有三萬四千六百有奇。糜絹錢萬一千。

東江志

卷下

其

二百有奇。稻麥以鍾計。七千七百有奇。而官儲不知。公徒無與焉。予時備史官。次山使來。勾書以爲記。予聞其土水患舊矣。問者朝議。屢欲遣使發官錢。以從事。卒以事重無敢承命。次山獨能餓廩之餘。嘗試之。其績已不可拚。後有來者。逢年而有餘力。思前人之意。而緝之。隨水之變。而爲之。揀將終古無後艱。此予之所欲書者。饑疫之烈也。延緣數十縣。見大夫錯立其間。左奉食。右執飲。嗟餓者于路。窮日且不給。方是時。人敢以從容脩廢。望其長哉。有能賈瀕死者之餘力。以舉是役。君子謂之賢勞。而黯然無傳。事固有屈于一時。而伸于後。此又余之所欲書者。所謂至和塘者。姑蘇道也。異時舟行輒膠。則折入湖渚。以達郡盜區。亡衛遇禍。不可勝計。今暮夜猶行塘中。如過舟枕席上。憧憧者蒙利。不可誣。餘雖在絕遠之濱。以一至和塘之親見。足以信其餘之可傳。此又余之所以遂書而不辭者。是爲記。

兼縣縣治古人遂爲農田令甲乙未濟
朱涇解此一時人夫磨至不日成功

鄭霖重修崑山塘記 淳熙六年

自郡要門至崑山七十二里塘曰至和。南吐新洋江北納陽城湖考之圖誌。厥初水勢澎湃。漫茫無畔。岸行旅病涉。田夫病耕。自唐歷本朝。至和三百年間。接續用力經營。始就然。自至和以迄于今。又一百三十年。舊迹尚存。奈何脩治之功不加。故狐鼠憑恃。乘其乾涸。欄絕作壩。遇有負載。邀阻四出。憧憧往來。非復蹊行之舊。方

婁江志

卷下

七

泉魏公峻以發運節領郡。乃遣官相度便宜。復至和舊矩。自界牌東至崑山駟馬橋。凡二十七里。計三千四百二十一丈三尺。西至戴墟浦。計九百五十四丈。又自黃墓頭至夾潮塘七里。計九百三十八丈五尺。始于季春。成于孟夏。富民爭出財以助工。官無重費。公又慮港汊紛錯。盜夫潛影。盜賈借逕。以萃淵藪。自涇橋至于陸涇。港凡三十二處。立柵三層。防築堅固。禁不踰越。共濶一百六十丈六尺。用柵木長短一萬一千

七百四十根。橫欄柵木五百八十八丈四尺。約前後工費。出於民者不計。出於官者錢二萬二千二百緡米一百二十石有奇。是皆增至和之未。有。昔主簿丘與權記此塘有五利。非虛語也。自非有賢侯相望。後先果就任其責耶。前乎有唐。以至至和。後乎至和。以至于今。人免乎登涉之險。其間皆可考而知也。

立柵禁盜自此始。今湖
盜弗戢可不俟此而行

夏忠靖濬治婁江白茆港疏 永樂元年

婁江志

卷下

八

江南治水。戶部尚書臣夏原吉謹題爲欽奉勅諭事。臣與共事官屬及諳曉水利者。參考輿論。得其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受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爲浦港潭澗。寒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江諸浦。導其壅滯。以入于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

約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決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踰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甞沙泥淤。浮泛動盪。尚難施工。臣因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卽古婁江。逕通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南北兩岸。安亭等浦。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遏難疏。傍有范家浜至南踰浦口。可逕達海。宜

婁江志

卷下

九

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湖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每歲水涸之時。脩築圍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于民爲便。伏乞 俯采臣言。立 賜裁決。容臣遵奉施行。

吳瑞崑山縣重濬至和塘記 弘治九年

崑之至和塘。肇宋至和初。郡守呂公居簡爲之。歷年彌久。而利物之功益倍。近歲潮汐壅淤。輕舟輒膠。邑城東西數十里。爲尤甚。嘗攷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江故跡。大非昔比。不藉

故川舊蹟。分殺其勢。則潰決四出。吳民受患。曷有已時。况其道繇郡城南下。折入東北。東北故道。惟白茆七浦與茲至和。分爲三支。名入海要道。白茆往歲不通。朝廷嘗遣大臣疏濬之。說者謂功用與三江等。而至和淺濶如故。值姚公文灝以工部主事奉 勅治水。吳中顧茲當濬。遂命府判陳侯暉知縣張侯鼎召工計度。東堰新洋江口。西至九里橋。爲丈凡若干。爲工凡若干。深一丈濶比于深十倍。中作水線。制其高卑。

婁江志

卷下

十

工則計日受直。費錢凡若干。悉出公奏。請民徭餘儲。自弘治十年十二月三日興役。至廿有六日而畢。張侯以成績徵予記。昔眉山蘇氏論吳中水患。不咎諸天。而唯咎人事之不脩。蓋天時之變。雖若有數。賴人謀而勝之。十常七八。彼有不參以人。一唯委之於天。是不究本之論也。古聖贊化育。參天地。未有不本于人事者。公繇慎選而來。延訪鴻碩。講求源委。荒陬僻數躬自涉。歷未嘗以耳目寄人。茲于至和一支。關係重大。

雖勞衆費財有所不計其知要哉而陳張二侯復能一心同德竭力從事故能化梗爲通去害爲利不出旬月而功成皆可書也姚公字秀夫江右人繇甲科進士陳侯字耀卿河南人繇鄉進士張侯字宗獻其地同于陳侯而甲科同于姚公也

吳瑞崑山縣浴至和塘等十河功績記弘治十一年

崑故澤國也鍾三江五湖之水西納東吐晝夜

婁江志

卷下

主

不息苟疏淪失宜則滯積不流潰決泛濫昔之治水者遑遑致詳於崑茲江右傅公潮以冬官郎奉勅治水吳中行縣至崑視崑之支流雖聯絡交錯而整然不亂深嘆前人經畫之精以爲不如是則邑無寧歲矣然通則利淤則害其得失是非瞭然易辨乃飭有司經理財賦調役授地卜日卽事濬浦四曰大虞浦大石浦徐公浦顧浦濬涇五曰斗門涇羅莊涇尤涇橫涇黃昌涇濬塘一曰至和塘其深濶丈尺視舊加倍

復崇其隄防以絕旁囓工給以直不以官使故畚鍤之興歡聲如雷其用夫若干萬人錢若干萬緡始事于弘治戊午十月歷已未庚申十二月而十功告成蓋役止用農隙也董其役者知縣徐侯聰縣丞楊侯孟奇而總之府判陳侯璉三君體悉公意公則提其大綱固有遺漏公尤嚴盜河爲田之禁重其罰而悉奪其地還之官雖有請佃之說亦閤而不行矣治甫三載連稔百姓相慶固天運之有常亦人謀有以勝之也

婁江志

卷下

主

曩予嘗承乏北河尋以病免蓋北河以漕事爲重恒苦水之源不繼治法當先源而後委吳中以田事爲急惟慮水之委不洩治法當先委而後源南北不同故疏治亦異予偶執筆記公偉績竊于簡末附已見以爲知河事者告焉

古人嚴盜河爲田之禁如此而州人佃婁江爲蘆洲漸至無江夫以國家四海之大而科婁江有限之蘆課壞全吳之水利不亦重其末而輕其本乎○未段源委之論是治水名

吳寬長洲縣築沙湖堤記弘治十二年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具區卽太湖也獨所謂五湖莫攷其蹟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卽周禮之五湖耶或曰太湖中分爲五故名夫旣曰具區不應複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並湖者旣藉灌溉之利而風波衝激田腴輒崩則有浸淫之苦至於舟楫往來固擅乘載之便然而風波猝興港渚無避亦有覆溺之憂蓋利害之相倚伏如此湖之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

婁江志

卷下

重

倉崑山嘉定崇明之人所必經者其廣袤數十里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旁有盜藪以行劫爲業客舟爲風波所阻集岸下多不能免昔人欲築堤捍水皆謂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乃弘治丙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勅督水始白于巡撫朱公瑄謂堤可築且曰是宜用卷埽法蓋吾治河決時所已試也謀旣協姚君乃專任其事先時君從工部侍郎徐公賈濬常熟江口獲葦利之占於民者充公用及

是賴以濟功垂成而君移疾去今郎中傅君潮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至沙湖嘆曰是堤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巡撫彭公禮復勸相之而堤竟以成其濶爲丈三長爲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洋安流成渠人皆稱便蓋畊者無浸淫之苦則安于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于道路買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博於此是役也前守爲史侯簡今爲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若通判陳暉知縣劉

婁江志

卷下

語

珂鄒璠縣丞竇胤主簿喻秉則勞績並著皆可書者於是傳君使來請文刻石予郡人也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之才操與姚君並美無忝上命也遂爲之記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廢其功云

姚公雖明卷帙法然從波濤洶湧中跨湖成堤亦是開闢手段真奇人也至清蘆利以資公用如此心事與脩堤之管公同先輩爲國利民如此

張寅婁江新堤記

嘉靖二十四年

蘇郡屬治唯太倉雄鎮婁江西受震澤之水震

澤之水入三江而婁江爲大州之西鄙去城三里西接吳塘口爲里者半近郊稱險傳館迎送舳艫艤泊饋運連艘賈貨滋殖游人喧渡漁戶罔網田無輟耰樵無停採地爲至要勢當其衝其水涯舊址廣若康衢能捍水患年代遠隄防漸壞况當湖潮二水之會波濤潏颺驚濤悍湍走陸嶠道士隨流去十且六七往來局促行旅咨嗟公私病之牧守周侯士佐白于代巡呂公光洵憲司教公璠郡長范公慶悉可其議視

婁江志

卷下

五

厥庶民有犯科情可矜疑者條爲法程使分治之計直而自用其財鳩工而自食其力耕夫無所徃船賈無所征官不爲勞民不爲擾不三月而事竣長可八百尺廣加仍舊甃石于激射之旁柱木于沸奔之下如壩如塘弗潰弗崩以遏亂流以薄江怒人皆樂而利之召堰蘇堤不獨專美侯之功其永有也哉佐斯役者湯君拱闇君儀金君江而贊之則阮君洪也

唐時升重築沙湖堤記

萬曆二十六年

昔在弘治九年丙辰始築沙湖堤至于今蓋百有餘年矣駭風驚波震撼齧蝕幾十之二日引月長勢將不能自止觀察曹公言於中丞趙公欲重治之顧數年以來內營皇居將作之費以億計外奉軍師輓輸萬里外府庫之藏搜括無餘然及今爲之猶易爲力是不可置後人會司徒郎管公來治關稅剔弊釐奸商旅咸安歲額之外得金一千四百有奇公曰今歲幸有餘入吾不敢加於常課以困來者其留以予民必

婁江志

卷下

五

有所以用之以書告中丞暨觀察二公二公計曰用管公之遺於沙湖其澤可以永久遂檄郡縣庀木石之數度畚鍤之役適與金相當乃興事凡爲堤七十五丈高十尺廣六尺五閱月金盡而堤成焉內涵外流狂瀾不興東船西舫如行康莊民甚樂之余觀太湖從三江東下其泛濫四出者遇洿潴則復成湖沙湖在郡城之東其南北與二江相吞吐而當四縣走集之地公私期會與百貨之出入無論晝夜晦暝舳艫常

相望。一旦南風驅波濤而下。如萬馬之騰驟。舟黏北岸。尺寸不得動。北風驟至。則漂蕩入湖中。橋摧櫓折。如箭脫弦。故奸人依以爲窟穴。盲風怪雨之日。則鳥聚鼠伏。伺候行者。而湖之陽。皆畝鍾之田。穀芽之春。稼成之秋。風起浪湧。一望浮萍。不見踪跡。此昔人之所爲作隄也。傳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假使數十年之後。湖隄盡廢。波濤橫行。道路多警。亦孰知爲誰之過者。吾憂當事者之莫以爲意也。以今之時。而舉百年之

婁江志

卷下

五

廢。上不知費。下不知勞。滄波沆漭之間。隱然如城郭。前人之績。將墜而復存。可謂盛矣。若夫千金之積。不以自私。而用之於民。捍患救災。垂無疆之休。使過之者。謠吟嘆息。想見其人。蓋賢者所至。必有遺澤。沒世而不忘者也。夫吳爲澤國。攷其紀載。大抵皆沮洳之場。昔之賢人君子。相與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以及於今。遂爲天下財賦之最。蓋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支也。然而昔人平水土之策。不出二者。曰塘浦以疏之。堤岸

以捍之。今千里之內。溝渠塘圩之迹。不但不知吳越錢氏之盛時。卽考忠靖文襄之遺烈。鮮有存者。蓋一川之濬。遇旱而後知其功。一堤之毀。遇潦而後知其害。故庸人之情。常不以置意。至於陵夷已極。乃唏噓太息。又以爲非一時物力所能辦。此東南水利之所以日湮也。後之繼今者。將廢而隨舉之。幾毀而復存之。皆若斯堤之弗壞也。則國家根本之地。永有望矣。

管公千金之積。不以自私。留爲民用。構此金堤。垂芳百世。先輩流風餘韻。乃宦遊之師表也。

婁江志

卷下

五

胡士容興築婁江石塘申文 萬曆四十二年
長洲縣爲興築石塘事。知縣胡士容竊照得三吳固爲澤國。而長洲益復低窪。所恃爲障水者。獨有脩築塘岸一節耳。其在鄉塍岸。聽民自築外。查得婁門外之東接崑山。齊門外之北接常熟。葑門外之南接吳江。此又當湖水之衝。而爲水陸通途。尤其最緊者也。然婁江塘較之葑齊。又自不同。地如釜底。東通大海。南達沙湖。

北連陽城巴城諸湖。名曰至和塘。實接江故道。爲東南諸水入海之尾閘。又係軍民二運糧艘出入。上司飛遞公文商賈往來絡繹必繇之。要道脩築更宜先耳。乃每每脩築。不過編篋爲捷。挿木爲樁。所以一遇漲潦。洪水泛漲。風浪衝決。灌田沒路。徒費徒勞。其何濟乎。職蓋反覆躊躇。以爲此非若常崑之石砌決不可耳。已經督同水利主簿張稜。臨塘勘量。自婁門外下絳埠頭起。至崑山界止。共長六千六百四十五丈一尺。

卷下

卷下

无

內除前任知縣韓原善詳支官銀築過陸涇壩。西張涇等處樣塘一百五丈。其未築六千五百四十丈一尺。合用青石每一丈計一層。價三錢七分八厘。四層該銀一兩五錢一分二厘。每丈椿木大小十根不等。價三錢七分。每丈用灰三十七斤八兩。該銀三分。石匠鑿鑿做光。築砌扛椿每丈工食銀四錢一分。斷椿削尖。每丈工食銀八厘。計一丈共銀二兩三錢三分。總計該銀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兩四錢三分三厘。又夾

水內塘八百八十丈三尺。議用黃砂亂石築砌。每丈料工銀一兩二分。計該銀八百九十七兩九錢六厘。又查東西龍漫唯亭涇戚家涇等處。水勢極深。應添大塘石一層。共用石一百三十丈。每丈價銀四錢二分。算該銀五十四兩六錢。及查坍壞朱涇憲濟周涇新橋四座。共估料工銀三十六兩三錢四分。四項通共該銀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七兩二錢七分九厘。查得本縣四十一二兩年分。原編導河夫銀六百兩。并查東

卷下

卷下

无

庫現貯各院道府項下。入官還官。變易盜賊。失風無主。無碍銀九百六十六兩七錢四分六厘五毫。餘及本縣項下贖罪人犯銀兩。已收者併將支用。辦料鳩工。餘少銀兩。俟職再行陸續議處。申請濟用。庶蓄水障水。有備無患。而澤國下田。少有所瘳。不但便民之涉而已矣。

胡士容石塘工完申文

萬曆四十三年

長洲縣爲興築石塘事。奉本府帖文。蒙蘇松兵備道俞憲牌。備蒙撫按漕監四院批該本縣

申詳築造塘工緣繇前事。仰時官吏卽查築造。妻門官塘工式所估料價是否實數。所議動導。河夫銀及見貯各院道府各項官銀。中間恐有不應動支。設或平取作何抵補。其估用工料餘少之數。作何設處。一一酌議妥當。申報等因。備帖到縣。今該本縣知縣胡士容看得塘工浩大。搜查帑金。僅得十分之一。當此公私交困。典是鉅萬之舉。又不得不多方設處。蓋既關典利。賴于斯民。自不敢恤一身之勞瘁。原詳各院道入

婁江志

卷下

三

官等項錢糧。切思邊海之邦。宜備不虞。仍聽貯庫。不動支外。先將導河夫銀。與職所捐俸薪贖銀。共銀八百六十一兩。給發辦料。委主簿張稜。選擇誠謹耆民。鄒廉鄭大淳俞櫟等。董督于四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一面興築。一面勸諭閩郡士民義助。有鄉紳先達大學士申時行等。舉人徐洌等。監生翁正學等。生員盛際等。本縣縣丞汪其俊等。商民汪芳張邦篋等。一倡百從。共捐助銀三千六百八十四兩九錢七分。耆民鄒廉

許策夏奉石等。願捐已貲。共助築過青石塘一千七百九十四丈五尺。監生顧緒餘等。助築過青石塘六十丈五尺。生員顧維禎等。助築過青石塘八十九丈。及蒙撫按兩院并本縣詳罰李廷言等。築過青石塘七百二十二丈。橋二座。又蒙院道府詳允發下變易通倭贓貨銀二千兩。監生王騰宇銀一千五百一十兩五錢八分。本縣項下罰追胡試等銀一千二百四十三兩三分三厘。通共銀九千二百九十九兩五錢八分

婁江志

卷下

三

三厘。又該職親詣塘所。備細覆估。其青石外塘。原估照崑山事例。今每丈減去工料銀三錢三分。實該銀二兩。共給發銀七千七百四十八兩一錢七分。築完青石外塘三千八百七十四丈一尺。又給發銀八百三十二兩六錢九分七厘。共築完黃石內塘二百一十七丈八尺。脩造朱涇憲濟周涇新橋四座。楊涇蕭涇陸市司馬吳涇等橋六座。洩水平橋二十六條。并東西龍漢戚家涇等處。水勢極深處所。增添大戶木料等

項于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完工訖所有耆民省戶石工等領狀包固甘結在卷申報外。又用過興工破土祭禮等項銀三兩六錢七分。暨立界址石碑。城磚砌灰椿木等項。工料銀一十一兩三錢三分。俱有案卷。又查得塘工大舉。尤宜慎始圖終。日夜不無坍塌。所宜預爲防備。今查除完訖存銀七百三兩七錢一分六厘。內聽會同吳縣吳江。見行脩築寶帶橋工二百兩外。相應於內動支銀三百兩。委端謹耆碩。擇買膏腴常

婁江志

卷下

三

稔田。召佃管種。另立印簿。歲收花利積貯。專抵脩塘之用。日後設或衝頽。務令估勘明確。動支脩築。不得別項那放。以滋浸沒。伏候詳允。一併勒石。餘銀二百三兩七錢一分六厘。聽抵刊刻碑石。與夫刷印書冊。及備木扁花紅。給賞塘工事內効勞員役等項。另文申報。

胡士容置脩塘義田申文

萬曆四十三年

長洲縣爲興築石塘事。案奉各院道批詳前事。該知縣胡士容將塘工省存銀七百三兩七錢

一分六厘。內除聽脩築寶帶橋二百兩。又聽勒碑刊冊給扁等項銀二百三兩七錢一分六厘。計遵動支銀三百兩。喚令原委督工誠謹殷實耆民鄒廉鄭大淳俞櫟各領銀一百兩。選買沃腴常稔園宇等圩上則田。共計一百五十畝。每歲收租除辦稅糧外。每五十畝應收納租米三十五石。計准銀一十七兩五錢。但官田與民田不同。官佃與民佃少異。宜照民間稍示寬恤。每五十畝再減租銀二兩五錢。止令納租銀一十

婁江志

卷下

三

五兩。計一百五十畝。共應取租銀四十五兩。豐年不增。凶年不減。歲以爲常。無容更變。庶幾樂佃樂輸。而民無逋稅。官有實用矣。再照義田一節。田既屬之官。田租亦屬之官。租其非民間所得。侵逋明矣。所慮者官府之那借。椽胥之乾沒耳。抑或度支不足。遂旁啟別門。而歲月延淹。視爲故事。每見吏弊移人。卽賢者不免。是不可不圖永久之策也。蓋職向者區區之意。自婁江塘之外。尚欲南築葑塘。以接松陵。北築齊塘。以接

治虞而屈以民窮財盡大工不可一時並舉故止築此四十五里卽復以餘銀置田歲積錢四十五緡錄積寸釁度十年便足爲葺塘之用度二三十年便足爲齊塘之用後有賢者家視其事可不必再借力于民矣若夫今日之塘亦既堅厚且十年之內自有匠工包脩其認狀具在而何所用官帑然卽用之或取之一二年足矣豈必歲歲而用之政惟歲歲不用則租可貯而息亦可長豈非賢智者他日之事乎哉伏望檄

婁江志

卷下

蠶

下本縣遵令勒石仍立爲冊自今伊始田畝分圩開註於前租數逐年登記於後凡出納之數一一必書其非塘工以內一毫不許動支每遇歲終驗數貯入併送查盤銀及百兩以上卽仍令買田歲收花利如初倘有奸胥冒破及指稱動支塘外別用或虛立脩塘名色付取充爲公費必吏引侵欺之律官嚴蓋簋之條庶田租水利還相爲濟而臺恩憲法永施不窮職今日之任勞任怨任謗猶或可諒于數十世之後也今

將田畝均號坵段及佃戶姓名一併開報擬合申詳

黃初公三申其能以公事爲家事視百姓如子孫民父母也錄之以示長民者當如此留心而當日之旁無掣肘紳民之捐金好義故能成此大功嘉惠百世抑何今之不然也

文震孟長洲縣築婁江石堤記

萬曆四十三

蘇故澤國也江淮之水繇京口歷毘陵從蘇注海震澤滙宣歙荅雪之巨浸宣吐于長崑二邑間而婁江實所繇道至和塘最當其衝蕩云自宋轉運使喬維嶽決堤爲涇水患滋起以迄于

婁江志

卷下

蠶

今當事者苦于任事之難至挿棘樹版以殺水勢亦幾無謀矣廣濟胡侯士客自嘉定會移劇長洲日延父老問所疾苦而知婁江之塘不可緩也曰是且病涉病溺病飛輓病農誰司民牧責可諉諸旣又相度土宜而知非石堤無以障水勢經始焉里計者四十有五丈計者六千七百橋計者二十有六其巨者三十有八金錢計者萬五千有奇顧邑民貧府庫竭莫可調發僅搜導河官帑之羨金不滿千悉捐歲俸與贖銀

集好義之衆期月而成自長至崑長堤如帶屹然如山于是行者歌于道榜人歌于河農歌于野稿人成功更以其贏金益盡捐祿俸買田三頃其半以屬耆老爲永提計且將續海虞松陵之役而半以給澤宮貧士俾免于寒饑侯乃過予而言曰不佞茲役也幸借賢士大夫之寵靈與父老子弟之力獲藉手報績請記焉非以耀成事也此堤一日而不毀卽不佞之所以懷大夫與父老子弟者一日而不忘吁侯之材豈不

婁江志

卷下

三

甚異哉顧其言又何長者乃爾侯之始事也國人以爲難而侯不阻侯之筭長也侯之集事也國人以爲懼而侯不怵侯之操潔也今之竣事也國人以爲世世之功而侯不喜侯之心苦也故此堤一日而不毀卽士大夫父老子弟之頌侯者一日而不忘侯曰唯唯敬拜君子之明因書以爲記時萬曆乙卯六月吉旦

太倉州知州朱 爲劉河塞請折漕申 撫

院祁

崇禎十七年九月

卑職遵奉 憲批卽喚同各都耆正糧里刻期履畝單騎遍勘但見黃茅蕪沒于平疇白草衰迷于河畔十室有九空之嘆千村少一突之煙極目灾祲曷勝悲楚父老垂泣而進曰婁東之荒旱不等他邑他邑之荒旱天也婁東之荒旱地也天之旱一年二年地之旱十世百世年計短豐登可期世計長楊災無已仰稽永樂二年

婁江志

卷下

三

夏公治水江南自華亭疏黃浦掣三泖以達范家浜自崑山開下界里掣吳淞以達劉家河惟水脉流通故田圩潤澤設州以來歲供漕糧七萬三千有奇蓋舊額也嗣後劉河淤塞支河枯竭民乃不倚地而倚天矣幸而天時雨若人慶逢秋雖非瞻足尚可支持邇來潮汐不通車灌無地河益乾而土益燥課愈急而民愈窮自崇禎辛巳以至今肥蠶屢見田陌塵埃里正索室而呼農夫輟耕而淚覆家懼後破產憂避秦舟

不汎于晉魯壁難乞于齊處處載聞逃亡人人
半委溝壑假令鄭介夫而觀此亦必繪圖而告
哀伏乞 軫念太倉以婁江爲命猶嘉定以吳
淞江爲命自吳淞塞後嘉邑改折迄今七八十
載民賴安全太倉接壤嘉邑丁此大荒情已極
而莫聞患益甚而何救若樂同情恩施異視此
合州糧里所有改折之請也卑職奉勘已確敢
備悉荒歉情錄以候 憲恩疏 題理合申報

朱公薛喬秀字震洲閩人癸未進士考亭的裔

卷下

卷下

疏

太倉鄉紳爲劉河塞請折漕公揭

崇禎十七年九月

揭爲劉河久淤旱災復烈懇 恩特疏具 題
全折以完 國課以惠民生事太倉負海土高
產利木棉農稀杭稻若比嘉定舊例早宜永折
紆民嚮來年稔河通僅足支吾充辦戊寅辛巳
以後旱魃薦臻米價騰踊常計數畝之花不及
一鍾之粟是以他縣同旱而婁地奇荒百姓顛
連轉死溝壑顧其時劉河尚未塞也今劉河既
塞斥鹵石田卽令天澤沛然尚恐土膏不發乃

自春徂秋三時不雨支河盡涸井水同枯高田
廢業卽低者難過流泉情農輟耕卽勤者徒損
力本是往日之河至今歲而已乾乃今歲之旱
比往年而更甚在民命無繇仰哺將軍需何以
上供夫劉河開塞事關七郡然七郡同利其
宜洩而太倉專資其灌溉宜洩失常上流固受
其病而灌溉無術一方立斃於災若不籲請全
折先事奏 聞萬一漕糧屆期民糧無措舟船
既絕客米不來逃亡浸多追呼莫應上旣誤於

卷下

卷下

旱

國課下實困於民生此獻明等所蒿目深憂
疾呼求救者也伏乞俯采輿言特 疏題請議
開河爲深根固本之謀請改折爲救焚拯溺之
策全數萬之租賦消東南之隱憂有此具揭

陳陸獻明 吳偉業 徐憲卿 王時敏

錢 增 胡周鼎 張 采 顧燕詒

江用世 凌必正 吳克孝 吳維善

盛世才 沈雲祚 華見龍 曾五典

吳國杰 王 鑑 陸遜之 黃翼聖

王會華

劉河已寒。時逢早荒。秋成絕望。予與于鑑明。陸道威。江虞九。共商草定。民疏托友人何叔。熙王登善。又奚徐吳三友。往京叩關。一。面致書張儀部。為之地。何友齋疏至。丹陽。陸。馬折臂。目創而往。投疎得旨。下部議。于是。州守朱公呼眾耆。陳于金。貢財為部費。償。戶部主事馮公祖望。與儀部。戶部。大。堂。張。以新板宋名臣言行錄一部。而戶部。遂得折。公亦與儀部。舉馮公。慈。通。其。開。太。倉。運。得。折。漕五萬有奇。所時。于金。盡。散。還。各。省。時。米。價。方。踊。每。石。三。兩。儀。部。自。携。部。咨。回。要。咨。到。日。米。價。頓。落。一。兩。餘。因。邑。散。賄。識。者。謂。是。年。不。折。時。事。巨。測。矣。乃。有。疑。馮。公。受。賄。彈。之。馮。公。不。方。任。闕。華。職。提。究。未。幾。京。師。覆。矣。士。建。記。○公揭係吳梅村先生筆

婁江志

卷下

聖

周一敬請浚劉河疏

弘光元年二月

巡按蘇松等處監察御史臣周一敬題為川
竭民困。乞酌財賦之根源。疏咽喉之障隔。以奠
國脉。以康民生事。據帶管蘇松道松江府知
府陳呈據太倉州申奉臣批。據本州耆正黃仲
璞等呈稱。三吳財賦甲天下。止以水利疏通。故
畝成沃壤。如婁江上承震澤。下達大海。為蘇松
常鎮杭嘉湖諸水之尾閭。年來流沙壅漲。風濤
激射之墟。漸成莎草平蕪之地。連歲亢旱。滴水

婁江志

卷下

聖

莫達問民生。則十室九空。輸國課則敲骨剝
肉。東南重地。將無樂歲。及今不為亟圖。大患終
成不救。伏乞會題疏濬。以解倒懸。計劉河約
八十餘里。工費鉅萬。目今三空四盡。措費實難。
但事關國賦民瘼。自應權宜為計。或于七郡
歲輸。酌留一二。或設處無碍錢糧。婁江疏導。則
疆畝豐腴。江南復臻樂利。國家元氣永培矣。
等因。崇批。開濬劉河。利賴甚大。仰州速集紳士。
酌議妥確報奪。奉此。案照先奉巡撫祁行牌為
東南第一隱憂事。准工部咨。刑部右給事中在
籍守制臣錢增題前事。奉
聖旨。工部酌議具覆。欽此。該本部察得開濬劉河。
以通七郡水道。工役頗饒。非一郡能濟其事。事
關浙直。其間地勢情形。彼此利害。非臣部可能
遙度等因。具覆。奉
聖旨。該撫按察議具奏。欽此。備咨到院。除移咨浙
江撫按知會外。仰州察議劉河計長八十餘里。
酌其淺深濶狹。合用夫工若干。錢糧若干。四郡

作何協辦浙省作何幫助董理如何責成會議妥確具報等因奉經集會州紳衿孝廉耆正會議先行水利官丈勘據帶管水利經歷劉泗呈稱丈量本河自西段勝安舖至楊家浜一十八里每里一百八十丈計三千二百四十丈楊家浜縣公塘灣至補缺口二十八里計五千零四十丈補缺口至廟堂港十里計一千八百丈廟堂港至小塘子二十里計三千六百丈小塘子至石家塘五里計長九百丈通共八十一里計

婁江志

卷下

聖

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丈河面議開一十二丈河底闊八丈加深八尺每丈約費一百二十工每工該工銀一錢每丈該工銀一十二兩設若不縣公塘灣從半涇口對過直開省二十里省工銀四萬三千二百兩另議西勝安舖應築一壩東鹽鐵口築一壩石家塘口築一大壩中間小壩另議等因該本州知州朱喬秀看得富國足民莫先水利攷東南圖誌七郡之地中含太湖所受睦歙天目諸山之水下洩三江入海故禹

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則婁江爲大自吳淞東江既塞所恃唯婁江以湖言之劉河其尾閘也所以洩七郡之水也以海言之劉河其咽喉也所以滄七郡之水也劉河通塞關係豈渺小哉自淤塞以來日漲浮沙竟同岡阜田畝荒蕪旱災薦至財賦要地誠可深憂然今日不難議濬而難議費據集議規筭河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丈該工一百七十四萬九千六百每工該銀一錢共該銀一十七萬四千九百六十兩

婁江志

卷下

聖

此項金錢非朝夕可辦非有帑庫宿儲也將派之七郡則隔體痛癢卽疾呼不應也將蘇州一郡獨任加派于民是未益民而反厲民也若然則劉河竟不可開乎曰不然以利害而計之從輕重而權之利重害輕則從重而輕者不必恤也合先將太倉州弘光元年分漕白南糧盡行改折卽改折銀兩俱漕河之費夫缺一州之供無損京鎮大事且可救七郡之生靈以固邦本孰重孰輕缺一州目前之供俾七郡享數百年

利賴而田沃賦饒永無逋負。又孰重孰輕。如又謂軍興孔棘。上供必不可缺。或分派七郡。每畝量增一二厘。徵以解京。抵太倉之額。而聽太倉折銀濟河。如此則害分而不見重。利聚而不待鳩。彼此可省協濟。而少府不缺金錢。是兩全之術也。然開江大任。必須特設專官董領。可以有成。等因。該本道看得江南水利。最為喫緊者。莫如劉河。不料地運否塞。竟成平陸。連年亢旱。赤地千里。舟楫不通。商旅裹足。浚河之舉。刻

卷下

卷下

聖

不容緩。計費十七萬兩有奇。念茲災荒凋敝。歟死不贍之民。寧勝加派。該州議全支正供折色。為濬費。而以所用之數。均派七郡。編抵州額。誠為妥便。蓋七郡之田畝得利。則所阜之民財。奚論所增之毫末。一州之物力早辦。則不以隔膜之痛癢。同道旁之築舍。是無煩別議者也。合請亟賜具題。并請專員以重責成。等因。具詳到臣。該臣謹會同總督浙直巡撫臣張國維。看得三吳為東南澤國。財賦輿區。頻年火旱。不獲灌

溉。受病在吳淞白茆之堙塞也。唯恃劉河。即古婁江。為一綫尾閭。可通血脉。七郡悉受利焉。不意潮沙漲滿。蓄洩無從。致七郡旱潦。無歲無之。民既稱病。國計又何賴焉。此科部臣疏。最切與情。而州府道議。最詳最當者也。然工用合計一十七萬有奇。如許金錢。何從出辦。以折半計之。尚須八萬餘。自必合七郡之力。以資開鑿。則計畝編費之議。是亦暫借毫厘。以勸大舉。出一勞以成永逸等。國大計。無急此者。伏乞 勅

卷下

卷下

聖

工部覆議上。請。飭遼部司一員。前來料理。俾權重任專。提調各屬。關會浙省。計費董夫。刻日興脩。東南財賦之區。日進于不涸之源矣。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

奉

聖旨。這脩濬劉家河水利事宜。關係江南七郡利害。工費浩繁。慮始宜慎。着工部從長酌議具覆。錢增請浚劉河疏。崇禎十七年六月

刑科右給事中臣錢增謹奏爲東南第一體
憂關係軍國最切事竊惟東南半壁誠國家
根本之所繫今日欲足財賦莫若急脩水利欲
脩水利莫若急濬劉河謹悉其端委而陳之江
以南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水以太湖爲腹
以大海爲尾間以三江入海爲血脉血脉通則
早有溉潦有洩而穡事成血脉壅則早且立槁
潦且陸沉而田功廢是古今不易之經也蓋自
東江堙塞吳淞微細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
委七十里曰劉家河一名下江乃婁江入海之
道東南諸水全恃此以歸墟不至橫溢汎濫而
莫禦者則帶水靈長之利也攷舊誌勝國時劉
河自然深廣運艘市舶走集於此國朝二百
七十餘年潮汐泥沙日就浚狹未有如今日之
大可異者二十年來海口初漲陰沙俗呼海吐
舌漸漲漸滿潮勢日微而七十里之河身漸以
淤塞向者波濤洶湧風檣出沒之地俄而一葦
可杭俄而褰裳可涉俄而微塵可揚不一二年

竟成平陸若有物驅使不知其所以然者於是
東流之水逆而向西灌溉無所資而數十萬膏
腴之產一旦化爲甌脫矣兼復歲歲苦甦平疇
龜坼人牛立槁雖復桔槔如林何從乞靈海若
而救此涸轍之民乎然此猶就早暵言耳萬一
大浸稽天如萬曆之戊申天啟之甲子七郡洪
流傾河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
郡之田廬爲壑而七郡之城郭人民益不可問
東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民生國計
何哉當
先帝時有言急濬吳淞者奉旨議行是時劉河
猶通行未淤也議者慮七郡之水非一劉河所
能泄瀉故濬吳淞以並通之今并劉河而盡淤
矣其勢之迫不能待視前奚翅倍蓰且吳淞之
堙也已數十年之久施功較難而劉河之淤也
在一二年之內措手猶易先其易者以蘇目前
之困此今日救時急着也但事關大利害大工
役似非一郡一邑所能濟辦考之先朝有銘

官特遣而興役者永樂間夏原吉也有詔委撫臣而奏績者宣德間周忱嘉定間李充嗣萬曆間海瑞也成績具在故蹟可稽特在 睿斷必行。早一日慰一日倒懸之望抑臣竊思江之通塞似與 國運相關近者臣鄉父老方詫泥沙驟壅爲數千年未有之災而天崩地坼之禍忽中於 神京今者維新鼎命景運方開 渙汗所頒溟渤效靈當不待臣辭之畢矣至於水利之官久溺其職舉凡各處幹河支流任其淤塞

婁江志

卷下

巽

致小小旱潦如沃焦釜如汎陽侯束手莫救嗟此子遺實可哀憫伏乞 勅諭撫按嚴行有司逐年疏濬載入考成亦事勢之不可緩者敬因劉河而并及之伏候 勅旨 奉

聖旨工部酌議具覆

張采婁江說

水利有繫天下者有繫一方者人之稱婁江必曰是太湖尾闕東南七郡繫焉則所見一方

國家歲漕之數蘇常三之一合七郡常半則東南水利正如會通河在北設少司空行濟上婁江塞大雨十日不止東南其魚于何有漕故予曰婁江者天下之水也書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曩二江塞獨婁江任全湖東注今並塞則必歲歲雨暘時若始得立廬舍安耕種不然旱赤地澇卽懸釜炊矣凡水自西北來者湖溪瀦瀦合流入海其味淡其體清其用肥五穀澤草萊其力始緩而末銳若大海潮汐一日二汛其味

婁江志

卷下

辛

鹹其體挾渾沙其用敗稼傷諸萌其力來銳而去緩諺云海水一朝留泥一筭如湖水急下則滌沙排兩故海中有交界嘴爲湖海分流處界以北水鹹不可口今年夏吾吳憂旱崇明受雨獨豐田禾喬好及秋且秀一朝鹹水滄入敗無餘崇明人怪爲天災不知婁江塞湖水不滌故鹹潮踰制太倉嘉定綠海間受其害然則奈何將議浚計所淤處自劉河口至張涇關約八十里里一百八十丈積丈一萬四千四百有奇每

丈費三十金積金常四十三萬有奇萬曆初海公浚吳淞江故事可做舉不知軍國孔亟縣官帑必不可得今爲治標說者二其一曰天妃宮之東築二堰堰距里許東拒渾潮使沙不得入西蓄湖水使游波停貯必俟潮水平潮始敢開通舟楫水低尺寸勿啟湖水卽平潮未生勿啟吐納有時卽不獲海利且獲海害不獲海利且就湖利桃花水盛上流必羨溢乃使淘河數百人舟二三十艘用鐵帚鈬鈹因勢疾掃先自下

婁江志

卷下

壘

流始將海口伏沙一導使流再使出然後漸進而西淘夫則使營兵按時加餼立夫長授班期其一曰城東南補缺口者繇決名也江故道東瀉嘉靖間半涇口水決而東復折而北回遠可三十里決處東西距不及二里凡水不曲患易盡甚曲又患難洩今如穿故道開東西所距二里則挽三十里回遠作二里瀉其奔翔而東必激射如二說并行雖非經通然固救敗術費有限或當事營措可辦

采曰事有猥屑而積漸巨害者小民捕魚蟹絕流編籬潮來勢銳衝籬入及落勢弱爲籬梗水去沙留且水遇籬則去勢益弱卽無籬處皆留沙須當事片檄破除始治標尤要哉附舉人王御妻江說○婁江百里之遙自海口至天妃宮十里天妃宮至石家塘五里石家塘至小塘子八里小塘子至和上港十里和上港至新開河八里新開河至破缺口四里破缺口至半涇灣三十里半涇灣至南馬頭八里馬頭至西開接官亭八里有爲十二里縮八里而近者爲自破缺口迤北至新開河又迤東而南折至和上港計十二里而陸走止一里則宜浚陸之一里迤新開河而竟至和上港可以減十里之河身也有爲三

婁江志

卷下

壘

十里縮二里而近者焉自破缺口迤南至引塘又迤西而北折至半涇灣計三十里而陸走止二里則宜浚陸之二里迤弓塘而竟至半涇灣可以減二十八里之河身也巡撫土議開劉河白茆憲牌順治八年六月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江南澤國內河之水宜注大海太崑嘉常長吳吳江青浦等處低窪者一望成湖高阜者亦苦衝激連歲顛災殆無虛日本部院諦思原委博詢海道如太倉之劉河常熟之白茆皆出海咽喉浮沙壅塞遂至有蓄無洩歷遭水患誠三吳害稼之繇波臣肆虐之本

也合行查議為此仰府卽嚴檄州縣躬親查勘要見劉河白茆向日河港舊形長若干里濶若干步現今淤塞長短濶狹若干疏通之法作何舉行開濬之工如何設法或措官帑舊案作何協濟或役民力工食應計若干孰利孰便悉心條議此東南半壁利害攸關該府火速查議務在必行仍通行被災各屬協力圖成一勞永逸立等申覆以憑具題施行

時吳中連年水災土公憫惻故有此牌○本府爲目擊災傷事照得吳爲水國霖雨連

婁江志

卷下

臺

綿田禾漂泛桂薪玉粒萬井嗷嗷本府承此土身罹大災下吏不職上干天譴災變流行須盡人事高區未盡淹沒車庠尚須及期結然此皆一時之計究本寒源還在講求水利東南諸水以大海爲歸白茆劉河淤塞吳民已成膏肓之疾力事疏通乃爲茲土百年之利業奉檄部院行查河道俾民無重困大利可興兩河應否開濬工費作何設處向法而民樂趨役工與乾沒逐一條議力請舉行諸父老明以告我憲命煌煌不難知州陳之翰看文有云承憲命煌煌不難議開渠于議費泰之舊案如者正黃仲璞土矜今大順舉人王瑞國之請于上臺戶科錢工部榮之題于明季不過議費之難前朝所議本河八十一里長一百八十丈計共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八丈每丈一百二十工每工一錢該工食銀一十二兩計共該銀一

十七萬四千九百六十兩尚艱于措辦該州之七萬漕白南糧改折專供開濬之費若國課難已請卽分派于七郡之田每畝加之毫釐竟代州之正供解京因逢鼎革惜乎有議而未果以昔較今昔有水路可通今成平陸矣昔議每工一錢今工又倍于昔矣先議加深八尺今當大有五尺矣前之海口陰涉尚爾淺小今更高大矣工費倍增合之該三十四萬九千九百二十兩矣今卽捐本州一歲之儲亦無能及此數矣設派之七郡亦屬隔膜設獨任之于蘇而蘇未必有無碍銀兩設復加之于民當此三空四盡是水利未益于民而民先病于水利矣卑州所爲蹣跚而難進者也○嗣後估費遂至七十餘萬輒止金費重

蘇州府太守王奉前任按院秦批濬

婁江志

卷下

臺

劉河白茆詳各憲順治九年七月

本府叅看得吳中水患至今日而極矣田禾淹沒饑民載途憲臺額請殊恩至折漕粟以紓其急而民困如故萬一雨暘不時再罹一歲之災又豈議折之所能拯乎民已四盡三空脫再遇災其又何從徵折乎且國家仰東南之粟以養西北又豈可歲歲謀折乎是水利之不可不講其係于吳中民命者固重而係于軍國大計者尤重也請得而畧言之出貢曰三江旣

入震澤底定。吳中水利振古如茲。苟三江一有未入。則吳民未可旦夕安枕也。自東江久壅。而吳淞江之塞已數十年。婁江入海之尾閭爲劉河。東北入海之道爲白茆。今並淤塞。是三江無一而入也。以數百里之太湖。上受宜欽茗嘗七郡萬山溪澗之水。而有常無洩。勢不至溢而害民不止。小溢則害及偏區。向之長崑常諸邑水區是也。中溢則害及于區。昨歲之災是也。浸假而大溢。則漂廬舍。殺人民。害又何可勝言哉。前代有三江爲尾閭之洩。而猶有望亭諸堰以阻其上游。今則下流無注。而上流無遏。譬之水壘之病。不事宜導。日以漿酒羹藿。灌其口腹。其不至潰腸而斃者幾希矣。且三江之開。非特救漭也。亦且救旱。蓋吳郡地勢卑下。與江水平。故謂之平江。其隣郡則皆上流也。其沿海則皆高岡也。雨則上水高于下水。常代受他郡之水。以注之海。旱則海水高于內河。故又引海中潮汐之水。以溉其田。是以三江通。則旱潦有備。三江塞。

則蓄洩俱因此已事之明驗也。日者奉 憲詔詢。轉行屬邑。今據太倉常熟兩邑詳覆。其間匯浚之利。及浚之之法。見于紳衿之條議。可觀矣。吳淞屬在松郡。非可越俎。惟此劉河白茆。工費以數十萬計。夫鳩工必先庀材。役民必先聚食。當此官無餘蓄。民無餘糗。一切設處。加派萬不可行。所謂導河夫銀。爲數無幾。又解 總河計。惟特疏 上請。或照前朝故事。量留兩邑之漕粟。或量折一郡之漕白。省其夫船脚耗。興此大工。庶事克濟。而民不厲。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朝廷賴東南赤子。以輸億萬載之 正供。自當量捐數十萬之費。以培養億兆之命脉。倘失此不爲。而天災浚加。民盡魚鱉。將至于役民而民無可役。蠲賦而賦無可蠲。雖欲爲未雨綢繆。其可得乎。夫前事之敗。今事之戒也。今事之急。後事之敗也。假使數年之前。早見及此。爲之聚糧集事。豈有屢歲之災乎。况乎堯水湯旱。非可逆觀。履霜堅冰。事已旣萌。諒 憲臺更當軫切。不後。

職言之過激爾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又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伏仰各憲訏謨為東南興百世之利為國家培財賦之原在此時矣未敢擅便擬合請詳

撫部院周批據詳疏浚三江誠為利民利

國但工費浩繁題留漕白似難輕舉仰蘇松

道會同常鎮道從長酌議妥確仍通詳各部

院示行繳

前任州守陳公之翰于順治八九年間奉督臺馬撫院土按院秦撫院周暨道府

婁江志

卷下

五

行開經營開江于時縉紳會議士民條陳計數十件文務估勘連篇累牘卒以費重莫措即泰公為問世名臣未及折衷具題是以遂無人擔任陳公因輯文案一冊遺後想望來賢而冊籍繁猥詞多舊說僅錄土公案牌以下四條以見其繁彼時條議有諸生張洲馬洲水洲垣守于基驛系朱來州民上永祿王書何反見于舊冊者存其姓氏云

婁江志 附錄婁中前輩論水利

郊廛上治水書 熙寧三年

天下之利莫大於水田水田之美莫過於蘇州要有六失有六得焉六失者一曰蘇州東枕海北接江說者謂東開崑山之張浦黃澤七鴉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茆二塘而導諸江似矣殊不知此五處去水或遠則百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者七八尺水盛時決之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于海者反

婁江志

卷下

一

西流欲北導於江者反南下故屢開之而卒無効也二曰蘇之厭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峻其堤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於堤之兩旁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効三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入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小虞大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浦是也夫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泄於江何則水

方汙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隄防不立。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以禦常之水。使入太湖。不爲蘇害。謂望亭堰不當廢也。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數路。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能爲蘇患耶。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

婁江志

卷下

二

曲其江。所以激之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漚。沈諫議開顧浦。是說僅爲得之。但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之曲。足以使江之水疾趨于海。未能使田之水。必趨於江也。六曰。蘇本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爲田也。國初之稅。纔十七八萬石。今乃至三十四五萬石。此障陂湖爲田之過也。是說最爲疏濶。國初逃民未復。今盡爲編戶。稅所以昔少今多也。借使變湖爲田。乃

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有常熟。昆承二湖。崑山陽城湖。長洲沙湖。是四湖皆有定名。而其濶各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斜塘。大泗。黃澣。夷亭。高墟。巴城。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栢家。鰲鰲諸漢。及常熟之中宅。碧宅。五衢。練塘。諸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不耕之田也。水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尚有古畝。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名家。堦甃遺址在焉。其地或以城。或以家。或以宅爲

婁江志

卷下

三

名。常求其畧。莽以驗。皆全稅之田也。是古之良田。今廢之耳。六得者一曰。辨地形高下之殊。蓋崑山之東。接於海之岡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於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於江之漲沙。南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北高而南下。向所謂北導於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皆謂之高田。崑山岡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於湖秀之境。僅二

百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水田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岡身之流。故常患水也。水田近於城郭。人所見。高田遠于城郭。人所不見。故唯知治水而不治旱也。二曰。求古人蓄洩之跡。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岡身。東有塘焉。南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岡門。沙

堰門及斗門等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岡門。堰門斗門。是古者堰水于岡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爲岡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而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岡身之東。其田尚有丘畝。經界溝洫之跡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岡門壞不能蓄水。而爲旱田耳。岡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卽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

于松江之道也。其浦舊跡濶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碁布之。是古者既爲縱浦以通於江。又爲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于外田。成于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爲田害。必歸于江海而後已。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恐其暴流入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得古閘于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於田間。而有所潴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

夷亭無所用其閘也。民亦因利其浦之濶。攘其旁以爲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便。決其堤以爲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爲小涇。命之爲某家浜者。皆破古堤而爲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墮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堤壞而不固。日壞月壞。遂蕩然而爲陂湖矣。今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堤于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高一丈有餘。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

三曰治田有先後之宜。蓋地勢高下既如彼。古人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瀦水以灌漑之。又浚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流於其間。以浸潤之。立岡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虞。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水田。除四湖外。一切罷去。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爲一橫塘。因橫塘之土以爲堤岸。使塘浦

濶深而隄防高厚。塘浦濶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爲之害。堤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擁而必趨於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決之。使水必趨於海。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於城。則高低皆利。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之患也。四曰興役任貧富之便。蓋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以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以上至一等。不下五十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

食與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于富者。故不虐。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曰取浩博之大利。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爲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爲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爲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以出租稅也。國初之法。一夫之田爲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

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常得三十四萬石之租。又况因歲旱而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至蠲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十四萬石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也。六曰舍姑息之小惠。是議之興。人必曰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民猶勞而且怨。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易易乎。曰不然。向

之興役多。于水盛之時。則公私匱乏。疾癘間作。故民勞且怨。今議于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但務其姑息之策。使至于饑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從而賑之。故上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與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利。豈可計國家五歲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又上治田書

一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昔禹時震澤爲患。

婁江志

卷下

八

東有閘阜。隔截其流。禹乃鑿斷閘阜而爲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底定。震澤雖定。環湖之地。尚有數百餘里。可以爲田。而地卑窪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旣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濶。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不能疾趨于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爲田。而地高仰。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旣不能取水灌漑。而地勢又多西流。不能蓄聚雨澤以浸潤。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也。

婁江志

卷下

九

古人遂因其地勢高下。井而爲田。環湖卑下之地。則于江之南北。爲縱浦以通于江。又於浦之東西。爲橫塘以分其勢。而葦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濶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古人使塘浦深濶。若此者。蓋欲取土以高厚堤。圻禦其端悍之流。非專爲濶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堤圻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假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田五六尺。而堤岸高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雖大水不能入民田也。民田旣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於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閘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畝引以灌漑。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至于沿海高仰之地。近江者旣因江流稍高。可以畝引。近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漑。故亦于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爲一橫塘。港之濶狹。與低田同。而其

深往往過之。且堽身之地。高於積水之地。四五尺至七八尺。遠于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爲塘浦闊深若此。蓋欲畝引江海之水。周流堽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畝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從此而流泄耳。至于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堽門。斗門以瀦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堽阜之地。皆可畊以爲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

婁江志

卷下

十

此古人治高田低田之法也。二論後世廢高田低田之法者。古人治田。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二年。率逐圩之人。脩築隄防。濬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此其遺法也。洎年祀綿遠。古法墮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戶侵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因官中開洶。而減少丈尺。曾見小虞浦瀾十餘丈。至和塘瀾六七丈矣。或因

田主但收租課。而不脩堤塢。或因租戶利于易田。而故致湮沒。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曰塗田。所收倍于常稅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于開年湮沒也。或因決破古堤。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築岸。或因一圩雖完。旁圩無力。而連延墮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客。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爲白水。其間雖有低所。

婁江志

卷下

十一

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堽阜之地。並皆枯旱。其堤所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一熟耳。蓋繇無堤防爲禦水之先具也。低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此低田不治之繇也。高田之廢。繇港浦既淺。地勢又高。沿海者海潮不應。沿江者又因水田隄壞。水瀦田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

在江水之上至西流之處又因人利行舟之便壞其堽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爲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堽阜之田已乾枯矣唯大水之歲湖旁二州與蘇之低田渰沒淨盡則堽阜之田幸一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畝引江湖之水不復堽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之繇也三論議者但知決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不治其本而決

蘇州志

卷下

土

其末此蘇州之田百未治一二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純臣建議謂蘇州民田一槩白水至深處不過二尺以上當復脩作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若不脩作塍岸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爲切當當建議之時正值兩浙連年治水無効不知大段肇畫令官中逐年額發夫力更互脩治又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爲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槩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

五尺緣民間所鳩工力不多不能齊整卽多出工力所收之利不償所費之本兼當時邵水監所立賞典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脩治臣今欲檢會王安石所陳利害將臣下項肇畫修築堤防以固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効也議者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逐段人戶各自治田不啻煩費官司而人獲其利今可舉行其法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地連堽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

蘇州志

卷下

土

尺脩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尚又堽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堤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椿條或二年一治或年年脩葺而風濤洗蕩尚有墮壞夫以華亭之法治蘇州之高田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之以一家之法治一國也臣今窮究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相度不過訂之于諸縣官吏考之于諸鄉父老固不若臣之生長鄉里世

爲農人而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于范仲淹、葉清臣。二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望令臣到司農寺，陳白委不至有悞朝廷。四論乞以治田爲先，決水爲後。田旣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然治田之法，總而論之，則瀚漫而難行，拆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蓋蘇州水田之最合行脩治處，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里。今若循古人之跡，五里爲一縱浦，七里爲

蘇州志

卷下

古

一橫塘，不過爲縱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橫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每里用夫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故曰總而言之，則瀚漫而難行；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四千里而言之，分爲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爲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雇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分爲

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爲六箇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爲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二千二百人又爲兩頭，項止役一千一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夫有衆寡，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項，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析而論之，則簡約而易治；如是而治之，五年之內，蘇州與鄰

蘇州志

卷下

圭

境之田，塘浦旣設，隄防旣成，則田之水必高於江。江之水亦高於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江流旣高，然後又究五堰之遺址而復之，使水不入于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爲蘇州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畧也。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浚治塘浦，以畝引江海之水，及設閘門，以瀦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五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臣昨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其某家浜之類。

五里七里而爲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爲一橫塘。今具蘇州秀州及松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存塘浦港澱堽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總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肇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淞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古者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

婁江志

卷下

夫

浦在松江之南者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間曰浪市橫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爲至和塘。是七里而爲一橫塘之跡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江浦艾祁浦愧浦顧滙浦養浦分桑浦內薰浦趙屯浦石浦道碩浦千墩浦。雖浦張潭浦陸直浦甫里浦浮高浦全頭浦。德浦大姚浦破松江北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墩浦蓋頭浦。瓦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洵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市橫塘已上松江塘浦五

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下流。皆是濶其塘浦。高其堤岸。以固田也。久不脩治。遂至廢壞。每遇大水。上項塘浦之岸。並沉在水底。議者不知此塘浦原有大壩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泄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肇畫。並當浚治其浦脩成堤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爲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南六七

婁江志

卷下

老

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爲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橫塘皆廢故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濱浦平。鳳凰浦任至和塘北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雖浦蓋頭浦。瓦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洛舍浦楊梨浦新洋浦。洵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市橫塘已上松江塘浦五

塘南者雖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其間南岸
 又有朱涇王北岸又有司馬涇李涇周涇小蕭
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私浜即臣向所謂某家
涇之類是也今並乞廢罷擇其浦之
 大者濶開其塘高築其岸南脩起浪市橫塘北
 則或五里十里為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
 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
 自蘇州齊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
 二十一條西岸有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

為一橫塘之跡也今並皆狹小蓋古人之橫塘
 驟壞而百姓侵占及擅開私浜相雜于其間即
 臣所謂某家浜之類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之
 名下項常熟塘東橫涇二十一條關墓涇楊涇
涇南湖涇湖涇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
塔涇尚涇川涇黃土涇周涇廟涇下莊涇新橋
涇黃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姚涇蘇宅涇龜涇
母涇皮涇廟涇永昌涇治已上常熟塘兩岸橫涇三
長涇潭涇墓門涇
 十三條蓋記其畧耳今但乞廢其小者擇其大
 者深開其塘高脩其岸除西岸自肇盡為圩外

其東岸合與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新脩縱浦
 交加基布以為圩自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自
 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太倉堽身
 凡三十五里兩岸各有塘七八條是五里而為
 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為
 朱涇塘張湖塘在塘之北為風濤洗刷與諸湖
 郭石塘黃姑塘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南有塘浦七
 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崑山塘北有塘
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塘
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
里浦黃姑涇上吳塘下吳塘
 橫塘四

條朱涇塘張湖塘已上塘歷十八除新洋江下
郭石塘黃姑塘
 駕浦曾經開浚餘並未嘗開浚今河底之土反
 高於田天雨稍闕便不通舟雨未盈尺田盡淹
 沒今並乞開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
 浦之跡凡三項一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
 小來浦北岸自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
 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
 十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之在
 江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為

塘練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謹具下項松
 江南听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盤龍浦朱市
 整浦許浦魚浦上煥浦丁灣浦于浦明奴浦張
 釘鈎浦上海浦下海浦南及浦江亭浦顧泥浦
 松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顧浦泰浦大
 浦樊浦楊快浦上河浦下河浦仙天浦夢浦新
 華浦陸浦泰公浦漢浦大塲浦唐亭浦貴州浦
 商量橫塘二條。已上塘浦四十條。各賦
 引江水以灌漑高田。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
 江水又低。故常患旱也。議者乃謂諸浦決泄。蘇
 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
 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則高田
 獲其利也。一太倉堰身之東。至茜涇約四五十
 里。凡有南北塘八條。其橫塘南自練祁塘。北至
 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堰門及塘浜約五十
 餘條。臣能記其二十五條。旱田而橫塘多。欲水
 之周流而灌漑之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
 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涇半涇
 涇橫涇鴨頭塘支東西之塘及堰門等二十五
 條。方泰塘錢門塘劉塘張堰門薛市門黃姑塘
 古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門門顧

堰門廟堰門岳源李堰門丁堰門湖川門黃以
 涇杜漕塘雙鳳塘卧門直塘支塘李墓塘。一
 上堰身已東。塘浜門瀝共三十三條。南北者各
 長一百餘里。接連太湖。並當治以灌漑高田。東
 西者橫貫三重堰身之田。而西連諸湖。若深淺
 之。大者置閘卧門或置堰。而下為水函。遇大旱
 則可以車畝諸湖之水以灌田。大水則通放湖
 水以灌田。而分減低田之水勢。平時則潏春夏
 雨澤。使堰身之水。常高于低田。不須車畝而民
 田足用。一沿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秀州界
 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臣能記其七條。自
 松江下口。北繞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
 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
 是五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崑山。則為
 八尺涇。在常熟。則為福山。東橫塘。謹具下項松
 花甫涇。在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
 江下口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周浦大白浦
 卹涇浦戚崇松江下口。北繞蘇州崑山常熟。至
 浦羅公浦。松江下口。北繞蘇州崑山常熟。至
 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及浦下田浦
 浦桃源浦練和浦顧涇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
 浦下張浦新漕浦茜涇浦楊林浦七鵝浦鄉

湖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和浦陳涇浦錢涇浦
涇湖浦吳泗浦鎬浦下六河浦黃浜浦沙浦
浦白蒲浦金浦高浦許浦鵝浦吳浦千步浦
涇浦新涇浦崔浦水門浦鰓浦吳浦高浦西
陽浦新涇浦陳浦張浦橫塘四條八尺涇花浦
湖涇溪浦黃浦泗浦橫塘四條八尺涇花浦
山西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古人東取海潮
北取楊子江水灌田開墾阜之地七里十里或
十五里間作橫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于
墾阜之地以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其間
雖有大浦數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
三五十里或百餘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

水既因低田堤岸驟壞漫流潴聚于低下平濶
之地雖開得大浦其積水終不能遠從高處而
流入於海唯大水之年暫或東流耳今不拘大
浦小浦並皆淺淤自當開浚東引海潮北引江
水以灌田臣所擘畫治蘇州田至易曉也水田
則做岸防水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
此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反謂做岸浚
塘之說爲淺近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
知蘇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繇觀此篇可見大畧

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總二百六十
四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田之法也其
低田則開塘浦高圩岸以固田其高田則深浚
港浦畝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固田
灌田之意乃謂低田高田之所以潤澤其塘浦
者皆欲泄積水也更不量其遠近相其高下一
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以決水其餘差小者更
不浚治而大塘浦終不能泄水以致朝廷愈不
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更不浚治積歲累年而

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棄爲
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衍沃潮田
盡爲不毛之地深可痛惜今當不問高低不拘
大小亦不問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
人遺跡而非私浜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
役旋次脩治低田則高作堤岸以防水高田則
深浚溝浦以灌田其墾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
堰門堰間以潴水如此則高低皆治水旱無憂
矣

湖州志列傳鄭寬字正父第嘉祐二年進士
熙寧中詔天下陳利害。寬自廣東安撫司機
宜文字。為書條水利。王安石善之。除司農寺
丞。提舉興脩兩浙水利。奉罷。寬所居西有大
田。讓多水田。用所條說治之。築溝治
場圃。放井田制。歲適大利。卒。祀鄉賢。

郊僑上水利書

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
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脉之流。不使溢
聚。以為腹內畝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
豐稔。至于今日。其患始劇。蓋繇端拱中。轉運使
喬維嶽不究隄防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畝澮之

婁江志

卷下

五

利務。便于轉漕舟楫。一切毀之。今去古既久。其
知其利。而營田之司。又等冗職。而罷廢。隄防之
法。流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
間。朝廷遣使者與脩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
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受
命而來。耻於空還。不過採愚農道路之言。徇目
前之見。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
決之。江開。福山黃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
立堤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滄沒腹內良田。今若

就東北諸潞。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脛腹內之
田。瀾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沿邇之患。常道行
而潞于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均
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湖民田。悉已被害。然
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滄海。又以水勢之方出於
港浦。復為潮勢。捍回所及。皆聚於太湖。四郡之
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瀾漫不可治也。此
足以驗開東北諸潞為謬論矣。又况太湖積十
縣之水。一自江南諸郡而下。嶺阪重復。當其霖

婁江志

卷下

五

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
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併會于宜
興。以入太湖。一自杭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
衆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
興。以入太湖。昔禹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二
江已絕。唯存吳公一江。疏洩之道。既隘于昔。又
為權豪侵占。植以蒲葦。又於吳江之南。築為石
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于江之中流。多置簪
簪。以遏水勢。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潞。漫日淤

月澱下流淺狹。遽漲湖沙。半爲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蘇湖常秀四郡之民。惴然有爲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種已成實。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于畏雨也。吳淞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滯。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爲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臣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于江寧。治九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於西

長江志

卷下

五

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太綱。尋究函管水道。決於北海。常州治宜興。太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絕常州傾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又於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開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於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隣郡上戶熟田。例敷錢糧于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闢之。其諸江湖風濤爲害之處。並築爲石塘。及諸湖濱等處。尋究昔有江

港自南經北。以漸築爲岸堤。所在陂淹。築爲水堰。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柘湖澱山湖等處。向因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遷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爲害矣。此前所謂旁分其支脈之流。不爲腹內畎畝之患者此也。治水者大抵二說。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爲說。一則以使植利戶浚涇浜。作圩埭爲說。是二者各得其一偏。何

長江志

卷下

五

以言之。若止于導江開浦。則必無近効。若止于浚涇作埭。則難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爲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必不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效。亦有其說。若欲決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之茜涇浦。使水東入於大海。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于松江。開常熟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于楊子江。復浚常州無錫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

民田可治矣。若欲決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決無錫之五卸堰，使水趨於楊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淤泥萳塞，決堰未多而良田被患。何也？蓋雖知置堰開以防江湖，而不知浚流以泄漲沙，故有壅塞之患。雖知決五卸堰，水而不知築堤以障民田，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於開浦決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埧，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

書江志

卷下

三

不治十常五六。臣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說，相爲首尾，則可盡善。臣所乞開崑山常熟之茜涇等浦，必置堰開者，以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泄水甚徑，其地駁高，比之蘇州及崑山地形，不啻丈餘。往年開此浦者，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於以地面爲丈尺，不知以水面爲丈尺。不問高下而勻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旣不東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開，賺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衝，遂至浦塞。臣故乞開茜涇等浦，須置

堰開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聞范叅政仲淹葉內翰清臣昔年開茜涇等浦，亦皆有開，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強者保利於所得，不時啟閉，遂至廢壞。若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廢。臣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望亭堰開，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爲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畔，其地亦高。蘇州介於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爲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爲大海岸道所障，其水滯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

書江志

卷下

完

轄望亭堰開，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臣先乞開茜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開，俾水無西衝之憂。旣望亭之西有五卸堰，可以決水，徑入于北江。若使決下此堰，則不唯少舒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江矣。臣所乞決五卸堰，使水北入楊子江，其勢甚徑，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久，而民田已沒，何也？五卸地形與民田相去幾何？餘平居微雨，水卽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直

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曾高其民田圩所以爲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臣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而北五分繇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爲逆河入於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繇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繇宜歛而來至于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于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二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又復淺淤不能

婁江志

卷下

三

通泄且百姓便于已私於松江之傍多開溝港故上流之水不能徑入於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內卽先臣比部水利奏中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自南而北矣雖於崑山常熟開導河浦脩築圩堰然上流不息諸水輻輳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河浦必皆壅滯所築圩堰必有衝蕩蓋沿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漏水北入揚子江其餘皆連接下江湖瀆合而爲一个乞措置一而開導河瀆

卽便相度松江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並爲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卽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爲賊水所壅諸縣圩堰亦免風波所破臣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松江而東至於海又沿海而北至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嘗攷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其濶隋開皇中始移於

婁江志

卷下

三

橫山下唐貞觀中復徙於闔閭舊城而又湖州乃隋時仁壽中於蘇之烏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置所謂錢塘毗陵在古皆吳之屬縣以地勢卑下沿江邊海有爲堤圻以遏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海鹽今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漢塘大和中再開疑卽臣今所謂開鹽鐵塘以泄吳松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珖築甬道高廣徑直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

王

法脩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澤之大縱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瀾漫一區也水在民田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其淺淤者皆可脩治爲良田况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瀆陂淹若湖則有澱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瀆則有大泗濱斜塘漢江家蕩則有能敦周蕩傀儡蕩白坊淹則有光福淹尹山淹施壩蕩黃天蕩雁長蕩淹則有淹諸墩淹金涇淹明淹杜三十餘所雖水勢相接然其間深者不過三

毒

臣聞江南有萬春圩。吳有陳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爲良田。此治湖爲田之驗也。

按州志文學傳鄭僑字子高，鹽徙金陵，遭就
王安石寧以詩見安石，亟推之，後爲將仕郎。
輯其父水利說皆有條緒。
按宋時鄭氏父子爲崑人，立州以後入州志。
自宋以來江南言水利者多祖鄭氏。凡漢唐
治水治田古法具載二書，經緯咸貫，綱目畢
張，直與禹貢相表裏。有裨民生國計不小。真
經世鴻文也。留心民瘼者不可不讀是書。
志吳中水利書歸震川水利錄俱載之。旁
加惠吳民之意，揭諸耳目，庶後人有所遵矣。
近見鹿城朱具濤先生千人物傳中錄鄭正
父書之半，具見前黃留心。今于婁江志中全
錄二書，流傳三吳，使人知水學之淵源而治

水治田之古法盡是矣。至于河道之通塞。開
清之規條。古今上俗異宜。各有邑乘可考。或
法可稽。工不足。歷
柱前人也。上。隨記

婁江志

卷下

三十四

張價答曉川論水利書

嘗觀吳中之水。曰震澤。曰具區。曰太湖。一也。其
命名不同。皆以時起。自宋人而言。其西之南。則
嚴湖。杭天目諸山之原。有自苕霅而來者。其西
則宣歙池九陽江之水。有自五堰而來者。其北
則潤州之金壇。延陵之丹陽。與宜興之荆山之
水。有自荆溪百瀆而來者。而其東北。則常川之
水。有自望亭而來者。其入海之道。雖曰三江。而
二江已絕。唯吳淞一江。而吳江南岸。又築爲石
堤。以便綱運。蘇州居其左偏。厥田下下。沿海地
皆岡阜。以其中傾外仰。比之盤孟。或以其積而
不洩。譬有人桎手胷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口。腹
滿氣絕矣。櫟觀今日江寧之五堰。旣治。而九陽
江之水。不東注震澤。而西下燕湖。常州之港。瀆
以時而修。望亭之設堰。在所得已。未數年前。嚴
州有山崩之變。水皆南下浙江。而苕霅之水。爲
之少殺。劉家河已開於前。夏駕浦復疏于後。而
婁江之塞者以通。華亭諸泖之水。旣有所歸。而

婁江志

卷下

三十五

東江之徵者以大自宋元時。世爲東南患。如蠶山湖者。亦於是乎少息。斜堰決而四湖有洩水尾閘。七鵝不復當以諸浦論。而又爲吳中之一大川矣。且自吳江之有石堤。而震澤之水漸以北徙。又繇胥口吐之郡濠。一自齊門之元和塘。以北入于江。一自婁門之至和塘。過崑山而東入婁江。計其來原。宋且倍是有餘。今疑半不足。其去委則古之川二。今且三。故崑山西北常熟之南之民。當尤涇以東。則苦旱。西則苦雨。其勢

婁江志

卷下

五

然也。顧今一郡高田。以十分爲率。吾州可當其三。太湖入海道。雖曰三川。吾州已有其二。淤則吾州先災。脩治則吾州獨瘁。故當先事而憂。得可爲預防者。其一曰。置堰閘以禦潮沙。先時河港易塞。繇來潮必渾。恒多于落潮。則無清水以滌。諺云海水一潮。其泥一簍。兩交處尤甚。宋范文正公有曰。新導之浦。必設諸閘。以禦來潮。沙不能壅也。後黃震謂公守吳郡時。嘗開苦涇。亦止一時一方之利。今浦閘盡廢。而海沙壅漲。又

前日之所無。則除婁江七浦上原洪濶海潮不能遏者。不必置閘。其屢浚屢塞。如楊林湖川。併入於婁江七浦之處。其塩鐵塘。南由婁江北通七浦者。皆不可無閘。他如石婆港。千步涇之類。則多置木竇。又必旁通月河。設爲輓轡。卽大旱大潦。用以濟竇。閘吐納。且以便小舟往來。其二曰。專職掌以守成業。宋元豐中。裁定開江兵級。專治浦閘。今茜涇鎮。卽范文正公開是浦後。所設以屯兵者。今旣南徙於新塘爲巡司。而新

婁江志

卷下

五

塘之故道。猶在。宜重浚之。少加深廣。導湖川之水。繇是入海。置爲一閘。并復其正德間所減弓手之額。以時啟閉。每歲理其閘外。其楊林北入七浦處。則見有唐茜涇巡簡司在。餘無屬官之可攝者。量歲撥夫。分屬塘圩守之。庶不爲豪家開決。其三曰。輕地租。以防壅塞。每見官府治河。非不戒論。必遠岸方許堆土。謂之岡身。今傍河之民。於夏秋積雨時。乘河流湍迅。挑運入水。然彼固有辭。岡身同田賦。所種雜熟。利不及平田。

能怪其損高求平乎。周官載師掌任土地之法。以國屬近郊。遠郊。甸。稍。縣。鄙。漆林之征。第爲五等。卽我州賦則有曰。田曰地。曰山曰池。溝。澮。塗之異。唯地則名雖存。賦與田等。攻未均時。有所謂地者。止科夏稅。而不科秋糧。謂之曰絲麥田。實則其種宜稻者也。以今之岡身名之曰地。夫誰曰不宜。誠得視周之國屬。今之山場。以徵其賦。而後立爲界畔。俾不得仍前削壅。有犯寔法。其四曰。慎陞科。以抑豪強。水利與害對。利專一。

泰江志

卷下

夫

家則害必衆。近觀清查則例。有陞科塗蕩米九十二石有畸。竊以爲高鄉安得塗蕩。其卽郊畝。所謂縱浦橫塘。豪強兼併。乘清查假名。以升斗易百千家水道。或塞爲沃壤。或堰爲魚塘。殊不計內地民居。每遭早熯。所望唯海水二潮。絕其道。所繇經。將致坐困。邇者顏正郎治水事宜云。洩水去處。多大戶強占。或朦朧告佃。起科。宜從重治罪。復監追積年租利。林正郎亦曰。告佃起科。深爲民害。夫以九十二石之米。除江海漲沙。

種種蘆葦。理應陞科者。不計外。所餘幾何。曾足爲一州輕重否。嚴爲禁葦。則害除而利自舉。其五曰。纂圖誌。以便考閱。先時清查。圩各一圖。而又有經緯之冊。茅汗漫無統。雖有主者。久當歛佚。今區一圖。然其地犬牙相制。錯雜不齊。各圩之下。詳于田賦。未及溝洫。愚所見州三百有十里。里爲一圖。則不勝繁。合幾十里爲一圖。不雅其區。唯其方。四至皆以塘浦爲界。而復備開其各圩。四至之溝洫。有或縱或橫。長竟一圩。而利。

泰江志

卷下

夫

可及衆者。亦毋零割。俾一覽共知。則雖欲私爲以有稽不便。且浚時。按圖援工。亦無能高下。五者皆止。爲備早計。然高鄉之河港。旣通。亦低鄉所必繇。以導水。但水性就下。因而導之。則順。而其爲力易。激而行之。則逆。其爲力難。故郊畝于低田。則唯築堤岸。欲其高固。浚塘浦。欲其深濶。于高田。旣設堰。瀦水以灌溉。又浚其經界溝洫。使水周流。然後立閘門以防維。斯可以嘗無患。而治法固不能無詳畧也。

此書論水道古今興宜通塞利弊千變
地最為關切。牧此土者宜座置一通。

江有源請設專官治水疏

萬曆十五年五月

南京河南道試監察御史臣江有源奏為江
南水利久墮乞設專官及時脩治以奠民生以
裨國計事。臣惟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
南農田全資水利。故水利之脩弛民生視以休
戚。國計視以贏縮。所係誠不小也。蓋浙西之
地。蘇州最低。松為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里。納受
諸山溪澗之水。散注潏山三泖等湖。而由三江

東江志

卷下

甲

入海。是三江者。湖海之咽喉也。故曰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自海塘南障。而東江壅廢。水勢始北
折。而為黃浦。趨於吳淞。併於婁江。又溢入七浦
白茆。其道迂迴屈曲。不能駛急。又海潮日有二
至。浮沙湧入。淤塞江路。江路塞。湖水始泛濫而
為患。此三吳水利之大凡也。古人治之有原有
委。而其要則在于經理之有人。攷唐宋設官。有
都水監。有營田使。有開江指揮。水患罔以不作。
及至元時。此制浸廢。則以無藉江南之說耳。我

朝各府州縣。非無農官之設。但位卑權輕。人

率以冗官目之。故員具而職廢。其奉勅督理

者。先朝或以卿貳。或以司屬。今則撫臣總攝

於上。而內屬之巡江御史。外屬之兵備憲臣。可

謂重矣。則又苦於任之不專。蓋撫臣軍馬錢糧。

幾務重大。十府兩州。統轄廣遠。欲其遍歷鄉村。

躬親胼胝。臣知其不能也。巡江憲體尊嚴。與撫

臣等。而又止一年之差。兵備上有撫按各院之

承迎。下有軍民政務之雜沓。而欲以水利責之。

東江志

卷下

甲

臣又知其不能矣。自非特設一官。俾率所屬。一
心以營職業。其於水利。未必無補。故萬曆初年。
撫臣宋儀望。條奏江南水利事宜。極言易御史
置僉事為便。臣願勅下該部酌議。如果可行。
添設水利僉事一員。駐劄蘇松。而帶銜浙省。一
切水利。悉以委之。杭嘉湖三府。兼得管理。以便
調度。果年資當叙。勞績可嘉。即於本級上。照新
例加陞。不得驟轉數易。撫臣則總攝于上。而為
之條其便宜。會其財用。考其殿最焉。如此庶人

知責任之不容辭。必且殫精極慮。以求稱功。最而水利始可得而脩矣。請言脩治之法。昔人於溧陽築五堰。以節太湖西北之水。於杭州築長河堰。以節太湖西南之水。使不併入太湖爲害。今高淳縣之廣通等壩。杭州之德勝等壩。卽其遺蹟。未有恙也。宜興有瀉水入江之瀆。常熟江陰有導湖通江之浦。亦所以分殺其勢。今雖稍堙。猶未盡泯。誠一經理之。而上流可無事矣。若所謂治委者。其緒甚繁。其功甚鉅。總有四議焉。

婁江志

卷下

聖

一曰。開江河以導其壅。今之吳淞江。婁江。七浦。白茆。此四河者。襟帶湖海。吐納衆流。一日不可使之不通者也。吳淞江堙塞最久。原任巡撫海瑞曾一開之。民賴其利。至今浸非其故矣。此當亟爲疏濬。而吳江長橋。及長洲寶帶橋。洞門淺淤葑草生之。昔人有爲木橋之說者。今卽未能舉行。而壅淤則不可不決去也。白茆七浦。同受昆城陽承諸湖與夫婁江之溢水。諸湖善漲。故其流散緩。不能衝激。而二河亦最善淤。又自崑

山常熟之間。築有斜堰。而七浦之流益細。旋開旋塞。莫可奈何。今宜疏白茆之淤。開七浦之塞。撤去斜堰。或爲石碇。或爲石閘。而諸湖亦當併議也。婁江今雖通流。而太倉以東。多有漲沙。海口有橫沙。亦漸有可憂之勢。早計者及今爲之。力可省也。至於瀕海之地。比腹內特高。開河者不當止據地面爲淺深。而當以江湖之水面爲淺深。如內地河深一丈。則近海處倍爲二丈。其勢始平。不然。內低外高。難乎水之東注矣。一曰。

婁江志

卷下

聖

疏塘浦以通其脉。昔人於川原廣衍處。所每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所以通決水道。使相灌輸。無屯滯枯涸之患。乃民力旣不能開。挑而有司又漫不經意。堙塞已過半矣。夫理身者。必其四肢九竅。百脉無不通力。然後可以無病。水脉之在地中。無異血脉之在人身。而可使之少有淤耶。是宜相其緩急。以次疏之。務使溝瀆之水。悉達於塘浦。塘浦之水。悉達於江河。聯絡貫穿。如人身血氣之流通可也。禹貢曰。決九川。

距海決畝澮距川塘浦之疏卽畝澮之決是卽禹之遺法也。一曰築圩岸以固其防。吳中之田高者畏旱低者畏澇畏澇者十之七畏旱者十之三治高田之法多爲浜澮以瀦水而已治低田之法則非築圩不可蓋低鄉支河之水往往高出於田而田反在支河水面之下使圩岸不築水卽漫入而田成沮洳矣。今田圩之名雖在而岸率圯壞水至無以禦之是宜依倣古法相地形度水勢畫而爲圩高築其岸令內足以固

婁江志

卷下

四

田外足以禦水。圩岸旣固不惟在圩之田霖澇無害可施播種且湖水不得漫行而咸歸塘浦則塘浦之水自然滿盈迅疾可以衝敵渾潮而去浮沙岡阜之地亦因水勢稍高可以畝引而資灌溉蓋一事興而三利集矣。一曰備規制以善其後。古人於濱江瀕海通潮江浦悉設官置閘潮至則閉閘以澄江潮退則開閘以洩水其潮汐不及之處圩田四圍亦設門閘因旱澇而啟閉焉。港之小者不通舟楫則築爲壩堰而穿

爲斗門蓄洩啟閉一如前法。又于閘外置有開江撩清等夫俾時常瞭望浮沙偶積卽時抉去此其所以無水患也。今卽江河開矣塘浦濬矣而閘壩夫卒之制不設終亦補偏救弊而非永賴之功所當盡制曲防以爲永圖者也。若夫澤國之利在于舟楫建閘則小有停滯之苦近海田家引潮灌畝坐而獲利建閘則小有車戽之勞必有言其不便者臣則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惟當權其利害之輕重耳利舟楫而妨農

婁江志

卷下

五

田私一隅而病三吳得失爛然可睹矣。此四議者皆昔人治委之法誠得人而久任之致此非難也。抑臣又有說焉當公私困竭而欲興工動衆且樹官焉則費用浩繁議者必復難之不知事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苟其勢不可已豈容惜費卽如漕河設官甚多歲糜金錢以鉅萬計而不惜者誠急之也。况三吳乃財賦根源之地卽漕河所輸之粟孰非三吳農田所出之粟顧可緩視之耶。往時巡撫周忱增加

蘇松各府耗米。收入濟農倉。一應官府織造。里甲雜費。及脩岸導河。皆取足于此。後雖括而歸之官。然猶有不盡者。謂之撥剩銀。其間耗蠹。莫可究詰。誠宜勅下撫臣。嚴行清查。計每歲剩銀若干。卽別貯以爲興脩水利之用。及先年原設導河夫銀。與夫兵餉剩銀。缺役銀。其餘一切無碍官銀。盡數查出。仍有不足。則各衙門紙贖。各關鈔課。皆可奏留。每年但得六七萬兩。以五年計之。共得三十餘萬兩。卽可集事矣。若

婁江志

卷下

聖

田間溝瀆。與修築圩岸。向來皆民自協辦。但今十室九空之際。未享其利。而先靡其害。民誰樂從。須官司以備賑之穀貸之。俟田成之後。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輪還。庶乎其可也。至于開江撩淺夫卒。若欲添設。亦屬未便。查得東南自倭患以來。各港設有官兵。多者七八百。少者二三百。今誠量抽三分之一。分布諸河。各轄以千百戶。俾充撩淺之役。卽有海警。一呼立至。是亦一舉而兩得者也。夫專官設。則不患于無人。經費豫

則不患于無用。舉前所謂四議者。而次第行之。此吳民百世之利。亦國家無窮之利也。伏惟俯賜允行。不勝幸甚。

此疏載水利全書。寥寥短篇。殊無條理。予從江公裔孫虞九處得公昔年奏本。稍爲節之。集入。

王在晉婁江諸水利說

吳中之水。以太湖爲腹。三江爲傳送。海壩爲尾閭。婁江一名下江。相傳爲禹貢三江之一。自郡城婁門至崑太。直達劉家港入海。凡一百八十

婁江志

卷下

聖

里。受震澤西來諸水。或繇陸涇壩。沙湖。真義浦。吳淞江。界浦。小虞浦。新洋江而入。此南路之水也。或繇官瀆。出陽城湖。東行至倪。偶巴城等湖。蕩出真義十五澹。高墟等港而入。此北路之水也。太倉之水。凡八百有五十。今吳淞涇淤。而南水汎濫。白茆七浦淺澁。而北水橫驅。婁江一線。能盡納東南數郡之水乎。昔人謂蘇州三十六浦。白茆七鴨最巨。七鴨海口。係東南宜洩之要區。蓋瀕海受潮。泥沙衝滾。清濁相搏。咽喉之地。

最爲弊繁州之幹河。蓋鉄南入嘉定出吳淞北入常熟白茆至江陰。出楊子江。湖川塘環出小塘子入婁江。北穿塩鉄塘。西接金鷄河。與七浦楊林並橫貫州北。而楊林塘上承巴城湖之水。東至花浦口入海州。田賴其廣濟。其劉家河海潮之入。繇湖川而東北。自七鴉港入者。達花浦楊林及湖川而相會合。渾沙泥滓。積成堽堰。高田無灌溉則枯。低田逢水潦則沒。故吾婁東土之田。在昔價昂。今則賤視之。而苜涇一帶。幾於

婁江志

卷下

四

圻莽矣。舟航既厄。稼穡無功。桔槔多廢。州土饑於東北。缺于西南。通年郊原四望。遍地皆棉。棉久則土膏竭。而腴田化爲瘠壤。昔年則蠶賦。婁土之毛。原不宜穀。十數萬本色漚糧。從何措辦。水利通而歲時稔。或可給漕之半。一逢水旱蟲蝗。盡仰給於轉糴。儻鄰封遇糴。束手無策。不取足於隣。而欲遠販於江湖。此萬分無聊之計。立斃一方之民命者也。太倉莫急於水利。竊謂幹河開鑿。必用公糶。枝河則照田分派。力並

塘長之陋規。嚴禁下役之需索。畫土分域。較量尋尺。懲其情欲。測其淺深。正官露次巡行。自備供具。河傍不許積土。里甲不得虛包。因民之利。以速其成。乘農之隙。以畢其力。低區則田各成圩。圩各有長。歲勤修築。則水鄉自可成熟。農隙唯冬。迨孟春以後。則徵漕所混。每歲蹉跎。若專委卑官。而州守不履畝。閱工反增一番嘗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已。

姑雲王公爲明末第一經濟名臣。無論其控制蠟關。保全遠近。如趙營平金城諸策。惜未

婁江志

卷下

四

竟其用。卽其爲河臣。治水所著通漕類編。詳明綜核。而又于梓里留心水利如此。

開江諸咏

婁江謠十章爲白使君賦

錢謙益 牧齋

海宇睽睽暗劫灰天荒俄爲使君開爭看心是光明燭又說身如照世杯

輶車信宿下東甯脚底陽春信許長要使蒼生安蒨屋先教白筆掃風霜

兒童盡笑使君猷只飲婁江水一杯不道使君心赤若嚼木嚼檠此中來

赤丸消伏白丸藏片檄橫飛不下堂柳市高樓聞

婁江志

十

夜語桓東記取少年場

退衙開卷一儒生簾閣茶煙一縷清官燭夜闌鈴索靜銅籤遙應讀書聲

珣玕琪玉竝瑤琨現彼美東南竹箭論遼海文光矚東海賢閭重見賀黃門

叔衣上馬絕飛埃百石弓弦霹靂開千騎跨坊傳炬火使君海岸射潮回

英年白晢氣如虹下馬文章上馬弓吳下兒郎應錯認周郎那復在江東

婁江志

二

使君威望叶熊羆橫海從他候火馳海若天妃齊拱扈三江午夜捲靈旗
皇天老眼詎茫茫誰把民謠達上蒼天若可憐窮百姓便陞州守做都堂

新劉河志一卷婁江志二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國朝顧士璉撰士璉字殷重太倉州人先是順治十二年婁江塞水無所歸太倉知州白登明開鑿朱涇舊迹而水以安州人名之曰新劉河以婁江舊名劉河也士璉實佐是役故輯其始末爲志一卷康熙辛亥再濬劉河之淤仍以士璉任其事工既竣乃復輯婁江志二卷上卷敘新績下卷考舊迹而以郊廛郊僑諸人治水之書附焉新劉河志其稿本出登明士璉重輯之婁江志則士璉所自輯以其循登明之法而成功故亦題曰登明定不忘所自也前有王瑞國郁永序皆稱爲吳中開江書蓋當時二書合刊總題此名耳

山東全河備考四卷

〔清〕葉方恆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山東全河

備考四卷》提要

序

自海運廢後輓輸之道厥惟
運河是要哉按河南北二千
餘里東省自嶧縣黃林庄起
底德州桑園驛止凡一千二

叙

百里其間經郡三經州四經
縣十有餘屬至曹單地瀕大
河元明以來河常北徙爲運
道患名賢輦出相度形勢權
衡利害開會通新河泇河閘

幾變而河始定

與朝膺圖御錄漕運歲無愆期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即或河伯

不仁而東省黃與運俱安瀾

無恙雖在事諸公經畫周詳

叙

二

然前人創始之美載在史冊

昭然不可泯也學亭葉君念

前此各有分司

新令獨設專官職任綦重爰攷

古証今履疆度地輯成山東

全河備考一書授余爲叙因
思

國家重大事務河漕爲甚東省兼

統黃運地方遼濶頭緒繁多

任其事者必非淺見眇聞可

敘

三

倖成功况治河之法天人交

須有應分者有應合者有宜

䟽以去其壅有宜濬以導之

深或紆之使曲而不得衝或

障之令高而不得汎蓄洩有

叙

方節宜有度始可長享其利
說者謂昔之運與黃近故欲
治運必兼治黃洳河既開而
後黃與運遠則山東所慮不
在黃而專在運不知顧此遺

四

彼只可行於一時不能垂之
永久倘令曹單之間洪濤巨
測如李家楊家等口故事將
若何是集也圖志具備則千
餘百里河形遠近一百七十

叙

餘泉發源所自瞭然在目矣
河渠具備則泉派湖水壩閘
堤口及兩河通塞興廢之由
粲然指掌矣職制具備則官
司裁設廨宇建置與夫銓定

五

額漕河禁約煌煌可考矣人
文具備則凡有裨河漕其姓
氏之表著功業之顯赫與奏
疏紀載無不可供叅訂資採
擇矣後有作者卽曰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然事不師古而
可以建不拔之業貽無疆之
休者未之前聞則沿河者舍
茲編將奚適從哉

康熙歲次庚申長至前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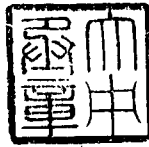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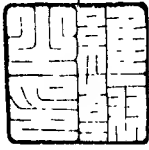
叙

六

賜進士出身巡撫山東等處地方

督理營田兼理軍務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華亭施維翰題



序

東南歲漕數百萬藉以達京師者惟由
運河一綫而運河之得以不匱惟泉源
是賴則利導之術固已難矣乃復與黃
水為隣時受衝決之患所宜先事而預
防者尤凜凜焉有卒不及備之慮昔嘗
各設專司以董其事今則泉閘河渠並

自序一

萃一官所繫不綦重歟恒謬膺是職間
取運河始末攷之自元至元二十年始
遏汶泗之水出任城以接江淮之漕達
須城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由安民
山北至臨清下漳河抵燕京然河淺狹
未為漕利也歷明之世永樂九年始加
濬焉遏汶全流改從南旺分流南北濟

運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開新河以接舊河又自汴城下達魚臺築隄導河遂定漕事嗣是屢多梗塞至嘉靖四十五年開南陽新河自南陽經夏鎮道留城出鎮口以避黃水之衝漕河復定嗣又屢多梗塞至萬曆三十四年開洳河自夏鎮李港口至董溝出口以避徐呂二洪之險鎮口之淤漕河又復定凡三變閱四百年經前賢數十輩之焦心勞力而今河始成歷觀古人濬泉以發其源導河以合其流壩以遏之堤以障之湖以蓄之閘以節之用意何周以密歟而明之中葉輪輓維艱阻於泉之涸者少阻於黃之決者多

阻於泉之涸者其患小阻於黃之決者其患大非朱公衡之有新河李公化龍之有洳河漕渠幾不可問矣然當兩河建議之初衆論譁然或以為情悞河工或以為勞民傷財沮之無所不至一若萬無可行者豈意厥功告成享利無窮如今日哉故知古人之行事用心非流俗之見所能窺苟使紀載闕焉古人之行事湮沒於將來古人之用心銷亡於既往後之人將何所藉以為因革地耶至黃之與運隣者北自黃陵岡以上南自徐沛以下皆其要害在東省則曹單二百里實居其中昔洳河未開之先曹單一決即衝穀亭塞鎮口運道遂淤自

汾河成而曹單黃流與運遠隔得不為
患乃近世如石香爐牛市屯之決金城
嘉魚皆受其害是東省之有河責者不
特運之不可不脩而又黃之不可不防
也然則是職也雖無簿書錢穀之司而
於國家河漕二大政實有攸關恒誠固
陋能勿取古人之行事用心一編輯之

附序四

以垂諸後哉爰稽掌故採稗史以證之
古履疆域覽形勢以驗之今凡隸東省
運道興廢之由及黃河防禦事宜悉舉
而志之於篇名曰山東全河備考要使
古人行事用心昭然數百載之前庶後
人之因革不悖於數百載之後顧運道
有前人之迹可循而變通則本乎時勢

黃流在因地以制宜而修防則不逾古
法旨哉潘公季馴之言曰時勢懸隔脩
防異宜可因則因不可則急返焉勿以
僕誤後人後人而復誤後人也恒三復
斯言請以敝是編之旨願覽是編者推
斯旨以論定三百季之漕事即願居是
職者推斯旨以治東省之黃運兩河則

附序五

幾矣 皆

康熙十九季歲次庚申孟秋月

賜進士出身奉直大夫分巡濟寧道督理

通省河道山東提刑按察司僉事崑山

葉方恒撰



兗州府知府趙蕙芬

東昌府知府

兗州府運河同知任璣

兗州府黃河同知胡世威

兗州府泇河通判葉九思

兗州府捕河通判田瑞年

東昌府糧河通判李言

曹州知州盛啟方

濟寧州知州趙鍾華

東平州知州張聰

山東全河備考

姓氏

一

臨清州知州郭傑

泰安州知州李元鶚

滋陽縣知縣高其任

曲阜縣知縣孔興認

寧陽縣知縣郭孝

鄒縣知縣張國瑜

泗水縣知縣梁允植

署事寧陽縣縣丞康時鶴

滕縣知縣王貽樂

嶧縣知縣周祥增

金鄉縣知縣張泰來

魚臺縣知縣沈絃吉

單縣知縣黃忱孝

城武縣知縣姚應鳳

曹縣知縣臧眉錫

定陶縣知縣齊遵周

嘉祥縣知縣吳雲卿

鉅野縣知縣張允吉

署事金鄉縣縣丞李通

聊城縣知縣陸良高

山東全河備考

姓氏

二

汶上縣知縣李文淵

東阿縣知縣徐天時

平陰縣知縣李成章

陽穀縣知縣王天壁

壽張縣知縣何廷輔

鄒城縣知縣遲維坤

堂邑縣知縣羅寅

博平縣知縣張迎芳

清平縣知縣谷長謙

冠縣知縣錢霞

莘縣知縣李培茂

館陶縣知縣陳文學

恩縣知縣陸幹

夏津縣知縣錢振龍

武城縣知縣石潤廣

范縣知縣劉維祺

朝城縣知縣祖植桐

茌縣縣知縣朱允功

新泰縣知縣宗之禕

肥城縣知縣何其顯

山東全河備考

姓氏

三

蒙陰縣知縣王允孚全校刊

山東全河備考

凡例

一是集崑言漕河故凡境內名勝與前賢政績非關漕運者不能彙錄

一是集崑言漕河之在山東者故即前賢河績之在南北者亦不能彙錄

一集載河圖自東南而至西北從運道也

一河泉圖後即載圖說取其互相發明便觀覽也

一集載漕渠先會通而後新河先新河而後泇河從開濬也

山東全河備考 凡例

一開闢建置挨代順敘見大工積漸而成非輕易也

一運道始會通繼新河繼泇河凡三變而始成故

某河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共若干里集中一一

表出使覽者易曉

一紀程以河道為主故開河以內則曰由某開若

千里至某開開河以外則曰由某州縣某驛若

千里至某州縣某驛而各州縣疆界則仍註口

屬某州縣境

一泉源濟運五派各別故每泉下必曰入某河

河下必曰從某派濟運示不紊也

一凡蓄泄漕河之水櫃及障遏泉源之壩堰必另爲一條載其始末以志慎重

一凡水口堤岸有關漕運者必載昔人開築之意以備後之因革

一泉閘新舊備載以志本來今廢者仍爲註明

一曹單黃河地屬東省且逼近運道故另爲一集附載

一黃運相關最爲緊要故集中載之獨詳

一桑園驛北至直沽地非東省亦係運道故并附

山東全河備考

凡例

二

載

一各司俱有題名是集志東省之全河故凡有河職者皆得與焉

一夫役必載原額使典復者知所考也

一前賢奏疏碑記非關運河者弗登不敢溢也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一目錄

圖志上

運道南北全圖

五水濟運圖

新泰泉圖

萊蕪泉圖

泰安泉圖

圖志下

肥城泉圖

平陰泉圖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

一

東平泉圖

汶上泉圖

寧陽泉圖

泗水泉圖

曲阜泉圖

滋陽泉圖

濟寧泉圖

鄒縣泉圖

魚臺泉圖

滕縣泉圖

澤源泉圖

蒙陰泉圖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

二

山東全河備考目錄

卷之一

圖志

卷之二

河渠志

卷之三

職制志

卷之四

人文志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

三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一上

圖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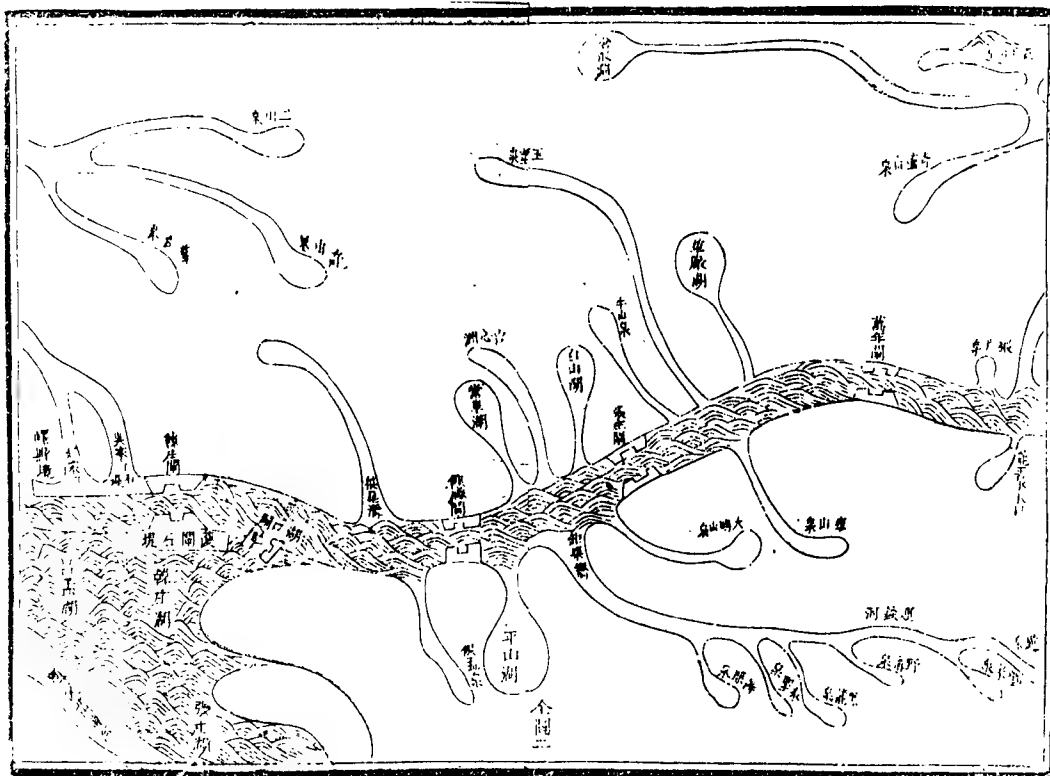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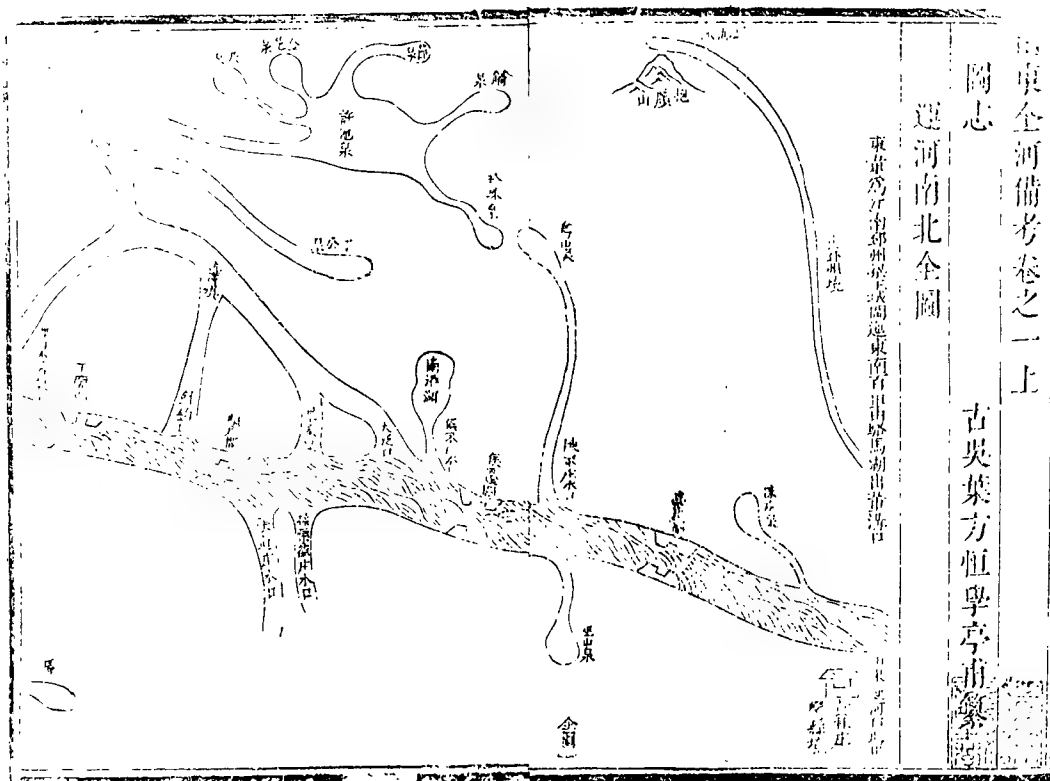
遼河南北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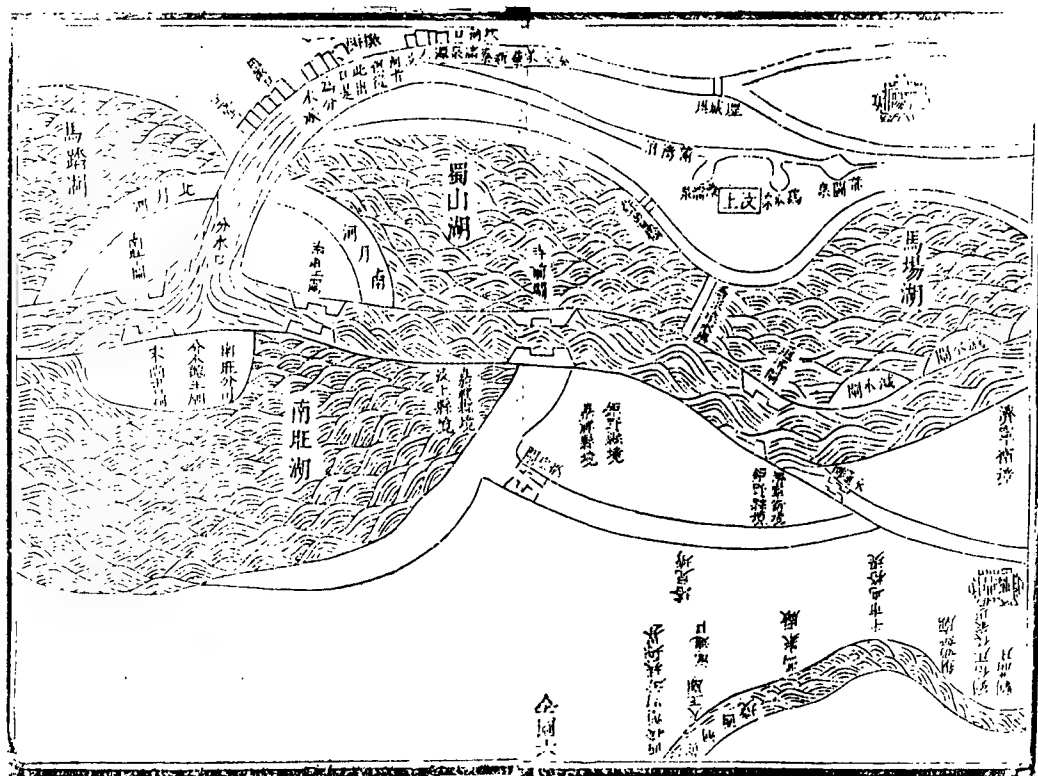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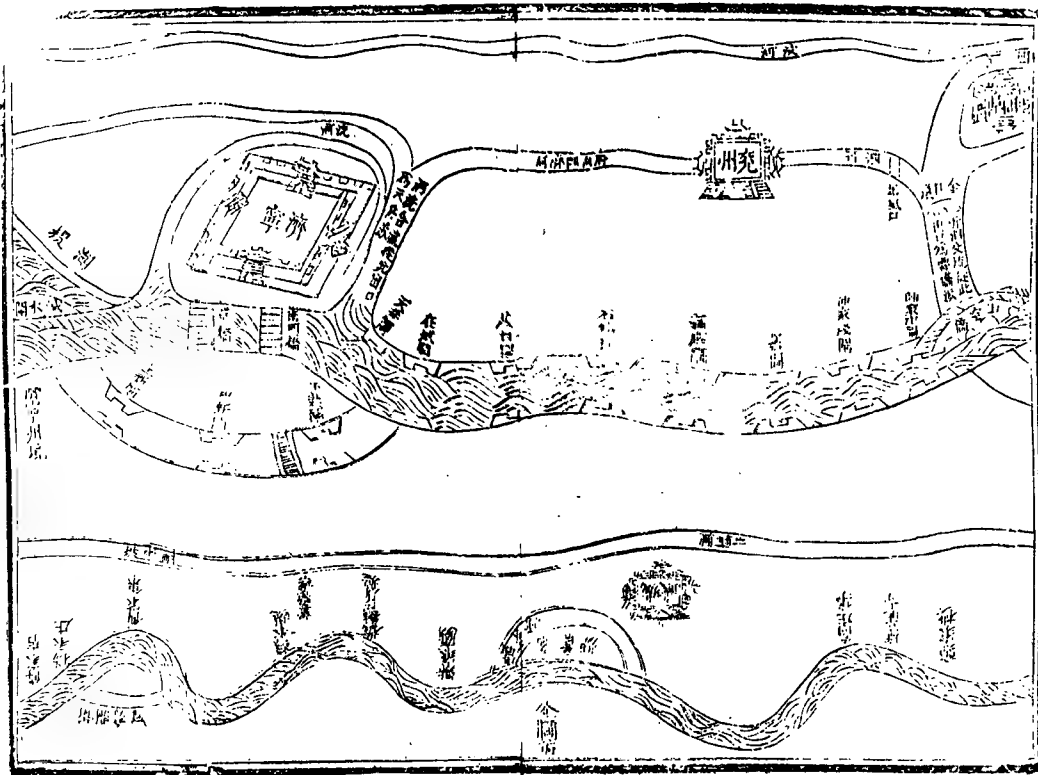
古吳葉方恒亭前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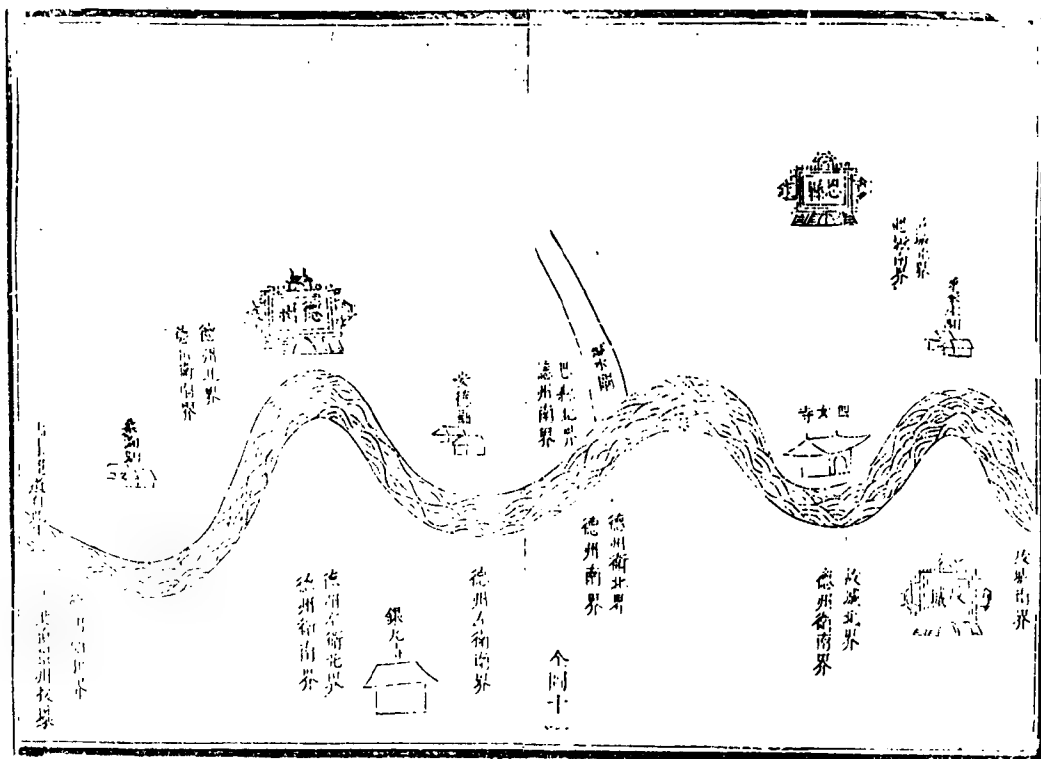
東萊為河海州城長城遼東南百出駝馬湖出海海口

三姑廟址

日東遼河口北岸
仁王廟址
經緯表







經河南北圖說

由江南下邳梁王城關五里至黃林庄卽山東嶧縣境開河之始

由黃林庄五里至臺庄開淺三日擺渡口曰本開上曰開下塘轉灣水口一曰陳家庄係烏山泉來宜搭橋濟運臺庄開卽泇河八開之首也

由臺庄開八里至侯遷開淺六日開家庄曰龍王廟曰興福院曰侯家灣曰花山溝曰開上塌發埃

由侯遷開十二里至頓庄開淺六日真溝口曰王家庄曰大泛口曰孫勝庄曰馬家溝曰月河上下水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一

十一

口五日大泛口曰龍家溝俱來自滄浪許池泉曰孫懷德庄東渠曰張道庄俱水深河寬利用渡船曰侯家庄迤西北岸其流來自南浴湖運道所經利搭橋

由頓庄開六里至丁家廟開淺九日三顆樹曰開口曰上月河壩曰周家曰賈家庄西溝口曰周家林曰磨盤嘴曰陳家溝曰擺渡口水口一曰針鈞口係行運緯道利搭橋

由丁廟開十里至萬年開淺六日龍王曰萬年倉曰花石廠曰開下曰上月河曰牛山泉水口水口二

曰南岸龍王泉曰北岸洲河分署西

五萬年開八里至張庄開淺三日張家林曰棗庄曰
開口水口一日鉅梁橋迤下北岸流出自牛山泉
係行運緯道利搭橋

由張庄開十二里至德勝開淺五日樣工頭曰中張
庄曰吉心洲曰八里溝曰開下水口四曰中張庄
南岸係侯孟泉入運處曰周家庄東北岸通白山
湖利搭橋曰西南岸通平山湖利搭橋曰西北岸
通常阜湖緯道所經利渡船

由德勝開二十里至韓庄開淺六日疊路口曰廣福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十三

莊曰三調灣曰馬頭迤下曰公館嘴曰開下塘水
口一日狼尾溝近德勝庄西北岸係運船緯道利
搭橋韓庄開北通沙溝殿南走利國監水陸驛路
馬頭也南岸即韓庄湖有湖口開又有護開隄一
道

由韓庄開七十里至夏鎮開自韓庄至朱姬庄淺三
日張阿曰葛墟店曰劉家口此嶧縣盡境也自朱
姬庄至劉昌庄淺五日朱姬莊曰張阿村在郝山
東曰三里溝在郝山西門彭口曰西萬渡口郝山
西有蔣家口漸家口以至彭口直通南梁水白河

等流南岸有郝山湖減水開又有三洞開障
岸則有石壩以障出口之沙並爲險要又堤三日
郝山至韓庄東岸堤曰韓庄上至劉家橋西岸湖
堤曰劉昌庄至西萬堤係滕縣境

由夏鎮開八里至楊庄開由楊庄開二十八里至珠
梅開係江南沛縣境從珠梅開南至黃林庄共一
百九十四里而泲河則自夏鎮稍南李家港起歷
八開以達黃林庄實一百六十里南接邳境河道
一百里共二百六十里徑出駱馬湖是爲泲河其
開泲始末載河渠志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十四

由珠梅開四十八里至邢家庄開由邢家庄開十二
里至利建開月河長七十五丈由利建開迤北十
八里至南陽開月河長三十五丈珠梅開北王家
口即山東魚臺縣境淺十日寨子迤東曰夏鎮開
上至戚城下至南門曰楊莊開下曰陶陽寺曰百
子堂曰三河口曰常家口曰鮎魚泉曰草廟曰王
家口自辛庄橋至北四里灣界碑共八十五里皆
魚臺縣所轄自南陽南七十八里至王家口山宋
家集折而東又南經夏鎮五十七里抵留城是爲
南陽新河留城之南又有三河曰留城河曰李家

河曰鎮口河接古運道萬曆三十四年於未至留城二十里李家港口另開泃河留城以南運道遂廢止南陽至李家港口一百二十里仍由新河其開新河始末與三河故道及魚臺沛滕嶧縣境內昭陽等湖共十有四俱載河渠志

由南陽關十二里至棗林關月河長八十丈迤北六里至魯橋關月河長一千一百六十丈今改正河又北五里至師莊關月河長四十丈又北十五里至仲家淺關月河長五十一丈又北五里至黃棹林新關月河長五十一丈又北八里至新店關月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五

河長五十一丈又北十八里至石佛關掘土中得石佛十二故名月河長七十九丈又北八里至趙村關月河長九十八丈又西北三里至在城關原名下關又西北一里至天井關南雁翅底有古井一甃相傳爲唐時尉遲敬德所創原名中關一名會源元人於此分水故名會源西南三里曰分水關原名上關今廢共運道正關九座又有月河關三曰下新中新上新自下至上相去一里下新卽在城之月河上新卽天井之月河此處泗流交洑諸泉競赴舸船鱗集挑漫不時故南穿月河益以

上下新關又下新之上二百步有小南門橋雖石以岸中僅二丈上新之下有濟安橋石堆屹立艱於篙楫故撤橋去石建中新一關卽於關上爲拖橋者一易濟安爲渡舟二於是水陸無滯又減水關六新店新關仲家淺各一五里營十里舖安居鎮各一壩一曰趙村月河石壩淺十七曰硯瓦溝曰棗林曰魯橋曰師家庄下曰師家庄上曰仲家曰新關曰新店曰花家曰石佛曰楊灣曰趙村曰五里曰十里曰安居曰永通曰曹井橋湖一曰馬場在五里營東自魚臺而北九十里至濟寧其東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六

岸係鄒縣境魯橋師家之間有堽里小關一橫遏泗水入漕淺一曰堽里鄒縣北入濟寧境州以西則濟寧衛地也距州西南二十里耐牢坡口有舊運道可達魚臺今不行船已上建置事宜詳俱載河渠志

由天井關三十五里至通濟關月河長七十二丈左爲鉅野境漕渠爲汶石堤十二里在濟寧之北壩一曰蓬子山又名彭祖上壩去濟寧四十里在漕河西岸淺五曰火頭灣曰梁家口曰白嘴兒曰小長溝曰黃沙

由通濟閘三十五里至寺前閘舊名棠林爲汶上境
通濟閘左爲嘉祥境漕渠爲汶石堤十里在鉅野
之北西岸有減水閘二曰小河口原閘二洞今爲
滾水壩曰寺前東岸有減水閘三曰孫村夏月蓄
水俟秋冬淺渴啓板放水接濟天井曰金線曰十
字河今并廢又縣西北二十里減水閘一曰坐生
以洩西河水入牛頭河壩一曰馮家滾水壩在大
長溝長十餘丈洩蜀山湖水入馬場湖石壩之上
另有土壩後復撤去淺四曰大長溝曰十字河曰
寺前曰孫村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七

由寺前閘十五里至南旺上閘一名柳林閘在分水
口南又北九里曰南旺下閘一名十里閘在分水
口北月河各長二十里各設月河閘一座南曰石
口積水北曰界首每遇大挑汶河及上下二閘各
築土壩由此通舟在嘉祥之北爲汶上境其分水
始末載河渠志

由南旺下閘十五里至開河閘月河長一百二十六
丈北十二里至袁家口閘月河長九十九丈減水
閘九曰焦樂曰盛進曰張全曰劉玄曰孫強曰彭
室曰常名曰關家大曰兼濟壩一曰五里舖滾水

石壩俱在漕河西岸淺十四曰南界首曰石口曰
柳堤曰南旺曰鴉河曰田家口曰闕城曰開河曰
劉家口曰袁家口曰關家口曰張八老口曰步家
口曰北界首湖一曰南旺中畫爲三在漕渠之西
者曰西湖在漕渠之東者又以汶河堤南曰蜀山
湖汶河堤北曰馬踏湖屬汶上詳載河渠志

由袁家口十八里至靳家口閘月河長一百八十四
丈迤北三十里曰安山閘又北三十里曰戴家廟
開積水閘一曰金線在戴家廟北湖口閘二北曰
似蛇溝南曰八里灣壩二曰戴家壩至東平六十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六

里曰坎河口石壩淺十七曰沙堆曰邢家庄曰蘇
家庄曰譚家庄曰安山上曰安山下曰積水湖曰
馮家庄曰劉家庄曰李家庄曰王仲口曰果家庄
曰靳家口曰戴家廟曰韓家口曰張長口曰劉家
口在東平州境運河西岸湖一曰安山自袁家口
至沙灣卽朱尚書所開新河自安山北至臨清卽
元人所開會通河詳俱載河渠志

由戴家廟閘六十三里至荆門上閘在陽穀境張秋
北十里內自三空橋至沙灣舖二十里爲壽張縣
境有積水閘二曰沙灣曰高口堰一曰野豬腦壩

迴三十餘里淺五曰戴家廟下曰劉家口曰戴洋口曰沙灣曰張家庄自沙灣至五里舖十五里爲東阿縣境有閘一日通源在張秋城南運河西岸卽廣濟渠也詳載河渠志

由荆門上閘又北三里至荆門下閘又北十里至阿城上閘又北三里至阿城下閘又北十二里至七級上閘又北三里至七級下閘淺十日何家口東岸曰何家口西岸曰館驛灣東岸曰館驛灣西岸曰張家口曰秦家口曰劉家口曰義河口曰官窰曰渡口在陽穀縣境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十九

由七級下閘十二里至周家店閘迤北十二里至李海務閘又北二十里至通濟橋閘又北二十五里至永通閘有減水閘四在李海務閘迤北東岸以節宜東北入渠之水淺舖二十三曰北壩口曰徐家口曰柳行口曰房家口曰呂家灣口龍灣曰宋家口曰破閘口曰林家口曰于家口曰周家店曰北壩口曰稍長閘曰柳行口曰白廟曰雙堤曰裴家口曰方家口曰李家口曰米家口曰耿家口曰蔡家口曰官窰口屬聊城縣東岸北至博平縣境西岸北至堂邑縣境西岸通濟橋閘南六里有坡

水入運永通閘南又有進水閘入運七級上阿城下之閘卽爲阿井蓋濟水之伏流也博平縣北至清平縣境有減水閘一淺舖六曰朱家灣曰老隄頭曰南減水閘曰袁家灣曰朱家屯曰梭隄

由永通閘二十里至梁家鄉閘迤北十五里至土橋閘減水閘三曰函谷洞曰土橋曰梁家鄉梁家鄉閘在棠邑北境土橋閘在清平南境左爲博平境淺七日函谷洞曰土橋曰中閘口曰馬家灣曰北梁家鄉曰新閘口曰南梁家鄉西岸減水閘五一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二十

由土橋閘四十八里至戴家灣閘爲清平縣境減水閘二曰魏家灣曰李家口東岸淺舖八曰朱家曰張家曰十里井曰趙官屯曰戴家曰陳官屯曰趙家曰潘家橋西岸淺舖六曰張家曰李家曰李官屯曰王官屯曰丁家曰魏家灣

由戴家灣閘三十里至臨清新開上閘卽磚閘迤北五里至南版閘淺舖五日弔馬橋曰房村廠曰上口曰丁家馬頭曰下杖柳共西岸北至清河縣境有淺舖八曰尖家曰白廟曰羅家曰孟家曰趙家曰郭家曰陳家曰王家南岸西至版閘口有淺舖

六曰潘家屯曰七里墩曰潘家橋曰新庄曰沙灣
曰開口此爲會通河盡境卽爲開河盡境衛河歷
館陶而至臨清亦於版圖之西南與汶合流而北
運艘過此卽云出開矣汶清而微衛濁而盛倒灌
卽沙壅故有閘年大挑之役若衛漲之時必禁擅
開板應與磚閘更番啓閉庶沙積少而挑濬易爲
力也

由臨清一百四十里至武城縣之甲馬營驛臨清北
境接清河縣境清河西岸北至夏津縣境有淺鋪
八曰二哥營曰嚴家曰吳家曰孫家曰葡萄曰草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三

廟曰黃家曰賈家夏津縣北至武城縣境有淺鋪
六曰新開口曰草廟曰郝家曰小口子曰大口子
曰橫河夏津南岸渡口驛仍係臨清州境武城東
岸北至恩縣境有淺鋪十三曰商家曰白龍曰白
家曰大龍曰灣頭曰柳林曰大還曰高家曰陳家
曰何家曰半邊店曰陳家曰方遷其西岸北至故
城縣境有淺鋪十二曰劉家曰侯家曰周家曰南
調嘴曰北調嘴曰西關曰小流曰孟家曰王家曰
張家曰果子曰絕河恩縣東岸北至德州境有淺
鋪七曰白馬廟曰高師姑曰滕家口曰回龍廟曰

八里堂曰新開口曰曹家口回龍廟北有淺鋪一
曰丁官屯係德州衛境有減水閘一在四女寺故
城縣西岸北至德州衛境有淺鋪四曰鄭家口曰
范家園曰焦姑寺曰孟家灣

由甲馬營驛一百一十五里至德州之梁家庄驛其
德州東岸北至德州左衛境有淺鋪三曰新窪口
曰飲牛口曰耿家灣德州西岸北至德州境有
淺鋪一曰南陽務德州西岸北至德州左衛境有
淺鋪三曰上八里曰蔡張成曰劉皮口德州左衛
東西岸俱北至德州衛境有淺鋪四曰小西門曰
鄭家口曰四里屯曰下八里屯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三

由德州之梁家庄驛七十里爲安德驛又七十里爲
良店驛卽桑園驛山東一千二百里之運河盡矣
由桑園驛七十里至吳橋之連窩驛德州東岸北至
吳橋縣境西岸北至景州境有淺鋪九曰張家灣
曰圓窩口曰五里庄曰降民口曰丁官屯曰劉官
屯曰四里屯曰八里屯曰高官廠景州西岸北至
吳橋縣境有淺鋪四曰羅家口曰薄皮口曰坡塘
口曰狼家口吳橋縣東西岸俱北至東光縣境有
淺鋪七曰降民屯曰鐵河園曰朱官屯曰小馬營

曰郭家園曰三里曰王家

由連窩驛北七十里至交河之新橋驛卽泊頭鎮東
光縣東岸至南皮縣境有淺鋪四曰下口曰李家
曰任家曰很拾其西岸北至交河縣境有淺鋪五
曰古隄曰大龍曰桑園曰油房曰白家二縣之界
有瀋陽衛地焉其河道之責隸交河主簿南皮縣
東岸北至天津右衛境有淺鋪五曰北下口曰白
家堰曰雙堂曰三角隄曰馮家口

由泊頭北七十里至滄洲之甌河驛交河西岸北至
青縣境有淺鋪五曰李道灣曰丁家口曰大流口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三

曰菱角窩曰白洋橋天津右衛東岸北至滄洲有
淺鋪四曰小白洋橋曰大白洋橋曰南楊家口曰
北楊家口其交河青縣之間中有三十八里屬河
間衛

由甌河驛七十里至興濟縣之乾寧驛滄洲東岸北
至天津左衛境有淺鋪七曰甌河南口曰王家園
曰寇家園曰回回灣曰紅孩兒口曰華嚴口曰朱
家墳口天津左衛東岸北至興濟縣境有淺鋪九
曰張家口曰大掃灣曰高家馬頭曰安都寨曰索
家馬頭曰北橫隄曰許家淺曰南絕隄興濟縣東

岸北至天津衛境有淺鋪七曰安都寨口曰王家
曰流洪曰安家曰柳巷口曰李家曰八里堂

由乾寧驛七十里至青縣之流河驛青縣西岸北至
靜海縣境有淺鋪六曰甌河曰運坊曰李家曰雷
小曰流河曰新莊口甌河之北運坊之南爲天津
左衛境有淺鋪五曰流佛寺曰北絕隄曰管莊口
曰蓮花曰石堂天津衛東岸北至靜海縣有淺鋪
九曰泊張曰新莊曰寨里曰東漫撒曰馬濟曰王
家曰李家曰呂家曰蔡家新莊之北三里則霸州
分地也有淺鋪曰蘇家靜海東岸北至天津右衛
境內岸北至武清縣境有淺鋪八曰鈞臺曰雙堂
曰在城曰獨流曰沙窩曰辛口曰楊柳青曰稍直
口

山東全河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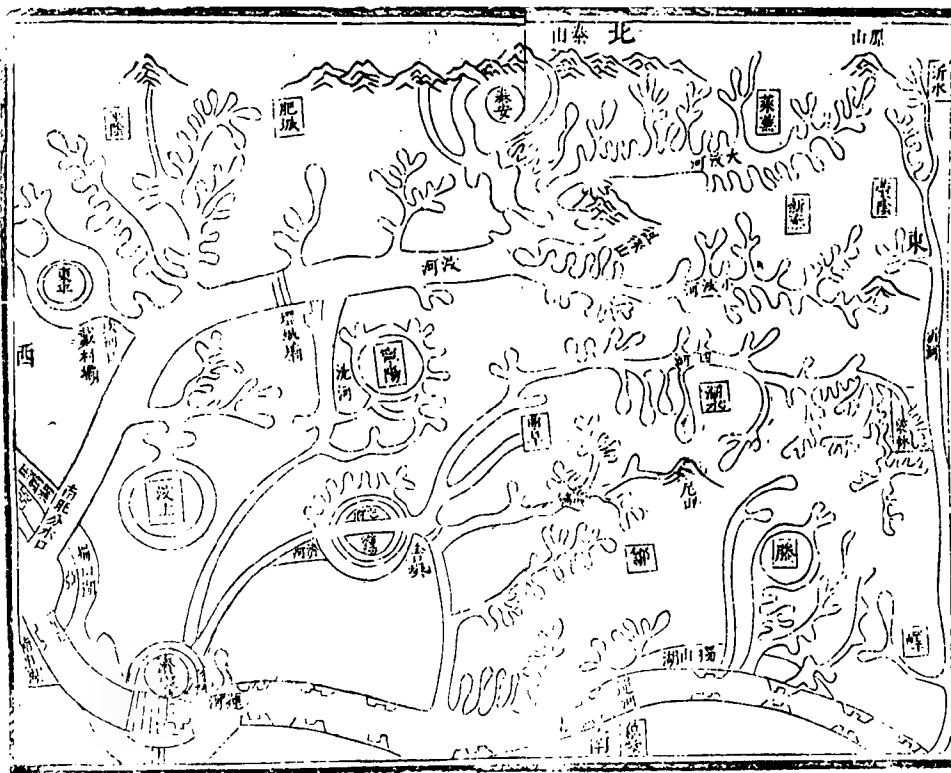
卷之一上

二

由流河驛七十里至靜海之奉新驛又一百里至武
清縣之楊青驛是爲天津直沽口入于海自此而
北則爲白河沙河榆河通惠河桑乾河諸水南流
聚會入海之處運艘又逆流而上矣自桑園驛北
至天津皆直隸所轄因屬運道故并附載

圖志上

五水濟運圖



五水濟運圖說

汶水之源有三一發泰山僊臺嶺一發萊蕪原山陽一發萊蕪寨子村會泰山諸泉至靜封鎮合而爲一謂之大汶口轉西南與小汶河合小汶源出自新泰官山下西流至徂徠山陽入大汶合流至寧陽西壯分而爲二其一爲元人所改由堽城南流別爲洸水其一由堽城西流至東平州東五十里會坎河諸泉至四汶口而分其西流者入大清河由東阿而北至利津入海此故道也明永樂中濬會通河乃移堽城壩於青川驛以遏其入洸之流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二六

於坎河之西築戴村壩以遏其入海之路使其全流盡出於汶上城北二十五里受濼淄諸泉謂之魯溝又西南流至城北二里受蒲灣泊水謂之草橋河又西南流十里謂之白馬河又西南流二十里謂之鴉河鴉河者故宋之運道也涸而爲渠汶水由之又西南十五里謂之黑馬溝又西南至南旺入於漕南流者十之三四北流者十之六七是爲分水口諸泉之山汶濟運者凡百四十有四新泰二十五萊蕪二十四泰安四十七肥城九平陰二寧陽四東平二十五汶上六蒙陰二

泗水源出於陪尾山下四泉同發故曰泗水因以名其縣四泉合而成流西南行經卞城其西有泉數十自縣之南境北流入之又有泉數十自縣之北境南流者入之自此西過其縣北又西過曲阜城北五里分爲二流北爲洙瀆流繞聖墓之前而泗水繞其後皆過孔林西復合爲一西至兗州府城東五里金口閘東沂水零水入之諸泉之由泗入運者本縣五十九曲阜五

沂水源出尼山麓過曲阜南而東來零水出曲阜南馬跑泉過鄒縣境而東來同謂之沂水沂卽合泗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三七

於金口壩東復爲二流其十之九卽下金口壩南由濟寧境入魯橋閘其十之一入兗州府城出西門外納關黨蔣詡七泉合流六十里至濟寧城東復屈從南會於洗水入天井閘諸泉之由沂入運者曲阜十九滋陽八而濟寧之托基浣筆等泉自入運者不與焉

洗水卽汶之支流汶水經寧陽之北元人旣爲水門於堰城之左遏之蓋泗復爲閘於奉符導之爲洗蓋時未知分水南旺卽於濟寧會源閘分水故爲會通河之源者卽洗也明初遏汶全流西北從南

旺分水仍於寧陽壩西十里增築新壩一座於其南別開河十里浚之南流以存洗一線其後爲積沙所壅更於洗北作東西二閘以導開西之柳泉使穿東閘出北會寧陽縣南蛇眼等泉環流仍入東閘以歸於洗西南流至濟寧會泗沂合流同入天井閘濟運諸泉之由洗入運者惟寧陽之西柳蛇眼等九泉

濟水源出王屋山伏見不常其流遂分南北汶合北濟故道以入海而元人自安民山開河由壽張北至臨清謂之引汶絕濟迨明初遏汶全流從南旺

山東全河備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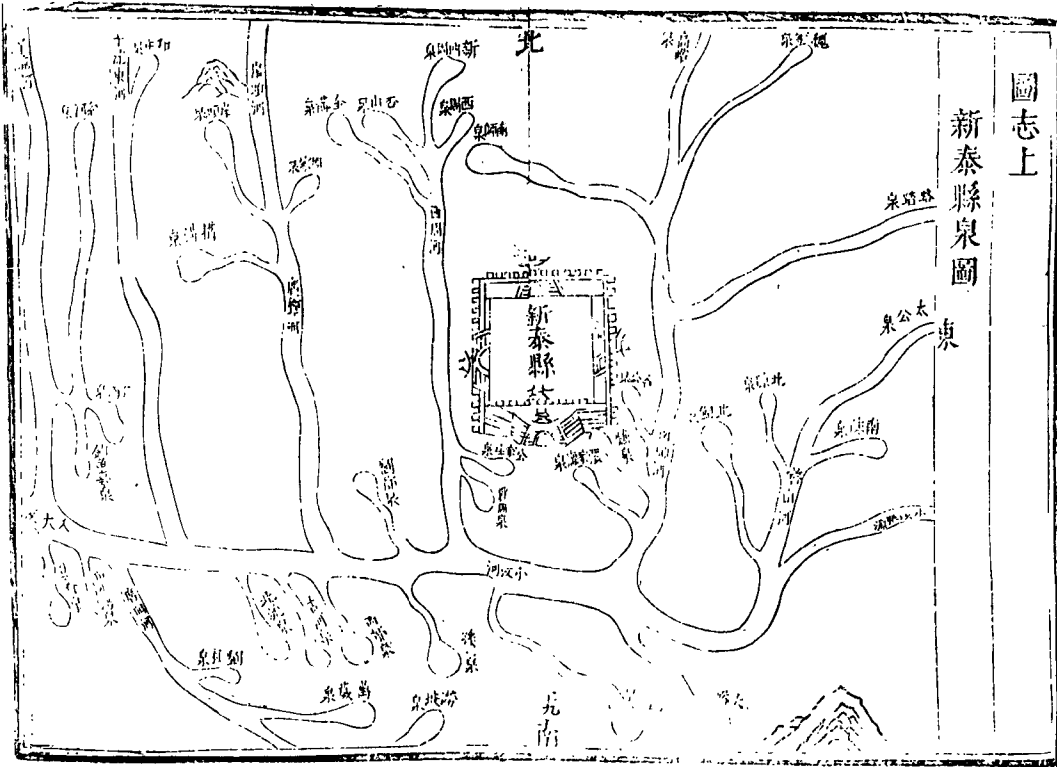
卷之一上

三八

分水屈曲西北達臨清爲運道直奪大小清河東北出海故道卽所謂北濟也泗合南濟故道以入淮元人於堰城之左作斗門遏汶南流至任城謂之引汶入濟迨明初遏汶諸流別從金口東穿兗州府城西出納關黨等泉至濟寧城東會洗流入天井閘今府城會河俗謂之府河亦謂之濟河是關黨諸泉卽濟水伏見之源濟寧相近現行漕河河身左右渠流皆所謂泗合入淮之南濟也諸泉之由濟入運者在北則有汶上西北濰縣諸水在南則有滋陽之關黨等泉

圖志上

新泰縣泉圖



新泰縣泉

南師泉距縣東北十五里出山坡石縫中自南師店
北起東流長一里入南師會河 魏家泉距縣東
北三十里出山坡石縫中自三山莊東流長一里
入南師會河 高峪泉距縣北三十里出土中自
北師莊迤北南流長一里入南師會河 路踏泉
距縣東北四十里出石縫中自孤山莊迤北南流
長五里入南師會河 各公泉距縣東南三里出
各公村沙土中自果元莊迤西西南流長二里入
南師會河 張家溝泉距縣南十里出土中自各
公莊迤西南流一里五十步入南師會河 嘯泉
距縣南三里出土中自大窪莊前流長五里入南
師會河 已上七泉俱入南師會河南師河自高
峪舖流至小汶長五十里
北陳泉距縣東南十里出平地土中自北陳莊流長
五里入礮山會河 南陳泉距縣東南十五里出
沙土中自南陳莊流三里入礮山會河 莊鮑泉
距縣東南十里出北鮑莊沙中自陵溪莊流長五
里入礮山會河 太公泉距縣東北三十里出太
公峪沙土中自陵溪莊南流五里入礮山會河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三

已上四泉入磬山會河於山河距縣東八里自陞溪庄流至小汶六十里

新西周泉距縣西北十五里出沙土中自西周庄流

長一里入西周會河 西周泉距縣西北八里出

沙土中自西周庄流長一里半入西周會河 杏

山泉距縣西北十里出杏山西坡下流長八十五

步入西周會河 金溝泉距縣西北十里出土中

自杏山西北流長一里入西周會河 公家庄泉

即志龔家庄泉距縣西南八里出石縫中自公家

庄東流長二里入西周會河 賈周泉距縣西南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三十一

十里出土中自公家庄南流長八十五步入西周

會河 已上六泉入西周會河西周河自魏胡山

流至小汶長四十五里

周家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周家庄土中自青萊

嶺流長五里入崖頭會河 崖頭泉距縣西北三

十里出土中自崖頭庄東流長二里入崖頭會河

構溝泉距縣西三十里出土中自構上村流長

二里入崖頭會河 已上三泉入崖頭會河崖頭

河自青萊嶺流至小汶七十五里

和庄泉距縣西北五十里出和庄村沙土中自和庄

南西南流長二里入羊流東河 紅河泉距縣西

北五十里出土中自裴頭城東南流長二里入名

灣泉上源 釣魚臺泉距縣西南五十里出土中

自裴頭城東南流長二里入名灣泉上源 名灣

泉距縣西南四十里自裴頭城東南流長二里入

羊流會河 已上四泉共會入羊流會河羊流河

自蓮花山前起至小汶八十里

劉杜泉距縣西南四十里地名泉頭村出高坡石縫

中自雲山寺前流長三里自劉杜渠入廣明河

萬歲泉即萬松泉距縣西南三十里出劉杜集石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三十二

縫中自南流泉庄起西南流十里會劉杜入廣明

河 潞坡泉距縣西南二十里出土中自潞坡庄

東流長十五里入廣明河 已上三泉俱入廣明

會河廣明河自南潞坡太安界起至汶河長七十

里

大峪泉距縣東南二十里出土中自大峪庄南流長

一里徑入小汶 柳溝泉距縣南二十里出東都

庄南土中北流一里入小汶 孫村泉距縣西南

十五里出鳳凰庄前石縫中西南流一里入小汶

西都泉距縣南二十里由西都庄渠石中池名

老鼠注北流長二里徑入小汶 古河泉距縣西南二十里古河庄出土中志云珠光迸出雨氣逆飛泉之傑出者流長一里徑入小汶 北流泉距縣西南山石縫中寺山庄北流長八里入小汶 劉都泉距縣西二十里出劉管庄東土中南流長二里入小汶 黃水灣泉距縣西南四十里出土中瓦窑頭庄西流長一里入小汶 靈查泉距縣西南七十里出靈查庄南池土中西北流長一里入小汶 已上泉俱入小汶河小汶自蒙陰交界起至泰安州安家庄止共長一百二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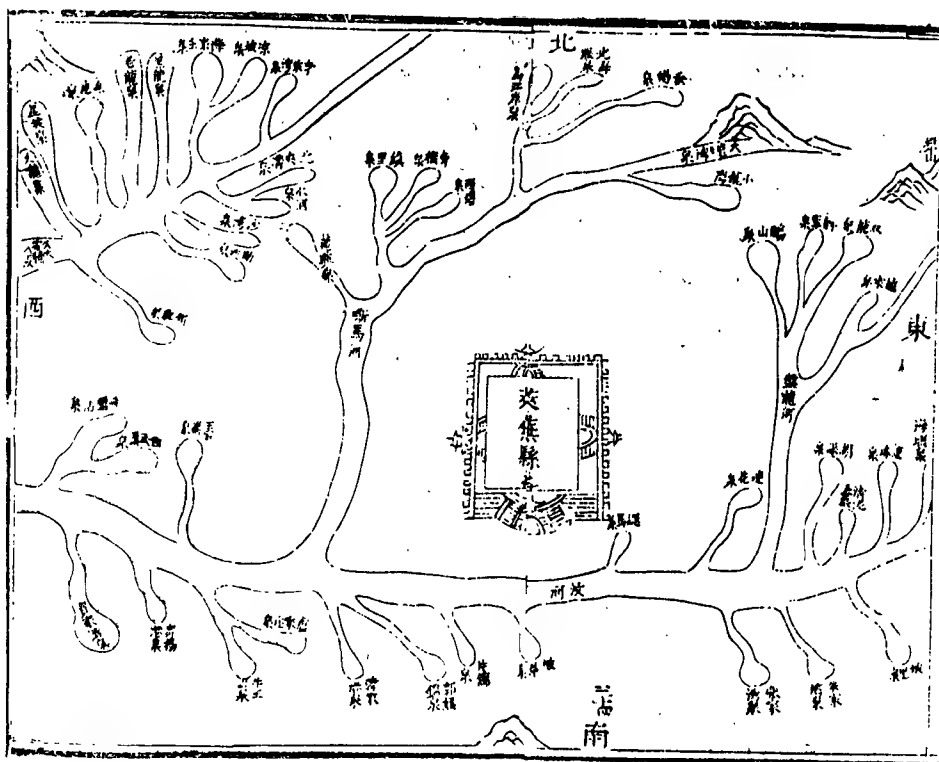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三

按小汶水距縣東四十里源出龍堂山會平陽西南流入大汶其外諸渠有羊流河源出新甫山右入汶平陽河源出孤山左經城東始盛南入汶廣寧河源出周家泉南入汶蘇庄河源出新甫山南入汶廣明河源出關山北流入汶總由小汶納南師等諸泉西南流云

圖志上

萊蕪縣泉圖



萊蕪縣泉

海眼泉距縣東南六十里出黃山保土中卽發寨子村爲涪汶河源也長半里水茂盛通流入汶 連珠泉距縣東南六十里水茂盛長半里通流入汶 河 坡里泉距縣東南五十里在礮山保長二里西北入大汶 清泥溝泉距縣四十里長半里通流入汶 湖眼泉一名狐眼泉眼似狐故名距縣三十里出顏莊保土中西南流入汶 朱家灣泉距縣東南二十七里出黃山保土中北流入汶 張家灣泉距縣東南二十六里出黃山保土中北流入汶 蓮花泉距縣二十五里出卦山保山坡下土中西流入汶 已上諸泉從縣東入汶 鵬山泉距縣東北二十一里出鵬山麓石縫中卽發响水灣半汶上源也水茂盛長三里西南流會趙家泉又三里入盤龍河又五里入大汶 趙家泉距縣東二十四里在朋山保出古平城南土中水茂盛長一里南流至盤龍河變龍泉距縣二十四里水茂盛長半里至盤龍河入汶 斜里泉距縣二十四里長半里至盤龍河入汶 已上四泉東北來至盤龍河入汶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三五

半壁店泉距縣西三十五里出毛埠保土中西南流入汶 西夾溝泉距縣三十四里入半壁店泉同入汶

青陽港泉距城三十里長三里北流入汶

賀家灣泉距城四十五里長一里北流入汶

王家溝泉距城二十八里出新莊保土中西南流二里半入汶

牛王山泉距城二十五里出南宮保土中陰泉三長二里半西北流入汶 盧家庄泉距縣二十五里長八十步入牛王山泉轉流入汶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三六

韓家港泉距縣十五里出土中長一里西北流入汶 郭娘錦泉出石嶺下世傳郭娘濯錦於此距縣十四里長二里半西北流入汶 蔭泉十九仰出地中者無數入其境可以忘世爲萊蕪諸泉之最

片錦泉距城十四里長三百二十步水盛北流入汶 坡草泉距城西南五里出汶南保土中長一里半北流入汶

遂馬河泉離城三里長二里半南流入汶

小龍灣泉距縣東北五十五里出礮山保小嶺下土中曲折如龍故名長一里至嘶馬河入汶 大龍

灣泉距縣四十里水微細長一里至嘶馬河入汶
烏江圻泉距縣北二十五里出垂楊保沙中長
二里西南會鎮里等泉至嘶馬河入汶蔭泉二
北海眼泉距縣二十五里長半里水盛入烏江圻
泉轉至嘶馬河入汶 垂楊泉距縣二十七里長
一里水盛入烏江圻泉至嘶馬河入汶 鎮里泉
距縣西北二十八里出鎮里保平地石縫中長十
里上源水微下源水盛西南流至嘶馬河轉入汶
青橋泉距縣西北二十五里水茂盛長半里入
鎮里泉至嘶馬河轉入汶 西碧泉離城二十五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七

里半水微細長一里入鎮里泉至嘶馬河入汶
龍興泉離城西北十五里出垂楊保沙中長十四
里水微細至嘶馬河入汶 已上縣北諸泉入嘶
馬河轉入汶
北夾溝泉距縣三十三里長半里入水河泉今枯
水河泉距城三十三里出垂楊保長十一里水微
細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沙灣泉距城三十四里
長二里半水微細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助沙泉
距城西北三十五里長一里水微細至泰安州會
河入汶 李家灣泉距縣五十八里長半里水盛

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涼坡泉距縣北六十里出
雪野保長一里入薛家庄泉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薛家庄泉距縣北六十里出雪野保長一里水
盛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黑龍泉距縣六十一里
長半里水盛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老龍泉距縣
六十二里水盛長一里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新
興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新興保長十里會魚
池等泉西流二十五里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魚
池泉距縣西北四十五里出舊寨保長三里水盛
下流會新興至泰安州會河入汶 星坡泉距縣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七

西北六十里長十里水微細至泰安州鯉魚溝入
汶 大龍泉距縣西北五十里長一里水盛至泰
安州會入汶 已上諸泉入泰安州會河入汶
按汶有五出萊蕪者居四一汶汶在縣東南四十里
發寨子村海眼泉合湖眼蓮花等泉至盤龍庄會
牟西流一牟汶以古牟城得名 南二十里發
响水灣兩山夾石盈畝清流有薛合鵬山趙家泉
至盤龍庄合汶汶西流即古汶陽田處一瀛汶以
羸博之間得名在縣南三十里發官山之陰至安
山寺合德馬河牟汶二汶蒲官窪郭娘泉至方下

村西南合嘶馬河牛山王家五龍泉青楊行溝合
壑汶河西流其分支在縣西北卽所云龐博之間
發小龍灣合烏江圻泉亦自西北會嘶馬河西流
一北汶在縣東北七十里發原山之陽由普通麻
塔西南等庄西至危石雪夜庄鎮折而南流又由
大舟山東合長城嶺南匯水河泉自古博城南西
流又合新興泉西至泰安州故縣鎮合西南龐博
西流一紫汶在泰山之旁別屬泰安州源發仙臺
嶺流至靜封鎮合萊蕪原山寨子諸汶合流名爲
大汶亦名壑汶合涪牟瀛亦名三汶亦名四汶合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三十九

新泰縣小汶而五汶源流之分合見矣西南流既
與小汶合西流寧陽汶上縣界又西流東平州由
濟水故道入海蓋汶者素也卽一汶而其源不一
可稱三五何況實有五源故詳紀之以俟攷云
萊蕪古泉三十五眼額設泉夫一百二十名後緣枯
淤僅存二十五泉而夫亦隨減存九十名近陸續
搜復古泉十處又增新開泉十一處通共泉源四
十六而夫少疏濬竭歷所宜按泉添夫者也至山
東諸泉以濟漕運所關甚鉅而萊蕪之泉其源獨
長志載有鑛山古產鐵陰涼山舊名銅冶山古產

銅則意者金爲水母母氣盛是以泉源得長乎故
開鑛之說惟萊蕪不可行蓋挖傷山脈則泉枯礎
運其害非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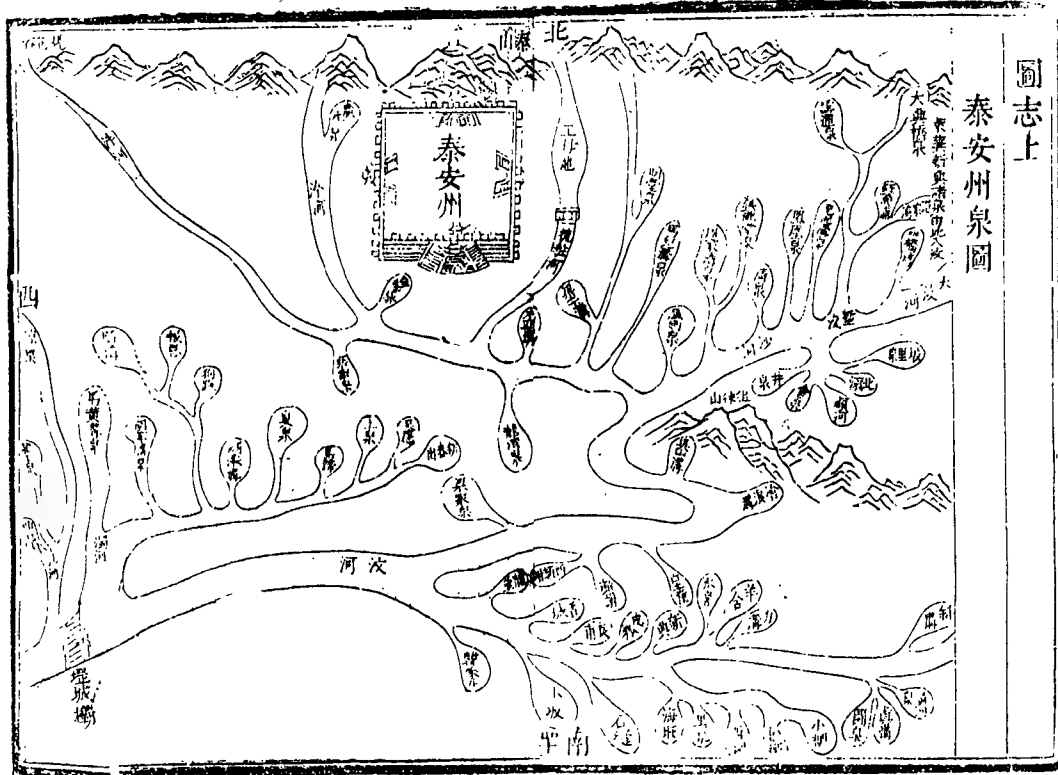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四

圖志上

泰安州泉圖



泰安州泉

鳳凰泉距州東四十里地名郭家庄出土中入汶

沙河泉距州東三十里出土中入汶

橋灣泉距州東三十里地名侯家庄出土中長二

十里入沙河六里轉入汶

沙河六里轉入汶

皂泥溝泉距州東五十里地名喬家庄出土中西南

流入汶

風雨泉距州東三十里出土中長六里入汶

已上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一土

正東諸泉南入汶

范家灣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長八里西南流入

汶 鯉魚溝泉距州東五十里由新廟庄土中長

一里西南流會范家灣泉又西南轉入汶 大典

橋灣泉距州東六十里出土中長二十里入汶

橋灣泉距州東六十里由板橋灣土中長八里西

南入汶 雲潭泉距州東五十里由沙中長二里

入汶 已上東北諸泉南入汶

北袁泉距州東六十里地名嶗峪庄由沙土中長五

里入汶 順河泉距州東六十里由石縫中長二

卑小泉同會北流六里入於汶 會泉距州六十
里出沙中長七里入沙河轉汶 搬到井泉距州
東六十里出沙中入沙河轉入汶 坡里泉距州
東北六十里係沙泉出井中數步會前泉入沙河
轉入汶 已上正東諸泉由沙河北入汶

明堂泉卽謝過泉距州東北十五里出沙中長二十
五里入泮河轉入汶 金星泉距州西南一里出
沙中會廣生泉轉入泮河 廣生泉距州西北二
里出石中入泮河轉入汶 張家泉距州南八里
出南村保沙土中入泮河 木頭溝泉距州南十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聖三

二里係泥泉入泮河轉入汶 龍灣泉距州南二
十五里係沙泉入泮河轉入汶 馬兒溝泉距州
南三十里出舊縣保土中廢泉四南流五里入泮
又東南三里入汶 梁子溝泉距州南三十里係
泥泉入明堂泉入泮轉入汶 梁家泉距州南三
十里出高坡土中東南流入汶 已上諸泉由泮
河轉入汶

吳山溝泉距州南四十五里出崔家庄山溝中而流
入汶 滄浪溝泉距州南五十里出漆泊店山泉
下西流入汶 顏謝泉訛爲言謝距州南六十里

出顏謝村沙中南流入汶 西顏謝泉距州南五
十里出土中入顏謝泉轉入汶 白土涯泉距州
南七十里出沙中入汶 已上正東近山諸泉入
於汶

龍堂泉距州南七十里地名香城保出沙中南流五
里入小汶 香城泉距州南七十里出土中入小
汶 良甫泉距州八十里出沙中入小汶 韓家
庄泉距州南一百里地名山陰保石泉出土中北
流入小汶 皮狐泉距州東南九十里出沙中入
小汶 水皮泉距州東一百里出土中西北流入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聖四

小汶 石縫泉卽新庄石縫泉距州東南一百里
出土中入小汶 西柳泉又名二柳泉距州東南
一百里係沙泉地名樓底集東西二柳俱出石縫
中西北合流數步會小柳又十二里轉入小汶
東柳泉又名神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入西柳泉
小柳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沙中入西柳泉轉入
小汶 海旺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土中入西柳
泉轉入小汶 黑虎泉距州東南一百里係沙泉
入西柳泉轉入小汶 力溝泉距州東南一百里
係沙泉地名力里村出土中入小汶 羊舍泉距

州東南一百里地名羊舍村出石縫中西南流入於汶 新興泉距州東南九十里出土中入小汶 水泉距州東南八十里出土中入羊舍泉下源轉入小汶 已上東南諸泉俱由小汶轉入汶 斜溝泉距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地名汶西村出土中西南流三里入小汶 濁河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地名泉河集出平地石縫中廢泉二西北流十五里入小汶又七十里入於汶河 真溝泉距州東南一百里出土中入濁河轉入小汶 關泉距州東南一百里係石泉入真溝泉 已上極東南泉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四

俱由小汶會東南諸泉入汶

上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石牆村石縫中廢泉一西南流入漕河會馬蹄等泉入濁河四十八里入汶 水磨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地名西界保出土中入濁河宜即會河轉入汶河 靈應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土中入上泉轉入會河 新查山泉距州西南五十里出土中入上泉轉入會河 泉泉距州西南五十里由撒象庄土中入上泉轉入會河 馬蹄泉距州西南五十里由土中入上泉轉入會河 湖港溝泉距州西南五十五里出侯村

土中廢泉一西南一里會上泉轉入會河 狗跑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下張保石縫中入會河轉入汶小泉一曰噴金西南流四十餘步會入報恩泉 報恩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報恩寺井中石泉長五十步入狗跑泉轉入會河西南二十餘步會陷灣 陷灣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石寨村土中長一里入狗跑泉轉入會河廢泉二西南流半里會狗跑 已上諸泉俱由濁河轉入汶 龍王泉距州西南一百里出石中入沙河轉入汶 坤溫泉距州西南一百里出沙中入沙河轉入汶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上

四

涼泉距州西南一百里出土中入沙河轉入汶 已上三泉極西在渠外入沙河轉入汶

胡家溝泉距州西南六十里出南仇保土中枯涸

馬黃溝泉距州西南九十里出土中入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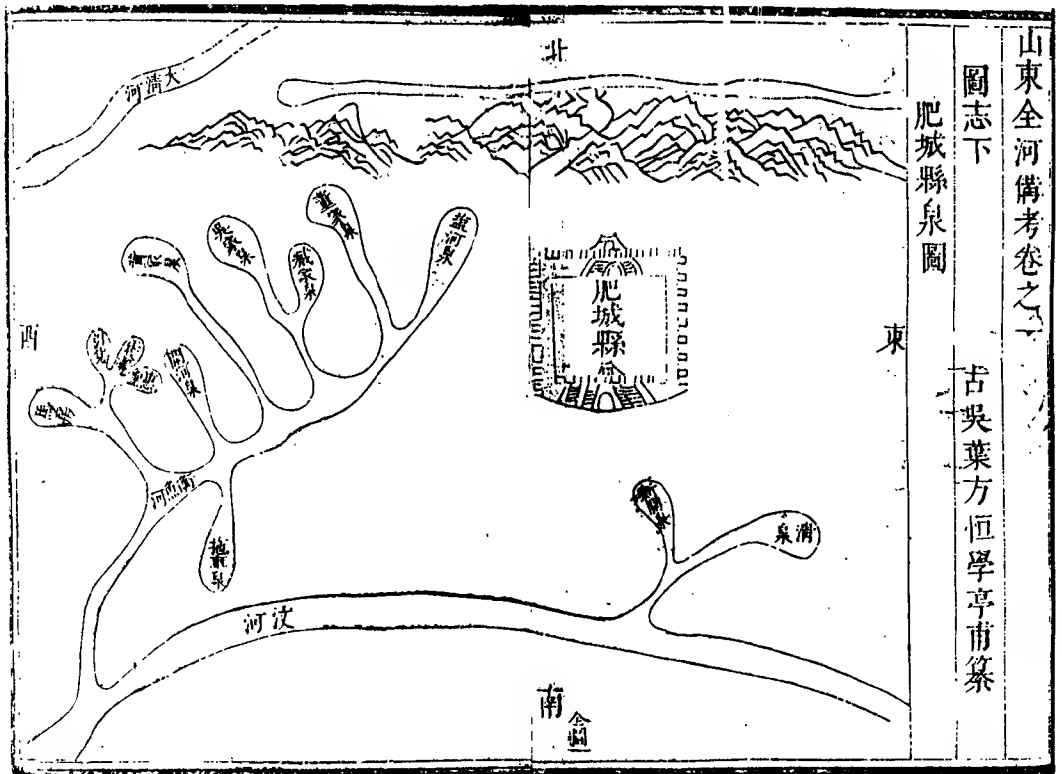
按泰安州汶水本出萊蕪原山經徂徠山南三十里

曰大汶口又西南流入漕渠又濤河由岳頂諸峪匯為西溪白龍池大峪口南流入泮又梳粧河源出黃現嶺諸峪匯為中溪過王母池上有梳粧樓由州東為泮水而泮水源出岳頂桃花谷諸水歸州治東南二十里入於汶一濁河自有本泉遠西

帶總謂之濁河亦會河入汶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一上終

四十七



肥城縣泉

鹹河泉距縣西南五十里在衡魚社沙土中西南流
長二里會吳家等泉廢泉六 董家泉距縣六十
里在衡魚社沙中廢泉三西南流百步會入鹹河
泉 臧家泉距縣六十里在衡魚社沙土中廢泉
三西南流百餘步會董家泉 已上三泉會渠至
吳家王家二泉長二里五十步 吳家泉距縣六
十里在衡魚社沙土中廢泉七西南流二里會臧
家泉 黃家泉一名王家泉距縣西南六十里在
衡魚社沙土中廢泉七 已上五泉會渠至開河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二

肥

泉長二里一百五十步

開河泉距縣西南四十五里在衡魚社大劉村土中
長六里三十步下源至拖車泉會渠長八里五十
步廢泉四 拖車泉距縣西南五十里在衡魚社
劉家庄土中長二里三十步下源至馬房泉渠又
長十里二十步廢泉四 馬房泉距縣西南五十
里山馬房村沙溝中西南長十七里至平陰會渠
界又長十二里二十步廢泉一 馬房泉助泉三
處一聖惠泉距縣四十里山土中接震澤泉一
澤泉在聖惠東山土中接引兌泉一引兌泉在

惠西出土中接馬房泉 已上諸泉入衡魚河

清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安寧村沙土中下源會河
至泰安會河交界 新開泉在六房社劉家村流
入清泉河入汶

又廢泉一曰陶朱在陶山下從陶山平山合流成河
甚沛惜下源數十里散入坡地然志言從古不能
開濬為廢泉矣

按縣志大清河在縣城西北七十里即濟水故道俗
呼鹽河以商販魚鹽舟楫不絕故名東北經平陰
界又北經齊河等縣至利津即東出海矣今泉源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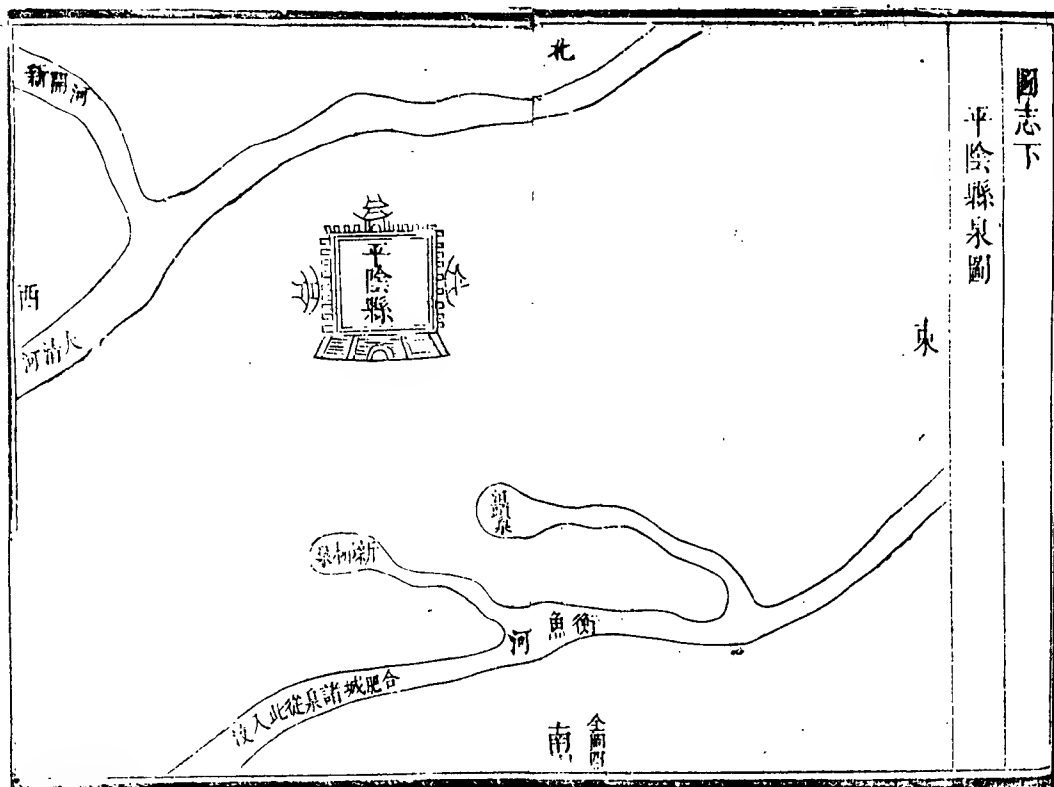
肥

內另有鹹河泉在衡魚社會諸泉西南流為衡魚
河至東平州入汶者當以水味鹹鹵為言名同而
實異矣

衡魚河在城西南五十里會縣九泉東南流一百里
入汶

圖志下

平陰縣泉圖



平陰縣泉

泊頭泉距縣東五十里地名孝直浦迤北山山溝石中東北流十里餘入衡魚河

新柳泉距縣東南二十五里地名柳溝村出高坡沙土中三十里入衡魚河會肥城諸泉又南流至官橋歷東平州一百四十里入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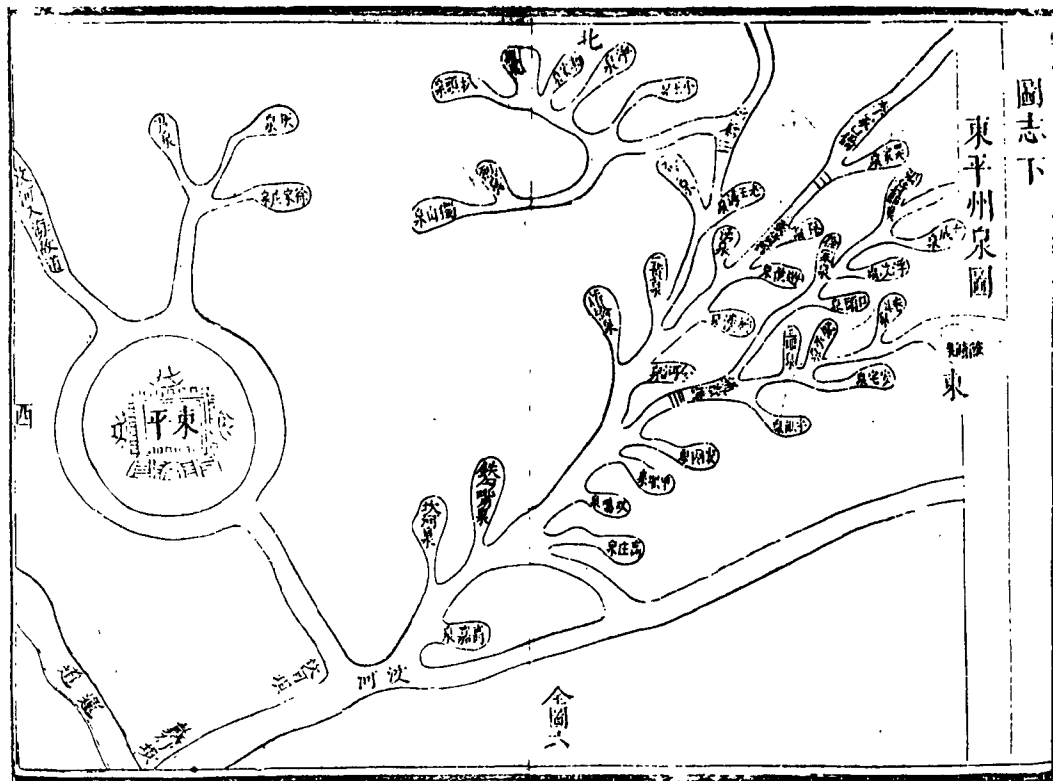
按會河共長十七里三百六十步自肥城縣界至徐家橋四里一百八十步為上源再至曲家橋七里一百八十步為中源再至東平州交界六里為下源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五

按平陰泉東北流由衡魚河入汶者只此二泉其餘東南西南諸山出泉有橋口天井拔井馬跑泉宜即濟源發伏俱入大清河不濟運又縣西濟水下流南界有山蹲龍磐石跨礙行舟宋時別鑿新開河避之北行而大清河即西北抵東阿縣界三空橋五空橋等處東北隣迤漕河不遠宜慎固隄防云

圖志下

東平州泉圖



東平州泉

高家泉距州東南五十里出蓆橋村土中在河南涯

入蓆河距坎河壩十四里西出口入會河 坎河

泉距州五十里出劉家所山根沙土中在河北涯

入蓆河西出水口甚近磨泉二 鐵勾嘴泉距州

五十里出西庄村土中在河北涯有磨泉一處迤

東入蓆河 已上三泉西出口入會河

高庄泉距州五十里係石泉在河北涯入蓆河 雙

鳴泉距州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分東西二股

入蓆河 單眼泉距州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七

分二股入蓆河 已上三泉相近俱入蓆河

卷耳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 半畝泉

距州五十里出土中在河南涯 三眼泉距州五

十里在河北涯 安宅泉距州五十里出土中在

河東涯 勝水泉距州五十里出土中在河北涯

安園泉距州五十里出蓆橋村土中磨泉二在

河南涯分東西二流 餘饒泉距州五十里出土

中在河東涯 已上七泉相近皆入蓆河

口頭泉距州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 浮問泉常

爲浮汶距州五十里出土中在河東涯 大成泉

在河東涯 徐家泉距州五十里出土中在河西
涯 張貨郎泉距州五十里由夏雪村土中在河
西涯廕泉二 已上五泉相近皆入蓆河由東出
口入會河

冷河泉即冷和泉距州五十里出土中分東西二處
入蓆河

蓆橋泉距州東五十里出土中共十六處出水爲諸
廕泉之總領 第二泉泉小出水近 第三泉泉
小出水近 第四泉係石泉甚寬出水頗遠 第
五泉小路近 第六泉不甚寬出水頗遠 第七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八

泉不甚寬出水亦遠 第八泉小路近 第九泉
小路近 第十泉小路近 第十一泉小路近
第十二泉小路近 第十三泉小路近 第十四
泉小路近 第十五泉身頗大出水畧遠 第十
六泉即爲本泉下源出水甚近 已上諸泉並流
緊要差分遠近各入蓆河

二黃泉有廕泉三處爲三四五黃同入蓆河
大黃泉距州五十里出土中

王老清泉距州五十里由小雪村土中 已上通計
二十二泉相近皆入蓆河會流

烈泉距州四十里距獨山泉數步會入 獨山泉距
州四十里由奈裏村山谷石縫中廕泉二東南流
長三里會扒頭泉 扒頭泉即芭頭距縣四十里
距獨山三里夾會出山坡石縫中 源泉距芭頭
數步會入 郝家泉距州東四十里出山溝土中
距源泉三里會入 淨泉距州四十里出石縫中
距郝家泉一里會入 小王泉即新泉距淨泉五
里泉水自石縫中出 已上七泉俱係山泉水微
渠道或徑入或匯歸蓆河然自蓆橋泉已下俱西
出口入會河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九

神漢泉距州五十五里出土中 湧泉距州五十五
里出土中 孫泉距州五十五里出土中 遊龍
泉距州五十五里出土中 吳家泉距州五十五
里出蒼紅村土中泉身寬大并廕泉五處出水甚
遠 已上五泉相近匯流入蓆河然自神漢泉已
下俱東出口入會河

按出水口者自肥城衡魚河經本州官橋蓆橋蓆河
又經坎河壩戴村壩南流之會河也
蓆河自西出水口至三岔河十二里自東出水口至
三岔河九里三岔河至蓆橋二里又十三里至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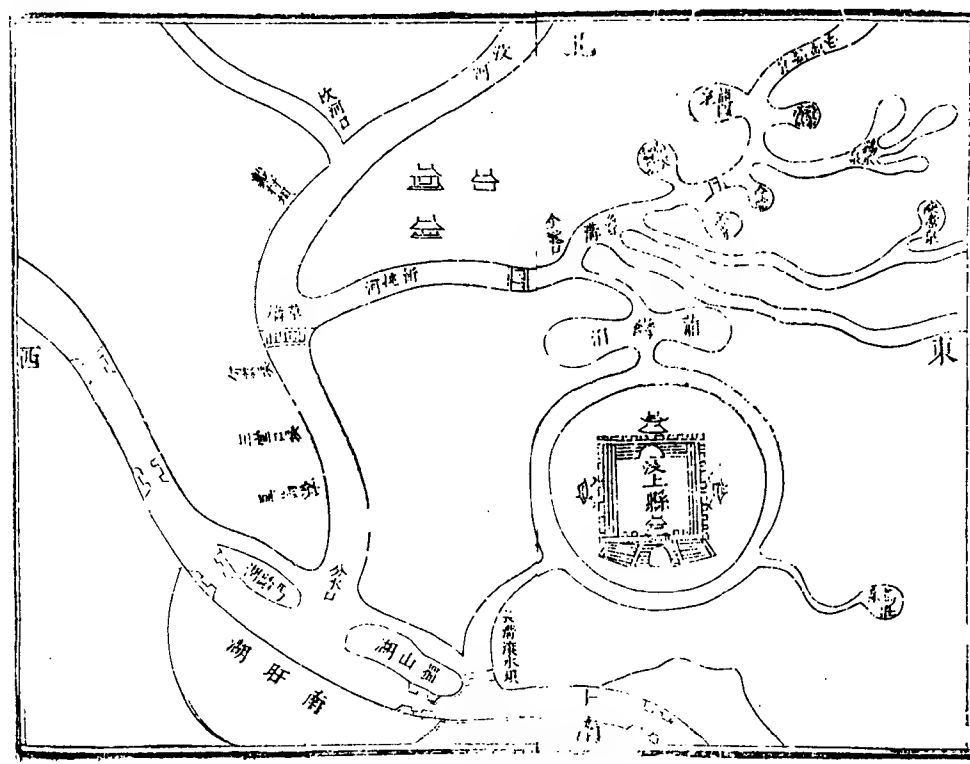
貨郎橋又九里至李家口又五里至通濟橋又十里至丁家橋又五里至關家橋又五里至張家橋平陰縣交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圖志下

汶上縣泉圖



汶上縣泉

龍關泉距縣東北五十里地名陶成出雪尾村土中泉脉鼎沸如兩蚪相擊然故名流一里會下源鷄爪泉 薛家溝泉在龍關東出土中流一里會下源龍關泉 老源頭泉在龍關東北出土中地名陶成流二里會下源薛家溝泉 鷄爪泉在龍關泉東一里地名陶成出土中流一里會玲璫泉玲璫泉即趙家橋泉左右小泉二是也距龍關南三里地名渠村出土中流四里會入坡石橋 濼淄泉距縣東北五十里出羅山村在坡當地方土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十三

中距龍關三里流三里十三步自會入坡石橋以上共六泉以龍關爲至而渠道則同會入坡石橋西至金龍口又西至崔家橋入汶水大渠按龍關會渠共長七十五里廢泉一南流五里會寧陽縣魯姑泉坡當泉及本縣蒲灣泊又西南五十里轉周家河又轉白馬河草橋至南旺分水口汶水渠道自東平州界坎河口戴村壩西南流至草橋而本縣泉渠從崔家橋西入之

本縣泉渠自崔家橋經路家橋至張顯橋共二十四里至泊浪橋又七里至軍德橋又經畢家橋何家

橋便易橋共二十六里至金龍口此處總謂之魯溝又經張家橋孫家橋大石橋屯橋共二十五里半乃至濼淄泉又一里半至坡石橋諸泉之所匯入也三里半至楊家橋又一里半至趙家橋左右玲璫泉又一里至雞爪泉又一里至龍關泉自濼淄以下共八里半至龍關尙餘三里爲龍關廢泉二一里至薛家溝泉又二里至老源頭也共長九十五里有奇而本縣泉渠止矣上源至下源共長四十一里由城南下馮家壩徑入馬場湖轉流接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十三

馬庄泉距縣東南十八里出馬庄坡土中泉眼二十四處流十五里至城南伏地不見另由水口四里至崔家橋則仍出城北同入前渠道又蒲灣泊一名仲勾陂距縣城東北十里週迴二十餘里西南流七里至泊浪橋駕其上至金龍口會諸泉入渠接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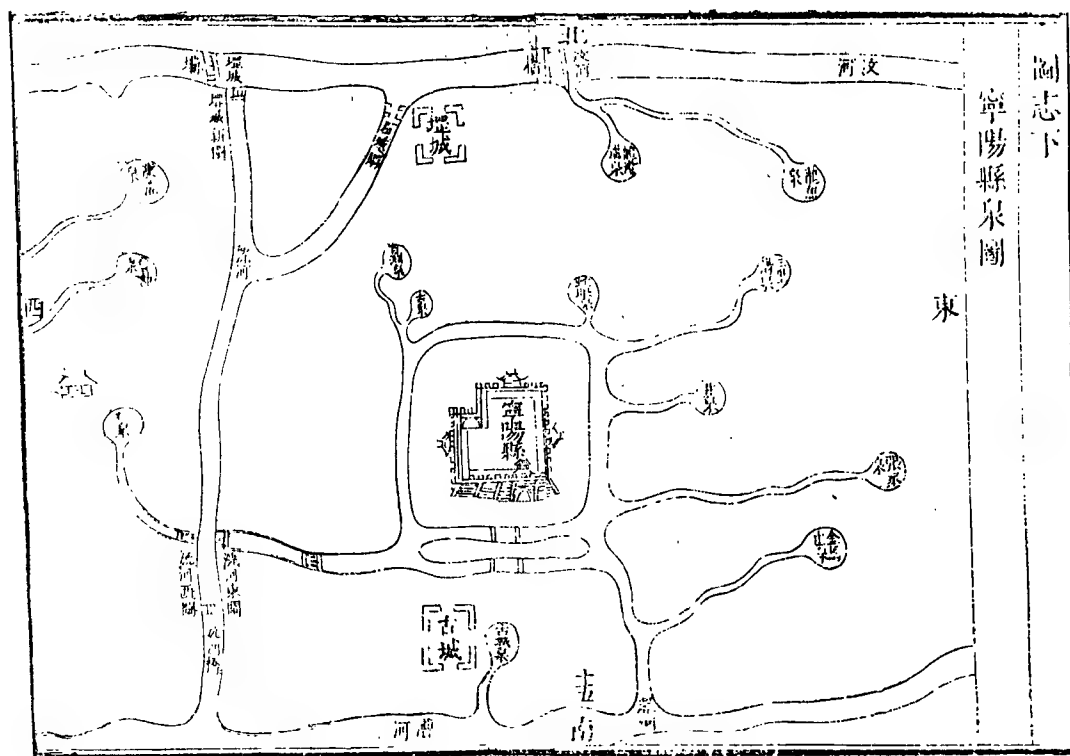
汶水大渠道洩處不一自草橋以北至湖城渡口止草橋以南至分水口止其左畔則有何家口洩入魚營坡有滾水石壩又有王堂口土壩舊議建三墩兩空者又有王峇徐儉王士宜諸口洩入蜀山

河其右岸則有馮家邢家田家諸口洩入馬踏湖而兩岸草橋上下則俱有明嘉靖時所築舊隄其長七十里爲束汶入濟以趨分水緊要關節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十四



陽縣泉

蛇眼泉石口以泉孔如蛇眼故名在縣北門外迤東一里出土中東南流長半里會三里泉等爲羅河日淵泉石口卽李家泉在縣北門外迤北三官廟後東南流長半里入古泉會入蛇眼泉古泉石口距縣北門外迤北一里東流長半里會入蛇眼泉一三里溝泉土口在縣東門外迤北一里餘出土中新磨小泉四舊磨泉七南流長二里會蛇眼井泉石口在縣東門外迤北四十步出土中西南流長三十步會蛇眼會三里溝泉金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七

馬庄泉距縣東南八里出劉家村土中陰泉二西南十二里會蛇眼張家泉土口在城東蒲庄村迤東十二里向西流八里會蛇眼入羅河磨泉七已上諸泉俱入羅河按羅河卽縣河歷蛇眼諸泉水南流至府城北三十里入於沈卽歸天井開矣

古城泉石口在城南十二里沙庄村出土中長五里西南流十二里會入滋陽縣漕河接濟天井開魯姑泉以魯姑棄子存姪得名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在鶴山之陽出常家村土中西南流六十五里入

淵泉山泉又西會汶上縣龍關泉入汶

泉潛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距魯姑十里出蘿山村土中磨泉六西南流三里會汶上縣濼濇入蒲濼泊又西二里入龍關泉入汶

龍港溝泉澄泓一派萬孔沸湧浪花砂礫宛若珠璣雖旱不涸距縣東北五十里出韓家村土中磨泉二十七又小河等二十七西北流三里會龍魚又三里入汶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七

新電泉距城東北二十五里出劉家庄土中旱則無水挑濬微津有二眼掘下源可入沈羅星泉在城東北三十五里出殷家堂土中長十五里流入沈河去汶五里以沙阻開入沈便以上二泉前代久枯難濬

柳泉土口距縣西十里舊南流十五里入沈至嘉靖初沈水久涸柳泉南入於沈者悉滲於沙不達於漕乃於沈河兩畔東西相對各立一關大雨時行則閉關門以防其溢春冬水淺則啓關門以達其流東會蛇眼等泉羅河合流悉至天井濟運迨明

季依前南流入洸及至康熙三年仍改東流經城
會諸泉以入灤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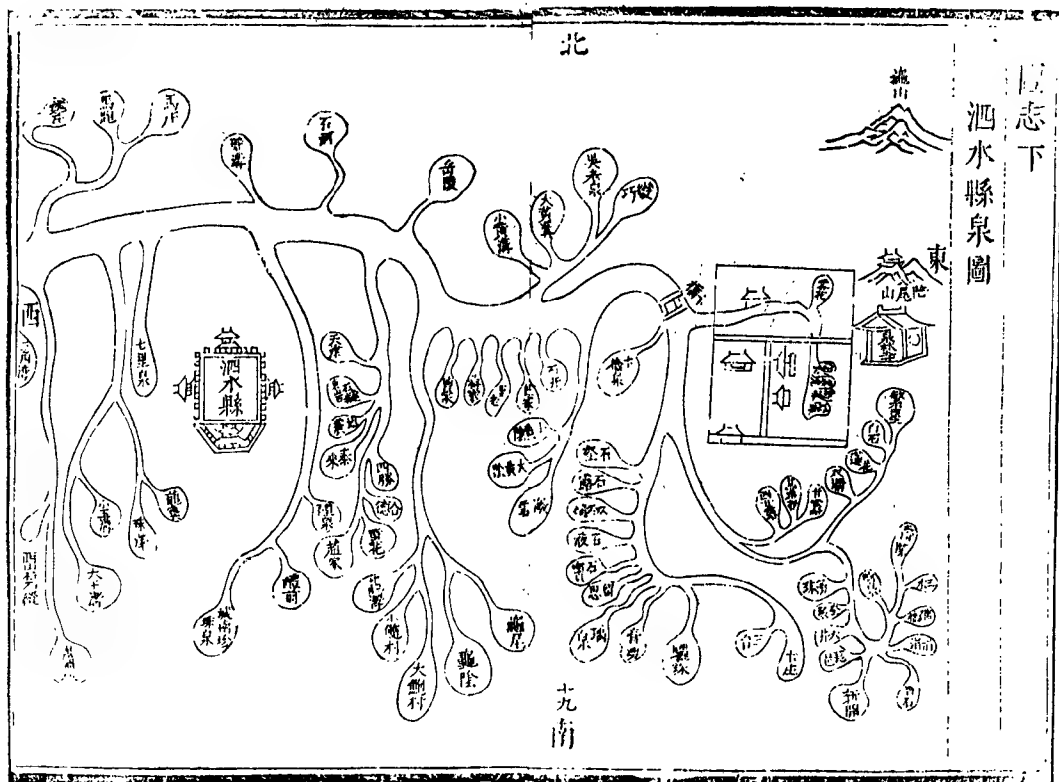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六

巨志下

泗水縣泉圖



泗水縣泉

泉林寺諸泉若林距縣東五十里西珍珠豹突東黑虎淘米四泉俱出石縫中合流爲泗源 珍珠泉

北流五步入豹突泉 豹突泉一步入黑虎泉

黑虎泉一步入濤糜泉即舊誌淘米 淘米泉一步會雪花泉

雪花泉出沙中 已上五泉俱在寺龍王廟西一流分支又西北半里會繁星等泉

同出水口四里至汴橋

繁星泉出石中西南流五步入白石 白石泉出沙

中二步入蓮花泉 蓮花泉出沙中五步入雙睛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二

泉 雙睛泉出沙中 已上四泉亦在寺內龍王

廟前同山水口五里至汴橋

甘露泉出沙中 甘露新泉出沙中 西甘露泉出

泥中 已上三泉並在泉林寺龍王廟前一流分

支西流半里會珍珠等泉又一里會潘坡等泉同

山水口五里至汴橋

淘米泉即濤糜泉以音同致訛出沙中在龍王廟西

南流二十步入三水泉 三水泉出石中五步入

响水泉 响水泉出石中十步入紅石泉 體橋

泉出沙中 涓涓泉出石中五泉一流分支南十

步入紅石泉 紅石泉出石中十步入新開泉

新開泉出泥中九步入琵琶泉 琵琶泉出泥中

三步入天井泉 天井泉出泥中十五步入奎聚

泉 奎聚泉出泥中三步入湧珠泉 西奎聚泉

出泥中 湧珠泉出沙中 以上諸泉俱在龍王

廟西南一流分支源頭諸水南流一里會珍珠等

泉一里併會潘坡等泉同出水口五里至汴橋

卞庄泉出泥中距縣正東五十里在泉林寺龍王廟

前西北流二十步入三台泉 三台泉出泥中亦

在泉林寺龍王廟前西北流一里入潘坡泉同出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三

水口五里至卞橋 卞橋泉出泥中距縣正東五

十里在卞橋西流二里徑入卞橋河二里至卞橋

潘坡泉即驪珠泉距縣五十里在潘坡村南出沙中

北流十步入膏湧泉 膏湧泉出沙中十

步入瑀泉 瑀泉出沙中八步入留思泉 留思

泉出沙中五步入石竇泉 石竇泉出石中十步

入石液泉 石液泉出石中七步入雙石縫泉

雙石縫泉出石中五步入潘坡新泉 潘坡新泉

即石露泉出沙中十步入石壑泉 石壑泉出沙

中 已上諸泉一流分支皆在潘坡村南北流四

里會泐珍等泉同出水口五里至卞橋

按卞橋金大定十年建去縣四十五里地在泗源南

社其聚有三曰石漏村曰卞莊曰潘坡村自珍珠

以下有繁星甘露淘米醴橋卞莊卞橋潘坡等各

泉頭相距不出南社三聚五里遠近俱入卞橋會

河卞橋一里入泗河也

激雪泉距縣東四十五里在石露村西出沙中東北

流十五步入大黃陰泉 大黃陰泉出沙中東北

流二十步入小黃陰泉 小黃陰泉出泥中北流

十里入泗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三

吳老泉距縣東北三十五里在小黃溝村東出泥中

西南流一里入變巧泉 變巧泉出沙中西流十

步入大黃溝泉 大黃溝泉出沙中 小黃溝泉

出泥中俱在大黃溝村東西南六里入小河四里

入泗

石井泉出泥中距縣東二十里在李家坡西北地名

蔣家村北流二十步徑入泗

杜家泉出沙中距縣東十九里在李坡西北地名漢

北社西北流半里徑入泗

里老泉卽里老溝泉距縣東十八里在林泉村南出

泥中西北流半里徑入泗

蔣家泉距縣東十七里在林泉村南出石中西北流

一里徑入泗

曹家泉距縣東十五里在東巖店東出石中西北流

一里半徑入泗

岳陵泉距縣東十六里在岳陵東北出泥中西南流

九里入泗

四勝泉距縣東十四里在東岩店西出泥中十步入

趙家泉一里入東岩石縫泉下源合一股西北流

十八步入泗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三

趙家泉水清可愛出石中 黃花泉出石中 合德

泉有二巨石在旁明季鑿出與趙家清德相合故

名三泉俱一流分支距縣東十三里在東岩店西

流一里入後東岩石縫等泉下源合一股西北流

八十步入泗

泰來泉出泥中 地震泉出石中 東巖石縫泉出

高坡石中 天津泉出泥中 已上四泉俱一流

分支距城東十二里在李家庄迤北一里入趙家

泉會河又西北流一里入泗 尾泉出泥中距城東十一里在李家庄東北十

步入龜陰泉 龜陰泉出沙中俱東北流二里半入泗 大鮑村泉出石中地各尙舒村廕泉一小鮑村泉出石中 龍澤泉出石中 東廕出小泉出泥中 西廕出小泉出石中 已上共五泉一流分支距城東八里俱在鮑村南西北流六里入泗

城南珍珠泉出高坡沙中距城東南五里在醴前庄南西北流半里入醴泉 醴泉出石中距城東南四里半在醴前村南西北流三里入醴前泉六里半入泗 醴前泉距城東南三里出石中在醴前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五

村迤西北流四里入泗

七里泉出土中距城西三里在湯家庄北西北流七里入泗

壁溝泉距縣西十五里在李白庄南地名中冊社南流十里入泗

大玉溝泉出土中又出平坡石縫中地名玉溝村

小玉溝泉出土中距大玉溝數步廕泉一 西廕

出小泉出沙中 龍震泉出沙中 珠澤泉距縣西南十二里出沙中 已上五泉一流分支在南玉溝東北流八里入泗

馬庄泉出土中距縣西北二十里在馬庄村北西南流五里會馬跑泉會河三里會魏庄泉出水口十四里入泗 馬跑泉出沙中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在郭溝村東南流五里會馬庄泉會河三里會魏庄泉十四里入泗 魏庄泉出土中距縣西北二十七里在魏庄村東南源頭水微中源底漏六里入馬庄馬跑兩泉會河九里入泗

三角灣泉出沙中距縣西三十里在三角灣村迤南地名仁里西流二里入泗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五

二十五里在葫蘆套迤東西流六里入葫蘆泉沙河九里入泗 蘆城泉出沙中距縣西南二十三里在蘆城村迤東西北流十里入西巖石縫泉沙河七里入泗

石河泉出土中距城北七里在城子崖地名曲北村出平地石縫中源頭水微二里徑入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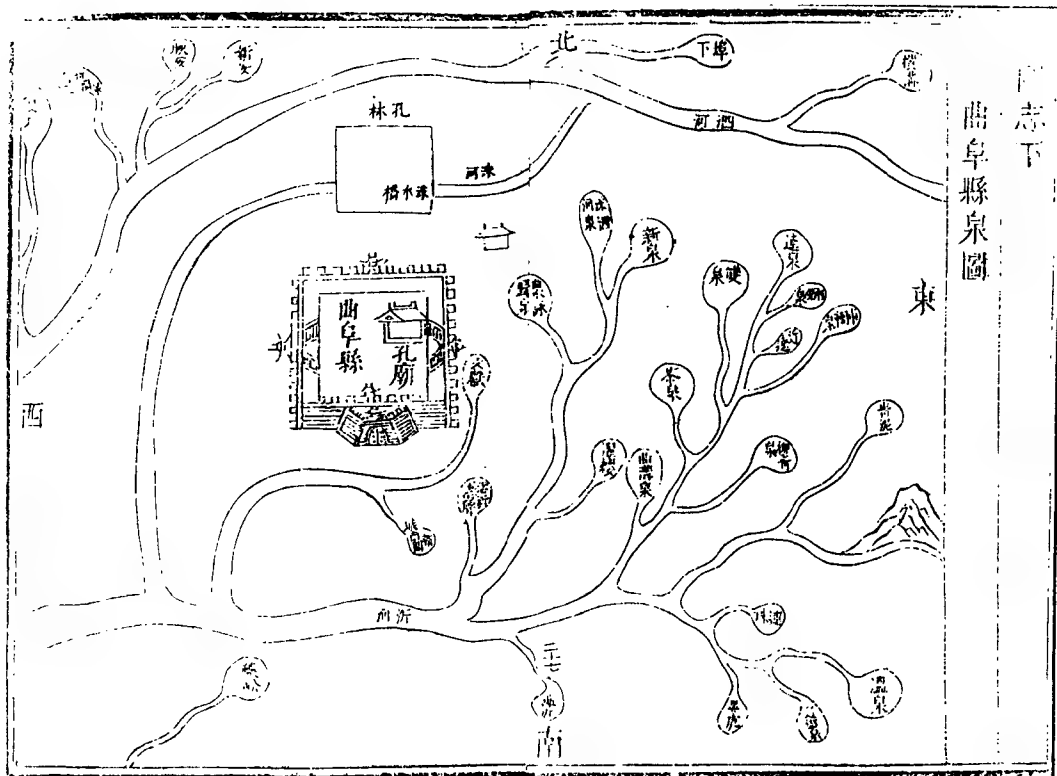
按邑誌云水經泰山中脉由徂徠梁父而南而東陪尾之山泗水出焉以其四源並發循古下城城北八里如合爲一號曰泗水西流至曲阜縣滋陽城東五里與沂水合入金口堰初源二十餘里合于

市橋西北有泉十三注之西南又有泉二十一注
 之暴布星列其中最勝如响水豹突黑虎潘坡等
 尤稱泰岱名川今統諸導滙流首爲濟運漕大利
 云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天



曲阜縣泉

達泉距縣東南三里在馬跑泉村東出土中水中石如伏龍怒鬣活潑可玩卽左傳所稱達泉是也西南流三十步會兩觀泉 兩觀泉出土中東南流十五步會近達泉 近達泉出土中西流二十步會車輞泉 車輞泉出土中東流五步會雙泉 雙泉出土中西南流二十步入茶泉 茶泉出土中西南流八步會柳青泉 柳青泉出土中西南流十步會曲溝泉 曲溝泉距縣二里在馬跑泉村西北出土中東會茶泉數步與柳青雙車輞近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三

達兩觀達泉相去亦各止十步或二十步共漚南

流一里出口入沂

通沂泉離城四里出馬跑泉村東土中西北流一里

徑入沂

洙泗河泉距縣東南三里出馬跑泉村西土中南流

十步會新泉 新泉出土中地名竹園西南流一

百步會曲水詠歸泉 曲水詠歸泉出土中南流

二十步會濯纓泉 濯纓泉出土中北流三步會

浴沂潺聲泉 浴沂潺聲泉出土中西南流半里

同會諸泉入沂

城南新開泉在南關南一里出土中北流一里入海

河會文獻泉 文獻泉在城東離城只二步出土

中卽魯頌思樂泮水二步入海河又西南流三里

入沂

溫泉距縣東南十里雖寒泓水常暖卽會點所謂浴

處也在張曲村東北出土中廕泉五西流一里會

近溫泉 近溫泉離城九里在張曲村東北出土

中西北流一里會黑虎泉 黑虎泉離城八里出

張曲村土中西北流半里會連珠泉 連珠泉距

城七里出張曲村北土中西北流六里同諸泉入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三九

沂

青泥泉距縣東南出河頭村西北土中地名萬柳庄

西南流五里入沂

埠下泉距縣東北十五里出句石橋村東土中西南

流二里入泗

橫溝泉距縣東北十六里出陶樂村北土中西南流

三里入泗

新安泉距城北二十五里出頭庄東北土中西南流

十五里入泗 睽安泉距城三十里出泉頭庄土

中西南流半里會新安泉入泗 城北新開泉距

城三十里去新安泉四里出柳庄村東土中南流
十三里入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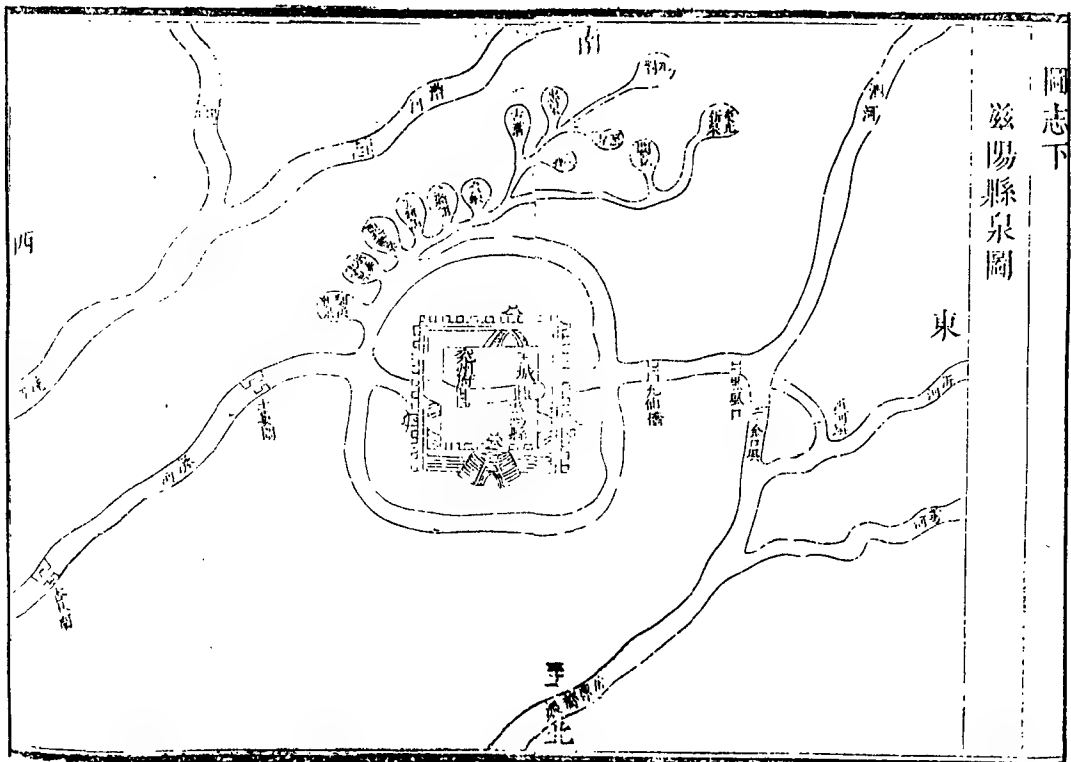
變巧泉距縣西北三十五里出姚村南沙中西南流
八里入泗

蜈蚣泉距城南二十里出大薛村西南西南流一里
會鄒縣鱗眼泉入白馬河

按洙水在縣北四里許爲泗分流洙源久湮明嘉靖
初濬得之建橋近聖墓前經孔林內西南流入沂
泗水距縣北八里自泗水縣陪尾山東來經縣孔
林北又西至府城東會于沂沂水在縣南二里許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三十

發源尼山之麓西入于泗其外又有縣北二十里
發源石門山之嶮河南流入泗縣南十里發源昌
平山之蓼河西流入泗舊志未備蓋洙泗之間神
明之地凡水皆東流曲阜水皆向西云



滋陽縣泉

東北新泉距縣東北五里由井家林庄地名東隅社渠長一里西流會關黨泉 關黨泉距縣東北四里古關黨地在地藏廟東西流會古溝泉 元對泉距縣東北六里玄帝廟東會入照星泉 照星泉距縣東北五里半在玄帝廟東會入惠泉 惠泉距縣東北五里半在玄帝廟前會入既濟泉 既濟泉距縣北五里在玉皇廟西長八十五步會入古溝泉 古溝泉距縣北五里在玉皇廟西長一百五十步會入負瑕泉 負瑕泉距縣北五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三十二

常以古瑕丘得名長三十步會入蔣詔泉 蔣詔泉一西流會關黨泉 三義泉距縣東北四里在三義廟前長七十步二里會入負瑕泉 上蔣詔泉距縣北五里在紅花廠西地名紙房長七十步西流會下蔣詔泉 下蔣詔泉距縣北五里在紙房廠東地名紙房長九十步南流轉西會西北新泉 西北新泉距縣西北五里在郡厲壇東長六步一里會入紙房頭泉 紙房頭泉距縣西四里在舊關東長九步三尺右流轉南會驛後新泉 驛後新泉距縣西二里在觀音堂後渠長一里會諸泉

至平政橋入濟又十五里至婁岡又二十里至杏林岡二十里舖爲濟寧州交界舊入天井岡今會入馬場湖濟運

按金口壩距縣正東六里北沙堆社原建東西長五丈上濶二丈八尺自地平石壘五層高七尺上自泉林寺諸泉下至魯橋閘入運

黑風口距縣正東六里北沙堆社上自泗水下至東門會東北新等一十四泉今入馬場湖即舊天井開派也蓋爲楊家壩所遏改從湖內轉出安姑斗門等處亦猶天井派按泉河史曰舊有金口壩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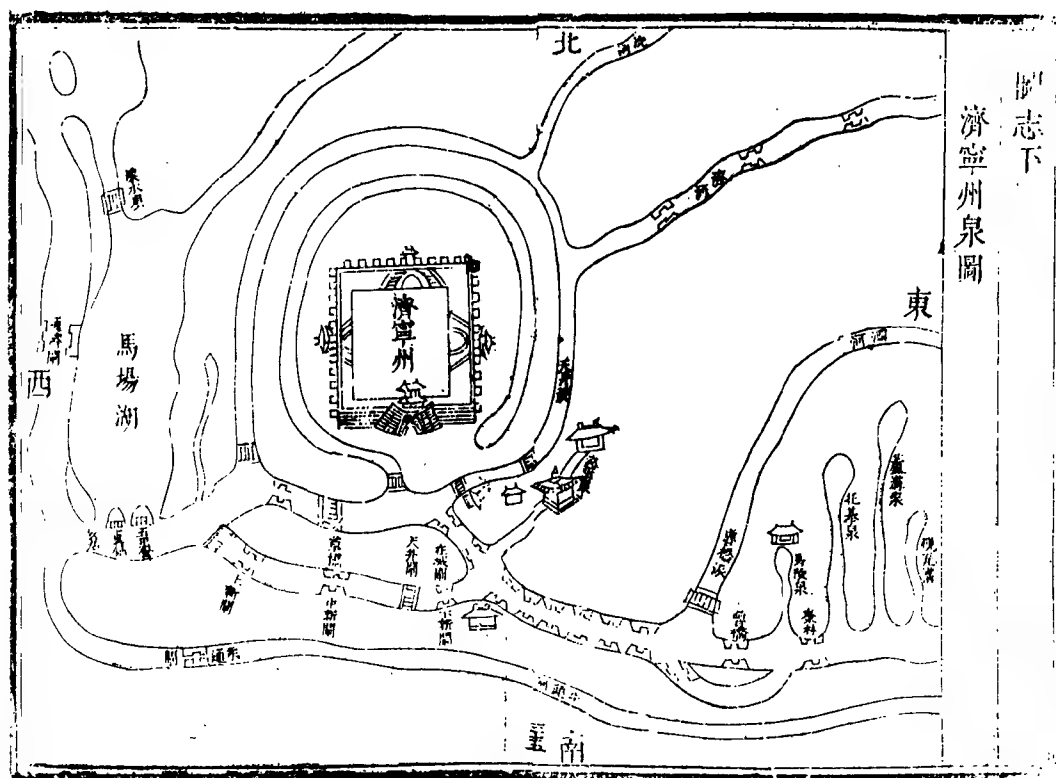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三十三

之迤北西偏又曰金口閘即黑風口是也夫壩以堰沂泗二水遏其南趨令導使之西注入閘閘以導之西注即繞城內折而北經西門受關黨諸泉西流至濟寧蓋此處即踵元人會源遺智至今歲修不廢者是已但其初止堰以土後因屢築屢圯復改滾水石壩有湫口三處以時啓閉其功即同于閘矣故亦謂之金口閘也舊又有沂河土壩在石壩之南長四十八丈又有沂河減水閘引沂入泗至于零水之會沂蓋在金口壩迤南徑入橫河以達港里不聞更北入泗而引泗合沂零之會渠

成矣在府西三十里遠近有元時上婁關濟河淺杏林關三處節宣今雖久革宜存渠道以備攷云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二十四



鄒縣泉

陳家溝泉距縣北二十里出原寨社原寨村平地土
中西北流三里入白馬河又五里會馬山孟母二
泉口十里會崗山屯頭二泉一里至白馬橋三里
會鱔眼泉口五里至雙橋村五里會新泉程庄泉
口十里至內官橋五里會黃港泉口三十里至徐
鎮橋十里至白庄泉口十五里至黃路橋三里至
紙房頭村五里會淵源泉口七里會柳青勝水二
泉口十二里至圈裏村方同入泗河轉入魯橋
白馬泉距城北二十里山原寨社原寨村平地土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三八
中西北流五里會馬山孟母二泉口 馬山泉距
城北三十里出庄朱社傳庄村平地土中南流八
里會孟母泉同陳家溝白馬二泉十里會崗山屯
頭二泉一里至白馬橋 孟母泉距縣北二十五
里出公孫社宣村平地土中西南流四里會陳家
溝白馬二泉十里會崗山屯頭二泉口 屯頭泉
距縣北二十里出中疇社白馬廠平地土中西流
二里會崗山泉 崗山泉距縣北二十里出中疇
社白馬廠村平地土中西南流三里入白馬河一
里至白馬橋 鱔眼泉距縣北三十里出中童社

北頁村平地土中西流五里至楊柳橋八里至中
童村五里入白馬會河 黃港泉距縣西十八里
出故夏社羊廠村平地土中西流五里至過下橋
三里入白馬河 已上諸泉俱從白馬河出魯橋
派

新泉距縣西北三十里出中童社程家庄平地土中
南流一里會程庄泉 程庄泉距城西北三十里
出中童社程家庄平地土中東南流八里至稻屯
橋七里入白馬會河十五里至內官橋轉出魯橋
白莊泉距縣南三十里出庄朱社白庄村平地土中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三八
地名川牛坡西南流五里至雙村七里至面房橋
八里入白馬河十五里至黃路橋三里至紙房頭
五里會淵源泉口

淵源泉距縣西南七十里出安侯社鐵腳山下平地
土中水深十餘丈浩瀚無底西北流四里入白馬
河七里至柳青勝水二泉口 柳青泉距縣西南
七十五里出薄梁社鄭老軍橋平地土中西流八
里入白馬河今枯乾廢泉一 勝水泉距縣西南
八十里在薄梁社朝陽村源出自忒白山半腰石
縫中西北流至黃曲村四里至鎮頭村六里入柳

青泉八里入白馬會河十里至閤裏村 三角灣
泉距縣西南八十里山薄梁社倉山坡平地土中
廢泉七西流八里至兩川橋 已上諸泉俱入泗
轉入魯橋

一泗水從西北滋陽縣入鄒施村鋪南流入永濟橋
人運

一零水離城七里源發尼山流自曲阜城南轉入泗
一界河自東南滕縣入經寨山西流入運

一白馬河離城二十里上源溪河自九龍山下瀝水
成湖周廣數里有菱芡溢而爲河下流南折會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四

諸泉入泗轉入沙州寺入運

一大沙河發源四基山西流經城南入白馬河而小
沙河卽因利渠由城東北岡山經縣東門南門下
至城西五里而誌不言入白馬河又紅溝河離縣
十五里發源城東南紅溝山下流至城西南蔡庄

入白馬河

蓼河距縣六十里發源潦烟坡下至城西北小半橋
西北紅江口入白馬河

按諸泉唯白馬山泉入泗處尤要蓋以泗上流身大
下流至白馬入處身小泗流勁白馬弱不能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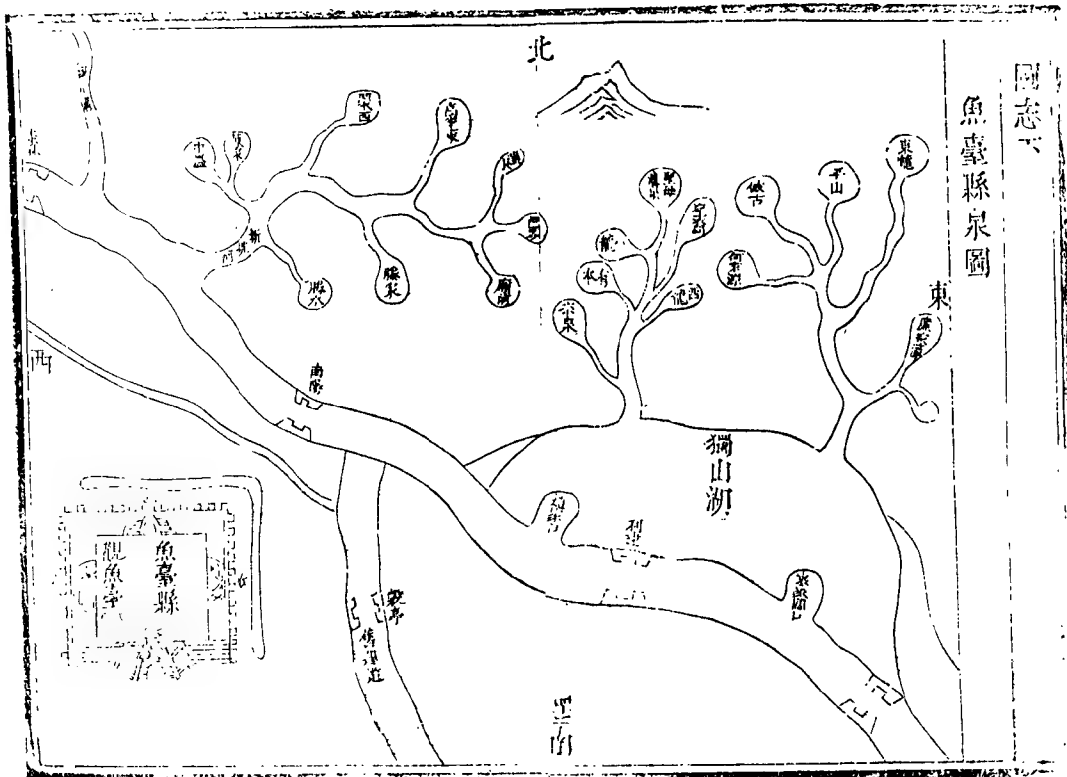
被泗逆入諸泉不得已皆假道于三角灣流出然
一灣不能盡容往往爲西鄉民田患也又他泉湖
入白馬者往往以此故積沙填淤漕亦終病之矣
明季故嘗于永濟橋挑築白馬河導水濟漕云

鄒縣唯三角灣自入漕餘十二泉皆由白馬入泗其
相會渠流則陳家會白馬馬山會孟母共四泉至
泗八十五里崗山至泗六十五里程家庄至泗五
十里歸膠下流二里通曲阜蜈蚣泉會流五十里
至泗黃港至泗四十五里淵源至泗八里滕水會
柳青至泗七里共入魯橋濟運內有五淺曰白馬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四

河至白馬橋曰雙橋至內官橋曰王家廠至平陽
橋曰夏鎮至徐鎮橋曰吳橋至魯橋河若閭家口
一決鄒魚滕濟之田俱廢又不專於病漕云

魚臺縣泉圖



魚臺縣泉

黃良泉距縣東北四十里出黃山下土中東西長八十五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 廟前泉距縣四十里在黃良南出土中東西長九十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 河頭泉距縣四十里在黃良東出土中東西長一百七十二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 陳家泉中溢泉距縣四十里城東北黃山土泉東西長一百五十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由新挑河入運 高家東泉高家西泉距縣四十里城東北黃山土泉東西長一百十五步至三岔河共會一股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四三

滕家泉滕水泉並距縣四十里城東黃山土泉東西長一百二十丈至三岔河共會一股 已上九泉皆由三岔河會流新開河入運南流八里至南陽關蓄濟 聖母池泉距縣六十里城東北寨裏集係土泉石鑲池岸南北長二百七十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 西龍泉距縣六十里在城東北寨裏集土中志云湧白石竇為池南北長二百三十丈至張家橋長十五里 有本泉距縣東北六十里出寨裏集土中南北長一百七十五丈至張家橋長十五里

聖裔泉距縣六十里城東北寨裏集土泉南北長二百二十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源流長十五里
 小龍泉距縣六十里城東北寨裏集土泉南北長一百八十五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源流長十五里
 陸小泉距縣六十里城東北寨裏集土泉南北長二百四十五丈至張家橋共會一股源長十五里
 已上六泉俱會趙家口入運南流五里至利建閘蓄濟

東龍泉距縣東北九十里出池頭集沙土中石鑲泉岸志云四時不竭不溢遇旱禱雨即應西南會平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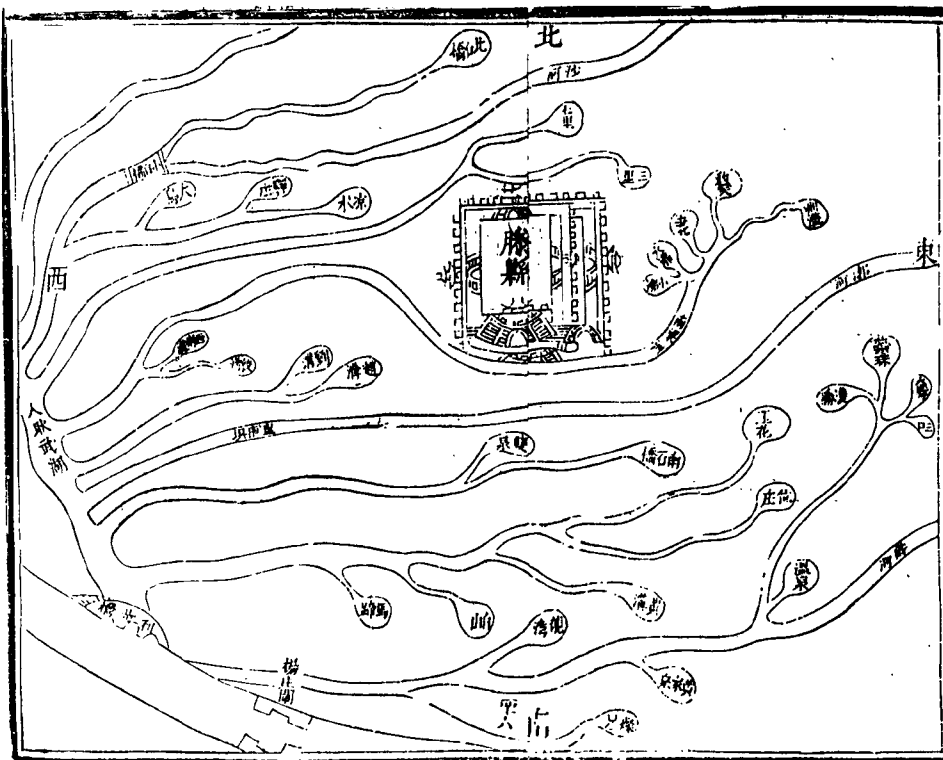
四四

山泉 平山泉距縣九十里城東北池頭集土泉南北長一千八百二十丈至集泉橋共會一股
 何家源泉距縣九十里城東北池頭集土泉南北長二千一百四十丈三尺至集泉橋共會一股上
 下源長二十五里 廉家潭泉距縣九十里城東北池頭集土泉東西長一千四百四十丈至集泉橋共會一股源流長二十五里 倣古泉距縣九
 十里城東北池頭集土泉南北長一千八百一十二丈五尺至集泉橋共會一股源長二十五里 已上五泉俱由獨山湖張家閘入運南流二里至邢

原缺第四十五葉

圖志下

滕縣泉圖



滕縣泉

北石橋泉距縣北二十里出柳泉庄土中二十五里
入小白橋沙河共四十里入耿武庄湖 凉水泉
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出孫家庄土中十二里入驛
庄泉共三十里入耿武庄湖 驛庄泉距縣西北
二十五里出驛庄村土中十里會凉水泉二十五
里入耿武庄湖 大烏泉志作一大泉距縣西北
三十五里出大烏集土中五里會驛庄泉二十五
里入耿武庄湖 三里橋泉距縣三里出蕭家庄
土中十二里會七里泉上源至下源出水口五十
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四

五里會入耿武庄湖 七里泉距縣北十里出張
家庄土中十五里入三里泉共五十里入耿武庄
湖出滿家口濟運 以上諸泉北路流入耿武庄
湖
豹哭泉距縣東十五里出梁上村土中一里會入五
花泉共七十里入姚家口濟運 荆溝泉距縣東
南二十五里出綏溝村土中一里會入五花泉五
里入東荆溝會河共七十里入姚家口 五花泉
距縣東十二里出小官村土中半里會入大沸泉
共七十里入姚家口濟運 大沸泉距縣東十二

里出小官村土中五十里入綏溝泉會河七十里
入姚家口濟運 小沸泉距縣東十二里出小官
村土中五十里入綏溝泉會河共七十里入姚家
口濟運 綏溝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綏溝村
土中一里入西荆溝會河共二十五里入姚家口
濟運 西荆溝泉距縣西南二十五里出綏溝村
土中五里入東荆溝會河共二十五里入姚家口
濟運 趙溝泉距縣西南八里出赤續社趙溝庄
久枯無水 劉溝泉距縣西八里出趙溝庄流三
里會趙溝等泉上源至下源久枯無水 以上從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四

東至西近縣諸泉皆會趙溝入姚家口
南石橋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鄭庄土中三十里至
鮎魚弦濟運 雙泉出白家樓土中至鮎魚弦濟
運

玉花泉距縣東南三十五里出鄭家庄魏庄土中一
里入位家灣共七十里入劉昌庄三里會入劉昌
庄 魏庄泉卽位家庄距縣東南三十五里出魏
庄村土中三十里入位家灣共六十里入劉昌庄
黃溝泉距縣東南七十里出黃家庄土中八里
入白山泉會河共十八里入劉昌庄濟運 白

泉卽栢山泉距縣南七十里出白山坡土中二里入馬蹄泉會河共六里入劉昌庄濟運 馬蹄泉距縣南七十里出白山坡土中一里入白山泉會河共五里入劉昌庄濟運 以上諸泉又南入劉昌庄

三山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庄村土中一里會入蔡珠泉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 蔡珠泉距縣四十里出羊庄村土中四十里入溫水泉會河共六十里入彭口濟運 大勝泉距縣東南四十里出羊庄村土中一里入二山泉會河共六十里入彭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聖

口濟運 雙勝泉距城東南四十里出羊庄村土中一里入蔡珠泉會河四十里入彭口濟運 溫水泉距縣南七十里出匡山下土中入西倉橋沙河共二十五里入彭口濟運 龍灣泉又名泥溝泉距縣南七十里出臨城祖家樓土中五里入中山店沙河共十二里入彭口濟運 黃家泉距縣東南七十里出黃山石縫中八里入洪家林會河共二十里入彭口濟運 以上諸泉入彭口燦星泉距縣南九十里出張阿庄土中直入運河三界灣泉距縣一百九十里山微山石縫中流一里

入微山湖濟運

按百中河距縣南八十里源出百中社南流十里受三里灣折而西流入運又黃家泉距縣東南七十里出臨城社由百中河會黃溝龍灣溫水三泉及鄒縣許由溫水泉又西會三界灣至留城今自加河開後泉無入百中河者又前新河諸泉在薛河南者或由王家口豸裏溝支河入呂孟湖或由東邵壩支河出佃戶屯減水閘在沙河北者滙于南陽開加河開後運道益東諸泉直徑俱入加河濟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辛

一界河卽白水距縣北三十五里出龍山西麓會鄒縣界白水故各西流越染山前又西南滙溫水湖郁郎淵又西受聖田池至橋頭入運 一北沙河距縣北十五里出鄒縣嶧山南經龍山後繞出其左至周林會七里泉至洪疇分流一由休城南入漕一趨休城北受大烏泉西受北石橋泉又西會白水入漕 南梁河距縣東北十五里右豹突左荆溝合爲一流至洪村西過濟西橋北經舊城北南折爲九曲西南受絞溝又西會漕水入漕

水卽沙河距城十五里出寶峰山南經空同山鳳凰嶺東過視其城會黃約山諸泉過鹿山鳳凰山而龜步水發連珠山過歐家谷來入之南至華蓋山而石溝水自嶢山瀑布東南至寶峰馬山經石溝來入之西至梁山村南過滄浪淵而明河水出馬山前繞樓山過全義來入之西至沙河店爲皇甫壩所遏稍北趨趙溝由獨山湖入運

南明河卽白河俗號捉白河出嶧黑風口諸山西經梁山奚公山西受薛河爲明河又西至永豐村南西南經白山入湖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五

石橋泉河縣南三十里源出官橋東北平地西過薛城又遠其南西流從三河口入漕按薛遏而南河遏而北河口唯石橋泉河入焉

薛河距縣南四十里其西江出寶峯山南過青蓮步將軍步左過高山亭而永豐鳳凰二泉出薛河南岸山麓者流入之西至薛山入悟真巖茶泉南過雲龍山其東江出胡陵山西至吳山伏不見至鐵脚山柳泉湧出至觀山前漸爲濯筆泉亦至雲龍山入之會西江兩江爲薛河其地卽靴頭城處也南至斬蛟臺折而西經昌虛城南陶山下潛爲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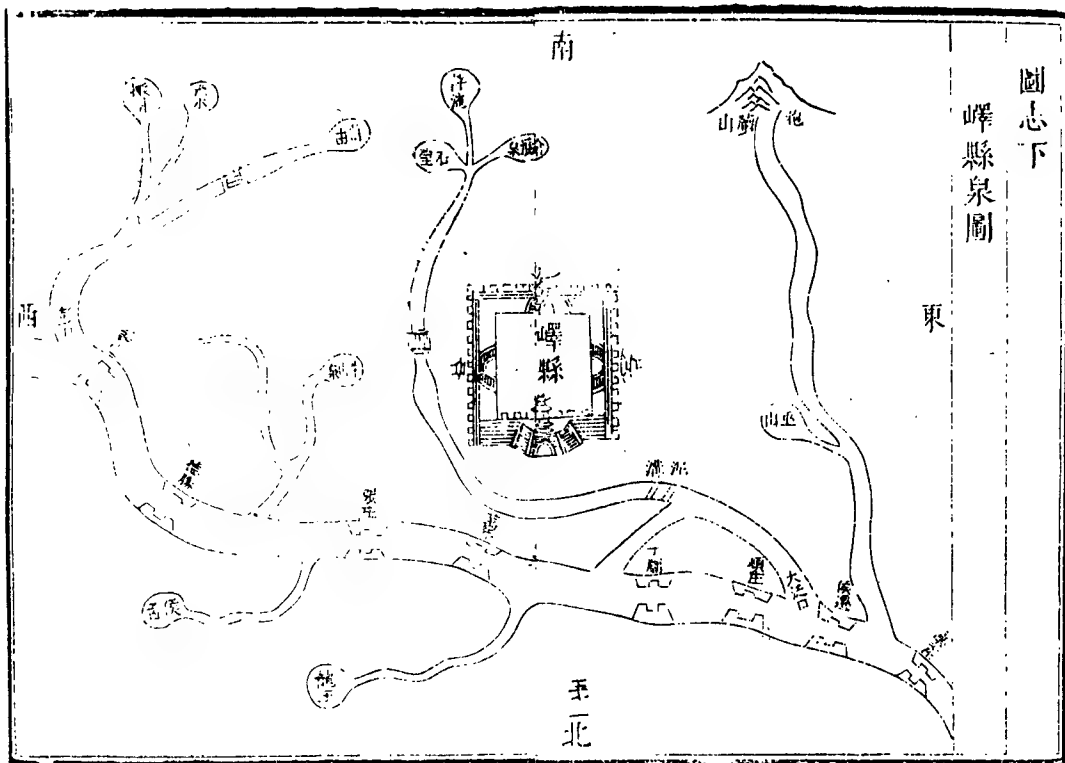
潭納玉花義河三山三泉南經豐山東過官橋經薛城至東邵爲壩遏入微山湖舊經山陽湖從金溝入泗自新河開漕東徙恐沙爲漕害故築石壩于東邵遏之又恐水爲壩害開支河于奚公山西導入南明河開泃河以後仍由新河故道入運泥溝河東南一百十里源出白馬山西南流過沙溝入呂孟湖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五

嶧縣泉圖



嶧縣泉

滄浪泉距縣北八里卽滄浪淵出車梢山下長一百二十六步至許池泉一里會入許池石室泉東南流至泥溝西分兩道一西南五十五里至丁廟閘一東南五十里至大泛口入運許池泉距縣西北十里嶺阜下突出五泉曰珍珠曰鍋曰篩曰金花曰灰唯灰泉稍濁餘皆清徹可鑒鬚眉南會滄浪石室二泉東南流至泥溝而伯王山泉自西北來會同出大泛口今建石壩于泥溝遏之由馬蘭屯出針鉤口又于馬蘭屯築土壩遏水向西行以

卷之一下

五十四

濟下廟閘 石室泉距縣八里去許由泉三十里
長半里流至泥溝西分兩道一至丁廟閘一至大
泛口入運

許由泉距縣北四十里以堯讓許由于沛澤得名出
陳郝集沙中陰泉二舊西南會溫泉南流入滕縣
百中河至留城自開新河入呂孟湖今開泇河後
流至滕境西倉橋會彭口入運十 撇井泉距縣西
北六十里山車級村土中舊二十五里由滕縣西
倉橋四十里入嶮山河今開泇河後亦由彭口入
運 溫水泉距縣西北五十里出石溝管土中舊

由西北五十里會搬井泉今開泃河後亦山彭口入運

牛山泉距縣西南三十里流至德勝關入運

巫山泉距縣東南四十五里南流侯遷關入運

侯孟泉距縣西南五十里東北流至張庄入運

龍王泉出黃丘山東南遠西北流二十五里會許池

泉今開泃河後至萬年庄關入運

按石屋山西二泉一馬頭山壁立上有神祠旁穴二

池水旱不涸平地可耕有昔人避兵石臼杵尚存

一山東有一泉名龍堂流會青檀寺入縣南蕭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五

河

一丞水或訛爲丞冶水舊出丞縣北方山今據出嶧

縣北六十里花盤山之車箱谷其源滄浪淵水尙

微南合許池泉始巨舊多溉田廩竹丞水又南經

嶧城西門又西南納金注河距縣三十里共入泃

河又東會武湖南入于泗又義河在縣東北三十

里亦入丞水

一東泃水出費縣之山經沂州合芙蓉河流至三河

口

一西泃水出縣東北抱嶺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

泃河水合南貫四湖溉田數十頃又南合武河入于泗謂之泃口通泗舟楫今用之爲運河

新河一名中心溝距縣南五十里源出白茅山後受

衆水下流爲彭河又東會丞河入泃上人相傳爲

舊丞縣及彭城所置鐵官運鐵之河昔時會議濬

此河通下邳以避徐呂二洪者萬曆三十二年始

開運道

巨龍河距縣西北六十里源出東豎村靈泉西遠西

豎集西南流入微山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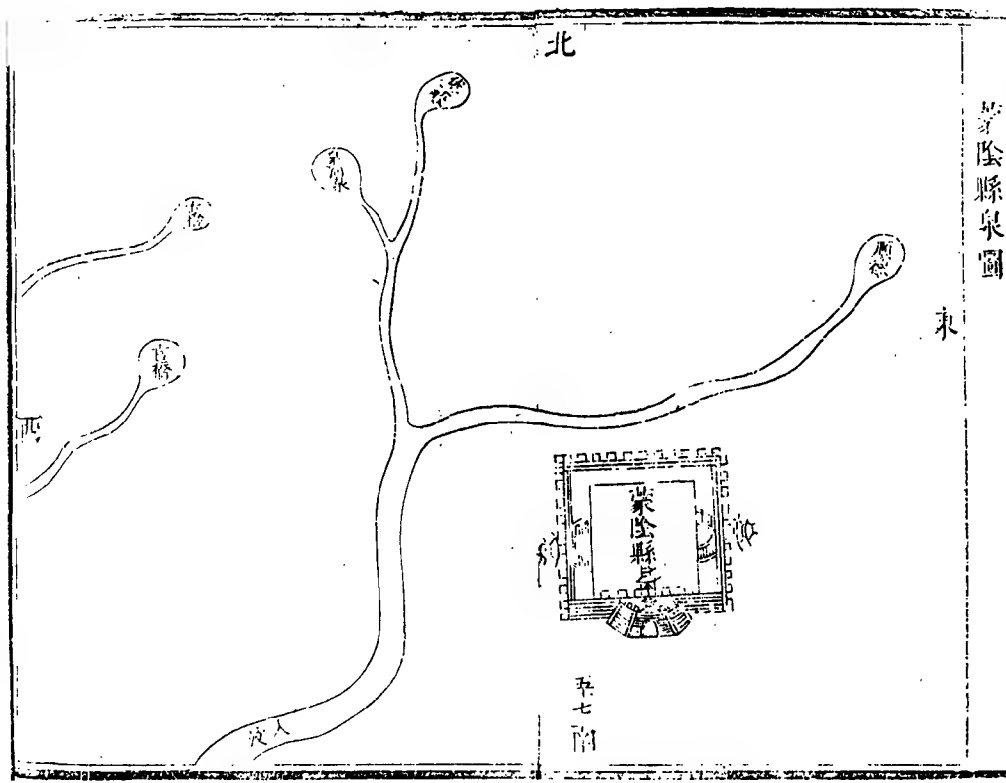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一下

五

圖志下

蒙陰縣泉圖



蒙陰縣泉

官橋泉距縣西七十里出立山社沙中南流十五里入新泰南師河

卞橋泉去官橋十里出土中西流至寨子村口入汶是為南汶蓋入之汶也

海眼泉縣西南從高峪舖入運 葛溝泉從高峪舖稍南入運

伏牛峪泉距縣西北二十五里出方山社山如伏牛泉出其下西流百餘步入小汶又六十里入沂又

百三十里入邳州漕河 泉河泉距縣西北二十里出泉河社舊各合泉從地湧出十餘泓北流入

小汶又五十里入沂

順德泉距縣東北七十里安平鄉宋熙寧中顏氏事姑襲汲八里外孝感舍旁湧出至今流出不竭南

流入小汶

一沂水出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艾山下小沂水在縣東北十里水經注出黃姑山西南流轉東入于沂

經沂水縣城西一里又南過縣東會汶水入邳州一汶水按水經齊三汶而入濟者為大若小汶則二源一在縣西南一在縣南合流至沂水縣界東北

流又折西南入沂

按蒙沂二縣之泉舊入邳州派自開新河向已不用
及開沭河後僅存四泉附于新泰鄒縣之間以入
汶云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一下終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一下

五九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目錄

河渠志上

運道興廢略

泉源諸派考

諸湖蓄洩要害

河渠志下

壩閘建置事宜

曹單黃河防考

黃運相關始末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

一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

河渠志上

古吳漢方恒學亭甫纂

運道興廢畧

京師之在燕自元始故漕運之自南而北亦自元始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潑旱
站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達京至元二十年李魯魯
赤自任城開穿河渠分汶之西北流至須城入清濟
故賡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
沽後因海口沙壅從東阿舍舟陸運抵臨清下漳御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

至京陸運道經在平地勢卑下夏秋霖潦艱阻萬狀
公私病之至元二十六年用壽張尹韓仲暉言自安
山西開河由壽張西北過東昌至臨清達御河長二
百五十餘里決汶流以趨之舟楫連橋而下建堰閘
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賜名會通然當時河道
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不過數十萬石故終
元之世海運未罷明初黃河變易濟寧之南陽西暨
周村涯淤室壅乃於濟寧西二十里開耐牢坡口引
曹鄆黃河水由牛頭河九十八里至魚臺之塌場口
出穀亭以爲運道上有怵生閘通南旺中有永通閘

通濟寧下經塌場口通穀亭謂之舊黃河永樂初糧
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運至陽武發山東河南下
并山陸運至衛輝下御河達京師九年以濟寧州同
潘叔正言命尚書宋禮役丁夫一十六萬濬會通河
用老人白英計築戴村壩遏汶全流南出汶上之西
入於南旺南北分流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
二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又命侍郎金純自汴
城金龍口下達魚臺塌場口築隄導河經二洪南入
淮漕事定爲罷海運成化間於永通開南二里建閘
曰明鏡一名永通下閘又於南陽開東一里地名鈞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

鈞嘴建閘曰廣運弘治間復於魚臺之吉家淺建閘
廣運上閘水大則開永通閘水小則由濟寧天井
閘總從南陽達穀亭自穀亭南經八里灣閘孟陽泊
閘在昭陽湖西南經沛縣東抵赤龍潭轉入秦溝出茶
城以通大浮橋總謂之舊運道正德間河決曹單直
衝沛邑趨飛雲橋入運少司空崔巖役丁夫四萬二
千有奇弗能塞俟其自定而後築堤捍之嘉靖初沛
縣曹單城武塌場口黃河屢決自濟寧至徐沛運道
悉淤中丞劉天和築曹單長隄運道始通繼決野雞

岡二洪俱涸少司馬王以旂濬李景口引水由蕭縣
出小浮橋濟洪後曹縣復決衝穀亭迨房村之決漕
舟阻關於邳以下者至二千餘中丞魯鈞疏濬下流
役夫數萬未幾而新集至小浮橋悉淤全河之水俱
徙於北從沙河至徐呂三洪無復漕梁之跡於是開
南陽新河之議起矣方當河決沛縣之時南司空胡
世寧上言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使運道不假於河
則亦易防其塞矣莫若於昭陽湖東岸滕沛魚臺鄒
縣界擇土堅無石之地另開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
河口就取其土厚築西岸爲湖之東堤以防河流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三

漫入山水之漫出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
散之區下其議總河盛應期以爲可行役丁夫九萬
八千開渠自南陽經三河口過夏村抵留城百四十
里閱四月怨讟上聞褫職停工自是四十年無政言
改河者至嘉靖四十五年運道大壞工部尚書朱衡
謂黃水未消工難措手惟此地形高土堅黃水不侵
河路徑捷輓輸更便疏請開挑以備運道兼採中丞
潘季馴議請濬留城口至白洋淺舊河屬之新河言
官有無於沾頭舊運而乘雨久水溢以阻其成者會
給事何起鳴以勘議上言舊河難復新河宜開得報

時南陽口至仲家口已通舟行惟夏村迤北十七
里未與水接乃加力開濬剗利建珠梅夏鎮西柳莊
四閘砌馬家橋埽口石堤遏河之出飛雲橋者人秦
溝復留城至赤龍潭舊河五十餘里以接泉水六月
工甫績適暴雨黃溢嚙新堤幾盡百中橋至白洋淺
一帶亦淤言官復劾衡悞河工而衡報糧艘已過薛
河抵南陽出口北上得不問迨九月馬家橋石堤成
水南趨秦溝飛雲橋之流始斷而言者終以復舊爲
便衡言黃水自西來而舊河在昭陽湖西橫截舊河
以達湖水去沙停河所以數年必一淤若新河則在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四

湖之東相距漸遠黃水淤塞舊河而不及新河有之
矣未有至新河而不淤舊河者也隆慶元年山水驟
漲衝塌薛河石壩壞糧艘數多議復譚然給練吳時
來言舊河已不必議惟新河所受上源山水亟宜疏
濬詔仍下衡區畫於是經理沙薛上流既開東邵支
河以殺其勢卽於東邵築土壩薛河口築石壩以障
其流又挑王家口支河以洩薛河之水卽於王家口
旁裏溝各築土壩以攔薛水之溢挑皇甫以洩沙河
之水卽於皇甫翟家口宋家口各築土壩以界沙河
之趨而昭陽湖之積水復大挑同回蔡河以瀉之自

此運道俱由新河改夏村爲夏鎮然有夏鎮河有留城河有李家口河有鎮口河總名之曰新河夏鎮河爲尚書朱衡所開乃循中丞盛應期未竟之緒其河起南陽七十八里至王家口由宋家集折而東又南經夏村五十七里至留城是也留城河又尚書朱衡採中丞潘季馴議疏濬舊河屬之新河者其河北至滿家橋四十里南經境山由茶城口四十五里出濁河是也自李家口開此河卽廢李家口河則中丞潘季馴所開以避留城一帶之湖水者其河自呂公堂迤西轉東南經龍堂至內華關以接鎮河口共一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五

鎮河口則中丞凌雲翼所徙一十八里內建三關隨舟出入爲啓閉者開成不勝黃水之灌注閉日常多諸湖泛濫新舊兩渠仍通爲一一二十年間屢變屢遷總以地逼於黃故河患不息於是開泇河之議起矣泇以嶧東西兩泇水得名西泇自抱犢山東南流與東泇合又南合武河入泗謂之泇口淮泗通焉嶧之南有中心溝復受衆水下流東會永水入泇隆慶間徐邳淤御史翁大立疏請開河自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泇口出邳州以避秦溝徐呂之險科臣路遵言河由馬家橋葛虛嶺高出河底五丈餘侯家灣梁城

多伏石周柳諸湖達直河口須築堤水中功費無算議遂寢萬曆癸巳雨潦大作河決汶上灌徐沛潰漕隄幾二百里總河舒應龍求通洩之途於微湖東得韓家庄其地在性義嶺南不經葛虛嶺而可引湖水由彭湖注之泇乃疏請開支渠四十餘里閱五月功成猶未能通漕也自黃垆口決鎮口淤數年間專用力於分黃道淮及接引黃流出小浮橋濟運而開挑未久淤塞隨之已亥御史劉東星與夏鎮分司梅守相議舉韓庄未竟河工淺者深之狹者廣之併鑿侯家灣梁城通泇口使可行舟以水溢暫撤辛丑上疏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六

請竟前功得報可遂不問淺狹難易一切修濬建鉅梁橋石關一德勝萬年萬家莊各草關一是年漕艘由泇行者十之三矣癸卯霖雨水漲河決黃莊入昭陽湖穿李家口逆行從鎮口出御史李化龍定計開泇乃議棄王市以下三十里之泇河徑從王市直達紀家集南取當河深處以避鑿郝山及周柳諸湖百里之險通計挑河建關壩工費二十萬八千一百有奇乃上疏言今之稱治河難者謂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涸而無以載舟是以無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隄壞而無以維絳是以有水難也泇河開而運

不惜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疏淪決排皆無庸矣又以二百六十里之泃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糧艘過洪每爲河漲所阻運入泃而安流無患且運借河則河爲政河得以困我運不惜河則我爲政我得以熟察機宜而治之廷議避之遂改挑直河之支渠修砌王市之石壩平治大泛口之湍溜撈浚彭家口之淺淤建開設壩次第畢舉而運道實賴之矣自李家巷口東至黃林莊一百六十里爲東省境又南接邳界河道百里共開泃二百六十里徑從駱馬湖由董陳二口入黃河經宿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十一

七

遷一百八十里抵淮安清江浦開我

朝因之四十年來歲輓無悞皆此一錢漕河力也竊嘗於尙書朱公衡之成新河中丞李公化龍之成泃河而知昔人避黃以護漕用意至深遠也蓋自永樂中重濬會通以接江淮之運漕與黃實相爲終始而黃性遷徙不常難必其安瀾無患每遇溢決必至碍漕故欲治漕必先治黃害莫甚於嘉靖之間是以不得已有新河之役新河開而穀亭之淤避矣但留城以至鎮口猶地逼於黃一經雨潦遂壞漕隄降萬之間歲歲爲梗是以不得已有泃河之役泃河開而鎮

口之淤徐呂二洪之險又避矣是漕河之至今得以通行者二公之功也然新河之議自嘉靖初司空胡公世寧建言中丞盛公應期開浚功垂成而以之獲罪乃至四十年無敢言改河者迨嘉靖末年運道大壞朱公始得收盛公之績而言者猶以悞工見之彈章泃河之議自隆慶初中丞翁公大立建言萬曆初中丞傅公希華上疏俱以費煩寢議萬曆二十年中丞舒公應龍始開韓庄支渠四十里二十六年中丞劉公東星舉韓庄未竟之緒三十一年中丞李公化龍挑渠修壩浚淺設開運道始成而邳徐人情不便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十一

八

猶怨咨流傳謂黃不可廢可見昔人成事之難也假使朱公非有盛公濟艱難於昔李公非有舒劉二公弘締造於先則異同之見鮮不一試而輒阻安能奏厥効哉矧歎朱李二公成事之難尤深惜盛公舒公劉公創事之不易也嗚呼彼六七公者殫智盡力任勞任怨竭蹶於數十年之中者無非爲避黃計也然則後之君子觀昔賢之遺迹思所以保護運道隔截黃流又當何如哉

河渠志上

泉源諸派考

山以東之泉或穴於地中或原於山下爲川爲澤無之非是也自會通河成而涓滴皆爲漕利矣約而計之其派有五

其一三汶爭趨出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並經南旺入分水口者爲分水派

其一泗沂西下夾流而南出泗水曲阜滋陽寧陽會汶與洸以入元人所爲會源閘者爲天井派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十一

九

其一由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通乎塔里黃良而下各入漕渠而不越乎魯橋閘左右者

爲魯橋派

其一濟寧魚臺滕嶧諸泉及昭陽湖分會沙河八泉入上沽頭者舊爲沙河派自嘉靖四十五年挑新河改從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里通遶卽將前滕嶧之泉注之當爲新河派

其一沂水蒙陰及鄒縣許池等泉會沂汶二河而下經古邳與黃河入淮者舊爲邳州派自嘉靖四十五年開新河其沂水蒙陰入沂諸泉已廢至萬曆

三十五年開泇河卽并廢夏鎮以南新河而滕嶧二縣諸泉之向入新河以至留城者盡移昭陽湖東改入泇河并南岸徐沖之泉出夏鎮以南新建張莊等八閘現在濟運者宜爲泇河派

按張純廢泉論曰泉之資於漕大矣而亦不必用者如蒙沂之泉所以濟邳河然自塞孫家口黃河悉由徐呂至邳則邳無資於泉也是以弘治中巡撫徐公源議棄此泉并夫省之蒙沂之民至今利焉滕嶧魚之泉所以出沙河而井及二洪然自鑿新河諸泉雖由呂孟等湖入運而湖波浩蕩自有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十一

十

餘濟則滕嶧魚之泉有可也無可也停夫以寬民非與然河之遷徙靡常姑自我朝論之嘉靖十三年水行趙皮寨穀亭流斷二洪告涸向非天助其順自衝夏邑以出小浮橋則人力如之何哉十九年決鷄鳴岡由渦經亳以入淮二洪又涸向非王公以斡力開李景高口則二洪幾不濟矣然猶幸其可以智力成則人亦天也今所恃者天耳萬有不測甚而人力無所施則二洪涸安得不賴滕嶧魚之泉乎邳河濫又安得不賴蒙沂之泉乎是不可不預待也又胡瓚議廣泉源略曰夫所貴乎泉

者謂其濟運也若冬春枯澁夏秋暴長無爲貴泉矣近據所閱新泰諸泉皆此類也訪得蒙陰廢泉如官橋卞莊二泉下流俱入汶河夫非漕渠涓滴之助愚以爲勞力於無源之水莫若施功於有用之泉況其故道可尋因舊爲易或者以爲復泉仍須復夫查該縣原額泉夫百五十名自弘治十四年暫議停役今經百年所省當二萬計何莫其王土而因此兩郡民乎合無將前項廢泉亟爲修濬量復人夫仍以附近新泰泉官督之便又張克文新泉序曰國家輓東南數百萬粟邇流達於京都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十一

南旺其襟喉而泉源其血脉也舊泉凡二百二十有六分濟南北前人之計周矣文奉命兼理之明年壬申遍歷諸泉其曲徑危梁不能與者躡屨從之務窮其源凡舊泉所出悉按圖治之矣顧圖所不載者歷州縣有之召父老問故曰泉豈有窮夫

則有限如開一泉必增數夫故伊者不及賄有司不以告余因進諸長吏而矢之必不以泉益夫以水困民也惟取盈於舊額蠲其遠役而調停焉如是而民心悅遂報新泉三十六處併而入河計所助之利視昔亦加多或曰新泉中有甚微細者顧

亦取而濬之而記之何抑不見聞乎水涸舟膠既障之板又從而固之加蕭草焉懼其涓滴不爲用也夫已涓滴而塞其流不涓滴而導其源可乎矧今不紀後將何稽并敘其說如此歷觀前人之論泉之所係重矣而酌其緩急則分水天井魯橋之派尤屬漕河命脉每歲春夏宜嚴督官夫疏濬庶克有濟至於山泉沙磧頗多汶河每爲淤墊須於大挑之期一併挑濬使泉流無阻名曰理白河其各處泉源必於三四月查挑貴及時而用之也乃自泉夫裁而挑濬無人泉爲之壅矣且蔭泉宜多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十二

植柳斯溝渠得以遮蔽盛夏烈日水不消耗尤需人培護之夫閘河千里所藉以利漕者惟此十七州縣之泉源屈曲灌注而後爲我用苟以裁夫而至壅塞則病漕之害豈區區役食所能較其輕重耶是泉夫之宜復有不待再計而決者

河渠志上

諸湖蓄洩要害

魚臺沛滕嶧縣接壤諸湖共十有四曰昭陽湖曰棗莊湖曰李家湖曰郝山湖曰微山湖曰呂孟湖曰張莊湖曰韓庄湖曰獨山湖曰馬腸坡湖曰常阜湖曰平山湖曰白山湖曰白浴湖總以昭陽爲統領

昭陽湖有大小二在新河下流自泇河通資微呂諸湖以濟韓庄東之運道則又據上游所受獨山諸流從棗庄湖出李家口其東卽棗庄湖又東爲李家湖其在郝山之南者爲郝山湖又南爲微山湖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十三

文東南爲呂孟湖又東爲張莊湖又東爲韓莊湖各雖不同實無限隔自東北南陽壩至西南徐境利國監瀰漫幾二百里俱隔在運河西岸運道從韓莊開至夏鎮計程七十里皆逼臨諸湖僅隔土堤一道寬窄不齊最稱危險其韓莊之北建有郝山湖之水並資蓄洩濟運固歲應修治而微湖之西南切近黃河每慮有漫瀉之患苟不堅禦濁流一人不特滕嶧爲巨浸而運道必至梗阻故保護者所宜加意也若獨山馬腸坡二河皆自南陽橫截

新河以入昭陽湖在新河上游最爲清利其餘小者運河北則常阜湖在德勝岸東白山湖在張莊岸西南浴湖在臺庄岸東運河南則平山湖在德勝岸西則徒梗緯道與漕無益耳

獨山湖卽南陽湖也南陽之東有獨山山下有坡厥地平衍卑窪舊爲滕魚諸泉所匯自新河開坡始蓄爲湖以資灌注每遇伏水發則奔濤傷堤水溢河漲非有以節宣之必潰隆慶二年建石堤三十餘里各留口引水入運河濶不過十餘丈有減水閘十四座大者二各三洞小者十有二壩一淺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十四

十一自北而南從一起數至二十一止是爲水櫃濟寧州西湖一曰馬場又名任湖在漕渠北岸周圍四十里上受蜀山之水北岸爲減水閘三卽五里營十里舖安居鎮是也東爲堤一道長一千六百餘丈湖之西口爲馮家壩長十餘丈以備洩宜有橋曰陂石跨於湖口此運河蓄洩之一區也汶上縣西南湖一曰南旺周漕渠兩涯共一百八十里中爲二長堤漕渠貫其中畫而爲三漕渠西者爲西湖卽名南旺在汶河堤南漕渠東者爲東湖在汶河堤南名蜀山在汶河堤北名馬踏南旺紫

廻九十三里成化間始爲石堤湖多菱芡蒲荷菱
荻魚鰲居人採擷爲利嘉靖間周築四圍堤岸一
萬五千六百餘丈萬曆間除耕湖運堤三千六百
丈外耕築湖堤南西北三面共一萬二千餘丈復
添築東面子堤一千一百八十八丈又于五里鋪
建石壩一座長五丈以便蓄洩濟運原湖二千七
百頃向除子堤畫界處高亢地及宋尙書白老人
香火地二百八十頃外共二千四百餘頃爲水櫃
隨堤內開有大渠以湖身北高南下復穿小渠二
十餘道縱橫聯絡使湖水通流備濟云王道南旺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五

湖堤記畧曰禹貢大野既潯東原底平周禮兗州
澤曰大野地志謂大野在鉅野縣北而何承天云
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則其地與其所鍾
可知或又云鄆州中都西南有大野陂鄆州今東
平州卽古東原而中都則汶上縣去古旣遠陵谷
變遷求古大野未知孰是顧今南旺湖實在汶上
西南會通漕河縱貫其中湖界爲二東湖廣衍倍
于西湖北接馬踏武莊陂以及安山南接馬場湖
以及昭陽諸湖綿亘數百里而徐兗東鉅諸郡邑
又悉環列于左與古經志合是南旺湖卽古大野

無疑禹治水時大野旣鍾洙泗濟水而成而泗通
於汶淮通於沂泗之上源又自大野而通于濟揚
兗徐之貢悉由此達是大野在古已爲貢道之要
會矣文皇帝定鼎燕都控制上游與堯舜禹所都
同在冀州方域之內故貢道亦與禹迹大畧相同
永樂中疏鑿會通以濟漕運顧瞻南旺適當其衝
乃導汶自戴村西南流合洸與濟伏所發徂徠諸
泉潄於南旺上下交灌而又建閘設壩蓄洩以時
遂使三千年已廢之大野復爲聖世利涉之用向
非南旺則會通河雖開亦枯涸耳烏能轉萬里舳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六

艫以供億萬年之國計哉是南旺又今日貢道之
要會也物盛致蟲積習生常邇年以來河沙壅而
吏職曠于是有堙塞之患水土平而利孔開於是
有冒耕之患私藝成而官防礙於是盜決之患
三患生而湖漸廢湖廢而運道遂失其常此所以
不能不軫聖明宵旰之憂也近者廷議請遣大臣
徃任其事而兵部右侍郎王公以旂受命以行祇
承德意視事之始會同漕運管河都御史周公金
郭公持平暨內外諸司相與稽考因盡得湖泉放
失之由於是按圖牒以正疆界照典憲以慎豪強

飭官聯以慎法守而又躬履地形指授方略先濬諸泉以開湖源繼疏四湖以爲水櫃又以南旺地當要會用力尤多西湖環築堤岸以丈計凡萬五千六百有奇隨堤既開大渠與堤俱長而湖內縱橫復穿小渠二十餘道使相聯絡引水入漕經始於辛丑八月十有二日至十月望告成焉其承委官屬張文鳳劉鳳池等若而人君既肅將王命率由舊章而諸君亦咸惟懷永圖恪守成算所以羣策畢效衆力協濟甫三閱月而百年濬政犁然悉還其舊愚惟建事而有所因則功易成法立而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十七

能守則德可久今之功敘誠不可無傳矣又王廷泰止南旺一帶水櫃餘田給民佃種疏略曰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既已成績乃建議請設水櫃以濟漕渠在汶上曰南旺在東平曰安山在濟寧曰馬場在沛縣曰昭陽名爲四水櫃卽湖也非湖之外別有水櫃也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啓閉凡故決盜決者有禁豈不知各湖可獨以與民取征賦之入哉蓋以利有大於此慮有遠於此者不可以小害大近妨遠也臣近巡歷泰安寧陽等處竊見漕河所資止泰山

諸泉自新泰萊蕪等縣經流汶上故曰汶河雖以河名而實諸泉之委匯也然諸泉之水濬則流不濬則伏雨則盛不雨則微故汶河至南旺分流南北則水勢益少非有閘座以時蓄洩則其涸可立待也每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阿城七級之閘如置水堂坳之上舟膠而不可行宋禮諸臣議設水櫃者誠有見於此耳今四湖俱在昭陽因先年黃河水淤平漫如掌已議召佃而安山南旺馬場等湖夏秋水發則水俱瀾滿足以濟運若再召令種辦子粒則所名水櫃者將來爲一望禾黍之場矣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十八

漕河何所賴焉樊繼祖南旺湖圖說略曰歲在辛丑運道告艱侍郎王公往往任其事疏在濬泉建閘復湖導河余謂濬泉尚矣復湖次之建閘又次之第泉脉微渙諸湖爲居民所有根據盤錯吾懼其成工之難也及歷覽諸湖皆瀾漫浩蕩視無涯卒有緩急足恃無恐而好事者尤不免以閘贖疑余曰卽令諸湖置諸閑曠使河流不至滲漏已爲利益今其餘波洋溢水鮮菱芰於國於民尤兩利也其爲關繫豈小哉萬曆十七年張居敬奏請南旺等湖各查項畝於高下相承之地築一東湖

堤堤以內永爲水櫃堤以外作爲湖田聽民耕種庶限界分明內外有辨小民難於侵佔官司易於稽查詔從之是南旺諸湖有淤高之地可耕自昔已然其所以不令召種者慮其有碍於運也今西湖積沙日久荒地雖多而民不之爲仍以舊運國用稍廢隨宜開濬深通復其原界惟是湖地肥沃奸民之窺伺已久安山一湖既有聽民開墾之令勢將競起告佃若輕給耕種必且廢爲平陸一遇旱潦緩急無恃所關不小非安山湖無碍運河者比此尤經理河漕者所宜留意也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十九

蜀山湖周六十五里一山獨峙湖心俗傳蜀者獨也故名其幫湖運堤屬嘉祥者自馮家壩至孫村二千三百四十四丈屬汶上者自孫村至分水口南一千五百丈其湖堤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止共長三千五百一十丈以蓄水濟運歷歲收蓄汶水原有南月河口林家村口田家樓口及胡家樓口而無子堤每水大則出長溝滾水壩入馬場湖而石壩自明季來久廢現從蘇魯橋陳蔡口注之又本壩以北別有歲築草壩一道兩頭洩瀉接聯湖堤其東北受水之處有植柳以禁侵佃

馬踏湖周三十四里其上爲釣臺泊水漲則滙入北湖山開河開運北由弘仁橋入運其幫湖運堤自禹王廟起至弘仁橋止二千六百六十三丈其湖堤亦自禹王廟起至弘仁橋止共三千三百餘丈係土築以蓄水濟運歷歲收蓄汶水原有北月河口王士義口徐建口亦無子堤蓋東湖地勢漸高無需防遏止於官民界分植柳豎石以杜侵冒而南至長溝小河口蘇魯橋北至田家樓受水之處亦堤而築之視西湖工倍焉爲閘者三在李泰口弘仁橋爲壩者二在馮家口王岩口其戴村王堂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二十

三口皆蓄洩要害處也至於關閘全湖伸縮漕河則有南北端二閘東西岸十七斗門以時啓閉實爲水櫃盜決侵種宜禁云
東平州西北湖一曰安山卽安民山湖以此得名在運河堤西岸周圍一百餘里永樂間宋禮陳瑄經營漕河旣成建議設水櫃以濟漕渠在汶上爲南旺在東平爲安山在濟寧爲馬場在沛縣爲昭陽名曰四水櫃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放水入漕各建閘壩以時啓閉凡盜決侵種者有禁萬曆六年清丈安山湖原廣百里其高而宜田者已

七十七頃有奇其卑而宜墾者止四百一十六頃有奇當時建議欲於高下相承之處築束湖小堤畫分二區堤以內櫃水濟運堤以外聽佃稅糧萬曆十七年築土堤共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又於似蛇溝八里灣增建二閘以爲蓄洩永利自通河口起過焦天祿以西吳家口止共十七里係幫湖運堤自吳家口運堤起至王禹庄又至青姑堆環轉復至通河口共十九里皆縮內湖堤其間不無缺口自吳家口至青姑堆中有橫截東西子堤一千八百一十五丈亦多缺口又運堤四閘之內各有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三

隨堤小河自南而北共約二十餘丈引流順下以出濟運皆宜修治然總論諸湖惟蜀山馬踏在漕岸之東可稱水櫃南阻西湖及安山湖在漕岸之西但稱水壑不可稱水櫃且自順治年間河決荆隆泛張秋安山湖淤成平陸前河使盧曾議挑復湖心計費帑金二十餘萬無可設法因而中止今堽塞已二十餘年水旱不時輓輸如故則此湖之興廢無關漕河之利病明矣今方搜索利孔久淤膏腴不若聽民開墾收稅濟餉以荒棄之土充墾鑿之利未爲失策倘國用贏餘力可修復或滄系

變更勢必資之以爲漕利則潞賦仍加挑濟未爲不宜也此以無用化有用若執禁湖之名與蜀山馬踏等湖同視則又爲膠柱之見矣

張秋城南曰廣濟渠在運河西岸明景泰四年徐有貞治沙灣河決時先爲疏水之渠起張秋金隄通壽張之沙河西南至於竹口又西南至大渚潭乃踰趙盤泊而上又西北接河沁之水命曰廣濟渠渠口爲通源閘有石堤二道自大感應廟起至沙灣長一百六十丈運堤自沙灣起至荆門驛長一千九百三丈有五空橋在張秋城南與沙灣相對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三

卽爲減水石壩廣袤各十五丈又於上堯石爲五寶以漕渠餘水入之小鹽河順治七年黃河決荆隆衝張秋南北隄岸俱潰惟此石堤巍然獨存復行修整以便緯輓實爲利漕淺入曰掛劍口新添曰沙灣曰北灣曰安家口曰仲渡口曰南浮橋曰北浮橋東岸戴家閘東有三空橋大河神祠北有五空橋俱洩入鹽河西岸南自老黃河口次卽沙灣閘又次坎河斜對東岸之五空橋而西岸沙河由夾河山減水壩乃在五空橋之北至荆門上閘東岸稍遠又有黑龍潭亦洩入鹽河此處過汶門

北與故道清河東北之處呼吸關通旱不令運河枯澁潦不致運河漲溢節宜最宜慎云

牛頭河西自耐牢坡口東至魚臺之塌場口九十里係明初徐達所開不惟可以通運而濟寧以南窪地之水由之洩入昭陽實濟寧以南之水道也自穀亭淤而塌場口塞濟寧南鄉遂歲受水患應仍浚牛頭河使達昭陽諸湖以通蓄洩而濟寧南鄉一帶之窪地倘能築岸分圩爲江南種秧種稻之法以獲水田之利即可轉荒瘠而變膏腴亦存乎其人之典舉也昔商輅記平江伯陳銳耐牢坡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三

畧曰前史云有志者事竟成此可爲遇事而不爲與爲事而無成功之勸昔洪水爲害禹受命治之疏三江導九河鑿龍門排伊闕而後水順其道人得寧焉此聖人之功萬世允賴卓乎不可及已後世若李冰疏江水以利民范仲淹築海堤以捍患皆足惠當時而傳後世孰謂天下果有不可爲之事有不可成之功乎若今漕運總兵平江伯陳君銳可謂勇於有爲而果於成功者已君故平江恭襄公曾孫年富力強才高識卓精神大夫咸推重之遂自南廣總鎮移董漕運期歲之間凡恭襄所

遺良法美意悉舉而行漕途坦坦人自以爲弗勞頃至濟寧見運舟上開之難因以所聞耐牢坡舊河詢之居民有進而告者曰是河不通舟楫已踰百年宣德初恭襄公嘗命工疏浚未及成而公捐館至今人猶惜之君乃躬詣相度果有可行之勢遂會總督漕運都憲李君裕棖檄山東管河副使陳君善通判陳翼出公帑之積鳩工市材日舉事自耐牢坡至塌場口計九十八里其間石橋土堰灘淺淤塞一一疏之耐牢河口舊有減水閘移進二里許政置大閘又增置塌場口閘以節下流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三

之疾于是水勢平康舟行便利因改耐牢坡河曰永通河閘曰永通閘其新設塌場口閘曰廣運閘閘各有廳皆三楹一軒翼以兩廂拱以門樓衛以垣牆挽舟有具僕役有夫經始於成化乙未春二月畢工於是歲夏五月事聞朝廷特設閘官蒞之蓋是河故蹟郡志載至元六年黃河水溢自曹縣界東北流潯鉅野澤從東南經嘉祥縣蓮花池抵古濟州以西二十五里爲耐牢坡南經魚臺縣大塌場入會通河卽今運河當時江南舟楫俱此經洪武戊辰河水復溢而此河因塞自魯橋以北

皆舍舟從陸設爲車站永樂辛卯復命大臣疏濬河道止從近州開河川工而是河遂廢夫廢於前而興於後果誰之功乎於是漕運中都留守把總都指揮高興南京各衛把總指揮徐昇夏堅輩相率來徵予文立碑示久遂次第其始末爲記翁大立開廢渠洩積水疏略曰臣查國初洪永間開濟寧迤西耐牢坡引曹鄆黃河水經場場出穀亭以爲運道今上有怵生開通南旺中有永通開通濟寧下有廣運開通穀亭者謂之舊黃河自舊黃河以下湖陵城水道尚存舟航可達惟湖陵城之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三五

黃水既退地形反高臣乃督令兗州府同知章時驚沛縣知縣李時自留城之回回墓大開決口以達佃戶屯自佃戶屯再開淤澱以達李家口遂與鴻溝相通使穀亭湖陵城之水皆入昭陽湖昭陽湖之水又由鴻溝以出若汶泗水漲則斗門宣泄鴻溝可以納流汶泗水消則斗門封閉漕河可以免涸唇齒相依之形也由怵生開以至廣運開由廣運以至湖陵城由湖陵城以出回回墓上下三百里皆與漕河相接首尾相啣之勢也漕河爲主鴻溝爲輔譬之閭閻之家傍開側戶矍矍之艦尾

繫輕舫緩急相濟之意也由二公之言觀之則耐牢坡之復開不惟可以變濟寧以南之窪地爲膏腴而漕河藉此以吐納亦未始非蓄洩之利也恒嘗有漲運諸湖水田議略曰近歲承乏何干時履疆域相度丘原得觀滕沛魚濟各被水渰之處益知東南之水田未嘗不可立致也誠彷彿東南治田法就其被水患者中間開爲支河四圍築以圩岸最爲便易乃爲之時其耕耘以種秧苗備其枯槁以資車戽則水荒棄地不難變爲沃壤獨此國用匱乏生民困苦之時以牛種廬舍間之上上無餘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上

三六

財以陞科告佃責之下下無餘力是以逡巡而不敢行是莫若仿元人虞集所言視田授官之意開力田之科有能闢水田若干頃者予以幾品冠帶多者秩亦遞增其田卽授爲永業如是永著爲令則既有閑田以酬其開墾之勞復有冠帶以勵其急公之念凡有餘力之家有不踴躍趨事者乎并附載以備採擇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

古吳葉方恒學亭甫纂

河渠志下

壩閘建置事宜

元改任城爲濟州開會通河導汶泗以會其源置閘以分其流南自濟寧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九南入於河曰分水曰天井曰在城曰趙村曰石佛曰新店曰師家莊曰棗林曰南陽北至奉符爲閘以節汶水曰堰城東北至兗州爲閘以節泗水自北而南曰金口出魯橋自東而西曰黑風口由府河以出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下

一

會源開會源卽天井閘也批未開會通以前所建西北自安民山入於新河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六以達於漳河曰戴家廟曰荆門上曰荆門下曰阿城上曰阿城下曰七級上曰七級下曰周家店曰李海務曰通濟曰永通曰梁家鄉曰土橋曰戴家灣曰新開上曰南版此旣開會通以後所建皆在至元大德延祐之間至元中又於金口開南建減水閘曰沂河引沂入泗又建一閘於兗州之西十里曰土要建一閘於兗州之西三十里曰杏林節泗沂之西流者受開黨諸泉謂之府河亦謂之濟河西流至天井閘

又於濟寧東北四十里建閘曰吳泰曰宮村以節汶水又於馬驛北建閘曰減水以殺洸水大德間又於南陽之南建一閘曰孟陽泊以通江淮至正間又於新店師莊二閘之間增一閘曰黃棟林新開至順間又於孟陽泊南建一閘曰穀亭滙黃良艾河等泉以厚水勢合觀所建壩閘元人之於會通一河計已周矣而南旺一帶止於至正間建開河一閘其他未及講也明初用兵梁晉大將軍徐達於濟寧西二十里耐牢坡口建一閘曰永通從牛頭河以達魚臺之場口出穀亭運道迨永樂間宋禮浚會通河開袁家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下

二

口至沙灣之二十里用老人白英計移堰城壩於青川驛又築壩於東平州之戴村橫遏汶水全流南出汶上之南旺分水於是成化間於分水口南建一閘曰南旺上於分水口北建一閘曰南旺下三年大挑以疏其淤塞又於閘之左右各建減水閘一名曰斗門一通馬踏湖一通蜀山湖平時則斗門盡閉中閘常開放水入運一遇洪水則斗門盡啓中閘下板沙泥盡隨斗門入湖大挑始爲省力又於濟寧在城天井二閘南穿月河四里許益以閘曰上新曰下新上之閘更建一閘曰中新於師莊閘北增一閘曰仲

家淺於師莊開南增一閘曰魯橋魯橋師莊之間復建一小閘曰堽里橫遏泗水入漕自濟寧北至鉅野境築石隄十二里自鉅野北至嘉祥境亦築石隄十里南旺西湖始砌石隄并建新家口安山沙灣高口諸閘又修沙灣以北元人所建十六閘又於廣濟渠口築石隄二道自大感應廟起至沙灣長一百六十丈自沙灣起至荆門驛長一千九百三丈又於永通閘南增建三閘曰永通下曰廣運曰廣運上又桑濟寧西蓮子山壩濟寧趙村月河石壩又於孟陽泊南建一閘曰八里灣修天井以南諸閘又於寧陽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

西四里沈河兩涯引柳泉之水橫過沈河東西立閘曰沈河東西水漲則閉閘以防其淤水泄則啟閘以達其流又於堽城石堰上流建一閘曰堽城新閘自永樂至嘉靖初北自臨清南至穀亭或壩或閘或堰或隄歲有修建會通一河得以無阻而曹單屢決南衝穀亭漕渠淤塞嘉靖四十五年自南陽至留城開新河以避穀亭之淤建閘八曰利建曰珠梅曰楊莊曰夏鎮曰滿家曰西柳庄曰馬家橋曰留城接舊河自留城南至鎮口又建閘五曰黃家曰梁堽曰內華曰古洪曰鎮口又減水閘二十開月河於閘之旁者

六爲土若石之壩十有二築兩涯土堤五十三里石隄三十里又於內華開築伊家林橫堤於戴家山築戴家山橫堤鑿支河八築夾隄六千三百四十餘丈又築獨山湖北岸石隄三十餘里各留口引水入運建減水閘十四座大者二各三洞小者十有二建南陽壩以障獨山之流開回回墓支河以引睢陽之水又于濟寧之北建通濟閘建小河口減水閘六築馮家滾水壩修大長溝獲麟古渡又于戴村之東築坎河口石壩以遏汶水入海之路使水大則漫而西出漕不至溢水小則順流而南漕不至涸又開南阜上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四

下月河各建大閘大挑之日汶河及上下二閘各築土壩於此通舟又建五里舖滾水石壩以備運河水大洩入西湖又修南旺湖漕渠長隄築西湖缺口加築舊堤一萬二千餘丈添築東面子堤一千二百餘丈築蜀山湖東堤蓄水濟運築長溝減水二閘以備蜀山湖水大洩入馬場湖又築馬踏湖土隄三千二百餘丈自嘉靖末至萬曆中北自臨清南至鎮口或壩或閘或堰或堤亦歲有修建舊運河僅能通漕而地逼於黃每足爲害萬曆三十四年又自李家港至黃林庄開泇河以避鎮口之淤并避徐呂二壩

之險建韓莊德勝張莊萬年丁廟頓莊侯遷臺莊等八閘又建彭家口之三洞開郝山之減水閘韓莊之湖口閘以備旱潦蓄洩濟運又築韓莊湖護閘石堤一道築朱姬莊至韓莊緯道隄十八里以障郝山韓莊諸湖之水又築彭家口壩以遏許由三山龍灣諸泉之由彭口出者築拖泥溝壩以遏許池滄浪諸泉之由大泛口出者築滿壩以遏河水之由滿壩河洩者築呂壩以遏河水之由李家口河洩者自元至元迄明萬曆開泇工成之日建築壩閘堤止數百而一舉一廢要必於漕運有關表而出之以見古人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五

用意之周庶後之人知所則倣云

壩城壩在古堤城距寧陽縣北三十里元至正間築土壩以遏汶水入洗明永樂中宋禮移置青川驛成化中張盛改築以石當汶水中一百二十丈濶一丈七尺爲水門七又於新堰鑿河十里南入於洗謂之洗河爲閘者二曰堤城閘在堤城西北隅百步元至元建曰堤城新閘距舊閘八里在新堰上流明成化中建乃遏汶之要津也然自永樂中改從南旺分水於西南下流增築戴村壩而置城稍輕矣弘治中巡撫徐源奏毀石壩命侍郎李遂

勸議尋已之張純議棄堤城壩略曰堤城石壩築於成化之十三年然非始於是年也在昔有元畢輔國會於堤城之左作斗門遏汶入洗矣其後如馬之貞作雙虹門馬元公改作東大閘皆有事於堤城者也然則何可棄乎蓋元分水在濟故遏汶入洗會沂泗以出天井自宋公移分水於南旺則遏汶之功全在戴村而汶遂不通洗矣議者徒以元人遺迹乃復事於堤城移其壩於青川改建以石糜財疲力置諸無用之地未幾壩亦隨壞蓋未解宋公之意與元人所以設壩之由也以今觀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六

擇城之議當以徐公之見爲是後人幸無借口李公也萬曆二十五年大水衝決南岸石梁土堤主工古瓚重築五百餘丈今歲久南岸石梁皆傾雖與運道無關然有舉無廢地方之責且石俱在河止需工而不需料仍修築以資利涉未爲不可戴村壩距東平州六十里一名周李村長五里十三步汶水從陶泰而來就壘河由博興車竇入海永樂九年宋尚書用老人白英計分水南旺築此壩橫遏汶水南流會通河始得濟運誠全河之屏障也其壩屢修屢圯營費不貲天順五年知州潘洪

增築高厚上植以柳至今不壞先年設夫增土植柳培護周密張純守壩論曰漕河之有戴村譬人身之咽喉也咽喉病則元氣洩走四肢莫得而運矣昔在創建之初歲增土以培之植柳以護之多設夫以守之其防禦益甚密也後土日增柳日固則夫議停役矣所以寬民力也然物久則壞防弛則廢卽今單薄日甚而原植護柳什無一二存矣泥堯地土踈汶性湍急萬一水失其性得無慮與然則爲之奈何乘泉夫之餘力歲加修築增舖舍植新柳令現役之夫力加守護則盤錯根深壩將自固壩固將無所事節乎曰不可也彼其澎湃浩蕩之勢非有以順之則拂非有以蓄之則溢拂與溢等害耳故每遇水潦須決坎河口以殺之殺之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順之入海以披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微則盡塞令餘波悉歸於漕是節之者固所以守之也此營衛吐納之說也不然三汶爭趨源大流長夏秋水潦怒激奔逸豈一壩所能支歟誠至論也今歲久防弛以漸卑薄宜如舊例督夫培土栽柳乃運河第一關鍵不可不加之意也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七

坎河口閘在戴村東宋尙書旣築壩於戴村遏汶水之入海者注之焉旺水無旁洩留坎河口不壩以備分洩入海每歲重運過時止用刮沙板作一沙壩於坎河口卽涓滴盡趨南旺若水漲則連沙衝出坎河後河身漸移近坎河口全河之水直灌坎口故土壩歲築歲決萬曆初侍郎萬泰壘石爲灘而每歲築壩勞費不貲且全流漫衍而入鹽河南旺每至膠舟萬曆十七年總河潘季馴築石壩四十丈高三尺上博丈五尺下益尺六之一兩翼之長視壩減五之二其高倍之左右爲土隄二百三十丈東岸爲石堤厚一丈其法用丈許大石夾砌如墉實細石其中塗以堊拊上銳於豐狀如魚背水高於壩漫而西出漕無溢也水早於壩順流而南漕無涸也二十一年水大發尙書舒應龍又於河口之下開渠洩水因於兩傍各築石堰以防衝刷利賴甚重防守宜嚴當石壩未築之先主事余穀中議應築石壩略曰汶河原從迤南松山之麓衝向戴村入海故宋公築壩戴村遏汶趨南旺而留坎河口不壩以備分洩入海比時松山之麓正河深廣水性就下卽順流而南故坎河口止用沙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八

壩近松山一帶沙漸淤平河身移近坎河全河之水俱入故土壩歲築歲決萬曆以來創爲石灘似亦良法但重運水渴之時有隙可以洩水而伏秋水溢之日則無路可以通沙以故正河淤塞日甚每歲築壩之勞費如故爲今之計急宜大集泉壩人夫從正河見流之身挑去淤沙使漸近松山一帶照舊深廣水入正河既順則入坎河漸微但坎河口深廣倍昔沙土堤壩必不足恃欲爲經久之策莫若連建數閘以時蓄泄如元人堰城壩之制蓋國朝運道之有戴村猶元人運道之有堰城堰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九

城可閘則坎河亦可閘也其次莫若採大石爲壩如馮家滾水壩之制查迤東龍山一帶可取大石去坎河僅五里許合無量動河道官銀募工製器如式開鑿運砌西接戴村東盡坎河俱挑沙入地數尺先砌石基後酌量水平建滾水長壩其兩土岸俱用大石砌爲雁翅以防水之旁衝主事張文奇又議應仍築土壩略曰宋公築壩戴村而留坎河不壩者勢不可也諸泉合流三沙爭趨勢曷常一日不欲東注之海哉况霖潦之時乎故方其水涸春夏三四月秋冬九十月運道咽喉所係卽涸

滴盡歸南旺湖可洩也若夏秋之間則南旺濟寧一帶通漕散板水尙漲溢與運河岸平坎河口雖開而迤下王堂王岩何家缺口十餘處且不免一二衝決汶邑民田多罹淹沒宋公之慮深遠矣邇來議者因土壩歲築勞費創爲石灘但方其水溢勢甚洶湧若石灘阻壅不能大洩勢必多潰裂于王堂諸口及草橋上下驟水所經民田受害非細不便一旦灘能走水不能走沙淤沙日積河身日高漸與灘平反助障阻不便二況未及兩年石灘衝動水涸之時乘隙而洩土壩仍不能免又奚賴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十

焉議者又欲築建滾水大壩以淤沙不得衝出弊與石灘等爲今之計坎河既決一俟霜降後卽當仍舊歲築土壩計每歲之費大約不踰百金且水直衝坎河則上源之勢既殺而下源之勢稍微王堂諸口不致盡決汶邑民田得免淹沒以利害計雖歲有數十金之費利倍於害矣加之歲挑西岸沙嘴使正河深廣漸復故吾水不東逼徑流趨南則戴村壩根既避衝刷之患坎河壩兩際亦不至盡決無存議者慎無重惜小費輕議難成壅遏漲水而貽意外之虞也二公之議不無異同然其慮

本始不周追張公居敬循行汶上規畫建言而潘公季馴之石壩始成宋公之渠於以永賴乃知創建非常昔人不敢輕視一坎河也宋公留其口而不壩萬公以石爲灘潘公以石爲壩因時異建門弗合宜蓋慎之也後之人披覽往迹其可妄行舉廢哉

金口壩在兗州府城東五里元至元中爲滾水石壩引泗入運卽隋文帝時薛胄於沂泗之交積石爲堰決令西注陂澤以溉良田者延祐中疏爲三洞以洩水勢明初堰壩以土旋築旋廢成化間築石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

十一

堰東西長五十丈下濶三丈六尺上濶二丈八尺自地平石計五層高七尺及湫口三處脉水消長時其啓閉橫巨石爲橋以便往來堰北復作分水二雁翅以殺水勢堰南北跌水石直五尺橫四十丈以固堰基後歲久土淤舊堰獨低水消泗不入沈每春築土壩高一尺七寸以障之水漲土潰勞費無益嘉靖三十七年主事陳南金易以石高亦如之仍爲金口三添閘板以時啓閉歲省前費水亦賴以節宜張純守壩論略曰金口壩以遏泗之南趨開以導泗之西流蓋元人造智也夫泗之趨於

南猶汶之放於海遏泗者以金口猶遏汶以戴村也國初壩因元舊時圯時修勞費無已成化中主事張君盛始易以石視昔善矣然猶石之上歲益以土高可一二尺土歲壞則歲增之迄嘉靖中主事陳君南金以石易土高亦如之而制始大備泗盛則勢突而壩當其衝寧無漸入圯壞者乎果有之則補葺之功杜其微焉可也苟且因循俟既壞而後修之焦頭爛額之功也泗消則微入濟之勢緩矣矧自黑風口而之府河自府河而之濟河凡幾十里而始至天井水過沙積寧無壅而未通者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

十二

乎果有之則挑濬之功或一歲而一見或三歲而再見焉可也廢之不講而歸咎於天井之淺澁是不揣其本之論也其視張陳二公何如人哉萬曆二十五年大水衝決無遺主事胡瓚重修有記載人文志今橋亦傾圯亟宜修治

馮家壩在大長溝萬曆十七年建長十餘丈係蜀山湖之門戶地卑而水易洩故築石壩以障之水大則洩入馬場湖不至病民水小則蓄以濟運實爲要區

何家口壩距汶上縣十三里係南旺湖之尾閘此口

稍早汶水就西而下每決房口而傷運河之堤南
旺之水遂涸萬曆二十四年築石壩平時任其南
逝水漲洩而之西良得策也

南旺分水地形最高所謂水脊也主事王寵論蓄泄
之大略曰南旺旱乾嘗在二三月方其旱也每
有淺阻之患前此或濬泉源或放湖水或築土壩
多方以蓄之愚以爲不若一日一啓以嚴閘座爲
上策每泛濫於六七八月當其溢也每有衝覆之
患前此或開南旺湖或開減水閘或決金口壩
方以洩之愚以爲不若以不閉閘座開月河行船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十三

爲上策予嘗當旱涸之時自分水逆流而上至黑
馬溝凡二十里或三百料或五百料或千料船皆
能通行於兩河而無阻則閘座之爲緊要可知又
嘗窮歷汶源至萊蕪原山之陽不過三百餘里以
三百餘里之泉源而欲分流以供三千餘里之漕
渠使非築塞疏濬啓閉有方又安能行轉運哉則
閘座之當緊要又可知矣至於旱乾之甚則當行
水車之法試以百船論之每船漕卒十人至南旺
盤剝當費百也此法行則每船止用一人給車二
十輛什二守閘什八踏車以挽湖水每車用四人

二十車用八十人一車加水七寸二十車則加一
丈四尺逮五十里之湖水乾則天雨必至矣此所
以可行而無弊也水大之甚則開南旺以收水開
永通閘以行船不惟可分殺滔天之勢且免濟寧
一帶閘河之險矣而潘公季馴則曰南旺地高決
諸南則南流決諸北則北流惟吾所用耳當春夏
糧運盛行之時正汶水微弱之際分流則不足合
流則有餘宜效輪番法如運艘淺於南則閉南旺
北閘令汶盡南流如運艘淺於北則閉南旺南閘
令汶盡北流當其南也更發濱南諸湖水佐之當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十四

其北也更發濱北諸湖水佐之泉湖兼注南北合
流卽遇旱暵靡不克濟此誠以智役水以人勝天
力不勞而功倍也舊例大挑三年再舉正月十五
築壩絕流興工至二月中完主事宜東光議創上
源開壩以省大挑略曰竊照運河實國家命脈攸
關而其最莫如南旺分水每遇大挑征夫以萬計
支銀以千計非惟勞費不資且斷流二月南北舟
楫不通是一利亦一害也歲丁卯一挑越已已又
挑三年之內再舉大役民力得無竭乎推原其故
皆因南旺上接汶河及徂徠諸泉平時同皆清流

霖雨驟至則數百里之沙泥盡洗而流入汶河至南旺則地勢平洋而又有二閘橫攔故沙泥盡淤比他處獨高每水漲一次則淤高一尺積一年則高數尺二年不挑則河身盡填此大挑之役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乃從來大挑用工甚拙不識分工自下而上放水爲便每築隔起水晝夜不息皆用力於無益之地其始也有打壩築隔之勞其既也有起水之苦其終也又費起壩挑隔之力曠日既久大壩一開上水隨至各處淤淺俱不及挑傾堤亦不能築名曰大挑實非完工矣曷若於上源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十二

打壩之處設立石壩一座隨時啓閉又於閘之左右各建減水壩一座名曰斗門一通馬踏湖一通蜀山湖平時則斗門盡閉中間常開放水入運一遇洪水則斗門盡啓中間下板五塊沙泥盡隨斗門入湖如此則一湖之役不惟可爲水櫃亦可爲沙櫃矣縱洪水潮湧未可盡汰亦能去其十之七八雖十年一挑亦可也萬一各處或有淤淺傾頽欲行濬撈則一扎板之下可以斷流不用椿草夫

力之煩又無曠日稽遲之苦用力少而成功多雖每年一挑亦不爲勞矣河道侍郎萬恭議改於九

月誠爲先事預圖且量地施工力既不費於築挑乘時興役夫又不苦於凍返回空已盡築壩絕流疏濬一完藉水封閉是新運之便也萬曆四年開鑿月河間年一大挑每年一小挑大挑之期定於九十月起工其回空及一應船隻皆由月河行走官民稱便自明季崇禎壬午年間土寇早荒一時並作月河堙廢於是改爲十一月閉壩十二月正月挑濬祁寒膠凍墮指裂膚人夫施力十倍艱辛今聞基河形具在設法修復猶屬易事國用稍裕卽應整理至南旺運河兩岸每年挑河積土成山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十六

一經霖雨仍淋入河中徒勞挑濬殊爲無益南岸積沙近已捲去北岸尚未興挑應於閒曠之時展運使平嗣後責令挑河夫役務將所挑沙土檣至廣衍處所不得卽置岸旁庶爲得之

楊家壩在濟寧州城東泗河之水貫兗府西流合洸水同經此口南入運道原未嘗設壩正德間因劉寵之亂築壩引水西繞以爲濟城外護始有壩基然事平卽開仍得通運自明季崇禎十七年流寇猖獗東省震動於是復築此壩障水護城此一時尚固圍之計至今未改每遇伏秋水漲不能洩瀉歸

湖兩岸民田大受淹沒之害且泗洗之水爲此壩所遏由夏家橋入馬場湖而後濟運其道反迂不若改壩爲閘時啟時閉急則借以濟運緩則儲以待用而民田無淹沒之虞矣士民現議捐資應卽舉行

靳口閘至安山閘三十里安山閘至戴家廟閘三十里戴家廟閘至荆門上閘四十五里閘路頗遠向藉安山湖水爲之節宣今安山湖久爲平陸倘遇亢旱之歲閘遠路長水力不厚慮有膠淺應於三閘適中之地增建一二閘以節水勢路近則水力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七

自厚可無阻溢之虞查湖邊舊設有減水閘四所石料現存久爲廢棄應卽移爲建閘之需轉無用爲有用最稱便宜其或不敷則於湖租銀內動支更不可費公帑先事預防亦未雨綢繆之至計經理漕渠者所當留意也

開河地亢衛河地窪臨清板閘口正閘衛兩水交會處每歲三四月間雨少泉溢開河既淺衛水又消高下陡峻勢若建瓴每一放板放船無幾水既耗盡漕舟多阻潘公季馴謂宜于閘口百丈之外用椿草設築土壩中留金門安置活板如閘制然將

啟板開先閉活閘則外有所障水勢稍緩運艘出口易於打放衛水大發卽從拆卸此亦權宜之要術也

按會通一河其源最微黃水衝之則隨而他奔而漕不行故壩以防其入源微而支分其流益少而漕亦不行故壩以防其出流駛而不積則涸故開閘以須其盈盈而啟之以次而進漕廼可通潦溢而不洩必潰於是有減水閘溢而減河以入湖涸而放湖以入河於是水櫃壅水爲埭謂之堰沙澮之處謂之淺淺有舖舖有夫治之之法無他惟盡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八

復原設額夫嚴飭河官稽察隱佔察核冒破務令渠道及時挑浚隄岸及時修築則永無艱澁衝嘴之患矣至南北隄岸千有餘里亦宜仿黃隄植柳之法密栽柳株上可以蔽輓夫炎日之威下可以固臨流衝激之岸則又昔人之所未及舉行者也

開河之水惟資泉源常慮淺澁至漳衛而勢盛不憂其涸前明崇禎年間苦旱運阻衛河北河主事姜天樞開輝縣蘇門山之百門泉始得濟漕其功不可泯然竟以此獲罪可見任事之難也

德州城枕衛河爲南北水陸咽喉運艘必經於此設

河渠志下

曹單黃河備考

黃河之宜治不專爲漕也然自元開會通轉東南之粟以達京師而漕必借黃於是言治運者必先言治黃矣夫黃性之不常也發自崑崙經涉沙流萬里東奔湍悍之勢縱橫變幻莫可端倪要其注射指歸必有定向古今不易嘗以歷年河志攷之不決於北則決於南北決則必害於魚臺濟寧東平臨清以及鄆濮恩德之境南決則必害於豐沛蕭楊徐邳以及於毫泗歸潁之界乃其受決之處一則曰曹單再則曰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十九

曹單其次則決於魚臺城武沛縣差多而亦必連曹單焉若是則河之爲害於山東河南江南諸處南北蓋無不徧而南北之間三省之會注射衝擊勢有必至者則曹單爲之樞的也曹單之爲三省樞的自宋元明數百年已然于今爲烈前人顧弗深攷乃云自太行隄創而歸開臨德之害消自二隄重築而濟魚東平之難紓自月隄縷隄格隄歷歲增備而曹沛楊楊徐邳之災息是大不然史載宋元以來非曹則單比之他州縣決者恒十之五正嘉之間至十之八迨新河開而河且益徙而南泲河開而河又益遠而西

史書猶然不絕則有若萬曆二十五年之決單黃河口三十一年之徙曹蒙牆寺河崇禎二年之決曹十四舖口四年之決單流河口又大決荆龍口曹單被害五年九年十二年連決曹曹家口順治元年決單柳河口二年決曹流通口康熙元年決曹石香爐九年決牛市屯又決單熙龍寺又順治七八九十十一年大決連決荆龍口曹單皆罹其患由此觀之則曹單爲治黃之最要古今不易然遷徙不常其宜備之處則有因時而異者焉弘治十年河決黃陵岡大傷張秋運道始築太行堤後止修近水縷堤而太行堤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二十

置之度外至萬曆四年河決魯家口曹單金魚被淹萬曆八年乃大加修築每年一次加幫屹然可恃今則太行堤之外有縷堤而各險要處俱有備隄月隄又有護隄最爲周密其各險歲宜修築之處在曹境以傅家集爲第一青俸集爲次之在單境以燕龍寺石家樓爲第一鄧家水口董家水口次之蓋傅家集掃灣迎溜最爲不測不惟新築護隄不可不加意修築而水勢悍急無以殺之恐伏秋水發護隄不足捍禦康熙十七年於南岸挖引河一道使水直捷東行以殺其北衝之勢斯護隄可保其青俸集亦係掃灣

迎濬故於韋家樓前築月隄施家樓西築欄水壩以備之而韋家樓之內又於樊家樓築月隄施家樓之東又於孫家樓築格堤以備之是目前曹境之急務也熊龍寺南北月堤一道係順治十六年築以禦曹境西來滿河之水今爲黃水沙淤故宜加高石家樓前欄水壩堤臨河掃塌故宜加幫欄水壩大堤外董家營庄河岸低窪黃水發先從此處出漕順堤下流故於本庄迤東南北橫築縷水壩一道以防河水之發鄧家水口原有老堤因堤根單薄黃水漲發出漕津水於北面加幫鐵堤一道董家水口欄水壩堤亦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

因堤根單薄黃水漲發出漕津水於北面加幫鐵堤一道又河南岸與虞城交錯堤工二千四百餘丈久未修築殘缺已甚康熙十九年春用徭民夫三千加幫高厚與豫省一律猶必歲歲修補可無漫決之患此日前單境之要務也至其備護各堤西自河南考城界起東至江南楊山界止共二百餘里皆密栽柳樹以固堤岸尤宜歲加添補無替防護之意庶黃治而無碍運之憂治黃卽所以治運也

曹縣黃河北岸

傅家集東新護堤上自本堤起下至遙月堤止共計

長二百一十丈根濶二丈頂濶一丈五尺高一丈傅家集東新月堤上自本堤起下至水潭北本堤止共計長二百一十五丈根濶二丈頂濶一丈五尺高一丈

傅家集北備堤上自本堤起下自新月堤止計長八百六十丈根濶二丈五尺頂濶二丈高八尺

青條堤上自本堤起下至石家樓東本堤止計長二百一十六丈根濶二丈五尺頂濶二丈高

八尺以上最爲險要歲宜增築

境內有太行堤舊老堤裏河堤縷水堤遙月堤新月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

堤趙家集月堤牛市屯月堤劉信庄月堤劉滿庄月堤馮家小壩曹家小壩謝家廟月堤並宜不時修補

單縣黃河北岸

孟家樓後月堤計長五百一十丈根濶二丈五尺頂

濶一丈高一丈一尺

權家庄後月堤計長八百六十丈根濶二丈五尺頂

濶一丈高七尺

黃二庄前縷水堤計長三百三十丈根濶二丈頂濶

一丈高八尺

朱王口迤北朱家樓後備護月堤長六百二十七丈

根潤二丈頂潤一丈五尺高一丈以上亦稱險要
歲宜增築又有高庄集姜家庄楊創集梁家樓等
處及境內縷水堤攔水壩舊老堤並宜不時修補
權家庄南岸新挖小引河一道長二百二十丈以殺
水勢宜不時疏濬康熙十八年方恒自考城縣界
起至礪山縣界止曹單二縣境內各堤共長二百
餘里盡栽柳株十九年春又添種臥柳以固基岸
在曹縣者爲裏河堤爲馮家壩爲牛市屯格堤爲
侯家壩月堤爲劉滿庄月堤爲舊老堤爲傅家集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

北備堤爲遙月堤爲縷水堤爲馮貞庄月堤爲牛
市屯月堤爲新月堤爲劉信庄月堤爲孫家樓東
堤爲韋家樓後月堤爲侯家壩爲石香爐爲馮家
官廠爲牛市屯大王廟後在單縣者爲大王廟後
縷水堤爲攔水壩堤共栽成活柳十萬株臥柳五
萬餘叢又於曹縣武家口等處設立白楊園同廳
縣官捐資種植白楊數千株儲爲黃河椿木之用
蓋白楊幹直而高也近聞另有青楊稍低於白楊
而幹亦直上尤易生植并志之以備採擇
黃河堤岸之在曹單者有三曰頭堤二堤三堤頭堤

在內卽太行堤三堤在外卽縷水堤也其在單縣
者尚存而在曹縣者太行及二堤皆已殘缺所恃
者惟縷水堤耳六州縣共有徭夫一千三百名苟
能盡爲實工亦可次第補足設有不虞層層關鎖
屹然可恃是在廳縣河官實力舉行也

黃河實重隄防端立鋪夫分管至爲周密蓋以黃性
湍悍苟一隙可入卽足致害故蟻穴皆能潰決近
以夫食侵蝕官不責夫夫不盡力沿河堤岸摧穴
狼窩所在多有大有可虞恒嚴加飭儆蓋鋪屋分
汛地募催戶官夫戮力堤岸始以無虞若夫頂衝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四

搗灣水勢猛烈雖築堤亦爲無益惟開鑿引河以
殺其勢斯爲得之

黃流最濁斗水沙居其六至若伏秋則水僅居二非
極汎溜必致停滯故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塞必
然之勢也昔潘公季馴謂禹疏九河而仍合之同
爲逆河其意可想蓋言水合則勢急始可以刷沙
故自古有河不兩行之說論之甚悉今以河之大
勢言之經宿遷南行與淮合從雲梯關入海全在
海口深廣下流無壅斯上流不溢大司馬靳公用
鐵掃帚繫船尾溯流刷沙其法善矣然黃流實由

地氣之運行其或南或北天人參半焉非盡人力之可強而制也常南工諸口未合之時恒會有以不治治之之說謂宜順水之性也今既束河使之入海不必言矣但自宿遷而下至於雲梯關水之所激不足以刷沙一若氣有所限沙既漸停河身漸高下流去之不速上流必至於潰決則岌岌乎河將有北徙之勢矣如現在之楊家庄決口未始不足以殺上流之壅積倘急爲堵塞則不潰於南必潰於北將恐有不及防者爲上流患是又塞決之中所宜斟酌者也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五

治河之法以水刷沙此河防一覽之正論亦聖勢之必然也惟堅防他溢使黃流必從此而去則不得不就我之馳驅然後沙隨水走日積月深其流自然通達若遇伏秋出坍汪洋則用減水壩以殺其奔湃之勢雖神禹再生不能別出意見今海口漲沙日積而海水高與內平急流至此反爲紆緩雲梯關一帶不能卽行暢遂或以是耶議者謂宜急塞楊家庄是矣但塞之而下流不暢能保其不爲王家樓新庄口之故事乎淮南如高堰清水等工雖極堅整亦止能拒淮不能敵黃楊家庄塞若歸

仁堤必能隔絕黃淮使不決趨洪澤慮止在黃淮徙之勢耳萬一不戒而周家橋翟家壩亦不可保將并清水高堰而亦危矣故今日之最急莫如歸仁一堤雖已加格堤一道尤須更增高厚重險以防之他則盡人事以聽天數有跡可循亦謹守前人之法而已

單縣黃河南岸有遙堤十五里交錯河南虞城縣界久已傾廢康熙十九年總河大司馬靳公檄行修築恒調潁河曹州曹縣定陶單縣城武金鄉六州縣從夫命量協民夫責令廳印河官督夫星夜加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六

築兩月堤成高厚寬濶屹然永固隨親履閱視召募近堤村落居民每里二名免其雜差責成看守凡有窳穴狼窩天雨淋衝及車道損壞等處俱着卽時填補仍行歲修以保無虞此又東省而備河南之患者也查曹縣黃河北岸境內亦有河南考城縣應修堤岸一道嘗謂可以互更然在曹境者則係考城之工而在虞境者則係單縣之工大牙相錯之勢古人或有深意因並載於曹單河考之末云

河渠志下

黃運相關始末

從古治水稱神禹治水首黃河黃河自崑崙發源萬里而來禹導之自積石龍門蓋特邇其流入中國之始以爲肇端後人必追窮河源好博矣而不適於用故論禹治水導河斷自龍門積石始河從積石東北而南計三千里至龍門爲西河龍門在冀州呂梁山石勢崇峻其流激震禹治其北鑿龍門分殺其勢西因其迴流之性而導之又南而至華陰在陝之華陰縣自南而東至底柱在河南陝州之三門山又東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

經孟津河南府孟津縣過洛汭鞏縣至於大邳爲大名府濬縣臨河之山北過洛水爲真定冀州北枯降渠至於大陸屬中山郡今真定邢趙深三州之地北分其勢播爲九河復同聚一處而爲逆河逆迎也蓋迎之以入於海簡潔一水九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駭等八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山寧津吳橋南皮諸處直達東海是爲禹之故道禹之載河高地以入海蓋自河陰始河陰以西之故道終古不失以東入海之故道後世一失從此泛濫南下四出於冀豫兗徐之區其勢不

可勝窮矣周定王五年河徙矜磧始失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潰金堤在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大名清豐一帶延亘千里武帝時溢平原屬德州徙頓丘今清豐縣又決濮陽甄子口開河界注鉅野屬濟寧州卽大野通淮泗蓋河始與淮通尚未入淮也元帝時決館陶舊屬大名今屬臨清又決清河靈鳴犢口今高唐州舊屬清河郡成帝時決東郡金堤決平原益渤海清河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州界唐玄宗時決博州今東昌溢魏州今大名冀州五代時決鄆州今鄆城縣博之揚劉今東平之東阿縣揚劉鎮滑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

魚池宋太祖時決東平之竹村開封之陽武大名之靈河澶淵太宗時決溫縣滎澤頓丘泛於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卽今徐州入於淮自此爲河入淮之始真宗時決鄆及武定州尋溢滑澶濮曹鄆諸州邑浮於徐濟而東入淮仁宗時決開州館陶神宗時決冀州棗強大名州邑一合南清河以入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海南渡後河上流諸郡爲金所據獨受河患其亡也始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南直壽亳蒙城懷遠之間元初決衛輝之新鄉開封之陽武杞縣之蒲口滎澤之塔海庄歸德封丘諸界其

導疏塞而已自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以通運道而河遂與運相終始矣蓋至元以前河自爲河治之猶易至元以後河卽兼運治河必先保運故治之較難至正初河決白茅金堤等處潁河郡邑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河延袤濟南河間將瓊兩漕司鹽場用都漕運使賈魯言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五月功成命翰林學士歐陽玄製平河碑文並作河防記略其法制工用爲世取法明洪武元年河決曹州雙河口二十五年河決原武會通河淤河自洪武中決陽武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九

經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故道遂淤至永樂時歲爲決徙修築隄防民困國弊至九年決益甚議濬黃河故道尚書宋禮加濬會通河用老人白英計改從南旺分水遏汶北合漳衛遏泗南入沂淮其北道魏家灣與土河相連開二小河以洩之有溝渠於衛東北岸通黃河可直至海豐者如舊其南道在南旺之北者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三十里至壽張之沙灣接舊河以免陸運之艱侍郎金純導河支流從泮城金龍口至塌場仍合會通河以入淮漕事定於是運必借黃欲通運不得不先治黃也正統

十三年河決新城八柳樹漫流山東經曹濮衝張秋濱沙灣東堤奪濟汶入海路以去諸水俱洩壞民廬無算景泰三年又大決沙灣近河地皆沒翰林侍講徐有貞承命以都御史往治之作制水之開疏水之渠而河流之旁出不顧者則堰之水遂不東衝沙灣更北出而濟清渠之涸弘治三年決陽武河自原武中牟分流爲三其大者切近汴堤西北隅合沁河泛陽武封丘祥符陳留杞縣蘭陽儀封考城曹縣寧睢歸虞永夏陽蕭而下徐淮其次者橫流封丘之千家集決孫家口漫長垣曹濮鄆城陽穀壽張東昌至臨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

清下衛河延患於德滄與青縣靜海天津始入於海又其次者自中牟南下尉氏雖稍成川不通舟楫至其故道自泮城西南杏花營入渦河者則淤澱矣侍郎白昂治之河條北徙去汴城三十里金龍決口自淤昂乃築北堤以防張秋之衝激衛諸郡之泛濫導南河自原武中牟下南頓至潁州由塗山達於鳳陽故道合淮以入海又於東平州戴家廟及德州之南一帶多鑿裏河每河口各建減水閘以節運河之水盈則洩之海而東究德滄之患紓縮則蓄之河而漕艘商舶之行利隨河修堤二千餘里隨堤植柳百萬

徐株又濬萊蕪諸泉二百八十餘處以濟漕河南塞決口三十六疏月河十餘使由河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達於海又以河南入淮非正道恐不能容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吳橋修古河隄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弘治五年決張秋入漕河與汶水合僉都御史劉大夏治之謂宜疏治上流黃陵岡孫家渡口方輿而復決張秋東隄百丈漕舟一經決口挽力數倍稍失手輒覆溺時訛言沸騰疑河不可治應復元海運大夏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次第以濟茂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十一

運不失及冬水落始爲塞決計乃親行相視潰決之源於孫家渡口開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山曹縣糧道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爲築兩長堤感水南下由徐淮故道自武陵屬之楊沛凡三百六十里曰太行堤自金龍口起于家店及銅瓦箱東橋抵小朱渠凡百六十里曰新堤又以兩堤綿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患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許爲減水壩以殺衝鬻自春徂夏張秋之決塞賜名安平鎮九年考城縣境東來水勢徑衝賈魯河曹縣界

口水溢大隄遂於賈魯河東岸築小堤以護之正嘉四年河決曹單八年復決黃陵岡嘉靖六年決曹單城武楊家口衝鷄鳴臺阻運尤甚下廷臣議刑部尙書胡世寧疏言河自經汴以來新舊分疏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于淮今聞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當因故道而分疏之若運道則宜于昭陽湖東岸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之處另開新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水口二處舊河應止百四十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是則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七年復決徐沛漕渠不通詔舉才幹大臣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十二

治之衆推御史盛應期奉命單車就道親詣相度乃請疏趙皮寨以殺河勢導之亳泗歸宿以入淮別開昭陽湖左新渠一百四十餘里以通漕垂成謗與詔罷役奪職嘉靖十二年河決亳泗歸宿等處淤濟寧至徐沛數百里運道命劉天和督浚時議紛紜或謂引黃河便或謂浚漕河便天和躬親相度自趙皮寨東流故道淤一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又自梁靖岔河口東流故道淤二百七十餘里始至穀亭遂定計用浚河扒浚南旺淤淺以免盤剝築曹單長堤以防衝決植柳株以護堤岸浚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

以河蓄洩置順水壩以東漫流運道暫復十九年決
臨州野雞岡經渦入淮二洪大濶命侍郎王以旂督
理以旂特言所資河者以濟運也河今南徙第疏山
東諸泉入之洪沛以南障之堤如會通河制運卽通
矣於是開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濟洪八月而
成三十一年決房村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爲
陸者二百五十餘里視故道高三丈有奇河分流弱
離爲十一河南山東徐邳皆苦之四十四年河決以
南京刑部尙書朱衡僉都御史濬李騏治之既至
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得鄒縣章時鸞新築規度遂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

新渠舊渠之東湖曰昭陽河從西來滙之其勢遂絕
渠而左故舊渠不可復而新渠在湖之東河卽橫決
得湖而止乃決策往盧於河畔撫循十萬衆與同甘
苦明年新渠成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疏舊渠留城
至境山五十三里隆慶元年開廣秦溝以通運道先
是河決沛縣議者欲復古道從事于新集郭貫樓諸
處上源衡言上源之議可罷惟廣開秦溝使下流通
行修築長堤以防奔潰乃鑿舊渠深廣之爲閘八減
水閘二十壩十二堤三萬五千二百八十丈石堤三
十三旱期資以濟漕潦則洩之昭陽湖運道盡通是

名夏鎮河於是河專由秦溝入洪夏五月山水驟漲
衝坍薛河石壩壞糧艘議復譚然給諫吳時來言舊
河不必議惟新河所受上源山水宜亟疏濬仍詔衡
區處遂經理挑築薛河沙河各支河堤壩以資蓄洩
運道俱由新河矣隆慶三年河水溢自清河抵淮安
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平地水深丈
餘寶應湖堤崩壞山東莒郯諸處水溢從沂河直河
入邳州山東巡撫洪朝選疏言黃河出口之處必多
然後可容其萬里遠來之勢請開支河以爲宣洩利
導之方四年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

巨淤百八十里溺死漕卒千人失米二十餘萬石總
督翁大立言邇來黃河之患不在河南山東豐沛而
專在徐邳故先欲開泇口河以遠河勢開蕭縣河以
殺河流詔令大立躬自相度條其利害以聞復上疏
言治邳河闕阻之策有三一開泇河一就新衝一復
古道五年河決雙溝北決油房曹家寺羊諸口南決
關家曲頭集馬家淺閭家張擺渡王家房家白浪淺
諸口凡十一枝流旣散幹流遂微乃淤自匙頭灣八
千里而河變又極矣議者欲棄幹河而行舟於曲頭
集大枝間冬初水落則幹已平沙而枝復阻淺遂欲

棄黃河運而紛紛及於膠河泃河海運乃復起潘李馴開匙頭灣塞十二口大疏八十里故道漸復已而以漕舟壞被劫去六年河決邳州運道阻朱衡於茶城南北築兩堤以防河水之出入北隄自磨磨溝迄邳州之直河南隄自離林舖迄宿遷之小河口各延袤三百七十里運艘束於河流設軍民守之河流乃安萬曆元年黃河水平先是運道多梗戶科賈三近小試海運至山東卽墨縣福島異常風雨壞糧船七隻哨船三隻漂沒糧米五千石淹死運丁五名隨罷海運行河運二年黃河沙淤海口決房村傳希聲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五

議開泃河不果行三年河從崔鎮等口北決淮從高家堰東決徐豫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里總漕吳桂芳上言淮揚洪濬萬民號泣蓋由濱海汙港歲久道堙入海惟恃雲梯一徑至海擁橫流盡成泥溢鹽安高寶遂不可收拾矣國家轉運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設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請另設一官專疏海道講求捷徑如草灣及老黃河皆趣海不必專事雲梯爲便又上言今日之河雲梯關塞而不通高家堰通而不塞兩者爲病蓋高堰決則淮水東黃水隨蹶其後清口塞而堰內皆住址陸地其洩不及

清口之半故泗州之水并聚矣塞高堰所以通清口而洩泗州之水也又高堰塞黃浦上游則黃浦之工自易黃浦既塞則興寶鹽城田地盡出自茲兩河橫流涓滴皆由正道千里之內民業可安海口河身日見深刷亦可免壅潰之患矣六年復起潘季馴時高堰崔鎮決口猶然未塞運道沮梗議者謂諸缺口當勿塞別開支河殺水而浚海口以通之季馴則謂海口潮汐往來隨浚而亦隨淤惟導河以歸之海則導河卽以浚海而導河未易以人力惟慎固隄防使無旁決水入地益深則治防卽以導河也若令河決土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三五

流固宜用既今下流之決但欲其疾赴海而害祛豈必疏哉於是築堤堰自徐抵淮六百餘里南北兩堤淮水畢趨清口會大河入海二口不浚得通十五年命張居敬踏勘黃河時河漫流開封封丘縣及東明長堤等處禮科王士性言宜復河故道居敬謂故道難復議開柴家營支河尋諸決口皆塞而淤者復疏十六年復起潘季馴督理河道十九年泗州大水淮水泛起高于城溺人無筭季馴上言人欲棄舊爲新臣謂故道必不可失人欲支分以殺其勢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雨水漲久當自消季馴三仕三已一以

求故道築堤束水借水衝沙爲主是年有條議河道疏一放水淤平內地一接築遙堤一增支渠大堤一增砌石堤一浚河避湖諸事並于運道民生有利二十三年泗水爲患總河楊一魁疏言分黃導淮明年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嘴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強關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涇河關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閘子嬰溝周家橋減水石閘洩淮水一由岔河下涇一由草子湖實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二十五年河大決單縣之黃埝口溢於夏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五

邑永城經宿之符離橋出宿遷新河口入大河二洪告涸楊一魁大挑李吉口以挽黃流謂黃埝口淤澗難塞議浚小浮橋築小河口功成東利運尋久旱運河溢而河又決義安東壩一魁乃議浚黃埝口及上歸灣活嘴以受黃水收小浮橋泗上之涸因繪河圖上言謂小浮橋股引之水李吉言未斷之流已足濟運以汶泗沂兗之水建閘節宣運道自裕何必殫力決塞以回全河而用之哉三十年于黃家口漲衝魚單豐沛三十一年特用李化龍徧行淮徐鳳泗間得前所開泇河遺跡喟然興歎遂專力浚成之於是運

行昔稱過洪今稱過淮爲山險矣按開泇之議始自隆慶年間中丞翁大立萬曆三年中丞傅希摯建議詳明未得允行二十年中丞舒應龍於韓家庄引湖水注之泇始啓厥緒二十六年中丞劉東星鑿侯家灣梁城通泇口遂可行舟然總未能通達至是始共贊成出奇道以避至險迄今運道無阻開泇之功益亦偉哉然東南之漕自清江浦出口由清河溯桃源經宿遷從董溝口入駱馬湖而抵泇河尚有一百八十里假道於黃河雖河伯安瀾不受其害不可謂非黃與運究相終始也然則治黃者固先保運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二下

五

利運者不尤急於治黃也哉天啓六年總河李從心以運舟過宿遷淺劉口磨兒庄等處一船挽拽夫以百計一夫工費動以數錢窮旗典鬻以償官夫人力與水爭衡算鏡中斷前船橫下後船互相磕撞官儲民命須臾歸之逝波風急浪高竟日不能移一舟前阻後壓千艘等待乃自馬頰口起下至陳瑤溝止另挑一河計程六十七里運船改從陳口諸溜遠避公私幫拽之費遂省漂蕩磕撞之虞亦遂以杜崇禎八年駱馬湖淤泇河運道中阻總河劉榮嗣自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之通運計二百餘里費五

十萬其鑿處皆河故道尺許下皆沙挑掘成河沙淤
河坎數四引黃水注之沙隨水下爲淺爲濶明年漕
至駱馬湖之淤適平仍專行泲河榮嗣被逮然駱馬
湖間淤此河亦可行舟其功不容盡泯

國朝順治七年荆隆朱源寨口決直趨沙灣運堤衝

潰挾汶水由鹽河東奔入海順治八年總河楊方興
塞之順治九年大王廟口決沙灣復潰衝斷運道方

興修築堤岸又自西岸湖邊起至八里廟河邊止開

引河一道長五百丈至順治十三年工始告成蓋張

秋爲黃河下流其決於明世者正統十三年徐有貞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下

三九

治之弘治五年劉大夏治之皆費極浩繁工極艱難

然運道得以無恙者垂三百年防禦之法周矣至是

三歲再見不重可慮哉總之漕運一河泲河以南勢

不得不借黃以達淮而關河以內苟一近黃未有不

受其害者故避之務遠防之務至即使黃流水大不

得已爲成水之患亦宜疏之使南不宜逼之使北也

運河經宿遷入董家口由駱馬湖進泲河此間泲後

初制也後因淺劉口磨兒庄等諸溜水急壞舟改

從陳家口進駱馬湖及至駱馬湖淤劉榮嗣遂有

別鑿新河之舉而究無成功是駱馬湖乃必經之

要路也邇年黃河身高黃水倒灌駱馬湖每至淤
淺議者必將別開一河以達泲河始得避駱馬之
淤恒謂莫若卽於駱馬湖東岍近馬陵山脚隔出
一河設閘以司啟閉使黃水之沙不得倒灌而入
則永久可無淺淤之患但恐需費浩繁猶之泲河
未成之先格而難行耳并識臆見以備採擇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下終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二下

四十一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

古吳葉方恒學士甫

職制志上

職官沿革

元至元二十有六年會通河成後四年始建都水分
監於東阿之景德鎮掌河渠壩閘之政明永樂
於燕尤重漕政始差主事一員疏導山以東泉
及分汶水以利漕其後或以通政少卿及監
史錦衣衛千戶等官巡視河閘泉宜德中
事管理濟寧閘座兼管河道又設主事提督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

等處泉源已而罷遣以山東叅政副使管理河漕
天順二年以河南道副使一員整理濟寧以北河
道成化初改命通政駐劄張秋掌衛河會通河漕
政北至天津南至魚臺一帶凡泉湖閘壩隄淺之
事皆隸焉旋以山東副使兼攝之尋改都水司郎
中奉勅行事凡沿河有司及管河文武官員悉聽
節制又除都水司主事二員奉部檄行事駐劄
寧陽管泉源一駐劄濟寧管閘座其南陽以南沛
縣所轄用平江伯陳銳議命主事一員駐劄於上
沽頭以治水事弘治十八年以南旺南北二閘係

水泉總會分派之所最為要害二閘一官一吏管
理職卑任小往來官豪得以擅自啓閉常至走洩
水利糧艘淺開別設分司以寧陽管泉主事兼攝
之正德間崇差主事一員駐劄南旺又設主事一
員管理臨清閘座嘉靖間罷遣南旺主事仍以寧
陽主事兼攝其政亦罷臨清主事屬其事於甌廠
移沽頭分司於夏鎮隆慶初議併濟寧閘務於管
泉主事遂以都水主事一員管理徂徠等處泉源
兼管南旺濟寧閘座改稱南旺分司萬曆十六年
以科臣張居敬請夏鎮南旺各給關防以重事權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

國初移南旺分司駐劄濟寧臨清閘務歸併張秋郎
中康熙十五年以總河王光裕議裁南旺夏鎮分
司將南旺所管泉閘事務歸併濟寧道其夏鎮所
管河道閘座在江南沛縣者歸併淮徐道在山東
滕嶧二縣者歸併東兗道康熙十七年又以總河
靳輔議將東兗道所併夏鎮原管山東滕嶧二縣
河道閘座亦併濟寧道並將張秋郎中所管河道
閘座事務盡併濟寧道於是南自黃林庄北至桑
園驛一千二百里之運道有專責矣濟寧道設於
明隆慶年間謂之管河兵巡道其責實專於運道

而兼職兵巡有防禦救寧之責設標兵二百名出
來舊矣

國朝順治年間以充屬中九邑民事隸之蓋治河不
無勞民使濱河百姓疾苦有所控陳也康熙六年
以省官裁去至九年河督大司空疏請復設專管
通省河道十五年歸併泉務十七年並併南北關
務謂之分巡濟寧河道凡黃運之在山東者與有
責焉元揭傒斯都水分監記畧曰會通河成之四
年始建都水分監於東阿之景德鎮掌凡河渠壩
閘之政令以通朝貢漕天下實京師地高平則水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

三

疾泄故爲壩以蓄之水積則立機引繩以挽舟之
下上謂之壩地下巡則水疾涸故爲防以節之水
溢則縱起懸板以通舟之往來謂之閘皆置官以
司飛輓啓閉之節而聽其獄訟焉雨潦將降則命
積土壤具畚鍤以備奔軼衝射將涸則發徒以導
閘淤塞崩潰時而巡行以察其用命不用命而賞
罰之故監之責重以煩延祐六年秋九月河南張
侯仲仁以周知河渠事選任都水丞十有一月分
司東阿詔凡河渠之政毋襲故轍私毋怙勢沮威
惟宜適從敢有撓法亂政雖天子使五品以上以

名聞其下隨以輕重論刑毋貸乃知河渠一官在
元時開設之初已權有獨尊矧今重以漕運之責
天儲之虛實繫之居是職者能勿思仰副設官之
意哉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四

職制志上

分理屬員

兗州府運河同知一員駐濟寧州魚臺以北至汶上河道隸之兼管泉源

兗州府黃河同知一員駐曹縣曹州定陶城武金鄉曹單等縣河務隸之

兗州府捕河通判一員駐張秋東平以北至陽穀河道隸之

兗州府泇河通判一員駐夏鎮南陽以南至黃林庄河道隸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五

東昌府管河通判一員駐府城聊城以北至德州河道隸之

濟寧衛管河千總一員河道南接濟寧五里淺起北接鉅野火頭灣止共二十五里

東平所管河千總一員河道南接東平馮家莊起北接東平安山舖止共七里

平山衛管河千總一員河道止西岸一而南接聊城龍灣舖起北接東昌衛冷舖止共三里

德州衛管河千總一員河道東岸南接恩縣廻龍廟舖起北接吳橋降民屯止共八十四里西岸南接

故城范家園起北接景州羅家口止共一百二十七里

德州左衛管河千總一員河道東岸南接德州耿家灣起北接德州四里屯共三里西岸南接德州蔡

張城起北接德州衛四里屯止共一里半

嶧縣管河主簿一員河道南自黃林庄起北至吳家橋止共一百一十里

滕縣管河主簿一員河道南接嶧縣吳家橋起北接沛縣辛庄橋止共五十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六

接濟寧南陽關止共八十里

濟寧州管河判官一員河道南接魚臺界牌淺起北接濟寧衛五里淺止共六十八里內東岸自魯橋北至師庄三里屬鄒縣

鉅野縣管河主簿一員河道南接濟寧火頭灣起北接嘉祥大長溝止共二十五里又帶管嘉祥大長

溝起北接汶上界首止十八里康熙九年總河羅多建議復設

汶上縣管河主簿一員河道南接嘉祥界首起北接東平靳家口止共七十二里

平州管河判官一員河道南接汶上靳家口起北接壽張戴家廟止共三十里

壽張縣管河主簿一員河道南接東平戴家廟起北

接東阿沙灣止共二十里又帶管東阿沙灣起至

陽穀荆門上關止二十里

陽穀縣管河主簿一員河道南接東阿荆門上關起

北接聊城官窑口止共四十里

聊城縣管河主簿一員河道東岸南自聊城皮家寨

起北接博平校隄止共六十里西岸南接陽穀官

窑口起北接堂邑梁家鄉止共六十五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七

堂邑縣管河主簿一員河道南接聊城呂家灣起北

接清平魏家灣止共三十五里

博平縣管河典史一員河道東岸南接聊城校隄起

北接清平減水關止共二十七里西岸南接清平

魏家灣起北接清平丁家口止共四十里

清平縣管河主簿一員河道東岸南接博平減水關

起北接臨清潘官屯止共三十九里西岸南接堂

邑兩谷洞起北接臨清潘家橋止共三十三里又

帶管德州左衛四鋪

臨清州管河判官一員河道汶河北岸東自潘家橋

起西北至板橋止二十里汶河南岸東自趙家口

起西北至板橋止二十三里衛河東岸自板橋起

北接夏津趙貨郎口止三十四里衛河西岸南自

板橋起北接清河二哥營止三十一里

館陶縣管河主簿一員衛河南接元城南館陶起北

接臨清南板關止共一百五十里

夏津縣管河主簿一員東岸南接臨清趙貨郎口起

北接武城桑園止共四十六里西岸南接清河渡

口起北接武城劉家道口止共七里

清河縣管河典史一員河道南接臨清二哥營起北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八

接夏津渡口止共三十九里

武城縣管河主簿一員河道東岸南接夏津桑園起

北接恩縣白馬廟止共一百四十四里西岸南接

夏津王家庄起北接故城鄭家口止共一百一十

四里

故城縣管河典史一員河道南接武城鄭家口淺起

北接德州衛孟家灣止共六十里

恩縣管河主簿一員河道南接武城白馬廟起北接

德州四女寺止共七十里

德州管河判官一員河道東岸南接恩縣新開口鋪

起北接德州衛張家口鋪止共五十三里西岸南
接德州衛南陽務鋪起北接德州左衛鄭家口鋪
止共十五里半

臺庄關侯遷關關官一員

頓庄關丁廟關關官一員

萬年關張莊關關官一員

德勝關韓莊關關官一員

夏鎮關關官一員

楊莊關珠梅關關官一員

邢庄關利建關南陽關關官一員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九

棗林關魯橋關關官一員

師家庄關仲家淺關關官一員

新關新店關關官一員

石佛關關官一員

趙村關關官一員

在城關關官一員

天井關關官一員

通濟關關官一員

寺前關關官一員

南旺上關又名柳林關南旺下關又名十里關關官

一員

開河關關官一員

袁家口關關官一員

靳家口關關官一員

安山關關官一員

戴家廟關關官一員

荆門上下關關官一員

阿城上下關關官一員

七級上下關關官一員

周家店關關官一員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十

李海務關關官一員

通濟橋關關官一員

永通關關官一員

梁家鄉關土橋關關官一員

戴家灣關關官一員

新關上關南板關關官一員

職制志

職官題名

總督河道題名

明

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工部尚書永樂九年任

陳瑄字彥純南直合肥人以平江伯克總兵永樂九

年經理河漕

金純南直泗州人刑部侍郎永樂九年任累官至刑

部尚書封沐陽伯

周長南直天長人都督永樂九年經理漕河贈萊陽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十二

伯諡忠毅

劉觀刑部尚書永樂十五年任

黃福工部尚書宣德四年任加太子太保

石璞刑部尚書景泰二年任

徐有貞字元武南直長洲人都察院右都御史景泰

五年封武功伯

喬毅工部尚書成化元年任

杜謙工部尚書成化二年任

王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刑部右侍郎成化七年任

李顥工部尚書成化十六年任

薛遠戶部尚書成化十七年任

陳政工部侍郎弘治三年任

白昂字廷儀南直武進人天順丁丑進士戶部左侍

郎弘治四年任歷刑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諡康敏

劉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順天甲辰進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弘治五年任歷兵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諡忠宣

劉愷字承華壯直新安人弘治庚戌進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正德四年任歷禮部尚書掌通政使司

趙璜字足實江西安福人弘治庚戌進士工部右侍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十二

郎正德十三年任

劉瓚字宗器山東濮州人弘治丙辰進士工部右侍

郎正德十六年任歷戶部尚書提督倉場

章拯字以進浙江蘭谿人弘治丙辰進士工部右侍

郎嘉靖六年任歷工部尚書

盛應期字思徵南直吳縣人弘治癸丑進士都察院

右都御史嘉靖六年任

潘希曾字仲魯浙江金華人弘治壬戌進士工部右

侍郎嘉靖七年任歷兵部左侍郎

李紉字廷章河南固始人弘治乙丑進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嘉靖十年任

戴時宗字宗道福建晉江人正德甲戌進士都察院

僉都御史嘉靖十一年任

朱裳字公垂北直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嘉靖十二年任

劉天和字養冲湖廣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工部右

侍郎嘉靖十四年任歷左都御史總督陝西二邊

軍務改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李如圭字國賓湖廣澧州人弘治乙未進士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嘉靖十五年任歷吏部右侍郎戶部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三

尚書

于湛字瑩中南直金壇人正德丁未進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嘉靖十六年任二十四年復任歷戶部

右侍郎

胡纘宗字世甫陝西秦安人正德戊辰進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嘉靖十七年任十八年改河南巡撫

郭持平字守衡江西萬安人正德丁丑進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嘉靖十八年任歷工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

周用字行之南直吳江人弘治壬戌進士工部尚書

嘉靖二十二年任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管院事

歷吏部尚書

韓邦奇字汝節陝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嘉靖二十三年任歷刑部右侍郎改

吏部右侍郎南京兵部尚書

詹翰字汝約江西玉山人正德丁丑進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嘉靖二十五年任歷刑部右侍郎

胡松字茂卿南直績溪人正德甲戌進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嘉靖二十六年任歷總督漕運巡撫鳳

陽工部尚書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古

王守字履約南直吳縣人丙戌進士都察院僉都御

史嘉靖二十七年任歷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

方純字仲敏湖廣巴陵人嘉靖辛未進士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嘉靖二十八年任歷南京大理寺卿戶

部尚書

何鰲字巨卿浙江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嘉靖二十九年任歷刑部尚書

汪宗元字子允湖廣崇陽人嘉靖己丑進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嘉靖二十九年任

王鏊字伯全北直永寧人嘉靖丙戌進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嘉靖三十年任轉督漕運

曾鈞字廷和江西進賢人嘉靖壬辰進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嘉靖三十一年任歷工部右侍郎右僉

都御史贈南京刑部尚書諡恭肅

胡植字立之江西南昌人嘉靖乙未進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嘉靖三十四年任四十年再任

孫應奎字文卿浙江餘姚人嘉靖己丑進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嘉靖三十五年任

王學益字虞卿江西安福人嘉靖己丑進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嘉靖三十六年任歷南京工部尚書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五

王廷字子正四川南充人嘉靖壬辰進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嘉靖三十八年任歷南京戶部右侍郎

左都御史

林應亮字熙載福建侯官人嘉靖壬辰進士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嘉靖三十九年任歷南京戶部右侍郎

郎

孫施字斯立浙江平湖人嘉靖乙未進士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嘉靖四十一年任歷南京大理寺卿刑

部尚書

王士翹字民瞻江西安福人嘉靖戊戌進士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嘉靖四十一年任歷右副都御史提

督南京糧儲

吳桂芳字子實江西進賢人嘉靖甲辰進士副都御

史嘉靖四十二年任歷閩廣總督兵部左侍郎

李遷字子安江西新建人嘉靖辛丑進士工部右侍

郎兼右僉都御史嘉靖四十二年任歷南京刑部

尚書

陳堯字敬甫南直通州人嘉靖乙未進士工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嘉靖四十三年任改刑

部右侍郎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六

孫慎字用修大寧都司人嘉靖甲辰進士右副都御

史嘉靖四十四年任

潘季馴字時良浙江烏程人嘉靖庚戌進士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嘉靖四十四年任隆慶四年以右副

都御史再任萬曆六年以右副都御史任加太子

少保工部尚書十六年仍以右副都御史加太子

少保工部尚書

朱衡字士平江西萬安人嘉靖壬辰進士南京工部

尚書兼副都御史嘉靖四十八年特命治河次年

奉旨就理河漕加太子少保

翁大立字儒泰嘉靖戊戌進士隆慶二年以應天巡撫副都御史總理河道陞工部右侍郎

葛恭字肅卿江西南昌人嘉靖甲辰進士隆慶六年以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任

傅希摯字承弼北直衡水人嘉靖丙辰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萬曆二年任陝西巡撫

李世達字子成陝西涇陽人嘉靖丙辰進士右副都御史萬曆五年任

舒應龍字時見廣西全州人嘉靖壬辰進士南京工部尚書右副都御史萬曆二十年任二十二年河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十七
工成加太子少保

楊一魁字子選山西安邑人嘉靖乙丑進士工部尚書兼副都御史萬曆二十三年任河工成加太子

少保二十六年回部
劉東星字子明山西沁水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二

十六年以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兼管漕運

李頤江西餘干人隆慶戊辰進士南京工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萬曆三十年任

曾如春字元祥江西臨川人嘉靖乙丑進士工部左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萬曆三十年任

李化龍字于田北直長垣人萬曆甲戌進士工部右侍郎兼右都御史萬曆三十一年任歷工部尚書

加少保
曹時聘字嗣山北直獲鹿人隆慶辛未進士工部右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萬曆三十三年任
劉士忠字華石陝西華州人萬曆甲戌進士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萬曆三十八年任
王佐字翼卿浙江鄞縣人萬曆癸未進士四十八年

任歷工部尚書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十八

陳道亨字孟起江西新建人萬曆丙戌進士天啓元

年任
房壯麗字威甫北直安州人萬曆乙未進士天啓三

年任
朱光祚字世貞湖廣江陵人萬曆乙未進士天啓四

年任崇禎四年又任
李從心字敦矩北直南樂人萬曆壬辰進士天啓六

年任
李若星字紫垣河南息縣人萬曆甲辰進士崇禎元

年任

劉榮嗣字半舫北直曲周人萬曆丙辰進士崇禎六年任

周鼎字實甫南直宜興人萬曆癸丑進士崇禎八年任

張國維字玉笥浙江東陽人天啓壬戌進士崇禎十三年任陞兵部尚書

黃希憲字又生江西分宜人天啓乙丑進士崇禎十六年任

皇清

楊方輿字淳然遼東廣寧人鑲白旗舉人順治元年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九

任

朱之錫字孟九浙江義烏人順治丙戌進士順治十

四年任十八年再任

楊茂勳字燕石遼東人順治十七年任康熙六年再

任

苗澄字大生滿洲籍任縣人順治十七年署任

盧崇峻字山斗遼東廣寧人康熙五年任

羅多滿洲人康熙八年任

王光裕字中立遼東人兵部左侍郎右副都御史

熙十年任十二年以正二品加一級授爲從一品

靳輔字紫垣遼東人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實交正一品俸康熙十六年任

濟寧道題名

明

羅復江西南昌人進士

李幼滋湖廣應城人進士

黃澄四川富順人進士

劉庠湖廣鍾祥人進士

洪忻字龍江山西蒲州人壬戌進士隆慶六年任

陳于階山西臨汾人進士萬曆元年任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二十

吳道明字豫齋直隸元城人乙丑進士萬曆二年任

邵元哲字古愚上元人乙丑進士萬曆五年任

丘浙字厚山江西南城人乙丑進士萬曆八年任

高尚忠字訥軒河南祥符人丁丑進士萬曆十二年

任

曹子朝字洵川直隸三河人丙辰進士萬曆十五年

任

曹時聘字嗣山直隸獲鹿人辛未進士萬曆十七年

任

張朝端字鳳梧海州人戊辰進士萬曆二十年任

梅濟字凝初直隸當塗人辛未進士萬曆二十一年任

龔勉字毅所無錫人戊辰進士萬曆二十二年任

江學詩字津臺直隸棗強人舉人萬曆二十六年任

黃承玄字與參浙江秀水人丙辰進士萬曆二十七年任

衛一鳳字桐陽山西陽城人庚辰進士萬曆二十八年任

傅良諫字忠川江西臨川人乙丑進士萬曆三十一年任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壬

顧雲鳳字瑞菴常熟人丙戌進士萬曆三十三年任

汪可受字靜峰湖廣黃梅人庚辰進士萬曆三十六年任

王國禎字翼庭山西安邑人己丑進士萬曆三十七年任

趙世祿字紫房浙江鄞縣人辛丑進士萬曆四十四年任

周泰峙字孟岩金壇人丁未進士萬曆四十四年任

柯景宇字和山福建莆田人甲辰進士萬曆四十七年任

任

王維新直隸廣宗人舉人崇禎十四年總河張國維題設監軍道

唐嗣美字翼如浙江嘉興人甲辰進士天啓二年任

費兆元字臺簡浙江烏程人乙未進士天啓四年任

王化行字京臺福建閩縣人丁未進士天啓七年任

董暹字蘇白湖廣江夏人甲辰進士崇禎元年任

孫紹統字華坪癸丑進士陝西華州人崇禎三年任

王三德字宜蘇河南永城人癸丑進士崇禎四年任

閔心鏡字符斐浙江烏程人壬戌進士崇禎五年任

徐九章字思健直隸景州人癸丑進士崇禎七年任

黃日昌字源簡福建晉江人乙丑進士崇禎八年任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壬

孫如洵字木菴浙江餘姚人癸丑進士崇禎十年任

龔而安字又安南昌人乙未進士崇禎十二年任

馮元鵬字留仙浙江慈谿人乙丑進士崇禎十一年任

以山東運判署道事

葉重華字香城南直隸崑山人戊辰進士崇禎十三年任

任

王維新直隸廣宗人舉人崇禎十四年總河張國維題設監軍道

楊毓楫字刻伯雲南宜良人舉人崇禎十五年任

任

呈請

朱國柱字磐石遼東瀋陽人順治元年任

李官字元冲山西解州人舉人順治二年任

談天佑字正寰遼東錦州人順治五年任

王第魁字聚五湖廣鍾祥人順治八年任

何啟圖字瑞徵陝西華州人順治十一年任

杜果字景畧江西新建人丁亥進士順治十三年任

楊奇烈字元初遼東蓋州人順治十四年任

方兆及字蛟峰江南桐城人舉人順治十七年任

岳登科字捷元遼東鐵嶺人康熙九年任

葉方恒字嶠初江南崑山人戊戌進士康熙十七年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

三

任

寧陽分司題名

明

顧大奇工部主事

黃鐸工部主事

王孜通政司右通政以上永樂年間任

史鑑直隸成安人工部郎中

侯暉工部主事以上宣德年間任

熊鍊江西進賢人宣德庚戌進士正統四年任

李春山西稷山人永樂甲辰進士

龔定南直蕪亭人

牛順河南臨漳人宣德庚戌進士以上景泰年間任

張祥湖廣江夏人

李清宇希獻南直上海人景泰甲戌進士

陳安字士寧雲南昆明人解元

倪顯字廷瞻浙江海鹽人丁丑進士以上天順年間任

梁明字廷光山西臨汾人天順丁丑進士

張盛字克謙南直宜興人天順庚辰進士

徐源字仲山南直長洲人成化乙未進士

喬縉字廷儀河南洛陽人成化壬辰進士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

三

黃竊字仲安福建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以上成化

年間任

黃肅字敬夫南直六合人成化戊戌進士弘治元年

任

邵莊字天衢浙江鄞縣人成化甲辰進士弘治四年

任

吳綱字弘舉福建建寧人弘治庚戌進士

許旦字景暉浙江開化人成化丁未進士弘治七年

任

王子成字公大湖廣咸寧人弘治癸丑進士弘治十

年任

張文淵字公本浙江上虞人弘治己未進士弘治十三年任

歐陽瓊字汝玉江西鉛山人弘治丙辰進士弘治十六年任

彭夔字師舜江西安福人弘治丙辰進士弘治十八年任

蘇民字天秀浙江遂昌人弘治乙丑進士正德七年任

尹京字兆之江西安福人正德辛未進士正德十年任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十一 五
朱寅字時元南直常熟人正德辛未進士正德十一年任

劉布字時服南直長洲人正德甲戌進士正德十四年任

王謳字舜夫陝西右護衛人正德丁丑進士正德十五年任

陳良謨字忠夫浙江安吉州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二年任

吳騷字萬里浙江秀水人嘉靖癸未進士嘉靖四年任

任

龔良傳字起岩湖廣蒲圻人嘉靖丙戌進士嘉靖七年任

徐存義字質夫浙江餘姚人嘉靖己丑進士嘉靖九年任

段承恩字德夫雲南晉寧州人嘉靖壬辰進士嘉靖十一年任

顧紳字于漸浙江慈谿人嘉靖壬辰進士嘉靖十三年任

張文鳳字公儀南直常熟人嘉靖己丑進士嘉靖十四年任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十一 六
徐楚字世望浙江淳安人嘉靖戊戌進士嘉靖十九年任

劉鳳池字文甫陝西渭南人嘉靖乙未進士嘉靖三十年任

傅學禮字立之陝西安化人嘉靖丙戌進士二十二年任

馮熊字伯祥浙江金華人嘉靖甲辰進士二十四年任

顧言字子行浙江仁和人嘉靖丁未進士二十七年任

任

鄭述字世美福建閩縣人嘉靖庚戌進士三十年任

於惟一 字德夫直隸懷寧人嘉靖癸丑進士三十三年任

年任

陳南金字子兼浙江餘姚人嘉靖丙辰進士三十六

年任

張烈字明建南直華亭人嘉靖己未進士三十八年

任

張橋字衡如雲南右衛人嘉靖己未進士三十九年

任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七

游季勳字懋甫江西豐城人嘉靖壬戌進士四十二

年任

張純字碩恒福建漳浦人嘉靖乙丑進士四十五年

任

劉泮字汝化江西太和人嘉靖壬戌進士隆慶三年

任是年兼管濟寧分司移駐濟寧

張克文字宗質江西新淦人隆慶戊辰進士五年任

余毅中 字子執南直銅陵人萬曆甲戌進士二年任

張文奇 字原正南直長洲人萬曆丁丑進士五年任

馬玉麟 字德徵南直長洲人萬曆丁丑進士八年任

任

邵伯悌字本敬江西貴溪人萬曆庚辰進士十一年

蕭雍字思賢南直涇縣人萬曆癸未進士十四年任

王元命字長齡陝西蒲城人萬曆庚辰進士十六年

任

韓范字思兼山西沁水人萬曆丙戌進士十九年任

陸化淳字居復南直常熟人萬曆壬辰進士二十二

年任

胡璜字伯玉南直桐城人萬曆乙未進士二十五年

任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十一

馬從龍字之龍河南新蔡人萬曆壬辰進士二十八

年任

沈孚先字白生浙江嘉興人萬曆戊戌進士三十一

年任

袁應泰字長卿陝西鳳翔人萬曆乙未進士三十二

年任

湯沐湖廣安陸人萬曆壬辰進士三十四年任

曹震陽字得春浙江海鹽人萬曆丁未進士三十六

年任

周士顯字思皇湖廣京山人萬曆辛丑進士三十八

年任

俞當泰字元祉南直泗州人萬曆乙未進士四十一年任

竇煥字永懷陝西郃陽人萬曆癸丑進士四十六年任

薛玉衡字緯符浙江定海人萬曆己未進士天啟二年任

熊江字玄丘四川福順人萬曆己未進士天啟四年任

羅寬字斗南河南光州人萬曆丙辰進士天啟五年任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三

任

董志稷字天麟浙江海寧人萬曆丙辰進士天啟六年任

張醇儒字念銘南直太倉人舉人崇禎二年任

汪邦柱字孺石南直休寧人萬曆己未進士崇禎五年任

張獻廷字彥山南直宣城人官生崇禎八年任

丁汝驥字叔潛浙江仁和人

楊之易字勉齋湖廣應山人

吳化鳳

皇清

任有鑑山東平原人

史載字肇公河南蘭陽人丙戌進士

魯道焜字奇男江蘇華亭人舉人

唐廣堯字載歌浙江會稽人壬辰進士

劉元琬字芝麓河南汝寧人己丑進士

胡尚衡江南涇縣人壬辰進士

張有光字揆原江南清浦人乙未進士

孫允恭江南丹陽人

王澧字蘭岐江南常熟人癸未進士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三

邵于道浙江慈谿人戊戌進士

陸舜字吳洲江南泰州人甲辰進士

納錫滿洲人

佟成年遼東人

達平理字貫一滿洲人

鍾國義字赤松浙江山陰人戊戌進士康熙十二年

任

濟寧分司題名

明

夏濟工部員外

辛壽河南人主事以上宣德年間任

黃瓚江西臨川人宣德癸丑進士正統九年任

劉讓山東益都人

張寰江西南昌人宣德己酉貢士

陳津江西永豐人正統乙丑進士

陳臻湖廣蘄州人宣德壬子貢士以上景泰年間任

孫仁南直賁池人景泰辛未進士

王臣陝西長安人景泰甲戌進士

何廣字傳之直隸涿縣人天順庚辰進士以上天順

年間任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三

謝敬德州衛人天順丁丑進士

畢瑜字廷珍江西貴溪人成化丙戌進士

過璘字大璞浙江平湖人成化丙戌進士

諸觀字民瞻浙江餘姚人成化丙戌進士

洪漢字天章山東章丘人成化壬辰進士

陳與字朝美福建漳浦人成化乙未進士

俞璣字廷美南直吳縣人成化壬辰進士

陳愈字節之浙江淳安人成化辛丑進士以上成化

年間

莫驄字曰良南直無錫人成化辛丑進士弘治元年

任

程項字廷臣江西上饒人成化丁未進士弘治四年

任

蔡鍊字懋成浙江餘姚人弘治庚戌進士十六年任

盛應期字斯徵南直吳縣人弘治癸丑進士十九年任

曹瑀字仲玉湖廣桂陽人弘治丙辰進士十一年任

盧宅仁字伯居廣東四會人弘治己未進士十四年

任

林文煥字允章福建漳浦人弘治己未進士十七年

任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三

童器字大用浙江平陽人弘治己未進士正德二年

任

王寵字仲錫南直歙縣人正德戊辰進士四年任

東魯字希曾陝西華州人舉人正德七年任

侯一元字應乾陝西秦安人正德甲戌進士

葉珩字鳴玉福建莆田人正德丁丑進士十四年任

陳嘉言字伯行陝西西安右護衛人正德甲戌進士

十五年任

楊撫字安世浙江餘姚人正德辛巳進士嘉靖元年

任

白旂字文之河南新鄭人舉人嘉靖四年任

李邦直字汝司廣東茂名人嘉靖癸未進士十七年任

楊本仁字次山河南杞縣人嘉靖己丑進士十年任

邵元吉字德旋浙江餘姚人嘉靖壬辰進士十四年任

任

萬汝楫字濟卿四川瀘州人嘉靖乙未進士十七年任

任

沈良字貞夫福建莆田人嘉靖乙酉貢生十八年任

周土字厚卿南直太倉人嘉靖辛丑進士二十一年任

任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三

吳必孝字純卿浙江餘姚人嘉靖辛丑進士二十四年任

任

陳夢鶴字子羽山東益都人嘉靖丁未進士

呂應字承之山東陽信人嘉靖丁未進士二十七年任

任

陳茂禮字殿卿浙江慈谿人嘉靖庚戌進士三十年任

任

林敬字確成福建漳浦人嘉靖癸丑進士三十三年任

任

王陳策字師董南直泰州人嘉靖丁未進士三十七年任

年任

達其道字行甫直隸任縣人嘉靖己未進士四十年任

任

葉以蕃字承叔浙江遂昌人嘉靖壬戌進士四十三年任

任

李承緒字伯餘江西永新人嘉靖壬戌進士四十五年任

任

賀東光字景陽江西德興人嘉靖乙丑進士隆慶二年任

分司

任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三

李夢祥字初徵湖廣監利人嘉靖乙未進士二十年任

任

吳守貞字定夫廣東電白人嘉靖乙未進士二十四年任

年任是年裁革仍屬寧陽分司兼管

北河分司題名

明

楊恭陝西岐山人進士

陳英浙江鄞縣人進士

吳珍浙江長興人進士

汪俱江西弋陽人進士

陳綺浙江太平人進士

張縉山西陽曲人進士

韓鼎陝西合水人進士

商良輔浙江淳安人官生

錢榮浙江慈谿人進士

田佑江西贛縣人進士

王濤直隸涿縣人舉人

李思儒直隸高陽人進士

陸應龍江南長洲人進士

荀鳳江南徐州人進士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楊淳陝西臨潼人進士

羅濟時江西貴溪人進士

孔鳳山東寧海人舉人

錢瀾直隸阜城人舉人

李煌江西浮梁人進士

李重江南江都人進士

佟應龍江南山陽人進士

劉守良江南贛榆人進士

郭敦福建晉江人舉人

楊旦河南偃城人進士

邵元吉浙江餘姚人進士

王廷四川南充人進士

朱懷幹浙江歸安人進士

張文鳳江南常熟人進士

歐陽烈江南泰和人舉人

趙瀛陝西三原人進士

吳崇文河南光山人進士

嚴中浙江餘姚人進士

沈科浙江嘉善人進士

梁恩湖廣巴陵人進士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鄒遵江西新昌人進士

徐九思江西貴溪人舉人

汪泓江南旌德人舉人

史朝賓福建晉江人進士

王陳策江南泰州人進士

周望廣東東莞人進士

吳道直直隸定州人進士

姜國華浙江慈谿人進士

朱茹四川瀘州人進士

陳應麟浙江鄞縣人進士

游季勲江西豐城人進士

徐淵江西南昌人進士

張純福建漳浦人進士

劉泮江西泰和人進士

金學曾浙江錢塘人進士

汪審江西戈陽人進士

牛若愚河南祥符人進士

徐儒江西臨川人進士

張德夫江西浮梁人進士

屠元沐浙江嘉興人進士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壬

顧其志江南長洲人進士

郁文浙江山陰人進士

吳之龍江南武進人進士

李民質直隸東明人進士

詹在泮浙江常山人進士

黃承玄浙江秀水人進士

康夢想江西泰和人進士

張甲徵山西蒲州人進士

蕭椿江西廬陵人進士

李之藻浙江仁和人進士

趙可教四川溫陵人進士

施爾志浙江嘉興人進士

沈朝燁浙江仁和人進士

謝肇澗福建長樂人進士

汪起鳳江南吳縣人進士

胡士相浙江平湖人進士

項夢原浙江秀水人進士

賈繼良江南句容人舉人

王之柱江南武進人進士

姜銓浙江餘姚人舉人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壬

鄭鳴珂福建莆田人官生

沈景藝浙江餘姚人官生

朱茂時浙江秀水人官生

姜天樞浙江紹興人官生

許自表江南吳縣人恩貢

周沂湖廣江夏人舉人

唐士鳳江西豐城人官生

皇清

袁中榮遼東廣寧人生員

梁知先山東鄒平人進士

關廷讓河南孟津人進士

莊鏊浙江嘉興人進士

葉獻章浙江紹興人舉人

楊毓蘭河南新鄉人進士

高恒豫直隸靜海人官生

高瑜遼東人進士

王章遼東人貢士

傅當阿滿洲人

祁文友廣東東莞人進士

土滙河南儀封人進士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三

阿哈里滿洲人

劉祚長山西清源人進士康熙十七年奉裁歸併濟

寧道

臨清磚廠工部題名

明

樊敬郾城人永樂間任

李權臨淮人

孫承先

吳綸

張失名

孔失名

童失名以上正統間任

黃失名

士失名

相傑華亭人

莊鑑溧水人景泰間任

俞懋萊陽人

蔣宜均州人

谷琰開州人天順間任

魏容安定人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四

林鳳錦衣衛人

周正浙江人

林璧閩縣人

周宏德清人

繆昌無錫人

徐寬海寧人

滑浩餘姚人成化間任

盧濬天台人

陳玉涿鹿人

王惠慈谿人

李麟鄆縣人

劉祥安福人

李天衢樂平人

錢仁夫常熟人

童器平陽人
以上弘治間任

汪彬祁門人

程治樂平人

王大用莆田人

蔣愷華亭人

賀縉永新人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劉寅大庾人

高尚賢新鄭人

任思南宮人
以上正德間任

董漢策辰州人

佟應龍山陽人

譚諧湖廣人

劉守良潯榆人

周紳吳縣人

邵經濟仁和人

郝鼎常熟人

盧紳咸寧人

程嘉行樂平人

周鈞慈谿人

王良柱南安人

王佩文安人

封祖喬昆明人

萬汝楫廬州人

陳湖華亭人

朱繼忠樂平人

王景象歙縣人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嚴中餘姚人

荆應春武陟人

王會華亭人

趙介夫阜城人

周思兼華亭人

徐九思貴溪人

顧炳常熟人

費樊樂鉛山人

徐用光蘭谿人

朱茹瀘江人

聖

應存性仙居人以上嘉靖間任

曹爾珍北京人進士

史起龍浙江人進士

趙奇雲南人進士

米萬鍾北京人進士

趙贊化江南人進士

寇慎陝西人進士

陸懷玉浙江人進士以上萬曆間任

吳國禎真定人進士

周迪福建人以上天啟間任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聖

徐廷宗江南人進士

桂一章浙江人進士

陸奮飛江南人進士

朱日燦江南人舉人

趙臺北京人官人

饒元琪江西人舉人

于蓮耀北直人進士以上崇禎間任

皇清

袁千令江南人貢士

霍叔瑾井陘人舉人

王篤度武定人進士順治十八年奉裁其開務歸併

北河分司

夏鎮分司題名

明

陳楠號鹿峰浙江奉化人嘉靖壬戌進士四十四年

任

錢錫汝號朗峰南直吳江人嘉靖乙丑進士隆慶二

年任萬曆元年復任

李膺號雁山南直華亭人嘉靖乙丑進士隆慶四年

任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上

聖

高自新號劍山直隸獲鹿人隆慶戊辰進士十六年任

陸檄號冲臺南直長洲人萬曆甲戌進士二十年任

詹思謙號洞源浙江常山人萬曆甲戌進士五年任

王煥號鍾白湖廣咸寧人隆慶辛未進士萬曆五年

任

唐世用號荷湖江西弋陽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八

年年任

韓杲號文軒河南光山人萬曆辛丑進士十一年任

楊信號助我陝西咸寧人萬曆癸未進士十三年任

余繼善號見桐河南固始人萬曆庚辰進士十六年

任

錢養廉號心卓浙江仁和人萬曆乙丑進士二十年

任

尹從教號少方四川宜賓人萬曆戊辰進士二十一年

年任

楊爲棟號寓肩四川綦江人萬曆己丑進士二十四

年任

梅守相號春寰南直宣城人萬曆己丑進士二十六

年任

茅國縉號二岑浙江歸安人萬曆癸未進士三十四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十一

望

年任

湯沐號郎陞湖廣安陸人萬曆壬辰進士二十五年

任

劉一鵬號南濱江西南昌人萬曆壬午舉人三十八

年任

錢時俊號仍峰南直常熟人萬曆甲辰進士四十年

任

石炬號訥韋湖廣興國州人萬曆丁未進士四十二

年任

黃元會號陽平南直太倉州人萬曆癸丑進士四十

六年任

張應完號賓棧浙江鄞縣人萬曆丁酉舉人四十八

年任

章謨號定泓浙江德清人萬曆丁未進士天啟元年

任

陸化熙號濬源南直常熟人萬曆癸丑進士天啟元

年任

劉泓號長源浙江海鹽人萬曆己未進士天啟三年

任

朱瀛號齡洲浙江餘姚人萬曆癸丑進士天啟五年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十一

望

任

豐建號萬年浙江鄞縣人天啟乙丑進士十六年任

吳昌期號蓮坡南直吳江人萬曆乙酉舉人崇禎二

年任

趙士履號南屏江南常熟人官人崇禎五年任

于重慶號祖洲江南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八年任

官繼蘭號鸞鄰江南泰州人崇禎丁丑進士十一年

任

朱錫元號惕菴浙江山陰人崇禎戊辰進士十四年

任

皇清

楊天祥號興寰遼東瀋陽人順治二年任

高鵬南號養六山東曹縣人順治丙戌進士五年任

狄敬號陶都江南溧陽人順治己丑進士八年任

常錫胤號御令河南鄆陵人順治戊子舉人十一年

任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聖七

職制志上

公署建置

北河公署在東阿陽穀壽張三縣之交其地曰張秋
 宋真宗時名景德鎮元設都水監於此明弘治七
 年河決張秋命都御史劉大夏等塞之因更鎮名
 曰安平公署在河之西南嘉靖十四年郎中姜國
 華以堂宇皆南向而公門獨面東非居正之體費
 公帑二百金改而南門之左為坊表右為土地祠
 前為大門儀門中為大堂堂之東西各有廊左為
 幕廳右為吏書房廚房衙內中為寢寢之東西各
 有廂房左為書房右為廚房東有樓上有小閣樓
 前有堂東連房五間堂之外東西小軒各二外為
 客廳左右耳房各一廳南涼亭一茅室三楹萬曆
 四十年衙寢災四十一年重建公署之西為管河
 府佐廳嘉靖末添設捕廳於城西南附驛以捕務
 兼屬管河通判移駐捕廳河廳遂為廢署萬曆十
 六年郎中吳之龍修葺改為工部書院為新舊交
 代駐節之所

寧陽分司在按察司右明天順間建成化八年主事
 張盛修前為屏為門為儀門成化十五年主事徐

源建中爲滌源堂後爲養正堂爲中堂爲寢堂東
西爲皂隸棚中堂之前爲西書房寢之前爲東西
廂又東爲廚庫房又東西爲廂山東書房而前爲
更房又前爲介如亭爲問喜堂又前爲賓館館之
前爲東泉亭儀門之西爲皂隸房門以外東西爲
官吏房東泉亭弘治十年主事王子成建

濟寧分司在州南門外東向成化五年主事畢瑜始
正南向爲門爲儀門儀門外爲直宿房中爲兼濟
堂堂東爲書辦房西爲文卷房後爲飲木堂堂東
西爲書房後爲寢樓樓前爲東西廂西偏爲蓮池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史

池北爲草玄亭堂之前爲抱厦東西爲皂隸房又
西爲外廚房爲書吏廨對峙而東爲君子軒軒於
弘治六年爲主事蔡鍊建軒後爲半軒又其後爲
一卷亭亭於嘉靖二年爲主事楊撫建君子軒之
前爲客廳對峙而西爲土神祠門外繚以周垣東
西爲官吏房爲聽差房爲鐘鼓樓前爲轉漕要會
坊東西爲節宜國脈飛輓京儲坊又東爲國賦通
津坊西北爲司空行署坊循河之涯南爲排泗北
爲鑰濟坊四衢皆土淖不可行其後迤西始平以
石

南旺分司在運河西岸分水龍王廟右東向正德十
一年主事朱寅建前爲坊爲門爲儀門中爲滙源
堂東西爲文卷房又東爲書吏廨後爲朝宗堂堂
之左爲廂爲厨最後爲激望樓樓於嘉靖四十一
年爲主事張橋建樓前爲左右廂後爲厨其後爲
來鶴亭一名如水一名淨芳萬曆四年主事余毅
中改題爲鑑止軒亭之前爲池池上爲蓮亭由亭
而迤西爲書房爲東西廂又前爲靜思軒軒於嘉
靖三十四年爲主事於惟一建又前爲清風堂西
爲外廚房後爲直宿房儀門之外左右爲皂隸房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辛

門以外左右爲官吏房爲串門其南北衝里許各
爲里門舊有射圃亭鐘鼓樓望湖亭分水亭俱廢
其後就串門置樓以定昏曉云迨鼎革荒亂房樓
盡毀僅存大堂及左右耳房四周不堪住宿康熙
十七年恒督汶令重建後堂三楹廂房各二
夏鎮分司在會景門西南向隆慶二年主事陳楠建
爲大門爲儀門爲大堂後爲穿堂又後爲中堂大
堂東爲賓館西爲書房中堂後爲宅爲寢堂爲寢
樓堂之東西爲廂爲內書房爲厨繚以周垣大門
東西爲北餉通津南漕鉅鎮坊坊之外爲官廳

國朝順治十年主事狄敬增建堡樓三楹西北東南二隅各堞樓一

臨清分司在舊城外西南隅又有北河工部行署在新城中洲今並廢止存營繕分司在中洲為大門為儀門為大堂堂左為門子房右為書吏房左前為賓館為空明館中為後堂今廢堂後為寢房左為廂右為廚再右為半樗堂順治間主事袁于今建大門左右為裕國通漕坊

泉林行署在泉林寺左泗水廟右正德十年主事尹京建外為門為儀門中為正廳為退寢各五楹前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五

後東西廂各三楹門以外為道源國脈坊署之左為觀泉亭一名會泉為有本亭亭於萬曆二十年

主事陸化淳建為原泉亭臨酌泉上門題為浮磬真源踰河相望為玉淙亭署之東為林壑深秀坊為海岱名川坊又北直署之後有亭騰泉上而

繚以垣曰浮槎亭於萬曆二十六年為主事胡瓚建今廢

建今廢

兗州府行署在金口壩西為門為儀門中為正廳三楹退廳五楹東西廂各三楹成化七年主事張盛建今廢

堤城壩行署在寧陽縣青川驛後規製與金口壩同成化十三年主事張盛建今廢

戴村壩行署在四汶集距汶上縣四十五里規製亦與金口壩同弘治五年主事黃肅建今廢

顏村店公館在兗州府西北三十里玄帝廟後正廳三楹東西廂各三楹嘉靖二十二年主事傅學禮建今廢

夏鎮公館今為防河行署舊營田倉改有堂三楹寧

堂後堂各五楹有廂有廚西蜀公館在寧陽之西抵汶上三十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五

南義公館在寧陽東北七十里泰安曲阜之衝俱嘉靖八年主事吳鵬建今俱廢

運河廳在濟寧城內隆慶三年建舊為正學書院南旺管河廳在分司右即鵝湖舖弘治間建

鉅野主簿廳在大長溝嘉靖間建汶上主簿廳在南旺嘉靖間建

魚臺主簿廳在南陽隆慶間建

各間廳三楹牌坊一座南陽宣德六年建棗林洪武十四年建隆慶中廢萬曆二十三年重建魯橋承樂十四年建師家庄洪武十四年建二間俱萬曆

三年廢仲家凌宣德五年建萬曆十五年修新開
洪武三年建嘉靖四十二年修新店洪武十四年
建嘉靖三十二年修石佛元至正七年建趙村嘉
靖二十七年修在城元大德七年重修天井永樂
二年建上新下新俱天順四年建中新成化十一
年建通濟萬曆十六年建寺前正德元年建南旺
上下成化中建萬曆二十七年修開河正德間建
袁家口正德元年建靳家口嘉靖四年建

濟寧道公署原係濟寧衛添設道署以察院換為大
門為儀門大門外左右為鼓吹亭為轅門儀門外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上

五

東為寅賓館西為土地祠儀門外中為堂康熙十
年岳登科修左右為皂隸門子房後為退堂即後
樂堂康熙十年岳登科建左為花廳為書房二進
右為書吏房今廢東為書軒堂後為寢為寢樓樓
後續以周垣前坊曰肅清河濟康熙十七年恒於
寢房左建內房三楹於花廳前建客廳三楹又建
草堂三進各三楹於寢樓右建從房一帶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

古吳葉方恒學亭甫纂

職制志下

夫役定制

開河州縣

臺庄開

開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八錢三分七毫六

絲九忽二微共銀二百九十四兩九錢二分三厘

七絲六忽額編嶧縣支給

侯遷開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下

開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八錢三分七毫六

絲九忽二微共銀二百九十四兩九錢二分三厘

七絲六忽額編嶧縣支給

頓庄開

開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八錢三分七毫六

絲九忽二微共銀二百九十四兩九錢二分三厘

七絲六忽額編嶧縣支給

丁廟開

開夫三十名內額編嶧縣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

八錢三分七毫六絲九忽二微共銀九十八兩三

錢有零額編滕縣二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
共銀二百一十六兩

萬年關

開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三百二
十四兩額編滕縣支給

張莊關

開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八錢三分七毫六
絲九忽二微共銀二百九十四兩九錢二分三厘
七絲六忽額編嶧縣支給

德勝關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開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三百二
十四兩額編滕縣支給

韓莊關

開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八錢三分七毫六
絲九忽二微共銀二百九十四兩九錢二分三厘
七絲六忽額編嶧縣支給

夏鎮關

開夫四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四百三
十二兩額編江南豐縣支給

楊莊關

開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三百二
十四兩額編江南碭山縣支給

珠梅關

開夫三十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三百二
十四兩額編江南蕭縣支給

邢莊關

開夫二十四名內額編魚臺縣五名每名歲食銀
十兩八錢共銀五十四兩額編曹州十九名每名
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二百五兩二錢

溜夫四十七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十三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八十
二兩額編魚臺縣支給

利建關

開夫二十七名內編魚臺縣二十二名每名歲食
銀十兩八錢共銀二百三十七兩六錢額編曹州
五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五十四兩

溜夫四十六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
十三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七十六兩
額編魚臺縣支給

堤夫三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一名五

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十八兩額編曹州支給

南陽關

開夫三十二名內額編魚臺縣七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七十五兩六錢額編曹州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九十七兩二錢額編陽穀縣五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四錢七分九厘二毫共銀四十七兩三錢九分六厘額編單縣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八十六兩四錢額編曹縣三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三十二兩四錢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四

棗林關

開夫二十四名內額編魚臺縣十六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百七十二兩八錢額編單縣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八十六兩四錢

魯橋關

開夫二十五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十二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百三十五兩額編單縣支給今開廢夫隨淺夫應役河工師家庄關

開夫二十五名內額編濟寧州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八十六兩四錢原編嶧縣十七名後改編單縣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百八十三兩六錢

溜夫二十五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十二名五分內額編濟寧州一名歲食銀十二兩額編鄒縣十一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三十八兩

仲家淺關

開夫二十四名內額編金鄉縣七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七十五兩六錢額編城武縣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八十六兩四錢額編單縣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九十七兩二錢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五

溜夫八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四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四十八兩額編陽穀縣支給

新關

開夫二十五名內額編金鄉縣二十一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二百二十六兩八錢額編單

縣四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四十三兩二錢

溜夫四十九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四名五分內額編金鄉縣六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七十八兩額編單縣六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七十二兩額編滕縣十一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三十八兩

新店關

開夫二十五名內額編金鄉縣十七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百八十三兩六錢額編單縣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六

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八十六兩四錢溜夫四十九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四名五分內額編城武縣一十八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二十二兩額編單縣六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七十二兩

石佛關

開夫二十五名內額編濟寧州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九十七兩二錢額編金鄉縣十六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百七十二兩八錢

溜夫四十九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四名五分內額編城武縣十一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三十八兩額編單縣七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九十九兩額編定陶縣五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六十六兩

趙村關

開夫二十五名內額編曹州十六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百七十二兩八錢額編單縣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九十七兩二錢溜夫五十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七

五名內額編鄆城縣三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三十六兩額編單縣七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九十兩額編曹縣八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一十二兩額編定陶縣三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四十二兩額編鄆野縣二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三十兩

在城關

開夫二十五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二百七十兩額編濟寧州支給溜夫五十二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

十六名內額編金鄉縣五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
共銀六十兩額編鄆城縣二十一名每名歲食銀
十二兩共銀二百五十二兩又下新開廢開夫四
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四十三兩二錢額
編定陶縣支給

天井開

開夫二十五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二百
七十兩額編曹州支給

溜夫五十四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
十七名內額編金鄉縣二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八

共銀二十四兩額編鄆城縣五名每名歲食銀十
二兩共銀六十兩額編單縣二十名每名歲食銀
十二兩共銀二百四十兩

南門草橋

橋夫二十三名內額編金鄉縣一名歲食銀十兩
八錢額編鄆城縣一名歲食銀十兩八錢額編單
縣二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二十一兩六
錢額編曹縣十九名原額工食銀二百五兩二錢
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每名歲食銀五兩四錢共
銀一百零二兩六錢又上新開廢開夫六名每名

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六十四兩八錢額編單縣
支給

通濟開

開夫二十八名內額編鉅野縣十七名每名歲食
銀九兩六錢一分二厘共銀一百六十三兩四錢
四厘額編鄆城縣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
銀八十六兩四錢額編曹州二名每名歲食銀十
兩八錢共銀二十一兩六錢額編嘉祥縣一名歲
食銀十兩八錢

溜夫四十七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九

十三名內額編鉅野縣十三名五分每名歲食銀
九兩六錢二厘九毫共銀一百二十八兩四錢二
分一厘八毫額編鄆城縣七名每名歲食銀十二
兩共銀八十四兩額編曹州三名每名歲食銀十
一兩一錢一厘六毫共銀三十三兩三錢五厘

寺前鋪開

開夫二十六名內額編汶上縣十八名每名歲食
銀十兩四錢七分六厘共銀一百八十八兩五錢
六分八厘額編東阿縣八名每名歲食銀八兩七
錢九分五厘九毫共銀七十兩三錢六分八厘

溜夫四十二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
十一名每名歲食銀九兩五錢一分二厘七毫共
銀一百九十九兩七錢六分七厘額編鉅野縣支
給隨鉅野縣河官應役

南旺上關

開夫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四錢七分六厘共
銀一百八十八兩五錢六分八厘額編汶上縣支
給

溜夫十八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九名
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零八兩額編汶上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十

縣支給

南旺下關

開夫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四錢七分六厘共
銀一百八十八兩五錢六分八厘額編汶上縣支
給

溜夫十八名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九名
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零八兩額編汶上
縣支給

開河關

開夫二十六名內額編汶上縣十七名每名歲食

銀十兩四錢七分六厘共銀一百七十八兩九分
二厘額編曹縣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
共銀九十六兩一錢二分

袁口關

開夫二十六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四錢七分六厘
共銀二百七十二兩三錢七分六厘額編汶上縣
支給

靳家口關

開夫二十八名內額編東平州十名每名歲食銀
十兩一錢六分七厘八毫共銀一百零一兩六錢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十一

七分八厘額編東阿縣九名每名歲食銀八兩七
錢九分六厘共銀七十九兩一錢六分三厘額編
寧陽縣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九十七
兩二錢

安山關

開夫二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八兩七錢九分六厘
共銀二百四十六兩二錢八分八厘額編東阿縣
支給

戴家廟關

開夫二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一錢六分七厘

八毫共銀二百八十四兩六錢九分八厘七毫額
編東平州支給

荆門上下關

關夫四十七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四錢七分九厘
二毫共銀四百四十五兩五錢二分四厘額編陽
穀縣支給

阿城上下關

關夫四十六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四錢七分九厘
共銀四百三十六兩四分五厘額編陽穀縣支給
七級上下關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十二

關夫四十七名內額編陽穀縣十九名每名歲食
銀九兩四錢七分九厘共銀一百八十兩一錢五
厘六毫額編壽張縣二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
八錢共銀三百二兩四錢

橋夫八名原額工食銀八十四兩四錢八分康熙
十五年奉裁一半止存每名歲食銀五兩二錢八
分共銀四十二兩二錢四分額編陽穀縣支給

周家店關

關夫二十八名內額編濮州九名每名歲食銀十
兩八錢共銀九十七兩二錢額編朝城縣十名每

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厘共銀九十六兩一
錢二分額編范縣九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四錢四
分三厘七毫共銀八十四兩九錢九分四厘

李海務關

關夫二十八名內額編聊城縣十名每名歲食銀
八兩八錢五分五厘三毫共銀八十八兩五錢五
分三厘額編堂邑縣十八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
錢一分二厘共銀一百七十三兩一分六厘

永通關

關夫二十八名每名歲食銀九兩五錢四分六厘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十三

共銀二百六十七兩三錢七厘額編堂邑縣支給
梁家鄉關

關夫二十八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厘
共銀二百六十九兩一錢三分六厘額編堂邑縣
支給

土橋關

關夫二十八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厘
共銀二百六十九兩一錢三分六厘額編堂邑縣
支給

戴家灣關

開夫二十八名內額編清平縣十八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厘共銀一百七十三兩零一分六厘額編冠縣十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厘共銀九十六兩一錢二分

新開南板二閘

開夫七十七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一分二厘共銀七百四十兩一錢二分四厘額編臨清州支給

備夫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六兩共銀一百八兩額編臨清州支給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十四

滕縣河道共設壩夫一百五十三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千六百五十二兩四錢額編本縣支給

嶧縣河道原設福夫二百三十一名額銀二千四百九十四兩八錢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一百一十五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銀一千二百四十七兩四錢額編本縣支給

沛縣河道原設淺壩夫七十一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八錢共額銀七千六百六十八兩內額編徐州一百四十七名豐縣二百零四名沛縣八十八名

蕭縣一百七十四名碭山縣九十七名康熙十五年全裁

魚臺縣河道原設淺夫一百八十三名額銀二千一百九十六兩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九十一名內額編本縣六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八百一十六兩單縣協濟二十三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八十二兩

濟寧州河道原設淺夫二百四十六名額銀二千九百五十二兩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一百二十三名內額編本州八十七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千四百四十四兩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十五

二兩共銀一千四百四十四兩金鄉縣協濟十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一百二十六兩鄆城縣協濟二十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二百四十六兩城武縣協濟五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六十兩

濟寧衛河道原設淺夫七十名額銀九百二十七兩三錢六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三十九名內單縣協濟五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六十六兩金鄉縣協濟六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七十八兩曹縣協濟六名五分每名

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七十八兩鉅野縣協濟六名
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七十八兩定陶縣
協濟七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一兩七錢一分二
厘共銀八十七兩八錢四分曹州協濟六名五分
每名歲食銀十一兩六錢六分七厘六毫共銀七
十五兩八錢四分永通廢關原設關夫二名額銀
二十一兩六錢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一
名歲食銀十兩八錢係曹州協濟隨淺夫應役原
設河夫五十名額銀三百六十兩康熙十五年奉
裁一半見存夫二十五名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十六

共銀一百八十兩額編本衛支給

鉅野縣河道原設淺夫一百六十六名額銀一千五
百九十六兩五錢二分三厘五毫康熙十五年奉
裁一半見存夫八十三名每名歲食銀九兩六錢
二厘九毫共銀七百九十八兩二錢六分一厘額
編本縣支給

嘉祥縣河道原設淺夫九十七名額銀九百八十三
兩五錢五分四厘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
四十八名內額編本縣二十三名每名歲食銀九
兩八錢二分四厘四毫共銀二百二十五兩九錢

六厘鄆城縣協濟九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
一百八兩鉅野縣協濟十二名五分每名歲食銀
九兩六錢二厘九毫共銀一百一十八兩九錢一
分曹州協濟四名每名歲食銀九兩七錢二分六
厘共銀三十八兩九錢五厘

汶上縣河道原設淺夫三百零四名額銀三千五百
二十五兩六錢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一
百五十二名每名歲食銀一十一兩五錢九分七
厘共銀一千七百六十二兩八錢額編本縣支給
東平州河道原設淺鋪夫一百五十六名額銀一千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十七

五百八十六兩一錢七分八厘八毫康熙十五年
奉裁一半見存夫七十八名每名歲食銀十兩一
錢六分七厘共銀七百九十三兩零八分九厘額
編本州支給

東平所河道原設軍夫四十名額銀四百八十兩康
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名每名歲食銀
十二兩共銀二百四十兩額編本所支給

壽張縣河道原設淺鋪夫五十五名四分額銀六百
六十四兩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七
名七分每名歲食銀十一兩九錢八分五厘共銀

三百三十二兩額編本縣支給沙灣小剛夫一名
歲食銀十兩八錢額編本縣支給渡夫二名原額
銀六兩六錢康熙十七年奉文全裁

東阿縣河道原設淺舖夫一百一十七名額銀一千
一百四十三兩四錢七分九厘康熙十五年奉裁
一半見存夫五十八名五分每名歲食銀九兩七
錢七分共銀五百七十一兩七錢三分九厘額編
本縣支給

陽穀縣河道原設淺舖夫二百四十三名額銀二千
二百八十兩四錢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十八

一百二十一名五分每名歲食銀九兩三錢八分
四厘共銀一千一百四十兩二錢額編本縣支給
聊城縣河道原設淺舖溜夫一百九十四名額銀二
千八十兩八錢五分八厘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
見存夫九十七名內額編本縣三十三名每名歲
食銀十一兩二錢九分共銀三百七十二兩五錢
七分冠縣協濟九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四錢
七分七厘共銀九十九兩五錢四分濮州協濟四
十七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四錢六分五厘共
銀四百九十七兩八分七厘莘縣協濟七名每名

歲食銀十兩一錢五分七厘共銀七十一兩一錢
平山衛河道原設撈淺夫十五名額銀一百八兩康
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七名五分每名歲食
銀七兩二錢共銀五十四兩

堂邑縣河道原設淺舖夫八十六名額銀九百一十
八兩二錢九分二厘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
夫四十三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七分九厘共
銀四百五十九兩一錢九分六厘額編本縣支給
又冠縣原協濟淺夫十六名原額銀一百七十兩
八錢八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八名每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十九

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八十五兩四錢四
分

博平縣河道原設淺舖夫八十一名額銀八百六十
五兩八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四十名
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四百三十
二兩五錢四分額編本縣支給

清平縣河道原設淺舖夫九十四名額銀一千零三
兩九錢二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四十
七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五百零一
兩九錢六分額編本縣支給

臨清州河道原設淺鋪夫一百四十八名額銀一千五百七十八兩二錢四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七十四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六分三厘共銀七百八十九兩一錢二分額編本州支給館陶縣河道原設淺鋪夫六十一名額銀六百五十一兩四錢八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三十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三百二十五兩七錢四分額編本縣支給

夏津縣河道原設淺鋪夫五十一名額銀五百四十四兩六錢七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四兩六錢七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十二兩三錢三分額編本縣支給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二十

十五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七分九厘共銀二百七十二兩三錢三分五厘額編本縣支給武城縣河道原設淺鋪夫一百四十六名額銀一千五百五十九兩二錢八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七十三名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七百七十九兩六錢四分額編本縣支給恩縣河道原設淺鋪夫五十三名額銀五百六十六兩四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六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二百八十三兩二分額編本縣支給

德州河道原設淺鋪夫五十九名額銀六百三十兩一錢二分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二十九名五分每名歲食銀十兩六錢八分共銀三百一十五兩六分橋夫二名每名歲食銀六兩共銀一十二兩俱額編本州支給

德州衛河道原設撈漕夫一百名額銀七百二十兩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五十名內額編左所一十七名五分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一百二十六兩中所一十三名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九十三兩六錢前所一十九名五分每名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三十一

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一百四十四兩四錢德州左衛河道原設撈漕夫六十名額銀四百三十二兩康熙十五年奉裁一半見存夫三十名內額編左所十名二分半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七十三兩八錢右所一十二名二分半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八十八兩二錢中所七名五分每名歲食銀七兩二錢共銀五十四兩開河間年一大挑每年一小挑小挑止調各州縣額設河夫應役大挑之年除調各夫外南旺丁應募夫三千五百八十三名每名日給銀四分定例十

八日完工共該銀二千五百七十九兩七錢六分
臨清工應募夫一千六百七十九名每名日給銀
四分定例十日完工共該銀六百七十一兩六錢
又南旺工築壩物料犒賞夫役銀二百三十兩六
錢八分臨清工築壩物料犒賞夫役銀三十兩一
錢通計銀三千五百十二兩一錢四分例於兗州
府運河廳庫動支河銀二千七十六兩四錢八分
東昌府庫動支河銀一千二百零四兩九錢八分
汶上縣庫動支河銀二百三十兩六錢八分

泉源州縣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

三

兗州府屬

東平州泉源三十八處原設泉壩夫七十八名每名
歲食銀十兩一錢六分三厘八毫共銀七百九十
二兩七錢七分八厘二毫
平陰縣泉源二處原設泉夫十名每名歲食銀十二
兩共銀一百二十兩
汶上縣泉源七處原設泉壩夫四十三名每名歲食
銀十一兩六錢四分共銀五百兩五錢二分
滋陽縣泉源十四處原設泉壩夫二十九名每名歲
食銀十二兩共銀三百四十八兩

寧陽縣泉源十五處原設泉夫九十三名每名歲食
銀九兩五錢四分八厘共銀八百八十七兩八錢
八分埧城壩壩夫一名歲食銀三兩

曲阜縣泉源二十八處原設泉夫二十六名每名歲
食銀一十一兩八錢六分共銀三百八兩四錢
泗水縣泉源七十九處原設泉夫六十名每名歲食
銀一十一兩八錢八分共銀七百一十二兩九錢
二分

鄒縣泉源十五處原設泉夫二十四名每名歲食銀
十二兩共銀二百八十八兩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

三

滕縣泉源三十一處原設泉夫二十九名每名歲食
銀九兩八錢七分三厘共銀二百八十六兩三錢
二分

嶧縣泉源十處原設泉夫五名每名歲食銀九兩七
錢八毫共銀四十八兩五錢四厘

魚臺縣泉源二十處原設泉夫十一名每名歲食銀
十二兩共銀一百三十二兩

濟寧州泉源四處原設泉夫九名每名歲食銀十兩
九錢七分三厘共銀九十八兩七錢六分

濟南府屬

泰安州泉源六十五處原設泉夫一百二十一名每名歲食銀九兩五錢一分六厘共銀一千一百五十一兩五錢五分

萊蕪縣泉源四十六處原設泉夫九十名每名歲食銀一千六十五兩四錢八分

新泰縣泉源三十六處原設泉夫七十五名每名歲食銀一十一兩八錢五分六厘共銀八百八十九兩二錢

肥城縣泉源十三處原設泉夫三十五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四百二十兩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三

已上各州縣泉夫工食於康熙十五年奉文全

錄

青州府屬

蒙陰縣泉源四處原設泉夫十六名役食向例該縣設槽不動正項

按額設泉夫挑濬渠道栽種柳株使無枯竭阻塞以濟運道原係通力合作如一泉阻塞則衆夫齊集應役互相幫助是以夫額少而工無悞自裁食之後夫役渙散挑渠栽柳諸務廢弛恒於康熙十七年查勘請泉各州縣設法民夫挑濬每多草率將

必致淤塞遂進諸長吏而商之咸謂工食既裁勢不得不於泉源左右就近起夫而近泉之民遜能自應其地之役若源長河遠原額夫數力不能贖者豈能令別泉之民裝糧以襄厥事於是量泉之大小度渠之遠近添設民夫免其雜差用酬勞苦除東平平陰寧陽魚臺肥城各州縣仍照舊額泰安萊蕪二州縣未奉裁食之先已經添設義夫外其滋陽縣議添夫八名曲阜縣議添夫十六名泗水縣議添夫二十九名鄒縣議添夫二十八名滕縣議添夫二十三名嶧縣議添夫二名濟寧州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三五

議添夫八名新泰縣添夫七十五名汶上縣添夫二十名東平滋陽鄒縣魚臺濟寧寧陽新泰平陰肥城汶上各州縣每夫議免地五頃雜差泗水嶧縣每夫議免地四頃雜差曲阜縣每夫議免地三頃雜差泰安萊蕪每夫議免地二頃雜差各設老人總甲小甲董率稽查泉源得以無恙此雖一時權宜之術而於漕運未必無小補云然以言乎經久可垂之策則惟復額夫以專其責庶幾無弊歟

黃河州縣

曹州黃河徭夫一百二十六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

共銀一千五百一十二兩

曹縣黃河徭夫三百六十四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
共銀四千三百六十八兩
舖夫一百四十五名除
衝決舖夫三十九名止存一百零六名每名歲食
銀四兩一錢四分共銀四百三十八兩八錢四分
定陶縣黃河徭夫八十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共銀
九百六十兩

單縣黃河徭夫三百二十一名每名歲食銀十二兩
共銀三千八百五十二兩
舖夫三十九名每名歲
食銀七兩共銀二百七十三兩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三

金鄉縣黃河徭夫一百八十四名每名歲食銀十二
兩共銀二千二百零八兩
城武縣黃河徭夫二百三十三名每名歲食銀十二
兩共銀二千七百九十六兩
舖夫二名每名歲食
銀七兩共銀十四兩

職制志下

漕河禁例

一凡開惟進貢鮮品船隻到卽開放其餘船隻務要
等待積水而行若積水未滿或積水雖滿而船未
過閘或下閘未閉卽不得擅開若豪強之人逼脅
擅開走洩水利及閘已開不依幫次爭先闖啟者
聽所在閘官將應問之人拏送管閘并巡河官處
究問因而閘壞船隻損失進貢官物及漂流係官
糧米若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治于礙豪勢官
員叅奏以聞運糧軍旗有犯非人命重情待後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三

糧回日提問其閘內船已過下閘已閉積水已滿
而閘官失牌故意不開勒取客船錢物者亦治以
罪

一凡馬快等船每駕船軍餘一名食米之外聽帶貨
物三百斤若多帶及附搭客貨私鹽者聽巡河管
河洪閘官盤驗盡數入官應提問者就便提問應
叅奏者叅奏提問

一凡漕運軍人許帶土產換易柴鹽每船不得過十
石若多載貨物沿途貿易稽留者聽巡河御史及
河閘部員盤檢入官并治其罪

一凡船非載進貢御用之物擅用響器者其器沒官
一凡河南等處地方盜決及故決河防毀壞人家漂
失財物湮沒田禾犯該徒罪以上爲首之人若係
旗舍餘丁民人俱發附近充軍係軍調發邊衛

一凡故決盜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蜀山湖安

山積水湖揚州高寶湖淮安高家堰柳浦灣及徐
邳上下濱河一帶各堤片堤圍絕山東泰山等處

泉源有干漕河禁餽爲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係軍
調發邊衛各充軍其屬官人等用草捲閘闌板盜
泄水利串同取財犯該徒罪以上亦照前問造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三

一凡運河一帶用強包攬開夫溜夫二名之上撈淺
舖夫三名之上俱問罪旗軍發邊衛民并軍丁人
等發附近各充軍攬一名不會用強生事者問罪
枷號一個月發落

一凡府州縣管河官及閘壩官有犯開具所犯事由
行移巡河御史等官問理別項上司不得懷挾私
忿徑自提問

一凡府州縣添設通判官主簿及閘壩官專理河防
之務不許別委幹辦他事妨廢政務違者治罪
一凡漕河事務悉聽典掌之官區處他官不得侵越

一凡漕河所徵格草并折色銀錢以備河道支用毋
得以別事擅支及無故停免

一凡侵占牽路爲房屋者治罪撤之

一凡漕河內毋得遺棄屍骸淺舖夫巡視掩埋違者
罪之

一凡閘壩洪淺夫各俱其役官員過者不得呼召牽
船

一凡在外衙門差人奏事水驛乘船私載貨物者聽
巡河御史及洪閘部員盤問治罪

一凡江南馬快船隻到京順差回還兵部給印信揭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三

帖備開船數及小甲姓名付與執照預行整理河
道郎中等官督令沿途官司查帖驗放若給無官
帖擅投豪勢之人乘坐回還及私回者悉究治之
一凡運糧馬快商賈等船經由津渡巡檢司照驗文
引若豪勢之人不服盤詰聽所司執送巡河御史
郎中處罪之

已上十七條係向來舊例

一漕運重船不許夾帶私貨淮安濟寧地方嚴加查
盤如有夾帶私貨地方未經確查容過者罰俸一
年

黃運兩河堤岸修築不堅一年內衝決者將管河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各降二級調用分司道官各降二級調用總河降一級留任如被異常水災衝決者將專修各官俱在俸修築完日開復如將伊身所修堤岸衝決隱匿不報另指別處申報衝決者加倍議處如一年外衝決者將管河官員俱革職戴罪督修分司道官俱在俸督修完日開復如係本官所修堤岸衝決隱匿不報另指別處申報衝決者將管河官員各降二級調用分司道官各降一級調用總河不行詳確具題罰俸一年如衝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三

決少而該管官報多者降三級調用不行詳確轉詳之官降二級調用不行詳確具題之總河降一級留任至衝決地方限十日內申報如過十日報者降二級調用如沿河堤岸預先不行修築以致運時漕船阻滯者將經管官降一級調用該管官罰俸一年總河罰俸六個月

修築黃河堤岸定限一年運河堤岸定限三年如黃河堤岸半年內運河堤岸一年內衝決者將經修防守同知通判州縣等官均行革職分司道官降四級調用總河降三級留任如黃河堤岸過半

年運河堤岸過一年限內衝決者將經修防守同知通判州縣等官降三級調用分司道官降二級調用總河降一級留任如過限年衝決者將管河各官俱革職戴罪修築分司道官在俸督修工完開復總河罰俸一年若限年之內修築之官已去而防守之官防守疎忽致有衝決者將原修防守之官均應一體處分其限年內本官所修堤岸衝決隱匿不報另指別處申報衝決者將經修防守各官革職司道降五級調用不行確查具題總督降三級調用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三

一重運山陽縣境內運河一百一十里限八日清河縣黃運河共四十八里限五日桃源縣黃河九十里限五日宿遷縣黃運河共一百五十里黃河內限四日進駱馬湖口運河內限三日邳州運河一百二十里限四日嶧縣運河一百一十里限四日滕縣運河五十里限二日沛縣運河四十八里限一日魚臺縣運河八十五里限二日濟寧州運河七十五里限三日半濟寧衛運河十八里限半日鉅野縣運河二十五里限一日嘉祥縣運河十六里限一日汶上縣運河五十六里半限二日東平

所運河六十里限二日州分一日七時所分五
時壽張縣運河二十里限一日東阿縣運河十三
里限一日陽穀縣運河六十里限二日聊城縣運
河六十三里限二日半堂邑縣運河十七里半限
半日清平縣運河三十九里限一日臨清州運河
四十里限三日清河縣運河二十里限半日夏津
縣運河二十里限半日武城縣運河一百五十里
限三日恩縣運河七十里限一日半德州并衛運
河共二百三十里限四日天津道所屬運河自故
城縣鄭家口起至天津衛止共五百二十一里零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三

限十二日以上地方之道廳印河等各文官并鎮
將營汛衛所弁員等各武官凡重運到境印在定
限之內火速驅令出境如原限半日而違限一時
原限一日而違限兩時原限一日半而違限三時
原限兩日以上而違限半日原限四日以上而違
限一日原限六日以上而違限一日半原限十二
日而違限兩日者嵩催官罰俸一年督催上司罰
俸半年如原限半日而違限三時原限一日以上
而違限半日原限二日以上而違限一日原限四
日以上而違限二日原限六日以上而違限三日

原限十二日而違限四日者嵩催官降一級調用
督催上司罰俸一年如違限之期與原限之期相
等者嵩催官降二級調用督催上司降一級調用
如違限之期逾於原限之期者嵩催官革職督催
上司降二級調用毋論文武一體處分其押運之
官所押重運自受兌以至交倉會於一二處逾限
者罰俸半年三四處逾限者罰俸一年五六處逾
限者降一級調用七八處以上逾限者降二級調
用十處以上逾限者革職其同空漕船自天津衍
起至汶上縣止一帶河道俱係潮流其間凡設有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三

開壩蓄水之處俱照重運定期其並無開壩之處
原限十二日者應改爲限九日原限四日者改爲
限三日原限一日半者改爲限一日原限三日者
改爲限二日自嘉祥起至山陽止一帶河道俱係
順流其間凡設有開壩蓄水之處亦應照重運定
期其並無開壩之處原限半日者改爲限三時原
限一日者改爲限半日原限四日者改爲限二日
原限五日者改爲限二日半其有不行力催以致
違限者沿途文武并隨幫官俱照重運違限處分
之例一體處分如隨幫押空係百總旗頭而非現

任職官所押回空會於沿途逾限一次者笞五十
二次者杖六十三次者杖七十如逾限多者每一
次遞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其天津以北至
通州係逆流重運糧船每二十里限一日回空係
順流每五十里限一日山陽以南重運如順流每
四十里限一日如逆流每二十里限一日回空如
順流每五十里限一日如逆流每三十里限一日
如有違限亦照前例議處

一管河分司道官同知通判州縣等官每年於各該
管沿河地方栽柳若成活一萬株者紀錄一次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三下

三

萬者紀錄二次三萬者紀錄三次四萬者加一級
再增者照數紀錄加級分司道官有督催之責所
屬之官內有半至議敘者紀錄一次全至議敘者
加一級

一各處堤岸關係運道民生嗣後一應人等將關係
運道堤岸故決盜決審實卽行處斬梟示

已上各條係新定則例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三終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四目錄

人文志

河漕名臣

漕河名堽

人文志

修建議文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四

古吳葉方恒



人文志上

河漕名臣

元

李粵魯赤兵部尚書至元二十年自任城開穿河渠導泲汶泗水至東阿以通江淮之漕由東阿陸轉二百里至臨清建任城以東石閘入於任城東西河閘最爲有功

韓仲暉壽張縣尹至元中首建開會通河議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一

遼源太史亦建言開會通河同馬之貞循行地形商度功用極言可開之狀始得允行

馬之貞都漕運副使會通河之開與張禮孫等同主其役後建孟陽薄石閘有趙文昌記載後

張禮孫禮部尚書至元二十六年首事開會通河起須城安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共長二百五十餘里有楊文郁會通河功成碑載後

李處巽兵部郎中至元二十六年奉命同張禮孫開會通河

通河

杜達兒斷事官至元二十六年奉命同張禮孫開會張仲仁都水丞至治元年改建會源閘自臨清南至彭城延袤七百里疏其淤塞築其堤防爲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閘署有揭傒斯重修會源閘記載後

宋伯顏不花都水監丞後至元五年重濬會通河漕運始通有趙元進重濬會通河記載後

伯顏察兒同知東平路事至正二年濬泲河淺濫者五十六里有李惟明濬泲河記載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二

賈魯都漕運使至正四年黃河暴溢決金堤濱河郡邑濟寧單州等處皆罹水患沿入會通運河訪求治河方略魯獻二策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一議疏塞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丞相脫脫璉其後議薦於帝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三萬人俱役一切從事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堤成河復故道南匯於淮又東入

於海有歐陽玄河防記載後

也先不華都水監丞至正間建黃棟林新閘有楚性善黃棟林新閘記載後

明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洪武間以廕累功陞右都督靖難兵至江上公具舟迎濟封平江伯時軍儲不充命公歲董運百萬航海給之既建北京罷海漕浚濟寧臨清河以通南北邇道建議造淺船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險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三

就管家湖築堤亘十里以便引舟濬瓜儀二壩湖港之堽鑿徐呂二洪巨石以平水勢築刁陽南旺湖長堤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堤堤內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漕運至今利之卒贈平江侯謚恭襄

宋禮字大本永寧人洪武間由太學生授山西按察僉事累官至工部尚書永樂九年奉命治漕時元故道久堙公用濟寧州同潘叔正言役丁夫一十六萬五千濬會通河自汶上之袁家口左徙二十

里至壽張之沙灣開新河以接舊河置十五閘於

寧陽築堤城壩以遏汶水入漕公又相地之宜用

老人白英計於東平之戴村築壩盡遏汶水西流

至南旺分水南北濟運自是挽漕京師罷海運歲

省費鉅萬功最大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

震爲言卹典未備于葬祭正德中言者追論其功

立祠河上嘉靖中河道御史萬恭請比陳瑄例謚

康惠官其後一人錄白英功贈冠帶世充義官

潘叔正僊居人永樂九年由太學生任濟寧州同知

奏請開漕渠自濟寧抵臨清以通東南漕輓朝廷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四

嘉之賜寶鑑錦幣

金純泗州人洪武中由太學生爲文選郎有聲永樂九年以侍郎奉命與宋禮同治漕河自汴城金龍口下達魚臺場口築堤導河經二洪南入淮漕事始定歷禮工刑三部尚書太子賓客淮泗間治水功最著卒贈沐陽伯

周長天長人善騎射居燕山中護衛從靖難屢職有

功歷官督府永樂九年奉命同宋禮治漕駐濟寧

修復會通河卒贈萊陽伯謚忠毅

蘭芳夏人讀書通古今洪武中舉孝廉爲刑部郎中

官知吉安府有惠政民思之坐事謫爲辦事吏從治河濟寧清潔無私佐理有功復爲工部主事永樂十年以宋禮薦陞工部右侍郎

徐有貞字元武初名瑋字元玉吳人景泰間河決張秋石璞治之久無功四年冬集議文淵閣咸推有貞翟僉都御史治河有貞自東北徂西南踰濟汶沿衛沁循河道濊范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上疏請先疏水水勢平乃治決決止乃濬淤多爲之方以時節宜俾無溢涸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有貞展布經營作制水之開疏水之渠渠名廣濟門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五

名通源渠有分合而開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九堰旣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又參綜古法爰作大堰並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濟寧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入功成勒碑以紀其事七年陞副都御史還朝有貞負文武材臨事敢爲有經略後與石亨以奪門功陞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食祿千一百石世指揮使

張盛字克謙宜興人天順庚辰進士成化六年任寧

陽分司修堤城堰及全口堰凡有益漕運者悉殫力爲之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弘治六年河決張秋詔大夏以右副都御史往治河祀河神而所焚帛灰結若人形物議洶洶大夏不動乃自上流孫家渡疏其壅七十里復疏四府營之壅三十里聯長隄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至濟寧以通運艘五旬而河就馴運艘無滯功大而費小逾於徐有貞甚璽書褒之尋入爲戶部左侍郎後歷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孝宗時任用特異卒贈太保謚忠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六

宣

盛應期字思徵吳縣人弘治癸丑進士嘉靖六年以右都御史總督河道時河決沛縣北入鷄鳴臺口漫昭陽湖堙塞運道司空胡世寧上言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治河次之運道之塞河流致之也使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計莫若於昭陽湖東岸勝沛魚臺鄒縣界擇土堅無石之地另開一河南度留城北接沙河河口就取其土厚築西岸爲湖之東堤以防河流之漫入山水之漫出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散漫之區下其議公以

爲可行役丁夫九萬八千開渠自南陽經三河口過夏村抵畱城百四十里已閱四月怨謫上聞礮職停工自是四十年無敢言改河者乃終嘉靖之世河之入漕爲梗者六其決口歷歷在穀亭孟陽湖陵廟道口間而其害惟庚寅北徙爲大漕之寄於河而受梗者屢見莫大於辛亥房村之決大決亦大費小決亦小費爲漕故無所惜特患工之不能久耳中丞劉天和濬漕河上流使漫流就下以濟二洪爲利垂十年辛亥壬子間復專治徐淮下流爲漕利亦垂十餘年而上流積漸受淤迫而縱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七

橫衝射如乙丑之全河逆行爲從來河患所未有事窮則變於是有思成公新河之續者矣

劉天和字養冲正德戊辰進士嘉靖九年河決塌場口衝穀亭歷三年不去公於十四年到任役夫十四萬濬之四月而成濬河之法凡淤深泥陷不能着足之工則雜施土草截河築壩縱橫填路下施新製兜杓方杓杓杓魚貫以濬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則用木筭榔斗下取猿臂傳遞登岸瓦礫之工則用鉄鑊滴沙之工則用兜杓沙礪石之工則製鋸齒鐵叉尺寸鑿之泥陷者施福子法兜杓者

以鐵爲方口繫布爲兜以取泥幾至斗許泥稀及濬沙用之方杓者以鐵爲平底而周遭各高寸許泥稍堅者用之二杓俱舊製鋸齒及鐵叉皆創製也杓葉杓者舊有之而加廣厚泥最陷者用斗子法塗泥爲坎自下倒屛於上出水堤外濬深泉湧之工則先濬泉稍淺者分番役夫卓屛併力急濬而後將泉深者倒水施工濬淤甫數尺泉即湧出盡日卓屛一夕將復滿莫能措手乃併力番休先將下壩徹夜取水壓數坎而始達堤外水盡即急濬之淤盡河成方將上壩倒水急濬如前法工已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八

垂就而河廣淤深所在隨濬隨墮者則倍給夫值增僱夫役以重濬之魯橋以下運河諸閘悉元時及明永樂弘治間建高低不一如下閘過堤則上閘易涸乃逐閘測其閘面至水面之高下一以聚林閘爲準低者倍而平之自閘板水面至閘石回各以二尺爲準用平準以測濬之淺深其法用錫匣貯水浮木其上而兩端各安小橫板置于數尺方卓之上前監木表長竿懸紅色橫板而低昂之又於匣上橫板平準以測高下凡上下閘底高低及所濬河底淺深悉以此度之復施植柳六法以

故堤岸曰臥柳低柳編柳深柳漫柳高柳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以司蓄洩築縷水堤以防冲決置順水壩以束漫流凡濬河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丈築長堤縷水堤一萬二千四百丈修閘座一十有五順水壩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始于乙未春正月迄於夏四月初旬分董其役者撫按以下部郎道府衛所庶官凡六百二十員

朱衡字士平嘉靖壬辰進士四十四年以南京刑部尚書改工部兼副都御史同僉都御史潘季馴協理河道既至舟行樹杪力無所施得鄒縣章時鸞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九

新渠規度謂黃水未消工難就理惟昔年盛應期所開河渠地高土堅黃水不侵河路徑捷輓輸更便疏請開挑以備運道乃決策往廬於河畔撫循十萬衆與同甘苦兼探季馴議請濬留城口至白洋河淺舊河屬之新河明年新渠成時言官尙有狂于沽頭舊運乘其雨久水溢以阻其成者劾公誤事虐民獨給事何起鳴以勘議抗言舊河難復新河宜開得報可而南陽至仲家口已通舟行惟夏村迤北十七里未與水接乃力加開濬創利建珠梅夏鎮西柳莊四關砌馬家橋壩口石堤遏河

之出飛雲橋者入秦溝復甯城至赤龍潭舊河五十五里以接泉水六月工甫績適暴雨黃益嚙新堤幾盡百中橋至白洋淺一帶亦淤言官復劾公誤河工而公報糧艘已過薛河抵南陽出口北上得不問迨九月馬家橋石堤成水南趨秦溝飛雲橋之流始斷而言者終以復舊河爲便謂新河不足恃公言黃水自西來而舊湖在昭陽湖西橫截舊河以達湖水去沙停所以數年必一淤若新河則在昭陽湖之東相距漸遠故黃水淤塞舊河而不及新河者有之矣未有至新河而不淤舊河者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十

也廷議勉從之隆慶元年復多區畫經理疏洩運道始由新河三年取回管部事翁大立字儒泰嘉靖戊戌進士隆慶二年以應天巡撫副都御史總理河道疏請開河自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泇口出邳州以避秦溝徐呂之險開泇之議實始於此科臣駱遵言河出馬家橋葛虛嶺高出河底五丈餘侯家灣梁城多伏石周柳諸湖達直湖口須築堤水中功費無算議遂寢未幾陞工部右侍郎

潘季馴字時良嘉靖庚戌進士萬曆十六年四任總

河修築五湖舊堤於十七年開濬南旺湖中渠道加築南西北三面舊堤長一萬二千六百丈添築東面子堤長七千一百八十八丈又于五里舖建石壩一座長五丈以便蓄洩創築馬踏湖土堤自弘仁橋至禹王廟共長三千三百一十三丈建何家口石壩一座長三十餘丈滾水至房家口入運修蜀山湖舊堤自馮家壩起至蘇魯橋共長三千五百一十丈建馮家壩長十餘丈以障蜀山水之洩入馬場湖者使蓄可益運泛不病民修馬場湖東面舊堤共長一千六百二十丈修安山湖土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土

堤共長四千三百二十丈又于似蛇溝八里灣建閘二以便蓄洩又築坎河口滾水石壩一座長六十丈以遏汶水之洩入鹽河者水漲任其外洩而湖河無泛濫之患水平仍復內蓄而漕渠無淺澁之虞又于各湖水入渠道栽植封界高柳以杜侵種凡守壩挑河濬泉濟運事宜無不講求精覈可以垂後而獨謂泇河之不必開者則就治黃而言也蓋以黃河之泛濫于中國自古而然即使運不借黃仍不可一日不治與其多費金錢另開一河以通運而治黃之費固在何如治黃而運卽在其

中故後人以此爲公之間然至其治黃諸績具載河防一覽茲不敢贅

舒應龍字時見全州人嘉靖戊辰進士萬曆二十年以南京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河決汶上灌徐沛潰漕漕堤幾二百里公求通洩之途於微湖東得韓家庄其地在性義嶺南不經葛虛嶺而可引湖水由彭河注之泇乃疏請開支渠四十餘里凡閱五月工成此開泇之首功也二十二年以河工告成加太子少保

劉東星字子明沁水縣人隆慶戊辰進士萬曆二十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土

六年以工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自黃壩口決鎮口淤數年間專用力于分黃道淮及接引黃流出小浮橋濟運而開挑未久淤塞隨之公至議舉韓庄未竟河工淺者濬之狹者廣之併鑿侯家灣梁城通泇口使可行舟二十八年復上疏請竟前功不問淺狹難易一切修濬建鉅梁橋石閘一德勝萬年萬家庄各草閘一是年漕艘由泇行者十之三矣

李化龍字子田長垣人萬曆甲戌進士以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萬曆三十二年霖雨水

漲河決黃莊入昭陽湖穿李家口逆行從鎮口出
公定計開泃議棄王市以下三十里之泃河逕從
王市取直達紀家集南當河深處以避鑿郝山及
周柳諸湖百里之險通計挑河建閘壩凡工費二
十萬八千一百有奇乃上疏言今之稱治河難者
謂河由宿遷入運則徐邳濶而無以載舟是以無
水難也河由豐沛入運則漕堤壞而無以維絳是
以有水難也泃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
之耳疏淪決排皆無庸矣善一又以二百六十里
之泃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十一

十三

淤不相關也善二運借河則河爲政河則河
得以困我運不借河則我爲政我爲政則得以
熟察機宜而治之其利害較然睹矣善三糧艘過
洪每爲河漲所阻運入泃而安流無恙過洪之禁
可弛恭罰之累可免善四廷議避之遂改挑直河
之支渠修砌王市之石壩平治大泛口之湍溜撈
溶彭家口之淺沙建閘設壩次第畢舉而運道寬
賴之矣通計開泃河二百六十里自李家港口東
至黃林莊共一百六十里又邳屬河道一百里由
駱馬湖從董家溝出口於是運無險淤至今爲利

徐守相字春寰宣城人萬曆己丑進士萬曆二十六
年任夏鎮分司自劉公東星開濬韓家莊以及李
公化龍鑿泃功成皆守相爲之佐理其有功漕河
不亞於二公也

皇清

楊方典字淳然遼東廣寧人順治元年蒞任歷十四
載潔已愛民精勤任事時當定鼎之初四方盜賊
竊據漕艘難行公設方略十里置一臺三十里建
一城聯絡汛守安集流亡糧運得以通達迄今遺
跡猶存順治七年荆隆口決濟兗東三府洪水滔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十四

天萬民失業運道中梗公結茅廬於堤上盛暑隆
冬寢食其中大功得以告成凡地方宜興之政無
不修舉懸車之後長安居第僅蔽風雨疏食布衣
四壁蕭然有古大臣之風後人思其德崇祀名宦
報功二祠

朱之錫字孟九號梅麓浙江義烏人丙戌進士順治
十四年奉命治河十七年請假歸葬十八年再任
至康熙四年卒於官歷任數載凡修守運河堤岸
綢繆至計無不悉心擘畫以圖經久如夫役工程
錢糧職守及諸弊端興革損益皆商榷至當一一

條奏報可經營河上南北交馳寢食俱廢以故首
尾十年無大工巨役數省之民獲免昏墊戊戌冬
董口淤公從石碑口迤南別開新河二百五十丈
接連大河以通飛輓已亥春駐山陽蘇嘴五大險
工叢弊一清復太行老隄民修之制各保廬聚辛
丑冬清口至高郵三百里間悉成平陸公集夫挑
浚疏請分給食米故工鉅而人不勞壬寅夏曹縣
石香爐工決幾成大患公駐工籌畫夫牌手口卒
瘠凡五閱月塞決告成其他險工如王家道口孝
成集黃疙疸黃練集俱著有成效而軫恤夫役條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十五

奏

上聽民困少蘇至今人思其德亦崇祀報功祠

靳輔字紫垣遼東人康熙十六年以安徽巡撫奉

命總督河道

人文志上

漕河名疏

尚書宋禮始議會通河償運疏

臣惟海運糧儲每年五月太倉開洋直沽下卸待秋
回京船隻多被損壞亦有漂失不見下落者俱用修
理補造分派江西湖廣浙江布政司并直隸徽州等
府水便產木處所軍衛有司相兼修造俱限次年三
月終完備駕赴太倉應用因限逼迫措料不及不免
料斂鈔物買辦其間弊孔不可勝言造船者惟顧目
前之急不慮速成之患計其所資物料人工又難細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十六

舉且如造十料海船一隻須用百人駕使止運米一
千石若將用過人工物料估計價鈔可辦二百料河
船二十隻每隻用軍二十名運糧四千石如將鎮鳳
淮揚四府歲徵糧米定撥七十萬石赴徐州交納徐
州并兗府糧米三十萬石赴濟寧交納差撥近河徐
州等衛旗軍一萬名又委指揮千百戶管領工部撥
與二百料淺船五百隻一如衛河事例將前項倉蠲
從會通河償運供給北京每三年海運二次使造船
者無逼迫之患駕船者獲堅久之利以兩河并海運
計之可得八百餘萬十年之間國有足食之備民無

籌撥之憂矣永樂十年具奏十二年戶工二部會議
自永樂十三年爲始於裏河轉運將海運停止

尚書胡世寧請開新河疏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歷周至今未有久治而不決之
術國家救災恤民亦未有聽其決而不治之理今日
之事開運道最急治河次之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
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
大而急則難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
者曰順其性則易遏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
其大法也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自汴堤西榮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十七

澤縣經中牟陳穎等處至壽州入淮一自汴城東祥
符縣經陳留亳等處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
德宿州經虹縣睢寧至宿遷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
自長垣曹鄆等縣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至魚臺場
場口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
山之北溜溝出今諸道皆塞止存沛縣一道此正所
謂河流合則勢大者而河身又狹則又所謂狹則勢
急者所以不得不泛濫橫溢於豐沛二縣徐之半州
漫爲巨浸近又溢入沛縣之北浸入昭陽湖以致運
道舊河流緩沙壅漸至淤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泥

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決而東南有山限隔其禍
從小決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以竭前宋漣
州之決灌數十郡縣禍不可言故言治河當因故道
而分疏之故道雖六其前出陽穀魚臺二道悉其決
而東北斷不可開其在汴西榮澤近開孫家渡至壽
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疏上流之勢勿使壅也其自
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三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
溜溝二道各宜擇便開濬一道以分疏其下流或恐
曹沛漫流久而北徙宜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
曹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集地方至沛縣之北廟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十八

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并防其北徙此治河
急務也若開運道尤在所急然今止塞沛縣以北三
十里而不能遂開者以方秋水溢塞處半爲流沙所
壅撈沙水中沙隨水勢隨掘隨壅甚難成功或謂乘
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時預備工力截其
上流乾其下土并土排築旬月可開或謂此暫挑沙
開築終不可永杜來歲之再淹則宜趁冬水涸冰凍
船阻照南旺開湖式於昭陽湖中間開河一帶兩岸
築堤以通運道比之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而來
歲通漕可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或又慮河水入湖

亦能衝沙填塞卽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閘處所漸淤可驗臣等再三計議莫若于湖東岸滕沛魚鄒之地各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另開新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等近道工力猶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濶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西岸爲湖東堤且防河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爲河流漫散之區是則所謂不與水爭地者來冬水結船停更加清濶仍于彼立一夫厥量撥山東人夫接運暫寬濶沛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十九

民以稍息咽喉之氣此上策也

總河朱裳保運道疏

弘治以前河分四支若孫家渡渦河口趙皮寨梁靖口近年俱以堙塞而以全河東奔自曹單城武等處徑趨沛縣又自沛北徒橫流金鄉魚臺穀亭口事誠可虞況今漕渠窄隘洪關束捍以全河入之自不能容惟當分濬以殺其勢今梁靖趙皮寨已疏通孫家渡亦行挑濬惟渦河乙支因趙皮寨下流睢州野鵝岡正河五十餘里漫于平地注入渦河宜挑濬深廣導引漫水使歸入正河而入睢州張道口起築長堤

至歸德州郭村計凡一百餘里以防泛溢仍特疏濬靖口下流且挑饒封于莊村月河入之遠於小浮簷則壯崖水勢殺矣其壯崖自河南原武縣至山東曹州原有長堤以防東北入海但日久坍塌者多不任衝擊所宜急爲修築兼添築月河以禦奔衝及查河道魚臺其流益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東入海之漸議者欲塞岔河口以安運道然以臣計之其可虞者有三水勢洶湧遽難堵塞一也縱令塞之勢益施激夏秋水漲兼恐橫崖決北二也決口既塞徐州上至寧橋沉沙滯積山東諸泉水微迴道必淤三也今宜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二十

將魯橋至沛縣東堤一百五十餘里相其要害固之以石泄之以壩自坡武至濟寧州創築發水大堤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魚臺縣至穀亭鎮開通淤河引水入漕以紓其患卽所謂順水之性不與水爭道者也

王以旂漕河四事疏

一漕河仰給山東諸泉水近清查舊泉一百七十八開濬新泉三十一宜分隸各本地方官協理疏濬一二洪運道咽喉山石峻險非水深數尺莫能行舟舊署開束水宜於堽山鎮二洪下各建石閘旁開月河

以洩暴水沙坊等淺河廣漫流宜築滾水閘武家溝小河口石城匙頭溝諸處預置方船以防撈濬一漕河兩岸原有南莊安山馬場昭陽四湖名爲水櫃以滙諸泉濟運豪強占種蓄水不多昭陽一湖淤成高地宜委官清查添置閘壩斗門培築堤岸開溝渠濬深河底以復水櫃初意一黃河南徙舊決口俱塞惟孫繼口獨存導河出徐州小浮橋以下二洪此濟運之大者近雖興工挑濬河變不常難保不復淤塞宜於東口另開一溝及時疏濬庶上流有所受下流有所洩二洪常不涸矣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主

隆慶四年翁太立條陳治河疏

臣竊計治邳河淤阻之策有三一開泇口一就新衝一復故道然三者利害恒相參焉從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泇口出邳州則可以避秦溝徐呂二洪之險引薛河鴻溝之水溝溢水陸通行諸驛通分司略可併省而徐邳東鄙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然而山水驟漲則須多張水門廣水櫃利國監多伏石須紆回避之卽河已成猶當勞費數年而後可久其爲不便者三此開泇口之利害也從曲頭集抵莊官樓河所衝刷久自成渠勞費不多道里頗近且河入睢寧必

不南決又無徐邳橫溢之患匙頭溝之險而平野築堤可免齧蝕其便者五然曲頭集截河大壩費亦不貲新堤難固水至復決又當廢睢寧一縣并於邳州其爲不便者三此就新衝之利害也復故道則二洪糧漕得水可濟漕船九百餘艘可還百年運道可復業徐州而存睢寧便者四然而百數十里之淤視房村工費大鉅置沙兩涯勢亦崩塞掃濬築堤雖築不固且河流所棄多不能復不便者四此復故道之利害也

萬曆二年沙壅海口科臣鄭岳疏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主

國家借黃河爲運道自茶城至淮安五百里今所慮者茶城倒流徐州浸城邳州淤塞決口也臣過淮安正值水發民居淹沒父老皆言自嘉靖十四五年河水大發淮水出海海口漸淤今則高與山齊此沙既淤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水泥愈淤邳州之淺房村之決呂梁之平茶城之倒灌皆由於此今不濬海口之沙純從上流此等高地日築堤岸以防水勢至於挑宿以下聽其所之木安得而不爲害乎臣考宋人李公義嘗獻濬川扒法以圓扒八尺橫於中鐵爲齒齒二三兩端有輪舟駕之行淺水中舟過則泥去其壓

法用鐵數斤打作爪形繩拽舟尾沉下篙工急棹乘流相繼一再過水便深數尺此古人已試之法試仿而行之若疏淮口橫河去其最下之積徐淮自無淹溺之虞若疏呂梁積淤得其高低之形茶城自無倒流之患矣

萬曆三年傅希摯開泇疏

治河當視其大勢慮患務求其永圖頃見徐邳一帶河身墊淤壅決變徙之患不在今秋則在來歲幸而決於徐呂之下猶可言也若決於蕭碭之上則開河中斷兩洪俱涸矣幸而決於南岸猶可爲也若決於山東全河備考卷之四上 三

北岸則不走張秋必至豐沛矣臣悉心講求切惟禹之治水順水之性耳今資河爲漕方強水之性以就我雖神禹亦難底績惟開創泇河置黃河於度外庶爲永圖耳泇河之議嘗建而中止謂有三難而臣造雖手步弓水平畫匠人等於三難之處逐一勘踏起自上泉河口開向東南則起處低窪下流趨高之難可避也南經性義村東則葛墟嶺高堅之難可避也徙涉溝河經郭家西之平坦則良家城侯家灣之伏石可避也至於泇口上下河渠之深淺不一湖塘之

所從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從出也自西北而東南計長五百餘里比之黃河近八十里河渠湖塘十居八九源頭活水脈絡貫通此天之所以資漕也昔尚書朱衡之開新河都御史潘季馴之開泇河權救一時其情事忙促工費浩大難以名言今雖尚幸無梗然相時度勢要之不免卒有不虞而後竭天下之財力以通咽喉何啻如新河泇河情事之洶洶而已哉若以十年治河之費成泇河泇河既成黃河無慮率決矣茶城無慮填淤矣二洪無慮艱險矣運艘無慮漂損矣洋山之沙河可無開墾山之開座可無建徐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四上

三

口之洪夫可盡省馬家橋之堤工可中輟今日不資之費他日所省抵尚有餘也

常居敬查理漕河疏

國計莫重于漕河漕河必資乎水利我威祖文皇帝定鼎燕薊輓漕東南自徐邳以北臨清以南千有餘里全賴汶泗沂沭諸泉之水以濟運道雖祖元人會通遺意然壩戴村遏沒流分濟南北則尚書宋禮用老人白英之議也其間設官立法建閘築壩至精至備二百年來運道其永賴矣第泉源雜於沙礫則壩

法制廢於因循兼之天時久旱地脈漸微運轅經行不無遲滯乘時經理委不容緩茲者上厯聖懷特申聖旨臣等周行河上逐一查勘博采群策列爲八事雖率循不外於舊章而經畫似關乎要務一濬泉源以資灌注會通河南北千里盡賴十八州縣百八十餘泉之流分爲五派至於新泰萊蕪平陰汶上蒙陰寧陽等九州縣入南旺者爲分水派泗水曲阜等四縣入濟寧者爲天井派其功最大其所需尤甚切也夫藉泉以資運則涓滴當惜必使源流克溢庶於漕渠有濟若養身者氣血周流無滯始無壅遏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圭

患也乃平昔之疏濬既疎天時之亢旱又久是以泉政多弛通流無幾近據新濬出泰安州謝過城等六泉新泰縣劉官莊等五泉萊蕪縣韓家庄等五泉東平州源頭泉一處曲阜縣新跑泉一處發源頗盛導入汶河堪以接濟則自此之外安知無涸沒於沙礫而散漫於草莽者乎但濬泉雖易治汶實難蓋河廣沙深屈曲之流不足以潤久渴之吻臣等親見龍灣等泉源源而來至汶則一吸而盡猶無泉也必督令撈淺等夫擇其積沙淤漫者濬爲河泓俾淺五尺濶一丈則水得所歸而趨壑亦易矣一復湖地以預備

蓄山東泉源有時微細故設諸湖積水以濟飛輓淤決有禁占種有禁誠重之也今南旺安山蜀山馬場等湖始因歲旱水涸地屬閑曠當事者召人佃種徵租取息以補魚鰲二縣之賦於是諸湖之地平爲禾黍之場甚至奸民壅水自利私塞斗門復倡爲湖低河高之說申禁非不嚴而占恤若故矣今應將南旺等湖高阜地令原主佃種納課其餘專備蓄水仍築子堤一道以爲封界一築坎河以防滲漏汶合諸泉之水西流抵南旺分注南北以成漕而濟運故汶蓄則漕盈汶涸則漕涸夏秋之間水固有餘冬春之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圭

不可使有涓滴他適明矣乃戴村以上有坎河口直趨鹽河爲入海故道沛然就下勢若建瓴先年總河萬恭堆集石灘蓋謂溢則縱之平則蓄之意甚善也但時久灘廢非不歲有修築而沙堤一線亂石數堆其走洩甚易矣萬一泉河盡趨則運道之涸可立而待豈得爲完計哉今議修築滾水石壩一座水溢則由頂以上任其宣洩水落則由壩以內盡資實用且以免鹽徒盜決之弊也一建閘座以便節宣漕河之水名曰無源蓋謂其出有限其流無窮所以樽節積蓄俾盈科而進全有賴於諸閘也故地有高下則閘

有疎密要之勢相聯絡庶幾便於啓閉惟濟寧寺前
開至天井開則延長七十里東昌通濟橋開至梁家
鄉開則延長五十里開啓水洩積蓄爲難司河者每
當糧運盛行之時排木堵水各爲活開苟目一時終
非久計甚至各幫運軍船一經過捧土築壩流入河
中愈成灘淺運艘正行不便挑濬無惑乎舟行之艱
也合於二處適中之所南則鉅野縣火頭灣地方建
開一座名曰通濟北則博平縣校堤集地方建一開
名曰永通俱照各開事規啓閉濟運則關束有具節
宣得宜水利有所停蓄而運艘不致淺開矣一設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壬

官以肅漕規國家之設官也有似大而實冗者裁之
爲宜有似小而實切者增之爲便查運河一帶開座
每開設官一員蓋啓閉有人責成良便頃緣新河告
成棗林上下水平開而不行啓閉遂將棗林開官裁
而不設開付之南陽開官兼理邇來天時久旱河流
細微本開水淺啓閉爲急尙可以南陽之官攝之乎
夫一啓南陽一閉棗林互相開闔勢如呼吸一不得
人直瀉而盡矣近且無官付之一二開夫之手在官
船則莫敢誰何在民船則大爲簸弄既以病商復以
弊運以故漕舟至此殊費牽輓而往來者亦稱不便

也不知開官雖卑職掌猶在虞俸無多國家亦何惜
此五斗而令河道要害之地爲無人之境哉合於棗
林并新添二開各設官一員俾司開務庶職守得人
而漕規不廢矣一給關防以重事權國家之事莫重
於河漕故於泉開特設部臣經理之所以重委任而
專責成也各管河郎中俱奉有勅印是以文移稱便
惟南旺管泉主事其設已久關防未給因循至今夫
管泉管開并責一官其任重矣督理乎十六州縣之
泉而相隔數百里之遠止以空白文移附之印旁午
載道鮮不以弁髦視欲其昭法守而一與志氣難矣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壬

且糧船過開例應十日一報漕撫衙門相隔千里無
關防則驛遞不行事多掣肘殊非一端夫開官之微
尙有條記關防何獨於部臣而反靳之也至於漕河
黃河二同知職守既專責任亦重凡工程之勤惰錢
糧之出入咸賴稽察事關孔棘弊竇易生使少失於
防閑未免稽遲河務合將管河主事并兩河同知均
賜鑄給庶文移便而事權重矣一嚴築壩以便挑濬
汶水入湖接濟運道每歲寒沍之時遂將河口築壩
遏流分洩蜀山馬踏等湖俟來春水泮之日開壩受
水是冬則以河之水灑於湖春則以湖之水濟於河

故南旺臨清一帶因得乘時挑濬不致淤淺法至善也除隔歲大挑已奉有欽定期限外其餘每年當天氣漸寒正宜築壩絕流也而往來船隻力以緩築爲請多方阻撓甚至十一月中尙不得築者不知天寒水合乃驅荷鍾之夫裸體跣足鑿冰施工其將能乎及集冰初解正宜固封蓄水也則又以迷啓爲請百計催促至有正月初旬放水行舟者不知隔歲之水所蓄無幾三春無雨則運艘方至又將何以濟之乎法制未明事體掣肘管河官徒茹苦而不敢言也合請除大挑年分外每年定以十月十五日築壩絕流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三

至次年二月初一日開壩行舟勢豪船隻不得攬擾該管官員不許阿徇刊石于南旺板閘二處則人心惕怵不但便于挑河亦且足以蓄水一舉而兩得之矣一復夫役以脩修防山東河道淺深不一而汶河衝發淤塞爲多各項夫役俱不可缺查兗州府屬如汶上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南陽利建等處原額設撈淺鋪鋪隄夫名數不等共計二千四百五十二名後因河流稍順遂裁減一千一百三十三名扣銀入官以脩支用止存見役夫一千三百一十九名不知扣存有節省之名而僱募起無窮之弊一時河道淤淺

調度徵發爲難工之弛廢久矣今議於汶上縣量復撈淺夫七十四名淺鋪夫三十名鉅野嘉祥二縣量復撈淺夫三十八名淺鋪夫五名濟寧衛量復撈淺夫一十一名濟寧州量復撈淺夫三十二名淺鋪夫十二名魚臺縣量復撈淺夫十名淺鋪夫二十名南陽利建量復隄夫八名東平州量復泉夫二十名東昌府通濟閘量添開夫十名底挑河濬泉不致乏人矣然猾民之包攬肆意安閑管工之代替任情隱射甚至逃故不報占愆私意種種情弊雖增猶弗增也合行管河同知逐一汰選嚴加稽覈庶工役得有實濟而河防不致稽違矣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三

萬曆六年潘季馴兩河經略疏
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邵宿桃清至濤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卽河水自然之性也元人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爲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澗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堤新城之北以捍之起

淮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閘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放而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而陳平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剝蝕既久堤岸漸傾水從高家堰決入一郡遂爲魚鱉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穿支渠以洩之蓋欲亟拯淮民之溺多方規畫以爲疏導之計其意甚善而其心良亦苦矣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上正河遂至淤阻而新開支河濶僅二十餘丈深僅丈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三

許較之故道不及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自潰此崔鎮諸口所由決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已通流雖深濶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兩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不難也河身既復而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酒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爲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恐人力不至於此以臣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卽草濬亦須置之勿濬矣故爲今之計惟有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塞黃浦口築寶應堤濬

等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工次第舉之則淮以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堤或葺舊工或創新址或因高岡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黃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復而桃清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水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撈挑浚之說僅可施之於閘河耳黃河河身廣濶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潦潦相仍不免暴漲致傷兩堤故欲與崔鎮口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滾水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三

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宜洩則兩堤可保而正河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工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欲東而乃輓之使壯黃水欲北而乃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適乎臣曰水以海爲性也決水乃過額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河播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今臣等乃欲塞諸決併二瀆而不使之少殺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河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

也況黃河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導河入海
正經邾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
未必如今之濁今自河南府之閿鄉縣起至歸德之
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導河之時復
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
水以斗計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
之水載八升之沙非極湍急卽至停滯故水分則流
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等不暇遠引他證卽
以近事觀之草灣一開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決
而桃清以下遂溢去歲水從崔家口出則秦溝遂爲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重

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

萬曆十六年潘季馴修復湖隄疏

運艘全賴於漕渠而漕渠每資於水櫃五湖者水之
櫃也科臣張居敬洞燭其源倡爲封界子隄之說蓋
因此時旱魃爲災湖身龜裂地方之民乘時射利盡
爲木柵之塲故欲築隄限之非濬湖以就民乃限地
以蓄水也良法美意可謂善之善者第自去年六月
以後天雨頻仍湖水盈溢不惟湖地難耕卽民地亦
成沮洳矣詢之湖濱年老之人皆云如此景象向來
歲居十七今欲盡洩湖水創築子隄亦甚易易但恐

築成之後堤泡水中立見傾圯而子堤之外必成夾
河豈能耕種查先臣兵部侍郎王以旂原有土堤一
道意與居敬封界正同而圍湖稍廣蓄水更多今歲
之水正及堤址止因年久浸廢界址不明乾旱之時
遂有越界私種者矣若將此堤加幫高厚盡復舊業
堤內爲湖堤外爲地納水處所不便築堤密栽水柳
爲界庶湖水不縮經界不淆而亦不失科臣原題之
意矣

潘季馴河上易惑浮言疏

臣僚倒無知久其畎畝誤蒙我皇上拔之既棄之餘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重

授以總理之任二三年間殫竭心力一應事體請自
聖裁種種俱有成畫試有小效矣尙有一二事宜理
本如此而人心必不如此工本難爲而人情必欲強
爲若不早爲勘議浮言不免蠲與全河之工未必不
由此而決裂也敢敬陳之夫鎮口關內爲汶泗清流
鎮口關外爲黃沁濁流平時清濁相當內外水出頗
順惟黃水一發則黃強清弱倒灌入漕而河淤澱此
理勢之必然者上源山陝以西雨少則黃水易消而
內水之出速上源雨多則黃水難消而內水之出遲
此又理勢之必然者自用河爲運以來灌漑之患經

歲無之其年遠及旋淤旋通者無論矣姑以嘉靖末年可查者言之嘉靖四十一年黃水由大小溜溝會漕於夾溝驛南黃漲漕淤糧艘阻滯總河王士翹行徐州領夫挑通嘉靖四十四年大小溜溝淤斷總河陳堯行徐州一面挑濬一面起剝前進隆慶元年黃河南徙泰溝會漕於梁山之北淤塞無異溜溝總河朱衡行徐州洪分司督夫挑濬隆慶二年黃河衝塞濁河改至茶城與漕交會茶城之稱自此始隆慶三年茶城淤閣重運總河翁大立具題要從馬家橋經地浜溝至徐州子房山下另開新河以避茶城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三五

淤續因黃落漕通前議遂寢隆慶四年茶城填塞八里內水漫由張孤山東衝出翁大立具題就於張孤山開河本年冬本河復塞仍將茶城挑通原議隨寢隆慶五年茶城淤淺臣先任總河行委經歷韓栢部夫常川撈濬運艘賴以無阻隆慶六年茶城淤阻總河萬恭行司道疏漕通行萬曆元年八月茶城淤塞工部題行總河衙門設法挑濬萬曆二年黃水倒灌淤漕三十餘里總河傅希摯集夫挑濬給事中吳文佳題將翁大立原議馬家橋出于房山開河一道行帝覽勅得房山前蝦蟆山西俱有伏石馬家橋一勞

俱係水占難以議開前議遂止萬曆三年十一月黃水大發茶城淤塞十里調夫挑通萬曆四年茶城淤淺糧運艱阻復開張孤山東以異此塞彼通至萬曆五年二河俱淤復開茶城正河通運萬曆六年茶城淤淺徐州道游季敷築過順水丁頭壩一十六道束水衝刷萬曆七八九十等年淤塞尤甚至十一年間中河郎中陳瑛議改漕河於古洪出口即今之鎮口開河也湖建內華古洪二開通互啓閉淤灘深入而去黃河口僅一里挑濬甚易人頗便之萬曆十五年秋黃水大發河與開平而奸民將牛角灣掘開黃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三五

淤遂入淤塞甚遠議者欲復歸德府丁家道口故道黃水盡出小浮橋以免濁河內灌科臣常居敬看濁河則淤而出小浮橋則否耶具疏題寢請於古洪廟外添設鎮口一閘去河僅八十丈縱有沙淤挑濬尤易益深知清黃交接之處難免淤灌故不得已而為易濬之計良有以也今之議者不察水勢不鑒往昔偶見淤墊議論風生如臣昏庸無足論矣向來總河諸臣豈無一人高才明識者乎而卒無如之何也大小溜溝淤矣改而為梁山之北淤亦如之梁山北

淤矣改而爲茶城淤亦如之茶城淤矣改而爲張孤山東淤亦如之張孤山東淤矣復改而爲茶城淤亦如之茶城復淤矣改而爲古洪淤亦如之勞民傷財畢竟無益所幸陳瑛常居敬先後創築三閘通互啓閉而挑濬始易計無出於此矣至於運艘入口大約俱在孟夏以前水未大發淤亦不久或少加撈濬之工必無阻滯舍此之外別無他策如謂鎮口逼近濁河故易灌塞要得別尋一道則邳州之直河離濁河二百里矣而何其淤也宿遷縣之小河口去濁河三百餘里矣而何其淤也清河縣之清口去濁河五百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三七

餘里矣全淮之力十倍於漕何以黃發卽泄而每歲初伏通濟閘外捲築輒壩以防其倒灌也要之黃強清弱隨處相接則隨處倒灌隨處塞總不出常居敬所云無往而不會黃則無往而不受淤兩言盡之矣不必過爲紛更也

李化龍請開泇河酌濬故道疏

河自開歸而下合運入海其路有三絲蘭陽道考城至李吉口過堅城集入陸座樓出茶城而向徐邳名濁河爲中路絲曹單經豐沛出飛雲橋泛昭陽湖入龍塘出泰溝而向徐邳名銀河爲北路絲潘家口過

司家道口至何家堤經符離道雖寧入宿遷出小河口入運名離符河爲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運惟中路既遠于陵亦濟于運前督臣排羣議興茲役竟以資用乏絕不得竣事然目堅城以至鎮口河形尚爾宛然爲今之計唯守行堤開泇河其善有六其不必疑有二泇河開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聽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黃河善二運不借河則我爲政反得以熟察機宜而治河善三估費二十萬金開二百六十里比宋尚書新河事半功倍善四開河必行召募春荒役興麥熟人散富民不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三八

苦賠窮民得資養善五糧船過洪必約春盡實畏河漲運入泇河朝暮無妨善六爲陵捍患爲民禦災無疑者一徐州城向苦洪水暴至泇河既開徐民之爲魚者亦少無疑者二

李化龍開泇後經理河渠疏

泇河業已通漕但直河一段沙淺韓庄台庄邳山一帶尚多淺狹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于直河之南另挑支河三十里于王市等處建閘三座于彭家口台莊等處各加展濬至一萬二千三百丈足行全運臣之料理泇河者如此又念徐邳之間黃河大濶至

不通舟因行司道官督率各府佐將塘池馬家淺高家灘各挑月河一道拷挖灣大加疏濬牛角灣張孤山范家山等處俱大加開闢令黃水順流南下不復舊年景象矣臣之料理黃河者如此又念南陽西堤頻年爲黃水壅激湖水齧蝕已多恐昭陽湖漸高則黃水漸北因而穿漕是又一李家口也因令各官集料鳩夫將南陽運河西崖釘椿下埽實土築堤以遏潮波又將單縣陳燦樓決口堵塞以絕來源臣之料理南陽一帶漕堤者如此

朱之錫兩河利害甚鉅疏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三九

黃河建甌萬里及入河南以下土壤既鬆羣流奔瀝泛溢之害無代無之元以前河猶從北入海其間議塞議防官窮於智計民困於徵徭者載在史冊難以縷數迨至前明用河資運夫有歲編銀有額設戒愆之法非不周也乃二百餘年之間被大害與大役者猶至五十餘見當時所稱治水能臣如徐有貞塞張秋役夫五萬八千劉大夏塞荆隆口用軍民夫十二萬餘潘季馴先後行河役夫俱以三十萬計所請帑金亦復不資河之悍激湍流未易以人力勝蓋其性然也代

朝因明之舊數百萬京儲仰給東南黃河自榮澤以至山陽南北兩岸垂四千里苟蟻穴不戒漕且中斷則凡所以籌河者豈能與前明有異臣自蒙

恩受事稽之故籍問之水濱前明經營遺蹟數十年來廢弛已甚如太行遙堤政宋任伯雨所謂寬立堤防約攔水勢者治河要策無以出此而竟以工鉅帑誦議寢至于運河自通惠至董口清口止共計二千餘里防淤防淺舊時規制僅存十五以臣臆掌論之何事不宜修復然今者司農告匱民力凋敝無論舉疏未易卽斤斤歲修常例河帑缺額漸苦捉襟臣早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四十一

夜焦思實有不能一刻卽寧者爲今之計亦惟是內約盈虛外權緩急隨時補苴期不失爲治標之策而已除應有急修工程俟司道勘報容臣酌議具題外今據見行事例有宜稍加損益以裨河政萬一者共得十事一曰陳明河南夫役一曰酌議淮工夫役一曰查議通惠河一曰特議建設柳園一曰嚴剔河工弊端一曰釐覈曠盡銀兩一曰慎重河工城守一曰申明河官專責一曰申明明激勸大典一曰酌議撥補夫食各爲一疏仰請

睿鑒

朱之錫特議建設柳園疏

黃河悍激湍流勢若奔馬禦險塞決非埽固功每捲一埽用柳動以千百束計千里長堤歲用柳料數且不資况伏秋河勢陡變埽料在手咄嗟之頃轉危爲安可以免塞決之費卽萬一有決埽料在手旋決旋塞不致正流日淤旁口日豁可以免塞大決之費故必使生植之數常有餘于採辦之數然後可以源源相繼不然而樹藝不廣猝然有急無術點金縱有不竭之金錢無窮之人力亦不免束手坐困耳觀於瓠子之歌有云河伯許今薪不屬是可見栽柳一事竹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四上

頭木屑似乎瑣細而其實乃治河者之第一義也案查前河臣楊方興暨臣前後題請責成印官各於河干按汛栽柳分別多寡照例勸懲俱經部覆奉有俞旨一年以來報栽無幾除臣再行嚴飭外惟是黃河一帶遼遠偏僻夫役偷安澆灌難遍臣等亦未能遍履長堤爲虛爲實尚未可知臣竊以爲尤宜責令黃河經行各州縣印官於瀕河處所各置柳園數區或取之荒地或就近民田量給官價每園安置舊堡夫數名布種澆灌既便責成而道廳等官可以親詣稽察秋冬驗明行以勸懲之例將見數年之後遍地

小林不但有濟河工而河帑亦可以少節民力亦可以少甦矣再照官給柳價每束五分雖不爲少但一工用柳多至數萬旣非市販之物又重以轉運之難斷非一二人所能辦故屢經部覆照例令印官責成里甲均採均運奉

旨通行已久今惟嚴行申飭照地均買有柳之家聽其轉售如有包攬措索扣剋准折等弊司道等官力行揭報到臣以憑參究毋徇毋縱河道民生兼濟之策無以易此

朱之錫嚴別河工弊端疏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四上

臣惟天下之事一事立則一弊生錢穀有錢穀之弊刑名有刑名之弊河工大矣豈能獨無要在有犯必懲而斷不能因去弊之故輒議變法併以誤河如語所云因噎廢食也臣歷任一載詳加體訪約有數端一曰工程有石工有土工有埽工有椿笆工工力不到法式非宜一弊也料物虛浮徒事粉飾一弊也一日器具冇方船活閘刮板戽斗鐵鏈鐵纜布挽竹筐鐵杓杏葉杓鐵簍箕五齒鐵扒鐵杵木夯石礮雲梯等項儲備不預徒手莫施一弊也製作潦草不堪適用一弊也之二者是皆誤工者也一曰夫役有販夫

夫濬夫堤夫泉夫閘夫淺夫舖夫或食條編或食河銀有募夫食估計河銀尅減工食一弊也好聚包二弊也賣富貪貧一弊也賄鬻私逃一弊也一日物料有椿木柳梢甌石草柴蘆蘇灰鐵穠米桐油等項交修措索一弊也扣減價值一弊也折乾肥私一弊也盜用官物一弊也之二者是皆誤工而兼以病民者也然有在官在衙蠹地棍之不同除屢經禁飭外臣以爲在官者宜責司道府廳互相覺察據實報臣以憑題參不得曰河道不預我事故行推諉如隱諱不報別有發覺卽查歲終原開賢否各官中開考也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聖

朱之錫慎重河工織守疏

竊照總河一官所轄黃運兩河不下四千餘里豈能分身一一親理所恃以共濟者司道府廳印官耳而道印各官又未必能一意辦河則司廳專官尤其要也是必預選而後綢繆可以無誤蓋因材器使用人

所亟而獨治河之事非澹泊無以耐風雨之勞非精細無以察防護之理非慈斷兼行無以盡羣夫之力非勇往直前無以應倉猝之機若徒事繩尺以爲無過去之無名留之有害事後議懲悔已晚矣故非預選不可然人之才略可信操守難信人事可期意外難期預選固未易也但爲河道起見何敢逆爲過計改轍貽誤惟有白簡從之耳預選之法有二一日薦用除道印各官不係專司者不敢薦用外伏讀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聖

月內題爲就近請補廳官毋誤黃運兩河事請以鉅野縣知縣佟養鉅補運河同知定陶縣知縣張鍾英補黃河同知俱經部覆奉

旨俞允似應題請照例遵行者也一日儲材凡有河官懸缺吏部陞補之日准於臣曾經歲終題薦過官員內照其本等職級循序陞轉庶始終練達駕輕就熟而河防有恃似應題請酌議者也又必諳習而後幹濟可以圖成蓋不學能知賢哲所難而況治河之事水性之變遷不常修防之方略異致器具物料之瑣屑百出夫役錢糧之盈縮多端若姑俟體訪而後

施行機變之來呼及不及事後補救損已多矣故非諸習不可然人之喜遷轉而惡淹滯則畏其留憚勞怨而圖安便則幸其去諸習亦未易也但爲河道起見何敢代爲私計信賞必罰惟有功罪分明耳諸習之法有二一曰久任除道印各官不係專司管河廳官俸滿爲期不便更議外查工部題覆前河臣楊方輿爲請復河差三年舊例以收實効事內稱總河臣疏稱河道事宜必須久任諳練以觀其成非三年鮮濟誠從河政起見既經具題前來中河一差相應改復三年更換等因奉有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聖

俞旨欽遵在案查各河差俱以三年爲滿惟通惠一差一年代更但邇來通惠河道地畝經圈錢糧甚費籌畫人夫更難整齊若一年一易毋論初任頭緒不知甫得通曉而報代之期又至功效難集且恐傳舍視之誰肯爲數年經久之圖者工作不堅錢糧益費亦有可慮合無准照各河差例改爲三年運道河帑不無裨益似應題請酌議者也一曰交代河防職掌刻難乏人員缺代署不惟利害不切卽驟然經營省解不易難免誤事除分司例應交代毋容更議查前河臣潘季馴河防書開稱徐州海防二道爲河湖喫

泉之區山東河南二道爲黃河要害之地四道憲職併其所轄府州縣佐貳管河官如遇陞調去任等項與同管河分司一例守候交代又稱新舊交代以河上事體轉相傳告等因今除不係專司各道不便更議外其河南管河道併各省府州縣管河佐貳官合無查照往例陞調降用俱令候代離任仍將任內修防事宜備造清冊傳告新官違者容臣指參庶綜理周密便於責成似應題新酌議者也以上四款要在相濟而行則人材可以不匱而河道亦可以無虞矣

朱之錫敬陳河漕事宜疏略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聖

一曰開座運河臺莊以南臨清以北原無開座節宣每遇乾旱尤易淺閘者姑且勿論其臺莊以北臨清以南將及千里之內惟恃山東諸泉之水從石罅泥穴中尺疏寸導會流于南旺河渠分濟南壯而南旺南距臺莊高一百二十尺北距臨清高九十尺其間或數十里置一閘或數里置一閘必上啓下閉互相灌輸方可浮運春夏之交雨澤愆期源枯流細更必倍費守候以漸積水然後盈漕否則建饒之勢一瀉無餘舟膠而不可行也查會典一款凡運糧及解送官物並官員軍民商賈等船到開務積水至六七板

方許開放若公差內外官員人等乘坐馬快船或站船緊急公務就於所在驛分給與馬驢過去不許違例開闢進貢緊要不在此例又一欸凡開惟解進鮮船隻隨到隨開其餘務待積水若彙強擅開走洩水利及開闢不依幫次爭開者聽開官拏送管開並巡河官究問因而閣壞船隻損失進貢物件及漂流官糧並傷人者各依律例從重問罪于碍豪勢官員參奏究治而且拊搭黃馬快船有禁貢鮮船隻夾帶有禁令申森嚴歷歷可攷卽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內工部題覆巡漕臣侯于唐申嚴開座等事一疏內開座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四

啓閉原關糧運務照舊例首先糧艘次及官商等因亦經奉有依議嚴飭行之

旨奈邇來官差船隻只顧一已速行之私罔念朝廷京儲之重每到開口輒聽船役喝令啓板么磨官夫稍有違拗則捶楚繼之積水既洩開內糧船不免淺閣卽使洩而復蓄亦不免加倍耽延甚或有隨帶貨船須水浮送則上聞應閉而不聽閉下聞當開而不容開年來爭競之端實由於此如是而欲責糧運之速行無滯是何異於却步而求其前也

人司馬靳公經理河工事宜第八疏略

臣惟修治兩河既定分工任人之法則必當求其成功矣但河工告成而不立法以期久遠恐數年之後奸弊滋生難保其不旋壞也臣到任以來細加體訪知保全河道之策全在能盡人力而不可諉之天數至於堤岸衝決之由則官民夫役均有罪焉官之罪有二一在備員闕茸不知河道爲何物其於運道民生不啻秦越人之視肥瘠雖有以未雨綢繆之策告之者而茫然不能用也一在利於多事希圖乘機侵蝕故薄者不填而缺者不補以致潰決廢壞不可收拾也民之罪有三或與近堤之人有仇而盜決以濟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四

之或因已田乾旱而盜洩以溉之至於周橋翟壩奸民知商販畏淮關之稅重而樂於趨其地也於是盜決以俟之堤決而商至商至而得遂其乘機取利之謀矣若夫役之罪則總在利于動而不利於靜樂于有事而苦于無事是以百計而陰壞之耳他如高良澗等處板工上年大水衝擊除決口二十六處之外其餘一帶殘堤貼椿之土悉皆卸塌椿木無土擁護易于竊取被湖內小船及水汴災民乘夜盜鋸者不一而足臣目擊鋸痕深爲痛惡雖出示嚴禁密訪查拿然犯者已逃從何究詰又問向來有等壞事夫役

管大壩方下未合龍門之時暗藏刀斧乘夜割斷揪頭繩以致所下之埽隨即衝淌諸如此類欲保全河道者不過一二人而謀壞之者遍地皆是是以殘壞至此臣再四籌維欲圖將來久遠之計莫妙于多設專心保全河道之人則設兵以守而立勸懲之法使之知利之當趨而害之當避誠為不易之策也臣聞故明末年各省漕糧皆係世職官領運漫無考成以致無官不侵蝕無年不拖欠無日不追比糧歸奸索而在上者無可如何流弊至極迨

本朝定鼎之後責成各衛守千等官領運按運考成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聖

欠者置之以法完者准與優陞不數年而鋼弊一洗歲歲全完此有勸有懲使知有利害而自為趨避之明驗也臣愚以為今既大費財力高築堅堤必須按里設兵使之住于堤上逐日看守并將疏濬修葺事宜一切責成之外河白雲梯關而下至于海口為兩河朝宗要道每堤一里必須設兵六名每兵一名管堤三十丈堤根栽柳務活堤旁畜草務茂堤內則乘暇添土逐漸幫寬每二里半建一墩令十五兵居于墩側每墩給濬船一隻各繫鐵掃帚二個于船尾繫繩以五丈為度每月之初一十一二十一兩岸墩

兵一齊各乘濬船或布帆或鼓棹或纜鋪下鐵掃帚于水底溯流刷沙往來上下迨五丈之繫繩不能到底懸鐵掃帚于水中方止兩岸共堤一百六十里設兵九百六十名給船六十四隻再設兵二百四十名給船十二隻專令濬堤外至海口一帶之游沙白雲梯關至海口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應設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給濬船七十六隻各分汛地而責成之白雲梯關而上南岸至清口北岸至清河縣各長二百里每里設兵三名每兵管堤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兵住於墩側每墩亦各給濬船一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聖

隻鐵掃帚繫繩以四丈為度應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濬船八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清河縣至宿遷縣兩岸各長二百里每里亦設兵三名每兵亦管堤六十丈五里建一墩亦令十五名住于墩側每墩亦各給濬船一隻鐵掃帚繫繩以三丈五尺為度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濬船八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自宿遷縣至徐州西兩岸約各長三百里每里設兵二名每兵管堤九十丈五里建一墩令十兵住于墩側每二墩給濬船一隻鐵掃帚繫繩以三丈為

處通共設兵一千二百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濟船六十隻亦照前法責成之內河自清口西南至翟家壩南共長一萬八千餘丈應共設兵四百名每名管堤四十五丈五里建一墩令二十兵住墩側于堤根栽密柳坦坡畜茂草坦坡之外二十丈俱密種菱荷蒲葦芡之屬爲永遠護堤之策應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三員運河由清口至邵伯鎮約長三百三十里每里設兵二名每管兩岸堤各九十丈五里建一墩于西堤令十兵住墩側其栽柳蓄草等項俱照翟壩一帶之法責成之應共設兵六百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五十一

六十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以上六營通共設兵五千八百六十名如各弁兵所管地方堤坡堅實川漸幫寬並無浪窩殘缺之處柳密草茂外河之水果深五丈四丈及三丈五尺不等內河坦坡之外菱荷葦蒲盛長如是三年無異將該管守兵拔爲戰兵戰兵拔爲把總把總拔爲千總千總守備有缺卽題陞無缺則報部照伊應陞之缺遇缺卽陞如各弁兵所管地方堤坡不堅或並不幫寬反有浪窩殘缺之處并柳稀多枯草被芟割外河之水不及五丈四丈三丈五尺三丈等深內河菱葦蒲荷廢弛不種

兵責四十板柳號一箇月穿耳遍遊示衆仍革去糧餉另行遴補千把總革職守備降二級調用若各弁兵該管地方因循闕茸以致衝決堤岸者官革職拿問兵從重處死以上俱責成總河臣親往確驗并不時委官差人嚴查密察務使各弁兵人人警畏不敢稍弛如此則賢否別而勸懲昭利害攸分當莫不勉勵鼓舞共相守護保全河道之人多而陰謀廢壞之徒無可逞其奸計若果久而勿替雖百世可保無虞不特三年而已也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上

五十二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四

古吳葉方恒亭亭甫纂

人文志下

修建議文

開會通河功成之碑

楊文郁

聖神文武大光孝皇帝在位之十七年江南平薄海內外罔不拱北臣順奔走率職汶合泗分流以達東阿乃置汶泗都漕運使司控引江淮嶺海以供億京師自東阿至臨清二百里舍舟而陸車輪至御河徒民一萬三千二百七十六戶除租庸調奈道經在平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四下

其間地勢卑下遇夏秋霖潦牛賃輓脫艱阻萬狀或使驛旁午貢獻相望負戴底滯晦暝呼驚行居騷然公私以爲病久矣壽張縣尹韓仲暉前太史邊源相繼建言汶水屬之御河比陸運利相十百詔以都漕運副使馬之貞同源按視之貞等至則循行地形商度功用參之衆議圖上可開狀上俞允賜中統格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萬石鹽五萬斤以給備直備器用徵傍近郡丁夫三萬驛造斷事官忙達兒禮部尚書張禮孫兵部郎中李處巽洎之貞源同主其役二十八年正月己亥首事起須城安山之西南諱張西

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吏謹督程人悉致力渠尋畢功益加濬治以六月辛亥決汶流以趨之滔滔汨汨傾注順適如復故道舟楫連檣而下仍起堰閘以節蓄洩完隄防以備盪激凡用工二百五十一萬七百四十有八濱渠之民老幼携扶喜見泛舟之役于時大駕臨幸上都驛置以聞上詔翰林院其爲運河命名且文其碑臣等乞賜名會通百拜稽首屬辭曰謹按書以食貨爲八政之首易稱舟楫有濟川之利故大舜命禹既平水土定九州之貢賦皆浮舟達河以入冀都自茲以降漢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四下

用鄭當時之言引渭至河以利西都唐用劉宴之策由汴入河以濟關輔蓋京師者四方輻輳兆姓雲集六師所依以彊百司所資以辦不豐儲積政將奚先我國家新天邑於析木之津建萬億年無疆之業規模宏遠治具周密若夫漕運流通國之大計舟車致遠功利懸絕所宜講而行之雖費而不可省勞而不可已者今則費取於官利及於民役不逾時功垂後世加以隨時豐歉權事重輕致國殷富由此途出臣備屬北門職在紀事仰奉明詔以識歲月至若神功聖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蓋非纂河渠溝洫者所能彷彿

十二丈中爲開門外石內甃高一丈四尺基縱廣八丈開下廣五丈殺之如壇級以及於上五分廣之一起於大德八年正月訖於五月凡用工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中統鈔十萬三千三百五十緡糧一千一百四十七石落成之日鼓聲四起開門起鑰箭師次以進前旗一指通數十百艘於談笑之頃乃命謝里高立不遠千里而來請文至再予不揆因記修開之歲月如此

重修金口關記

劉德智

皇元膺天命撫方夏極天地之覆載皆臣服惟謹東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四

南去東師萬里粟米絲泉織綿貝錦象犀羽毛金珠現蕩之資視四方尤繁重車輓陸運民甚苦之至元中穿會通河引泗汶會漳以達於幽由是天下利於轉輸泗之源會零於堯之東門其東多大山水潦暴至漫爲民患職水者訪其利病隄土以防其溢束石以洩其流其一洞歲久石摧不足以吞吐今近北改作二洞以開啓閉中書省以聞天子可其議命下之日當延祐四年都水太監濶開分治山東寬勤恪恭敏於事會曹椽王元從理簿書壕寨官李克溫董工役役長張聚李林路詳宋贊泰澤分任其事夫匠一

千九百石二千五百甓三萬灰五萬木六千四百鐵錠鐵鈎鐵環不敷取諸官錢以買兗州知州尋敬提調州吏鹿果經始於四年閏正月成於三月工告訖大祠玄冥醺酒割牲燔燎壅埋吹擊笙鼓風日清明役徒謳歌人神歡悅乃相與請辭鑱諸石以紀其始終遂以命德智洪惟皇元起漠北以深仁厚德奄有天下公家世鼎鼐參贊化育今誠能實於已而勤於官忠於上而信於下言不妄發事不輕改故民易信而功易成雖然又豈水曹爲然推此誠實以理天下則被澤溥矣辭不獲命因書所聞以爲記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五

修任城東關記

俞時中

至元二十年朝廷初以江淮水運不通乃命前兵部尚書李魯魯赤等調丁夫給庸糧自濟州任城委曲開穿河渠導洸汶泗水由安民山至東阿三百餘里以通轉漕然地勢有高下水流有緩急故不能無阻艱之患二十一年有司創爲石閘者八各置守卒春秋觀水之漲落以時啓閉雖歲或亢暘而利足以濟舟楫惟是任城關東距師家莊袤六十里土壤疏惡霖潦灌注承乏歲月至是始壞時都水少監分都水監事石抹奉議適膺其任聞之中書省易而新之陶

土爲甃採石於山其材用所須不費於官不取於民率指授役夫爲之不數月厥功告成仍卽其地之西偏修飾廳事以爲使者往來休憩之所公退因錄其同事者職役姓氏俾刻諸石以告後之來者

修濟寧州會源閘記

揭傒斯

皇帝元年夏六月都水丞張侯改作濟州會源閘成明年春二月具功狀遣其屬孟思敬至京師請文勒石惟我元受命定鼎幽薊經國體民綏和四海辨方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逸漕度乃改任城爲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汶泗以會其源置閘以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六

分其流西北至安民山入於新河逮於臨清地降九十尺爲閘十六以達於漳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閘十又南入於河北至奉符爲閘一以節汶水東北至兗州爲閘一以節泗水而會源閘制于其中歲久政弛漕度用弗時先皇帝以爲憂延祐六年冬詔以侯分治東阿始修復舊政南疏北導靡所寧處明年冬以及期請代弗許行視濟閘峻怒恨悍歲數壞舟楫土崩石泐炭不可持乃伐石區里之山轉木淮海之濱度工卽功明年皇帝建元至治三月甲戌朔侯朝至於河上率徒相宜導水東行竭其上下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七

其中以儲衆材撤故閘夷均泓徙其南二十尺降七尺以爲基下錯枹巨栗如列星貫以長松實以白灰槩視其地無有罅漏衡五十尺縱百六十尺八分其縱四爲門縱遜其南之三壯之一以敵水之奔突震蕩五分其衡二爲門容折其三以爲兩壩四分其容去其一以爲門崇廉其中而翼其外以附于防三分門縱間於北之二以爲門中央樹石鑿以納懸板五分門縱去其一以爲鑿崇翼之外更爲石防以禦水之洄洑衝薄縱皆三百三十尺爰琢爰斲犬牙相入直以白麻固以石膠關以勁鐵冠以飛梁越六月十有三日乙卯訖功大會羣屬宴於河上以落之工徒咸在旄倪四集酒舉樂作揮閘決場艤權啟鑰水平舟行伐鼓懽呼稱功頌德雷動雲合且拜曰惟聖天子繼志述事不易任以成厥功惟億萬年享天之休是役也以工計石工百六十人木工千人金工五十人土工五人徒千四百二十人以材計木萬一百四十有一石五千一百二十有八其廣厚皆倍於舊甃二億一千二百有五十以斤計鐵二萬五千五百麻二千三百石之灰三億二萬三千三百三十有四以石計粟千二百有五十視他閘三之視故閘倍之其出於

縣官者鐵若麻十之七石五之一聚五之三餘一以便宜調度不以煩民初侯至之明年凡河之隘者開墾者滌決者塞拔藻荇禁芻牧隆其防而廣其址修其石之岩地穿漏者築其壤之疏惡者延袤竄七百里防之外增爲長堤以關暴漲而河以安流潛爲石竇以納積潦而瀕河三郡之田民皆得耕種又募民采馬薊之實種之新河兩涯以錮漬沙壯自臨清南至彭城東至陪尾絕者通之鬱者漸之爲杠九十有八爲梁五十有八而挽舟之道無不夷矣乃建分司及會源石佛師莊三關之署以嚴官守樹河伯龍君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八

祠入故都冰少監馬之貞兵部尚書李魯魯赤中書斷事怱速祠三以迎休報勞凡河之所經命藏冰以待渴者種樹以待休者遇流殍則男女異座之餓者爲粥以食之死而藏饑而活者歲數千人是以上知其忠下信其令用克果於茲役然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故人才得以自見向使侯竟代去雖懷極忠甚智無能究於其職是亦侯之遇也惟此開地最要役最大馬氏之後侯之功爲最盛故詳於是碑以告後之人侯名仲仁河南人其辭曰昔在至元惟忠武王自南還歸請開河渠自魯涉齊以達京師河

渠既成四海率從萬世是資朝帆夕檣垂四十年洗慢而繁翼翼張侯受命仁宗號令風馳徵工發徒既濬既疏濟開攸基先難而興旣星而休觸冒炎曦疾者藥之死者樁之矣有饑渴拊循勞徠信賞必罰勿亟勿遲十旬之間適續於成知罔或遺洋洋河流中有行舟若遵大達舳舻相啣罔敢後先亦罔敢稽賢王才侯自北自南顧盼嗟咨曰惟京師爲天下本本隆則固惟帝世祖旣有南土河渠是務四方之共于千萬里如山跬步聖繼明承命官選付惟侯之遇昔者舟行日不數里今以百數昔者舟行度不數萬今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九

以億慮惟公乃明惟勇乃成惟廉則恕汶泗之會有截其闢有苑其樹功在國家名在天下永世是度

重濬會通河記

趙元進

前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道南自徐中由於濟北抵臨清遠及千里修置閘壩積水行舟漕運通濟乃天下之利也此河殊無上源必淪汶注泚決引泗源西入於兗南入於濟達於任城合於新河而流邇者山水泛漲上自堽城開口下至石磧漫延一十八里淤填河身返高於汶是以水來淺濫幾不能接於漕邇今至元五年冬十月都水監丞宋公諱伯顏不花

由中書省譯樣奉命分治會通河道睹河水淺小
因上源壅塞之病遂差壕寨梁仲祥度地計工時方
水亟越明年春二月選差壕寨岳聚董本監并汶上
奉符等縣人夫七千餘備糗糧具畚鍤挑各河之淺
公乃親督其役朝夕無怠五旬而工畢汶泗洸濟之
水湊乎會通舟無淺澁之患公又見濟州會源石閘
二座中央天井廣袤里餘停泊舟航相次上下內常
儲水滿溢方許放閘近漸淤澱滑水甚少今復挑濬
水長激澇以寬艫艤夏四月公又率領令史奏差巡
視會源閘北原有濟河舊跡河身填平水已絕流再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十

委岳聚領夫千名挑去泥沙衍三百餘步廣二丈五
尺東連米市西接草橋水勢分流舟航往來無礙百
姓大悅持狀請予爲記予採撫其實而書之用規於
後

重修洸河記

李惟明

洸河乃汶水之支流也名不載於傳記或因舊而加
以新名尤不可知其源則由於泰山郡萊蕪縣原山
之陽折而之南達於會通漕運南北其利無窮會通
之源洸也洸之源汶也時霖雨作泰岱萬壑溝瀆之
間合注而之汶洪濤洶湧泥沙湍奔徑入於洸此洸

所以淤填也至元六年監丞宋公濬自開江至石
事鑄於珉然洸之源雖通而其流猶梗公謂不疏其
流源將安之又恐前功徒費後患復萌使會通之津
從而涸也詢及其佐得壕寨岳聚所度自石刺至高
吳橋南王家道口淺澁者延袤五十六里百八十步
呈准中書符下東平濟寧兼贊厥役本監及二路夫
以口計者萬有二千濬自至正二年二月十八日落
成於三月十四日以舉武計者二萬三百四十有奇
以尺爲工計者四十萬七百數同知東平路事伯顏
察兒僉議少監公之功宜勒石以昭悠久乃請文於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十一

于義弗獲辭遂援筆而紀其歲月

河防記

歐陽玄

元至正四年夏黃河暴溢決白茅堤並河郡邑濟州
單州等處皆罹水患北浸安山浴入會通河遣使求
治河方略九年冬脫脫既復爲丞相慨然有志於事
功論及河決卽言於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
集羣臣議廷中而言人人殊惟都漕運使賈魯昌言
必當治先是魯常爲山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
被水郡邑具得修擇成策後又爲都水使者奉旨詣
上相視驗狀爲圖以二策進一議修築北堤以固

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鑿並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及是復以二策對脫脫雖其後策於是遣工部尚書成遵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遵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魯言及聞遵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辨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爲兩可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十三

議遵曰脫可斷議不可易遂出遵河間鹽運使議定乃薦魯於帝大稱旨十一年四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尚書爲總治河防使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有萬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軍民咸稟節度便益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洪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埽諸堤成河乃復故道南漚於淮又東入於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師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答剌罕

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旣爲河平之碑又自以爲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記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釃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瀦慮夫壅生潰瀦生壅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十三

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驟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創築修築補築之名有治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卷牽制雜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代用組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堤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聚也此

外不能悉書因其功用之次第而敘述于其下焉
常言水工視土工爲難中流之工視河濱之工爲難
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
效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
如稊然維扶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
故其功之所就如此

改作東大閘記

李惟明

泗別於滋陽兗道之沒支於奉符之堰城洸引之西
南會於任城會通河受之昔沒不通洸國初歲丁巳
濟倅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始於沒水之陰堰城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十四

之左作一斗門竭沒水入洸益泗漕以餉宿靳戍邊
之衆且以溉濟兗間田沒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至
元二十年朝議以轉漕弗便乃自任城開河分沒水
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以入清濟故賁通江淮漕
至東阿由東阿陸轉僅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輸京
師二十六年又自安民山穿渠北至臨清引沒絕濟
直屬漳御于是沒之利被南北矣始輔國直堰城西
北隅作石斗門一後都水少監馬之貞又於其東作
雙虹懸門閘虹相連屬分受沒水旣又以虹石水易
比乃改西虹爲今閘制通謂之東閘謂輔國所作斗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十五

門爲西閘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閘受水沒水
不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採薪積沙於二閘左
徑洸作堰約沒水三之二入洸至春全塌餘波以入
深時至慮其衝突則堅閉二閘不聽其入水至徑
堰堰而西循故道入海故沒之堰歲修延祐五年改
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
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
水潰東閘突入洸河兩閘被其害而洸亦爲沙所塞
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
勞民之貞曰沒魯大川底沙深濶若修石堰須高平
水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
溢爲害况河上廣石材不勝用縱竭力作成漲濤懸
注傾敗可待晉杜預作沙堰於宛陽竭白水溉田缺
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不可塞也且曰
後人勿聽浮議妄興石堰重困民壅遏漲水大爲民
害重修堤城閘因自作記勒其言於石至是果如其
言閘壞岸崩碑沉於水爲土石所壓是年九月都水
監馬元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堰城謂衆曰堰城洸
沒之交會通之喉襟閘壞河塞上源要害役有先於
此者乎于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閘爲一大閘之議合

濬縣育梁仲祥李讓計徒庸度材用量工程乃以狀
上從其請明年二月命工入山取石陶甓殿灰以濬
縣官王守恭董之市物於有司謀將以五月經始衆
議以爲茲役實大非朝夕可成暑雨方行必妨興事
曷以來年公曰霖雨天道豈可預必安能優游度日
待來年以已事譖後人乎乃親爲經營揆度以舊址
弊於屢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四尺
順水性也袤其南北爲尺百廣其東西爲尺八十下
於平地爲尺二十有二土木之工又入其下八尺上
爲石基以承開閘之崇於地平自基以上縮掘地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十六

深一尺兩壁直南北爲身皆長五十尺其南張兩翼
爲雁翅皆長四十五尺其北短折以東西各附於旁
亦長四十五尺不爲兩翼斂其前隘漲水也前盡基
肩岸受水欲其前也後遷基八之一壘石爲崖承之
出基之南五尺長爲尺二十有五五分基之廣濶其
中之一以爲明入明三分身之一爲金口廣尺深咫
板十有三方盈金口之廣長直明入金口兩端各盡
其身上下以啓閉者十二其一不動闕以大石爲兩
泉夾制其前卻始議濬用新舊石舊石皆薄小而新
石少公因爲度材所堪差別其用無尺寸之枉新遂

以贏又皆大石自基至顛凡十一疊舊一不用焉石
相疊比則以鐵沙磨其際必照合無間故其締構之
工卸砌之密會通諸閘所未有凡用石大小以段計
二千六十有奇自方以尺計三萬三千六百五十甓
以萬計一千有六石灰以斤計四十六萬三千瓦礫
以擔計二萬四千木大小以株計一萬三百一十鐵
剛柔以斤計三萬九百一十五麻炭諸物稱是糜錢
一萬七千餘緡徒役千人木石之工二百八十人始
事於五月七日畢役於九月十日閘既成衆請識其
事於石屬筆於予予曰汶古名川昔畢公馬公用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十七

則爲轉漕之益爲灌溉之利後人用之則有橫潰之
憂有墊溺之患水性非異蓋用之善不善也馬公旣
善用之又碑其言以示來者其爲慮深矣不有茲役
曷彰馬公之識其言已驗碑付於水而改作石堰之
碑尚存豈天忌馬公之言先發其機耶將使後人獨
受其害而不蒙其利耶惟是雨暘時若漕運無愆天
其或者悔禍于人俾思馬公之言乎旣不獲辭遂爲
敘其始末以見堰城開水利喉襟且表馬公之言爲

黃棟林新開記

楚惟善

會通河導洩北絕濟合漳南復洩水故道入於河
自漳抵河袤千里分流地峻散渙不能負舟前後置
閘若沙河若穀亭者十三新店至師氏莊猶淺湍有
難處每漕船至此上下畢力終日叫號進寸退尺必
資車於陸而運始達議立閘久不決都水監丞也先
不華分治東平之明年緝熙前功以紓民力慨然以
興作爲已任乃躬相地宜黃棟林適居二閘間遂卽
其地庀徒歲事經始於至正改元春二月訖工於夏
五月辛酉閘基深常有四尺廣三其深有六尺長視
廣又尋有七八閘基長三分基之一崇弱五寸不及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十八

身之半又於東岸創河神祠西岸創公署制度纖悉
備極精緻落成之日舟無留行役者忘勞居者聚觀
往來者懼怖稱慶僚佐耆宿衆相與謀謂不伐石以
識無以彰公之勤且懼來者之功不繼而前功遂隳
也先是役民於河凡大興作率有常廩是役將興時
適薦饑公請仰貧窶者得竄其身藉以有養久未獲
命不忍坐視斯民餓且殍遂出公帑人貸錢二千緡
約來春入役還官無何糧亦至民爭趨令其軫民瘼
如此又初開月河于河東岸闢地及咫礪礪錯出錫
無所施迨營閘基近西數武黃壤及泉訖無留礙

誠感格鬼神陰有以相之也公爲人明敏果斷操守
絕人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律學醫方靡不精究始由
近侍三轉官受今除是役也董工於其所者令史李
中壕寨官薛源政其工師徒長具列碑陰

耐牢坡永通閘記

劉大昕

大明受命皇帝卽位之元年詔遣大將軍信國公鄂
國公總率羽林諸衛師旅億萬戰艦百千定山東平
幽冀兵不血刃而梁晉關陝大小郡邑悉皆附順分
兵戍以守阨塞浚河渠以逸漕度舳舻千里有程無
阻後以黃河變易濟寧之南陽西暨周村涯淤室壅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十九

數壞舟楫乃西遵師莊石佛諸閘北泝汶濟以達燕
冀西循曹鄆以抵梁晉濟寧城西二十里耐牢坡口
實西北分路之會坡有堤綿數十里以防河決于是
時遂開通焉倘失啓閉水勢散洩漕度愆期深爲職
守憂洪武二年申請山東行省注官分任其事南疏
北導靡所寧處冬十一月省檄大昕相宜置閘以爲
歲久計十二月朔知府徐勞通判胡處謙集議率任
城簿周允暨提領郭祥至於河上視舊口則土崩流
悍不可卽功行視口之北幾一里許平衍水滙乃伐
石轉木度功改作時冰凍暫止三年二月二日集衆

材合役丁夷土堤平水降八尺以爲基樹以棗栗寔以瓦甃然後鋪張木枋敷嵌石板爰琢爰斲犬牙相入復固以灰膠關以鐵錠開門東西廣十六尺有五寸崇十尺一寸西北比東西廣加二尺開之北東向有墉縱二十二尺西向墉縱一十五尺有奇開之南稱是翼如也所以捍水之洄洑衝薄也兩門之中鑿渠五寸下貫萬年枋以立懸板復於開之南北決去壅土以殺悍湍且濟舟以轉折入開自茲啓閉有常舟行如素三月二十日告成計興工至休役凡五百日以工計石工二十九人木工四人金工二人徒四百五十人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二十

百五十人以材計石一千三百有三枋五十甃大小七百八十有四鐵錠一百每錠斤重六斤四兩鐵斤重二百五十五木炭斤重一千五百四十二石灰斤重六千三百四十四工之食粟八石零七升若鐵粟則取給於官餘悉用沂兗二州任城滕鄆諸縣土地所有規措給用雖少勞於民樂於趨事不費於官而官亦易以成功此大較也大斯雖董是役而主簿周允晨夕陳力其勞不可益也遂具載於石以垂永久焉

宋尚書漕河記事叙

張克文

公因元人會通之故道以濟漕運若袁家口北二十里許元人未開鑿鑿之自公始至改在城關分水於南旺元元人所未及非天授名世以興國家無窮之利者哉獨是時以微過蒙督責方備巾治事無何奉命取材川蜀陳平江就公一二未就之緒而公幾泯泯焉中州文獻志亦既表著之矣舊河郎楊君重夫刻有漕河紀事歲久無傳官保朱公訪得之手授克文克文敬拜受謀梓焉而僭爲述之如此

宋尚書像贊

張文鳳

維茲漕河元故運程復有海運國計是經逮我國朝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

河決原武入於安山塞四百里南自濟寧北至臨清陵谷代遷舟不可行永樂初元文皇御極肇建北京運法乃立自海運者徑由直沽自江運者浮海入河至於陽武復登於陸纔舟衛河輸之輦轂海險陸費耗財溺舟糜億萬計天子是憂乃命我公修元運道濟兗青東登萊率效虛心訪計白英出奇作壩戴村五里長隄汶水湯湯令出南旺乃命爲之南北各向南入于漕遙接徐呂北入臨清漳衛之漕漕功告成海運遂廢有功於民當百世祀維時臣銓實疏其宜勅下有司乃定厥儀正德壬申俞鑑之請祀於南旺

遂著爲令公之治漕矢心爲國相彼流泉剛斷不惑
嗣公而來當如之何是式是程修明令謨載村之壩
增卑倍薄日積月累岡陵可作徂徠諸泉悉入汶河
洪此上流弘濟實多巡察必時疏浚必力維持成就
以永公績財不妄費役不妄興山東民力迄可少寧
置閘以節蓄湖以灌公實相之永世無患公功在國
公神在天運儲千億皇圖萬年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
沙灣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閣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圭

議舉可以治水者僉以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之行
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七年東方之民厄
於昏墊勞於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卽功轉
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爾其往治欽
哉有貞祗承惟謹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撫用士衆
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濊范以還既究厥源流
因度地行水乃上陳於天子曰臣聞凡平水土其要
在乎天時地利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
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爲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

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或反是治所
以難蓋河自雍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肆
又由豫而克土益疎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洪
之口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
諸水從之而洩堤以潰渠以淤澇則溢旱則涸漕途
所爲阻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
益淤而莫之救也今欲救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
治其決決止乃浚其淤因爲之防以時節宣俾無溢
涸之患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於是乃作制水之閘
疏水之渠隨宜先後之渠則異流同歸牖乃上下攢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圭

比以次啟閉渠起金堤張秋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
濮陽之濼九里而至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壽張之
沙河又八里而至東西影塘又十五里而至白嶺之
灣又三里而至李單之涯由李單而上又二十里而
至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大漕之潭乃踰范
暨濮又上而西北數百里經漣淵以接河沁之水過
則害微則利故遏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
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
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
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

之澗阿西鄆東曹南鄆北之地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爲頃百數十萬行旅旣便居民旣安有貞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爲之加神用焉安作大堰其上殺以水門其下線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堤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濤截流櫬木絡竹實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旣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川滙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濟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五

灣凡八爲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旣有所節且有所宜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貞力奏蠲瀕河州縣之民馬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開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水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水之數用鐵爲斤十有二萬鍵三千緡百八釜一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藁稍又倍之而

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算然其用糧於官以石計僅伍萬而止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子是治水官佐咸以爲惟水之治自古爲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由以達使終弗治其爲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累年費皆鉅億若漢武之瓠子不以溉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躬勞萬乘投壁馬額神祗而後已以彼視此孰重孰輕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科以溉焉以漕焉以貢焉無弗便者是於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五

矣厚矣其可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貞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效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貞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天子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貞常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之不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爲之文曰皇奠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旣預而豐有部以蒙見沐日中陽九百六數丁厥鞠龍蛇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傾否泰相乘運維中興殷憂迺凝天子曰呼是任在予予

可非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爲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貞勉爲朕行便宜是經臣拜受命朝嚴夕警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爲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疏厥滯分者旣順隄者旣定疏者旣通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歸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計維重惟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茲貞石昭示無極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主七

張盛改築堤城石壩記

商輅

汶泗二水齊魯名川分流南北不通自古浮於汶者自兗北而止浮於泗者自兗南而止元時南方貢賦之來至濟寧舍舟而陸行數百里由衛水入都至元二十年始自濟寧開渠抵安民山引舟入東阿陸行二百里抵臨清入衛二十六年復自安民山開渠至臨清乃於兗東築金口堰障泗水西南流兗北築壘城堰障汶水南流而二水悉歸漕渠於是舟楫往來無阻因名曰會通河我文皇帝遷都於北爰命大臣相視舊規築堰疏渠漕運復通第堰皆土築每遇

霖潦衝決水盡洩漕渠盡涸隨築隨決民甚苦之成化庚寅工部尚書郎張君克謙奉命治河歷觀舊跡歎曰濬泉源疏漕渠此誠不可廢至若壩堰以石易土可一勞永逸何乃因循弗爲經久計乎於是督夫採石首修金口堰不數月告成凡應用之需以一歲椿木等費折納沛然有餘曰斯堰旣修堤城堰亦不可已方度材舉事遂以言者召還已而巡撫牟公觀其成績騰章保奏用畢前功至則以堤城舊址河濶沙深艱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縈絡比舊址隘三之一於此置堰事半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主八

功倍遂擇癸巳九月望日興事委兗州同知徐福陰陽正術楊達耆民張綸許鑑分領其役儲材聚料百需咸備明年春三月命工淘沙鑿底石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甃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而用石板甃二層廣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濶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木板啓閉遇水漲啓板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板障水南流以灌運河兩端爲逆水櫃翅二各長四十二尺順水雁翅二各長二十五尺爲分水五各廣二十三尺袤一百三十尺兩石際連以

鐵錠石上下護以鐵栓湫口橫石三四各長十餘尺舊河無梁民病涉堰成遂通車輿有元舊開引沙入洗洗淤汶水不能入茲堰東置閘爲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雁翅二亦用板啓閉以候水消漲漲則閉板以障黃潦消則啓板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患不致南侵洗河免於沙淤閘之南新開河九里引汶通洗河口逼崖自巔至麓皆堅鑿石兩閱月始通肇工於九年九月訖工於十年十一月是役所費較之金口不啻數倍而民不擾者以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九

而折納外所增無幾蓋處置得宜區畫有方所以開漕運無窮之利者實在於此都憲嘉其功之成命兗郡守錢源徵予以記往歲克謙還自東魯語及修堰之役予心喜之及克謙再行予實從吏乃今續用有成可靳於言耶昔白公穿渠民得其利歌曰衣食京師億萬口若克謙斯堰之築漕河允賴公私兼濟視白渠之利不尤大乎予故備書其事爲記克謙名盛帝之宜興人天順庚辰進士

濟寧中新聞記

劉珣

濟寧郡城南河曰會通元人開漕運者自濟寧分水

閘至東昌臨清凡四百餘里久而淤塞國朝永樂初詔大臣率民夫往濬之其濟寧則引泗洗及徂徠諸山谷水注焉然而舸舶鱗集在城天井二閘有不能容肆於二閘南穿月河可肆里許更益以閘曰上新下新數十年來人雖爲便然下新閘之上幾二百步舊有小南門橋鐫石以岸中僅二丈往來浮者艱於閘上新閘之上有濟安橋中流石堆屹立篙工楫師至此束肩瞪目不敢前成化甲午平江伯合肥陳公志堅督運過此步自堤上相厥地勢詢知宿弊遂與都憲李公咨德議曰斯橋斯堆弗夷斯舟弗良於行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九

乃檄東臬憲副陳公善及兗郡倅陳公翼卜吉倡屬具畚揭列綆鋪撤其橋去其石撥腐曝淤倍高卽早壘石爲趾琢石爲柱覆石爲梁直上下新之中增一閘焉首事於乙未二月奏功於四月旣成名曰中新中新之上爲拖橋一易濟安爲渡舟二于是水陸無滯凡糜錢十九萬四千餘夫丁千餘木石以數千計他百色之需以百計財因素蓄民不告勞工曹諸公觀謂斯傑跡不可不石刻名言於河漕因以言見徵夫自漢初用蕭何計戶轉漕而有漕運之名唐用李傑爲水陸發運使而有漕運之官歷代官設不一漕

法亦異而建都亦不同如漢漕仰於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宋漕仰於汴元漕仰於會通衛路以其邇於都也我國家遷都於北蓋漕元人之漕者志堅大父恭襄公父莊敏公調度經營河道清肅裕國福人至今清江臨清祠之碑之足以耀當世而芳千古矣志堅心二公之心繼疏續鑿成此懋功傳曰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志堅有焉於是乎記

建土橋開記

丘 濬

皇明因勝國會通河故道而深廣之通江淮漕以實京師餘六十年於茲矣然地勢之變天時不常盡人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

事者必隨時因勢一節宣之然後盡其用而利濟於無窮焉自河決陽武潰出張秋之後朝廷既命大臣築塞之以復其舊矣然其間猶有所壅滯之處一時任事諸臣隨所在而爲其防備非一所也河流經東昌府之堂邑縣境地名曰土橋其上流之閘曰梁家鄉沿而至是十有三里下流之閘曰戴家灣沂而至是二十有八里又四十里抵臨清之上閘漕舟至此出會通而下漳御僅七八十里爾輒膠膠淤淺而不能行日集而羣聚於土橋上下十數里間舟人叫囂推挽力殫聲嘶望而不可至主漕計者病焉時山東

蔡僉事陳善專理其境之運道議於此建閘以積水濟舟屢言於上而弗見報都憲翁世資巡撫山東所至詢民疾苦善乃以狀上公具聞諸朝天子可之下其議於工部仍命吏部設官如常制公得請躬蒞其處區畫事宜俾君專其事君計徒庸致才用授其屬東昌府通判馬驥等督工卽功於所謂土橋者建石爲新閘凡其規制之廣狹長短與夫疏水之渠祠神之宇蒞事之署悉如常度經始於成化癸巳冬十有一月之朔至明年甲午春二月告成余以此閘之建實與漕運有關因援筆而記其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

趙村月河壩記

張元禎

制閘必旁疏一渠爲壩以待暴水如月然曰月河其壩高殺於閘廣可三四步長無慮七八十尺然率畚土壤雜芻蕘剝木以約其旁弗堅弗可以久水暴下則輒掃蕩去無遺蕩已復葺葺已復毀民赴役歲無已時而芻木需歲動以萬計無錫莫君嚶以冬曹主事來視濟寧漕河欲易以石庶幾堅久而一勞永逸則躬度所理天井至趙村閘十一壩最其長四百四十七丈有奇內外用石計當萬有餘丈乃上議十一閘歲役民三千有餘河汭無事人出錢千爲葺壩用全

宜比兩歲勿徵歲第令人採石丈五尺所費幾歲錢半而已山東沿河歲不登省茲民以少甦合兩歲半費可以就數百歲之永圖公私便計莫良於此者詔可於是以屬州判官李賓輩數人既兩歲石具不數月十一壩俱成其募工餉役一以都水贏錢不斂民秋毫其出入錙銖必籍其相度地形損益盈虧灰膠鐵銅崇庫適中皆出君指畫官不糜民不擾而成筭不愆君子曰茲足以驗莫君之才惟弗舉舉必濟又曰茲足以驗莫君爲政之不苟利不百不興不舉也而一時一夫之利云乎哉郡守傅船等以予數厚於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

君來徵記予不得辭

安平鎮治水功成碑記略

王 鑒

安平鎮舊名張秋實運河要地也景泰間黃河支流決鎮之沙灣壞運河朝廷命僉都御史徐有貞塞而堤之弘治二年河徙汴城東北過沁水溢流爲二一自祥符于家店經蘭陽歸德至徐邳入於淮一自荊隆口黃陵岡東經曹濮入張秋運河六年夏大霖雨河流驟盛遂決黃陵岡潰張秋堤奪汶水以入海運河自東昌而下率多淤澗舟楫不通天子以爲憂命右副御史劉大夏往治之時訛言沸騰謂河不可治

治之祇勞且費或謂河不必治宜復前元海運或謂陸輓雖勞無虞上復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役與之共事時夏將半漕集張秋柁檣鱗次財貨山委決口奔猛戒莫敢越或買勇先發至則戰悼失度人船滅沒銳等聚謀於西岸稍南鑿月河長三里許引舟由之於是舳艫相銜次第皆濟歲運賴以不失及冬水落乃於張秋兩岸東西築壘立表貫索網聯巨艦穴而窒之實以土牛至決口去室沉艦壓以大埽合且復決隨決隨築吏戒丁厠畚鍤如雲晝夜不息水乃自月河以北決既塞緣以石堤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

輔以梶柱又於上流作減水壩又濬南莊諸湖泉源又堤河三百餘里漕道復通事聞上遣使慰勞令作廟鎮其上賜額曰顯惠神祠鎮曰安平鎮命臣鑒紀其事臣拜手稽首而獻詩曰翼翼皇都殿此上游漕輸東南艤艘來浮黃河奔溢勢如萬馬遂噴黃岡溢於鉅野帝咨於朝疇予治者咨汝大夏汝銳汝興協謀合力績乃用登三臣受命單車來屬乃相乃巡乃疆乃鑿既堤黃岡張秋乃築維天與時維人効力神謀鬼輸隕林藹石背事之始訛言震驚不震不奪由天子明維明天子維慎厥使殷其如山功成有倬塗

人歌矣。居人和矣。舟之方之。維其多矣。帆帆安乎。新命孔虔。四方攸同。於萬斯年。

黃陵岡河工成碑

劉健

弘治六年河決黃陵岡。潰張秋堤。運道阻絕。天子命劉大夏治之。又以總督之柄付內官李興平。江伯陳銳。仰銜命往。三臣者同心協力。祗奉詔命。遂自張秋決口視潰決之源。以西至河南廣武山淤澗之跡。以北至臨清衛河地形事宜。既悉。以治河之道通漕爲急。乃於決口西岸鑿月河。屬之舊河。以通漕漕舟。既通。又相與議黃陵岡在張秋之上。而荆隆等口又在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

黃陵岡潰決之源。築塞固有緩急。然治水之法。不可不先殺其勢。遂鑿榮澤孫家渡河。道七十餘里。濬祥符四府營淤河二十餘里。以達淮。疏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縣梁進口出徐州運河。支流既分水勢漸殺。於是乃議築塞諸口。其自黃陵以上。凡地屬河南者。悉用河南兵民。夫匠卽以其方面統之。副使張鶴指揮劉勝。分統荆隆等口。僉事李善。指揮王果。分統黃陵岡。而興銳大夏往來總統之。博采羣議。晝夜計畫。殆忘寢食。故官屬夫匠等。悉用命。齊心畢力。遂獲成功。焉初河南諸口之塞。惟黃陵岡屢合而屢決。爲

最難塞之後。特築堤三重以護之。其高各七丈。厚半之。又築長堤荆隆口之東西。各二百餘里。黃陵之東西各三百餘里。直抵徐州。俾河流恆南行。故道而下。流張秋可無潰決之患矣。是役也用夫匠以名計五萬八千有奇。柴草以束計一萬二千有奇。竹木大小以根計一萬二百有奇。鐵生熟以斤計一萬九百有奇。麻以斤計三十二萬有奇。其興工以弘治甲寅十月而畢。以次年二月會張秋。以南至徐州工俱畢。興等遂具工完始末。以聞。天子嘉之。賜興祿米歲二十四石。加銳太保。兼太子太傅。祿米歲二百石。進大夏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

左副都御史理院事。諸方面官屬進秩增俸有差。乃於塞口各賜額立廟。以祀水神。安平鎮曰顯惠。黃陵岡曰昭應。已而又命翰林儒臣各以工完之跡文之。碑石昭示永久。臣健以次撰黃陵岡。臣惟前代于河之決而塞之者。漢瓠子宋澶濮曹濟之間。皆積久而後成功。或至臨塞躬勞。萬乘今黃陵岡諸口潰決已歷數年。且其勢洪濶奔放。若不可爲。而築塞之功。顧未盈二時。此固諸臣協心夫匠用命之所致。然非我聖天子至德格天。水靈效職。及宸斷之明。委任之專。豈能成功若是之速哉。臣職在文字。觀茲惠政。誠不

可以無紀述謹摭其事撰次如右且繫之以詩曰中
州之水河其最大龍門底柱猶未爲害太行既北平
壤是趨奔放潰決遂無寧區粵稽前代築修屢起孤
子宜房寶肇其始皇明啓運亦屢有聞安平黃岡奏
決紛紜壞我民廬損我運道帝心憂之成功欲早乃
命憲臣廼弘廟謨諄諄戒諭冀効勤劬功不時上復
遣近侍繼以勲臣偕同往治二臣協力兼采羣謀晝
夜焦勞罔或暫休既分別支以殺其勢遂過洪流永
堅其閉水由故道河惠斯平運渠無損舟楫通行工
畢來聞帝心嘉悅加祿與官恩典昭晰惟茲大役不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七

安平鎮減水石壩記

李東陽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爲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鎮入漕
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截漕
徑趨齊汶以入於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上旣命
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特命內臣監臣李興平
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往共治之僉議胥協
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岸疏爲月河三里許塞決口

九十餘丈而漕始通又上則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荆
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壓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議
以爲兩堤綿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河
憂乃相地於舊決之南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植
木爲筏中實輓石上爲衝木著以厚板又上堰以巨
石屈鐵以鍵之液糯以埴之聯成廣袤皆十五丈又
其上甃石爲竇五梁而余之梁可引繩竇可通水俾
水溢則稍殺衝齧水涸則漕河獲存庶幾役不重費
而功可保工旣告畢上更命鎮名爲安平命工部伐
石勅內閣臣各紀功績臣東陽當記竊考之治水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八

法疏與塞而已矣塞之說不見於經中古以降堤堰
議起往往亦以爲利利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爲重
輕若畎土石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
惟水勢未迫後患尚未形周思豫制以爲備則障之
利亦不可誣况茲壩者勢若爲障而實疏之故其疏
不至漏障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暫勞而永逸
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揆之善溝者水激善防者
水濬之云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易象裁成書陳修和
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嗚
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爲而不爲彼宣成之怠交承

之譏遺智餘力未有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斯言也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并江隄實以疏漲詔刻碑紀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爲明命

安平鎮石堤記

謝遷

國家定鼎燕京凡上供之需百官六軍之餽餉太率仰給東南舟楫轉輸以免陸地飛輓之勞與海運風濤之險實惟漕渠是賴究之東阿張秋鎮適居漕河之路往歲河決黃陵岡奔注張秋而渠之東堤潰決水由鹽河以入于海越歲淋漓助虐勢益悍急決口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九

之廣至九十餘丈盡奪漕渠東注而南北舟楫幾至不通天子以爲憂亟命治之遣內外重臣往總其役合山東兵民夫殫力畢作五閱月而功告成賜鎮名曰安平以示永賴于是內外重臣皆召還而山東布政司叅政晉陽張公縉嘗與董治之任効勞爲多天子知其能超擢通政使司右通政俾專治河防公益感激思奮乃諗於衆曰堯當河下流之衝自昔被患已劇今雖底寧而將來不測之虞亦未可知隄必甃之以石庶可以障湍激之悍沙灣石堤無恙此明驗也既而詢謀僉同鳩工集事先實土以厚其址然

布杙疊石石必爲廉隅灰液其縫每數十丈內爲階級以便登降隄外附土丈餘高突數尺以防侵刷起自荆門驛之前遞迤而南至新建石壩以與舊石堤接長以步者二千二百八十有二高以層計者十有四深下要害處則加石或七八層或二三層所用木石芻灰皆出河夫歲辦于民經始於弘治丙辰之春迄庚辰春三月而畢東阿知縣秦昂嘗與從事茲役具以告予謹記之以詔其後

東泉志序

張文淵

弘治十三年春予奉命理山東徂徠諸泉既至仰披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早

閱舊蹟而欲率循故事然無斥言之遺及余身親事而後有以得其詳然予疏濬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汶上次東平次平陰次肥城次泰安次萊蕪次新泰次蒙陰次泗水次曲阜次鄒滕次嶧次魚臺次濟寧次滋陽而終于寧陽爲泉者百有八十爲里者三千八百五十有奇爲時者三閱月予恐後之人亦如余之無所據也因手親摹之圖圖之左方各記其道里之數命工刻之木將俾緣此而得其考云

泉源志畧序

張文淵

泉源有志所以紀其實也志而略之所以舉其綱也

何略爾蓋天下之泉皆泉也惟山之東之泉爲盛而
且濟於用故其設官題名解宇亭館祠祀以及序記
詩歌亦頗詳盡凡此余皆略之而特類志其支流之
濟漕渠者有四焉四者何出於汶上于東平于平陰
于肥城于泰安于萊蕪于新泰于蒙陰之西寧陽之
北者同入於汶而會歸於分水漕渠出於滋陽於此
阜於泗水於寧陽之南者分播於沂沭濟泗而會歸
於濟寧天井漕渠出于鄒于滕于濟寧于魚臺于嶧
之西分播於河於湖而會歸於濟以南之漕渠出於
沂水與蒙嶧之東者同入於沂而會歸於下邳之漕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四

渠故導分水必自汶上始導濟寧必自滋陽始導濟
以南必自滕嶧始導下邳必自蒙沂始反是則非水
之道矣雖然自分水以北者北與衛水會而東入於
海以南者南與諸泉會而亦東入於海其歸一也導
其一濬其百當知其所自此泉源之志略所出作與
先儒謂禹貢積石不言方向者荒遠在所畧也今諸
泉密邇京畿又予所身親歷其方與向悉能志之豈
荒遠在所畧之側哉特自以爲非秉筆專記載者此
志畧之所由取也嗟乎遺詳而志略予竊有所事矣
因畧而致詳者予獨無所望乎銘曰我國域域我泉

翼冀庶幾乎貽後之則漕萬漕億無壅無塞吁嗟乎
伊誰之力孰修其職孰任其責請觀於斯銘斯刻

東泉志序

王寵

自古建都西北者財賦皆仰給於東南都關中者漕
運極艱都洛陽汴梁者兼資河洛汝蔡而已惟我國
家建都幽燕東至於海西暨於河南盡於江北至於
大漠水涓滴皆爲之用若山東諸泉據其上流又漕
河之命脉也故凡水部之臣分符建節與兵民長吏
有事於河防者無非通王貢漕天下實京師爲億萬
年根本計也寧陽舊有分司專管泉源之政自永樂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四

迄今官之廢置無常故其政之因革散出無紀有志
於當世之務以資廟堂之未議者漫無所考齋居之
暇輒不自揆取舊編文案之有關於泉者爲四卷名
曰東泉志謀刻諸梓期與同志者共焉嗚呼九河導
而後王貢通汝蔡治而後邦計定然則有志於富國
裕民者未始不於水利究心也後之撫是編者誠能
因泉以考圖因圖以求實則自有以見其關係之匪
輕其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有如此者若乃因時制
宜使早不涸潦不溢爲漕運無窮之利者則有望於
後之君子云

濟寧開河志序

王寵

濟寧居兩京之中在運道最爲險阻其曰天井閘者卽元史所謂會源閘也昔人測之謂其地勢視境山尖而水之出於汶與洸泗者至是分流南北自是迤南或挾武陟之沁或引瑯琊之沂以達於南京者順流也自是迤北或奪金龍口之流或合漳沱河之派以達於北京者亦順流也是濟寧爲地獨高爲水獨少爲閘獨多苟失啓閉漕度愆期而職守者爲憂亦獨甚也思昔文皇帝憫轉輸之難勅水曹發丁夫勒上將尋勝國會通河故道疏滌壅塞而後濟寧以至

山東全河備考卷之四下

四

臨清始開通焉建閘凡三十有一以制蓄洩舳舻進退不愆於素百餘年來京師有羨餘之儲漕卒無難輓之苦水利之功亦云大矣但其間制度品節或散見於文移或流播乎木石治河之史有所不知則無以考求其跡施於政而成治功也齊居之暇取舊編案牘之有關於濟寧者爲四卷名曰開河志謀刻諸梓將使行部之臣知分司之設職守雖微其關係亦甚重哉文皇帝垂範之周宋陳兩公疏導之績與列主丁寧告戒之切者皆不待咨諏詢訪一展卷如指諸掌舉而措之非但可以逸漕度於濟寧則凡所謂

順流之地皆可從而理之矣

製南旺水車記略

王寵

今之漕河勝國鑿之於先宋司空濬之於後至陳恭襄之排決而萬世永賴也南旺之水車又何爲而增置耶蓋徂徠諸泉會於汶至是而中分之南折百里經鉅野沂嘉祥而爲濟寧始與洸諸水會而入淮故決什三爲歸二以緩其流北折三百餘里經東平沂壽張聊城過堂邑而爲臨清始與衛河諸水會而入海故決什七爲閘十有六以節其瀾南北盤旋其中形勢獨高冬春旱涸之時守閘之吏積之未盈而豪強撓之濶可立待漕卒叫囂甚至一艘之盤剝而奔走百人焉正德己巳春予以水部郎奉使濟上兼督諸泉是時自秋七月不雨至於夏四月舳舻鱗次漕卒艤屯束手無策予乃召漕運官軍諭之曰東西堤有湖水其出無窮濬迴百五十里僉憲陳公之所濬正爲今日也但比漕河淤而下可挽而不可放耳曰運官爾其爲我嚴閘座曰屬吏爾其爲我置水車曰漕卒爾其爲我每艘一丁以激水不用命者毋貸由是三日之內千餘艘皆可揮而走矣漕卒於是鼓舞曰一艘之中逸者九而勞者一視盤剝之費百益

霄壤矣守一日不如車一時誠良法也請著爲令爰命兗州府管河通判呂傲濟寧衛管河指揮陳塘增置水車四十輛掌其出納葺其廢壞復以其事移檄於平江伯陳公都憲邵公泰將莊公巡河郎中王公皆曰然可爲漕河旱涸之一助於是記其規制以備司漕者采焉

修臨清南板閘記

劉夢陽

汶水發源於泰山諸泉至汶上縣南旺湖口南北分流爲漕河南至徐沛合河沁以入淮北至臨清會衛河以達海泉微流溢故建閘蓄縮而節用之臨清閘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聖

北流之喬尤要焉過是則衝河承之無留行矣閘分兩河北曰會通曰臨清則前元所建志所謂地勢陡峻數壞舟楫者也南曰南板曰新開則本朝所建志所謂地勢頗平往來船行者也南二閘相距甫三百弓舊閘草創一以輓堰之名曰磚閘一以板閘之名曰板閘繼後改爲石閘易以今名曰遠關泐舟楫告艱弘治年間司徒白昂改修會通閘導流而北關底過卑便溺於前仍南閘以行今皇帝臨御之七載寘頑弄兵水陸遂絕廷議都憲劉公總師靖醜清道通漕公抒勤修職築亭障立保伍士銳器精營虞創跡

時京儲垂罄運舟蓬達公於癸酉歲春欲新南閘爲利涉焉或稱截流餽功公曰詎可爾功非數月不成何以副急餉之憂乃開北閘借便焉或又難之公曰第爲之耳以規畫授工徒疏塞浚隘下舊河之身若干闕舊河之身若干復於會通閘底沉杉九板峻瀉既殺膠涸亦除淡爲安流大往小來窮晝繼夜南板則撤其舊而創爲之新開則仍其舊而易其閘之金口與閘之底焉掄工而工良選材而材堅趨事有嚴布力無怠歷時告成輦如鎔冶整如截肪以是歲六月六日工完放舟上者無號挽之勞下者無激射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吳

險群吁衆異相目以嚆曰是何就績之易策奠之神也蓋自前元以至今日閘更幾作率以不能利涉爲隱至是始克免焉收効於廢變易於難識河於隱才周於事至智也速輸貢之程廣貨殖之用加惠兆人惠澤來喬至仁也在昔開一渠修一堰民與謹吏載事度德量力於公其大小久近何啻倍蓰可無紀乎用是磨石薦詞俾後賢者有考焉公名愷保定新安人

胡世寧改河議

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其二六支俱由汴

城以南東行由泗水經淮入海其一大支則出汴城以北東行至兗又分二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小浮橋俱入漕河經下邳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南二支堙塞并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沛俱入漕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沛適當其衝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以堙塞自曹單城武諸縣楊家口梁靖口諸處奔瀆四出徑趨沛縣漕河橫流於昭陽湖之東泥沙壅塞勢緩則停遇坎則滯致淤運道爲今之計大略有四曰疏曰濬曰築曰改疏者疏上流而殺之也濬者濬故道而順之也築者築長堤改也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聖

劉天和河議

河口野鷄岡分爲二道其自東南渦河西行者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爲支流并合於淮以入海比歲庚子二洪涸運道阻或謂黃河流改非也河流遷改必有漫溢之處今水道只渦河孫繼口耳孫繼口之出徐州者既淤則當泛濫於渦河而渦

河之水至今亦微可截以爲壩斷可識矣蓋自清河以至徐沛地勢隆擡節高一節往來黃流盛溢則上漫濟寧魯橋諸閘俱淹而淮水亦幾浸城后水勢小降則自魚臺以出穀亭再降則由飛雲橋出徐州小浮橋而淮水亦漸下而漸平近來黃河之水日微不惟小浮橋之水淤塞宿遷桃源二小河亦塞今淮安河口合流入海之處至可褰裳而渡是徐水之通塞實關黃河之盈縮崇禎之改流哉漕河原不用黃河用洗汶泗諸泉之水故渡淮而西皆是清河自正統時黃河決策澤至陽穀入漕河潰沙灣奪汶水以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哭

北入海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蘭陽東至徐以入於漕河而分殺之蓋至是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合流七清三黃並入於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浸漫而衝洗之矣方黃河未衝之先清河之道俱狹易克然無有淺設舖每年轉運無滯也後黃河水大來淺舖亦設而不用矣現今二洪之舊堤宛然正是先年河道但二洪向爲黃水浸漫一旦水落石出清河一帶淺涸人心乍見以爲異其實則故河也蓋自淮達濟由會通河至衛河一路隄防惟恐黃河衝入爲漕之患今徐州二洪一向反用黃河而忘其害水

則挑濬以引之此殆以病爲藥爲自壯而南氣數使然耶

嘉靖三十八年濬府河記 王廷

兗州府城東舊有壩曰金口壩之上西偏曰金口開所謂黑風口是也壩之堰沂泗二水導入開口抵府城東門繞城南復折而北經西門會關黨諸泉西流七十里抵濟寧東城外遠而南與洸汶水合而東出天井開者曰府河益元人遺跡也後魏及隨實經始焉今爲漕河之益非細矣國初堰壩以土隨築隨毀成化中工部侍郎喬公毅均易以石而鋼以鐵歲省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吳

勞費不啻是後不復修治垂九十年山水疾激壩石傾圯而水行故道溺原淹野禾盡腐敗是爲利於漕者什一而貽患於民者恒千百也嘉靖戊午廷承命總河頃之兗州府同知黎天啓來言堰埝塌狀余爲檄管河郎中汪君泓管泉主事陳君南金同兗州府知府莫如善滋陽縣知縣汪應昂等往勘議合秋九月余因歷壩上旋視其宜增高一尺七寸而重是役者卽黎天啓也工始於是年冬十一月訖於次年夏四月然河渠淤淺水之入猶夫故也是邇道僅受什一之利而小民仍蒙千百之害也今年春濟寧管開

主事王君陳策以濬渠請適朝殿需用材木而水次搜筏夫役坐曠又南旺大挑甫畢均可借調乃檄兗州府同知祁天叙卜日興工自黑風口至孫氏閘四十里以泉壩并搜筏夫共四千八百名濬而以任城衛經歷張一科滋陽縣主簿李琅董之自孫氏閘至濟寧馬驛橋四十里以濟寧淺溜等夫并搜筏夫共四千八百名濬而以判官李金董之其河渠所取之土卽加築兩岸河之深廣堤之高厚視昔加倍堤植以柳置舖其上自三月二十九日始至四月十八日工完是歲水由河渠行不爲害田乃有秋而泗水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辛

出亦數倍於昔舟楫利焉王君因請余請紀其事乃爲記之國家建都於燕歲漕四百萬石而吳楚閩粵交廣物貨之入海內外諸國各以方賄來貢利涉惟漕河耳永樂中築壩於戴村遏汶水分流而會通河復通然濟寧之南河漸衍地漸下所分水又微甚故不得不截沂泗以合流也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其易壞今漕河固無恙而濬防塌拽之具卒因循毀敗倘能以次修舉廢者飭壅者疏豈惟百世利哉而議者不此之卹乃譁海陸故道修膠萊廢河徒虛談浩費不亦左乎今所濬者特四河一支耳卽於漕獲利

於民鈔害況有大於此而甚利乎昔治水者引漳導汶以利農而轉漕之功弗聞堰洛導渭以利漕而佐農之績固著功有不能兼施者猶不辭胼胝爲之既兼利而無害是所謂務一而兩得者也則茲役不爲徒矣

新河記

徐階

先皇帝四十四年秋七月河決而東注自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於是沛之北水逆流歷湖陵孟陽至穀亭四十里其南溢於徐渺然巨浸運道爲阻事聞詔舉大臣之有才識者督有司治之得今萬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王

安朱公衡奉聖書總理其事公至駕輕舸凌風雨周視河流復沛渠之舊而時渚者爲澤淤者爲沮洳疏與塞俱不得施乃召諸父老問計或曰道南陽折而東南至於夏村又東南至於畱城其地高河水不能及昔中丞盛公應期嘗議鑿渠不果其迹尙存公率僚屬視之果然馳疏以請先皇帝從之工既舉而民之規利與士大夫之泥於故常者爭以爲復舊渠便先皇帝若曰茲大計不可不審勅工科右給事中何君起鳴勘議何君具言舊渠之難復者五急宜治新渠而增所未備以濟漕運詔集廷臣議僉以爲然詔

報可公乃廬於夏村晝夜督諸屬程役以工授匠以式測水之平鑿高而寔下導鮎魚諸泉薛沙諸河會其中壩三河口以杜浮沙之壅堤馬家橋遏河之出飛雲橋者盡入於秦溝滌泥沙使不得積凡鑿新渠起南陽迄畱城百四十一里有奇疏爲月河於開之旁者六爲土若石之壩十有二爲土堤於渠之兩涯以丈計者一萬五千二百八十有奇以石計者五十三爲石堤三十里而運道復通已又遡薛河之上流鑿王家口導其水入于赤山湖鑿薛城之左右導玉泉趕牛溝之水會於赤山經微山呂孟諸湖達於徐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王

遡沙河之上流鑿皇甫導其水入於獨山渠沿渠之東西建戕水閘十有三獨山溢則洩而歸諸昭陽鑿翟家等口導其水入於尹家湖及飲馬池凡爲支河八夾以堤六千三百四十六丈旱足以濟而潦不能爲災於是新渠之功脩矣階惟漕運國之大計而轉渠獨茲一機之渠其通與塞又國之所謂大利害也河勢悍而流濁塞之則復決濬之則輒淤事在往代及我朝者勿論卽嘉靖間疏築之役屢矣而卒未有數歲之寧則今徒渠而避焉誠計所必出也然當議之初上也或以爲方命或以爲厲民誣之以重謗駭

之以危言于其時公之身且不能保况復與渠之成哉賴先皇帝明聖不怒不疑徐以公論付之諫臣擇兩端之中而因得遠猷之所在由是公始得竭智畢力以竟其初志而質其謀之非迂然則茲渠之成固公之功實先皇帝成之也階曩歲備員內閣嘗屢奉治河之論邇謝政南歸復得親至新渠觀其水土而考論其事之始末追感往昔不自知涕泗之交頤也遂因公請偕爲之記

南陽減水閘石堤記

張純

南陽之東有獨山山下有坡厥地平衍卑窪舊爲滕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五三

魚諸泉所匯自宮保朱公奏鑿新河坡始蓄爲湖資灌注也然每遇伏水驟發則奔濤傷堤堤於是用石凡三十餘里各留口引水入運河濶不過十餘丈水溢河漲非有以宣洩必潰於是減水閘凡十四座大者二各三洞小者十有二始事於隆慶元年秋訖於今冬之十月隄防既固宣蓄得宜其規畫盡制皆公經畫而郎中游君季勲徐君淵則承委經理後先繼績者純不敏亦咸厥勞工告竣因請予記國家罷海運漕會通然河之西北與黃河鄰故洪水之爲運道梗屢屢有之有之則治治之而去之而復來則

又治治之功愈奇而民之膏脂亦已竭矣夫爲國家建大計何能惜錙銖第終非久遠豈策之上哉迄嘉靖乙丑黃水決豐沛舊運淤沒視昔尤甚公承命治之乃舍沽沛議滕薛之墟鑿新河焉自南陽至留城新者凡一百四十里復留城至境山舊者凡五十三里而黃水之患息顧茲上源三河之水惟沙薛爲最大夏秋潦則奔突怒衝勢不可制然亦河之利也吾將資以爲利則又因之以爲害乃酌利害而壩堰之議與薛之水築王家口等壩障使南趨由牙裏出地坎溝沙之水築皇甫等壩導北流會南陽湖而是隄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五四

與閘亦次第舉水得湖以爲容湖恃隄以固閘以洩則水不暴運不能傷美哉公之用意遠矣湖舍舊而圖新因高以避險不與水爭尺寸而橫逆之勢自消所謂治之以不治也斯爲上策他如竭薛水以南趨去其害之甚也導沙入湖并諸泉以爲蓄剪其害且贏其利以待匱也昔都御史王公以旂復四湖爲水櫃蓋卽此意故自昭陽復而沽沛舊渠實賴以濟然其地卑下素爲黃水所必趨其趨之而東勢必橫決舊河而後及湖天下事其可兼得與今之新河昭陽居其西南陽居其東縱使黃河之水從西逆奔則有

昭陽爲之受山之水自東突衝而南陽湖有以爲之蓄是又一昭陽也謂非天地所造設以待今日歟然則是湖也資新河以利濟而茲隄茲開則全新河以收功者是安可無記

常居敬築坎河滾水石壩記 于慎行

考之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歷奉高麻博之境至安民亭入濟則今運河西濟故瀆也蓋濟之見伏不常汶之西流合于濟所從來久矣國朝永樂中宋公開會通河始築戴村壩以遏其西流之道而南出之汶上以入于運其稍逸而西出者環東平而北承濟故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五

瀆之支流號爲大川清河以入海則所謂鹽渠云會通河成堯之泉皆滙于汶泗轉注漕渠卽稍逸而西出海王之國竊借以行鹽筴皆漕之餘瀝也而濟之名賴以存焉爾豈能與漕爭哉歷歲滋久壩或圯墜時以全流漫衍而西夏秋伏發南旺以北舟膠不行則漕渠病東源之田或苦羨溢膏壤畝鍾化爲沮洳則民亦病是左涸漕渠右蕩平陸而以利鹽筴也海王之國歲所佐水衡少府幾何而吾東原之民以與漕爭若此乎然又有異焉障而不洩漕亦苦溢故斟酌扼制河渠之盈虛在汶之上流耳隆慶中少司

馬湛公開汶至戴村勢如建瓴不可復收且以土爲壩疏而善潰乃上就坎河口壩以積石石如累丸沙流其下久之亦潰而坎河之功始此萬曆丁亥河決病漕詔簡從官行視今太僕常公爲工科都給事中奉璽書從事與巡撫李公北行濟汶間乃奏言臣居敬與都御史臣戴行汶上漕令長吏雜視畫便宜狀皆言坎河口宜爲壩其法用丈許大石夾砌如壩實細石其中塗以堊封上銳于豐狀如魚背水高于壩漫而西出漕無溢也水旱于壩順流而南漕無涸也且居民亦不害臣等謹與郎中臣吳之龍主事臣蕭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五

雍臣王元命按察使臣曹子朝參政臣郝維喬僉事臣和震等議皆稱便大司空覆奏制曰可會御史大潘公至復率諸司往閱乃檄郡邑吏督之計築石壩長四十丈高三尺上博丈五尺下益尺六之一兩翼之長視壩減五之二其高倍之左右爲土隄丈之二百三十東岸爲石隄厚一丈經始于戊子閏六月明年三月告成費凡八千金有奇諸公不自有也曰茲匪神庥其克有濟乃爲龍宮于上伐石紀績用示永久東平守謂行郡人請勒辭焉不佞嘗謂漕渠所患獨南旺以上時或少涸則其故在坎河世爭言漕

輓利病輓此毋談何也一旦上明常公言下詔興築潘公受而歲焉譬漏水在壺一以爲盈而挹之一以爲涸而注之晝夜不舍無當於漏調渴鳥之吻正天亂之涸則衡渠之水可鉤鉅而稱矣何者得其本也故吾于坎河之渠嘉諸公之功而幸宋公之渠有永賴焉

遊泉林記

于慎行

萬曆辛巳四月余從孟嗣孔杜史東謁關里已乃遊泗上出曲阜故城杜憲伯從殷自東方來車從甚都適與客遇客從廬背上厲聲呼下車問主人避客狀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五

從殷大笑君卽幸而過泗上不呼主人安能飛度客第行矣予等東行憇于少昊之陵而杜君從西返過謂余吾且先驅爲客治十日具客毋庸辭薄暮至泗水投袂入杜君舍厥明同如泉林杜君亦舍車乘驢踉蹌欠伸狀如飛鳥且行且相顧笑出城東十五里觴于鮑莊之泉泉出山下曲折北流得盤石數十武平如馳道水布其上可羅胡床八九置几而飲水聲如鳴玉出于床下周一奇也又東數里觴于石竇之泉其狀山下一坎坎石壁立橫卽一竇大如瓮口水噴其中雪濤矢激如出車轂下與石聞旁有折峽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五

十有五厥數倍之寺石爲山之西面泗淵之泉出焉其狀爲石洞洞門高二尺許其水瀆瀑沸騰洶洶礧礧如決渠堰漚而爲池淵潏潏潏傾潏潏潏折而西流趵突之泉出焉由洞門直瀉埒石竇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從平地上起如灤水之源而小會而爲渠悠然長邁其清見底水中小石平布頰丹縹碧五色絕熾與水爭奇日光射之如繪如織泉多石刻予皮其一梁之旁解衣而枕其上水聲淙淙歛如轉轉冷如鳴玉濺如珠萬斛懸如匹練人影下窺如入玉壺若有若無木葉蕭森天光沉浮急呼太白嘯

歌沉冥不知有人間世矣起而過寺之左泉出乎地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各爲一溪更相灌注縱橫交互綺錯脈分林麓勁奮大木千章非楸非梧輪囷離奇擁腫附著如芝如菌如鳥雀巢效奇呈巧務爲相勝而其支幹下垂又往往如虬龍盤踞其根上搏又若相噬或橫架溪上以通往來曰浮槎渡或出而臨水房蹲鼎時上坐數人水流其下曰蟠木磯予與杜君坐盤木從上流放杯折枝鉤之夕陽滿川籍以砂石映爲紅流與霞相混已而罷酒佛子導余蹊躋行蔓草中徧走諸泉如紫英白石蓮花鳴玉琵琶五星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五九

類皆爲說其名義至不可記而寺則頽矣主人蕭入使館飯而命榻予不能舍泉出臥度石之上水聲噴聒水光在波如流華燈煜煜不定返而就寢明旦再酌泉上命僕取文石懷之泝流而出洲渚合杳林木蔚蔚矩旋句曲將窮復有林盡天開回首茫然如出桃花源也過卞橋西三十里觴于杜曲之泉大木四西二十里觴于珍珠之泉泉大盈畝其深沒槍汎漚自中出于水上狀如吐珠至是醉矣予子曰子遊泗上泗水所從來蓋出雷澤云澤方數十里春夏水拍

空秋冬則涸其涸也如雷鳴一夕而竭水溢倍尾山下爲諸泉常有澤中器物浮出斯已神矣國家都冀泗上諸泉北接汶洸南接河淮通漕數百里厥功茂焉故設都水使者主之然其祗不列于濱故無秩祀堰堵之宇夷于丘榛斯河臣之所宜講也

重濬泗河記

胡璣

鄒之泉唯三角灣自入漕餘悉會白馬河入泗有橋跨之曰永濟云泗旣爲金口壩所遏而其東出者猶循故道入淮顧其挾洙沂而來也積沙乘之歲久不濬而飛虹之所不沒者僅尺許于是諸泉假道三角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六

灣而渠不能容橫逸潰潰嚙居民患苦之余行水至此有司以爲言余心記曰是不過費三旬役耳先是泉夫悉遠調舍其事不事余爲請于今大司空楊公期以來年各歸于泉毋出鄉令旣定未布乃召泉夫以十二月經始而益以濟魚滕曲凡百人余又慮靡瘞躬拊循之若挾纊是歲除日丙戌立春復命先丙七日後丙七日俱免役益復大喜先期而集時令會朝王正而承攝事且兼在畚揭爲出夫家之征二百人濬深若干丈築隄長五丈濶殺其二高幾尺屬之河防潰逸也匝月報竣越三月余至自南陽則渠下可

舟行而兩涯之麥芑芑矣夫前人以病涉之故爲飛虹者三而湮沒若彼今舟行之水余豈能加滴瀝而顧視三角灣不加少也獨奈何以民田爲塋乎且是役也不費水衡一文錢又胡宜爲而久不爲也往余嘗謂自濟以西地稍高水虞其出不虞其入自濟以東地近窪水虞其入不虞其出如鄒所爲淵源勝水諸泉其流自盛濬之稍易因興有司約夫自治其泉而衆水所匯則聚而用之略倣洸濟故事以充淺夫之用庶泗濱之民歲食麥秋之利而漕渠亦永永有賴矣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李一

重修金口記

胡 瓚

山以東古徐兗之域衆流之所匯也環岱宗而東近以名川稱者爲汶泗兩者述主以灌輸于漕若風馬牛之不相及迺汶別營一穴以通海王之國其內注者歷歷十之三而又罷于奔命疆弩之末不能不倚于泗泗旣挾沫沂率其衆流以全力奉漕而尤分其十之三以益濟至于任城而二川畢會譬則晉楚交相見矣然汶之入漕跡泗而爲之者也其性善潰不常厥居姑毋論堽城之役倏廢倏修卽如戴村得所據矣而猶踰歲輒決決輒糜水衡少府錢數千始塞

若泗之所爲金口堰者肇自隋季迄今幾千年渠之旣而運也壩之土而石也隄之卑而高也雖稍稍易置而卒不失其跬步語云泰山之巔至于穿石而况以尋丈之隄扼衆流而奪其勢欲其踰百年無敗亦難矣今上御寓廿有五載大司空安邑楊公治河之又明年會河伯南徙徐呂告急特請于朝勅所司濬濬汶泗無怠不佞瓚適承乏治東泉旣至而天井之渠加長蓋泗之助云亡何大霖雨沂泗突如其來故隄不足以支而金口壩堰蕩析殆盡滋陽令楊君修築圖後功度財慮庸計費九百餘金不佞爲請于公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李一

卜日蕘事因檄主簿徐時泰董之不佞遂爲諸生時數道出金陵徘徊石頭城下見其從石竇溢出者堅如金石蓋異時和灰秫而成之者也喟然歎曰秫附于石而膠于石剛柔固相倚哉時泰故金陵人習其法故維繫鐵錠旣密且深而用灰秫累之幾與石平迨成而父老暨四方遊士觀者咸嗟異以爲宏麗密緻自有斯壩以來未之覩也始于冬十月甲子越明年四月甲子匝六月告竣令請余落成且謬爲余功也者謀勒之石而屬筆焉余曰是大司空之教也邇伯師長之勞也土用命也瓚何功之與有令曰大司

空主之使君相之毋庸辭余再拜曰雨暘時若神之賜也璣何功之與有令固以請曰神庥民悅繁使君之德毋庸辭余復再拜稽首曰嶽瀆效靈奠國家億萬年之丕基是聖天子之福也璣何功之與有雖然璣有進于此者今時詘舉處議者爭言仍貫矣而華言三就易何以稱焉記有之涓涓不塞流爲江河此善喻也夫金口之懸飛虹者三長各十咫方壩之未頽也尚存其二今竟何如哉昔劉晏治漕大約優漕費以收其利彼豈無俸而漫言經濟者乎夫亦催患防害璣費永寧之計也晚近世廼以備患之意移之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

于備奸防害之術施之于防蠹固將曰毋動爲擾耳日浸月循弊更滋甚然則晚救何如早救而省正所以爲費也顧所任者謂何耳任得其人則急爲杜微而不且見爲喜事緩爲理本而不且見爲聚費爲幹蠱而不且見爲奢省爲惜財而不且見爲愴唯是邦伯師長之功尤不佞所藉手以報聖天子者也

重修張秋五空橋記

宋祖乙

張秋城南之有五空橋也創始於明弘治十年重修於

於
皇清順治八年肇創始以明弘治初河徙汴北東

北下張秋入漕益以六年霽潦水大泛漲遂決漕東岸截流奪汶而入於海漕乃中竭南北道阻特命劉忠宣內官李興平江伯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役往共治乃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荆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感水南下又恐兩堤綿亘千里河守一失復決張秋爲漕祟爰相地於張秋舊決之南一里許高築河堤仍用近世減水閘制植木爲杙中實磚石上爲衡木著以厚板上漫巨石爲梁五寶梁可引纜寶可洩水用需漕運迄今幾歷三百祀矣石頽木落板爛土埋相沿而未有整者順治庚寅工部郎閻君欽命視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本

河初蒞安平正值黃河決荆隆水勢溢溢洶激患及張秋河堤兩岸獨此堤完固無虞良由此五空洩水殺其威也閻公喟然曰橋於今誠有賴信先賢制作美備哉雖然寶可通水而梁既圯土石相傾壅滯多激未免旁衝之患且梁傾路廢牽挽無由竟成一大決口舟至輒阻不幾棄先賢制作爲無用耶閻公乃於八年春乘重運未至估計度材重爲修葺謀之東阿令史公三榮樞木選椿役夫於淺舖之額撤石於泥沙之中共計巨木百有五十灰萬有五千糴千有七百餘釘百餘觔石揀用二百餘塊匠工八百零夫

二千有一百六十役不重費工可倍音期月而橋屹然告成矣且五寶既疏湍急可殺擔負車馬利不病涉引繩挽纜履道坦然是舉也疏通漕備用裨軍國巨功也接濟往來利涉大川至仁也玄圭奏績而民不勞鴻才也克昭前賢之令緒大德也一舉而四善備不可無文以志不朽公諱廷謨號嵩嶽丙戌進士河南孟津人

重修明宋康惠公祠記

靳輔

功民者有祀古制也矧創建非常者乎祀而建之祠所以旌公論誌不忘也矧追功尚慕久而彌確者乎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奎

傳曰有其舉之不可廢祠而榛莽焉廢矣廢則忘善將奚彰乎公論更奚當乎追功者耶茲余于宋康惠之祀竊有感矣邇自歲丁巳余奉

命視河時淮揚昏墊孔劇故余之荒度自淮始比歷清口高堰各區揆得失之由諦觀陳蔡裏諸遺跡慨然想見其人蓋多其河漕一治而能兼海運之康帝費人也及入濟河遵南旺觀戴村分水奇烈相稱有巨靈屈聶之感則又知康惠公之創無前而建非當也尤足繫人深思焉何也吭之都燕也以海運稱盛及明洪武間河決原武流弼塞而籌海運者歸諸公

自奏海運之險歲漂人與糧無算且漂舟督補于諸郡騷然費煩耗公私復億萬計于是請相元故渠因葺之更鑿袁家口二十餘里元渠始通又慮乎渠雖通而渠流之盈涸不可準也公乃納老人白英策于戴村獎壩五里許過汶水之東者而西之且以其三濟南漕決徐呂以其七壯會臨德合漳衛然後故渠無擁塞之患而海運之停自此始夫海運停而帑金以節民命以全則公分水之烈詎非創無前而建非常者哉乃旋會營建起廷推公卽命而南無何卒于蜀卒之日家無餘資輿情多悼之而當時論河者未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奎

之奇也公功幾民焉厥後數十年尚書李燧等纂纂治河諸實政于是率僚屬詣河濱輯公論于遺編證齒碑于故老遂臚公蹟廷評之而後公之祠祭贈諡得與恭襄埒嗚呼此亦見公之功德在人久而彌耀者殆如此矣顧今日者瞻其宇懷棟剝蝕幾委追功而榛莽之烏乎可余是以囑竟郡任丞而亟新之也逮戊午夏余式恭襄祠亦復推圮爲劇余又語淮郡王丞令亦如新公者而並新之蓋深凜乎有舉毋廢之訓云爾茲王丞已事鳩庀而任丞適以公祠告竣報且徵余言以記之余復爲之懇弔往蹟參以記

總之恭襄戮力于淮南康惠開奇于河北固均黜海
運之糜帑費人者也勲誠未易軒輊矣其祀典之應
並新也宜哉然余竊有感者康惠非常之烈藉微李
尚書力白于後則前勲直宜冥冥矣此千古所以多
耿恭任尚之憾也乎乃復有耳食者流事不探其本
源慮鮮周乎亘遠往往以塗飾因循之習與福國利
民者同類而並稱之亦足悲夫要而論之功德以歷
試而彌彰公論以討蒐而始定若公之通功于異日
而尚慕于無窮者殆久而彌確者歟嗟乎後之君子
欲設祀典之不愆而綜名實于不淆者慎毋徇試缺
山東全河備考 卷之四下 三十一

之眩而貽醢雞之誚也斯庶幾矣

山東全河備考四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國朝葉方恒撰方恒字學亭崑山人順治戊戌進士
官至山東濟寧道是編卽其督理山東河道時所
輯專言漕河之在山東者首圖志次河渠次職制
次人文大致採掇明王恕漕河通志王瓊漕河圖
志車璽漕河總考諸書而稍參以近時之形勢

歷代河渠考三卷

〔清〕萬斯同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代河渠

考無卷數》提要

歷代河渠考 共三卷 一本全

漱水軒主人題

海運 卷 萊河 卷三止

此即明史漕河志中海運第八膠萊新河第九
者是也但未知與明史初稿合否當往查之
紀刻名為明史河渠考可也

王鴻緒橫望山人明史稿卷二十七河渠五為淮河
 汾河江南運河湖膠萊河海運合一卷與此冊詳略
 懸殊清口庫在日有明代河渠考十二卷宋明列朝
 寶錄凡事涉於河渠者案年編次頗傷冗雜
 而江總督所進上有此書題曰明集錄河渠考蓋
 李野預修明史以此本乃當時隨筆鈔錄以備修
 志材料後人取其殘稿錄而存之故多官分
 互并并名上小不同矣

元年八月命平江伯陳瑄督治海運糧四十萬二千六百三十七石
 永濟河以給軍儲
 三月徐州府知府陳瑄奏為徐州府海運糧石之數以風雨害災
 難上運運軍需等情入等七家廣濟倉宜修春月賑和建海廣
 濟之惠從之
 月部以奏則府知府陳瑄奏為徐州府海運糧石之數以風雨害災
 難上運運軍需等情入等七家廣濟倉宜修春月賑和建海廣
 濟之惠從之
 左乃在此故也
 江寧陳三昌原任江寧府知府陳東平司事分司

元史食貨志元都於燕士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
 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
 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蓋至於京師者一載
 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輟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
 一代之大法歟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等以
 米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
 沙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流旱站陸運至洪門

倉庫以達于京後入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
 大河可立利洋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
 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海道運費不費卒無成
 功至元十九年伯顏追憶海道載米圖籍之事以爲海
 運可行於是請于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
 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
 師然航行海洋沿山求輿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
 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
 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
 流京畿漕運司自中流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

議令河八亦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
 民亦苦之而忙兀辭言海運之舟悉皆至馬於是罷新
 開河頗事海運主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
 千戶忙兀辭爲萬戶府造魯花赤米凡又分新河軍士
 水手及和於揚州平涼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
 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也二十四年始立行泉
 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府是年運罷東
 平河運糧二十五年内外分置漕運二司其在外者於
 河西務置司領往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人用朱清張
 瑄之請并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漕運二人掌

之事每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至大
 年運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旣建康等處
 運糧半全海和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
 礙走沙漲淺糧和俱壞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
 至真州泊入海和：大底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嘉
 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時旣府歲辦糧乞運海漕之
 利蓋至是博矣凡運糧每石有腳價鈔至元二十一年
 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其後遞減至于六兩五錢至大
 三
 年以福建浙東船戶至平江載糧者道遠費廣道增爲
 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稿一兩七錢四年又增爲二兩者

稿二兩八錢稻穀一兩四錢延祐元年料酌遠近復增其價福建社運糙梗米每石一十三兩溫台每石一十一兩白梗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白限州給馬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過州海門縣黃運沙頭萬里長難間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應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泰州界故吳山洋故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州碼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

博羅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區塘沙大洪又過萬

里長風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故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明年千戶張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萊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而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規前二道為最便云然風濤不測較如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和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取供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載運之數

至元二十年四萬六千五百五十石至者四萬二千一百

七十二石 二十一年二十九萬五百石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 二十二年一十萬石至者九萬七百七十一石 二十三年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二十石至者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十石 二十四年三十萬石至者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 二十五年四十萬石至者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 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至者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 二十七年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 二十八年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五石至者一百

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 三十九年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至者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 三十年九十萬八千石至者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 三十一年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至者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 元貞元年三十四萬五百石 二年三十四萬五百石至者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 大德元年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至者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 二年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至者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 三年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

四年七十九萬五千五百石至者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 五年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至者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 六年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至者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 七年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至者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十八石 八年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 九年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百三石至者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 十年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至者一百七十九

萬七千七十八石 十一年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至者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 至大元年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至者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十三石 二年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二百三十三石 三年三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二十三石至者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三石 四年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 皇慶元年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十五石至者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 一年二百三十

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至者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 延祐元年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至者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石 二年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至者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十三石 三年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四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 四年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至者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 五年二百五十五萬二千七百一十四石至者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 六年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

石至者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一十七石 七年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百五十三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 至治元年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至者三百一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 二年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至者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 三年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至者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 泰定元年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至者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 二年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至者二百六十三

萬七千五十一石 三年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
八十四石至者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
四年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至者三百一
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石 天曆元年三百二十五
萬五千二百二十石 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
二十四石 二年二百五十二萬五千一百六十三
石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十六石

明歷朝實錄

洪武元年二月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州造海舟漕運
北江軍餉

三年正月命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召募水工于萊州
洋海倉糧以餉水平衛時永平軍餉所用數多道遠勞
于輓運故有是命

五年正月命靖海侯吳瑄以舟師運糧仍由登萊餉遼
東

十年五月令靖海侯吳瑄督浙江諸衛舟師運糧往給
遼東軍士

二十一年四月命都督張瑄朱壽率舟師海運

十二年八月延安侯唐勝宗督海運還京師上遼東城
池軍馬田糧之數

十七年十月賜海運將校綺帛胡椒鈔各有差民夫則
役其家一年元者三年

二十年正月賞金吾衛等衛出海運糧官軍鈔二十五
萬二千一百錠

二十一年正月航海使張瑄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
十餘人出海運糧自遼東

二十五年三月命袖驍侯朱壽督金事黃路督舟師出

海運限給進米半金

二十八年三月制諭中軍都督俞某朱信充總兵官前
軍都督俞某宣信充副總兵官每師運糧赴遼東其海
運大小官軍悉依即制

二十九年四月中軍都督府都督俞某朱信言比歲海
運遼東銀六十萬石今海舟既多宜增其數上命增十
萬石以贍州府嘉定縣糧米輸于太倉俾轉運之

二十九年五月蘇州府言是歲海運糧米凡八十萬四
千四百二十六石有奇

三十年十月上諭戶部臣曰查東海運是歲下絕近聞

使農軍納頗有贏餘今復不須將運止全不廢軍人也
田旬路共三十一年海運糧米可于太倉鎮海蘇州三
衛倉收貯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

元年八月命京衛及浙江湖廣江西蘇州等府衛造海
運船二百艘

元年八月命湖廣浙江江西造海運船一百八十八
艘

二年三月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前軍都督俞某宣
信充副總兵官每師海運糧赴北京

二年七月命右軍都督俞某馬榮平海舟既運北京

二年上以海運糧米止故宜沽置倉儲糧以小收轉
運北京各改倉以爲便便請于天津等多置倉以廣
儲蓄從之

三年二月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前軍都督俞某宣
信充副總兵官每師海運糧赴北京

三年七月命平江伯陳瑄于天津衛城北造露囤千四
百所儲海糧

四年六月日令海運赴天津者每屯全日俱焚有先後
者治罪運官罪有三十餘艘違約五日方行而全日俱
焚上無所損或請治違約之罪上曰始慮海寇爲患故

朕全全約今已濟而尤損其功可贖逆已之

命平江伯陳瑄展理江淮轉運初北京軍儲不足以殫
充總兵官前軍都督俞某信充副總兵官每師海運糧米百石建百
萬倉于直沽凡見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至是命

江南糧一由海道一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
輝仍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是爲海陸兼運

十年十月初平江伯陳瑄言蘇州府嘉定縣瀕海之墟
正當江流衝會海舟停泊之所其地平坦無大山高嶼
增兵于此或值風濤觸堅慘澹輒致傾覆乞于縣之青
浦築土爲山主墩表識從之命有司徵募夫今瑄督其

從仍勒限日若工堆成且遲視遲無失候候農隙而之至是戎方自尤高三十餘丈賜尤賜名寶山上親製碑文記之

十三年以會通河成始行支運龍海運

嘉靖二十年五月總理河道尚書王以所以為道便流條叙通海數策未言有謂海國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嘗治有開運至延安東南北惠由內洋而行路捷且无險此皆今日所當講求者上曰海道迂遠推行不无甚致生擾

二十年五月湖廣布政使司右叅政方達宜請開海運

上曰運河一時湊阻已命官往治海運有旨不得妄議方達宜多言亂謀始不寃

隆慶五年九月丙寅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狼運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而遼洋一總猶存羊之意至嘉靖末津科臣胡應嘉欲市恩准大諸衙奏梓之軍是設罷發而海運道意無復有存者矣今河變頓仍運道棄梗宜乘此道跡未泯之時將遼洋一總盡行設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運道意仍稍推拓如該總隸北諸衙先北糧者令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衙先南糧者令由進入洋抵京通仍傳訪司初

並海諸衙所同制使刻障也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北塞彼通亦思患預防之術也戶部復言遼洋一總先時經度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餉事難造次請先復遼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以聞報可

九月乙酉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夢龍等上海運議曰今漕河多故言者多獻開膠河之說此非臣等所敢任也第查考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各有商販往來舟楫屢通中間自膠州至海倉一帶亦有島人商賈出入其間臣等因遣指揮王惟精等自淮安運

米二千石自膠州運麥一千五百石各全入海出天津以此海道無不利者其淮安至天津一道計三千三百里風便兩司可達凡舟皆由近洋中島嶼聯絡過風可依法如橫海而渡風波難測比之元人設明略故道實為安便大約每歲自五月以前風順而乘過此稍遲試以亂桑之時出並海之道汛期不爽占候不失即千艘可稍保無他患可以林濟京儲羽翼漕河省卒稅之力免守幫之苦而防海衙所大牙錯落又可以嚴海禁北神都甚便事下戶部：覆言海運法廢已久非常之系難以盡復乞初漕司量撥近地漕糧十二萬石自淮

八海上部則定英節省銀分五千兩為在蘇海舟之費
淮揚商稅亦許暫支萬五千兩充備召水手之費從之

六年三月總督漕運都御史王宗沐言國計之有漕運
猶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則人身康漕通則國計足
我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度精明疏通無滯迨來事多
艱滋兼以黃河泛溢數患迭流故科且沒議海運而始
紳之慮猶云風波大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其利

官有辨古語云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眾水所委澎湃
無山則起逆靡及近南水峻則蛟龍窟居故元人海運
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利登
萊以泊天津並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蛟龍有往
來而無窟宅又其地高而多石行舟至登萊目其曠達
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于元人而
利實專其便漕佐河運之缺計無便于此者然此猶舉
時宜而言耳若語全勢則其說有三一曰天下大勢二
曰和燕專勢三曰日利急勢唐人都秦古批崑崙而左
通陝渭之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宋人都梁皆負大

汴而面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若國家都
燕北有居庸至閭以為城而南通大海以為池金湯之
固天造地設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
焉豈非太平之遺慮乎此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
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然唐人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為
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輸輓所必由故也若夫都燕
則而受河與海矣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海而高于海者
用兵無暇于事河也彼又以河運入關則兩舟並
不可速也魚貫送過一舟壞則連指數十舟同時俱靡
不可避也一夫大呼則萬櫓皆停此腰脊斷喉之譬先

臣五港所屬下可散也若我朝太平熙洽至于河而臨于海自一萬一無慮故如燕之受海北甌左臂從腹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秦之所不得望也此所謂都燕膏也黃河西來禹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衡也我朝弘治二年決張秋奪汶入海其首北南向乃今則直南入淮而去歲之決閘家口支出小河近符離靈壁則又幾正南矣自西而直東南迤邐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尚自陷決塞王安石之精悍且開局講求河之為患詎直今

六

日然哉且去年之漂流諸臣聞之有不安色者乎夫既失利于河又不能通爰于海則計將安出故富人造屋必啟傍門防中堂閉則可自傍入也此所謂目前急勢也風波係天數且豈能逆觀其必無然趨避占候使其才與富不足以及始大計惟聖明采擇目除上海運七事一定運米言海運既行宜定撥額報以便徵免隆慶六年已自缺紅糧米足備走運以後請將淮安揚州二所免改正糧二十萬一千一百五十石盡汰海運行令各州縣于附近水次取便交兌遇有兌傷改折則更擬鳳陽較米足之一款船料言漕運二十餘萬通計用船四

百三十六艘淮上木貴不能卒辦宜酌派湖廣儀真各廠置造其合用料價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兩有奇即將清江浙江下江三廠河船料價併浙江湖廣本年折糧減存及河南班匠等銀解用不足以撫按及巡鹽衙門罰贖銀兩抵補一設官軍言起運糧紅宜分入淮大台溫等一十四衛責令撥軍領駕每艘照舊例用軍十二人以九人赴運其三人扣解糧銀添僱水手設海運把總一員統之其領衛官員于沿海衛所還補所領什物即將河船免運丁銀銀扣解還辦一設防範言良港出入海口宜責令巡海司道等定派土島小船置

七

備兵修以防盜賊一設起利言糧至天津海口水淺舟膠須用剥船轉運至填每糧百石給水脚銀二兩七錢其輕齎銀兩先期委官由陸路起解听各督糧官收候應用一設回貨言海運除比之河運不同旂軍完糧回南每船許帶私貨八十擔給免稅以示優卹一崇祀典言山川河漢祀典具載今海運所長蛟與風耳宜奉廟祀以安神明疏下部奏如宋沐吉詔先行之

利時群所驟聞相顧疑其後科臣建白既且試行皆
皆臣言事果不謬目茲上聞定擬今歲通運往遠又叨
官漕司規度法發行茲者六幫無失相繼抵岸天下臣
民始信海運可行以此與河漕而遠並輸誠為國家千
萬年無窮之利報聞

元年九月戶部奏漕運都御史王宗沐疏議漕運
國初海運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海後會通河成海運
遂廢然尚留遠洋一挽石有運費至嘉靖末年給事中
胡應嘉建議裁平併入山東江北諸提前制盡罷應嘉
以部土之故忌定成法有議者未嘗不扼腕而歎近日

河運於阻當事諸臣議起新設勞費更多海運二年道
路稍諸今雖設罷宜查漕運洋一挽即改海運把提為
遠洋把提領兌河運北報仍知會兵部海汛有警增調
海口為狼山為援從之

萬曆元年六月戶科都給事中賈三近奏往因運渠梗
阻當事者議海運悉心講立法非不周然風濤險阻
終屬可虞所以歲運祇限十二萬石意正為耳今開海
運至山東即墨縣福島等處忽遭異常風雨冲壞糧船
七隻哨船三隻漂沒正耗糧米幾千石論以運軍水手
十五名臣因此反畏其事海運之勢與河運并河道之

可恃者常海道之可恃者暫持數百艘行數千里巨浸
使倖于暫可恃未有無虞者也海運畏遠當時建議者
計出于不得已始既以不得已設行則今當因可已以
設罷近漕渠一帶諸臣綜理振飭大異昔時擬今年江
南諸艘入閘最早即更如十餘萬何有為世有走連安
取九折坂人有參差臺柱可以攝生何試命為附以苟
萬一色飭詳酌將海運姑暫停止仍以額糧十二萬分
入河運時也倉御史鮑希顏山東提按傳希攀俞一貫
既俱如三近指疏下戶部議傳之

建議者謂海運甚便或謂河道無虞紛不一至是戶
部奏議謂先年海運事宜一一規登停妥嘉萬歲河道
不梗仍從河運不然即照海運旧規成法酌量舉行得
旨如議

明史王宗沐傳宗沐字新甫臨海人由進士歷官山
東左布政使隆慶五年給事中李貴和請開膠萊河
宗沐以其功難成即成不足濟運道書中朝止之拜
右副都御史提督漕運兼巡撫鳳陽極陳運軍之苦
請旨優恤又以河決無常運道終梗發復治運上疏
曰自會通河開浚以來海運不講已久臣近沿梁山

東嘗修斯議巡撫部御史果夢龍擬試之底績無
獲而度者輒苦風波夫東南之海天下衆水之委也
茫渺無山趨避靡所近南水暖蛟龍窟宅故人海
運多驚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
引登萊以泊天津是謂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
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往來而無窟宅故登州有海
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映石而成石氣能達于水面
以石去水逆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可以佐河運
之方計無便于此者目脩上便宜七事明年三月遂
電、十二萬石自桂上海四月抵天津叙功賜金幣

而京師給事中張煥疏言比聞八舟漂沒失米三千
二百石宗沐預計有此私人糧補夫米可補人命
可補乎宗沐極飾視聽非大臣謹宗沐疏辨求勘詔
行前設習海道以脩緩急未幾海運至即墨颶風大
起覆七舟部給事中賈三近御史鮑希賢及山東巡
撫傅希寧俱言不便遂寢時萬曆元年也宗沐仕至
刑部左侍郎

崇禎十三年八月中書舍人沈廷揚疏言臣奉赴登押
運之旨即宜赴赴自思登屬或未有堪用民船必致往
還悞事故至津與撫臣面酌欲即以津船運津糧亦即

從登運津遠以國宜捷快便何尤從登候東南風逆
三津又從津候西南風運至寧耶若往不書新衙則以
初志下為憐官不敢以小勞而當大寵乞皇上曲體矜
察則安帶多美帝以其辭樹留津詔責之其所奏運糧
事宜下所司看議以聞

十四年七月帝以漕運愆期切責諸臣其黃胤思沈廷
揚等海運一弁責令星夜速行

十五年六月戶部郎中沈廷揚疏奏臣遵旨詣淮與提
漕臣熟籌海運事宜如原題募沙和僱水手禦海寇夫
海船：此內河無船可募不得不造、船尤募般實船

戶預給錢糧船戶得人則造船始堅而水手自得矣至
于水脚自淮至運每石止給七錢先發五錢至天津乃
足其二而此五錢中又除苗一錢二分有零所得者止
三錢耳其誰預之代乞勅下總漕臣從長酌設撫民情
恤時艱計里定價計石預給鼓舞招徠則遠近富室大
戶爭至不唯濟遠且可濟赤不惟運糧且可禦寇矣章
下所司

十五年六月總漕史可法疏奏海運伊始海寇忽來請
調江南水師一千狼山各營兵二千操江兵一千全海
運副提兵黃胤思狼山副提兵成大用于海。會則

十六年十一月加戸部郎中沈廷揚光祿少卿仍掌海運

崇禎疏鈔

崇禎十二年十月中書會人沈廷揚請復海運言臣竊見東方發難鉤道幾梗皇上超然先見銳意興復海運誠聖護之遠慮臣世居海濱海中情形甚屬請為我皇上陳之夫海運固初原行之諸臣有識者屢言之大季士丘濬論之訐矣其始見于秦至唐轉東吳輒稱

原缺第十三葉

五

胡松木海史萬恭皆云灣沙百里旋開旋淤馬家濠頑石難鑿憚煩費而止然臣聞又有一道馬從高郵城北二百七十里即達廟灣入海七百里連膠之麻灣入新河二百七十里至海滄遙邁馬家濠活石軟沙不惟成山之險避而淮口陰沙諸險皆避之誠二百七十里皆低窪易開由海滄優入海至天津一千八百里共二千八百里故漕運不如海運之省便欲開膠萊又不如高郵運至麻灣入新河之尤便然此從望岸近行不免過淺過礁臣愚以爲宜仍元人放出黑水大洋直達馬家濠世之利此國家大事非么麼所宜言也但臣世受恩遇

諸生務思學於二十年無以自見恭遇皇上欲渡海
運糧折新船海運書五卷恭呈聖覽其運法事宜恐
字跡略多致違本意是以條摺一論海道如元初朱
清張瑄開海道甚美後經明衆又得新道更徑直不旬
日而至直沽以故出黑水大洋遠過成山頭耳今能從
高郵達廟灣又開膠州河以避馬家灣避成山固極穩
便雖一時未必能開則仍元人旧道從太倉刘家河出
海放出黑水大洋避淮口江口之淺涉及諸島險轉成
山收轉爲便此不易之理夫此旧道自永樂十三年罷
行後一百五十餘年世遠人亡莫識海道故陸度四五

年王爺沐有營遊山之失遂懲陸度至萬曆二十二
年募江南沿海沙船從天津往朝鮮較優惠自萬曆四
十七八年登州防海募江南沿江沙船出淮口至登津
遼東皮島而人皆輕熟矣一論海船人以紅馬命海運
船與內河船不同必太倉崇明常熟江陰靖江海門通
州沙船爲道地而廟灣海鵬亦可其他淮揚河船皆不
可者然見在沙船堅固者固有而板薄釘稀者多今欲
換則關係甚大必宜令其另造倍加堅固大槩以一
石一兩爲準裝一千石者須千金須始天津則預借水
脚銀一半俟後扣除然尤當地方保結嚴實嚴禁游滑

奸賊如不然不使其另造則板薄釘稀皆未應募官不
知所以而誤收之其非因循倖則盜糧以做漂沒矣
裁云清江版造則官作毛芻費耳豈可輕試于大海哉
其從淮口逆海膠萊河行則防淺千石者而已可若致
放大洋則不知元人之八九十石必須二三千石者而
後可也一論船人船所爲命有家傭有師授太倉崇
明通州沿沿一帶間有一二精者非隨處隨人皆能而
多也故必擇得其人而餉欲厚其長或本戶身行或
轉脩親知任其自便其水手之多寡則隨船之大小豈
可限定計二人小者十人千石者二十餘人期于足

用餘則不可不用慣熟海船丁壯可以臂指相使亦听
船戶自選若仍用新軍則率不習而情各乖此王爺沐
之覆轍也夫清運禁極不可挽正惟是旂軍盜糧運官
捕鼠所以歲久五六十萬今創始海運宜別用一者更
新不宜復引蠹以自害至于委官尤不可多止用一
人賊查算錢糧一式或隨督督其中聽船戶自相編管
在南則原提漕至北則原天津巡撫統轄凡一切瑣碎
悉歸除之其開船則听船工看風色緊慢自開不可以
官威壓迫也一論工價先年清江版造船每隻三百七
兩柴銀六百石船長一名日食銀六分歲共二百三十

七兩六錢共三百三十二兩每船連人共六百三十八兩二錢六分是一兩一石矣今蒙船不必論其人數與日數但就其路程之險易遠近而論其米之石數到天津而止則行百里每石二分算今淮安至天津三千二百餘里該水脚七錢但天津至寧海尚在小海乃崇明海門淮安以外之海則大海矣連天無際險遠十倍于津脚價宜倍之即使官造船給工食亦須一兩餘一石而及裝載之乎夫言二千三百里則自淮安出海耳若從太倉刘家河出海放洋則元時所謂從上海刘家港至天津計行一萬三千星里運每石百里二分則該二

石才銀一石矣非重利何以誘人走險地赤手運稅既不可託而萬金之家豈可以身試風濤不測故前人有容其載貨皆不起稅以酬其勞之說也漕運造船給單行糧沿河設官諸費每石有數兩比其半省是已若欲全省之則不可也其費之所出以造船銀併各軍行糧班級給之足矣一論兌糧除江南山東外其蘇松常鎮嘉湖杭淮揚上江一帶附近者歲可分二運其江西湖廣遠者歲併一運其紫標則仍扣漕船五五水次倉交覓若海船不能進港所雇戶自剥棹在水脚內不必另置官船免利則多一節弊端也一論損失船難堅人難

而天威不可測未必無失人船俱漂沒者則已其有風濤捲壓回岸米減輕而浮全者則必責其償故令每船裝米七分裝貨三分倘遇颶風則棄貨不許庫米又查覓糧每石加耗四斗百萬則有四十萬矣向使鎮軍整今取一斗與船人其餘貯以備有失則補若無損失則什斗皆朝廷之羨餘也以上諸款擬之以漕運之費為海運之費而有餘不惟不必另出諸節裁且歲省造船及軍糧沿河等費千百萬哉國家知燕惟此漕河一線以五令原宜有他道脩之也永樂四年一由海運一由

六

事通互用此在承平時宜然況于今日乎所當曲暢委通聯南北呼吸以略非常如聖明遠覽思慮預防毋致臨渴掘井袖手無及宜速通曉海務細詢委曲經理其事將載漕三十萬併扣買速報依洪永年間運給遠東六十萬之例先試行之而後大運但時習虛套走歸不能簡捷事未舉而先立弊是在皇上獨斷耳崇禎十三年七月中書舍人沈廷揚疏為倡先試運言臣奉旨造船倡運而應急買船候運乘時改行情由五月十二日已經奏報外凜畏商酌明試毋托空言之旨因日僅提漕時江南船糧俱無惟云有江北者十八日

山陽縣築利兌廟灣離時正在淮安城下二十二日見與江來五百石巨缸係在懸溜十二隻之外者一以乘坐一以前導點水故量裝五六分二十二日即行約會廟灣船于海。候至六月初一日出淮河祭海初二日開洋至營遊山復候三月初六日趁風經行淮靈山薛家島淮子口勞山多暗礁行泊俱難至成山則轉西北山脚趨海崖石壁裂墜水最北離岸約二十里突起小島對岸扣門中流甚急島外水石磊磊盡水面其水中有東南石梗五十餘里俗傳為始皇橋景稱險處

門通俄起南風疾走如飛舟中人皆喜劇叩

上九

年天子之福過此則緣岸山如列屏海中島累不易辨惟與海灣最近登州到西北行十三日過洋迎開霽見昌黎山始終過北復從西行十五日抵天津大沽港計自淮至津三千四百里除停候外實行僅十日未行境于此時者也皆天助皇上耳臣沙船輕捷先乘先至廟灣船近有妄官王際和防險當至提之乘時則風恬浪和平穩若失時多颶風不測諸言不可者皆耳食懸斷臣身經目擊利固若此富而不敵諱去年皇上欲渡海運今春果河通淺調誠神明先自奉旨赴淮行不須勘合至不支公費責由買船以試運水

御未發月先海灣中賴皇上之福得以安全至此已明試矣然此乃見成而應急耳自船仍造以聽裁行或止惟皇上審折所裝糧皆平斛無加耗補潤之勒津撫隨到隨放發達又竊計膠萊新河若通則可省海程二千里倘能不煩國帑而設法開浚不知利運何如而大利于齊民目下且借此役以救荒而昭聖德也如內河阻而新河通新河阻而大海通萬世無虞運道矣

平七月山東總兵黃嗣恩奏今年六月初十

日奉 上諭付雲南司業呈本年六月初三日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兵科左給事中陳啟新題前事等因奉旨海漕兩利俱存亦說的是黃嗣恩既稱已行有效著他詳悉奏來未斯行間難書著陳啟新進覽抄出到部備別到臣該臣跪誦天語知我皇上注念海漕不以節微遺棄命臣詳悉具奏臣以武弁有何知識惟是一念血戰十年瀚海其拮据嘔心之勞已詳之部撫按臣歷年奏繳諸疏不敢再為贅語今蒙聖諭恩令詳奏凡海漕事宜臣自應巨細畢舉臣以為急當講明者大端有三一曰難易不可不審二曰險夷不可不明三曰省費不

可不較臣見河渠淤淺必力加挑浚而海則無庸挑浚之類河水乾旱又必遠借湖泉而海則不假湖泉之潤甚至挑浚之計既湖泉之澤已竭必且于大造祈求而沛茫無措若此皆河之所難而海之所易也此難易審矣海中之險非一人所共知共畏者成山耳成山之頭則有始皇橋白浪礁臣嘗過此知山內有曲徑可通山外更大洋可行成山雖險無翼可飛無腰可走淮沙船三守忠等乘風直走大洋轉列公島至登州我不就山去而山能必我來乎此陰謀明矣當日登萊運餉陸運脚價一石至二兩五錢臣改海運每石一錢七分

天津深外每石實省有二兩者有一兩者二項運送餉三百四十餘萬計省金四百餘萬此省費較矣元此三事皆海濱要務餉務急著謹執情形逐一詳奏

崇禎朝紀畧

崇明人沈廷揚獻海運策戶部尚書倪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苗灣船六隻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璐驚曰我已奏聞上謂公去矣何尚在此廷揚曰已去而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奏聞上上亦喜命酌設乃議每歲糧船漕與海各相半行

明史沈廷揚傳

沈廷揚字季明崇明人為人多智數好談世之學崇禎中由國子生為內閣中書舍人十二年冬帝以山東多警運道時梗故復海運廷揚生長海濱習知水道上疏極言其便且輯海運書五奏進呈帝喜即

令造海舟試之廷揚乃乘二舟載米數百石以明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是月望日即抵天津海道三千四百里候風者五日實行僅一句事聞帝大喜即加戶部郎中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度先是寧遠軍餉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東南風轉乘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歲以為常廷揚以為日久勞繁不如從登州直達寧遠乃先詣天津與巡撫李繼貞議其事具疏上聞又自以于進為耻疏中不署新階帝以其背旨切責之然卒用其議直輸寧遠省費多耳令其要經理海運為督漕侍郎朱大典所沮乃命

二十三

高桂州領寧遠餉務十五年奏劾登州副使吳一現海口守將滕紹宗奸貪不法而人遂獲罪是年令再赴淮安設海運事廷揚以海船無可募設召富戶給資新造而浮設復有沮之者上言海運出聖明獨斷俾臣首試以通漕運之窮乃前為漕臣所沮及却設置臣山東今各買津報并輸臨德二倉之粟以餉閔寧不費公家水脚又有民間數十萬金錢運達而事濟矣乃設者初言海運必不可行及臣行之有緒則言海運易竹今臣再來淮陰又言海運不當行無非致逐臣以敗壞公事乞主賜罷斥帝即命察阻撓

昔以開明年運事告竣如光祿少卿仍領其事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梗稻以給幽燕然以給遼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馬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申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風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澤之患不專于海道也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丘縣中鹽二十八年入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正中以江淮兩浙賦稅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未●專仰海運長海運之道其初自平江刘家港龜山縣大倉入海至海

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刘家港至崇明州三泖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而至刘家港又至登州汝門島于萊州大洋入海可當舟行風順時有自浙西至京師不遠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濟飄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無幾元之世海運不廢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千萬石給遼東軍餉永寧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開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志

良法入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益多作元史者皆
因循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
無徵者臣竊以爲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
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
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皆十三四海運視陸運
之費皆七十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
有漂溺之患而省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
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善謀固者恒于未
事之先而爲意外之慮卒遇慮而無不殆事而悔今
國家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賦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

通一漕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之
之禍迂儒過爲遠慮諸子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
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
舊河運而以浙西東頓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府而蘇州府海運運使人習知海運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
彼未通而漕荒預防之先計也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
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洋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礁欲制海
舟者必先爲夫底首尾之候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爲難
以尾爲首欲其新如以暴風之作多在盛衰分後率以
此月以後開船必置良舵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看

船之制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亦以其放洋今
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刘家港
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鹽丁逐一次第踏視海
底有無行舟橫道泊舟港汊汊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
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也晚則也
鮑畫圖具本以爲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
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
星月明望四際之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已時則
則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卽便易舵回舟仍泊舊
處此可保萬全永無沈溺之患請試行之試之而可

則未可則止

河朔典

徐學聚

漕運總兵官萬表議海運為祖宗已棄之策今人輒以
 江文莊之言為言非建於事者也昔海運歲溺米不
 以十萬計載米之舟為舟之率統卒之官皆所不免必
 欲為事變之備今浙江海船雖極遠皆固皆能通之至
 京師或不難也松江與太倉通泰州縣有沙船淮安有
 海船船常由海至山東寧海縣買米云離天津不遠若
 以南京寧海縣車駛船辦必先松江太倉等處近海
 糧米若求的當船戶厚與俸值量運三四萬石載一行
 之上下運漸熟可為日後之備似或可行

魏河即御史題名記畝

于港

或謂海運由浙而不旬日可達都下較之河運費省而
 功倍矣文宗時義補言之詳矣近年言者亦多原河運
 之弊而欲舉文莊之策子願極言河運之利而欲修錯
 臣之功亦諸久遠計也曰海運之法作偏於泰欽尤於
 元祖宗已棄之策三代已前未聞也文莊計漂溺之米
 而不計漂溺之人故以海運為便不知米漂而載米之
 舟為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獨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
 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
 米之數為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莊言每舟載米十石

而十人則歲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殘虐之所
 忍於華人也奈何華人亦忍於華人哉河運之費費於
 人所謂人亡人得損上益下者王若以天下為家又安
 恤哉

乞廣納道以脩不虞

王宗沐

該照國計之有漕運猶人身之有血脉血脉通則人身康漕運通則國計足此固古人審國不易之執也我朝河運幾百六十年法度修明通行無壅夫何近年以來漸久弊生千派萬口又以黃河泛濫漂流數多而深憂遠見之臣始有扼喉不達之慮矣以故都給事中宋良佐職長該科日擊時弊有此論列敬復通洋一總以通海運計通洋止是一程稍離海面本非放洋遠涉然揆本官之意不過欲聚已散之船復建一總以行海道為

置嘉靖四十五年因給事中胡應嘉建議停葺將軍船分派各總之下今既經宋良佐特見深憂欲建此總該於國政因計大有裨益相應通行擬議開立條款通請聖裁且發帑在募今歲既已試行則派撥造舟明歲自當定運河海故輪國計更裕自此聖明及食之產稍可少舒矣夫自平江伯開濬會通河以來海運之不謀已久其後科道之休沐卿會之策試名臣之著書汲舉行者不一而足然卒莫之能用也近臣僚員山東常修斯議而通巡撫都御史梁燾然以米試行底績無幾亨復上聞恭遇聖明英斷遂出帑銀委督漕司募裁而

今四方始知海道之可通行矣然議立於必見之時則聲價大信而法復於久廢之後則不免更張故今藉紳之慮不過云海上海風波爾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矣然其實有可言者古語云天下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故東南之海天下之水之委也渺茫無山則迴避靡地近雨水峻則蛟龍窟居是以明波足畏傳聞可駭昔元人海運之有驚壞以其起自太倉嘉定而北也若自淮安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又其地高而多石坡能有往來而無礙死故登州有海市以石氣與水氣相搏變幻而成石氣能達於水面

以石去水近故也北海之淺是其明驗即以舟與米行於登萊因其順達以取其速而標記島嶼以避其患則名雖同於元人而利實專其便易佐河運之缺計無便於此者然此猶舉時宜之暗諒而非臣條議之初國若語其全則有稍進於是者而其說有三一日天下大勢二日都燕專勢三目前急勢漢不遠引請以唐宋之市明之唐人都秦右據崑崙而左通狼渭是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也有險則天寶興元棄其便無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安人都梁背負大河而南接淮汴是有水通利而無險可依也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全而無險

則重和宣和受其病若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關以為城而南通大海以為池金湯之固天造地設以拱衛神京聖子神孫萬年之全利也而乃使塞不通為豈非太平之遺虎乎此臣所謂天下大勢也夫三門之險天下之所謂峻絕也狀唐之裴耀卿劉晏輩百計為之經營者以彼都在關中故也粟不能飛則遠有必由是三門者秦都之要路也若大都燕則面受河吳海失一河自安山涉汶濟即今之會通河壺河自淮入汴入衛而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於海者徒以夷裔紛擾終歲用兵固無及于事河也彼又以為河亦關有不如海者入關則而舟楫雖是不可達也魚貫逆遡一舟楫則連船數十舟同時俱廢若火則又甚焉是不可避也堂大夫呼則萬楫皆停此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載在符義補者是不可散也若我朝太平重熙累洽至於河而協於海自可萬萬無慮故都燕之受海猶憑左臂從腋下取物也元人用之百餘年矣梁泰之耶不得也此臣所謂都燕專勢也黃河而東之故道雖不可考然不遠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海是腹雖稍南而首尾則東西相衛也至宋時耳觀大名則已稍南矣我朝弘治三年決張秋奔流入海是其首猶北向

也乃今則直南入海而去歲之決開河口支出小河近符離壘壘則又東正南矣自西北而直東南達蓋遠而合諸水益多則其勢大而決未可量也故以漢武之雄才尚自臨決塞王安石之精博且開局講求河之為立國病起至今日然哉且夫去年之漂流大臣之與國同休及小臣之有志於世者聞之有不覺之者乎夫既不能不變色於河之梗而又不無難色於海之通則計將安出故富人之造宅則傍啟門馮防中堂有客而者核自旁入也此臣所謂目前急勢也臣誠愚淺如說科修議度之在熟堂其肯諒聖明風波係天數臣亦何能逆規其必無然臣以為過計占使道不棄當不足以妨大計故敢敘科臣建議而詳布其愚所有諸舉造舟張官改額皆係更革統乞聖明采擇勅下該部查議施行俟其行之稍久官軍習不坊漸加至數十萬使黃河無梗或欲即以此舟河運亦不虛費惟意所欲復久廢而足儲蓄誠於國計至急且切不當復憚惜更費以久遠之利而此其題

海運疏

王宗沐

漢置謁然國象之曹卽河而羅海者已百六十餘年主
委海中歲以來河流漸決漕舟遂阻甚則膠港守凍而
年而始完一年益費漂流二石而不致一百緡紳改色
而求策 葡室側備以問遂主隆慶五年時則給事中
李貴和有開膠河之疏而其引語曰海運也是年九月
間則河志更甚糧舟逆遡壞者梵八百隻官軍溺死者
何啻千人朝野震駭謂梵無漕時則都給事中宋良佐
有復遶洋摠之疏而其本旨曰海運也方膠河淤起事
休難成臣時適長東藩因出山中曾見云詳考海運可

以運行時地撫都御史梁夢龍頗見采納卽投袂東巡
親歷海嶽險易在日而猶恐空言難信以四千餘米自
淮放誠坦然可行然後疏入而 廟堂遂主于施行矣
成命既下臣又通叨漕寄周陳三弊之說謂為却然必
須之遠慮稍深不特為米去年募運試著已明而今
歲逆舟而為足計此則海運之所以復 皆因事机湊
蓬內外陽倡而 君相以神護展斷于上非臣能以一
己之見取心于逆行也夫以每行水必有見波其在河
湖猶不能免此臣于逆舟系疏固之如有欲停脚改入
河運臣亦非不預知有今日之事而姑云然也今歲三

百艘航行本以三月二十日而駛以新造油灰未融停
于海口至四月初八日而復駛進視去年而稍遲因與
瑞陽風會然夜泊以求全也而風則夜起查持以折免
也而勢則查增抵當一日七舟始壞則 天意難逃非
人所及而覬覦如此固宜諸臣之競謂需罷也而以職
守兼奉 威命能陳其一得之見而不能必衆議之合
能規為求全之算而不能必 天意之從今臺榭連章
文云需罷而急臣又何敢守其區：之見且自臣叨承
漕計竭力營新以故河舟兩年安免整肅則海運于時
似為無用所據罷之說勢不再計伏乞敕下戶部再加

畫故將海運明年停止所造和復分發河運仍各別為
一幫以備一時緩急便于復行其海運各官中有忠勤
可用者各臣列考咨行兵部兵科別行給用以盡其才
不致淹棄其失事各官行漕務道會同海道勘覆分別
處治以懲不恪再照入臣任事欲以一身不恤天下之
疑而取心于不可測之中者非智也使因入言之有異
遂唯：而變其初之區：又或因入言之不 遂悖：
而忘其告之盡：者非忠也蓋大農之賦聚數百萬以
為清其大且難利害互伏則未有一定之路一定之策
可使若出諸袖中移之枕上而保其毫釐之無虞也今

且主人使其從負米于百里之外者必餓而益益焉
不見徐氏中道之不遇而也而况于潛于此先冀諸臣
深知河漕一線之路不可常恃而咸欲通海以收兼全
之利而消四海窺伺之心者此也臣前謂海運之可行
者已列疏上激而所謂詳考者未敢潰進今海運既
停臣謹詳完成冊上座 御覽其三百餘年之因革與
三千餘里之曲折指在掌中底 陛下欲取而用之則
不待詢耒桔集而有司一旦可具庶幾臣言雖停于今
日而尚或有用于此年此則臣蒼蒼無己之愚忠而不
忍于一罷自免之為得計也

海運詳考

王宗沐

該職查得膠萊河之開始于九世祖至元十七年七月
提督姚瑩奏事下坐因河合為與百官集議開鑿以妙
萬民為備且所給糧食世祖從之十八年九月至相火
魯火係又奏請免並却淄萊等海三州一歲賦入折備
且以為開河之用三十一年御史臺言膠萊海道淺濶
不能行遂廢而所恃以達于京師者惟恃河八大所開
濟州河其後溜臣蒙加爵孫儒言溜海舟楫且便而右
並奏不丁亦言河八大所開河蓋少損多更時溜臣作
元解遂招集商人運運萬石與蒙加爵孫儒言合諸臣

一

請用軍船試運移河八大河所用水手及軍萬人船千
艘昇揚者數日溜速以平潔船從利津身事海運而濟
河亦廢大以元人之慮用其民開膠萊河史臣稱其所
費不貲而卒無成效固不能強以全盛之力與河爭利
昔此其終不可成之明驗也夫却河既未能得通而膠
萊又恐不足以濟故以過見矣如徑通海運今誠得二
萬金以六千金造船六隻以餘銀募登萊海島居民約
船大小各船頂五十八人上下以三隻自登州而北至直
沽三隻自金州而南至淮安每船皆給以公文及滿帶
生物到彼處官司之役為心還歸登州凡可往還三四

轉即係海運通行然後通議運船派運之法蓋元人規
制詳見後條銀錢海石等運及海道督造蒙估每船給
一大牌通書船上水手紅名又每人給一小牌其書年
甲籍貫以勝改替仍每船給書工一人以便圖錄標記
停泊山崖之名則明年之春即可以所造之船先赴淮
安先運止數萬石如元人初年之例其事之大可成及
憲查歷代成算與較量本朝河運利古運款開載于後
職以為有十二利為自古建漕以建柳為向往漢唐柳
奈則通渭水都梁則通汴戎相定鼎燕地勢極北所
恃者在鄆河一線之路近又淤塞有識寒心今所費小

二

多而別通海運兩漕並輸固計益足使不來而此來元
臣丘蔭固已言之以國家至深至遠之計一利也漕河
身狹湖底膠珠增船艗之立幫以防爭越揆守日久則
百費上而中食費今海運開洋不必揆幫二利也直隸
議軍每歲漂流掛欠不下數十萬掛欠由人漂流由天
然即漂流之中餉之有人船米俱在者有人而在而船米
亡者有船壞而米尚可撈了濕者稍應萬狀報入戶部
不過行勘然有司之勤停與又書之德恒有災漂流而
以為虛至元獄中而責備不復有不漂流而以爲受各
分其利而虧損在官今海運既通則雖有漂流而無掛

欠而漂流亦不待于勘報沿途以快提計三利也今漕
河浙江蘇松常鎮寧國太平共派一百八十六萬石每
石扣過江米七升共該費米十三萬二百石而入淮以
後遇淺盤剝腳價之費不與為今海運既通則過江米
與夫盤剝之費省皆不下數十萬石也漕河運軍先
不也單單上宜端岸挽之勞往三將船鑿沉而逃每歲
計費不貲今海運無船將不能歸則沉船可有五利也
宋人運船歸則帶鹽丘蔭亦有此論其事未敢遽議
然今各軍有行糧有賞鈔有安家今誠通海運舟大而
人多許其稍帶商貨免其抽稅而漸減行糧諸色每歲

三

之需亦不可計六利也漕河運軍行糧有派在水次隨
走者每三伍批不齊其後改徵本色四五錢不等而官
給不時守候頗艱今通海運則須盡給而後開幫比一
應料價輕廉月糧等項有司皆不家緩料理自齊七利
也議軍浙江三西湖廣隨船耗米每石至七升六升共
餘道里新近雖有進減輕齎然其費亦不貲矣所以然
者為其行日久而耗多故也今海運東風勢甚迅急則
耗本亦可備議裁節其贏亦多八利也京師王畿四方
走集近者崇畿為行戶市買民間負累輔臣冒形辜矣
今海運既通百貨分奏則物價稍輕行戶亦寬自成富

盛往唐陸贄當德宗之亂以京師不暇奏請出耀關中
為之價平今國家太平無此理然以貨推米則深計
者所不廢九利也運東孤懸餉饋甚艱往年歲荒天子
為之宵旰時東嶺海運既通則運米緩急可餉如洪武三
十年故事十利也歷朝漕運皆率值募而惟本朝用軍
歷朝漕運率皆轉搬而惟本朝直達軍無更休而直達
路遠在遠史時奔挽疲勞運家未煖席而官司已點舟
運矣今海運既通則每行五鼓開船而已時即泊每歲
止春初入兌而夏盡即休疲困亦獲十一利也先運之
時軍弊百出盜竄侵剋甚或官軍俱逃其有軍市而官

四

不知則抱欠之官在刑部獄者往往類此也今海運自
開洋之後改道而雖與為市已盜而逃將焉往十二利
也國家太平二百廿矣松慶城不勝倦：頃歲久則林
下鰥寡其詳茲輒因膠萊之議用布始末以仰酬廟堂
不惜帶費為國家建長遠不拔之盛心此係元人與國
初已享之成利納之耕熟田也而管見迂疎人以為為
：之可成就所有考據利害詳悉俱載後條伏惟鈞鑒
賜裁擇焉倘可轉聞其加酌議見之施行則宗社幸甚

計開

一海運在元朝始末查得海運之說倡自唐咸通中議

而未詳至宋仲宗熙寧七年宋路訪蔡勤潤甫等言
山東沿海州郡地廣歲穀賤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
可轉之可辦以助軍興始京東河北路轉運司同度卒
不果其後元世祖至元十九年伯顏思誠來時載國籍
由海之事以為海運可通力請于朝遂命上海總管崔
瑋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
石成海道至京師然散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
年始至直沽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
都轉運司二仍各置分公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
司運糧至中樑京畿漕運司自中樑運至入都二十年

五

又周王積翁議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
民亦苦之于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
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作元解為萬戶府達魯亦花
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
四府二十五戶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于河西
務置司領接運海運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
請并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今清瑄二人掌之其
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達
官至浙江議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
辦糧全充運海漕之利至是始轉而到京者已三百萬

有餘天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
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
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至州膠州界放
鹽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
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
十九年朱清言言其路險惡明年十月殷明畧又開新
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
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
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
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但風濤不測艘船漂溺者

六

聞亦有之然視河漕之費則其得蓋多矣歷歲既久弊
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省供困疲三者之民力以元歲運
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大司出納之吏資為貪黷
糊價不以時給收丈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莫
以風濤不測盜劫震亡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
元年益以河南之東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
十萬石二年又令浙省及中江院財賦總管府撥賜
諸人寺觀之糧蓋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
汝頤倡亂洲黃江石州經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
浙東西之地雖原以好商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

自奉于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
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魯等假海運
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杭州時遣載帖睦爾為江浙
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大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
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運載帖睦爾提督之既達朝廷之
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戰其累而不以輸于
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困宋虛以報已也伯顏帖
木兒曰于丞相止辭以責之異言以喻之乃釋二家之
疑先率海舟候于嘉興之嗽浦而平江之粟長槽以達
杭之石塘入一舍而後抵吸浦乃戰于海灘淺濫明

七

復報苦東之戰于舟者為石十有一萬明年五月始
抵京是年秋又遣兵部尚書徹魯不尼侍御歸棋往徵
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起京視上年之數
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
書帖木至浙江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入
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賈因不尼徵
海運上誠北辭以詔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
于是歲以載在元又大畧也又考元臣羅璧傳曰璧與
朱清張瑄皆即漕舟由海洋抵揚村不數十日入京師
賜金虎符進懷遠大將半管軍萬戶義魯海道運糧二

十四年乃願板壁復以漕舟至遼陽洋海抵錦州小凌河至廣寧十寨諸軍賴以濟加昭勇大將軍二十五年督漕至直沽沿潞河決水溢幾及倉壁樹柵率師即倉上築堤捍之翌昭毅大將軍王良傳曰良遂海道漕運都萬戶內徑歷時始具之書奏入海運省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全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得並緣以虐民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良執言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々也又責運戶自我糧入運船為風所敗者當裁減除其數修文往送不絕良取吏牘披閱即除其糧與例運戶乃免于破家王

八

克敦傳曰克敦據湖南進康訪使調補道都漕運萬戶是歲是當天曆之夏海漕舟有役至直沽者不果辦優漕而南還行有欲坐罪都運者勒其速起止沽先故以為脫其當年而往送若不信可罪今始萬死先所漕而運立得已哉乃請計石數附次并所漕舟進京師省臣從之黃師泰傳曰師泰浙江行省泰知政事二十年朝廷除戶部尚書俾令開闢中以開益易糧由海道轉運給京師凡以銀數十萬石朝廷頗為張恩明傳曰初立海道運限萬戶所于浙江受除者彈涉陰不行恩明請理予以使之司者為令人直得宋文淵我建隆中直

常自其國之蘇州泛海之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皇和元年漢人馬師省泛漢果言女直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開路蔡京重賞其議運使武義大夫馬政回稟師由海道如金主與帖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直散覲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回馬政來收好詔蔡京等諭以攻遼之急善慶等唯々苦十餘日達政回趙有開備始及札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謀者言遼已封金玉為帝乃歸政勿行止遼軍海軍校尉虞送善慶等歸金賊惟無人開國幽燕享海運之利已幾百年其全盛之時固無庸論及至

九

正之末天下分崩猶能使張士誠運糧數年若大家之趙有開馬政又以孤舟鑿空開道由海往來報命則海道之可通又不待言而始可信矣

一海運在本朝始末直得或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終遼宋時餉永樂五年札部會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于陸并黃河漕運未能周也七宿海運然後足用即日海船數少直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止本設衙門專領事不歸一莫若于蘇州入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堂上官於文武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先行仍與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有海船并出海官軍供

萬提調以時整頓如法整治奉太宗文皇帝聖旨運糧
的事升職了來訖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滿叔正百命
工部尚書來札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人十大萬五千
諸元會河運自濟寧至臨青三百八十五里丁是漕船
始運通州十年札以海船運辦太迫議運淺船五百艘
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等處歲限一百萬石以備海運
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運
蘇州并山東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各交
取浙江并直隸衛分官單于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
丁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取取國山東河南官軍丁德

十

州糧運至通州交取名為文運一年四歲十三年增造
淺船三十餘艘海運船罷運洋船每歲丁河南山東小
漕舟水次先運糧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丁天津等衛倉
取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運抵折銀六錢俱從直沽
入海轉運薊州倉取其後巡撫侍郎周忱言粟河民運
多天農月請如永梁初令民運于淮安瓜洲補給腳價
免與軍丁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糧從之宣德八年
奏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西船各回附近水次領
兌南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走運
十分之四浙江橫松等船各不同內地方領兌不盡者

仍于瓜淮兌兌其北運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丁小灘山
東濟南州縣丁濟寧其餘水次做此成化七年都御史
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來河官軍顧江船于江南水次交
兌民如過江之費稅運近為差十年歲淮徐臨德四倉
文運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名為兌兌每并
議派多準其數無不為常例又查得平江伯陳瑄傳載
永樂初先提兵師舟師海鹽歲米百萬石餉京師遼東
蘭廷百萬倉丁直沽戶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
經海島下今交市人不敢譁而使之江陰侯吳楨傳載
成化運時提舟師數萬由登州轉銅海運陰達慎善綱

十二

度兵食元是永樂召運自此運罷海鹽然山東登州衛
海船船設一百隻正統十三年減免止存十八隻歲歲
上隻裝運有登萊三府布花鈔錠一十二萬餘斤至運
東除泊海濱以備海寇弘治十六年又減四隻其十四
隻分派湖廣江西各四隻就便成運浙江福建各三隻
每隻解銀五十兩赴部買料成造正德四年題年各布
政司每三年徵價解餉三兩布花淮稅折色正德五年
仍舊行造嘉靖三年本部議得海船之設本為裝運布
花防禦海盜今布花已改折色若以此為戰艦恐遇
風則奔馳莫止臨陣則生難旋題請停罷大登州船至

嘉靖三年而始年通洋船至嘉靖四十五年而始廢今
漕河淺狹亦自海運四百料損敗船改造則海運難罷
不行而其餘規尚有考故祇以為籌耕熟田者誠以二
祖之神謨不可終廢也

一漕運既久勢尤變通亟得開闢定初心通漕運之法
既久勢須變通改歷代漕法因時改張漢人尚吳唐都
關中江淮漕祖米至東都陸路運至陝而水行至開元
十八年裴耀卿始一變而為轉搬自江淮漕者皆輸河
陰倉自河陰倉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常監二變運漢
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飽滿漕並渭而

三

東至永置倉與渭合劉晏三變由關西陸運由揚州簿
送至河陰李泌四變為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遂罷
南路陸運牛仙客五變為和驪而其後終唐世宋人都
大梁初開四河以漕而汴為主開寶八年一變而為綱
運嘉祐三年二變而為造船補卒團水路綱然寧二年
薛向三變而為募客舟與官舟分運元豐五年陳佑甫
四變而為汴河生綱至寧三年曾孝廣五變而為直達
綱而小終宋之世後朝初仰海運宋徽宗十一年始為海
陸兼運繼而為文運為氣運為改氣即今不世運之在
官軍者樊端白出既折數多而河之在司徒者沃壘不

常使塞為病酌時事之急以求之濟之經合海運則安
所求或通則河漕二運俱不能無利害然聖人立法不
能使天下之純有利而無害惟酌其多寡之分而決其
權使不可窮而已河運之利在賤粟無盜賊之弊在安
流然風濤之險然近年風水漂流官舟之侵盜歲亦不
下十餘萬在戶部不過扣羨餘起存各項以補足四百
萬之額然直達之曠日持久則年無年歲洪河之轉徙
無定則期限難定而況侵盜則逃利歸牙奸之手擅取
及衆價出在運之人是以官軍及病歲漸凋瘵以職前
所運十二利皆詳著度之則利在鹽運為多而其所患

五

者不過風濤之漂沒而已行之既久賸泊得地占風順
時則可以保自免歸而每年早定先期必開洋了百倉
之候則人不待規避而德惠之風清亦不相遠矣止人
計之今運河之故見賄于卸州之下者已三十餘萬而
倚之二年即使海河二運利害相當倘當詢水以紆南
漕之憂而又況其利害相十五也優惟籌國者早加意
焉

一切尋治通之議直得治通不行已逾二百年國未敢
遽造舟載糧而長往也自開浙而至履松日艤松而至
淮安自淮安而至登州其間雖未直達而本界往來國

文帝之絕時自登州而至直沽則已絕北海逆道而利
寡民或本之常經示即今存半則自登州發舟尚東南
凡分行北去直沽而吉莊安即如前募人造船可以尋
導而駛試之稍涉利便則但可北行而南向之舟不可
發務須自淮安發舟尋道至登州今登膠之開往三有
淮貨則民則不舟夫嘗不通曉職謂募人初試僅二萬
金而足者此也如募人而自有舟則募給以其舟之直
歸持百給皆應隨季但欲使人樂于應募而通行凡中
道然候之處停泊之島悉加標記往來三數次則即可
載糧以試舟為引導可也以試舟之費手分而陸船亦

十四

可以久又行之二年則人盡習其噴而糧舟因可雲集
故元初止四萬而其後乃至三百萬餘我朝一統而南
運為富即今揚州以及江西湖廣皆仍舊由儀真入河
而但以浙江蕪湖常鎮寧國太平自海運出則固已一
百八十八萬矣自此進運損益惟吾所欽而尚何難之
有哉初造試海船人與費皆不多與舊設專官及估費
故不慮道

一海運既通造船通運之議立得海道前已試驗通行
固可造船開運但山東登州順據海道之中北入直沽
而南至淮安約量通均但登州無不舟但以小試而

不可供於登州人募募但可初試而不可以足漕故
則須于江淮間更略復而別選水手此其所當議者一
也凡初水道而劉家港在今嘉定縣元末貢師泰則出
福壽州我朝永樂間則漕渠皆賴太倉州見今河漕則
淮安為聚集接運海運則須定起幫之地此其所當議
者二也漕舟既通而貨漸富則盜賊出沒勢不能無故
凡有仙鶴哨船而國初環海列有備倭屯戍徵使之官
兵所七條復此其所當議者三也漕船帶鹽始自宋人
其後丘濬亦有此議然于鹽法不無少礙而運軍航海
冒險非有以稍酬之又無以役之鼓舞而盡其力非益

十五

則貨以其所當議者四也河運關粵則各衛自有官稅
押故可但以都御史糾統之而已若海運風清官非久
習則賦貽吐不支故元人設專官為都督運使秩正三
品而宋清陳瑄但初職而不易職此其所議者五也海
行習險之海旁之人故元人在募水手移置揚州七河
教習而在蔣亦去募湖廣之人募則有費柳移河運之
軍糧以充募乎則寧教習水軍乎此其所當議者六也
河運以近多淤塞故采海運而元人亦以江南諸郡糧
先運順口又以淤塞為慮也則湖廣江西淮揚真慶皆
在黃河之南及反白糧船糧水倉而卸分衙門限米將

并歸治運乎此其所當議者也江南海運果輸太倉
開洋此水渠開故事計亦以避升陽奔牛一帶淺澀也
并歸淮安出海則船廠總運皆聚了一處若江南仍自
劉家港太倉啟行則廠官勢必分建此其所當議者八
也海運糧船至直沽交卸元人于此置廣通倉停頓轉
搬各有經費概今河運議單挑花淺以北事体或官另
設船或雇民輕視其所當議者九也元人分榮陽等細
為三十道細管設押細官二員每船三十隻為一細船
九百餘隻運糧三百餘萬石船戶八千餘戶細官以常
運正八品為之此元人全額也今觀淮北之糧歸了河

十六

道則船之大小與戶之多寡差懸而載此其所當議者
十也事當新建則百議俱出規條紛拏必當覈實利害
始可以久自十事之外有未詳者俟通行議運之日博
採群策以成畫一固不待憚于更張而坐失大計也大
清運之利較著如此而久不及者大豈徂于河運之安
行且憚于更張之煩費或戶部提司天下之大計而必
得在外任事之臣涇淮雖據運道之中樞而未必登州
以北之路接風濤之險則聽者易容戒首事之端則言
皆暗古然不知久而仰之自當益習此趙充國所以云
屯田久住從從席上遊師也不然元人立國固亦有八

宮百官之餉給而自至元以迄至正享其利已幾百年
而惟二祖之包紀百代倘不能棄其成功而破其見利
故職謂欲切則務而慮深遠以為足國之資計無便乎
此者矣

十七

膠萊河

正統六年二月山東昌邑縣民王坦言漕河時水淺舟行不便漕卒至終年不得少休往者江南嘗海運自蘇州大倉轉輸山東膠州膠州有河故道可復之轉運至掖縣再浮海至直沽河避東北海險數千里較之漕河似為便近章下行在工部言漕運已有成規事遂寢嘉靖十七年二月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胡纘宗奏青萊登三府地方旧有元時新河一道南北距海三百餘里舟楫往來興販貿易民甚便之比歲淤塞不通商農皆困原設閘壘故淤積馬家濠中多頑石乃元人

疏鑿未竟者今已募夫鑿通尚有停口窩鋪淺隘者一百餘里淤塞者三十里乞勸支官帑開浚永為民利工部覆如纘宗議詔從之

二十年五月督理河道王以折條陳治河事宜疏謂海運固難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嘗治有閘直達安東南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且無險者此皆今日所當多方講求擇便而從事者也上曰海運迂遠難行不必妄擬生擾

三十一年十二月工科給事中李用敬奏開膠萊新河其畧謂遼昔河道湮塞設妨國計開之膠萊之間有

新河一道在海運旧道之西乃元人欲開通以避海濤為嶼之險而未成者先是山東巡海副使王獻愷登萊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常按元遺迹鑿兩塚石底以通淮安商賈建新河等閘八座以蓄洩水患導張魯白現諸河以清水道見今淮安之廬山淮河直抵麻灣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倉直抵天津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以至北口僅三百三十餘里各有潮水淺入中有九公湖大沽河諸流可引其淤塞未通宜量加浚者一百五里宜浚加濬者三十餘里元人用功已開其二今之用功當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見者乞

遣才望官一二員會同撫按官並為修奏疏入工部覆行所存摺按詳議具奏報可

三十二年二月南京兵科給事中賀涇條陳治河事宜一開新河之利以脩非常謂自膠州由新河以達滄州僅百七十里中間不通者惟分水嶺十五里耳宜疏鑿新河以省漕運之費工部請下所司勘履報可三十四年正月罷開膠萊新河議先是御史何廷柱請

疏浚新河詔遣廷柱往會山東撫按官勘報至是吉膠

萊新河一帶係元人已開故通特因禹家溝自北長山
里內有石岡堆壘而止前海道副使王獻曾鳩工聚財
募以烈火鑿此濬通于分水嶺北前河道并力挑浚設
立閘座八處工已十之三四每以木官過去工竟未就
即今此濬日蹟犹存特兩岸沙土日久願下遂致淤塞
挑浚亦不甚難至于分水嶺地本高阜故白河之水至
此分流然度其地勢終不甚峻今在南首為積沙所淤
水惟北流若加開浚深廣中間雖有硲礫難瀨諸石亦
自人力可施司道諸臣至稱旧估二百七十餘萬恐必
有增無減其委官通判羅士賢等所估亦祇一百六十

萬兩臣雖心計不足竊敢揣學士所擬數三分之歲
給一分半終總摺工費幾何而收歲固可足矣其通海
一節則中間地勢既高若必使兩潮相接須浚深及八
九丈恐濱海之地鑿下數尺水泉溢出人無所置足勢
必難成而所費真不下數百萬矣計惟一意引河添設
上下閘座疏理各處泉源隨宜自勢而為之雖未免重
費而視鑿通兩潮猶為稍省第現河之流不兩即涸而
白河其流亦微遇夏秋水泛則二河自合而沙恒多其
膠河無沙視現白二河源亦稍盛顧又在分嶺以北不
達于南張魯河雖無源而中有泉亦必從東都泊之地

引之計二十餘里然後可通活河水勢大而沙尤多若
于其家口閘之下因小派而引之可以濟南計之水但
恐隨水去河益受淤蓋新河係人力所開南北俱潮
水所入之地惟其勢不甚峻故水泛不甚衝決而水因
潮送則沙雖隨水泛而流亦因水緩而停必須歲一挑
浚而後可此司道諸臣所慮泉源不足者也臣意于疏
理之時廣加築引而于王副使所設八閘如陳村楊家
園已壞者與而葺之其餘先有者添而修之及膠河等
處之口亦添設小閘大約共計大小十三四座所增既
寡啟閉以時自足濟用若耗慮水泉微小閘不足特則

如委官築堤之說亦可謂善不泄諸臣乃慮慮山水驟
發冲擊之虞及出入河海無虞惟利慮患計費至此可
謂微恙無遺矣至于南北兩海臣備查憐竊知之頗悉
在北者無風可以驚竹南自淮安海口由雲梯關至馬
家濠風便不過三四日之程中有營道山可以濟避又
沿海崖一路除竹鹽地方少加疏達而行尤為穩便且
新河南北迂迴計二百四十餘里俱挑浚廣為力固難
然不計工費而為之則亦無不可成者其所難者則如
諸臣之慮所引泉源恐或未足歲加挑浚其費不啻重
之此時南北兵革未寧而近日災傷尤異常時工役今

且暫停其後一舉雖假以三年之從容亦須每歲給以銀兩五十餘萬當此財力絀乏之時何從出辦又況開河建閘所費已百萬以上之財而三四次轉利不須多造船隻其費益無所出東土空虛公私俱竭此河若開又無術會通河設官編夫体例方可永久通行不無愈增虧損此則又當相時審力而處之者也乞下工部酌其行止為得旨報罷

隆慶五年三月初嘉靖間山東按察司王獻建議請循元人海運遺跡于膠萊間開河渠一道舟由淮安清江浦歷新堤口馬家壩麻灣口海倉口以達天津道

里甚徑度不過千六百里又可避海洋之險業已從其議開鑿將畢會獻去官遂罷其後至是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比歲河決轉餉艱難請修獻遺策開膠萊新河復海運以濟餉道上以事体重大遣工科給事中胡禎往視之

五年六月工科左給事中胡禎勘視膠萊諸河及山東撫按臣皆以爲不便疏治乃奏言今為新河之故者徒指元人故渠及副使王獻臆說非能涉歷三百餘里間親觀其利害也臣嘗浚分水嶺驗開獻所鑿渠皆流沙善崩雖有白河一通徒涸細流不足灌注至如現河

小膠河係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汙亦不漫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且陳村閘以下夏秋兩集沖流積沙為河大害雖諸水可引亦安能以數寸之流濟全河之用則諸河之不足資明矣或謂新河頗多積水可用用為渠不知潢汙所聚皆以下流壅滯之故設皆浚浚水必盡洩則蓄水之不足恃明矣或引離河之水不知離河在高密西去新河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甚多雖竭財力終不可濟則離河之不可引明矣分水嶺以南至陳家閘以北至周家莊雖云近海通潮又皆因石廩沙終難鑿治則海水之不可達明矣大

抵上源則水泉枯涸無可仰給下流則浮沙易潰不能持久二者皆治河之大患也故元史食貨志以為勞費而無成國初偏訪運道合此而不顧自獻以後屢勘而不行良由于此苟率意輕動指內帑百萬之費以開三百里無用之渠如誤國病民新臣請至罷其事并令所司明示新河必不可成之端勿使令人既誤而後誤後人也上乃罷之今自今不必更議以滋紛擾

萬曆三年九月南京工部尚書劉應節等上疏言海運之難以故洋之險震溺之慮耳今欲去此二患惟自膠州以北陽家園以南計地約一百六十里其處挑浚者

不通百里非有高山長坂之隔也宜因山東班軍一枝屯駐膠州者合附近營起軍數千度地分工量工令日以安心任事大生一負董之可成不世之功部奏原設開見既真等語又熟若以他臣督之恐設非已出別生異見宜專飭一遵付本官專詣膠州相度經營并未盡事宜悉听便宜行事得旨這膠萊河設節經行勘俱為浮議所阻劉應節等既的有所見不必覈勘就着徐杖改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會同山東撫按官將開濬事宜一一計處停當具奏奉行朝廷屢設開河止為通漕與治河事務不細干涉再有造言阻撓

陽華來重慶

萬曆四年正月開浚新河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徐杖議新河二百五十八里中間鑿山引水築堤達關工必不可設省漕河旧規每方廣一丈深一尺為一方每方二工計工給銀四分共該銀七十萬八千七百六十一兩八錢費必不可不備得旨膠河在嘉靖間該道官自行開浚工已十之六七當時未開請給錢糧多用夫役今特竟其未成之緒縱工費限銀何至動稱百萬批所委勘各司道官多推避事其中工程道里丈尺大率虛估夫見詳確額是故設難詢欲以沮壞成事且

就迎有司官員豈無堪用者乃委及王府長史以輔導為職豈宜使有司事徐杖始設云何令現其所措登殊無新設任事之忠戶工二部其會同原建議刊應部並工補勘設以聞

四年正月開浚新河工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徐杖言前題匡家庄地委高峻难于施工改題黃阜嶺道里稍近而高處亦淺不減泉水仍不可通惟治都泊由路溝一帶系徐便路相傳謂都泊為水所匯和路溝為行舟處似有碍于今日者在黃阜嶺既速其高峻在水嶺遙南又避其淤沙地形平衍水勢淺漫且易有可濟之

河水可引之源泉其上流為活潑李河浚之以為血脉其下流為飛秋等河濬之以為經絡多建閘座以通其咽喉廣開水樞以溢其榮衛立隄牆以障其流沙開月河以洩其橫溢或遇大旱水淺仍照會通河事則預造剝船以脩利淺每年春初大挑小挑務期通創其海峽口等處俱有旧設倉廩仍查復置造以脩積貯是可以輸海運之長策稱轉輸之便途矣報可

四年二月戶科給事中先慈言國家建都極北軍國之需老仰給東南近因清渠多梗礙者謂宜別通一路與運河並行然初設挑浚僅百里起大約數千經費數萬

即可通潮信而海水自來頃勸報又謂海潮必不可通
三徙巨家莊而都泊是主矣汲挑量浚計地百有七十
里矣委引接濟之水又百六十里與正河等矣夫役過
四萬矣時限三年矣估計工費又幾百萬矣前後予皆
恐糜賜無遺而漕事未必有補乞命尚書劉應節暫輟
役親赴開河地方與徐斌虛心講求實用若出百萬之
費未足收永賴之功不妨奏請中止下所司

四年二月工部尚書郭朝賓等言新河之設劉應節原
以通海為主今查姚家庄以南至集善溝計三十里自
姚家口以南至高崖頭至皇廟共一百一十八里又自

高崖頭至澧河嘴量浚七十餘里俱係海水必由之路
宜即興工其間引河一百四十六里應命停止惟是千
聞不如一見徐斌親見海不可通故引泉乃欲使之
捨泉而海責以必通萬一無成則耗待自委而費耗錢
糧已不可追矣必須公同商酌高度至當可通則通可
止則止慎于經始以圖為全上令應節暫假營務會同
斌并該省稅按官親到地方虛心計畧先將堆廩開浚
試驗果否具奏毋得拘泥原設含糊兩可致誤大計戶
工二部各先發銀三萬付應節支用以後工費另行議
處

四年二月刑科給事中王道成言新河一事劉應節主
通海徐斌主引泉臣愚以為膠州在西海口之中土最
高厚萬一陸石隱伏挑鑿安施至于漕運紆長河泉脉
細易盈易涸開櫃徒勞況海紅河舡決難通用而山東
錢糧不滿二百万即南北區處百萬易輸使復有不足
其將再請于疏入上曰人主任事最難已今虛心設處
不當預為難成之說以惑之命仍前設

四年三月勘設新河兵部尚書劉應節言新河地形如
掌水勢成渠較之黃埠嶺誠便且西海口水甚淺濶下
皆平地系測自可通舟惟南海口迤北十里積沙數段

從古路落另開十三里許直接麻灣以避之可以永恃
又橫建一閘于新日河水之交則潮水流通浮沙不入
矣北海口以南三十里為龍王廟有客沙二里四十步
掘沙二又下即實土石旁開一渠築堤五百餘丈以約
水雖沙自先他患由廟前達新河閘口中閘一二淺阻
并令挑浚亦可免虞矣分水嶺一帶地形本高泉水四
溢淺泥運水工力果難然起工當自早而高泄水當自
高而卑雖易未可挑一輪也至王家莊路溝一段地勢
趨下白河遠當其冲秋水暴漲家為河害宜岸建閘
一座沂水上流建堤二座尋常水流堤下引以濟河秋

漲則水經填上內以停沙亦為善策大都北自海口抵
亭口南自麻灣朱鋪通潮最易所慮者惟朱鋪抵亭口
四十餘里耳然臣意主于通漕原非泥于通海也若造
船宜從漕且王宗沐所造海船式而少儉其制載糧不
過四百石納水不過三四尺則河海可並行無害矣
四年三月山東巡撫李世達言南海麻灣以北到尚書
謂沙積難除徙古路溝以避之每里約費五千八百餘
兩十三里總約七萬五千餘兩然南接鴨綠港東連龍
家屯沙積甚高渠口一開沙隨潮入故後有連開障沙
之設竊以謂開閉則潮安從入開啟則沙又安從障也

北海倉口以南至新河開大車沙潯潮淺到尚書從東
岸試挑二里僅去沙二尺餘通工食已二千二百金而
大潮一來沙塵如故後有築堤納水障沙之設竊以為
障兩岸之沙則可耳河身隨潮冲激要能障也今水頗
高峻試一工長止二十丈而費近千五百金旧河身原
深一丈一尺新挑止深一丈四五尺最深亦不過一丈
九尺為下多礮礮石又掣水甚艱也故後有改挑王家
丘之設竊以美家口至亭口共高峻者五十里大縣多
礮礮石以分水嶺一工計之費當何若試過三工俱的
先河可行況全河長二百七十里乎潮信有常過大

潮始稍遠然亦止及陳村開楊家園耳曾未至朱鋪亭
口也況月止二潮乎此潮水之難恃也自店口至新河
口行曲余二百里張魯白交三水微細都泊行潦業已
乾涸設遇亢旱何泉可引、泉亦難恃也海中小舟載
三百石者必納水六七尺始可行王侍郎船或果可行
乎元人自正至十七年開浚此河至三十一年竟以淺
濫奏廢元史謂其勞費不貲終無成功足為前鑒今當
攝高室之堤無徒殫財力于不可成之勝河也巡按
御史高為正亦以為言上以抵按奏報典刊應節所奏
刑部奏殊恐難底績命工部議以聞于是工部覆言

抵按既既明確則應節所為可成可恃者詢謀原未食
同委在停罷上然之召應節及斌還而罷諸添設員役
焉

崇禎十四年七月戶部主事祁國瑩疏言國家財賦倚
辦東南迨自漕河淺阻設若欲開膠萊新河以費大工
鉅而止然膠河之可開與今日之急切宜開臣故歷、
言之蓋膠河自元初萊人挑演建言開故又名新河
其自麻灣口以南直抵淮揚倉口以北直抵天津中間
相去僅二百四十六里且兩岸之土如膠一水中流若
練下無流沙委無疏土諺所謂銅鑄鐵底河也今海口

新河口陳村等閘遺跡舊存海倉卽元時囤糧之所我朝嘉靖年間海道副使王獻復奏行之南北列潮舟車甲迄中間未及通者陸三十五里而航以陸運去任至萬曆年間工部尚書劉應都奉勅往勘已會議分工但以佐費數多致有異議事遂寢格彼時運道無虞卽報罷可也今內外交江漕艘梗阻而猶謂新河不可開得毋曰物力既絀工費之難乎試括東三府見役班軍免其幾千里之跋涉令其服役于本土除應支月糧工食外卽將節裁快壯工食項下每日量給鹽菜銀一二分彼之踴躍趨事登萊指匠曾櫻竅勘過此與臣酌議亦

云大約費七八萬金之矣得無曰積沙太多疏通之難乎夫海口皆有潮水灌入堪以行舟止有沽河至白河二處積沙約長七八里皆淤浚甚易者視漕河數千里每歲挑浚它運豈止十倍于此乎又得無曰中有伏石不便行舟乎聞其右喇港有大小青黑石然盡沒沙中舟行湖上絕不相涉原無崇山峻嶺視海運始皇廟城山諸險又豈止十倍此乎穩之此河一開沿崖海港萬死一失非黑海開洋之比且南北直截轉輸甚便可省數月之程及一切盤剝折耗之費而河並運在西河則糧數既分運事自速亦可免挨幫積水之艱虞矣則二

百餘里防護甚易可無回喉一線之虞其在東土則商旅可通足資貿易卽通運道方則開寧薊永一水可達亦免召買它運之苦此政清漕運之窮免海運之險無寇盜之警策未可善于此者章下所司者以聞

十六年六月戶部尚書倪元珪奏淮鎮切謀及裁漕末議疏曰臣觀南北扼要惟在兩淮誠得精兵三萬並以戰艦千餘近翼金陵遠竄江漢卽或敵孽猝至檄萬兵入援剗開夕發南兵微調悉可不煩天下大計必在于此惟以公私俱竭措餉無從臣于是有裁漕之議也蓋今為海運之說者惟慮成山之險迫萊鹽通膠萊河為

便矣而或以倉水嶺為膠萊龍脉不宜毀斷且下多峒狗勞費無益今設海船從淮口出營門運齋堂島不過好風兩蓬直進膠河口裝上小舡剗進膠河不五十里徑抵分水嶺履覓居民小車盤至嶺脊凡四十里達于萊河復裝小船沿海楊帆舉無島嶼漂損之慮再用好風四五蓬卽抵天津此功一成而兩淮三百萬鈔出其中矣蓋河漕每糧一石各州縣給旗甲腳價多至三四兩今既及淮而止于道里省三之二腳價亦省三之二今州縣循三兩為率以一兩給旗甲二兩解淮庫計江浙等處正米二百萬石可得銀四百萬兩以百萬為海

船載運之費以百萬募兵三萬以五十萬治戰船千餘以五十萬製降甲仗及馬此外猶餘百萬若初年一切措置及海船盤運所不敷者尚可取諸此也循此行之淮之富強甲于天下即一淮安樂欲滅寇沛然有餘矣至于任事重臣自膠以南經理淮口海船及漕兩船交先緊徵收脚之法皆責之淮撫自某而北凡措置車輛倉廩分設官署及盤運之法皆責之漕撫要取同心浚計事成賞如鉅數此非屬民之政難云之功苟得其人未有不辦此外議設道部及恭將守官于分水嶺上又移車運之議改為人運即以運夫為護丁可得飽兵

五千不煩別餉一應事宜得旨另覈詳奏帝嘉其有裨大計令悉心籌畫其責成經理事宜俱令詳確議奏十六年十一月諭工部前議膠萊河以通海運曾否動工其戶部所發及河工銀十萬兩曾否支用着即察奏昨計臣奏文登開卷魚池為通漕便道係賀王盛所議是否可行即着王盛前去詳悉勘明從詳確議速奏特諭

孫承澤山書

崇禎十二年十月沈廷揚奏言從高郵城北二百七十里以達廟灣入海七百里達膠州之麻灣入新河二百

七十里至海倉遠過馬家濠不惟避成山之險而淮口陰山諸險皆避之此二百七十里皆低窪易開由海倉入海至天津一千八十里共二千八百里則河漕不如海運之便開膠萊又不如高郵徑至麻灣入新河之尤便

崇禎疏鈔

崇禎十五年二月山東副總兵黃胤恩疏為成山已通捷徑言皇上目滑梗而勒行海運以五萬石小試柰交先廷後運三陸冬臣且三次禦寇護運至膠萊河地界

周圻掩視真有不煩創鑿不損地脈可永為漕運之捷計者且不勝私喜謹為我皇上陳之臣按先朝有議開膠萊河改道者不一然無柰既為山根石脚難施斧鑿之功是以除改隄止金錢徒費某舍無成臣謹案其地南北橫長共計二百四十餘里除潮海深入者百里又河漢湖畔量加通浚即可通潮者百里此外惟是嶺頭脊骨不可鑿動者約四十里若今之漕河每歲急挑剝者不下數十處今獲此利涉即苗茲嶺脊為鑿剝之地能幾何哉計將淮揚重船全其運至膠河濶水津門空船全其接至萊河濶水其中間通浚小河多造腳船

枕較勝通州抵壩故事獨于嶺上接建倉廩留本省京
邊推爲輕重信足盤剝之用故古河陰洛口之遺法待
回空受載是南自淮河抵膠北自海倉抵津計日直達
膠河水塢水程周遠迢遞實堪即此成山一轉亦縮近數
倍每一年而三運四運無不可者河有淤淺寇賊之患
不至所阻海有風波島嶼之險無復可虞既用海以輸
漕而用膠萊又所以輔海一舉而兩濟事捷而功倍實
爲萬世之利也伏乞皇上勅部與總督臣酌議如果臣
言有闕大計伏候聖裁

山東通志

七

自泲水入河北岸隔一里爲支家河可開通經新溝至
安東縣有泲河泲水三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連河
朱家河白家溝七里河流入淮又東有鹽場河平望河
界首河白浪河牛洞河車軸河流入海俱宜築塞中有
過壘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沐陽水
湖而爲大湖俾潮又有楊家溝西連河崔家溝古開河
皆爲入連河水道自支家河至連河海口計三百八十
里入于海由海州贛榆至山東界歷安東衛石臼所夏
河所壘山嶺膠州膠頭營至麻灣海口計二百八十里
隔馬家灣五里可以開通經把浪廟新河口店口社陳

村小開戴高刘家大開至朱杜家村至于度州又經窩
鋪停口大成昌渠小開新河集泰家庄海會口至大海
口計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計一千
四百三十五里與地志云登萊本海運故通然勢險難
固稽之往蹟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
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河西流至萊之海會口入海以其
自勝抵萊故名膠萊蓋元時所浚可避遼東海道數千
里之險世固未能舉其說也嘉靖十一年巡按御史方
遠宜巡歷登萊訪茲遺跡乃檄使采勘宜抵淮海始得
其詳焉圖表之于是水源之通塞山川之險易道路之
遠近開壩之廢置若指掌然嗚乎使漕運常通無谷故
矣萬一有梗塞焉海運其容已耶海運行則膠萊之故
道不可不復矣

停止膠河疏

隆慶五年工科題止膠河疏題為漕河淤塞糧運險阻乞開濬新河以便儲運以圖久安事據萊州府知府楊

起元揭榜會同濟南等府同知等官牛若愚等親詣膠州麻灣等處南自龍家屯北至海倉一帶勘得龍家屯四里三十步水淺不逾四五寸每日潮至不能打壩斷水難施挑浚之工查三里有大沽河橫中帶沙淤塞河難挑浚一過沙淤前功盡棄據家口六里二百四十五步俱勾圍沙石此處若難微水不便挑浚又准青州府推官張集勘得趙家口起至杜家口止長十餘里水淺一二尺河底俱係岡勾石且有犬者若欲浚鑿極為費力自杜家口至吳家園三里餘係小沽河口橫衝細沙恐難壩治吳家口至譚家西南新口止共七里俱有淤

沙岡石其沙皆係白河水帶來譚家西口至分心嶺共九里白河全無接濟早則先乾濬則沖決又准萊州府推官岳達勘得窩舖分水嶺至趙家口十里多流沙趙家口至集墓灣五里有餘北岸現河口夏秋雨多即有大水帶沙入河冬春乾涸董家莊至陶家莊心里餘內有岡石一遇秋雨泊水湧入無雨則乾又據掖縣知縣趙欽湯勘得周家莊至秦家園泊水沖開溝口數道值雨則泛漲無雨即乾涸至無泉源引導河底俱有沙石又於高密縣知縣李尚賢勘得謝家口至王呈廟約一十一里至于閘內沙石桐半挑浚工費比之他處頗

大自謝家口起至楊家園止河岸水勢似有端緒說者謂新河可開或獨目于此耳又據黃縣知縣王中遠勘得楊家園至新河開面比之南邊一帶雖漸稍寬欲西引雖河但勢已近海引之無益况雖河地勢逐下難以引入昌邑又居濰河下隴所當詳議又據濰陽縣知縣王玟勘得新河開至海倉流沙壅滿難以行舟挑浚工程頗大新河開係東省通衢元經通見者起問此新河設開之端由于此耳又准青州府同知程道東等量得雖河舊溝渠口河中到于東岸高三丈四尺若浚溝微水心幾四丈通東開有萬年處將不止于四丈矣雖

水雖引委焉的確又淮浙江嚴州府同知李崇孔等帶同監生崔旦勸得分水嶺挑渡二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下即是廣沙挑之九尺六寸隨即開去四尺餘廣沙力較不能承載易于崩塌又批青州府同知程道東南陽府同知李元芳等隨同監生崔旦募夫到于分水嶺口迤東南老地周圍開鑿三丈有餘上層至岸堅土四尺中層岡石五尺仍將岡石以下加挑四尺有餘俱是鬆軟廣沙旋挑旋墮二尺難施等因到該該職勘得引水接濟雖東有大沽河西有灘河二水稍大亦係新源但一則南風麻灣口難以挽而西一則西隔百有餘里

難以引而東若欲兩海通貫必汲以六七丈使得兩平寬一十餘丈始免崩岸縱經費非百餘萬程限非五六不能成也其功可輕言耶等因到臣查詳所呈中間恐有承委各官踏勘不的捏詞虛文革了事面同背弄意見廉協遞難輕信又經葉竹守巡海右道參政劉孝副使潘允端親詣農勘大車謂隣河無可導之泉建開無可蓄之水欲汲鑿河身使海水南北貫通但分水嶺等處較之海面積高六丈委難開浚不敢附會以千數隱等因到臣會同巡撫山東右參政御史梁夢龍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表勘得分水嶺係新河命

脈旧名王乾洪昔年王副使欲開河先于此相視目惡王字與姓同乾壩乃無水識遂易云分水嶺至今士民猶呼王乾壩其河岸俱有八九尺河身沙泥淤積較兩頭差高非岡嶺之嶺也募工鑿驗三尺以下皆岡石小塊無有頑石至一丈則皆廣沙旋挑旋墮用力頗艱此處止有白河一道二三寸細水流入新河一股往西北一股往東南僅寬一步已經各官踏勘水源本末微細然新河之開須長借水以濟今現河小膠河張灣河九穴都泊能接新河即今乾涸低處稍有積水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僅浮一線沽河停蓄之水有三五七

尺亦多竹漆潰積查其源頭亦細况地勢東下不能北引以達分水嶺且陳村閘以下夏秋兩澇水溢俱從此河衝入新河流沙淤積為河大害前人云欲開新河當先治沽河不脫未受水利先受水害况故引之而入乎縱使諸水可引不論地勢不慮沙患然亦不過數寸之水安能充足二百里全河之用以此以論諸河之不足資審矣今人皆云新河易開者止見沿河一帶卑窪處積水有一尺二尺三尺者高淺處有二寸三寸四五寸者若將高淺處挖下則水自通源不知卑窪水積者以下流高淺壅滯故停蓄耳若將高淺處浚深則蓄水流

行流則無源必竭安能積聚執此以論蓄水之不足恃
的矣又目登萊二郡士民往還新河開上見河形稍寬
海水潮入一二尺遂謂全河皆然不知迤南十里餘河
之寬狹水之淺深迥不同矣有猷引雖河之策者雖河
在高密縣之西離新河一百二十餘里中間高嶺五層
難于挑引及重濰河東岸三丈四尺方與石平石高九
尺方與水平即石岸甚高已難挑浚況通里甚遠高嶺
甚多誠如各官所稱雖竭盡財力終難濟事執此以論
濰河之不可引明矣夫新河之開必借濟于海之水
水既無可借河決不可開此有目者所共睹即挑引如

手

崔旦輩視之亦使首嘆息而已且崔旦昔年所引海運
編諸以一左近故之東登油河西塞濰河今固無水又
獻策東引沽河西引濰河及委諸勘濰河則又具呈回
稱妥矣難引夫以一人之言而前後牴牾懸絕如此以
一人之見而旬日之間倥傯如此則新河之說皆游談
而鮮定論蓋彰彰著矣臣等之新河無水以濟無泉可
引固矣然南北兩頭海水相接中間三百里河身又與
海相通海水固足可引海水獨不可遠乎若將河身浚
浚廣闊較海面更深數尺俾海水灌入停蓄亦可牽引
舟楫縱工力繁難財費浩大亦須估計的確開說明白

以曉示後人以杜絕後議復委各官帶領打水工匠後
沿河計其丈尺以憑估計擬各官所稱南自陳村開以
至分水嶺積高二丈九尺八寸北自周家莊以至分水
嶺積高三丈九尺八寸復委同知李學礼等并監生崔
旦募工鑿試開四丈長十丈深三丈五尺隨挑李礼等
業沙回稱挑浚一尺之下俱是岡石五尺寸即是糜沙
挑至九尺六寸隨時塌去四尺此河絕無能為矣蓋糜
沙力軟不能承載崩潰甚速流湍不常滲漏亦易淤耳
世新河以上視之水源不足既无盈尺活泉可以引濟
則全河之血脉已竭以下瞻之糜沙不堅又易坍塌乾

手

涸難以持久則全河之軀腹已虧甚二者皆修河大忌
也縱費帑金百萬開之何裨於用縱引海水數尺蓄之
初可以保則元史食貨志所載勞費而無成國初偏訪
運道舍此而不顧王副使以後屢行奏勘而未與展工
者始得其真矣再考元蓋都曲賦總管于欽山水纂父
云至元初萊人姚演建言首起膠西縣東陳村海口自
東趨西北鑿陸地數百里故通漕直沽海口數年而罷
余常秉倚過之詢土人云此河為海沙所壅又水潦積
淤終不能通徒殘人耳目此則彼時已認其非矣何今
人之不審耶

萬曆四年工部奏止膠河疏題為清渠可虞故開新河以永裨國計事本部會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堂上官六科十三道各掌印官尚書張瀚等看得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斌題稱南海口地方有積水橫絕中流已從古路溝另開十一里許以避其沙又設于新河河水之左橫建一閘俾浮沙不入北海口一帶築隄五百餘丈以約水障沙分水嶺一帶試開一處深至三丈以上運水甚難因而停工自王家丘至船路溝另開七里為一便路此處白河一通適當分水嶺之衝故建閘堤以遏之仍引水為用及造缸之式欲以待即王宗沐

海缸為準而稍餘其制載報三四百石納水三四尺河海金竹永無患要動用原奏首報三十萬其餘銀兩另竹細估補發巡撫李世達題稱試過三工俱已的無可行潮水引泉俱不可恃乞將二臣回部督事巡按商為正題稱海沙為梗海水難通及又揭稱海沙難去丈尺難規工程難計沙石難去潮水不足恃引河不足濟海運難行乞命二臣回京河工即為停止各一節故照尚書劉應節侍郎徐斌建議新河要捨故河而尋便道在于王家莊一帶開浚以通海為主蓋兩海相貫則河渠充滿海舟直達于河由河灌入于海往來無滯誠為

得策隨該二臣改設黃阜嶺又改船路溝今却于分水嶺開試勘稱河形太高而海最下勢不可通遂致及乘潮導河障沙造舟等事意在多方求濟大約以兩頭所恃者潮南自麻灣以抵朱鋪允五十里北自海口以抵亭口一百八十里皆可通潮巡撫李世達却謂南潮止及陳村間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楊家園距海口六十里間或至朱鋪亭口者蓋一年之內有大風迅烈潮流疾速則然不可以為常也且潮水候焉而長候焉而落則未免守候耽延踰時況潮之所及為有限乎潮不足恃明矣又以中段所恃者張奴河至膠乃最下之

地為秋潦所竭十月以後日漸消耗至春月泉脉微細通報運湧到之時雖置櫃建閘以時啟閉終不能使之源而末涸而不竭也至謂白河流沙為害設建堤二座以遏水之入而謂水流壩下引以濟河秋漲水經堤上則沙亦與水俱入而謂內以停沙又皆臣等所未喻也河不足恃亦明矣而海口地方各有渾沙至謂為淺沙客沙亦能為害全河長亘二百七十里內沙洲頗多自王家丘至船路溝七里雖為便路其下有沙與否亦未可知沙在海中者潮水湧運沙不隨之而入沙在地中者疏浚所及沙必隨之而出雖土沙中半土可蕩盡

而沙則下沉日積日多愈挑愈有固非祛除所能絕亦非隄開所能障也乘潮導河皆無是恃沙多水淺置舟則勝雖稍餘其制載糧三四百石亦非淺者所能勝也副淺易舟建倉年設必將後起高書劉應節亦謂害後之策難以逆觀當思所謂利者未必利而害將不止于什一矣國家舉事固不嫌于導河若無裨漕計亦奚以導河為哉今以百萬之銀驅數十萬之衆而希冀不可必成之功殊非萬全之謀亦非三臣建議之初意也且高書劉應節原奉明旨會同徐斌等并該省抚按官虛心計設先將堆處開浚試驗果否得有可行今撫

按官李世達高為正俱各親到地方公同開浚試驗而執論互異如孰則劉應節所謂為而可成而可恃者詢謀原未會同事休委多窒礙相應停罷以省勞費

與谷近滄年兄論開膠河書

王宗沐

某忝罪東省已月餘矣通者人自北來傳聞京師倡開膠萊河之議云已有端笏意必因邛河之淤塞運道稽留深憂遠慮欲為國家享久遠不拔之計故議及此殊不知欲享久遠不拔之計而此則煩難必不可就之工設為談議猶之可也若必為之則其地在本山東薄海陰盡東境而某山東子藩臣也使嘿不言與言之不預萬一論有成緒擇遣大臣或臺諫部寺官按行相度而遣官又或稍有成心欲以慫恿朝廷主于必行臨時力爭而不可得則山東莫大之患與宗社之憂必在于此

某亦無所逃罪故敢冒昧以布于明公膠萊之議起于元世祖都燕運河自浙西涉江入淮由一河逆水至中漕陸運至洪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濟寧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河陸運至臨清入御河至元十七八年始開膠萊河道通海其事不成而罷故史臣曰勞費不貲卒無成就此載在元史食貨志中可考也元世祖嘗以十餘萬人命其臣阿剌罕范文虎等將之以征日本自膠萊海陸舟過風而沒曹不為意彼之虐用其民能以十萬之衆填海以事遠夷豈不能驅十萬之民間河以通運道而

卒無効何也至武朝高祖道海運七十萬以餉遼東
魏祖開漕河運四十五萬以餉京師而終不設又膠河
二經之神謀群策畢集皆釋不圖者豈非以其事終
不可濟哉而今當履之之日乃欲奉先代之中轍脩
二祖之不可圖以覲就不可成之功恐非計之熟者也
膠河本受新河之水源出高峯其流甚細若欲通舟必
須遠遶各處之水合于新河而北下海倉口乃可運漕
遶之則必有堤合之則必有閘群山相通夏秋暴漲河
身水勢不能衝而易淤三百里之河一里淤則廢千餘
金之閘一石壞則廢今漕河受沈汶沂泗四水會衆一

百七十尚憂其淺而膠萊獨以高峯一水改使成河故
謂決不可成者非獨為馬象鑿之石難鑿而已也集議
置閘引泉擇海費以百餘萬計即使其財已足工已藉
人今即徐之工合湖河南山東江北直隸之民而其召
募則以路當孔道四方走集之人也膠萊僻在海隅雖
濟南之民不肯數百里而赴募其勢必盡編排于青登
萊三府非十萬人一年為之不可也三府連年凋敝人
戶多逃本額之征十欠四五每歲山東以督糧拖運降
調往奉率多三府之官集在戶即可覆視也料三府之
民土用以十萬則野皆不耕矣一歲之京邊起運與地

方之存留仰將何給米人貳萬中有一生觀心焉叔子
臨清齊寧之繁榮以為有河通行之故也然不知白首
種樹利不及享而青登之民則又何望也且今漕河之
挑濬在國家不過以督責中丞中丞以督責有司曰挑
河挑河而已然民間之荷鐮而裹衣妻送其夫父率其
子白頭伏杖孤兒寡婦之哭聲不可得而聞也膠泥而
足水疾病生焉去者辛勤者者貽費竭而死者路而埋
者不可得而見也然且剝膚椎髓以為之淤而必挑決
而必塞涸而必遶而不遶不遶者以國家之漕重故也
今膠河之新開其工百倍于邳徐者而遽以勦三府之

民則夫乃可以已耶且今欲開膠河者豈其非漕河乎
本欲為國家意外之慮故重開一河以備緩急使遂以
此而奔漕河則非建政之初意也是漕河必不可奔也
然某所謂漕河必不可奔者又非獨為漕運已也國家
聖子神孫有分封而南如景府者誰能建議使由膠
河出淮海乎國家所與共理天下者在百官士夫南人
之入北與北人之仕南皆不能不携家誰能定法使必
由淮海入膠河乎黃河下流壅則上流漫倘自睢曹橫
嶺歸德薄泗州浸濡鳳陽陵寢所在其可坐視不別導
乎徐沛固東南一要會也下流既壅則數百里之間將

為巨浸其可坐視不拯乎以是四者謂漕河必不可
并也漕河不可并而復開膠河是欲以國家之力頌兩
河而山東之力供兩河國力之能頌兩河與否非疎遠
之臣所可知若山東之不可供兩河也則某深知之矣
今漕河之港溜開泉壩夫堤夫派在齊東兗者銀力二
差各四萬五千有奇而力差則民間倍以給之是九萬
有奇矣合兩者幾十五萬而大派臨期之微派不與焉
膠河既成視漕河稍短其所謂泉園港溜之夫一不可
缺姑約以半計當得八萬金而河漕則必設重臣戶工
部分司有間則有間官有重臣則有奏報則設驛官海

舟大而底失入膠河須易平底小船出海倉口則復有
海船則必設船廠建置衙門糜食夫為費亦不下二萬
齊東兗但供漕河而膠河歲給十萬勢必全派于青登
萊今之青登萊可復加以三千餘金乎可忍加以三千
餘金乎又何言十萬也山東地形輔京畿是國之左腋
也漕河一線山東居十之七是國之咽喉也歲輸京遠
與夫物產土貢其地諸雜料與民之上例者不下百萬
是國之中廚也撫之而尚恐其逃安之而當恐其動奈
何為不可成之役以撫之而自貽其憂乎始不慎國用
數十萬金成之而不成稍成而復淤勢必并之是以數

十萬金委之水也某往在江西時曾見羅文恭海運地
圖言其王憲副膠河之說而特為刺之以傳意亦以為
可幸而齊也此今來官山東按地形而計物力然後知
其事之必不可成故士夫平日相與促膝而談之以為
新者又欲措手而施之于事而未也合也某少有志切
業中已病卧州野朝廷不知其不肯以為可用狀之
埃土之中亦欲思竭平生為所部管一事以報一聖朝
即有如膠河之利正某畢力之秋而猶嗷嗷如此者誠
其見其不可就毋徒為國家時生一事也某以為開膠
河必有事然不敢一及之者似亦危言動人之聽開膠

河必不就然不敢多及之者似以隱見阻事之成故于
河之決不可開者不復詳言而但于開成之不可繼者
頗慮其患伏惟明公定柄斯說也者倘以為可采幸于
聚攻之時力言之使遂停罷則宗社幸甚山東幸甚

明代河渠考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廟制圖考已著錄是書採取
有明列朝實錄凡事之涉於河渠者悉按年編次
天啟四年以後則雜取邸抄野史以足成之視史
志所載稍詳然頗傷冗雜考斯同嘗預修明史此
本疑卽其摘錄舊聞備修志之用者後人取其殘
稿錄存之也又兩江總督所採進亦有此書題曰
明實錄河渠考所載止於萬曆四十八年知當時
隨筆抄錄本未成書後來傳寫其稿者各據所見
之本故多寡互異併書名亦小不同矣

今水經一卷

〔清〕黃宗義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二年孔繼涵家

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今水經一

卷》提要

今水經表

黃氏輯鈔

黃宗義學

河入海

忽蘭水入河

亦八思河入河

納隣哈刺河入河

乞里出河入河

鴈撈河入河

遼水入河

鳳林河入河

浩疊河入河

洮水入河

金水入河

吃那河入河

延水入河

汾入河

渭入河

沮

洛入河 渭入河 潯沂涇汎入渭 馬蓮河入涇 漆入

濟入河 洹入河 洹入河 洹入河

沁入河

汴入河 須鄆入汴 京入鄆 索入京

遼入海

鴨綠江入海

混同江入海

松花江入混同江 黑龍江入松花江

膠入海

濰入海

丹入海

淄入海

濰入海

漆入海

白入海

黃花鎮川河入白

衛入海

淇漳汶潁桑入衛 清入淇 沙易入潁 溫洋

入桑

淮入海

汝潁淝渦濠池泗鄭沭入淮 淮入汝 淮入潁

沂沂淮入泗

江入海

皂江入江

大渡河入江 涿水入大渡河

金沙江入江 大姚江打冲河瀘水滇池牛欄江

馬湖泉江入金沙江

永寧江入江

資江入江

南江入江

嘉陵江入江 巴語入嘉陵江

烏江入江 首河南明河湘江龍底江思印江

河由江入烏江

開江入江

清江入江

沮江入江

漳江入江

漢江入江 均水清水夷水白水涓水入漢

洞庭湖水入江 湘入湖 洮濯盧洪江永瀟祈

春陵水 柳攸流連清澗潯入湘

潯入湖 都梁水入潯

沅入湖 處洞河清江錦江洪江辰酉辰入沅

禮入湖 淩淩淙淙蘭江入禮

沔入江

沔河入江

陸水入江

龍開河入江

彭蠡湖水入江

贛入湖 貢水章水雲亭江早禾江吉水袁江

豐水蜀江奉新江入贛 廬水寧都水雩都

水興國水信豐水入貢 猶水入章

盱入湖 飛孫水宜黃水崇仁水入盱

番江入湖 洎水建節水德興大溪入鄱

上饒江入湖 永平溪王溪楷溪白塔河宋溪

入上饒江

修水入湖

饒水入江

池河入江

大通河入江

荻港入江

漳淮入江

青弋江入江

巢湖入江 肥水挑溪入湖

秦淮入江

滁河入江 襄水清流水入滁

北運河入江

南運河入江

太湖入海

苕溪荆溪入湖

浙入海

軒駐溪壽昌溪東陽水桐江浦陽江錢清江曹娥

江入浙

姚江入海

靈江入海

永寧江入海

永嘉江入海

安陽江入海

連江入海

建水入海

東溪西溪南浦溪松溪鮑溪海溪沙溪九溪入建

水

洛陽江入海

晉江入海

漳江入海

汀水入海

廣江入海右江會左

福祿江融水洛青江牂牁江入右江

白石江潯湘江龍江西江水八尺江清江武流江

秋風江東班江寶江入左江

明江崇善水駭排江歸安水入龍江

烏江白馬江縮江入廣江

瀕江入廣江

陽江銀江相思江荔水入瀕

陸川東安水瀧水新江綏江入廣江

清永入廣江

林安水凌江水翔水會瀆水黎溪武水竹頭潭

水入瀆水

漢陽江入海

鉅江入海

廣江入海

欽江入海瓊海南峽

元江入海

瀾滄江入海

樣備江入瀾滄江西洱海入樣備江

大盈江入海

麓川江潞江入大盈江

今水經

黃氏續修

黃宗羲學

北水

河水之源出吐蕃朵甘思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百餘泓湧出匯而為澤方七八十里登高望之若列星故名火墩腦兒詳言其地在中国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為近焉東北流百餘里源為大澤又東流號赤賓河又東忽蘭水合乞里出河來入之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東北流分為九派復合

為一水始渾濁又東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即崑崙也繞崑崙之南折而東亦八思河入之又折而北詳言其地在中国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為近焉東北流百餘里源為大澤又東流號赤賓河又東忽蘭水合乞里出河來入之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東北流分為九派復合為一水始渾濁又東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

河漢水源自西番經西寧河水又東至莊浪界洮州南過河州北入浩靈河河水又東至莊浪界洮水入焉詳言其地在中国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為近焉東北流百餘里源為大澤又東流號赤賓河又東忽蘭水合乞里出河來入之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東北流分為九派復合為一水始渾濁又東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

縣吉州出龍門口詳言其地在中国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崑崙殆為近焉東北流百餘里源為大澤又東流號赤賓河又東忽蘭水合乞里出河來入之其流寢大始名黃河又東北流分為九派復合為一水始渾濁又東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

又東過中牟縣北汴水入焉河水逕開封府至兗州府曹縣界分為二派其一東北流過濮州境東南六十里同北清河一名會合衛以入海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同南清河一名由淮以入海

黃河舊在開封府城北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連山東濟寧州界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下東逕府城北五里又東南至項城縣出境入淮而故道遂淤永樂八年復疏入故道自是河分為二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縣東逕開封府城西南自是汴城在河之北矣又東南逕東留自毫入渦

口又逕蒙城至懷遠北而入于淮焉

汾河 源出太原府西府靜樂縣北一百四十里晉汾山逕府城西二里西南流歷清源交城文水祁縣至平遙介休過汾州城東二十五里南入平陽府境逕靈石趙城洪洞臨汾之西歷襄陵太平之東南過絳州稷山河津北過榮河西注于河

渭河 源出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五里南谷山至鳥鼠山下轉而東流逕渭源縣北二里過鞏昌府城凡五里東流漳水從西注焉漳水源發漳野西水塞南舍木匠谷水經縣渭水東流至清水縣清水西來南三里東入于渭

注之渭水東流逕鳳翔府寶雞縣治南又東汴水北入之汴水源出隴州西四十里研山南渭水又東逕岐山扶風二縣入西歷界歷藍屋典平咸陽逕府城北五十里又東逕會焉渭水又東過渭南縣北至華陰界沮水北來注之沮水來自延安府宜君縣南同沮水沮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于渭渭水又東入于河

涇水 源出平涼府界峽頭山逕涇州又東南至邠州北界馬蓮河從北來注之馬蓮河有二源一名東出北界安川及靈武水南流與西河會一名西河源出北界安川及靈武水南流與西河會一名西河源出北界安川及靈武水南流與西河會

諸水由西轉南會于東河至合水縣西四十里又會九龍川入真寧縣界涇水又東南過醴泉之東

洛水 源出陝西商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謹樂山東流逕洛南縣北五里為洛河又東流入河南盧氏縣

歷永寧宜陽又東過洛陽縣南澗水從北來注之澗水

源出崑池縣東北二十三里內石洛水又東渡水從北來注之澗水

縣伊水從西來注之伊水

至候郎界洛水又東過候郎縣南入東北逕鞏縣東

又北入于河

濟濟 源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王屋山下曰洸水既見而伏復出于濟源縣西北三里東流為濟有二源東源周圍七百步其深莫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兩源合流至溫縣南入于黃河與河合流又東過城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濟水性下且勁過黃河之南溢而為滎往東若斷若續或伏或見濟水又東過原武又東北流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逕封邱縣北為北濟過封邱縣南為南濟北濟又東逕開州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

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濟水又東北流逕東阿縣界又東北入濟南府界逕長清縣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于海南濟又東過曹州境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過金鄉魚臺縣南東入于泗山徐邳達淮以入于海

汶水 其源有三一發濟南府城南七十里太山之旁仙臺嶺一發萊蕪縣東五十里原山之陽淵水出陰一發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焉名曰整汶西南流與泰安州東南四十里徂徠山陽之小上河合又西南流入兗州府境逕寧陽下陰汶上縣

界又西至東平州界注于大清河大清河即濟河之

故道蓋濟水伏流不見故惟汶水由濟以入于海

沁河 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北一百里綿山東谷

南流入平陽府岳陽縣界東流至沁水縣城東五十

里南流穿太行達濟源河過南懷慶府城北二里逕

武涉入于河

汴河 源出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鄆四水源出滎陽縣方山北流入汴索水源出滎陽小隄山北流

入京水京水源出嵩山逕鄆州西南十五里東北

入鄆水鄆水源出鄆州城東二十里東南至中牟縣北

入于黃河

汴河舊自滎陽縣東逕開封府城內入東合蔡河

名荦若渠東注泗州至徐州城北入于河後因河

決蔡河湮沒而汴自中牟入河矣

遼水 源出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境南流大清河

合小清河入焉大清河源出三萬衛東北分水嶺南

南流逕城南又西流合衛水嶺西遼水又南流逕鐵嶺

瀋陽郡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珠子河從西北來注

之珠子河源出廣寧衛東北一渾河合太子河從東

北來注之渾河一名小遼水源出塞外西南流至瀋陽

于太子河太子河一名大遼水源出西南流至瀋陽今

小遼河入南至海州衛三岔崗入于海約有一千三百五十里

鴨綠江 源出隸綽之長白山其山去金故會寧府

南六十里其顛有潭周八十里北流為渾同江東流

為阿也舌河南流為鴨綠江去三萬衛東北十餘里

西南流逕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大嶽江入焉

大嶽江源出龍鳳山入西南至安市入海

混同江 源出長白山北流逕金會寧府過五國城

又北合松花江東入于海

松花江 源出長白山北流逕金故南京城合黑龍

江黑龍江源出北山即黑水靺鞨之舊至海西入于

居南流為二千餘里入于松花江

混同江

大凌河 源出大寧自義州衛西六十里入境南流

逕廣寧左右屯衛界入海

小凌河 源出大寧自廣寧左屯衛西入境合女兒

河吟刺河南流入海

膠水 源發膠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饒極山北過密

州五弩山南水入焉又北過高密縣注渤海與張奴

水合由澤北入新河逕平度州昌邑縣界入海

雒水 源出昌川西北九十里其屋山自蔡川諸城

縣界流入高密縣境逕昌邑縣界東北入海

丹河 有二東丹河源出昌樂縣東南二十里方山

西丹河源出臨朐縣丹山二水皆北流至昌樂縣城

西合流至壽光縣界入于海

沽河 有二大沽河源發登州府黃縣踰山小沽

河源發萊州府東南馬鞍山大沽南流小沽東南流

至平度州乃合至膠州即墨縣入海

墨水 源發平度州墨山南流至即墨縣界入海

淄水 源出泰安州萊蕪縣原山北流逕臨淄至壽

光縣時繩之水注之繩水源出臨淄縣西中池北流

十五又東北入于海

濰河 源發宣府城西一百二十里炭山水井亂泉

合為此河北流逕古恒州南下流入開平東南流逕

遷安縣界至盧龍縣漆河西南流東注之漆河源出

林口南流至遷安縣東北七十里為青龍河漆河又

東流逕永平府城西門外為漆河入于濰

南至樂亭縣入于海

白河 上流自宣府城東北三十里雲州獨石東南

流逕古北口至密雲縣西黃花鎮川河西東注之黃

鎮川河源自塞外流入黃花鎮白河又東南逕順義

縣昌平至懷柔縣入于潮河在密雲縣東南下白河逕

縣東潮河東來注之潮河在密雲縣東南下白河逕

通州至武清縣東南為在沽下流會衛河為丁字沽

入于海

衛河 一名御河漢名為屯氏河源出河南衛輝府

輝縣西北七里藉門山東流逕衛輝府城北一里又

東流淇水西北東注之淇水源出彰德府林縣西北

合清水清水源出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東南流

送獲嘉縣界又東南至淇縣界注于淇淇水又東流

衛水又東流過大名府滑縣內黃界漳水入焉衛

水又東北入東昌府館陶縣西二里至臨清江水會

河北流入之過東昌府武城縣界入濟南府境逕德

州城西北過河間府界去景州城東二十里歷故城

吳橋東光縣境下至滄州西流逕興濟縣入青縣界

合漳施河衛河又東北過靜海至武清與桑乾河合

又東北入于海

漳河 其源有二一曰濁漳出山西潞州長子縣而

五十里發鳩山東北流逕潞州城西南二十里過襄

垣黎城二縣自林縣西北入漳德府境一名清漳出

平定州樂平縣西南二十里少山西南流過和順之

西北四十里石炭嶺下流逕遼州東七十里又西南

入潞州黎城縣界自涉縣西入彰德府境二漳俱東

至林縣合流至彰德府為漳河逕臨漳入廣平府境

歷城安廣平肥鄉曲周入于衛河

潞施河 源出山西繁峙縣東北三十里泰戲山歷

代州崞縣忻州定襄五臺孟縣北入真定府平山縣

界逕靈壽縣至真定府城南逕晉州過保定府境東

鹿縣南三十里達于深州至阜城縣沙水入焉沙河

入之洛河源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界伏

入洛河源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界伏

縣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界入于沙河復出遼平府城又十里下達雞澤縣

與金龍池水合東流過澤源州北還宣府保安州新城西南四十里洋河東南流來注之洋河源出境外里東流還保安州城西西南一又東入宛平縣境為盧溝河至看丹口分為二派其一東流出通州高麗莊入白河其一南流還國安武清縣小直沽入于衛河

淮水 源發河南南陽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桐柏山其支岡有水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又東還汝寧府確山縣信陽州息縣至新蔡縣南汝水從西北來入之入潁上界至壽州西北潁水入之又東泲水入之泲水源出宿州龍山湖至懷遠縣渦水入之

泗水 自黃河東流還蒙城淮水又東至鳳陽府北境縣懷遠縣東北入于淮淮水有二源東源出鳳陽府舊城南六十濠水入之濠水有乳山兩源出府南八十里鍾柳山至界高橋合流還府舊城南有石絕又東池水入之水謂之濠梁又東南入定遠河入淮又東池水入之縣南一百四十里北流入淮又東北入泗川至清河河口泗水入之又東刊溝南入馬子河子河南為伊姜河又自大江由儀真縣南為獅子河東北流淮水又東還揚州城東南北通射陽湖為刊溝入淮淮水又東還迴淮安府城北五里又東沐水入之還安東縣東入于海

汝水 源出河南府汝州天息山東流還卽縣南又東南漁水合沙河入之漁水源出南陽府魯山縣沙河

源出桐柏山東流過葉城縣又東南過卽城縣北又合三里河入汝水過葉城縣又東南過卽城縣北又東南入汝寧府境還汝陽上蔡又東南還新蔡東流入于淮

潁水 有三源左源出登封縣東二十五里陽乾山中源出嵩縣少室山右源出少室南溪流入鈞州界又東南過許州又東南過臨潁扶溝二縣又東洧水東流注之洧水源出密縣東至新鄭縣會漆水為雙洎河至西華縣入潁漆水源出密縣又東過西華縣北又南過太和縣北又東南過潁上縣北又東南入于淮

泗水 源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

四泉並發故以為名循泗水縣北八里始合為一西還曲阜縣貫府城下至濟寧州分流南北北流謂之北清河南流謂之南清河北清河亦名會通河在濟寧州南自濟寧分水關至東昌府臨清開凡四百餘里自濟寧則引泗洗及徂徠諸山谷水注之至沙灣則引黃河支流自金龍口者合之自兗州府陽穀縣入東昌府境至府城東南北達臨清入于衛河南清河南流過沛縣至徐州城東北注水從西來注之循城東南至邳州境沂水從東來注之沂水源發山東西北一百九里離厓山南流還縣南二里至沂州府水源發大嶺阜東南流還沂州郯城縣入邳州界合

沂水沂水西流過泗水又南至宿遷縣淮水入焉
郯城有西入于泗水又南至宿遷縣淮水入焉
淮水有二一在夏邑縣東北四十里東遷縣淮水入焉
宿遷縣有夏邑縣東北四十里東遷縣淮水入焉
里東遷縣有夏邑縣東北四十里東遷縣淮水入焉
水又南至濟河縣西北三汊河口分為大小二濟河
南達于淮

南水

大江源出蜀之茂州岷山故名岷江徐宏祖遊江
岷山導江乃汎濫中國之始非發源也中國入河之
水為省五入江之北為省十一計其吐納江倍于河
崑崙之南非江源短而河源長也自南流迤邐川城西
南入威州境過汶川縣而東南至灌縣別為二一渠

由永康軍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一渠由永康道
戰入成都謂之內江合于成都府城南過金馬口至
新津縣皂江水入之皂江源出岷山迤邐江縣治西
岷江至眉州城東七里幕廬山下為玻璃江迤邐夾江
縣即平繞烏尤山下在嘉定至嘉定州與大渡河合
岷江又東南至叙州府城東與金沙江合即馬又東
永安河入之永安河源自七里關北流迤邐為概
江過瀘州治城東為瀘江入合江縣界資江東注之
岷江又東北迤邐重慶府東南江東注之岷江在南合
市自基卡至南江口合于大江大江至重慶府東

此與嘉陵江會大江又東至涪州與烏江合又東過
忠州萬縣至夔州府雲陽縣開江來注之新寧縣容
山迤邐開縣治南合大江迤邐夔州府入瞿唐峽過
清江迤邐開縣治南合大江迤邐夔州府入瞿唐峽過
歷歸州夷陵至宜都縣清江一名來注之夷陵源
施州衛城東流入宜都縣界清江一名來注之夷陵源
境流入長陽縣南入宜都縣界清江一名來注之夷陵源
縣界沮江入之沮江在當陽縣北出房陵縣迤邐
至當陽縣北入之沮江在當陽縣北出房陵縣迤邐
當陽縣治南入之沮江在當陽縣北出房陵縣迤邐
北分為三派下流三十里復合為一達于江陵至荆
州府城南為荆江迤邐公安石首而東與漢江合過城
陵磯下合洞庭諸水迤邐岳州府臨湘縣其流清者乃

洞庭濁者為大江又東自嘉魚縣入江夏境至州西
沔水入焉沔水出襄陽府城西北過漢陽府
城東南至漢陽縣界漢水入之漢水發源在河南羅
東北二百里入漢陽縣界又過蒲圻縣陸水注之
陸水自巴陵縣入于大江即陸口東流迤邐武昌縣入
北過蒲圻縣入于大江即陸口東流迤邐武昌縣入
黃州黃陂縣界至黃州府城下赤壁磯東過蕪水縣
入九江府西境龍開河入之龍開河源發自蕪水縣
龍開河入之龍開河入之龍開河源發自蕪水縣
龍開河入之龍開河入之龍開河源發自蕪水縣
至九江府城北為潯陽江下流四十里合彭蠡湖水
又東流至安慶府城西皖水來注之皖水出安慶府

入于大江又南過和州界巢湖來注之湖周回四百
 餘里港汊大小三百六十占合肥舒城廬江巢四邑
 之境肥水雍溪皆注之肥水源發廬川府城西四
 十里難鳴山北流三十里分源發廬川府城西四
 其東南流舒城縣北三十五里入于巢湖秦溪
 發源六安州界運舒城縣北三十五里入于巢湖
 湖口入其東南流運無為川和州界為梅江即濡
 和州城內為其一東流運又過應天府西北秦淮入
 之秦淮北入元縣東南大江又運六合縣滁河東來
 三里西北入于大江又運六合縣滁河東來
 注之滁州東南三汊河會清流運六合縣入于江
 大江又運揚州府儀真縣南支流為北運河大江又
 還鎮江府城西北六里南運河入馬運常州府城凡
 五十里過江陰縣西泰州東南至常熟縣北通州南

史 224 -- 594

州府城南入于岷江

滇池 一名昆明池周廣五百餘里在雲南府城南

源出尋甸府治西南六十里果馬山為龍江一名

溪流經嵩盟州東南一十五里入嘉利澤縣界又

自嵩盟州故邵甸縣之東山西山凡九十九泉合流

經雲南府城東為盤龍江又南與黃龍溪諸水合為

滇池又大堡河北流之大堡河出新興州界經普寧

又渠潞州東北流注之非興州在昆明州東為滇池

下流為螳螂川繫為廻安寧州治過昆陽州富民經

武定入于金沙江

資江 一名中江源出汶山自洛口分支經漢州及

新都縣東流入簡縣資縣界過內江縣西五里經富

順縣瀘州城北支江來注之支江源自富順縣界

北入于資江至合江縣界入于涪江

按圖西漢水源出陝西沔縣西一百二十里岢家山

流經四川保寧府廣元縣界歷昭化過劍州至寶寧

府閬中縣曰閬水至順慶府治東又東至合州治東

北釣魚山下合巴水嘉陵江至合州治前又與涪江

合過重慶府城北東流入于涪江

巴水 源出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六千里巴山流經

四川達蓬廣安州至渠縣東為渠江又東經順慶府

界流至合州治東北與嘉陵江合于渠口

涪江 源出吐蕃下歷綿州入潼川州東南又東南

流經遂寧縣至合州入于嘉陵江

烏江 志名牂牁江以江出于牂牁郡也其源有二

東源出自程番府界東北流過龍里衛西翁首河東

入之翁首河在龍里衛平代司東至貴州城南南明

河西入之南明河在貴州城東北流過巴鄉西歷平越衛西

境四十里過新添司經貴州城東境一百五十里為

清水江過谷龍為紫江由眉潭入于西源之烏江西

源出自安州順西堡司西北五十里東北流經司治

前為谷隴河貫川城過金筑西境至威清衛城西為

的澄河遶衛城北經青山司北至陸廣驛西為陸廣

河過清河驛及黃沙渡巡司南距貴州城北境二百

里為烏江南所有烏江關乃貴播之界河也蓋播州

司南至東境七十里湘江入之湘江原出播州西北

經湘山過播州司東經容山司東與東源之江水會

為湘江南入烏江烏江又東北經石肝府西境一百五十里龍底江東

入之龍底江在石肝府城南烏江又東北入思南府

境西南十里鮎魚峽東流是府治為水德江又東

按圖嘉陵江即東漢水源出陝西鳳縣東嘉陵谷歷兩當縣過畧陽縣治西會東谷諸水流經漢中府城南三里歷洋縣石泉縣南過金川北漢水又東過郿西縣南又東北屈東南過均州東北過光化縣西南漢水又南逕穀城縣東均水入之均水所出川縣北山南流逕郿邑南又東過谷城漢水又東過襄陽城北又東南清水從南東入于河

[illegible]

洞庭湖在岳州府城西南一名九江沅澧元辰辰西
澧澧湘九水皆合也又沅澧湘最大皆自南而入荆
江自北而過洞庭瀝其間名為五瀝
湘江源出廣西興安縣陽海山下西北流至分水
嶺分為二派曰灘水流而南曰湘水流而北合越城
嶠水至全州又合洮瀘二水

水在灌陽南九十里經東安縣盧洪江來注之盧洪江在
 流經全州入于湘東安縣治東至永州府城西南永水東入之永出水
 南流府城西南一又東北入永州府界至湘口與瀟
 百里永山入于湘又東北入永州府界至湘口與瀟
 水合曰瀟湘經永州府城北一十里又東經初陽西
 北初水東流來注之初水源出資慶府邵陽縣界東
 流入湘江經常寧縣西春陵水從東來注之春水源
 于湘入湘江經常寧縣西春陵水從東來注之春水源
 寧遠縣東北七十五里春陵山東流經桂陽州藍山
 源經桂陽州寧遠縣九疑山東流經藍山縣南又東
 北出桂陽州寧遠縣九疑山東流經藍山縣南又東
 入于湘江至衡州府城東與蒸水合曰蒸湘蒸水
 府邵陽縣即藍山東北流至衡陽縣界至衡州府
 清陽水又北流經衡州府城北入于湘

東北柳江東注之峇山江源發於城南三十六里黃
沅水入之經永興縣至森口柳州城東南為柳江
衡陽府南五里界歷府城北至楓木入于湘水出
桂陽縣陰山來西流之入于陽川南柳二水合
里柳水勢險九十八里龍度山水東北流出至桂
川城西北五十里為栖鳳山水經柳州界過柳水
水入之流至湘江又東流入長沙界至於陵江口攸
森口入柳水湘江又東流入長沙界至於陵江口攸
水西流來注之候山水一名伯水攸縣東一西安福縣封
水陳水入之沫水源出鄧縣涿泉經茶陵西入湘
伐縣東七里攸水攸水攸水攸水攸水攸水攸水攸水
湘江又北澆水從東注之澆水至茶陵自江西袁州府
為岐水西流過平鄉縣前下萍鄉縣西北境會縣東山
山之歧水為澆水過其縣南下屈從入縣西北境會縣東山
湘山之水于北澆水過其縣南下屈從入縣西北境會縣東山

瀟水源出永州寧遠縣南六十里九疑山四水流
 瀘於南海五水北注于洞庭至三江口與沱水合
 出九疑山石城娥皇二峰至江華縣東南硤水入之
 硤水出九疑山東別為二源合為硤水入于
 范水出九疑山東別為二源合為硤水入于
 于瀘水源出東別為二源合為硤水入于
 柳而北與沱湘水合營水出道州西四十五里營
 山東流與沱池水合經宜陽縣與源水合
 水又東北流至永州府城外至湘口入于湘
 瀘江有二源一出叙浦與靖州綏寧之澗谷間一
 出廣西全州界經新寧縣南為夫夷水至武岡合流
 東下又都梁水出武岡州城西南東注之經寶慶府
 城北卽水入之經鞍山至寶慶府城北入于資江

西南又經清州會同縣西境洪江來入之洪江源出
清州司治北又流至清州城東入于洪江自靖州治
象流環靖州城東入于洪江自靖州治
叙浦縣叙水來注之叙浦縣有溪東
流至巡檢司前灘而為龍潭之水由地中行者二
水出而六十里一源出龍潭之水由地中行者二
出而六十里一源出龍潭之水由地中行者二
下流入沅江又歷辰州府城西南五里西水入之
源出四川酉陽縣辰州府城西南五里西水入之
城出西地五里東入于沅江又歷辰州府城西南五
里三城山南入于沅江又歷辰州府城西南五
城南東流過龍陽縣北入于洞庭湖自發源至入湖

東北流凡二千五百三十里
澧水 源出岳州府慈利縣西歷山下流合澧水
在慈利縣源出岳州府慈利縣西歷山下流合澧水
十八澧水為一水南至觀家壩合澧水至石門縣
水入之澧水山合澧水南至觀家壩合澧水至石門縣
入于澧水又流至澧州城下澧澧二水來入之澧水
澧東二十里又流至澧州城下澧澧二水來入之澧水
在澧東二十里又流至澧州城下澧澧二水來入之澧水
水入華容縣北又東過安鄉縣北入于洞庭湖
新塢河 在岳州府巴陵縣南六十里發源臨湘縣
相思山至灌口注于洞庭
彭蠡湖 一名都陽 潤四十里長三百里在九江府

城東南九十里經南康府東南西接南昌東抵饒州
在鄱陽縣納贛肝鄱饒表修諸水北流入于江
贛江 源自章貢而來貢水源出汀州新樂山西西
南流經瑞金南入會昌北流之水入之縣北流至會
縣界入貢水又西北流至寧都度化水寧都水入之
于貢水寧都縣之寧都縣境南入于貢水寧都水入
水源出寧都縣之寧都縣境南入于貢水寧都水入
水源出寧都縣之寧都縣境南入于貢水寧都水入
北流之水入之寧都縣境南入于貢水寧都水入
來入之寧都縣境南入于貢水寧都水入
州府城東為貢水環城而北與章水合章水源出南
安府大庾縣西南一百三十里鼎都水東流至南安

府城南為橫江經南康縣治東北流猶水從西來注
之猶水屈曲出湖廣郴州桂陽縣東北一十七里名孤
經上猶縣治南入于章水至贛州府城西為章江環
城而北與貢水合名為贛江北流一百里凡二十四
灘怪石多險至萬安縣折而東流遂水西來注之水
在龍泉縣治南源出石左過泰和縣東雲亭江東來
二溪雲亭江四源入于贛水至贛州府城東雲亭江
注之雲亭江四源入于贛水至贛州府城東雲亭江
至吉安府城東南永水東流來注之縣水出永寧
寧縣北至永新縣南為永新江東流來注之縣水出永
源出安福縣西入于贛水至贛州府城東雲亭江
永水出安福縣西入于贛水至贛州府城東雲亭江

廬陵神岡山贛江達吉安府城東又吉水來注之吉
源發永豐縣至吉水縣南為吉水入于贛江又北流經峽江縣東至臨
江府城南五里為清江表江水東流來注之贛江又
東北流入南昌府豐城縣南豐水來注之城豐水在豐
城八十里出自杯山繞贛江東北流至南浦折而北
豐城劍池東入于贛江東北流至南浦折而北
龍河渡流至上高陵江合新昌縣出袁州府萬載縣
城南而東匯于南昌之象潭入于贛江
達南昌府城西為章江又奉新江東流來注之江奉新
為新江東流入于章江章江又北流入于彭蠡湖
袁江源出袁州府萍鄉縣西濫溪過縣北又至縣

東北羅霄水來注之經袁州府城西十五里為棚江
至北門外為秀江下經分宜縣東南表江又東至新
喻縣南為喻水至臨江府西境太平江來注之至臨
江府南十里入于清江自袁州府城至清江凡八百
四十里
脩水源出南昌府寧縣西六十里幕阜山自艾城
東北流過南康府建昌縣治南約七百餘里入于彭
蠡湖
盱江源出建昌府廣昌縣血水嶺流六十里為盱
水又二十里乃已溪又八十里至廣昌縣前又三十

里入南豐縣境東北流百餘里至建昌府城東南水
壺水東來入之縣水壺水源自福泰縣界新境
西北流來合之水壺水盱江又東北流二百餘里入
又西北流入于盱江
撫州府境為汝水流經金溪縣南曲折行百餘里至
撫州城東抱城西北西寧水注之西寧水源自崇仁
山合宜黃水至崇仁縣西五里為西寧水盱江入南
昌界過豐城縣東北流至南昌府城東南三十五里
又東北入于彭蠡湖
都江源發浮梁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拂水山下西
流百里至浮梁縣南為昌江又西樂安江來注之樂

江源出建昌府廣昌縣血水嶺流六十里為盱水
至德興縣北二十里為德興溪又西北流經德興縣
下流入于樂安江樂安江又西北流經德興縣西南
樂安江入于都下流經饒州府城南門外為鄱江環城流
至西北復分為二俱入于彭蠡湖
上饒江源自福建建寧府界流經永豐縣界為永
豐溪西流永平溪注之縣東四十五里又西流玉溪
注之玉溪在玉山縣東五里經廣信府城北為上饒江
諸溪宋溪皆西流來注之里宋溪在廣信府城西八
十里二源俱出雲又西流至弋陽縣東二十里為弋
山西流入上饒江又西流至弋陽縣東二十里為弋
陽江經弋陽縣南為弋陽溪入饒州府境經安仁縣前

為錦江白塔河入之白塔河在安仁縣東源發廣信于錦下流餘千縣東北流由翻江而入于湖

北運河 一自大江經儀真縣南為獅子河一自大江經揚子鎮南為伊婁河俱至揚州府城西為邗溝

過邵伯歷高郵州寶應縣抵淮安府入于淮自大江至淮凡三百餘里

南運河 自浙江杭州府餘杭經嘉興府西過吳江縣東太湖水過之經蘇州府城西歷無錫貫常州抵丹陽縣呂城堤又經丹陽北練湖水注之練湖一名細陽縣北周一百二十里又至鎮江府城西為海鮮河

此入于大江自餘杭至京口約七百餘里

太湖 禹貢曰震澤周職方曰具區縱廣二百八十三里周三萬六千頃跨湖宣蕪常四郡距湖州府城北一十八里蕪州府城西南五十里常州府城東南一百里連武進無錫宜興三縣界其上流自西南而東者為苕溪西北來者為荆溪苕溪有二一出杭州

天目山由於潛皖安東流過餘杭縣治南經錢塘縣境東北流至湖州府治東南入于苕溪一出湖州天目山至安吉合獨松嶺溪水東流經府城南為霅溪至府城東南與杭州苕溪會此流注于太湖荆溪在

全璫縣北流出右荊州城流入常州界宜興縣荆南山北上通蕪湖下注震澤志云出江入海震澤分流入于海其東北流者經吳縣東同運河為吳江

至蕪州府城東播為婁江至崑山縣東南六里為新洋江至太倉州東為劉家河入于海其東南流者過

三泖一名華亭谷水在松江府城西南三十六里以

近山涇圓者曰圓渚近渚橋澗者曰大渚自渚而上

縈繞百餘里曰長渚經松江府城北七十二里為松陵江一名吳淞經華亭西南入于黃浦黃浦在松江府

城東南一十八里又東北流至上海縣入于海

浙江 其源有二一出徽州婺源縣北七十里浙源

山名浙溪一名漸溪東流經休寧縣南率水入之率

出休寧縣東南至徽州名徽溪揚之水入焉揚之水

四十里率山至徽州名徽溪揚之水入焉揚之水

縣東十里大鄣山西北流至臨溪為灘三百六十至淳

溪流銀縣界抵府城西入徽溪為灘三百六十至淳

安縣南為新安江又東軒駐溪從北來注之軒駐溪

縣東五又東壽昌溪從南來注之壽昌溪在壽昌

建德縣界至嚴州府城南合衢水一出衢川金溪北

注丈溪南來金溪源出開化縣馬金荷西北流經縣

源丈溪入之治名金溪又轉而東南流經常山縣東

豐水注之至江山縣南名文溪下流合于金溪會

于衢州府城西二里名信安溪環城西北東流入龍

游縣界號盈川溪又東經蘭溪縣東陽水入之東陽
源出東陽縣大盆山一出處州縉雲縣境漢合流至
府城南為各溪西流為蘭溪至嚴州府城東南二里
入于又東至嚴州府城南與銀江合浙水又東至富
春山為富春江又東至桐廬桐江北來注之桐江源
山經桐廬縣北三里又東浦陽江南來注之浦陽江
東流入于富春江又東浦陽江南來注之浦陽江
華府浦江縣西北六十里深泉山經又東至杭州府城
浦江縣界北流抵富陽入于浙江又東至杭州府城
東三里為錢塘江又東錢清曹娥二江入之錢清江
府城西五十五里曹娥江在紹興府城東南七十里
錢清曹娥二水入于浙江三水所合在紹興府城北
三十里海口浙水又東而入于海之口有山居其海
中潮每晝夜再至其勢之大小隨陰陽之交變也

鄞江 其源有二一自奉化合它山之水東流經奉
化縣北四十五里為奉化江一自上虞縣太平山經
餘姚縣治南名姚江潮上下二日餘歷慈谿縣境東
源俱至寧波府城東三港口會名鄞江東流至定海
縣治為大決江入于海
靈江 一名其源一自天台閼嶺一自仙居至台州
府城西一十里合為靈江源至此經府城南環達郭
郭東流入于海
永寧江 在黃岩縣西北有二源大源出廬山東南
流至左溪村小源出黃岩山東北流至大溪與大源

合經縣北東流入于海
永嘉江 舊名源自遂昌經松陽至處州府城南二
里為大溪東至青田縣又合龍泉松溪諸水東南流
至温州府城北為永嘉江又東入于海
安陽江 在瑞安縣南又名飛雲渡之西有中洲
東入于海
連江 在連江縣治南東流入于海
建水 源分東西二溪東溪源出浦城之東西南流
約二百里至建寧府城東名東溪過城南至城西入
于西溪西溪源出崇安縣西北分水嶺入其下二源過

崇安縣北至建陽縣東南交溪東流注之陽縣東南
合武夷九曲之水交注至建寧府城西名西溪與東
溪合為建水又南松溪東來注之松溪源出處州慶
源縣南入又南至南平縣治東西會紫雲溪紫雲溪
源發即武府光澤縣西北至即武府城北東流經延
平府順昌縣西沙溪來注之沙溪源出汀州府寧化
清流永安至沙縣南為沙溪過縣水勢險峻如龍門
東至延平府西南入于紫雲溪過府城東與建水
合名為劍津又東南流龍溪入之又東南流抵福州
府城南一十五里為南臺江自分水嶺至此凡七百
餘里又東南三十里與江東西峽合流入于海

洛陽江 源發泉州府惠安縣至晉江縣南二十里入于海

晉江 源發德化縣西至縣南為丁溪至南安縣西一十里為金溪過縣南東流至晉江縣治南為晉江入于海

漳江 源出汀洲連城縣東流經長泰又東南流至

漳州府城東北九龍江入之過漳州府東入于海

汀水 源出汀洲府北新樂山與貢水至汀州府境

而東遂南流經上杭永定武平溪水入之東南流過

饒平大浦又東流至潮州靈河程江水入之尺南入

于海華水皆東流至汀水始南流過以水合丁為汀也

甲子門水自長樂經海豐縣東南入于海宋端宗浮

廣江 合左右與灘江浦水龍川也右江源出貴州

都勻府西南境會十二渡水過府城南為都雲江經

獨山州入廣西南丹州過慶遠府城北又東流至柳

州府界福祿江北來注之福祿江源自朔慶廣西

為古州江東流至永從縣東南流合為福祿江又東

合大崖江為南江入廣西融水縣人融水縣出柳州府

柳江又東至柳城縣西融水縣人融水縣出柳州府

為融水又名柳江下流與融水縣人融水縣出柳州府

江并江靈壽溪水合歷柳城縣西入柳江又東至

柳州府南為柳江抵柳州府城東南洛青江東來注

之洛青江在洛容縣一百二十里源南流經來賓縣

東牂牁江西南來注之經象州至潯州府城北東流為

黔江經城東南為潯江與左江合左鬱右潯二江合

流至平南縣東南為鬱江亦名都泥江至平南縣北

烏江在縣西入之白馬江在縣東入之鬱江又東流

過藤縣北為藤江又東緋江入之緋江源出廣西

容江注之至藤縣東藤江又東流至梧州府城西與

灘江合流為桂江東流至梧州府城南為大江陸川

從南來注之大江又東入廣東肇慶府西封川縣東

安水從封川縣界南流注來之東安水在廣西梧州

江過德慶州南又東瀧水北流來注之瀧水出北

西南八十里北大江經紹慶府城南又為西江即端

又東新江北流來注之新江源出新興縣北山經府

江又東經江南來注之城江源出梧州府懷集縣懷

下朗佛燈甘洞花多羅瀾諸水自峽中出而大

下漫流至廣東四會縣治南為緩江入于大江

江又東至廣州府南海縣西為西江北江入之南

流又合東江龍入于南海

胖牂江 一名鳥 其源有一俱出程番府一自金甌

司治北為麻線河至府城西境為七曲江是盧山東

經洪番方番至為番司尚為大常河一自上司馬橋
治東北流經小程番廬番北境南流遶府城東過昨
龍司西與大常河合為牂牁江遶昨龍司治南又為
遶翠江過羅番大龍司治北回龍江南流東注之龍
江在金石折遶大龍司東入廣西泗州經慶遠府境
達遷江東賓縣南東流縈迴約千餘里入于右江右
江上流即盤江又名牂河江源出烏撒堡界過雲
南霑益州有二源其一北流曰北盤江其一南流曰
南盤江州據二江之間北盤江自霑益州東北流入
貴州普安州北境折而東南流經安南衛城東界至
永寧州境與南盤江合南盤江自霑益州西南流白
石江入之白石清在曲靖府城北八里經貴州普安州西南境南
流遶雲南羅雲州境之西下流滿湘江入之滿湘江
龍州木容等溪至曲靖府城南為滿湘江又東流至貴州永寧州與北盤
江合盤江經永寧州頂營長官司西四十里南流入
廣西泗城州歷上林洞由奉議州城北經州境為左
江東流過隆安武緣至南寧府城西五十里合江鎮
與龍江合自為大江又東西江水東注之武緣州西
源出明山界經木大江又東八八江注之廣欽州界北
縣南流入大江大江又東八八江注之廣欽州界北
里至南寧府城東南六十大江東流入橫州號為鬱

江下流清江武流江秋風江東班江來注之清江在
一十五里源出從化縣入于桂江武流江在橫州東
南五十五里源出廣西靈山縣界至橫州入于桂江
風江在永淳縣南一十里源出靈山縣界入于桂江
東江在永淳縣東北五里源出靈山縣界入于桂江
入鬱江又東流至潯州府城南又名南江又東流與右
江會
龍江源出交趾廣源州合七源州水歷龍州城南
為龍江下思明府入之明江源出思明府城東南
流至上思明府治西為上思江又至古萬寨與小江水合
又流遶思明府治南二十里角明江又至川治前陰刺
南源之流出入明府界會于明江明江又北流一百
水合之流出入明府界會于明江明江又北流一百
八十里入龍江入太平府界會崇善縣水至羅陽縣
龍州排江入之排江源出太平府永康縣至江州歸
安水入之端安水來自上思州龍江至南寧府合江
鎮入于大江
離江源出廣西桂林府海陽山流五里分為二北
為湘水南為瀕水離江至靈川縣東北銀江入之
在靈川縣東北東南流至桂林府城南陽江入之
東流入于瀕江東南流至桂林府城南陽江入之
源出靈川縣思恩府又南合相思江相思江源出明
山東流分入思恩府又南合相思江相思江源出明
相思江分入思恩府又南合相思江相思江源出明
里合瀕江西流合白石水至永福縣入于瀕江
江又南逕平樂府城南又合荔水荔水出柳江縣界

入江于梧州府城西入于廣江

涓江 亦名北江源出大庾嶺流經南雄府城南又

名保水始興縣在其東北杜安水西流來合之水杜安

出信豐縣深窖鐵子源至始興縣清山水西南流合

東北三十八里江源出百順都文山下流合又西合

水來合之江源出南雄府城西入于清江又西合

翔水翔龍南縣界下流與清江合源出清江源出

府城東黎溪入之出黎溪與清江合源出清江源出

南流合武水為曲江源出樂昌縣又南流至韶州府

城東入下流至英德縣西一十五里西水對峙夾水

于酒陽峽又合翁溪源出翁源縣至英德縣入于南

流源水運廣州府湟水合馬下東注陽山出流口入

于瀘至南海縣西入于西江

龍川 亦名東江出賴州安遠縣南流過龍川河源

至惠州府城西江注之水出惠州府城西與龍川

合龍川又西流過博羅縣界又西入廣州府界至番

禺縣增江注之增江源出陳炯山東南流合防支迤

于龍川合流入于廣江

漢陽江 源出古銅陵縣在陽春北雲浮山下南流

過肇慶府陽春縣會羅鳳水梓麻水迤陽江縣登南

恩州城通北津港門入于海十里其流紫迤西入漢

陽江源出麻水在陽春縣東北三十里源出射水山西南流入漢陽江

鑑江 源發廣東高州府電白縣鑑山迤高州府城

東北合凌羅二水東南入于海流經三水出扶山

南流七十里而下

廉江 即合浦江源出廣西容縣大容山南流至廣

東廉州府州江口分為五江曰州江陳屋江白沙塘

江大橋江新村江環流府城西南入于海

欽江 源發廉州府靈山縣北一十五里洪牙山迤

欽州東乃南入于海而州西二十里漁洪江又十里

鳳凰江州東二十里平銀江州南一百餘里防城江

俱注之

瓊海潮候 天下之潮皆一日兩汛惟瓊海之潮半

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日之盛

衰

元江 一名禮社江源自雲南府趙州白崖賧江東

南流迤楚雄府馬龍江入之楚雄府鎮南州西南迤

南入于元江又東南流繞元江府城又東迤臨安

府城南入納樓茶甸界為祿豐江迤蒙自縣為梨花

江東南注于交趾清水江入海

瀾滄江 源出吐蕃崕和歌甸南流迤麗江、蘭川

西北入大理府雲龍州西南過金齒司城東北八十里五羅嶺山逕蒙化府西南一百三十里至順寧府城東又南與潞江合樣備江源自叙州還浪寧府趙州西南境內蒙化府縣點蒼山西北入于海八江而西洱海即古葉榆河也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耳周三百餘里下流合于樣備江又東南逕東景府南一百餘里過大侯州南二百五十里蠻彌山之麓入元江府與元江流繞其城又南至車里過交趾入海

大盈江 有三源一出赤土山流為馬邑河一出龍巍山瀉為小湖流為高河一出羅生山流為羅山瑤

河三山皆在達雲南騰衝司城自東而北而西三水合為大盈江又名大車江南流入南甸宣撫司分為小梁河大盈江與小梁河並西南流至于崖司小梁河為安樂河而合於大盈江折流而西一百五十里為檳榔江至此蘓蠻界注金沙江入緬甸司麓川江求注之同流入海

麓川江 源出峨昌蠻地七藏甸逕甸旁高黎共山北渡口又逕芒市司境至緬甸司太公城入大盈江潞江 本怒江之訛源出雍望迤潞江安撫司北合平市河入大盈江平市河一出甸頭山一出石甸寨合流逕騰甸西又南合蒲蠻寨

水逕新州山口
下流入潞江口

孔隆隆於隆四年生於隆分卯八十二
身年九歲。此云丁卯。皆言丁酉
之訛。

萬里 六十年二月

乾隆丁酉五月十一日俗程天都亦門本抄

今水經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黃宗義撰宗義有易學象數論已著錄是書前列諸水之名共爲一表皆以入海者爲主而來會者以次附之如汴入河鄭入汴京入鄭索入京之類自下流記其委也後各自爲說分南北二條皆以發源者爲主而所受之水以次附之如衛河出輝縣蘇門山逕衛輝府北東流淇水來注之又過濬縣內黃漳水來注之之類自上流記其源也其所說諸水用今道不用故道用今地名不用古地名創例本皆有法而表不用旁行斜上之體但直下書之某入海某入某某又入某頗不便檢尋又渭入河涇潼汧漆沮入渭洛入河瀍澗伊入洛之類皆分條淇漳汶潯桑入衛清入淇沙易入潁溫渾入桑之類又合條則排纂之未善也其書作於明末西嘉峪東山海北喜峯古北居庸皆不能踰越一步宗義生於餘姚又未親歷北方故河源尚剽元史之說而灤河之類亦沿明一統志之舊松花黑龍鴨綠混同諸江尤傳聞彷彿不盡可據我朝幅員廣博古所稱絕域皆入版圖得以驗傳聞之

真妄

欽定西域圖志河源紀畧諸書勘驗精詳昭示萬代儒生一隅之見付之覆瓿可矣

明江南治水記一卷

〔清〕陳士鑛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江南治

水記一卷》提要

明江南治水記

清 秀水陳士鑛宿峰編

水樂元年夏四月命戶部尙書夏原吉治水江南時嘉興蘇松諸邵水患頻年屢勅有司督治無功故有是命 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尙書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秋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上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求疏治之法原吉上言江南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巨縣五百里納杭湖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煙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于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泥沙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曰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平等

學海類編

明江南治水記

一

事功

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
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
家濱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
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
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
岸以禦暴流疏上行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
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百姓暴體日中吾何忍
于是洩洩農田大利

二年春正月復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淞疏通舊河
學海類編 三 明江南治水記 二 專功

以大理寺少卿袁復副之 六月以陝西按察司副
使宋性爲布政使右參政從夏原吉蘇淞治水 九

月戊辰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功成還朝

三年夏六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吉通
政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淞嘉湖飢民
上曰四郡之民頻年厄于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
成老穉嗷嗷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
廩賑之所至善加撫綏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
速以聞

宣德七年九月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共
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南
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
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
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年久淤塞一遇久
雨遂成巨浸田皆溺焉乞仍遣大臣督郡縣吏于農
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
力多寡難易行之

嘉靖元年巡撫李克嗣開吳淞江吳淞自周忱修治後
學海類編 三 明江南治水記 三 專功

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宏治中設水
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股及顧會趙屯浦又命工
部侍郎徐甯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至分莊七十餘里
至是克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十餘
丈十餘年無水旱之憂

二十二年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
備儲泄蓋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
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昔人于下流
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于江由東以入于

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于岡隴之外是以潴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今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大河諸水源多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于是高下俱病治之之法先其要害者宜治潴山等處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泄潴山之水以達于海潴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大浦使流者皆有

日復板閘以防淤潴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緩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既沮洳成陸歲歲修之卽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早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未臣郊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導海而北至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與僑頗合然多湮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尙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琮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卽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于橫瀝練塘鹽鐵各置閘如舊隆慶四年巡撫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上海縣知縣張黃開浚王渡起至宋家港其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闊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用工銀六萬餘兩是歲大飢畚鍤雲集不兩月而河工告成民得仰食焉

萬歷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副使一員駐松江是歲命許應達莅任發帑金十萬爲修治費及首濬吳淞後及支幹開浚未完而故道反塞不一年盡爲平壤功未竟

學海類編



明江南治水記

六 事功

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平歸吳會蓋江南之田資水灌沃特號塗泥又易霑足偃鼠飲河酌多孔取非如雍州土厚水深冀州神皋天黨也考浙西及蘇松諸郡以杭州宣歙萬山之水奔騰涌溢盡入太湖太湖蓄滯之餘溢于三江東流入海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則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無可定之波也明矣而乃吳淞婁江率皆淤塞黃浦白茆僅見虛名江海之門洩瀉既多震澤汪洋承流遂緩矣加以山水多沙夏秋暴漲乘勢飄流勢緩波平沙因類聚瀕湖諸泖相繼湮蕪矣夫懸師井陘僅容單騎則良將爲之躊躇入告君門路隔九閭則忠臣爲之泣血况于滔天巨浸洩于一縷之流倒峽傾江阻于一坏之土其魚之歎能不爲之寒心哉而或者謂溪不入湖皆由吳江長橋之築水清沙滯勢至壅閼賴江流剽疾聚族兼行今橋梁既立水勢紆迴清浮則去濁重則沈此猶賈讓治河必欲盡徙民居放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築渠更播德棣分爲八河以息民患誠云上策其事蓋難言之大抵嘉湖地

學海類編



明江南治水記

七 事功

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湖代受震澤之水蘇松勢處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受三江之水矣夏原吉躬履勘驗始稱太湖汎溢宜浚吳淞然蘇之吳淞沙泥淤塞旋旋積松之吳淞茭葦叢生漸成陸地請于嘉定開劉家港常熟開白茆港而蘇水入海于松江更開范家墳以達大黃浦而松水亦入海廣濬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即所謂三江既入多爲尾閭以殺震澤之怒即所謂震澤底定禹貢所書明易簡盡原吉所治委曲詳至江南水勢大略可睹矣至宣德

學海類編

卷八

明江南治水記

八

事功

七年況鍾復請修舉夏緒起民昏墊夫鍾之去夏僅三十年芍陂煩艾渭渠需莊而況金城柳大滄海田成世紀奄逝陵谷摧移又有呂光詢治水三利海瑞濬築奏功苟非泥槁山樛視同推溺何以稱焉

明江南治水記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陳士鏞撰士鏞號宿峯秀水人康熙初以貢生閣試授主事是書大旨主於廣濬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多爲尾閭以殺震澤之怒故所錄惟以夏原吉議三條爲主而況鍾李克嗣呂光海瑞許應達五事附焉非盡錄明一代治水之政也

湘湖水利志三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湘湖水利

志三卷》提要

西河合集

湘湖水利志目

卷一

康熙年間縣民殷慶等請開湖之始

宣和年間議罷湖不許

乾道年間清估湖者

淳熙年間清估立均水約

約束記文

嘉泰年間清估疏濬定例

元至正年間修湖

明洪武年間頒水利圖記刻

石縣志

景泰年間清估有英宗皇帝敕諭

卷二

弘治年間御史清估始末

正德年間清估勘撈

蕭山水利志

湘湖水利志目

禁革侵佔湖撈石記

不朝康熙年間清估勘石記末

水利衙門府藩臬申文發

永禁私築勘石記

卷三

附議

附啓家湖

附蕭星湖梓湖

附蕭山水利亭記

附蕭歷代禁罰條例

附白馬湖

附瓜廳湖

附二堰

附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春庄 又名性稿 文輝兄有 遠宗姬黃駿

湘湖水利志一

宋熙寧年縣民殷慶等請開湖之始

蕭山土磽而水渌雨則暴漲乾膜則渠港皆圯縣西二里許有高阜在西山之陰距隔阜菊花諸山相去越二里而東西夾東如衡衡然每春夏多雨山水流離漫無所濟既不可以藝植而一當秋膜則中高外下望如蒿蕘真燕田也宋熙寧間縣民殷慶一作明

初言殷旦為侍御史即其族也今縣無此姓矣

等度通縣之地此為頗高可以下注而東西兩山蜿蜒如長隄天然捍蔽惟北南山盡處橫亘以塘即巨浸也春夏山雨下可以蓄水而秋膜即洩溉之以數萬畝易緒之田數十餘萬畝洩裂不鏹之地似乎較便因具狀奏聞請築為湖時神宗皇帝頗留心水利已可其奏下本縣會議時富民多游移不能畫一而令其地者又憚于任事遂不決而罷

政和年開湖

徽宗大觀間縣民復有以築湖請者至政和二年將

築楊時 字中立號龜山程明道高弟于也官至工部侍郎致仕因後此賢令多大載字號後稱

補蕭山縣令集耆老會議躬歷其所相山之可依與地之可圩者增庠補陞但築兩塘于北南一在羊騎山歷山之南一在菊花西山之足兩相攔築而其緒已成大約周廻八十餘里通計其田有三萬七千零二畝統以為湖用以溉由化等鄉諸田得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畝有奇即以湖田原糧一千石零七升五合加派之由化等鄉得水之田每田一畝派七合五勺以代為上納謂之均包湖米其當時制度本極詳密而世遠籍亡漸有不可考者但其大概

則如此

宣和年議罷湖不許

宣和改元豪民即有請罷湖復為田者下本縣會議時梅雨初過湖岸溢守者皆撤防待涸而議不盡一旦議罷者少議築者多至客不敵遂遲久未決入夏頻晴而運河水淺民甚虞之值鄉官有至罷議者被召入汴里老十人詣其家跪請勿罷會縣令送者亦在坐助里老言各咨嗟問里老請視今年旱潦果須溉與否以定行止早則留之否則聽罷之可耳許之是年適大旱秋後河涸賴湖水救濟得不饑于是

議罷不許時民謠曰民有天湖不田耽未信視此年

南宋紹興年定均水則例

高宗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歲旱爭水九鄉之決溉者
多寡早晚不得均平因有毆擊致訟者縣丞趙善濟
為集塘長暨諸上戶與之定議設一均水法相高低
以分先後計毫釐以酌多寡限尺寸以制泄放立為
渠則絕無枯菀偏頗之患眾皆悅伏無敢爭者其所
定例遂永以為法見後均水約束記

乾道年清估湖者

孝宗乾道二年湖民徐彥明私獻湖與恩平郡王璩

卷一 湖水利志

三

使請為田而招討使李顯忠亦謀據之為外堅又大
節使周仁貽乞佃種若干畝彼此紛紛諸論併發時
縣丞趙善濟以他事渡江入朝詣朝堂有論及佃湖
事者善濟力爭之侍郎單若其傳郎一作中直善濟為
之具奏會史丞相浩知紹興府善濟至府又極言其
利害于浩浩悟為榜禁之得免

淳熙年清估立均水約束記

淳熙九年錢唐顧冲來宰邑甫下車即備訊湖湖利
弊以防水旱先是七年大旱八年復大水民多流移
至是年又旱冲乃取趙丞則水之法使之均平而眾

尚未慨以其法多漂失且隱佔者眾也冲乃先去其

隱佔者十年六月十四日鄉民王四四論李百七等

六人佔湖為田而王四一者四四兄也行過藉百六

于途百六與李百七等皆佔田者因詛四一曰何為

使四四論種湖田闢而詛之握石斲其頭頭血押之

往張提舉家而汪鼎等十一人列狀論王七盜種牛

坊塢田甚夥難以枚計及追到王七則七供牛坊塢

田湖田也七安敢種哉張提舉僱七種秧耳顧亦

不得知詛步塢片多少冲乃直揭張提舉而追到裕

百六等各杖百斷罪其他汪寧趙七等或古為田或

卷一 湖水利志

四

古養魚或古種荷或暗置私穴盜水以溉已田重即

解府斷罪追償輕即就縣行遣湖為之清至十一年

五月大雨湖水溢岸冲乘舟遍巡集鄉夫增壘橫塘

河壘堰及諸穴洩放之處各培土三尺惟石湫一穴

逼近河之世傳史彌遠所鑿也常有常令開洩以

殺水勢且戒曰雨止則閉是年水倍盈而六月大旱

常年水止溉九鄉至是一十二鄉歲則大熟于是

補輯趙善濟洩水渠則作為記以勒于石其記見後

蕭山縣湖均水利約束記

謹按圖經湖在縣西二里周廻八十里溉田千餘

頃水之所至九鄉紹興二十有八載縣丞趙善濟以旱歲多訟乃集塘長暨諸上戸與之定議相高低以分先後計毫釐以約多寡限尺寸以制泄放立爲成規人肯悅之第八鄉既均其稍有未及者惟許賢一鄉得水頗賸雖後有告不均者爲之開穴以通其利而舊約未改迄今垂二十餘年莫之重定其新舊約惜俱不詳淳熙九年冲濫宰斯邑適丁旱傷之餘歷詢湖利去其侵奪爲田者乃復謀于衆斟酌舊約因少損八鄉之水以益許賢使之均等大約九鄉管田得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畝二角其水以十分爲準每畝

細湖水利志

五

合得六絲八忽一抄釐而計之以地勢有高低之異故放水有先後之次分爲六等柳塘最高故先黃家露最低故後其間高低相若同等者同放此先後之序不可易者去水穴一十有八每穴濶五尺自水面掘深三尺其傍柱以石底亦如之非石則衝洗深濶去水無限矣其放水次第約計有六先者重罰私置穴中夜盜水者其罰尤倍相傳掘防駢臂實水既止則盜水鉄昔名信臣居南陽作均水約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紛爭後人敬慕之茲仿其意亦以放水穴次與時刻先後開列于後

第一放

柳塘溉夏季鄉范巷村二百二十四畝一角四十步得水一釐三毫七絲七忽放四時一刻止

周婆湫

溉夏季鄉杜湖村六百五十畝得水四毫四絲二忽放一時三刻止以下同放

歷山南

溉安義孫茂村一千四百九十七畝三角得水一釐一絲九忽放三時止

歷山北

溉安義孫茂村一千四百九十七畝三角得水一釐一絲九忽放三時止

第二放

黃家湫溉夏季鄉斜橋村一千七百五十畝杜湖村六百五十畝共得水一釐六毫三絲七忽放四時九刻止

細湖水利志

六

金二穴溉夏季鄉寺庄村一千五百一十六畝二角四十步得水一釐三毫二忽放三時一刻止

辛騎山穴

溉新義鄉前後峽村二千三百五十畝一角三十步得水一釐六毫五忽放四時八刻止

河聖堰

溉安義鄉百戶村二千三百四十二畝三十步

長興鄉河壘村一千六十四畝一角

黃山村五千八百三十七畝三角

山北村九百三十六畝一角

夏季鄉許村一千九百五十三畝三角十二步

共得水八釐二毫六絲三忽放二十四時八

刻止

第三放東斗門溉臨各鄉縣東村一千二百八十

五畝

由化鄉澇湖村三千四百三十畝

北幹村六百四十二畝

澇湖水利志

七

去虎村一千九百八十三畝

安射村一千六百三十六畝

長豐村一千六百二十六畝共得水七釐二毫

一絲一忽放二十一時六刻止

石家澇溉由化鄉北幹村六百四十二畝

長豐村一千六百二十六畝

安射村一千六百三十六畝

澇湖村三千四百三十畝

去虎村一千九百八十三畝共得水四釐三毫

四絲五忽放一十九時止

划船港溉夏季鄉寺庄村一千五百一十六畝

得水一釐三絲二忽放三時一刻止

亭子頭溉新義前峽村二千三百五十六畝一

角三十步得水一釐六毫四忽放四時九刻

止

許賢澇溉許賢鄉羅村六千三百三十七畝三

角二十步

荷村三千三十七畝二步

朱村三千四百六畝一角八步共得水八釐七

毫三忽放二十六時一刻止

澇湖水利志

八

第四放童家澇溉崇化鄉黃村七千一十畝

百步村二千八百五十四畝

徐潭村八百三十一畝

來藕鄉孔湖村三千八百二十畝共得水九釐

八毫八絲四忽放二十九時六刻止

第五放鳳林穴溉新義鄉莫浦村三千八百畝

前豪村三千八百二十九畝

何山村七千二百四十一畝

穴村五千一百七十三畝共得水一分三釐六

毫四絲九忽放四十時九刻止

橫塘溉夏季鄉斜橋村一千七百五十五畝	杜湖村六百五十五畝	范巷村二千二十畝一角共得水四釐五毫二絲三忽放十三時五刻止	石巖斗門溉崇化史村三千三十三畝	徐潭村八百三十一畝	社壇村一千三百一十七畝二角	趙村二千二百五十三畝	陳村三千八十畝二角	昭名鄉龔聖村三千四百一十二畝五十步	縣南村七十六畝二角	社頭村一千五十四畝二十步	南江村三千一百六十四畝二角十一步	由化鄉五里杜七千七百一畝一角四十步	趙士村一千四百六畝二角	賓浦村二千一百二十九畝共得水一分五釐	三毫三絲一忽放四十二時止	第六放黃家需溉崇化鄉趙村二千二百五十三畝	史村三千三十三畝
-------------------	-----------	------------------------------	-----------------	-----------	---------------	------------	-----------	-------------------	-----------	--------------	------------------	-------------------	-------------	--------------------	--------------	----------------------	----------

湘湖水利志

九

徐潭村八百三十一畝	社壇村一千三百一十七畝二角	陳村三千八十畝二角	昭名鄉龔聖村三千四百一十二畝二角五分	社壇村一千五百一十七畝二角	縣南村七十六畝二角	由化鄉五里村一千九百六十畝二角四十步	賓浦村二千一百二十九畝	趙士村一千四百六十畝二角一十步	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十月乙亥又二日庚午	清水穴	時冲過擴蕭山水利自湘湖外請開落星湖梓湖以及白馬湖詹家湖底瀝湖二堰暨鄭河口水利無不典復其詳見後而鄭河口為湖北水穴要衝自西興開至錢清堰計四十五里中有運河河之南即湖也
-----------	---------------	-----------	--------------------	---------------	-----------	--------------------	-------------	-----------------	--------------------	-----	--

湘湖水利志

十

河之北為山化夏孝二鄉之地每放湖時先于運河
兩頭壩之而决望湖橋下湖防以灌之運河然後開
鄭家河口防即舊今謂之鄭家湖然不知所在或疑
橋西有盛家橋可據也然盛字音之誤以縣志望
所自出鄭河口者水之所自入也緣鄭河口防在張
堤舉住宅之前斷以船日船坊以植荷口荷池湖
水不通者二十餘年淳熙十一年九月甲巳揭堤舉
被旨發鑿白馬諸湖而居民賈珍等復論鄭河口
防被張堤舉日佔于河口立礎礮石起造船屋捺築
壩壩兼蓄荷菱不容放水將何灌溉伏乞委官毀拆

卷一 湖水利志

十一

少藕湖患會是月勾提舉掘湖到縣親詣鄭河口詢
問所在時冲已預集民夫五十人伺于河左甫詢問
間即手揮民夫各挾畚而立時毀拆以復舊蹟其略
見水利事蹟末一條內

嘉定年清估疏濬定例湖沿以金線為界

寧宗嘉定六年癸酉郭淵明一作源字潛亮來為邑

宰見湖民有私蝕水浹倚富而築者遣里老勘明還
報里老與民各爭界不決淵明踟躕間有子甫十五
進曰此易辨也黃者山土青黎者湖土也次日至湖
跑視之果然于是大起疏濬且立為令凡湖東西兩

沿以金線為界金線者謂界黃于青若線緋然自山
麓黃盡處皆湖身也其後有畚黃土于水浹而築宮
其上者土未跑而黃見居民首者不得白其子曰再
跑之未幾果青見遂拆宮還官治罪克軍明洪武丁
巳巳宰張懋建楊趙顧郭四公祠于湖濱各四長官
祠春秋兩祀以報其功後不知何時忽改為楊顧二
長官祠又以楊顧二公為湖湖土地既又訛楊顧為
楊郭以其祠移湖濱湫口之淨土寺傍凡民間祈禳
歲時禱賽巫師皆得誦其號如土穀焉

卷一 湖水利志

十二

至正八年於善由杭州推官改任縣尹到任後大典
水利時山賊四起饑民多乘間竊發田畝荒蕪湖
俱蕪塞乏水善以官帑發饑民疏濬兼得築西江諸
塘民受利焉前此監縣亦馬丁見湖湖不稍有廢判
之請賴縣尹崔嘉訥爭之得已然湖民亦漸有侵佔
者至是盡還官開治但修湖而侵佔已清後以兵燹
故不得還里家于邑之長山鄉相傳長山有於司判
墓今不存元制以縣尹
為司判正官
明洪武年頒水利圖記刻石縣庭
洪武十年邑宰張懋留心湖利重起經理以為代有

鼎革而民間利病千古不變乃歷考前賢遺蹟清癯
侵佔時傾公所著蕭山水利事蹟及湘湖均水約束
記俱已湮沒懋乃搜舊本補訛訂闕爲之重刻而親
爲序旨以冠其首復以淳熙所頒湘湖水利圖記勒
石縣庭者其石已不可復考懋特攝其石命繪工繪
圖別爲作記以樹之縣庭右楹之前其記載後

湘湖水利圖記

湘湖在縣治之西四面多山以地高可蓄築而成湖
所以可蓄洩救旱暵也自龜山先生首爲成事而紹
興之末實賴縣丞趙善濟爲之繕完且復抵禦權貴

湘湖水利志

十三

創立法度至淳熙間邑宰顧冲增修之乃爲度地勢
高下以定放水先後之序分毫時刻皆有次第因勒
石於堂以示久遠自宋迄今幾三百年于茲矣余忝
寄斯邑躬歷湖岸歷相其規制踪跡可謂極備獨顧
公所立碑石燬裂不存乃于案牘之暇搜剔舊本見
其放水之穴班班可考其約束次第載在簡冊尤較
然不可昧者特念舊碑既沒遲久失真則好民之不
守法者得以乘隙而更變而沿湖觀視或通私需或
行盜洩或倚堤而栽或瀟岸而漁培高抑下適已自
便其爲湖害何可勝道于是細考舊圖謀及永簿重

鑄于石以垂不朽昔子雋爲政棄輿濟人以爲小惠
若茲之利均一方澤流萬世前賢成法煌煌其在庶
幾得爲政之要矣余故于圖成之次重述斯言以爲
民勸

洪武十年九月望日蕭山縣知縣張懋記

湘湖水利圖跋

湘湖田也而爲湖南曰上湘湖北曰下湘湖歲蓄水
以灌民田其水之所至計有九鄉卽以湖田之稅均
攤之九鄉之田而九鄉之外不預焉紹興中縣丞趙
善濟以爭水多訟立爲規制而淳熙顧冲嘉定郭源

湘湖水利志

十四

明歷修明之無如故碑之燬于兵也邑宰張公旁求
遺稿重刻于縣堂其圖一從舊繪無復更改祇許賢
所既似有偏咸因爲校訂之而附諸鄉名于後

新化鄉 夏孝鄉 安養鄉 長興鄉 許賢鄉
新長鄉 來善鄉 崇化鄉 昭昌鄉

景泰年清估有英宗皇帝敕禁論文

洪武末縣民蘓原九因所佃官田墾入江內朦朧告
官將上湘湖近江湖田若干畝開墾爲田以補所墾
之數每畝仍作官田例秋糧五斗七升起科輸官甚
妨水利至永樂初縣民韓瑤等照例亦開湖若干畝
爲田初欲照民田起科後被隣人張嗣宗告發雖禁

止將來而已何勿奪但以此田係湖中地卽官田也亦照官田五斗七升起科自此之後仍多私佃其高阜隙地開墾不計景泰四年老人張昇鄭珪舉呈本縣委縣丞李孟惇將開墾人戶蘓原九韓望張伏義等所開田畝盡行清出且計畝罰穀共得穀一千六百餘石入官爲賑濟飢民之用其後高阜隙地悉禁栽插然湖民有漸貽估者

初鄉官魏文靖驥以邑苦旱澇具析水利每爲當事論說有所防禦景泰七年壬申大水自衛嚴澤發錢江高漲水反從東西小江衝入內地時驥以尚書

通訓水利志

十五

致仕躬負畚畚親課地石修築麻溪西江諸塘雖巨波震盪終不爲害至天順五年大水亦然驥乃著水利事述自昇海西江白露湖湖底淤諸塘以及徐家螺山長山諸閘股堰單家曹家諸堰勒成一書而于湘湖爲尤著會湖民孫氏隱佔湖利與其姻家吳子信陰陽侵蝕驥乃發吳氏之佔清理還官而孫氏終未盡復故所著事述有曰佔田未清病根尚在乃以其書授之門人何鄒史舜賓曰清此湖者君也旣而驥卒縣民沈安等一千五百四十八人千戚化八年入奏謂驥有功于水利乞辭降勅爲報功之祀上乃勅

賜特祠名德惠祠專祀龜山文靖于其中其祠一名道南書院以龜山文靖皆講學人也至正德末祠祀何御史父子于側今祠宇已圯而址尚存在西門外三十餘步

初文靖在朝以湖利不修于正統五年七月親爲磨奏時英宗皇帝特降勅諭爲水利禁其論議後

欽奉勅諭洪武年間各府州縣每開濬陂塘以捍水旱制非不備徒以後來有司不得其人視農事爲等閑委而不問以致土豪巨民將官築陂塘私爲已有種花養魚築防插符無所不至漸至滅水填淤歲禾

通訓水利志

十六

蓋屋上損國供下絕民食今特爲勅禁如有前項官築私行收更者責令自備工力如舊修築堅固還官然後治罪如隱佔日月不還及違限不卽修築者將犯人正身半田初釘連當房妻小差人管解赴北京遼東衛

欽此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庵
又各姓稿
文輝克有
達宗矩黃駿

湘湖水利志二

弘治年何御史清佔始末

先是天順間湖民孫氏多佔田而未盡發覺故魏公
文靖授意于門人御史何公舜賓令任其事至成化
以後則孫全與吳贊隱佔愈夥時舜賓以湖廣道監
察御史謫戍廣西緣赦歸里已發佔湖事揭縣入奏
會當塗鄉魯亦以御史謫蕭山令孫全重賂魯謀反

湘湖水利志
卷二

所奏御史力爭之且語間多侵魯魯大恨乃囑全賄
揭御史竊署事官印假作官奏且謫戍私歸無赦牒
應押解原衛察治而揭上鎮巡不行遂有言御史陰
其賈計公文將入奏者魯信之會御史門人教官童
顯章以丁憂歸魯陷以發聚罪論死憲司疑之駁所
司覆獄道經蕭山魯囑解人押教官過御史家尋遣
里老蒯捕等賄隨之呼曰御史奪重因壞門而入劫
所具實且并放牒縛御史入縣笞四十五為文解慶
達衛而害之于道孝子何競逃匿嘗熟王刑部
家嘴指血書壁曰報讎日坐複室中不睡刑部每夜

分從門呼曰何競必應曰唯躍而出如是者八閱月
會魯遷山西按察司僉事孝子詣歸刑部曰朋友之
讎視從父昆弟吾當執兵以從爾爾能不煩吾行
也餞于庭假為圖緋散投之得六緋遂行適魯已綴
印將詣省領憑孝子先日匿族父何寧家假寧名召
親黨飲酒酒半寧泣曰魯行矣御史恨未泄奈何眾
皆泣既而寧舉觴曰假競在必有以報之今何在耶
眾又泣及醉寧起曰事迫矣競在能從之乎皆曰能
孝子出跪曰競在也遂于次日率眾伏道傍皆白衣
手杖何轎過掀擊之杖一齊下呼號震天地瞋其目

湘湖水利志
卷二

剔其鬚髮母與族父各前後赴闕訟冤命下雜治奈
何賊長官曰印不在手奈何賊五品以上官曰惡不
在手乃以報讎例辟魯而戍孝子福寧衛弁究佔湖
事擬全以辟清出所佔田一千三百二十七畝堰池
九十六口地二十六片瓦密房屋二百十間盡還之
官委本府經歷到縣追理并設耆民等八名專一機
攝命知縣楊鐸勒石曰勿侵勿佃勿使水溪勿依圩
倚富緣是截漚而以漁以草以栽以蓄犯則重者死
輕則釘發邊東永遠克軍其事載
本朝史館所修明史及故明孝宗實錄
在弘治一統

志浙江通志府志縣志諸書孝子復錄始末詳見本集三先生傳

湘湖水利舊有邑令顧冲所著水利事蹟及湘湖均

水約束記湘湖勘石圖記所載極詳而後稍泯沒至

邑令張懋又有重輯蕭山湘湖志略湘湖水利圖記

水利圖跋而鄉官魏驥則又有蕭山水利事述頗為

明確乃奸人謀佔則必先惡其害已而謀去其籍弘

治十四年國史既將御史復湖事載之實錄而鄉官

福建分巡道按察司僉事富珙者御史大夫也痛御

史之死無所發泄而又懼湖民之終不悛以重傷其

志乃為輯諸賢所著彙為一書題曰蕭山水利志以

蕭山水利志

三

始諸後來而惜其書之多闕軼也今歷搜舊刻無復

原本而其子姓所傳者則又屬啓禎之間殘編斷而

依稀補綴其顛倒荒略不可名狀然其意則何可泯

也因為細討其書採其原序以載于後

蕭山水利志福建僉事富珙所輯而其子生員富鈞

所較刻者其序為延平鄉官劉璋所作璋原官工部

尚書克侍經筵官加太子少保致仕是年已七十三

歲其文曰聞之僉憲富公珙分巡來延平語予曰吾

世家蕭山枕江濱海自昔無庸坊渚洩以備旱澇宋

政和二年楊文靖先生來宰是邑相邑之西南環山

而阜補其缺漏者而捍蔽之即能受諸山之水而蓄

為湖使旱乾之歲可具灌溉其功懋矣乃歷年既久

姦民豪族爭起而壞之或私占或強據或獻于朝廷

或賜于權貴所賴一時當事不忌不侮迨至綱立力

爭于前顧冲源明堅持于後故奸弊斯革而湖利以

興我朝洪永間亦有隱占為田者景泰以還致仕尚

書魏公驥重為飭理猶以未竟其事自著蕭山水利

事述一書并舊刻事蹟授之門人前南京湖廣道監

察御史何公舜賓屬以開復而不謂何公之不辛罹

慘禍也今孝子以復讎伏闕上動聖聽致中外臣工

蕭山水利志

四

自政府以下鎮巡以上相顧震動遂反覆覈實以盡

復湖利幸此書尚存今將鉅梓以傳後而屬予以序

惟兩浙多以湖著如杭之西湖越之鑑湖是也東

坡謂杭有西湖如人之有目而主若十册謂會稽山

陰之有鑑湖北之人之有腸胃而子謂湘湖亦然蓋

以絕其利害所係如是其重且大矣夫前人創之後

人守之原欲其經久勿替而姦民豪族何代無有則

所恃為釐奸剔弊以傳于無窮惟此書耳繼今以往

使為令者丞者簿者為鄉宦者暨民間之有識有力

者皆以是書為師法恒加修葺嚴禁姦豪憚然不
查調攝陽日若惟恐以傷其生則以臻于楊趙顧郭
張李魏何無難而尚何畏侮之與有亂治十四年辛酉秋七月日

正德年清估勒榜

四年十湖民孫肇五復估湖裁查鄉官工部尚書張
貴按察司僉事官瑛請之御史中丞許庭光委分巡
副使丁沂勘復有禁革榜例節略載後

禁革侵佔湖湖榜例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丁 以禁佔湖湖修復
水利事奉欽差巡視浙江兼管南直隸徽州一帶地

二湖湖水利志

五

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許 批發本道呈奉本院批
處蕭山縣鄉官富 暨三都民人徐學告本縣孫肇
五復佔湖湖乞提人卷祛革民官仰分巡官勘問明
白具招解審而前此致仕鄉官張 原有預防水患
以救災荒事請築西江塘岸抵捍江水又築湖湖塘
岸湖湖湖水乃並發勘議因查本縣各鄉先年常被
江水淹沒得尚書魏公建築西江塘岸抵捍江水民
受大惠近年江岸被水衝塌受害如故其築塘捍水
最宜急急至湖湖塘岸及時不修則春霖大水夏
驟救已經興工修築呈報在案獨是湖湖侵佔代有

起復自宋徽宗時龜山楊公經始此湖以山為界至
孝宗以後趙丞相顧令各立程度惟國初湖豪私行
佔文靖魏公親告英廟勅諭頒禁以其未盡者復屬
之御史何公殉身恢復湖岸始息今其事赫赫正在
目前而奸豪近湖早夜窺伺兼之九鄉無知亦往往
有偷挖湖堤減泄湖水之弊今奉前因已將孫肇五
等照例治罪緣今及時裁不誠恐各鄉盜水致傷灌
溉合給示曉諭但有先會佔種湖田俱退還官至于
低窪去處聽從水浸高平去處聽從拋荒固不許栽
禾植菜並不許蓋房種樹其各收遞年花利并侵佔

二湖湖水利志

六

罪名照例追問仍行委典史郁仲和踏勘湖岸周圍
里數分為九節于由化夏等九鄉每鄉選報家道
殷實行止端正壯丁二名充為湖長派管湖岸每一
鄉則管一節若遇仍前佔種湖田淪泄湖水人犯許
湖長呈拿送道併追遞年花利及查照正統年間土
豪奸民隱占官築陂塘兩月不還釘發遞東衛分宗
遠克軍事例問擬發遣若湖長通同豪民佔種分利
不行舉首被人告發或後訪出一體問罪其各湖長
量免丁差二丁二年後另選更替一體免差本府水
利并本縣掌印官不時閱視遇有湖岸坍塌即起該

鄉人夫修築堅固不致泄漏每月取具湖長給狀并
本縣督修過湖堤緣由申繳本道查考若府縣官不
行用心提督修築并奸豪占湖不舉亦併拿問應得
罪名決不姑貸須至出給告示者正德十五年三月三日給

本朝康熙年清估勒石始末
康熙二十八年八月大旱湖底皆坼湖民孫凱臣等
相聚數千人一麾而集各具斧鉞築堤于湖中自西
嶺山足芝湖嶺邊東至柴嶺橫跨湖面使下湖湖分
而為二揆其用心不知所謂以為大路則芝湖嶺西
逼近白馬湖惟黃礁一村數十家稍通出入柴嶺之

湖湖水利志

七

東橫亘大河必由小南門以達白露塘仍非要道且
過此亦無所往也以為私路則湖裡孫姓原任湖西
然上有跨湖橋可達東岸下有橫塘渡口可以達縣
未嘗以此為捷徑也如以為遊行耶則兩岸山淺別
無寺觀一堤兩屬何所去返以為親美耶則湖身如
帶不廣而袤丈祿三蕤豈耐看視惟堪與之說在湖
裡孫姓下開甚緊而兩山有墳墓家不致去路傾贖
一往而漂則風水起見容或有之然而湖患滋始矣
大凡倚岸而栽倚岸而覓即為侵佔之端故往昔榜
禁最嚴私築蓋一經動作則與法變制從此而起故

有此築下湖彼築上湖者况湖貴均渟橫多一關則
通體壅滯行見上湖下湖必有偏曲且放水時刻有
早有晚有久有暫其早且久者水滿溝急攔阻無礙
至為時既遲為刻又少水淺流遲而又橫截以阻之
將見水未出堤而即行閉止九鄉之水從此其不得
均矣當日水利衙劉炯立據總甲王吉呈首為文報
縣詞嚴義正極其凱切而豪民反以僧人裝首建橋
便行為辭及縣批合邑官民公議定奪則彼此推諉
無一至者本縣劉儀第以擅築為詞已具由申府會
本府李鐸初下車遞受中丞指請浙東地方水利因

湖湖水利志

八

發縣踏勘其批有湖蓄水以資灌溉田禾久矣即
應築堤亦須鳴官裁奪何項豪強敢私築垂成諸
語時九月七日乃縣出親勘而豪家勢族反袒孫姓
阻九鄉里老勿使赴議惟一都四五六圖二都二圖
澇湖村民蔣邦瑞陳大績等公呈爭執縣已附卷審
豪反捏公呈人等彼此互訐時縣候府詳到日視其
批奪以定存毀乃甫申府間隨有諸士豪曉曉訟辨
謂先朝大理寺少卿先高祖春溪孫公捐貲造跨湖
橋塘在于嘉靖甲寅至崇禎初年雲南布政馬湖來
公捐貲建造三善橋至本朝鄉縣主任內青山居

民亦築便民塘一帶至今現在天春溪孫公為孫氏
鄉官本名學思官中書舍人未為大理少卿也其所
築堤則正以孫氏好佔常嘉靖中丁弘正清復之
後難以顯佔而其為堤則正當湖湖之中上湖上洩
下湖下洩中隔一橋似鮮偏曲即爾時鄉官又復鑿
前此權禍往往坐視故儼然成堤而至今父老尚相
傳當時民語有曰孫學思造湖堤長害九鄉蓋
水不通洩便多偏塞上法下洩不無倒注則孫氏築
堤正暗行其侵牟之故智未可引據為口實也至于
三善之橋便民之築則皆在周環之間夫周環有缺

二湖水利志

九

不時修補向者文靖魏公諱諱所云築湖塘者則正
指此等而奸民詐誕謬以捍湖之塘為截湖之塘豈
可訓哉時縣雖請毀然仍未決予時為中丞延飲坐
間詢浙東水利予首以本縣湖備陳利弊中丞是
予言會奸民紛紛上控悉置勿理乃計無復之出其
多人扮作九鄉于十月七日乘府渡江訟辨于西陵
渡口板車嘯嘯且謬為公詞而書鄉紳子弟名于公
詞之首府至知其詐親詣堤所驗所言不實仍下縣
請官民公議時在籍鄉官莫肯赴議而予以痺疾就
醫杭州縣吏既不能過請然亦並無一知會到舊宅

者鄉官既坐視而里老譁然縱有知事者亦不敢置
一詞時十月朔日予夜宿天竺辨明周生子鉉扶輿
至遙謂之曰公亦知湖湖事乎國人第望公而公泄
然猶夫人豈以文靖為不足法耶予急問故大驚歸
遣人渡江探其實乃于六日晚難燈自為揭于首署
已名而擇鄉官之不孫袒者刻其名于後伏牀手書
之見揭于書畢復為檢舉詞檢不赴議而條補議于
其本有四害五不可二見議遣使投縣復上之府
遂據予議立批縣文謂壞法變制毋論水緩沙淤
湖必多湖身漸淺蓄水有限而一經私築則將來效

二湖水利志

十

尤安所底止勅速行剗削以復舊制乃自二十八年
冬至廿九年春水大湖漲豪民既抗官不即剗削而
遲也因循利其水漲則堤在浸中當自蕩漸而頽洞
之久終不能壞舊制凡毀舊制者兩月不復則正犯
釘鉸牛同同當房妻小并發遣東衛永遠充軍今毀
制不復不止兩月府乃以縣文并申之藩臬二憲藩
臬二憲復下之府府乃勅縣詣堤所親為剗削姑免
其應得之罪仍將為首諸人各責三十板枷號一月
遂勒石永禁屬予為文書之石
六見碑記時七月廿日
水利衙報文節略

為報鳴事查得湘湖蓄水以救九鄉大旱先賢創制其例甚嚴自金線以外分毫毋許侵佔今據王吉報稱係茂洲等于湖中築造塘路卑職復往查驗果有湖裡係起至窰裡吳止約百十餘丈查石岩鄉亦于湖中築塘不知何處止該總金太汪相俱不稟報但湖湖原為蓄水而創並非便民行走而設築一堤則少一尺之水若任其築塘行走恐將來湘湖盡皆耕種侵佔不可底止矣事關水利擬合報明為此備山康熙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

紹興府發縣憲票節略

湘湖水利志

十一

九月十六日據蕭山縣具申詳僧人率弘居民孫凱臣等擅于湘湖私築堤壩有官九鄉等山詳府查湘湖蓄水九鄉攸賴前人設有成效何物豪強輒敢毀制築堤大干法紀合行嚴飭為此仰縣官吏查照即將為首諸人枷號湖濱勒令拆毀以復舊制堤平之日該縣勘明各重責三十板仍勒石永禁取驗遵依送府存查無違

本縣第三申府詳文節略

查得湘湖擅築行堤已經奉憲將為首之人枷責在案今憲駕省回復有楊升等具詞蒙批查議遵即傳

請紳衿里遞查議去後而屆期無一至者上諭差家則一帖而鄉紳有風木不止據楊升蔡天生等具詞各有私見卑職復又單騎細細查勘實非行旅大路兩岸皆山湖傍居民東係窰裡吳西係湖裡孫二族所居且有口窰一攻在堤之畔堤之所便者止孫姓一族入城之道而吳姓亦便于往還且將水一阻或所謂風水有便于口孫者故築堤之心堅而且易今赴憲求免者大約皆二族之人不則其黨與也今緝紳從不赴議而翰林院檢討今在籍鄉官毛自為捐子并檢舉補議有四害五不可極其詳析卑職擬

湘湖水利志

十二

看湘湖尺寸之地不許侵佔恐碍于蓄水耳今所築長廣如是既非衝衝必帶似難以二姓之私意為準也至于古人亦會增築橋堤自必酌量妥確假使此處應築則早已築之矣况跨湖橋一堤又與新堤相去咫尺者乎且築一堤少蓄一堤之水漸不可長所以前詳者此者恐素舊制也至于為倡之孫凱臣原係舊役用書素為不法所當懲究因確據鄉官捐子并補議一併申明為此具由十月日

本府申請藩臬二憲司覆文看詳節略

看得湘湖蓄水溉田勿許變制去秋水涸居民孫凱

臣等私築塘堤總甲具報典史詳縣轉詳到府當即批令妥議詳覆據詳前來又經鄉官確議委係蓄水溉田不許築堤變制批令枷責剗削在案而違抗延挨致九鄉陳視遠等有變制壞法之詞呈縣額求通詳奉憲批府律擬妥議照復舊制詳覆去後據縣詳稱九鄉百姓各執耒耜同職親詣塘所投去橋樑開堤大半即有未盡塘基自當水衝以復舊制將凱臣等各行重責援例免擬并請勒石永禁詳報前來相應轉請批示勒石永禁至于凱臣等始而違制築堤既而抗官藐法雖經該縣責懲不足蔽辜應否俟詳

湘湖水利志

十三

允日重責三十板再行枷示一月以儆

本府發縣票節略

紹興府正堂李為變制壞法事七月初五日蒙按察

司馬批府申詳孫凱臣等湘湖築堤勒石永禁緣

山蒙批如詳勒石永禁依議發落同日蒙布政司下

批府詳同前蒙此合就轉行為此仰縣即將湘湖

內築堤遵照憲批立即勒石永行禁止仍將孫凱臣

孫茂洲孫廣孫俊等依議各重責三十板枷號一月

取具遵依速速須票

請毀移穴湖堤揭子節略

翰林院檢討鄉官毛奇齡具揭 蕭山本澤國而地境易湖因築湘湖以溉九鄉之田無如湖豪孫姓者聚族而居世為湖患在昔元明之間孫吳二氏佔湖為田而永樂間清之隨有孫全者復行侵佔魏文靖公以尚書致仕親為恢復越至弘治間孫全吳費兩家對湖為婚姻共起填湖為陶密之基文靖門人湖廣道御史何公挺身爭理致孫吳二姓以賄殺御史于路其孝子何競為父復讎始奏開朝廷置孫全辟刑清山佔田若干丘地若干畝瓦寮房屋無算救知縣楊鐸為之勒石此事載弘治十九年孝宗實錄并

湘湖水利志

古

府縣志書甚詳然猶情惡不俊又有孫肇五者于正德年間復為築堤賴何御史門人張尚書公再為擴清然後得復如初是一孫姓之豪佔而歷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之訟經魏張吏工二尚書暨御史父子以及門生三世死生報復之力始得稍清然猶御史父子仇恨至今其為害如此及嘉靖年間孫姓有為申書者忽造謬湖橋于湖中以通孫吳二姓往來彼時鄉官懲御史之禍不敢出言且以此堤當上湖與下湖之中駕言上湖洩水在南下湖洩水在北而橋為界限不甚為害一時聽之實則上湖以洩土陶燒湖

塞而浸下湖以葑草壅塞湖淺而腐而腐復爲之阻
之故至今湫口之水不及石幾九鄉不均未嘗不痛
恨于孫氏爲橋之爲害也今孫氏以洵湖之利合族
巨富而人丁又衆固水築塘種荷蓄魚甚且爲陶窯
爲佛舍漸漸興佔向時甲凡湖中之土以黃線爲
界而今則爲黃爲青不可復問此正當籲告伸理大
爲清復之際而土豪怙惡反築堤而橫截之則橫甚
矣所賴當事嚴救正法而奸詭百出以二姓之族而
駕爲九鄉以孫氏所造之橋而詐稱先賢以兩家相
通之路而指爲通衢以姻婭貨賂并填募風水之豪

續編水利志

十五

黨而妄名公舉之衆可怪尤甚第九鄉百姓初無公
詞祇湧湖一鄉蔣陳二姓先爲具控者以則水有十
丈凡竹簍截水則每一竹簍阻水三寸土坊截水則
每一土坊阻水九寸湧湖最晚去水九寸則此鄉絕
水沾溉不及故切膚之呼較他鄉爲獨先也乃不意
屢發公議而隸不散帖里不知會陰陽生不到門鄉
官不集議繆以已成不毀之辭諱設以覆無論此堤
之成爲禍不淺而卽此行事詭秘神奸百出萬一稍
遂其意則前此跨湖之築祇屬孫姓猶且駕出多人
東支西節况儼奉批行則自此以後公然官築矣將

見種荷蓄魚之外或園或佃爲房爲畝誰得禁之至
于勢成則雖兩尚書之挽回御史父子之身殉寧有
效耶况孫吳二姓外實有不肖黨惡爲風水貨賂起
見者近聞石巖定山結黨窺伺陰具香鉅以幾乘隲
其存毀之際關係匪淺倘能徹底澄清去惡務本極
爲長便卽不然而毀其新築加之以應得之罪則小
創大懲亦足補救如故爲輕縱茅靡波委養癰釀禍
已雖乏賢哲焉可謂魏何之後必無其人因于補議
之餘并爲此揭某揭如右

湘湖私築跨水橫塘補議節略

續編水利志

夫

鄉官毛奇齡補議 據湖民孫凱臣築堤截湖蒙發
公議爾時某在會城原不曾與然漸查東城舊宅亦
並無陰陽生到門夫以湖之利害關係重大鄉官先
賢歷任恢復豈有身列薦紳實生其地而膜然不相
聞者然且奸邪衆多捏造公呈其爲黑白尤宜早辨
此所以扶病捉筆急爲補議者也按此堤之築實有
四害有五不可何謂四害按湘湖之水通管九鄉田
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畝每畝止得水六絲八
忽一抄水面多寡所爭在毫釐之間故凡放水時卽
湖外之竹筍土埂皆令撤去以爲截一筍則阻水三

寸截一更則阻水九寸今公然截湖而截之則九寸之水勢必加倍其害一也湖之有跨湖橋也初以為湖有上下上湖南洩下湖北洩橋適當分界之間似乎無患然而築橋之後父老痛恨切齒至今尚有湖堤長害九鄉之語蓋一湖雖分上下而上湖為孫氏海土塹填其水深下湖為許莢年遠壅積其水淺以淺身倒注之水而又橫堤以截之則下湖之水咽而難洩况堤之又堤是一堤之阻將不止九寸而下湖水常少上湖水常多其害二也放水則倒惟恐偏枯舊制下湖之水分為數等如第三放東斗門港臨名

卷二 湖水利志

土

由化等鄉得水七釐二毫一絲一忽放二十一時六刻止第二放金二穴溉夏孝寺庄等村得水一釐三毫二忽放三時一刻止夫開放之時如此其促而出堤之水如此其緩則不特下湖上湖水有多寡而即下湖之中其時刻多者尚可望堤內之水紆徐而下若三時一刻而即行開止則水未出堤而湖口之防已閉矣將見得利之田竟成虛受其害三也且水流則葑草不生前此下湖之葑以跨湖一截致之今又加一截則葑蓄不行葑與土膠而孫氏復取填于湖如洶濤然洶濤右漸則葑土左露露所止既鮮深

洶而奔注不能即反生膠轕又况秋前推草秋後放水孫吳二姓皆互立竹簽以為界限彼此盤互使其開處不得竟泄遲久不疏遂為平地其害四也且夫孫吳之為害也自明初以來歷歷可指在洪宣時有吳子信之害在成弘時有孫全吳瓚之害在正嘉時有孫肇五之害今其族富其丁繁沿湖而居易為侵蝕稍一疎縱奸占百出不可者一舊制湖址以金線為界一交青土皆為湖身而今則孫氏竟住于青土之中鰲魚畜鬼種荷採菱已非一所稍欠者無倚傍耳一有堤可倚則以漁以佃漸次成勢不可者二且

卷二 湖水利志

土

恐不可長也此湖利弊自嘉靖以後平安至今亂法一形將釀大患據水利報文已稱石巖諸處竟有效尤相繼起者此變亂之兆不可者三况湖豪奸宄不測而又加以勢家大族有風水于湖中者陰為指使而陽竟助之如駕為公呈之楊氏蔡氏皆風水家也湖中兩山無非墳墓此端一開將東園西歸無暇地矣不可者四况中尊至公現在清理而郡尊甫蒞已有賢名在人此真東南幸逢之一會豈可使賢守賢令相際之時而舊章之變自今日始不可者五具此四害五不可其宜存宜廢宜築宜毀當非薦紳必

有能辨之者

湘湖水利永禁私築勒石記

此文係縣中蕭泉敷行而所署不伏爲一文

湘湖水利永禁私築勒石記

此文係縣中蕭泉敷行而所署不伏爲一文

蕭山湘湖未已令楊公所開湖也公據熙寧大觀間縣民殷氏等有請築湘湖之奏而下議未決公火議成之遂開此湖用以灌九鄉田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畝歷南渡高孝兩朝已令碩公諱冲者以九鄉爭水度地勢高下定諸鄉放承之則算毫釐酌多寡勒石縣門因有剽堤斷臂穴水欽趾之令而其後郭公源明于嘉定之末來宰斯邑則益加疏濬凡湖傍山

湘湖水利志

二十一

足尺寸皆湖所謂以金線爲界者謂山足黃土外皆湖水也自明弘治間湖豪孫全等漸起侵佔鄉官致仕尚書文靖魏公力爲恢復而御史何公舜賓繼之不幸御史被害孝子伏闕孝宗皇帝親遣給事李舉郎中李時大理寺曹廉同外鎮巡官反覆審理置孫全于辟敕已令楊公鐸勒石湖口毋使毋佃毋私築毋蝕水溪毋倚圩傍岸以漁以葑以裁以畜犯則重者辟輕者釘發遼東衛承遠克軍載在實錄播諸誌傳彰彰也今康熙二十八年距向勒石時幾一百八十餘載格遵舊制無敢越者乃忽以秋曉湖湖湖豪

孫凱臣等糾集番鍾一麾而千人不鳴官不暴衆築堤數里白湖西至東兩山之間橫跨湖面而攔截之

邑令劉公據水利衙報文申請而無如阻之者衆也夫湖職蓄洩不職行走况兩山呢塞從非五達揣其用心不過爲風水計耳夫兩山墳墓下有關沙可以動勢家巨族相助之心而實則倚圩而截漚潏而漁正曩時侵佔所由起也夫湖分爲三其上湖下湖不無偏曲然且放水早晚限有時刻堤截水緩則于限刻最少者每有水未出堤而即行開止之患然而九鄉泄泄獨湧湖蔣械等爭先控告會郡伯李公初

湘湖水利志

二十二

下車時感于阻撓屢議未決卒之用予未議始敢令剗削榜杙示衆然且豪黨多力抗拒官府復據縣文中藩臬二憲司藩臬二憲司仍下之府縣剗削按律然後爲永禁以勒之石夫剗始之難不如守成開之者一時而爭而守之者乃在萬世弟宋代救法皆當事主之故洪武祀功尚有楊趙顧郭之祠建于湖濱而入明以來則藉鄉官爲力持故弘治賜祠特勅名德惠以祀魏公而其後何氏父子得祔其傍今鄉人委蛇動多退讓築堤變制無一人爲之爭執而二州縣守令倘惑于豪強而動多變法此則生斯土

者之一大患事也。夫以宋世侵牟雖郡王之尊招討之貴一丞尹持之而有餘而孫氏一佔卽極之尚書御史門生數世之恢復而猶不足今遺孽復興幾壞大事及此不戒將何底止因爲布諸石而禁之如右。若其禁條則具見宋淳熙十一年嘉定六年明正統五年景泰四年弘治十三年正德十五年今大清康熙二十八年禁罰各例載湘湖水利志中某月日鄉官毛奇齡撰文。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名姓字初稿

遠公李廷校文則西較

湘湖水利志三

蕭山水利自湘湖外其爲湖者尙有白馬詹家氐壩落星諸處其爲塘者尙有西江界游長山白露諸處湖以起利而塘以捍患然患去而利隨以興故宋時邑宰顧公著蕭山水利事蹟一書則專載諸湖沿革而明初鄉官魏公著蕭山水利事述一書則專載諸塘興廢顧皆名之曰水利相傳諸湖水利自湘湖外皆南渡權勲貴戚侵佔殆盡而顧公一人恢復之諸湖水利自湘湖塘外皆元明開闢地不修倒坍無剩而魏公一人修復之兩公之有功于蕭山其亦偉矣予嘗求兩公所著皆殘缺不全僅取顧公之有事于湘湖者錄載前卷以鄭河口亦湘湖所繫故亦附入而以其餘者爲之訂補舊文雜載于後若魏公所著則錄其均水約束與圖記圖跋入湘湖水利而以其餘者照原文載入以其皆與湘湖無涉故名曰附夫陵谷遷變滄桑相嬗自古已然諸湖水利惟湘湖至今不變而白馬詹家所溉有限落星氐壩仍致壅塞

若諸塘水利則當時游塘之患甚于江塘故魏公所
急首在捍海諸塘與長山諸開而今則長山以北斥
鹵百里海寧烟火倉藉相接惟長江衝洞今昔一轍
然且麻溪上塞三江下關浦陽之水合併西下故驟
山徐家與東西小江並鮮橫決而惟西江一塘則蕭
山山會三縣民田實攸賴之乃十年九決城郭為浸
予請假歸里正值暴漲之後巡撫金鉉與本郡同知
馮協一集本縣耆老親臨督修而鄉官則予與三縣
諸紳共相經理因增新補舊稍可措挂即次年衛嚴
水發漲蕩鰲游汎浪濤越江而下而塘幸無恙因

三 新水利志

十

屬予為文以勒之石其大略是塘橫亘約數十
里當浙江下流之衝以數丈橫土上抵衢嚴以來千
餘里直注之水建瓴而下如箭括然且前此斜趨
由東南以瀉西北與塘之自東而西者緣并抱岸相
隨旋轉而今則江身北下折其流而西馳者有沙挺
生于西脇之間水不得西折而直與塘衝如撞如搗
以塘為壩所恃塘不能穿則然後屈之而西然而塘
則難支矣故向時塘之患決多在迤西而今即漸移
而東曰潭頭曰於池曰開家堰曰大小門曰水漸直
則決漸東理固然也然則今之西江不在礎石不在

猶木不在抵塘備塘而第以錢塘之沙所稱狗頭沙
者剗而去之不過數千金之工而可以省築塘歲修
不貲之數此固向時魏公所云移沙換港隨時轉易
者所賴賢當事之留心民瘼與鄉官士民之深析利
害慨任事者之弁持之耳予年老力微徒抱區區
不揣愚謬遂有斯議至于顧公功德在越山上而世
祀揚魏而從不及顧報獎之偏邦人之咎也嗣今後
起當特建祠宇考祀楊趙顧郭魏何父子七賢而附
後此之有功于水利者因為附載諸水利而識之如

三 新水利志

三

附白馬湖已下諸湖典廣皆一本顧公所著水利事
蹟而重編訂定惟無別圖河口另載前卷
白馬湖在湘湖之西亦司溉者紹興二十年內侍省
東頭供奉官詹思殷掌管辦寧壽觀劉放翁
子奏摺紹興府蕭山縣人戶沈崇等六十一人將本
鄉白馬湖荒地三千餘畝投畝行在寧壽觀克長生
田奉旨令轉運司覆驗指實轉運司委幹辦公事趙
綱立躬親覆驗而綱立曰據父老輩期等言其湖約
有三千餘畝為蓄溉之用若被占作田何以收旱又
據原獻田傳欽等二十人連狀供稱當日各不曾到
名若狀陳獻作田緣賣卦人沈琮盜逐人花字脫脫

官司以致有此蓄水之湖其難以佃種久矣綱立覆
驗明白而轉運司照對指實爲之申聞然後以十二
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更不施行至季宗乾道間
鄉官李直殿張提舉共估此湖會九年壬寅錢府顧
冲爲邑宰于次年之冬勾蔣正言以劄子奏紹興府
蕭山縣連年旱傷民川艱食流移失業臣私怪其由
因加詢問縣有白馬湖三千餘畝自乾道九年有
李九直殿張七提舉請買爲業以收兩家包占廢湖
爲田水無所蓄難以禦旱伏望府旨復舊開湖爲湖
下浙東提舉司如原錢會經發納於上給還以疏一

三湘湖水利志

四

方旱傷流徙之民奉旨依奏遂委本路提舉勾郎中
躬親開掘使勾提舉至湖出榜湖側其榜有云李直
殿張提舉皆係世食爵祿之家豈肯冒佔此必幹人
脫慢而本宅爲見小利而不思妨衆因以有是今此
開掘自非官中無故爲騷擾也爾等並請公心體國
不生沮撓及妄起異議而于是仍蓄爲湖迄今不

廢

附詹家湖

詹家湖者白馬湖西南一別澮也相傳夏孝長典二
鄉之間有詹姓者擁田六百畝而碗碗無水歲率病

絕因聚族謀曰棄百畝爲湖以溉五百畝可乎皆曰
諾於是湖成以其近白馬之濱謂之白馬湖毗詹氏
棄田非已有族亦散徙盡有詹百八者其吟丁也居
鄉無藉以湖賦之知宗趙亦宜已爲田矣顧冲到任
以復白馬湖之故同提舉勾郎中開掘湖所鄉大鄭
京忽狀稱指揮委提舉清復官湖義無隱匿今既蒙
聖旨盡數開掘原有三千畝之數而詹家湖爲白馬
別派本在數內今其湖爲近知宗田未開掘數少何
以伏衆提舉乃令知縣顧冲躬親相視冲遂詣湖所
集父老曹四等并佃戶詹珍保正郭達各狀供本村

三湘湖水利志

五

舊有白馬湖毗今不知何所矣向來僅見小湖一所
名詹家湖約一百五十畝以之蓄水可溉陰楓木馬
五百餘畝之用自趙丞宣請佃後而田爲之枯冲尋
其故跡隱隱猶在但能劃其新勝帶其舊岸則尙可
滴水乃掘實中覆未行造間合西典有轉運司官船
一隻原泊在縣每嗣王胡陵經過則乘之及年深殿
拆而底僅存也值嗣王趙輒以紹興府差船抵應雖
縣令督修而官錢不給及冲到任則又當八年大水
之後百姓流移枵然一邑耳忽運司以遞修之故拘
工案手分斷杖一百且送江陰限勘其不造山厓始

知修船之費卽詹家湖稅所分給也時周令趙下艱
卽丞宜之子與嗣王爲近族因申上管司乞得錢三
百餘貫而本縣措置亦得四百餘貫資夜督工而船
已就乃鄭京之狀再經戶部趙周令遣幹人詹永經
提舉司陳狀乞別委強官體究因差諸縣汪縣丞勘
據謂其田係趙丞宜承買爲業出納稅租且見在漕
水特不許鄭京等照常車岸故有詞耳今下令丞宜
幹人如遇早賜許衆車岸則其喙自息已條指上而
戶部不許復下提舉司獎勵追田復湖准戶部符令
其湖在冠山之麓與白馬間隔湖邊亦有詹姓居

三
湖水利志

六

住明崇禎間湖屬來氏說傳爲相國來公所築其湖
亦漸堙廢較向時所謂百畝者祇十之四焉

附派源湖

派源湖卽臨江湖舊原有二名疑一堙廢而顧公過
訪並無他湖始知卽一湖也南史郭原平傳曾向派
源取派以其地產派故名宋孝宗朝有吳堅者率其
衆獻之大節使及張提舉二家佔以爲田居民何端
等累于臺省陳論下木路提舉司委紹興府杜察推
看定而察推據申謂派源一湖原爲灌民田六十餘
畝若佔爲田則民田槁矣假使節使有功應有撥賜

則在縣道周宜多方措置以克殲絳何得將湖水之
地民田所繫者盡作恩資戶部是察推行下結斷遂
委本縣知縣顧冲開掘時吳堅獻湖者且私占湖址
改作雪窖不肯還官冲拘堅解府斷罪押下毀拆而
侵佔始絕

附落星湖梓湖

落星湖在縣西二十五里周廻二十里後漢安二
年有星落湖中故名其地計五千九百二十五畝三
角神宗熙寧間委白圭簿撥高處與民爲田每畝納
官租三斗七升有奇宣和二年重定等則自天地玄

三
湖水利志

七

黃字號以下凡一十九間民戶陳昌等七百二十四
戶湖田計三千八百二十一畝一角乾道二年止作
九百畝撥賜歸政官大節使又取梓湖派源湖約二
百畝共作一千一百畝以充其數又欲占湘湖爲田
賴百姓爭訟乃止合計所占已二千三百餘畝矣大
節使妻張氏以其湖本係水利乞還民間孝宗以人
戶無訴不行淳熙十年長興安養兩鄉百姓吳諒等
經縣及提舉司下狀行下本縣知縣顧冲回申本縣
居江湖之間自西興至錢清四十五里朝夕兩湖貫
其中皆賦水不可灌民遂海通湖與今不同兼之田

少而土薄農民率負販奔走外州一遇水旱即飢饉
流亡家室不保荒慘至此前賢之淳熙七年八年水
旱相繼典賣妻子毀圻房廬生者厭糟糠死者填溝
壑草萊荒穢市井丘墟自昔之患未有甚于此者仰
惟聖天子愛民有素憂形于色命官賑恤無所不至
然而計所賑米約用二萬七千四百五十石三千四
升五合計所賑錢合得四萬七千五百二十九貫則
是一水旱間不惟蠲放稅租使大司農失一歲之入
又且國家救貸其陪費錢米如此原其所自雖災傷
致之抑亦水利不講之故也或謂水利不講其故有

三
補
新
水
利
志

一八

三非寄居強佔則君命撥賜夫寄居強佔猶尚可言
君命撥賜則臣工大小誰得而議而冲謂不然自昔
人主皆有聽言之德苟利于民何為不從顧臣下不
言耳今主上以務農為心前事可驗也在昔淳熙九
年內傳法寺僧人妙因嘗請佃明州定海湖田八百
餘畝戶部已下州令其給佃而度支員外郎姚質竟
具奏鳳浦灌田之利則隨即改旨仍令開掘至若介
福宮幹人張宗元通神菴道士呂知常爭佃平江府
長湖縣武丘即虎丘長蕩三千五百餘畝安撫司差幹
辦官胡廷直定奪奏上得旨則依舊積水為久遠旱

澇之備此有以見上聽言樂從水利之明驗也今
蕭山水利有十冲到任後已復其四惟落星梓湖未
得如舊故吳諒列狀衆論有云國家恩賜臣下或以
爵命或以金帛爵命高則俸祿自厚金帛多則阡陌
自增原不必賜以田也况東南地狹田皆有主凡夫
無主而在官者必水利耳若非水利國家焉得有閒
田曠土以待撥賜此其明者然且此湖連歲不熟又
主田之吏從而為姦所及歸正之家其實不厚若厚
則其妻張氏必不肯進狀乞為湖矣論上會提舉勾
郎中公幹台州未及報聞而察院朱珍勿陵過蕭是

三
補
新
水
利
志

九

其論乃取圖經去不十日于淳熙十一年十一月癸
准開掘得復為湖慶元四年臨安府龍華寺僧寶嚴
復乞賜佃長興鄉人戶於宗正等節次經臺省陳論
至慶元六年察院張澤仍請還民嗣後陳侍御聚奏
一應水利不許佃佔違者從條斷罪追收花利入官
仍令提舉官常切典修以取照驗今落星湖已廢惟
梓湖尚存大抵諸興廢祇載宋淳熙間常碩公修復
一節以水利事蹟皆顧公所著也若其因革則詳見
縣志此不復贅

附二堰

二堰者一股堰在西興市一臨江堰在漁浦市係居民衆多之地淳熙十年五月有孔茂齡者論張邦英古股堰爲魚池知縣顧冲牒巡司體究而申據不實冲親往勘視則果有魚池絕堰而築立命大小保長召集鄉夫開掘如舊至十二年三月居民吳彦宗復論金世榮據臨江堰上造屋冲牒論上遞牒西興巡檢到地定驗中凡古爲房廊者八間其一間係世榮所造重屋然世榮不伏先將世榮解府從杖一百押下毀拆其內七間係寄居孫僉判者別委縣尉呂迪功拆除而僉判抗官出其私業與弓手對敵縣尉不

三
本
利
志

十

敢前乃申之戶部牒取職名僉判始懼任從毀拆方議拆時有言是堰非水利所亟可稍緩者冲堅執不可且謂衆曰方冲未任時淳熙八年大雨霖潦浦陽江水則自南而入新林江水則自東而入二水相合卽領山排屋是地彈丸特巨海一漚耳爾時臨江一堰第橫亘未嘗洩也有富人徐氏者多集鄉夫舉市者百人破堰爲水使洪流湯湯西入浙江不數日而一邑民命賴之以安向使堰上有屋雖有鄉夫未能越棟宇而施畚缶也大此鄉之水豈獨淳熙八年矣顧公爲政其行直而言斷如此

附蕭山縣水利事述

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邑人魏驥述蕭山紹興屬邑也瀕海枕江民苦旱潦宋政和間龜山楊先生來令斯邑爲相縣西南倚山爲漚周圍八十餘里築以塘岸名曰湘湖冬春蓄水夏秋備漑因以爲湖之地所輸地糧加於得水之日照依等則每畝增科七合五勺名曰均包湖米以湖之有利於其田也歷年既久凡強有力者輒占爲田一遇旱潦致鄉民所種禾稼無不束手以待枯腐是非有賢令亟籌與邑之役義有爲者則不能禁也考宋乾道間恩

三
本
利
志

十一

平郡王璘及招討使李顯忠並乞爲田大節使周仁亦欲占之縣丞趙善濟力爭得免淳熙間頑民李百七猪百六等亦效尤爲之知縣顧冲懲之以罪盡復爲湖至若江寧等或占爲田或占養魚或占種荷或暗開私穴盜水以漑已田亦嘗以其所犯重者解府斷罪輕者就縣行遣其弊稍革他若落星湖梓湖朝廷嘗以九百畝賜大節使妻張氏爲田甚有沈琮等將白馬湖內地三千餘畝獻行在寧壽觀克長生日詹百七將詹家湖內地五百畝獻知宗趙丞宣賴吳諒等列狀於淳熙十一年十一月奏上得依舊爲湖

至嘉定中知縣郭源明復加疏鑿其湖之利尤大焉
洪武中民人燕原九因所佃官田冊入江內驟隴告
官將湖若干畝開墾為田以補所冊之數每畝仍作
官田例秋根五斗七升起科輸官其妨水利家樂開
民人韓璽等照例亦開湖若干畝為田欲照民田起
科張嗣宗告發雖係湖中高阜之地終係官湖亦作
官田五斗七升起科景泰四年老人張昇鄭珪舉呈
本縣委縣丞李孟惇將開墾人戶張伏義等所開田
畝計畝罰穀共得穀一千六百餘石入官為賑濟飢
饉之用其後不許布種然所開之田未盡為湖病根

三
湖水利志

十三

猶在陸大洲湖有利於民其來久矣即禁民開墾已
非一日戒之遺典歷歷可考而苟利之人胡不爾思
然欲壞前賢之成規以圖己私如是耶又若邑東北
有曰捍海塘西有曰西江塘南有曰白露塘間有曰
徐家間螺山間堰有曰股堰等處皆邑中旱潦關係
之所洪武中捍海塘壞鹹潮往來害民禾稼直抵縣
治知縣王谷器具奏蒙朝廷命工部遣主事張傑及
布政司按察司叅議等官督工令衙嚴二府山橋木
本府八縣出夫丁本縣出石版石條自長山至龍山
計四十餘里築成塘岸以遏潮水其害遂息實洪武

二十二年也至正統間其塘有曰凌家港等處復壞
該巡撫侍郎周忱具奏仍築其塘所費悉令兩浙官
民有犯罪者出木石等項贖罪以資成功又若近年
東小江淤塞不通徐家間廢壞不治景泰四年得縣
丞王璵不兩月間開通東小江修徐家間按期而竣
至於西江塘白露塘亦皆增築高厚民受其惠獨是
徐家間者在昔無有元初邑之耆士戴成以其地東
接小江旱則開閘可引潮水入河潦則開閘可泄潦
水入江由是獨出已資以建此開專濟各鄉旱潦非
古制也近有無籍船戶惟圖利便引誘鹽商假托顯

三
湖水利志

十三

要到即輒自開閘放船當潦之時則外江之水被其
放入當旱之時則裏河之水被其放出為害不淺為
今之計宜嚴禁船戶使客商悉由小江及西典大驛
水路以達浙江衢嚴等處斯不為害然須本縣置鎖
封固候旱潦消息啓閉以時則利可得害可除也大
抵親民之官莫先於養民而養民莫先於足食欲民
足食而不於旱潦間講求之以濟其民其可乎哉考
之本縣屢被水旱之患姑以大者言之宋淳熙七年
大旱八年大水今洪武三十二年洪水頓發致百里
之內禾稼不收壯者流移四方老弱者轉死溝壑是

皆塘閘堰壩不預修築防禦之故在為令系簿與有力之家有識之士不可不知也予邑人也宦游中外經五十年而歸見其舊有塘閘等處俱失整飭殊於朝廷奉拳恤民之意前賢之用心有違嘗與邑之令丞輩講究斯事皆以予言為然于是於凡水利關係所在令系簿從而整葺頗有次第亦嘗兩遭大水一在景泰七年夏五月中一天順五年四月中皆以久雨自衢嚴等處裕天水落錢塘下流皆漲不得下涓涓之水隨潮而西至於泛濫從東西小江衝入白露湘湖等塘其勢甚大賴關係所在塘閘堰壩處處

湘湖水利志

十四

堅固可以禦捍其水之大甚於昔年而民之被其害者反輕於曩日由是觀之繼自今之後又當時加檢察要不可少有因循苟且以圖能倖概可知也因于謫日之餘謹將本縣水利典廢之由利害之係直述其概著之于篇以告後之為令系簿者倘予邑有力之家有識之士知為國賦民食之源冀以各盡厥職以相成之圖其利於永久亦不以予言為疎妄可也今開預防旱潦事宜併錄前賢湘湖約束成規于後願垂覽焉

嘉善縣志卷

一捍海塘宜照海鹽捍海塘例點有丁方概里之

家看守遇有損壞告官修理勿動細民

一西江白露塘看守修理同前

一瓜澗塘看守修理同前

一湘湖塘其裏宜築臥羊坡可護椿木於上禁積湖草堆泥糞田免致頑民開掘塘岸過草過泥

及私穴盜水之弊看守修理同前名臨羊坡

一徐家岡當置鎖封固禁船戶不許通客船往來

看守同前

一螺山岡看守修理同前

一股堰宋淳熙八年諸賢水自南衙下本縣新林

三湘湖水利志

十五

海水自東衙入二水相合浸沒田畝蕭山一縣盡為江湖是時得富人徐氏集大數百人破堰

放水西入浙江一邑之人始得不土而居今雖沙漲去江頗遠若遇水患亦不可不講究開通

以泄暴水

一臨浦壩 一單家堰 一曹家堰 一張家堰

一邵家壩 一周老堰 一楊家浜

已上去處遇旱皆可與當地有識者議放水人

河救濟禾稼看守修理同前

一長山岡其港直通大江自古通客商船隻往來

之所近因淤淤寒於旱潦無濟然移沙換港江海中常事則知此開沙港豈無移換之日倘遇其時則因時而助以人力使水通流實為農商兩便

湘湖歷代禁罰舊例

宋淳熙十一年定例放水不依時刻先自開發者重罰若私置露穴中夜盜水者其罰尤倍計開防斷僻防者私先啓防即先開也盜水者以穴盜水也斷僻者傷也一說謂堤利指盜水穴距則肉洞矣非是嘉定六年定例凡湖東西兩沿以全線為界言自山足黃土外皆湖身也違者以侵佔例治罪克軍其地

遷官計侵佔者有奔黃土于木溪而築之為居民自發治罪在案

明正統五年定例凡種花養魚築防插符減水填淤

裁不蓋屋先責令自備工力如舊修築堅固還官然

後治以應得之罪如兩月不還及定限不即修築將

犯人正身牢固枷釘連當房妻小差人管解赴北京

遼東衛分承遠克軍北係親衛書所請英宗皇帝較論定例

景泰四年定例侵佔者除應得罪名并照官田起科

外復計畝罰穀入官為賑濟飢民之用

弘治十三年定例侵佔多及千畝者死時係全以佔過一千餘近

致一應私築私蝕依戶倚富漁草裁畜釘發遼東衛

永遠克軍此亦係諸教所定見弘治實錄

正德十五年定例凡湖沿低窪去處聽從水浸高平

去處聽從拋荒固不許栽禾植菜並不許蓋房種樹

違者照依正統以後事例處分至其湖岸周圍通計

里數分作九節將山化等九鄉每鄉選報有身家壯

丁二名充作湖長專管巡緝湖岸遇有侵佔盜泄等

情即行報明若通同分利不即舉首一體問罪并救

該道行本府水利及本縣掌印官不時閱視遇有湖

堤坍塌即起該鄉人夫修築堅固不致泄漏每取具

湖長結狀并本縣督修湖堤緣山中繳便該道查考

若府縣不行用心提督修築及奸豪占湖不舉亦併

拏問應得罪名決不姑貸其各湖長量免二差二丁

二年後另選更替一體免差

湘湖水利志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蕭山湘湖爲
一邑水利所資宋熙寧間縣民殷慶倡議建塘而
未行至楊時爲縣令始舉其役而明尚書魏驥修
築之後爲豪民所佔御史何舜賓又以死爭復之
舜賓之婿僉事富珎因作蕭山水利志歲久殘缺
奇齡因其舊本補輯是編前二卷詳述湘湖沿革
條約第三卷則附錄諸湖而終以湘湖歷代禁罰
舊例其大旨以杜侵佔爲本

東南水利八卷

〔清〕沈愷曾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南水利

八卷》提要

主人沈愷曾家藏無多未能廣傳此數種
以備參考親友借取甚數自秘第恐覺不能強
記錄有冊憶時愛翻閱凡借去者希於旬日內
擲還前深感 須諒之雅
附贈書圖式 勿以塵垢甚切忌垢汚紙帛毋
爪侵其真磨滿折角 閱者其知此則收書家
不致有 損故仲之愧惜其成秋仲朋書室
主人謹告

東南水利書目

一卷

覆開太湖疏 全

二卷

再覆開太湖疏 全

三卷

議疏劉河疏 部覆併載

四卷

議疏劉河併開太湖疏 部覆併載

東南水利

書目

請開白茆孟河疏略 附糧道詳文

開濬條約

五卷

是卷內有無關水利者因當事大臣仰體
主恩曲爲生民請命俾安樂利故載入

請改折漕糧疏

緩征漕折疏

改解南北絲斤疏

緩征議

釐正白糧耗米疏

請賑疏

帶征白糧疏

改折漕糧疏

請留援納銀兩賑饑疏

請截漕米石撥兵糧疏 全 部覆併載

覆南關抽稅敬陳管見疏略 部覆併載

六卷

太湖水利書狀 附單鏢水利書

七卷

東南水利

書目

宋元水利

明代水利

八卷

湖郡修築

奏免僞額考

兩浙田稅考

吳興均糧考

官民田議

鹽口考

東南水利卷之一

歸安沈愷曾編

覆開太湖疏

兩江總督臣范承勳等謹

題爲江浙爲財賦之區墾田有因時之利請疏太湖淤滯去水患以全

國課事康熙參拾叁年柒月拾壹日准工部咨開都水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該本部

東南水利

卷之一

一

覆稽察錢局山東道監察御史沈愷會題前事等因康熙參拾叁年閏伍月參拾日題陸月初拾日奉

有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陸月拾壹日抄出到部該臣等議得臺臣沈愷會疏稱江浙之有太湖衆水之所蓄泄入海由於婁江入江由於江陰今入江水道之塞由於淤壅關柵斷諸瀆以防漏稅在權關止植木中流以杜私貨往來而瀆旁豪猾因築陂塘以網利而水道壅滯矣入海水

道之塞宋時以風濤險惡有礙漕運築塘以便行旅雖稱利涉而攔截水性東下之勢遂緩然設堤之始亦屬思患預防故北有寶帶橋則在拾餘洞吳江長橋築拾餘洞又於塘路之下出涵洞闊丈餘者數百今寶帶橋河路淺滯不能通水長橋築拾餘洞見在通流者不過肆伍洞沿塘一帶率皆壅塞每至山水驟漲歸路全無而江浙頓受水厄矣乞

東南水利

卷之一

二

勅江浙督撫會勘將肆拾玖瀆故跡疏濬淤滯疎釘格木上置浮欄以截行舟使水得於通流於商稅無礙至於吳江橋洞暨沿塘一帶塞者開之淤者導之則水有歸而水害可免矣至募夫之法或於蘇松嘉湖肆府賑荒積穀之內給發等因前來查疏浚太湖事關民生其蘇常肆拾玖瀆及寶帶橋吳江長橋沿塘涵洞果否壅滯開濬之後果否有益於民之處應請

勅下江浙督撫親臨確勘定議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康熙參拾叁年陸月拾伍日題本月拾柒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查照本部覆奉

有內事理欽遵移咨署督臣宋學轉咨浙江督撫訂期會勘并撥江蘇藩司暨蘇松道江常鎮道遵照先行履勘去後自臣蒞任之後接准江寧撫院移咨訂期會勘緣由前來臣卽減從前請所有起行日期先疏題

報在案隨據江蘇布政司布政使張志棟蘇松道參

議史起賢暨江常鎮道參議楊嘉會詳內稱據

東南水利

卷之一

三

常州府行據武進縣詳稱查考乘誌博採輿圖親歷各港其東通太湖之水口自錫邑交界名爲水路港由此而南則有毛湖港不半里卽爲泰林港土名洞橋向南爲新村又名丫舊瀆朱瀆過此則爲下埠港過此拾餘里又有百瀆港與宜興交界今計卑縣所屬惟此陸港俱係疏通惟孟瀆河爲水利之最急已於貳拾年奉前任慕撫院勅帑開挑現今深通旱澇有備無庸再議等情據江陰縣詳稱親勘境內各河港兼

考誌乘查卑縣距太湖甚遠惟東南有無錫西

南有武進運河之水分流一派至境內轉達黃

田港而入於江今港內設有閘一座依時啓閉

通流無滯其餘沿江港口並村落支河雖有數

處俱係本地業田居民澇則洩水以入江旱則

通潮以灌田不待督飭民開自能隨時疏浚實

與太湖之水無關無容再議等情又據宜興縣

詳稱查看得太湖之水南自餘杭天目西自宣

歙諸山衆流會聚在於湖郡程安長參邑常郡

東南水利

卷之一

四

武無宜參邑日港日澇日潰日門幾及支河貳百流入太湖此皆湖之上游而非水口共出水之處止有吳江縣之長橋寶帶橋及沿塘涵洞出黃浦吳淞數處以入海如卑縣支河與武邑通計共稱百瀆考邑乘所載與今名目不同俱通入湖今各港之中在極南之董塘鳳川蘭前參港接連長邑諸山澗水注湖供旱潦之蓄洩並無淤阻又蘭後至百瀆計伍拾肆港皆宜歙諸山之水分注入湖其間若烏溪定跨大浦

沙塘吳瀆百瀆等港皆廣闊數丈水勢通行其餘各港或間有淤塞在土業田之民不待官府之督責而自肯料工疏浚或有公界推委之處隨時給示曉諭或委官查督亦能疏濬無虞此等支流似無煩親勘而亦非條奏之所指爲水口者也至於水口入海者則在吳江橋岸以及黃浦吳淞等處入江者則在江邑溯流而上以及武無沿塘孟瀆等壹拾肆條自有各邑條議會勘定奪等情據無錫縣申稱卑縣隨同水利

東南水利

卷之一

五

主簿劉鼎前詣南北兩塘橋洞水道處所并沿河各港口逐一查勘俱係通流無滯並無淤淺應開之處并印結申送見在伏祈俯賜閱轉詳各等情前來據此該本道叅議楊嘉率同常州府知府于現歷勘無異相應將勘過情形移會本司鴻臚裁掣銜具詳等因又准蘇松糧道咨開本道所屬蘇松貳府除松江府據稱華婁上青肆縣所轄遠隔吳江叁百餘里遙受太湖之東流入海者惟黃浦吳淞貳江俱屬一律通流

無礙歸海水道等情又蘇府之崇明縣地處極東孤懸海外毋庸查勘外又據常熟太倉嘉定叁邑覆稱雖有婁江劉河等江在境俱通流無阻又據崑山縣覆稱本縣地方查有淞瀆等肆處但距太湖甚遠無煩親勘等情惟長吳吳江叁縣開造瀆橋涵洞數冊前來本道率同各該縣印官水利丞簿前詣應勘處所親履吳縣地方查閱太湖形勢過胥口直抵震澤勘得木瀆長叁里河面闊叁丈水深捌尺東由崇禎橋幹

東南水利

卷之一

六

河通胥江運河西通胥口太湖南通興福等塘河北由斜橋通銅坑太湖此瀆係四通八達之水道有關水利內有市河查設計長壹里應宜疏浚由木瀆旋達太湖之東至大瀆計長捌拾丈河面闊壹丈伍尺水深肆尺南通太湖北通楊家港出塘橋港河瀆口雖有淤泥詢之耆老俱稱遇旱水雖不能入幸有山水洩下可以灌漑數拾年總無旱潦不用開浚由此入長洲界查勘西大瀆有小石橋往西轉北里許卽太湖

口轉南係下龍橋河路自來窄狹水深伍陸尺不等進口伍里卽東大瀆又名東箭瀆有小橋又伍里通金墅內支河柴條俱通關北運河壺帶亦自來河身窄狹水勢乘風消長皆通流無滯又從太湖之東勘邵瀆通線橋橋底水深伍尺伍寸西通太湖宣洩湖水及黃天蕩獨墅湖之水歸吳淞江入海又勘涇瀆亦在太湖之東運河西岸坐落朱涇橋水深伍尺西通太湖水迨流入吳淞江無阻又勘寶帶橋橋之西卽名

槩瀆由澹臺湖洩太湖之水橋有伍拾叁洞兩頭水深中段水淺詢諸土人僉稱中間因水勢衝擊所以多用石塊護固橋腳原留兩頭行舟是以較深至今中流雖淺水皆流通無滯按其形勢卽當湖水驟漲之時不過撈浚洞底小石便卽通利亦無用大工也東岸對橋有大港曰許里涇受太湖之正流由獨墅湖匯入吳淞江又勘河瀆亦在太湖之東運河之西岸坐落何家橋橋底平鋪石版淤絕流水南有涵洞亦已

淤塞查此瀆西洩太湖之水對岸有問母涇水從尹山湖歸吳淞江入海今淤塞應浚又勘漣瀆亦在太湖之東運河之西岸石版平塘有貳小洞俱水深叁尺西通太湖出水查此瀆先年原有石橋土人慮湖賊出沒爲害改爲貳洞洩水東岸有官浦大港通尹山湖水無壅滯又勘瓜瀆卽瓜涇瀆在太湖之東對峙吳淞江口此係太湖出水之正道頻年橋斷往來病涉今復建橋大工將半水勢急流橋有伍拱俱水深壹

丈之外沿塘之湯由港西通太湖東岸有港有橋在王家壩水通麗山湖匯入吳淞江歸海以上瀆橋之通塞出水之旁正俱長州縣逼臨具區之塘路也由柴里港入吳江縣勘長橋橋自縣之大東門直抵東岸共建有柒拾貳洞今年代久遠湮失拾壹洞無從清查見存陸拾壹洞南北兩旁各有民房居住歷有年所查探上元中元下元叁大洞水深通流其餘各洞或有淤塞而不通或有水淺而淤積水勢深淺不等本

道周圍履勘度其形勢此橋爲太湖洩水要道
自應疏通以防湖水漲溢使之宣洩無阻實爲
思患預防之計就目下湖水平流不盈不涸之
日若不爲之議浚設有山水驟漲未免有汎濫
之虞但今議疏浚之法惟有將上元中元下元
叁大洞之左右開通橋洞貳拾壹箇則急流已
有歸路縱日後水勢騰發而水道旣無阻礙自
可無湮沒之憂矣其餘各洞應否不必盡開以
免居民毀室流離之患出自各部院定奪再查

東南水利

卷之一

九

太湖在運河之西而運河又在吳淞江之西水
性東下必入運河經龐山湖入吳淞江到海自
長橋起南至秀水縣界止塘路捌拾里共有涵
洞壹百叁拾箇本道逐一勘閱有地名曰南關
涵洞壹箇淤塞又朝陽庵北下塘涵洞貳箇通
流又三江橋伍硤水深伍尺橋南涵洞捌箇淤
塞又觀瀾橋肆硤北壹硤水深尺餘通流餘淤
塞南有涵洞玖箇淤塞又惠政橋肆硤中貳硤
水深尺許南北貳硤俱塞南有涵洞拾箇淤塞

以上自三江橋起至惠政橋止皆從西北接吳
家港所出之太湖水由運河折東出浮玉洲橋
入龐山湖再流入吳淞江到海跨運河有橋名
安邑橋又仙槎橋陸硤第叁肆硤水深貳叁尺
不等餘淤塞南有涵洞柒箇皆淤塞西南接吳
家中澉貳港所出太湖之水由運河折東南出
下塘斜路港入龐山湖歸吳淞江到海又廟涇
橋伍硤第壹硤淤第貳硤水深貳尺之外叁肆
伍硤皆淤塞南有涵洞壹箇淤塞接水出水同

東南水利

卷之一

十

仙槎橋過此曰萬頃橋伍硤前叁硤水深壹貳
尺不等肆伍硤淤塞南有涵洞叁箇淤塞接水
出水同廟涇橋由此至定海橋柒硤貳叁肆伍
陸硤通流餘硤淤塞南有涵洞柒箇淤塞接水
出水同萬頃橋又三山橋伍硤第壹硤淤餘皆
流通南有涵洞叁箇淤塞接水出水同定海橋
南行卽甘泉橋柒硤兩硤淤塞餘俱通流南涵
洞壹拾有玖邊南壹箇通流餘俱淤塞過此卽
通津橋壹硤兩涵俱通流水以上幸橋俱吳江

洩太湖水道以下諸橋雖承太湖之水其勢甚緩惟白龍橋亦是洩水要處南行卽龔家橋壹拱流通無滯又微浦橋壹拱深通南有柴涵其壹貳叁肆伍涵俱水深壹貳叁尺不等唯第陸柴洞淤塞過此卽白龍橋壹拱兩涵流通無阻此洩太湖水之要處再南有莊泉橋壹拱壹涵流通無滯又有分浦橋壹拱流通南有叁涵淤塞又大浦橋柒拱流通洪橋壹拱通流南涵洞兩箇淤塞又翁潭橋壹拱水深南涵壹拾柒洞

東南水利

卷之一

士

壹涵通水餘俱淤塞又勝墩橋壹拱通流南有涵洞叁箇淤塞又梟腰橋伍拱皆深通南有涵洞拾壹箇內有兩箇淤塞以上太湖水至此止再南則受水於荻塘矣謹按邑誌荻塘之水不入太湖全受湖州之天目山分爲苕霅武溪東北至湖州復合又東流爲荻塘經烏程縣過南潯鎮壹里入吳江界過此名伍里亭涵洞陸箇俱通流南接草蕩荻塘水歸松江界俱通又長老橋叁拱水深丈餘上承荻塘諸水從運河出

下塘諸蕩分流入秀水縣界又安德橋壹拱通水俗呼爲畫眉橋專泄荻塘鶯脰之水過此卽平望鎮西至梅堰荻塘壹帶並無涵洞其荻塘自平望起至烏程縣南潯鎮柒拾里南接鶯脰河東草蕩北麻漾之水俱歸入長老橋運河白吳江平望鎮起至浙江交界王江涇秀水縣界止官塘上岸係吳江地方俱洩浙江西路瀾溪等水下塘係秀水地方接受西來之水由嘉善至泖湖入黃浦江歸海過此又勘馬虹橋壹拱

東南水利

卷之一

士

通流南涵壹洞通流陸里橋壹拱深通南叁里橋壹拱水深通流無名橋壹拱通流南有涵洞貳箇俱通流上匯橋壹拱南涵洞壹箇皆通流積善橋雙里橋俱壹拱通流柒里灣橋壹拱南有涵洞貳箇通流無滯以上橋名雖多皆從長橋起往南壹路石塘涵洞在其下共計涵洞壹百叁拾箇內有淤塞者玖拾伍洞其下卽至王江涇係浙江交界處所有浙江嘉興府知府徐崇禮利通判李淑沆秀水縣知縣任之鼎面

同會勘浙江與太湖之水不相屬涉河路深通不煩開浚合之本道親勘太湖水道形勢似與嘉郡無涉第查吳江至浙界壹帶塘路計程捌拾里雖係承接太湖等處出水歸湖蕩分流入海故道數拾年來止從寶帶長橋等處出入儘足宣洩與各涵洞不甚相關今止應將各橋礮之淤淺者開導深通即可宣洩水利其涵洞雖淤塞過多惟廿泉橋緊對龐山湖係太湖洩水要處今再將廿泉橋橋礮淤塞者開通竝橋南

原

題疏內詳聖關塞斷諸潰因築陂塘以網利之處行據長洲縣冊報前來開稱許墅關在郡城之西北離城叁拾里椎關設立浮橋每日放關收稅隨水起落竝無礙於水利民生本道親加詳勘與縣詳無異除據蘇州府繪造圖形徑送轉呈外今另造應勘議浚處所簡明清冊一併移

送會核轉詳等因又據蘇松常參府詳同前情各到司據此該本司道會查得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半在吳會俾高田不致思旱卑土得免病潦全賴蓄洩得宜所謂叁江旣入震澤底定是已今叁江俱已流通而太湖水道間有淤滯此御史沈愷曾所以陳請查勘也奉准部議覆行令江浙督撫各院勘議具

題茲蒙院檄專委本道督同蘇松常參府正佐水利各官逐加查勘其淤滯之處應否作何疏濬給造圖冊確議通詳聽候院臺覆勘具

題等因本道遵卽躬同分行查勘該江鎮道勘得常屬武無江宜肆縣居太湖之上游水性從下地勢東傾常處高而湖處窪但能注入不能洩出且各處港潰俱屬深通卽或間有淤滯在土業田之民自能隨時疏通無關太湖水利似無庸議濬該蘇松道勘得松屬華婁上青肆縣遠隔太湖叁百餘里遙受湖水東流入海者惟黃浦吳淞貳江今黃浦浩濶深通其吳淞一江開

潞未久原屬通流無礙入海水道等情至蘇屬除太嘉常昆等處支河港瀆離太湖甚遠且亦深通無滯又許墅關橋斷諸瀆口係止設浮橋水欄隨波上下均無礙於水利外惟長邑寶帶橋伍拾叁洞俱水深叁肆尺不等土人咸稱當日橋初造成中間水勢衝擊以石塊護固橋脚止留兩傍行舟今中流雖淺皆通流無阻按其形勢即當湖水驟漲之時不過撈濬洞底小石便可通利亦無用大工又吳縣境內之木瀆市

東南水利

卷之一

五

河一段長邑境內之河瀆問毋涇俱逼臨太湖洩水要道今淤塞不通有礙水利似宜疏濬至吳江長橋舊設柒拾貳洞因年代久遠淹失拾壹洞無從清查見存陸拾壹洞南北兩旁各有民房居住歷有年所查勘各洞水勢止有上元中元下元叁大洞水深通流其餘各洞或有淤塞而不通或有水淺而淤積水勢深淺不等度其形勢此橋爲洩水要道自應濬通以防湖水漲溢使之宣洩無阻實爲思患預防之計今議

東南水利

卷之一

五

浚之法惟將上元中元下元三大洞左右開通橋洞貳拾壹箇則急流已有歸路縱日後水勢騰發而水道既無阻礙自無淹沒之憂其餘各洞應否不必盡開以免居民毀室流離之患再沿塘自吳江縣南至浙江秀水縣界止計捌拾里共有出水橋拱捌拾壹箇涵洞壹百叁捌箇內橋拱淤塞貳拾箇涵洞淤塞玖拾伍箇其下卽至王江涇係浙江交界處所浙江府廳縣面同會勘浙江與太湖之水不相關涉第查一帶塘路雖係承接太湖等處出水歸湖蕩分流入海故道數拾年來止從寶帶長橋等處出入儘足宣洩與各涵洞不甚相關今止應將各橋拱之淤淺者開導深通卽可宜洩水利其涵洞雖淤塞過多惟甘泉橋緊對麗山湖係太湖洩水要道今再將甘泉橋南淤塞涵洞拾捌箇內開通拾壹箇則水源已暢諒無汎濫之虞矣其餘涵洞似可不必議濬聽候院臺會勘定奪除各屬橋拱涵洞港瀆通塞情形先經行據各府開

造清冊繪圖貼說呈送在案惟各橋礮洞俱處濱湖水勢隨風消長如遇風濤驟恬尚需增減不能一定業將見今水勢深淺通塞情形造冊呈送本部院查勘在案至於部文開肆拾玖瀆今滄桑變遷名瀆繁多不能恰相符合其開濬動支積穀及興工應行事宜應俟勘明舉行另議具詳合併聲明等因又據浙江布政使蔣毓英詳稱奉福浙總督朱部院牌開准工部咨前事行據嘉興府詳稱督同水利通判秀水縣印官白嘉興塘路起至吳江長橋長洲寶帶橋并沿塘涵洞逐一查勘該本府知府徐崇禮查看得太湖在嘉郡之西北相距百有餘里其湖水之經流入海處所皆在江省蘇松貳郡與嘉屬不相及也按郡邑誌乘有云水中水道從東北流去兩天目之水半經平湖嘉善入海半下杉青閘入太湖今查嘉郡來水有肆皆從天目發源一曰長水塘水由海寧硤石東通練浦入嘉興彪湖一口海鹽塘水由海寧至海鹽鵝鴟湖

出陂城一流橫塘入彪湖一經白苧堰入平湖當湖一曰漕渠由餘杭歷石門桐鄉秀水抵郡城一支入五龍橋經鴛鴦湖至彪湖合長水塘水海鹽塘水東出會龍橋一流漢塘入平湖至當湖經廣陳抵泖一流魏塘入嘉善經楓涇抵泖俱由黃浦入海一支過西麗橋遶郡城西北合新城塘水過北麗橋北出杉青閘接吳江運河一曰新城塘水由湖州苕溪歷南潯至秀水新城鎮一支經石臼漾出柵堰橋抵郡城西北合於漕渠一支歷穆溪和尚蕩雁蕩沿北塘內出百步橋金橋聞店橋至運河合於漕渠入下塘秋涇湖鐵店港黎涇港一帶河口流嘉善分湖抵泖達黃浦入海且嘉郡從杉青閘起或拾柒里至王江涇界牌始接吳江又或拾柒里至平望安德橋乃係湖州諸水出流運河觀出橋之水分流南北北流吳江南流王江涇流王江涇者從嘉郡漕渠入下塘流嘉善抵泖是嘉郡之水不特不入太湖并不入吳江矣查吳江邑

誌有云秀州卽嘉興在縣東南其入界之水僅由澗溪分湖以出參泖與太湖渺不相涉況水流就下斷無就高而逆流嘉禾素稱上遊蘇爲委尾查太湖在吳江之西南誌稱廣參萬陸千頃周伍百里洵爲東南之巨浸古稱震澤禹貢云參江旣入震澤底定大約參江旣入而後震澤底定則治太湖莫淪於治參江也參江之說昔賢紛紛無定論而蔡註婁江東江松江者近是今吳淞江卽古松江或云劉河卽婁江黃浦

東南水利

卷之一

五

卽東江已不可述吳江誌云按太湖一自吳家港東出參江橋入運河北出長橋入麗山湖一自瓜涇港從古塘過夾浦橋貳俱會入於吳松江行貳百伍陸拾里以入海則松江口實太湖宣洩之咽喉也下流入海之路通則上流無壅滯之患考古今治水之論無不出此再查太湖之水源多而勢大旣設塘以障之僅一二出水之口不足以安濶故必多其支流如吳江之長橋長洲之寶帶橋以及沿塘一帶涵洞水寶皆

所以分湖之流殺湖之勢前人建置未始無裨史鑑邇河誌曰太湖上承參洲之水汪洋不可涯涘而吳江當其下流茫然澤國古無陸路非舟不通自唐王仲舒壅土爲塘至元時易以石塘長貳千捌拾丈鑿寶壺百參拾陸引水東洩於河澇則用平上流之勢旱則資以運舟歷歲旣久濤衝水蓄日就傾圯自永樂玖年通政使趙居任治水東南始奏修之其後巡撫侍郎周忱知府邢宥雖屢修之不能如昔之固隨葺隨

東南水利

卷之一

五

壞實有傾者輒隨而湮之加以沿湖之人多種茭草淤而爲田而水道日微由此觀之而長橋涵洞原委可知矣但此俱隸蘇屬吳江等邑所轄應否開浚江省各院自有確議應候督撫各院會奪非卑府所敢越俎臆議也茲蒙憲委督同不利通判該縣印官查勘繪圖謹將勘明嘉郡地方水道源流繪具一圖將吳江交界塘路河道起至吳江長橋及長洲寶帶橋并沿塘涵洞繪具一圖各貼說明白開明通塞處所造具

冊說中送見在蒙令博訪紳耆老能知水利者據麗縣咸稱未獲其人奉查太湖水利諸書據稱訪請並無成書委主簿杜連捷購查誌乘凡關水利抄錄見在呈送擬合詳覆等因又據湖州府詳稱遵卽會同水利通判并該縣印官扁舟減從前往太湖各澚港逐細查勘外該本府知府陳一夔覆看得湖郡澤國也遍處天目之下西南受諸山之水由東北而入於湖其自南來者一則發源天目之陽經臨安餘杭至德清爲餘不溪一則發源銅峴山至武康爲餘英溪俱東北合流經郡城錢山漾一入南門至江子匯一東流至東門爲運河徑東入於吳江平望之鸞脰湖其自西來者爲苕水發源天目之陰由考豐至安吉會諸溪澗之水經長興縣境至四安塘口又會四安溪之水東北至郡城西門分而爲叁一經清塘門東北往趨小梅港出太湖一折而南又折而東出驛西橋入南門一直入西門俱與江子匯合東北出北門分流於

北者經奉勝門入小梅港分流於東者折而北大會諸水於毘山樣直北趨大錢口出太湖其稍折而東北者爲中塘分瀉入各澚港以入於湖此郡城水道之源委大勢也至於長興之水源則有叁其自廣德諸山來者東經四安鎮爲四安溪東流折而南者出四安塘口與苕水合折而北者至呂山塘與合溪水合其自東州諸山來者爲合溪東流經縣治會四安溪之水入橫塘分注小沉瀆新塘各澚港出太湖其自顧渚白峴諸山來者經水口鎮東北入包洋河出烏橋夾浦口而注入於湖此長興壹邑水道之形勢也但湖屬居上水道澚港不必開豁應否設開以備旱澇等因隨又飭查果否不必疏通設開是否有益去後今據該府詳稱行據烏程縣詳稱覆看得太湖爲湖郡之下流天目苕霅諸水俱以太湖爲匯歸之所其上流出水之澚港久不開濬不無壅沙淤塞一遇黃霖陰雨山水或多旁溢自應少爲疏通以利攸往若必開

濬深廣恐遇旱慮其太洩而億萬戶之車戽無從遇勞又遇湖水汎漲而數萬家之疆理可危此沈御史疏內殷殷以入海入江水道請行開通太湖下流以免上源壅滯誠有鑒於湖水汎漲之爲害於民者實由下流壅塞故原疏未嘗有疏濬上流之請耳早職遵奉院檄詳繹部文又復諮訪紳耆士民再爲相形度勢與其將上流之各濠港開濬深廣設閘板爲勞民傷財誠不若畧爲疏通順自然以備蓄洩倘入海入江

東南水利

卷之一

五

之下流毫無阻滯則太湖之水不致汎漲而湖郡永無被水淹沒之患矣是否合宜早職未敢擅便伏候酌轉等情又據長興縣詳稱查看得長邑參拾肆港口惟蔡浦小沉瀆新塘夾浦烏橋等伍港深通無阻四季俱可舟楫往來其餘貳拾玖港口當春夏山水洪漲俱各通流以洩水患秋冬乾斷以存底水緣長邑地形最高太湖居卑若盡令開通恐長邑之水洩而不留一遇旱乾爲害必大是皆不宜開濬也其長大至

斯圻港陸處原不過內河係香山之外太湖之濱東西不過壹貳里之遠東至太湖西至香山而止其港闊不過捌玖尺深不過叁肆尺原爲灌溉車戽乃衆人歲修月舉之事亦不必開濬前奉駁查業經採訪紳衿士民公呈具覆前來所論亦相符合先經具詳在案合再詳明伏祈轉詳等因到府據此該卑府知府陳一夔覆看得湖州惟程長貳縣通太湖而地勢居高水性就下悉由各濠港出口並無壅滯之虞是以

東南水利

卷之一

五

御史沈愷曾條議治湖獨殷殷於入海入江之路而於湖州濠瀆原未議及也前奉憲行業經卑府躬詣各地方查勘明白繪具水道源流情形圖冊申送在案茲復蒙憲檄確查遵又行據各該縣詳覆前來查入湖水道見在槩已疏通太湖壅滯委與各濠港無涉即程邑河道雖間有淤塞之處然於每歲農隙之時督令協力修濬自無汎溢倘將各濠港開鑿深廣未免瀉而不留一遇旱乾億萬戶之田奚從車戽其害豈

淺鮮哉此則萬萬不宜開濬蓋相形度勢與紳耆士民僉議無異非卑府縣敢於臆說也與其勞民傷財莫若仍舊之爲便是否伏候會勘定奪等因到司據此該本司看得治水之法惟在因勢利導總期歸之於海則無旁溢汎濫之虞矣因勢利導不外乎相度地勢之高下地高之水疏引至地卑之處以入於海今浙江與江南較浙江處上而江南處下下流壅塞水無由歸汎濫逆行爲害浙疆此必然之理是以御史沈

東南水利

卷之一

五

愷曾有見於此故殷殷以疏通太湖入江入海之水道爲請也茲奉部議各院臺會同本省督撫兩院閱勘遵卽轉行嘉湖貳府逐一勘詳去後今據貳該府覆稱原疏內所云寶帶橋吳江長橋與塘路之涵洞俱在江省地方浙省嘉湖貳府境內竝無舊設毋庸置議况御史沈愷曾止請修濬江省下流壅塞之水道未嘗併請修濬浙省上流之水道也惟湖屬程長貳邑地居太湖之上天目苕霅諸水皆由兩邑境內之澚

港以歸於太湖澚港淤塞天目苕霅諸水亦有旁溢之慮誠不可聽其淤塞而弗治然太爲開鑿深廣又恐水勢直洩遇旱則田禾乏灌溉之資矣該府縣身在地方親知灼見又會集紳衿士庶公同酌議所有程長地方之澚港每歲於農隙之時令民稍爲修濬蓄洩咸宜矣且澚港蓄洩民命攸關百姓亦樂於從事爲力亦易不須勞民傷財大工開濬者也茲據該府具詳前來擬合轉詳伏候會勘定奪等情到臣等據此

東南水利

卷之一

五

該臣等公同親勘會看得太湖爲東南大澤江浙二省環湖而處者江南則蘇州府及吳江壹縣常州府及無錫宜興貳縣也浙江則湖州府及長興壹縣也浙江郡縣處上游其水皆入於湖江南郡縣處下游所受湖水皆由叁江分流入海下流通則湖水有所宣洩自無汎濫此臺臣沈愷曾所以鯁鯁過計而有疏濬太湖壅滯之請也查浙江湖屬烏程長興貳縣境天目苕霅諸水歸入太湖蓄洩攸資不宜太濬小民及

時修防導淤無容置議嘉興壹府兼瀉杭屬南來之水入於江參湖諸湖匯歸華亭上海甯縣境內之黃浦入海見今通流無滯亦無容置議蘇屬北境之水匯婁門以東之婁江由崑山太倉貳州縣境爲劉家河入海開濬未久亦無容置議唯黃浦之北婁江之南爲吳淞江者正受太湖東下之水歷長崑青嘉肆邑境至上海縣北合黃浦同流東北入海爲太湖居中洩水要道開濬未久下流儘通而吳江壹縣常湖水歸

東南水利

卷之十

七

江之處雖港瀆頗多唯縣東門外長橋壹處尤爲緊要所宜亟亟疏導者此也勘得長橋舊設柴拾貳洞除湮失淤淺者僅有叁大洞通流應將左右橋洞酌量疏濬使急流有歸不致壅塞其自長橋以南至浙江秀水縣界一帶運河俱在太湖之西而吳淞江又在運河之西沿塘各處涵洞係洩湖歸運洩運歸江之路內有淤塞者多亦宜及時疏濬以消積水者也再勘長洲縣境之寶帶橋壹處由澹臺湖洩太湖水入吳

淞江橋有伍拾叁洞應將洞底撈淺去流更駛而湖水無壅也至查疏稱肆拾玖濱行據宜興縣稱該縣支流入太湖者與武進縣地方通計共稱荆溪百瀆非止肆拾有玖今皆廣闊深行卽或間有淤淺農民自肯疏通亦無容置議再疏內稱許關水柵查俱係浮木爲關朝開暮閉似無礙於通流而常屬之孟瀆河黃田港北歸大江者皆深廣通行更與許關無涉者也總之江浙瀕河諸郡縣地勢相連血脉互貫烏容視

東南水利

卷之十一

八

爲秦越其沿塘一帶涵洞凡有經勘淺淤者均宜疏濬使咽喉通利賜胷自宜無梗塞之患矣其各處見在應濬者已行江蘇藩司照勘確議及於積穀項下動給夫工之處一併通詳咨臣等核實另疏
題請外其通塞去處該載未盡者據各司道造具清冊前來與臣等會勘無異除冊送部外臣謹會同閩浙總督署理浙江巡撫印務臣朱弘祚江寧巡撫臣朱肇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東南水利

卷之一

无

東南水利卷之二

歸安沈愷曾編

再覆開太湖疏

兩江總督臣范承勳

題爲江浙爲封賦等事康熙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題本月十九日奉

旨依議前因沈愷曾奏請疏濬太湖去水患以全國課故令兩省督撫會同親勘今會勘覆奏並無關

東南水利

卷之二

係緊要之處沈愷曾以無益之事冒昧陳奏不合着嚴飭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咨移到院行司欽遵奉此隨即移行蘇松糧守道并蘇州府確勘妥議去後節經疊催先據蘇州府詳稱遵奉憲行催據長洲縣詳稱該卑職遵查長邑境內河瀆一處西連澹臺湖接受太湖之水東注于吳淞江入海今瀆口橋下壅積土石淤滯不能通流所當挑浚深通以利宣洩再查閘母潭在于寶帶橋之東岸涇口窄狹進內河而廣闊深通

直達吳淞江止須涇口窄狹之處兩傍挑開淤土使得洪深無阻即使湖水驟至亦無阻滯矣其寶帶橋五十三洞俱用青石鋪底護固橋脚無淤土壅積現今水勢深通毋庸議浚緣奉飭行查議事理早職隨往相度形勢丈步廣闊深淺酌計夫工另造清冊呈送至于夫工物料需用無多據該首現總塘長陸朱馬陸馬朋等咸稱各願公捐協浚則積穀之項毋庸議動支給矣但值天雨連綿各河水勢泛溢難以施工請

東南水利

卷之二

二

俟秋冬水涸之際與浚子來樂助不日可成開通之後旱澇有濟均沾水利實爲妥協相應詳候轉請等情又據吳縣詳稱遵經牒行水利主簿施梅膠覆遵經親詣木瀆傳喚里民現總耆老人等齊集公所將木瀆原奉各憲勘過應浚市河一段并原報勘過各瀆毋庸議浚之處妥議開挑之法如何可以旱澇有濟據木瀆鎮士民談淞王人鑑等呈詞內稱切惟江浙之水震澤爲大震澤之水南從湖州瀉泄東由蘇郡吳

縣之木瀆鎮下吳淞婁江入海則濱鎮市河實太湖之咽喉也一自日久淤淺水旱迭見告災今蒙

皇上軫念民生勒查應浚之所及無庸疏浚之處并夫工應否于積穀項下動給今奉本縣送臺隨蒙到鎮議浚淞等即詣公所議得此係

皇上軫恤民瘼及各憲爲

國爲民之至意仰體仁慈皆願捐資樂助自行撈浚至于積穀一項本備賑饑之費似難動給今

東南水利

卷之二

三

已衆議相同輿情允協伏候轉詳給示起工淞等仰荷

皇上歡忻鼓舞恩戴萬年功垂永遠矣等情到衙牒縣准此卑職正在查核具覆間續准該衙牒據木瀆鎮士民現總姜咸之楊硯祥等連名呈爲遵覆浚河事內稱遵奉各憲將江浙爲財賦之區等事開浚河道淤塞之處應否于積穀項下動給到鎮議浚木瀆市河祥等公議此河有關水旱甚切民生豈容淤塞合鎮士民間知各

募捐自行撈浚即將江浙為財賦之區等事呈
覆并乞給示起工詎今天雨連綿河水驟發日
下現深五六餘尺水勢洶湧各港漲溢勢難作
壩撈浚似屬可以緩圖倘日後水涸居民仍願
照議自浚無煩動給公帑伏乞轉詳施行等情
牒縣該卑縣查得議浚河濱此係為

國為民之至意今據士民耆老現總具稱肯願捐
資樂助自行撈浚不動官帑開挑其現在水勢
深漲難以作壩應否暫行停緩倘後淺涸即行

東南水利

卷之二

四

給示仍令照議自撈卑職未敢擅便相應據情
申覆等情又據吳江縣詳稱該卑職捧繹各院
會勘詳

題內開長橋上元中元下元三大洞左右開通橋
洞二十一箇則急流已有歸路日後水勢騰發
而水道既無阻礙自無湮沒之憂再將沿塘淤
淺橋礮二十箇開導深通即可宣洩水利其涵
洞雖淤塞過多惟甘泉橋緊對龐山河係太湖
洩水要道今再將甘泉橋南淤塞涵洞十八箇

內開通十一箇則水源已暢諒無汎濫之處等
因誠屬

國計民生兩得其宜卑職捧接憲檄即親詣河干
逐將應浚各處丈探水勢深淺估計夫工等項
惟築壩車水夫工卑職屢次諮詢圩民咸稱此
時晴雨不齊水勢消長不一必俟作壩之後打
探水之淺深乃定工之多寡方無盈縮此時未
便懸揣以致臨期虧溢至所需工料現估八千
四百有奇若干積穀項下動支則恐將來備荒

東南水利

卷之二

五

無術可否即着通邑里民佃主捐資挑浚似屬
衆擎易舉未敢擅便合候轉詳等情各到府據
此今該本府知府盧騰龍看得長邑境內之河
濱及問母涇并吳縣境內之本濱市河一段及
吳江縣長橋等處各洞涵原蒙各憲勘議應行
疏浚詳奉院臺批行確議職府分行各邑去後
又經疊次嚴催茲據長吳吳江三縣詳覆到府
職府覆查長吳二縣境內應浚之河濱問母涇
并本濱市河一段冊開需用夫工無多而且兩

邑士民現總談淞陸朱馬等咸稱願捐資樂助則積穀之項自毋庸議請動給應飭兩邑印水利官着撥附近居民自行撈浚且現今天雨連綿河水驟發目下現深請俟水涸自浚可否從其所請暫行停緩寶帶橋五十三洞現今兩水漲溢已屬通流無滯毋庸挑浚又吳江縣長橋爲洩水要道自應議浚將上中下元三大洞左右開通二十一箇以防湖水漲溢使之宣洩無阻除填壩車水夫工難以預計外該用開挑夫一千二百九十六工每工銀三分并築壩椿木竹篾笆料共銀二百九十一兩二錢八分若干積穀項下動支則恐將來備荒無術應令附近居民出力開挑印官捐備築壩物料庶無派擾之嫌至于沿塘各橋礮二十箇以及涵洞十一箇雖係承接太湖之水歸湖蕩分流入海入江故道似應一併開浚但據該縣議估除應用填壩車水夫工難以預計外尚需用開挑夫二十四萬二百七十七工每工三分并築壩椿木竹

篾笆料等項共需銀八千一百餘金之多該縣所積之穀不惟不敷所用且恐備荒無術據請佃業各戶捐資挑濬恐涉派擾現今霪雨決旬河水漲滿難以施工且查太湖之水從寶帶長橋等處出入儘足宣洩其橋礮涵洞應否轉請暫緩伏候電裁等情又准蘇松道咨開據該府詳覆長邑河濱問母涇二處應浚并吳邑木瀆市河緩浚并士民願捐毋庸議及工用至吳江長橋爲洩水要道應浚上中下元三大洞左右開通二十一洞以防湖水漲溢使之宣洩無阻但應浚長橋二十一洞所需夫工物料共銀二百九十一兩二錢零之數且有築壩車水夫工難以預計若干積穀項下動支則恐賑荒無備議令附近居民出力開挑印官捐備築壩物料原無派擾輿情似屬允協再除長橋二十一洞之外另有橋礮二十箇涵洞十一箇原議一併開浚第據該縣估計工料浩繁若責之佃業各戶捐資恐涉派擾如動積穀不敷所用且恐備

荒無術今據該府詳稱目下霖雨連旬河水漲
滿難以施工議請暫緩亦屬便民省工起見惟
祈本司主稿會詳等因准此該本司道會查得
此案太湖水利先蒙本部院會同浙江督撫各
部院督率司道府屬縣水利各官逐加查勘將
長吳二縣境內淤塞之河瀆問母涇二處淺滯
之寶帶橋木瀆市河一段并吳江縣境內長橋
等涵洞開浚以通水利緣由具詳院臺會核
題覆奉准部覆應俟核實具題到日再議等因行

東南水利

卷之二

八

司後道轉行蘇州府長吳等縣確查會議去後
今催據該府縣議覆長吳二邑境內河瀆問母
涇并木瀆市河一段需用夫工無多士民咸願
捐資樂助且現今天雨連綿河水驟發日下深
通請俟水涸居民自浚毋庸議動積穀項下錢
糧其寶帶橋五十三洞據稱目下雨水漲滿已
屬通深毋庸撈浚惟吳江縣境內長橋上中下
元三大洞左右開通二十一箇以防湖水漲溢
除填壩車水夫工難以預計外共估需用開批

夫一千二百九十六工每工給銀三分并築壩
椿木竹篾笆料共該銀二百九十一兩二錢八
分據稱若干積穀項下動支則恐賑荒無備議
令附近居民出力開挑印官捐備築壩物料原
無派擾輿情自屬允協至沿塘一帶橋礅二十
箇并甘泉橋南涵洞十一箇俱係直瀉麗山湖
分流歸江入海故道似應一并開浚惟是需用
開挑夫工壩料除車水填壩外尚需銀八千一
百有奇全請動支積穀則恐救荒無備若據府

東南水利

卷之二

九

縣所議責令通邑里民業佃出力挑浚恐為數
既多跡涉派擾再據該府詳稱目今陰雨連旬
河水漲滿難以施工且太湖之水據稱從寶帶
長橋等處出入儘足宣洩旱澇可以有濟議請
暫緩挑浚亦屬便民省工起見應照該府所請
俟民力充足另議開挑相應將原報淤塞冊逐
一登明應浚與毋庸疏浚緣由詳請會核
題覆等因到職據此該職看得疏浚太湖水道一
案先經職等會同勘議具

題部覆其應浚者俟該督等核實具題到日再議
等因隨經署督臣朱華徽行江蘇布政司將所
屬淤塞應浚之處確議會詳去後今據該司布
政使張志棟蘇松道叅議史起賢詳稱長吳二
邑境內河瀆問母涇并木瀆市河一段需用夫
工無多士民咸願捐資開挑現今水發深通請
俟水涸居民自浚毋庸議動積穀項下錢糧其
寶帶橋五十三洞目下雨水漲滿已屬深通毋
庸撈浚惟吳江縣境內長橋上中下元三大洞
左右開通二十一箇以防湖水漲溢除填壩車
水夫工難以預計外共估需用工料銀二百九
十一兩二錢八分若干積穀項下動支恐賑荒
無備議令附近居民出力開挑印官捐備物料
自屬允協至沿塘一帶橋礮二十箇并甘泉橋
南涵洞十一箇俱係分流歸江入海故道似應
一并開浚惟是開挑夫工壩料需銀八千一百
有奇全請動支積穀則恐救荒無備若責令通
邑里民挑浚爲數既多跡涉派擾且太湖之水

從寶帶長橋等處出入儘足宣洩旱澇可以有
濟應請暫緩挑浚俟民力充足另議開挑等因
并造登答印冊前來經職覆核無異除冊送部
查核外職謹會同江寧撫臣宋榮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東南水利

歸安沈愷曾編

議疏劉河疏

江寧巡撫臣馬祜等

題爲議疏劉河吳淞淤道亟濟災患饑民以修水利以重

國賦事康熙十年二月十九日據江蘇布政司布

政使幕天顏詳稱案奉江撫馬都院牌開照得

東南水利

卷之三

一

今夏霖雨爲災湖水汎溢田禾民舍悉付波臣
經今三月水勢難消皆因海口各港故道淤塞
湖流不能就下以致低窪田地尚成巨浸倘不
及時早商疏濬修復水利或再遇雨潦賦稅從
何徵辦

國計民生所關匪小合行查議仰司查照牌行及
抄粘事理即便會同水利官轉行各該管印官
細查本管地方某河某港故道何年淤塞阻滯
湍流今應作何疏通乃可早蒞其虞延集熟知

東南水利

卷之三

二

水利紳衿父老籌畫良策役夫若干工程若干
昔年舊例何以衆擎易舉何以工易費省火速
查議妥確通詳以便採擇施行毋得率議耽悞
未便等因奉此又奉總督麻部院牌內開准浙
江范撫院咨開切照今歲嘉湖蘇松等郡霖雨
數月日禾淹沒日久汎濫民不堪命然稽訪往
昔有水朝發而夕奏平復者有積雨兼旬而苗
禾無患者蓋嘉湖二府雖當天目之衝山水驟
發卽易盈滿然恃蘇松二府相接一由三泖抵
吳淞而入於海一由從長橋吳淞而歸於海是
雖旱潦頻仍而民可以恃此無恐乃數年以來
吳淞江湮沒已久三泖諸河狹小阻滯而劉家
河海口堵塞內水不能入海又吳江長橋一帶
橋塌流閉更兼掛居於河灘者積久壅塞而太
湖漫港又以防盜釘椿是以天目諸山與太湖
之水無可洩瀉日相湧激而田禾終爲淪沒日
今屆值仲秋去風雨之日已兩月有餘而水勢
汪洋如故若不亟爲講究疏通不惟目前之秋

收無望卽來歲之春熟又屬可虞除行浙省道
府查議疏濬開導相應咨商本部院宏才挽救
酌議疏通俾汪洋之水朝宗于海不惟兩浙東
吳之羣黎得免胥溺而

朝廷數百萬之

國課實永藉于禹跡之成平等因到部院准此合
行查議仰司照牌開准咨內事理卽便作速轉
行各該地方官查議作何疏濬酌妥回報會商
定奪事關民瘼毋得遲延未便等因奉此又于

東南水利

卷之三

三

十二月二十三日准蘇松常道韓泰議移開奉
江撫馬都院牌行同前事緣由等因到司卽備
行蘇松二府并水利官飭行各屬確議具覆去
後今奉本都院批蘇州府知府郭四維詳稱卑
府會同本府總捕水利同知于階遵卽親往太
倉州傳集太倉嘉官印定查勘自該州鹽鐵口
分路往東進木橋卽係劉河口約三里最淺闊
三尺深三尺今應闊六丈加深一丈又自木橋
迤東至半涇灣約四里水面闊三丈餘河而闊

六丈應增開六丈加深一丈又自半涇灣起至
相門灣千步涇廟堂灣迤東一帶三十五里河
面闊數丈水闊六丈餘南屬嘉定北屬太倉水
深毋庸再濬又東至木橋太壩八里南岸有沙
灘水中有沙埂二條河面雖寬水道甚狹又且
淺澁應開濬淤沙闊六丈加深一丈又自大壩
基起至天妃宮浮橋四里河面甚窄僅止二丈
水深四五尺應開河面十丈加深一丈又自天
妃宮浮橋下梅花椿起至海口十里河面闊五

東南水利

卷之三

四

丈內水止闊二丈水深五尺宜加闊河面五丈
依現水照開深五尺已上共計應開河二十九
里計算每長一百八十丈爲一里共計五千二
百二十丈河面開闊不等每上下四旁俱一丈
爲一方每方約用夫一十四工該計人夫三十
九萬八千四百一十二工又條議建閘三座每
座灰石修築工費約需千金以備旱澇蓄洩其
大小壩工在外該卑府看得蘇松地方地勢窪
下諸水匯歸素稱澤國全賴劉河吳淞黃浦三

江疏通庶旱可藉潮水以資灌溉潦可洩內水入海以消災患斯三江實與

國計民命最關休戚卑府考諸水利全書及府屬誌書歷朝以來凡遇淤塞無不命大臣董理開濬或動正賦或留漕折皆數及一二十萬餘兩邇年以來有司視水利為緩務全不講求遂至吳淞江劉河日漸淤塞蓄洩無備卽每歲雨暘時若因河淤塞蘇松各屬俱有版荒田地如上年一經霖潦高低田地盡屬汪洋積水三月

東南水利

卷之三

五

不消雖災田應完起存錢糧業蒙

皇恩照例蠲免但被災之民流離載道哀號乞食各州縣俱以萬計雖荷本院首先捐俸并行勸輸分發銀米各屬開賑煮粥賑濟然止苟延旦夕豈能延至有秋更可慮者天災靡常倘將來復罹水患則此予遺之民勢必盡填溝壑

國家賦稅從何徵辦惟是劉河口向有海禁故卑府前次不敢輕議止議濬洩楊林二處支河隨奉總督麻部院批開三吳財賦之地水利所

關甚重若內水不能入海雖日濬支河無益於事劉河既為洩水要道自應酌議開濬但不去椿木亦可攔阻船隻出入豈因禁海而使民田為澤乎仰該府會同海防官確議通詳等因奉此仰見各院留心

國計籌畫精詳除留海口椿木以禁船隻出入見在會同海防官酌議另詳外合將勘過劉河應濬處所合用夫工備細詳報伏祈趁此農隙之時亟行布政司動支正項錢糧募夫開濬斯不

東南水利

卷之三

六

獨地方永利實以寓賑濟於工役又查吳淞江關係杭嘉湖蘇松常六府利害興工開濬俱屬緊要但工程浩大應候松江府會詳合行一併詳明等因奉批仰江蘇布政司覆議速報又奉本院批據松江府知府耿繼訓詳稱遵卽備關蘇州府并行各縣延集熟知水利紳衿查議去後據上海縣申稱據生員史啓釐唐曹斌王偉等連名呈為遵議南浙水利蓄洩之源叩軫民力高下之勢等事內稱切惟吳淞古號松陵江

其源出于震澤自吳江長橋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北流至澱山北合趙屯浦東合大盈浦又東合顧會浦崧子浦蟠龍浦凡五大浦而至宋家橋與黃浦會而入海凡二百六十里自宋寶元元年兩浙都轉運副使葉清臣濬起至元時至正元年撈漉吳淞及故明永樂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蘇松遺俞吉齋水利集以資講究正統八年巡撫周忱畧用邑人杜宗桓議至隆慶四年巡撫海瑞借支軍餉及各處

東南水利

卷之三

七

發追稻穀贓罰導河夫無礙等銀委松江同知黃成樂上海縣知縣張慎查勘舊蹟共計長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二尺闊三十餘丈議半開河而一十五丈除嘉定應濬外上海實開長六千五百三十一丈八尺面闊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計用工食銀七萬餘兩是歲民饑思盜自河工興而畚插雲集盜因以息要自宋元以來頻塞頻濬總藉吳淞江洩蘇松等諸郡之水而嘉湖諸水又從蘇松北

流以入吳淞是南浙之水並以吳淞爲喉嚨而吳淞實扼南浙之生命故雖有浩費歷朝皆所不惜查吳淞出口即今大黃浦而黃浦出爲范家浜爲扈濱廣袤百十丈自陸家嘴轉上海治西南委折而至華亭以及南黃浦洙涇諸水瀉兩浙北注之水其浦雖係春申君黃歇舊址河面窄狹自萬曆年間吳淞塞而浦勢浩瀚無際蘇常之水盡從嘉湖入浦水道一變所以萬曆戊子年荒政要覽云蘇州自沉澱泖松江一望

東南水利

卷之三

八

滔天河水高出田間數尺民爲魚鱉今吳淞久淤而南黃浦洙涇一帶仍未疏暢今康熙九年春末夏初水淹三月不退皆因從前未能綢繆水旱以致壅塞一遇水災無從洩瀉汎濫爲害民之喪家亡身者不知凡幾若今不亟爲開濬萬一水旱相仍焉知異日三吳不爲今日之淮揚財賦重地豈不貽

朝廷東顧之憂今查吳淞江界入嘉定合與華婁上青五縣任其力作而蘇常嘉湖各縣任其協濟

且考吳淞往例凡設處錢糧就四府所屬各以萬計卽今被災就四府中亦有廿萬之

錫皆因補救在後災民不免失所若力作與協濟既定可以言認段之宜可以酌出夫之數河有定丈則夫有定派河有定丈則工有定期河工雖大豈難告成但念救荒一如救火曠久則已無濟仰祈倣宋范仲淹明夏原吉海瑞故事一面飛章具

題一面動支正項刻日興工庶平成之績立可再

東南水利

卷之三

七

睹等情該卑縣行委吳淞司巡檢姜天棟查勘去後隨據覆稱奉委行勘卑職單騎督同原呈史啓壙等遵卽勘得吳淞東自黃浦起至北新涇口俱成平路已無河段可量隨從北新涇口外乃吳淞江之中段丈起至蟠龍塘青浦止共長六千一百七十四弓河面俱闊三十弓又丈新涇自北口起至南口出浦滙塘止共長四千零十弓河面闊十二弓其浦滙塘出新涇口朝東至龍華港出大黃浦入海外自浦滙塘西段

自新涇口起至鑿橋青浦界止共長一千七百六十弓河面闊十五弓等情前來該卑職查看得吳淞一江乃三吳洩水之咽喉而兩浙疏濬之要津也是以故明宣德年間因淤開濬又於隆慶年間復行疏通迄今數十年來變成平陸上年霍雨匝月水積無從出瀉以致蘇松嘉湖等郡田禾淪沒一望汪洋連月不退民命難堪國課雖奉

恩蠲嗟此窮黎哀苦萬狀凡爲民牧者慘目傷心奈

東南水利

卷之三

十

無救荒之策若得濬此一江以防將來之患誠爲

國爲民之至計再查依隆慶年間之寬闊上海計工約費六七萬金依宣德年間之例則工加倍若議出于民力協濟時值饑荒民皆菜色何異築舍道傍無益于事况設法二事萬難言于今日惟有請動正項照依河工事例遴委幹員貯米公署每夫一名日給米七升乘此農隙之時興舉大工不惟刻期告成抑借此以救倒懸之

子遺誠造福於東南無既等情前來該知府取
繼訓看得吳淞江日久成平陸劉家河又因海
禁堵塞獨黃浦通流如昔然浙水來路亦有圯
橋坍石阻遏以此太湖洩澱之水無所宣洩加
以去歲霖雨爲災水勢汎濫浙之杭嘉湖南省
蘇松常六郡均成巨浸青浦一邑尤爲之壑此
康熙九年水災之所自來也前據上海士民史
啓鱣等條議請開新涇浦匯塘入黃浦以達于
海亦以江址久廢工用浩繁不得已而就支河

東南水利

卷之三

士

之稍寬大者請加開浚以施目前補救但細流
不足以納大江且紆折而南難挽東流之勢誠
如督部院批駁必須通川要道然後可勤我民
撫院牌行務要廣闊深通期在一勞永逸而該
縣會集紳衿公議亦以應照隆慶年間開浚舊
址爲請迨職府親行沿江故道詢問居民父老
而後淞江之原委利害始了然于心目蓋由松
江一府而言則黃浦爲南條要害之水淞江爲
北條要害之水由南浙兩省而言則黃浦在南

婁江在北而淞江實爲中條凡嘉興東路之水
由谷支河秀州塘歷三泖達黃浦以入于海若
杭嘉湖北路之水注太湖歷澱河由松江婁江
以達于海三江旣若鼎列而兩路各屬分流今
黃浦但去坍石卽可迅疾通流劉家河現奉檄
行開浚獨淞江中條淤塞一旦有如去年霖雨
大水奔湧盈溢兩省六郡並受其患職府復同
水利各官暨本地鄉紳士民循行故道逐細查
勘自吳淞江東起至新涇口止共丈得四千三

東南水利

卷之三

士

百五十一丈皆成平陸只有一線尺溝可認舊
址此該縣繪圖貼說覆勘無異者又自新涇口
迤西至赤雁浦共丈得五千五百零六丈五尺
雖江影猶存而蓁裳可渡所當併行開浚者又
自赤雁浦西至黃渡雖尚僅通舟行而兩旁涯
畔強半淤積約共二千餘丈所當分別挑濬者
又吳淞舊有壩閘久爲黃浦疾流所嚙上青交
界亦有橋壩舊址均應相度修復據紳衿里老
僉謂此役重大若不通行修理則外而濁流淤

塞內而各水奔溢不惟不可經久而且徒勞罔功蓋皆工役之不能已者此嘉上兩縣接壤共應協後之舊址也計之與隆慶年間丈方數目差同而災後民饑僱役兼以行賑時勢又復相似考之開濬吳淞事例每土四面深闊一丈爲一方論丈計方論方計工開濬平陸與加濬深廣其中倍蓰相懸又復論工計費大約非十萬餘兩未可輕言修舉查海忠介時動支七萬六千餘兩之外另有各衙門贓罰銀兩與溧陽鄉紳捐賑穀二萬石以資工用而又請改折漕糧二十萬石以寬民力故子來趨役不日而成今各州縣並無別項錢糧可以動支設處惟有請動兩省正項可以僱役興工耳議斯役者多以工大難舉因就簡省以圖利便然去歲水荒江浙兩省之請蠲不下幾十萬此獨非朝廷金錢乎與其既荒而請蠲寧何如未事而請動支救兩省之

國課民生自應權其輕重緩急倘蒙會

題邀

允刻期開濬此一代之豐功數世之溥利也此江一開則一切支河俱可徐爲料理等因奉批仰江蘇布政司一併查議速報奉此該本使司看得蘇松二府地勢最爲低下浙江杭嘉湖三府以及常州諸邑之水莫不匯歸于蘇松而藉三江出海是三江之通塞關係六府賦稅民命故歷朝以來無不以疏濬爲急務一遇淤塞罔惜卅萬金錢務必開鑿深通迨至明季有司各官不修實政日事因循置水利于不議致使吳淞一江竟成平陸劉河亦漸淤阻至前任院司及道府等官雖欲興修每慮工費浩繁無從設處請動正項又恐部覆不允反成築舍之謀遂致莫敢興議雖從前各年無大水大旱之災而州縣額賦無不累萬逋欠此豈盡由百姓頑抗有司催徵無術乎皆因要河淤塞田地版蕪甚多故也迨至上一年一經水患江浙六郡田禾廬舍悉被沉淪所損

國賦民命不可勝計今蒙各院念切

國計民生採士民之條議并據府廳州縣各官詳請批司覆議速詳本司載考舊誌披閱新圖按湖水之奔趨而東也一自澱山泖湖從華亭之南折而東北入海者爲黃浦一自吳江長橋歷長洲崑山青浦嘉定界至上海合黃浦以入海者爲吳淞江一自吳縣鮎魚口北入運河經郡城婁門注流上下雉竇抵崑山至和塘東合新洋虬江由太倉歸劉家港入海者爲婁江卽今

東南水利

卷之三

五

之劉河也迨吳淞入海之處沙壅茭藪昔夏忠靖公引黃渡以西之水北入劉河是今日劉河之一綫爲松婁二江之尾閘合蘇松諸郡之民命攸關者矣濬之寧可一日緩哉但在蘇則亟望劉河之深廣而崑太嘉爲尤切在松則必圖吳淞之成渠而上青諸邑爲最近兩府二議各就其切已者而言亦未可爲全局之通論也本司籌畫再三採訪輿論目前救時之策及將來遠大之謀劉河吳淞不便偏廢况吳淞實太湖

東南水利

卷之三

六

洩水之中條其故道較劉河更闊其地勢較劉河更直江浙六郡同其利議協於浙可使計日成功也故夏忠靖之導松入劉河白泖直注江海仍濬范家浜以接黃浦周文襄之立表開江又修復劉港邊海諸河崔撫院之濬大盈鑿下界兼濬蒲漚新涇海忠介之專開吳淞又別通白茆總以太湖之水源多而勢盛一江不足以洩之下流海口患於合而利於分耳然而今日民窮財盡更際鹵蓄有地方之責者敢不亟圖挽救本司細詢紳民父老劉河之功固自不小而吳淞亦有不得不次第並濬者當日導淞水併入劉河者有崑山之下界嘉定之顧浦以及鹽鐵新洋虬江諸港浦淞與婁相通也今則諸港浦盡塞矣淞自爲淞婁自爲婁則劉河雖開止洩震澤半面之流而滙納於泖澱以奔湧松江者仍未得宣通也若曰再開蒲漚新涇重濬虬江顧浦費力于支河小港何如併力吳淞乎海忠介之奏議曰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

水利而後有農功有農功而後有

國計若惜一時之費不作久遠之謀將來海口泥沙日淤一日并劉河之涓流亦塞必致水災淹告遇災荒而一歲且獨幾十萬積累而往奚啻虧萬萬之額今計吳淞江約費夫工等銀十萬餘兩劉河約費夫工等銀四萬兩較之一歲所獨尚未及半而田工無患

國課常充可以垂千百年之大利一勞永逸功在斯時海忠介開吳淞之疏畱漕二十萬石佐以

協濟稻穀贓罰不兩月而功成倣其遺謀敢請
本院亟賜會

題於蘇松常康熙九年分徵漕折銀內暫畱四萬兩以應劉河夫工康熙十年分徵漕折銀內再畱五萬兩浙江錢糧協濟五萬兩以應吳淞夫工比歸仁堤事例兩省開援納捐助請於河工告成之後補此漕折錢糧至于劉河昨蒙本院親往查勘今值東作未興饑民衆多正可及時興工若過此以往農事已忙勢必耽誤隨行水

利官擇吉開濬去後今據蘇州府水利同知于階及署太倉州事本府通判吳江偉呈報已于二月二十六日興工築壩搭廠晝夜辦理矣所有河段夫工細數動用錢糧俟完工之日另造細冊呈送等因到臣據此除劉河海口原設重兵防守舊釘欄截椿木其疏濬處所與海禁不悖無庸查議外該臣看得蘇屬劉河口松屬吳淞江乃江南蘇松常浙江杭嘉湖六府諸水合流渚于太湖由此二口分導入海盡洩湖水之

年潮泥日壅故道全淤

本朝鼎建二十餘載官斯土者憚於工程浩大財費無資視為末務因循不舉孰謂上年夏月霖雨連旬湖水氾濫禾苗悉泮民居胥溺積水三月不消農功廢棄人戶流亡總由劉河吳淞入海之口淤塞致水勢湧聚無從走洩之故也臣念國課民生關係重大欽遵

勅書內開江南水利久壅宜酌量疏濬隄防煌煌天語敢不悉心講求隨檄司道府州縣各官延集士

民博採輿論又准總督臣卞勒吉浙撫臣范承謨咨商疏濬劉河吳淞故道誠為今日第一急務臣俱併行藩司委官丈勘淤塞諸道茲據公議詳覆應開劉河淤道二十九里共長五千二百二十丈河而開開不等總計人夫三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二工建閘三座每座工費千金以備早潦蓄洩約共需費四萬兩應開吳淞江東至新涇口皆成平陸應開四千三百五十一丈自新涇口迤西至赤雁浦黃渡共應濬七千五百餘丈并修復舊址壩閘約共需費十萬兩據司議援引明臣海瑞開濬故事請需康熙九年分江浙兩省漕折銀兩用充工費臣再四思維當此異常水災之後村落饑民逃荒乞食日以萬計哀號求賑在在皆然臣與屬官勉刀捐俸分發煮粥不過苟延旦夕實切救死不暇萬難僉派民夫舉此大工若欲徒責地方各官設處捐助亦終成畫餅勢不得不請動正項以濟目前急務仰懇

皇上俯念此江浙六郡爲

國家財賦重地將蘇松常三府康熙九年分漕折銀九萬兩浙省杭嘉湖三府漕折銀五萬兩

恩准畱充疏濬河工經費俾各處災荒饑民就近上

工赴食是修復水利之中兼行救饑之事一舉

而兩利之矣但恐部臣不允議畱漕折則難爲

無米之炊必致貽誤地方惟有再議將估計工

費一十四萬兩均派蘇松常杭嘉湖六府屬去

年被災州縣分年按畝輪解抵還漕折不致重

東南水利

卷之三

主

罹水患此出臣萬不得已之議倘蒙

皇上軫恤災傷予遺仍

賜動支正項地方幸甚民生幸甚

工部尚書臣吳達禮王熙等謹

題爲議疏劉河等事內開等因康熙十年二月二

十九日題三月十八日奉

旨該部速行確議具奏抄疏併發欽此欽遵于三月

十九日到部該臣等議得江寧巡撫馬祐會同

兩江總督麻勒吉浙江巡撫范承謨疏稱蘇屬

劉河口松屬吳淞江乃江南蘇松常浙江杭嘉

湖六府洩水咽喉疏則六府同其利塞則六府

同其害上年湖水汎濫人戶流亡總由劉河吳

淞入海之口淤塞之故臣念

國課民生關係重大委官丈勘應開劉河淤道二

十九里總計人夫三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二

工建閘三座每座工費千金約共需費四萬兩

應開吳淞江四千三百五十一丈應濬新涇口

等處七千五百餘丈併修復舊址壩閘約共需

東南水利

卷之三

主

費十萬兩請將蘇松常三府康熙九年分漕折

銀九萬兩浙省杭嘉湖三府漕折銀五萬兩准

畱充疏濬河工經費俾各處逐荒饑民就近上

工赴食是修復水利之中兼行賑濟之事一舉

兩利恐不應議畱漕折惟有再議將估計工費

一十四萬兩均派蘇松常杭嘉湖六府屬去年

被災州縣分年按畝輪解抵還漕折今暫那庫

銀一萬兩與工築壩分段挑濬劉河矣其吳淞

江淤道當候部覆次第舉行用過工程經費細

數統俟事竣造冊達部等因前來查劉河口吳淞江該督撫既稱疏則六府同其利塞則六府同其害且又經該撫單騎親往劉河勘視形勢相應准其建閘開濬仍請

勅下該督撫速行興工併將工費銀兩嚴加核減工完造冊題鈎其江浙六郡漕折銀兩動用及蘇松等六府去年被災州縣分年按畝輪解抵還漕折之處事隸戶部應聽戶部議覆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東南水利

卷之三

五

有康熙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奉

旨依議

戶部覆疏畧

查得江撫馬祐會同兩江總督麻勒吉浙撫范承謨疏稱劉河口吳淞江係江南蘇松常浙江杭嘉湖六府洩水咽喉應建閘開濬需費十四萬兩請將蘇松常三府九年分漕折銀九萬兩浙江杭嘉湖三府漕折銀五萬兩留充疏濬河工經費恐不允議再議均派六府被災州縣分

年按畝輪還漕折等因查漕折銀兩係解京撥餉自不應支給修理河道但該撫既稱河道阻塞地荒民移若修此河六府同利兼行拯濟饑民等語相應將蘇松常三府康熙九年漕折銀九萬兩杭嘉湖三府九年漕折銀五萬兩准其留用其動用過銀兩造冊報部查核至該撫既稱六府被災州縣俱貧窮小民若從新按畝多派徵還甚加苦累相應停其派徵可也

業報完工疏畧

東南水利

卷之三

五

看得蘇屬劉河口松屬吳淞江乃江南蘇松常浙江杭嘉湖六府諸水匯歸入海之咽喉湖水汎濫積水三月不消農工費棄人戶流亡隨會題請開濬俾各處饑民就近上工赴食于修復水利之中兼行救饑之事荷蒙

皇上俯允部覆准留江浙二省康熙九年分漕折銀共十四萬兩以充工費令臣等速行興工併嚴加核減工完造冊題銷臣遵將兩江工程與司道等官悉心籌畫因俱係大工一時難以並舉

是以濬完劉河接濬吳淞其應開土方僱募饑民建造岡座遠用督工各官莫不逐一規畫務期錢糧皆歸實用今工程次第告竣謹將開濬丈尺用過夫工及起工完工日期並經理各官職名爲

皇上陳之查劉河自鹽鐵口起至航船港以達海口計該五千一百八丈挑濬河面濶十一丈底濶六丈六尺深一丈積土四萬四千九百餘方勘原舊河身有尚存一綫及淺窪處所扣除外實

東南水利

卷之三

五

該挑土三萬三千九百四十方零每方用夫十四工僱募民夫四十七萬五千一百六十九工零內築大壩副壩一十條支港水口築小壩一十四條于康熙十年二月二十六日起工至十年五六月內完工共專董江工係蘇州府已故同知于階分督夫工係原署太倉州印革職通判吳江偉嘉定縣知縣趙昕崑山縣知縣董正位也吳淞江自黃浦東口起由新涇口至施家港止計該一萬四百九十一丈挑河而濶一十

東南水利

卷之三

五

五丈底濶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積土一十七萬七千餘方內有原舊江形及低窪溝窪之處扣除外實挑土一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九方每方用夫十四工僱募民夫一百八十四萬一百五十七工零內築大小壩一十六條又支港水口築小壩十一條於康熙十年十二月初八日起工至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完工其專理開濬事務係分守蘇松常道參議韓佐周分董江上係蘇州府同知師佐松江府同知王永熙通判周祥昌分設催償工程係松江府照磨寶爾楊等十四員察核劉河吳淞二江錢糧夫工係布政使慕天顏也又查劉河原議建閘三座約費工料銀三千兩臣又與司道各官覆勘情形若干一處分建三閘恐開基單薄不能堅久故于天妃宮地方總造大閘一座分列三洞洩水雖工費稍加實可一勞永逸吳淞江于黃浦口建大閘一座臣又思兩江閘座與內地不同恐閘門被潮衝擊未能堅久故各于閘旁四角

修築石舛護塘加釘椿木以圖永遠查劉河開	座于康熙十一年三月內完工吳淞開座于康	熙十二年正月內完工劉河各項工料共實用	銀三萬一千六百八十二兩八錢七分零吳淞	江各項工料共實用銀一十萬一千一百七十	九兩一錢二分零此係核實應銷之數取各官	印結在案至于兩江土方丈尺夫工等項數目	與原疏有多寡未符者因原估係約計之數今	係濟完核實之數又查奉撥江浙二省康熙九	東南水利	卷之三	天
年漕折工料一十四萬兩浙江該銀五萬兩已	經照數解到濟用其蘇松常三府屬漕折銀九	萬兩內已據糧道催完解司濟用銀七萬二千	七百八十七兩一分零尚未完銀一萬七千二	百十二兩三錢八分零已奉	上諭停徵內除節省七千一百三十七兩九錢九分	零毋庸撥補外尚缺停徵一萬七十四兩九錢	八分零查蘇松糧道有各屬續解及	奏銷原報解存康熙九年漕折併十一年帶徵九年			

漕折共銀五千三百八十六兩七錢三分零堪	以抵用外仍缺銀四千六百八十八兩二錢五	分零據該藩司請于康熙十年分撥存地丁各	屬續完現款充抵建開工料劉河吳淞兩江通	共實用工料銀一十三萬二千八百六十二兩	零今據該司呈報除將冊分送戶工二部查核	外相應題	報聽部核銷	東南水利	卷之三	天
--------------------	--------------------	--------------------	--------------------	--------------------	--------------------	------	-------	------	-----	---

東南水利卷之四

歸安沈愷曾編

江撫臣馬祐

題爲議疏劉河吳淞淤道亟濟災患饑民以修水利以重

國賦事據江蘇布政司布政使慕天顏詳稱蒙江撫馬都院牌開案據該司詳稱吳江縣長橋一帶應濬河道丈尺前來據此爲查太湖之水由

東南水利

卷之四

一

長橋以入龐山湖轉入三江出海其長橋一帶乃洩瀉咽喉若不開濬深闊則上流之水阻滯一遇湖水汎漲洩水要道紆迴仍有淤沒之患若循故明舊址開濬又恐過于廣闊徒費民力無濟實事是以本院昨經親臨查勘查太湖口吳家港起至新橋止兩傍俱有老岸今應悉依老岸爲界凡田地民房在老岸之內者俱不必更動如搭蓋棚房占出老岸之外并岸外浮沙俱應盡行挑拆惟是長橋中元洞係洩水要道

東南水利

卷之四

二

不知于何時漲出洲址今俱蓋造房屋將洞欄擋四邊雖有一線細流甚屬紆迴此于水利大有妨礙今亦須盡行挑去方可直瀉上流之水但不知見今實有民房若干可否令其移蓋別處該司再當酌議妥協又查阿姨亭四面河道亦甚窄狹今亦應將浮漲淤沙挑去務以十丈開闊爲率合併飭行爲此仰司即便轉檄該水利并印官將吳家港至新橋一帶河道俱照老岸爲界開濬一律深通其在老岸外浮漲沙灘占出棚房俱行挑淨拆卸阿姨亭四面而浮灘亦令挑深俱濬十丈開闊其中元洞洲址所蓋房屋共有若干間可否着令移蓋別處將址挑淨以全江浙水利該司作速查議妥確具文詳覆以憑再奪等因到司蒙此隨經轉檄蘇州府并蘇州府廳吳江縣遵奉院檄逐一確議去後復又節催今據該府詳稱遵卽移會本府水利廳并吳江縣查議去後今據該縣申稱遵奉檄行隨卽着令中元洞圩總查議去後今據該圩總俞

用徐臬結稱切有本保上密元字圩中元洞洲
址房屋現造花名間數具冊呈遞遵依催償移
蓋別處伏候勘明以便開濬通行水利不致違
悞將洲址房屋間數姓名等情前來據此其吳
家港至新橋一帶悉照老岸爲界占出棚房現
在擇吉祀土拆卸至于阿姨亭四邊止有船舫
三箇亦令拆卸但挑疏河道夫工并築壩料物
案經申詳未奉批示難以典舉今將中元洞洲
址房屋間數姓名合行造送今奉催取確由伏

東南水利

卷之四

三

乞裁示遵行等因前來據此今該本府知府審
雲鵬查得吳江縣吳家港至新橋一帶河道業
奉撫院親臨勘驗諭照老岸爲界開濬其老岸
外漲灘棚房拆卸挑淨該縣俱已遵行擇吉祀
土拆卸其阿姨亭查有船舫三處亦遵院令卸
挑并中元洞洲址房屋據其勘明共計四十五
間勒令移蓋別所緣由具報到府見在備冊轉
呈但濬河夫工及築壩料物據稱先經具詳請
示未奉飭知似難舉行等情前來相應據實申

明仰候奪示遵行等因又據蘇捕廳詳稱亦同
前因又據吳江縣申報遵奉院行不敢違悞卑
職擇吉于本月十一日子時祀土隨即專委本
縣巡捕典史馬金榜遵照應拆應濬處所督催
拆濬外恐違嚴限合行申報等因各到司據此
該本司查得案查挑濬吳江縣長橋一帶緣由
原奉院檄飭令轉檄水利并印官將吳家港至
新橋一帶河道俱照老岸爲界開濬一律深通
其在老岸外浮漲沙灘占出棚房俱行挑淨拆

東南水利

卷之四

四

卸阿姨亭四面浮灘亦令挑深俱濬十丈開闊
其中元洞洲址所蓋房屋共有若干間可否着
令移蓋別處將址挑淨以全江浙水利作速查
議妥確具由詳覆等因遵奉轉檄蘇府廳縣查
議去後今已據該府廳縣詳稱吳江縣吳家港
至新橋一帶河道業奉本都院親臨勘驗諭照
老岸爲界開濬其老岸外漲灘棚房拆卸挑淨
該縣俱已遵行又報已于八月十一日子時祀
土又委本縣巡捕典史馬金榜遵照院行應拆

應濬處所督催拆卸是本司前詳據該廳縣勘估原請以老岸爲界毋庸再議外又阿姨亭四面止有船舫三箇亦令拆卸挑濬自應遵照院行開濬十丈爲率務期深廣以通要津以圖經久其中元洞洲址勘明共計房屋四十五間業已勒令移葺別所開造花名間數清冊前來相應飭令大張曉諭聽民作速自移毋致騷擾亦毋許延抗者也至于所用築壩物料開挑夫工原據該廳縣詳稱再四籌畫實係公帑無資議

東南水利

卷之四

五

令通縣編氓協力共效子來之義自爲一勞永利諒必樂趨將應濬河道均議築縣五百五十畝作速興工毋使觀望此輿情均洽水利永沾業經呈詳在案今該府縣詳稱候院批示以待興舉除再檄行另造確估數目并取遵依開挑深闊甘結俯俟取到另文呈報外合請裁示一面飭行興工一面俯賜

題報以全江浙水利大工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吳江縣長橋一帶乃太湖洩水入海要道並

關江浙水利亦四年久未經疏濬以致吳家港起至新橋止兩傍俱漲沙灘間多搭有棚房又阿姨亭四面河道亦俱窄狹淺濘甚至長橋中元洞居中漲出洲址民久葺造房屋居住僅存紆迴細流一經霖雨湖水漲發洩瀉遲緩田地輒罹塗沒是以先經行據藩司詳議挑濬續據該司將應濬丈尺具詳臣又慮工費太繁不無勞民挑濬失當仍無實濟故經卑騎親歷查勘并行再加妥議詳覆去後今據布政使慕天顏

東南水利

卷之四

六

詳稱吳家港至新橋一帶河道照老岸爲界其老岸外漲灘棚房應拆卸挑淨該縣報于八月十一日祀土阿姨亭四面船舫亦令拆卸自應開濬十丈爲率務期深廣以圖經久其中元洞洲址勘明共房屋四十五間業已勒令移葺別所聽民作速自移毋致騷擾所用築壩物料開挑夫工實係公帑無資議令通縣編氓協力自爲一勞永利此輿情均洽水利永沾等情前來臣查長橋一帶關係水利甚大不便遲延除經

一面飭行該司轉飭該縣及水利官作速興工

挑濬并嚴禁借端科派擾民外臣謹會同總督

臣麻勒吉合詞

題明伏乞

睿鑒施行

工部尚書臣吳達禮王熙等

題爲議疏劉河等事內開等因康熙十一年九月

二十八日題十月十六日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于十月十七日到部該臣等

東南水利

卷之四

七

議得該撫馬祐疏稱吳江縣長橋一帶乃太湖

洩水入海要道並關江浙水利議令水利官作

速興工挑濬等因前來查吳江縣長橋一帶該

撫既稱乃太湖洩水要道並關江浙水利因年

久未經疏濬以致吳家港起至新橋止兩傍俱

漲沙灘相應准其通縣協力開濬仍不得濫派

擾民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康熙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旨依議

請開白茆孟河疏畧

江蘇臣慕天顏

題爲至請開濬兩河等事江南賦稅甲天下蘇松

常鎮課額尤冠江南凡所以充

國用者咸藉農田之收穫苟水旱失宜必災祲疊

告則廣集資溉之籌誠東南急務臣先于遵

旨敬陳足國疏內請將蘇常鎮淤塞諸河大興疏築

爲萬年永利部覆以臺臣王條奏各省水利責

令所屬官員預爲築塞疏通應無容議臣謬膺

東南水利

卷之四

八

封疆重寄苟可拮据經理何敢上瀆

宸聰實緣力絀工鉅不得不請開捐例濟用耳今夏

淫雨連綿河流四溢臣疚心疾首力督各官多

方宣洩分頭挽救而附近劉河之太倉嘉定吳

江婁江寧州縣俱藉兩江出瀉旋溢旋消華亭

崑崙災亦無幾長洲無錫去兩江稍遠東南之

水不能驟消西北諸流奔江無路田禾漂沒甚

多宜興首當高深諸山下流亦賴震澤轉洩雖

東南稍沾劉淞導引之益然較長崑等處更遠

西北全無出水之路故受災倍于他邑若常熟武進江陰金壇等縣既與劉淞絕隔惟藉大江滙歸其如本地水口在在湮塞臣從權救濟將江常二邑沿江通潮小港馬路築埂之處暫行疏導隨于洪水汎濫等事題報在案此不過救急一時稍平水勢旋即堵塞非久遠之圖也前疏請濬白茆港孟瀆河福山港三丈浦黃田港中港包港安港西港七丫等處從長籌畫實非汎言雖部議未允然關切地方豈容緩圖臣先擇工易而費簡者若七丫一帶業濬滌泥沙通崇明之運道福山港三丈浦道縣等官詳稱里民自願分疏再如黃田中包安西等港另行酌量緩急次第興舉惟是常熟之白茆港係蘇常諸水東北出江第一要河按震澤之水北注于洋澄巴城等湖而江無諸邑接受宜漂諸山之木又廻環而聚于華蕩尚湖等巨瀆咸藉白茆滙歸入江自明季失修湮塞成陸旱則湖汐不通澇則宜洩無路若此港一通不惟常熟水旱

東南水利

卷之四

九

無虞卽崑山長洲太倉無錫江陰無不共沾其利又武進之孟瀆河係常鎮諸水歸江要道凡高深西北之水競趨東向則流注于宜興金壇更轉瀉于丹陽武進惟藉孟河一口出江今年久失修河身壅積武進以西丹陽以東宜興金壇以北諸水歸江阻道于是水旱並災人力難施矣此兩河者蓄洩之利同于劉淞淤塞之形亦不亞于劉淞今劉淞通蘇松常資其益者甚鉅白茆孟河塞蘇常鎮受其害者不小是以分委察勘據副使劉鼎參議祖澤深佑議前來查白茆自常熟支塘起迤東以至海口淤道四十里共長七千八百五十六丈應濬深闊不等總計人夫九十九萬四千工併修大閘一座與夫築壩厚水等項共需費五萬六千兩孟河自武進奔牛鎮之萬緣橋起至孟河城北出江淤道四十八里共長八千五百三十三丈應濬深淺不等總計人夫八十四萬工併建閘一座與夫築壩厚夫幫炸等項共需費四萬八千兩兩

東南水利

卷之四

十

河共需十萬四千兩請照劉淞事例先動正帑
濟工不惟水利克修見在望賑饑民得以赴工
赴食敢懇

皇上俯念財賦重地年來災浸洊臻小民困敝惟賜
先動正項興修利農田而全民命以培萬年之
邦本倘部臣拘例惜費無論從前之蠲賑虧課
萬一再遭水旱災免之數倍此工費課日損而
民日蹙矣此項工費之補苴查見展賑濟事例
補足賑項卽應停止仍請

東南水利

卷之四

十一

皇上俯鑒于報停之日將見行各例再賜寬展量不
數月可得足用若夫委員監督確核料工臣惟
悉循劉淞舊例再酌時宜務期大工速竣錢糧
樽節不敢虛糜延緩自于欺飾之咎至于河身
淤沙報陞田糧爲數無多容工竣察明另請除
豁合併陳明乞

睿鑒施行

督糧道副使臣劉鼎疏濬白茆詳文畧
自支塘迤東以至海口計長四十三里內自支

塘至管家灣丈見三百六十丈見在水深五尺
河面闊九丈管家灣至曾家浜丈見三百一十
八丈七尺見在水深四尺河面闊四丈二尺曾
家浜至渡船橋丈見二百五十丈見在水深四
尺五寸河面闊四丈八尺渡船橋至湯公嘴見
丈三百一十五丈八尺見在水深四尺河面闊
三丈六尺湯公嘴至八尺廟北首新橋丈見一
百九十丈八尺見在水深三尺五寸河面闊三
丈二尺新橋至苕家浜丈見三百十五丈五尺

東南水利

卷之四

十二

見在水深四尺河面闊三丈三尺苕家浜至岳
廟丈見二百五十丈見在水深四尺河面闊四
丈岳廟至新字號丈見三百二十六丈七尺見
在水深四尺河面闊三丈六尺新字號至歸家
市白茆橋丈見一百九十一丈七尺見在水深
五尺河面闊三丈白茆橋至烟壑丈見三百七
十二丈五尺見在水深三尺河面闊三丈三尺
烟壑至花園浜丈見四百三十五丈見在水深
三尺河面闊三丈花園浜至八潭浜丈見三百

丈見在水深三尺五寸河面闊三丈二尺八潭
浜至孫哥浜丈見三百二十二丈五尺見在水
深三尺五寸河面闊三丈孫哥浜至張家市白
柳橋丈見二百六十丈見在水深二尺五寸河
面闊二丈八尺張家市白柳橋至雙浜口丈見
三百五十三丈見在水深二尺河面闊二丈五
尺雙浜口至七圖每字號丈見三百丈見在水
深二尺河面闊二丈一尺七圖每字號至栢家
港丈見三百九十五丈見在水深二尺河面闊
二丈栢家港至閘口丈見二百六十丈見在水
深一尺五寸河面闊一丈八尺閘口至新廟涇
下日字號丈見九百七十九丈見在水深尺許
河面闊一丈下日字號至龍王廟橋丈見三百
六十八丈三尺見在水深一尺五寸河面闊二
丈龍王廟橋至八箇蒙字號丈見三百三十五
丈見在水深二尺河面闊二丈蒙字號至白茆
大馬橋丈見四百四十四丈五尺見在水深四
尺河面闊六丈大馬橋至海口丈見二百十二

丈見在水深四尺河面闊六丈以上河身共長
七千八百五十六丈其支塘以西新市等處雖
有八尺七尺之深較之支塘以東之河底則又
低及二倍以內低外高形同釜底之渠欲期巴
城洋城等河之水上趨入海其可得乎前水既
不能出後水又復擁至則中滿溢潰淹沒田廬
勢所不免此又急應挑通第開挑之計不必求
古道以循三十餘丈之闊亦未可舍上流而圖
權便當依見在水勢酌議自支塘至閘口地方
計三十里長五千五百一十七丈二尺應開河
面闊十丈底闊五丈五尺濬深一丈二尺閘口
至海口地形漸高河身凸起計一十三里長二
千三百三十八丈八尺應開河面闊十丈底闊
五丈濬深一丈五尺庶與上流河面相倣而河
底通流矣然既疏白茆兼期遇旱以通灌溉之
潮查栢家港相近舊開一座年久傾廢尚可修
整以司啓閉亦蓄洩萬全之策今首籌費用計
支塘至海口共長七千八百五十六丈每土上

下四旁各一丈爲一方深闊積算共該七萬七千六百二十一方內扣除見在水面深闊不計外應挑七萬一千方每方用夫十四工共該夫九十九萬四千工每工給銀五分該銀四萬九千七百兩又應築大小壩一百五十六千條併厚水填泥等項工料需銀三千三百兩修建閘座需銀三千兩此做劉河成例又加核省約需銀五萬六千兩

開濬條約

東南水利

卷之四

五

一濬河查白茆港應濬七千八百五十六丈分爲十段常熟應挑四段太倉應挑二段無錫江陰長洲崑山應各挑一段孟瀆河應濬八千五百三十三丈分爲十段武進應挑四段丹陽應挑二段金壇無錫宜興應各挑一段每段之長短當分難易總以土方之多寡爲率如淤塞平陸則挑土用夫工多而丈尺宜減如現在通流有水二三尺三四尺不等者則挖深開廣用夫工少而丈尺宜增然通水之處必須先行車戽

則所用之車夫工數又應與濬夫統計而論該管官親加勘丈紮度淺深核算畫定丈尺土方確數分界樹標築壩責令應濬本段之州縣募夫開挑照原詳題定河面闊十丈深一丈五尺及一丈二尺底闊五丈及六丈或五丈五尺務使一律深通限日完竣一築壩如應開四段內酌量相地築壩二條應開二段內築壩一條應開一段者亦各築壩一條通計河身築壩七條所用樁木蘆草夯杵人工悉照劉淞事例買辦雇募應用工畢卽將樁木充建閘築塘底樁之用其平陸之處卽留宿土爲壩基止須加樁母事夯杵矣至支河港口應築小壩不過一二丈工費無多亦須逐一勘明做劉淞例行一募夫當災荒之後饑民赴工就食既有現給每工銀四分似必踴躍奔趨原無俟于派撥但爲工甚鉅恐四方之民應募散雜不得不議統領稽察是以分段分縣募解今計白茆應用夫九十九萬四千工孟河應用夫八十四萬再加厚

東南水利

卷之四

六

水築壩約二萬工其間陰晴作輟以一人做實工三十日約該白茆需夫三萬四千人孟河需夫二萬九千人足矣通計該縣區畝責令分募以應每畝募夫若干名明白曉示解夫到工派認土方每十名立一甲長每十甲立一百長督工官逐日點驗上工其擔箕繩索鋤係農家所有之物應令各夫自備嚴飭官役務加勞恤如有逃佚責成百長甲長募頂一稽工每土方用十人挑土三人掘土裝擔一人爲炊此

定例也而挑土之人彼此數十步接運息力其從卑至高用力尤難較平坦處接替稍近亦屬不易之規但十四人力作一日卽完一方之工次日仍應另開別方如是逐日驗派不勝繁雜且多人擠在一處反覺不便莫若聽夫認方或十餘人共認幾丈畫界循次挑完或一二人獨認幾方彼自糾夥力作分合多寡悉從其便總以土方之淨盡爲主庶無情曠之弊而驗到一夫應認三十工爲率如已認之土未淨中有病

逃者扣其應給之工銀責令甲長另募完工

一編號凡一段中量准河身若干多不過千丈少則七八百丈每十丈編一字號豎一小布旗書某字第幾號再立一木牌上書某縣應開河十丈核實土方幾百幾十方係某都某畝募夫某某花名百長某甲長某以備督查卯時鳴鑼催集照號趨赴用工至酉方歇非大風雨不得停輟管工官置簿逐日記明陰晴完工分數五日一報又各屬解夫恐先後不齊應先飭行該

州縣將都畝派募出夫名數造冊報道以便查察已未募到填明原冊行催點交管工官收派某號隨到隨認土方僉定甲長入簿稽查一標準挑浚河身測驗底之深淺須先於兩岸平地各釘小椿用篋拽平將大椿一根刻定丈尺釘入河心土內椿頂平于所拽之篋謂之信椿及挑去泥土河底顯出椿根卽可驗其工完矣此椿務須量准大率二三十丈樹一椿遇轉灣處又宜加立其估算土方卽照此椿頂量去空

窪有水之處見出實土折算應濬數目自無虛冒不均而工畢引水之時在河底當心開一水線導水流行如水不到處即係墊高再加挖深必至順流無礙而止此加工多少另給工銀不使偏枯蓋兩岸原有高低去土即有厚薄將除去空土節省之夫工以抵此加深工力諒無不敷而河水當晴明無波之候水面甚平所釘信樁即可以水面測其高低矣 一車戽淤道原有河形低窪積水必須戽乾方可施工挑掘而河身漸開漸深到底則多泉湧遇雨又必盈科俱應備車隨時轉戽照給工食每工四分此車應借辦于近地未便責令鄰邑遠載而來竟在常熟武進各鄉酌借車一百部或幾畝合借一車或一畝供用幾日或于就近畝里借車不近河畝里出夫但必預先算定曉示不許多派事完給還應着督工之耆老照管如有損失責有攸歸 一委員白茆濬淤四十三里孟河濬淤四十八里延袤紆折若非多委幹員經理何能

刻期竣工監督各工應委總理府佐一員蘇州府海防同知劉三傑松江府同知唐朝宣堪以委任其逐段分管工官每段應委一員共該十員連查蘇松常鎮所屬首領巡檢典史等官遂用如不足再選能幹教職充任一切錢糧散給造報專責府佐不得轉委徵員致滋荒減弊竇 一給銀凡夫工動用錢糧悉係正帑饑民赴工所得日食又奉 部議比劉淞事例減去一分每工止給銀四分絲毫皆為民命所關毋容短少今端委府佐官親自鑿開驗明足色足數包封每五日一散給務須躬詣河干唱名手領不得假手胥役任意先後扣剋及攙和低潮等弊但散銀之法不能計工算給必以上方為準照其所開一丈內認定土方若干分作幾次給發而逐段挨日以次分領周而復始亦不得擁擠于一日之內致有遺失重冒 一監督凡散糧募夫賃程恤役辦料節用察弊肅奸悉惟道廳是任但與此大工為百年永利務集眾益

方爲盡善地方紳廉儒碩必有留心經術造福桑梓者應廣爲諮訪延致商確得德望練達者一二人經畫綱領而每段必敦請通達紳士一人常居工所指示規式再遴選附近誠謹耆民四人往來河干稽察勤惰先將姓名造報其有夫役偷安或以強凌弱甲長百長卽報耆士問明諭勉如更恃頑不遵條約犯法生事者轉聞于官責治以法耆民果能潔已率先督催如式早竣者給匾獎勵批免雜汎差徭 一搭廠入

東南水利

卷之四

五

夫輻輳風雨不時自難露處又不可借居民屋今動官銀備買竹木蘆蓆於沿河處所苫蓋棚廠約一間可容二十人安置鍋竈及舂鍾之具日則炊爨聚食于內夜則草鋪棲宿其中不許攙越混雜仍速將應搭間數報明查考俟工竣之日拆出物料各官點明收貯以備塘工之用不許竊失至附近有空閒廟宇堪以駐足食息者該管官查明安插以省搭廠工費 一堆土河中起土若仍堆積于沿河一遇雨淋傾卸入

河不久淤淺最爲大害今定挑土務要離岸數丈毋容貪近積聚亦不得混堆有主田地病農誤課此必委官公同儒耆逐號指畫界限違者杖責至于河底淤泥每因淫重不行挑爭尤須察視督責或兩畝人夫分挑之處初必稍留堤畛及工完亦必共相剗平勿致阻礙 一恤夫應募人夫皆係食力窮民自應倍加愛養方令寓賑于工之意是宜不論夫之壯弱每日挑土之多寡總計土方給銀使其同力合作壯者先

東南水利

卷之四

五

完而怠力則弱者雖奏工稍遲亦必挑足其數各自賈勇而前諒無諉惰之虞而河心土實比兩邊步擔稍遠又當底淖泥比面上乾土加重務須將中心兩邊配搭派認庶勞逸適均若管工官稽核毋致偏枯又夫役用力恐饑餒不時寒暑失節致生疾病應每段延取明理醫生一名每日給飯食銀一錢在工視疾其需用藥餌將用過數目造報捐發不必動銷錢糧 一開壩工完撤壩最宜慎重務于未開壩之先在壩

基之下流挖深數尺寬廣丈餘然後挑去壩土
緩啓椿木多用人工預備船隻將水面之壩土
盡力起掘就便傾入船內更番運去及至水來
湧流向存根底一二尺必難于水底撈掘則乘
船用鋤扒泥平于先挖深數尺之內使得一律
深通蓋壩址未平每致從此淤塞深為後患不
可不加詳也 一建閘通江出口之處相近里
許建造石閘所以資蓄洩防旱澇關係甚重如
劉河吳淞閘座不久又煩加修皆因底椿不密

東南水利

卷之四

三

築塘不固重費工料今白茆孟河建閘預先相
度形勢議定基址酌妥規式確估工料造冊詳
奪其石料將舊閘所存者作速起出見數若干
如有不敷呈速召募誠實宥戶先期採辦齊集
俟河工將竣即行興造閘之內外必須修築石
塘數丈以護閘身毋致臨期稽延悞工至于出
海江之處河流應否紆迴以防怒潮衝突着速
議行 一豁糧河身久淤積土成陸之處民間
墾闢為田者自須查明有無陞科原委即與

題豁田糧但其間亦有未科者雖不必深求往
弊然應在去月免別田之賦今于丈量清河之
先大張告示聽民據實報明應豁某段河內占
廢業主某戶某號田地若干原于某年陞徵何
則在何都何畝辦糧若干隨即行該縣確查案
卷有據者逐一彙造清冊具結呈報以憑于河
工完日隨疏
請免不得勒捐需索

東南水利

卷之四

四

東南水利卷之五

歸安沈愷會編

請改折漕糧疏

浙撫臣范承謨謹

奏切照嘉湖二府歲輸漕白南秋等米地丁起存銀兩咸皆取給于田二府田多低窪卽雨暘時若辦納尚自艱難不意今歲自春徂夏淫雨連綿豆麥腐爛桑樹朽蠹其間有高岸稍可壅築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一

之處男婦老幼盡力堵岸尚欲補插秧苗聊爲接濟不意六月十二等日颶風暴雨山水下注湖流逆衝已築之岸復傾再插之秧又沒三番救護三次被淹財力費盡秋成絕望臣於七月初旬減從輕舟親行踏勘溪田不辨一望汪洋災民扶老携幼告蠲告賑者日以萬計顛連之狀駭目驚心臣敬宣

皇上親民如傷之意必不使爾失所而百姓又以田盡淹沒糧無所出哭訴舟前夫

國家賦稅半藉東南而嘉湖之民專恃絲穀今禾既無存桑多朽蠹目前饑窘已自難堪況又時屆漕徵無怪乎災民哀請懇援准揚被災之例蠲漕之外伏求請賑臣愚以爲民命宜恤國課當籌蠲漕之典出之

特恩不敢妄請惟查順治八年水災戶部題爲今歲之糧將到等事一

疏內開漕運議單災傷改折之例被災八分以上者每石折銀五錢七分以上者每石折銀七錢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二

各以被災之輕重爲折徵之差等至於耗潤等米原因解運正米以供盤剝晒曬之需漕運議單亦准遇災改折正折正改兌米原無並折耗潤等米之例其隨漕耗潤等米似應免征奉有俞旨是折正改而免耗潤業有成例矣今嘉湖二府被災田二百七十一萬五百一畝該漕糧正米二十二萬四千一百餘石敢懇

皇上破格垂恩准照時價折銀解部在額課既已無虧而民間可免遠糴買補裝運之費復省盤剝

晒慶等項耗潤餘米八萬九千六百餘石給發
運軍漕截銀一十萬五千餘兩

公家亦省用漕船四百四十八隻又省今歲額造
船一百隻計銀二萬八千餘兩減存船三百四
十八隻計修船貢具銀約共三千餘兩運軍行
月糧米三萬一千餘石行月安家等銀二萬五
千餘兩米三萬一千餘石其輕賁枋木席板隨
糧應解各項仍行解部是

朝廷准折一石卽係蠲免一石於民而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三

國費省減一分卽是增益一分于庫此臣所以日
夜圖維以爲救荒長策惠而不費之

恩更無出此者也但查米價一項順治八九年通常
時價每石二兩以外故議折價銀一兩四錢原
屬加惠災黎之意今浙省時價每石八九錢而
被災百姓銀米兩皆無出若至交冬大難措辦
倘仍照一兩四錢之例災輕者僅折四分五分
則災民未蒙其益或反受其禍蓋被災地方雖
有五六七八九十分不等然今歲之災乃百年

所未有卽有一二游青復種者水浸已久粒少
批多又有白糧南米猶需應納見今受災之田
若責其半本半折斷難竣局如部臣執持已往
之例不別今昔之殊或駁增價或駁另議往返
涉冬便是收兌之期災民本邑旣無可征
折色又未預備有司各官恐礙考成嚴追臨比
驅此殘黎死亡逃散事誠大可慮也倘蒙

皇上軫念災民將此被災田地應輸康熙九年分漕

糧正米二十二萬四千一百一十五石准照議

東南水利

卷之五

四

單舊例一槩折征七錢使噉噉之衆大慶更生
否則請於每米一石量加價值折銀一兩免民
間買運之費省耗潤漕截

朝廷數萬銀米其于

國計民生不無均濟懇祈

勅部速覆早得

俞旨移臣遵行不惟

正賦有益而數百萬之生靈行且立起于溝壑中
矣抑臣更有

請者二府田地雖高低不同被災則一因限於三四分不惟災之定例不敢造報除

上供白糧并重災改折之外尚有南糧漕糧數十餘萬本地之米恐難足額況浙省平時尚藉江楚和米贍生今年尤望商賈接濟其有米之戶仍將粳米交兌不足者卽以秬米抵代庶受溺餘黎不致重困臣因親至其地目擊異常災害不敢不哀籲縷陳非敢故爲過言以聳

上聽也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五

請緩征漕折疏

浙撫臣范承謨謹

奏爲照嘉湖二府異常水災臣以漕糧關係

國儲不敢輕爲蠲免乃酌爲改折之請荷蒙

諭允百萬窮黎莫不仰沐

如天之仁叩頭感激聲如雷惟是被災已深重者顆粒無收輕者斗石不繼入冬以來又雨雪連綿饑寒滿路呼泣傷心地方有司不敢稽悞正供凡漕糧白糧等項俱已極力徵完而折漕一

項追呼盡術收納無多臣每檄問有司及傳窮民之在省者詰其拖緩之故咸稱小民感

朝廷再生之恩恨不卽時輸將奈以前三番車插工費已窮以後秋未收成冬遭久雪不但錢米俱乏而田無稈草薪爨皆空是以奉公之心雖急措辦之術無從臣聽其訴言深爲惻惻伏念嘉湖所產惟穀與絲上年籽粒固已無成今歲蠶桑尚有所望凡未完漕折銀兩懇乞

皇仁准俟蠶熟之後催徵起解統于康熙十年歲終

東南水利

卷之五

六

奏報雖曰限期稍寬實於原額無損可免百姓賣

妻鬻子之苦而恤災拯溺之

洪恩終始克全矣

請改解南北絲斤疏

浙撫臣范承謨謹

奏爲照湖州府屬額辦南北絲斤每年例應前員分解向因解費不數紛紛詳控似應亟爲變通伏察南絲一項益因勝國以江南爲陪京有陵有廟是以有神帛絲斤之設今江南旣改爲省

此絲亦改爲織造

詰勅等項之用是規制業已更定而浙湖之絲解運江寧則猶未改也北絲一項歷年辦解必由織造衙門遴匠勘驗必精好合式方行解部其解江南者計合羅絲六萬一千三百二十七兩有奇原編貼役銀四十兩解部者計絲四萬八千兩原編夫船銀四十八兩再計南北路程近者千里遠者數千里水船陸車以及食用浮於原編數倍若欲增給必至派民若不增加則路遠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七

費多實難交納是以貪解官役往往傾蕩家產累害無休不能不爲之深計也臣再四圖維杭州見有織造衙門一切

上用綬疋俱係織辦未嘗有悞爲之似亦易易且每年例有二季北上之船臣請將解南之絲每年估價將銀移送織造衙門一并採辦卽於北船附解不過一轉移間則民累悉除

上供無悞矣

緩征議

浙撫臣范承謨謹

奏言照得額編地丁悉循夏稅秋糧分別徵輸法至善也備察浙省賦稅出于人丁者什之一出于田土者什之九所以原編夏稅秋糧項甚少兩浙輪租俱在秋成之後民間惟藉田租完納正供則自正月以至八月皆懸待秋成之日也向因兵餉不敷部議徵收錢糧四月完一半九月全完諸司稟遵

功令不得不于正二月開徵銳意徵比百姓多方

東南水利

卷之五

八

借貸變質完公苟不如限蔽朴隨之迨至秋收復有漕白南軍等米萃於一時償債之外依然赤手甚有餉口不繼者及至來春又接比新糧年復一年民生日蹙各官考成數載不清歲內全完之州縣十不得一二如此苦情軫恤之方委宜熟籌而酌計也況今奉

旨通行察議臣敢不悉心籌畫仰副

皇仁就浙江一省而論之康熙十一年部撥本省兵餉之外又撥粵餉三十萬兩閩餉五十四萬餘

兩爲數過多所存無幾而又適遇災荒催徵不應迨至十月閩省必以徵解愆期請餉內部矣又撥浙省協濟銀十萬餘兩臣以無從起解疏請改撥矣浙省滿漢兵餉每年約用一百萬兩協濟鄰省額用六七十萬兩或八九十萬兩不等應將

奏銷存剩續報徵完及鹽課關稅贓罰雜項銀兩暫緩解部量留數十萬兩以一半先抵本省春夏兵餉以一半協解別省誠爲甚便若秋冬二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九

季應支餉銀照夏稅之數徵給則五六月內應徵之款無幾難濟急需如照秋糧之數徵給則九月十月爲期太緩亦非長便之策臣請不必拘定名色統改五月開徵九月完一半以給下半年本省鄰省軍需餘令來年二月全完又可接濟次年春夏兵協等餉倘有派存銀兩盡行解部至於

奏銷考成則定以七月內具

題所遲不過一季可使諸餉均無貽悞而百姓俱

免剝肉補瘡賣男鬻女之苦

公家正賦仍無錙銖虧缺縱有緊急事務必無耽誤之慮一舉而三善備焉矣如目今撥餉已定不及更派懇祈

勅部通盤打算稍爲變通今歲勘酌妥當俟康熙十三年舉行是催科既緩不惟於民有益而從前拖欠皆可設法清補卽各項軍需亦可及期獲濟矣

請釐正白糧耗米疏

東南水利

卷之五

十

浙撫臣范承謨謹

奏照得浙省糧賦之重莫過嘉湖二府而額外多給之款無如白耗一項案查全書開載嘉屬白糧每正米一石連耗并摺折准徵糙平米一石八斗而額設夫船經費每石銀八錢湖屬白糧每正米一石連耗并摺折准徵糙平米一石五斗五升而額設夫船經費每石銀一兩五分蓋嘉屬耗米比湖屬多編二斗五升而湖屬經費較嘉屬多編二錢五分兩府銀米之數雖若參

差而嘉屬多米湖屬多銀兩相折算數亦相當
至于耗米則皆以五斗五升徵給也惟是編徵
正耗全書明註准徵糙平四字並未令徵白米
也歷年

奏冊報銷無異乃該府兌給不分正耗皆係全白
則不惟民力難堪且與全書甚悖夫全書所以
給耗者原爲徵糙以備撙折之費今既皆徵白
則無春可折乃仍徵春折之耗且并耗而亦給
白是軍之所取多而益多民之所出重而又重

東南水利

卷之五

十一

當此百姓窮苦之際安能歲歲供無已之耗贈
乎臣自上年嚴飭行查隨發糧道確議茲據詳
稱每石五斗五升之耗照條議舊例相沿未改
臣以當時徵糙恐有撙折故加五斗五升今皆
徵白並無撙折何可仍舊臣檢奏銷康熙七年
等事案內部查進倉白耗止交四升有奇則是
所交者甚少所給者甚多徒竭民膏以恣軍欲
大非經制之初意也臣駁覆再三務求至當有
議止給白耗四斗者有議仍給五斗五升平糙

者臣恐弁軍借端稽遲致誤

上供於是再四籌畫除原編銀米折算相當并各項
經費俱照舊不議外今請將兩府正項白米一
石外給白米四斗五升以爲盤剝進倉之耗則
運軍所得不爲不厚而減徵一斗以抵糧里撙
折則窮民之力藉以稍寬與全書徵糙之意亦
無大悖軍民兩利事屬可行也今值全書改纂
之際正宜核定永著爲規不過釐正全書之所
無並非議減全書之所有仰祈

東南水利

卷之五

十二

皇上勅部議覆俯賜

允行刊入全書格爲遵守此後如有弁丁印糧官役
私加顆粒者臣卽據實

題參庶歷年之積弊永除而

國賦民瘼均有裨益矣

彙報蝗災引咎請賑疏

浙撫臣范承謨

奏言竊照浙省地方水旱頻仍窮苦萬狀今歲播
種之始亢陽爲厲小民拮据車戽其力已竭七

月初蝗蝻遍野官民震怖臣設法捕禱旋即飛遁幸不爲災閏七月霖霖浹旬窪下田疇頗遭淹沒臣因監臨在闕未便繕疏具奏業經督臣劉^{兆騏}將歸安烏程長興德清山陰五縣湖州一所水災情形

題報在案臣方謂各邑未經水災之地禾黍離離秋成有望豈意撤關之日各邑災民填街塞巷手持枯稻泣訴哀號皆云數日之間遍被虬螽立時傷盡司道府縣申報詳驗積案盈几臣始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三

而駭繼而疑旬日之間何遽有此異變疾駕小艇赴仁錢二縣及湖州交界地方數十里間親達察驗果見禾稈青黑皆已枯焦穀盡空秕根俱朽爛如蟻如蝨之細蟲或跳或躍遍滿田中咀嚙未已窮民扶老挈幼環哭臣前咸謂八月初旬雷雨之後蒸熱數日頓產此怪蟲攢心食節粟之不得捕之不盡坐視噉嚙痛徹心髓洵從來未有之奇災也臣目擊號呼慘不忍視隨卽諭以

皇上愛民如傷定然格外恩恤多方曲慰暫解驚惶

臣念近處如此他邑可知隨委杭嘉湖守道李

顯榮星馳各屬逐一確查限三日內回報又據

藩司詳報杭之仁和錢塘嘉之嘉興秀水嘉善

海鹽平湖石門桐鄉湖之安吉一州歸安烏程

長興德清武康十四縣并紹之蕭山一縣湖州

衛一所各有被災情形歷歷如繪臣竊計水旱

虫災何年蔑有若困於夏秋之交尚可別爲補

救今乃變生垂成之際小民工本已虧精力盡

東南水利

卷之五

四

絕三府清白錢糧無處措辦勢必顛越就死臣

親此貼危心驚體顫手足罔施皆臣奉職有乖

以致地方疊罹災禍百姓不免流離伏祈

皇上立賜罷斥重加處分另簡賢能以安黎庶更祈

破例軫恤活此百萬生靈也

請帶徵白糧疏

浙撫臣范承謨

奏言竊照白糧一項嘉湖二府歲辦正米六萬六

千餘石每年精選乾潔方敢

上供今歲頻遭水旱湖屬田禾盡成朽腐顆粒無收
向來此地素稱產米之鄉供賦之外尚常輸他
邑藉以資生今則餽口無存勢必遠羅別省以
供課額而購買無資本地所存殘稻青腰白臍
十居八九一加碾確半爲齏粉祇因水浸之後
穀不堅實蟲噉之餘粒無完好若至交春再加
蒸浥勢必霉爛

天儲玉粒豈敢以此濫供若使另行椿辦則小民
從何設處見今兩屬人民號哭呼籲慘不忍聞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主

查白糧舊例先漕啓行今時日已迫撫此災傷
雖日加敲朴無濟輓輸若不稍爲變通則災黎

必難安輯而

上供反致缺匱竊察江南前歲被災業有帶徵

恩旨浙地災民同在

皇上愛育之下臣請將康熙十一年應完白糧俯准

三年帶徵今歲先完三分之一餘俟兩年遞完

一半庶民力尚可支持而

天庾不至虧欠培

國本以厚民生惟在

皇上一轉移之間而百萬災黎仰沐

皇恩于無既矣

請改折漕糧疏

浙撫臣范承謨

奏言竊照浙西連年水旱民不聊生仰荷

皇恩允蠲允折得免流離今歲自夏徂秋旱蝗驚擾
於南大水淹沒於後百方厚救將慶有成而八
月之初雷雨一宵異虫遍野攢禾啗稻雲變奇

東南水利

卷之五

六

荒被災情形臣與督臣先後

題報見在確勘另疏具

請外惟是各府漕白南糧統計一百餘萬受災者

固無粒米可獲薄收者又皆青腰癯批九月將

半開徵在通各項本色無從措辦三府百姓籲

臣代請全蠲號哭情狀慘難殫述荒歉至此臣

誠不能遽責之輸納也竊計漕糧爲軍國重務

白糧係

天庾玉粒何敢擅爲請蠲但本地既受重災鄰省

亦多歉歲欲辦本色勢有萬萬不能者臣既不敢虧

國賦以誤餉又不敢置民困而弗恤夙夜躊躇審厥至當方敢備陳

皇上之前查杭屬之仁錢二縣嘉屬之嘉秀等七縣湖屬之安吉歸烏等六州縣自被災五分以至十分約計應徵漕糧正米三十二萬四千餘石惟有改折可以稍救民命仰祈

皇上軫念異災甚於前歲准援康熙九年之例改折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七

征銀其漕截耗贈亦循九年之例除豁在小民可免耗米一十二萬九千餘石漕截銀一十四萬餘兩其輕賁等銀仍照額解部又應減存漕船六百六十隻可省造船銀三萬九千六百餘兩修船貢具銀四千餘兩行月安家等銀三萬七千餘兩運軍行月米四萬五千餘石統計共存銀米一十二萬有奇不惟歲額無虧又可節縮如許以佐

國用一轉移間遂得民甦而

國裕也再查康熙九年折漕每石一兩比因地方初次受災尚可勉為輸納今已三年大稔民力耗竭斷不能如九年之價備查漕運議單災荒改折每石折銀五錢至七錢又順治九年二月內戶部為今歲之糧將到等事內開遇災改折例止五錢極多不過七錢奉有

諭旨欽遵在案今三府漕糧臣不敢於議單之外再議減少自五分至十分不論正兌改兌每石一例改折銀七錢脚費另徵較之舊例頗有贏餘

東南水利

卷之五

六

而與市價不甚相遠特懇

皇上大沛鴻慈照每石七錢之例折銀徵解以救倒懸內歸烏德清地處最窪民尤至困三縣漕折倘蒙

皇恩槩准蠲免三邑之民庶可得免逋逃若萬不可免臣請倣照江南舊例寬以兩年帶徵則

朝廷額賦不過稍遲而災民得以從容設處至于被災三四分者例不蠲折然所收之稻水浸虫傷不能盡照常年米色其應輸漕南二項請以江

楚和米隨便交兌方可勉完臣因目擊災傷無能挽救請蠲請賑更請緩征而尤萬不容已者首在漕運不得不急籲改折祇以頭緒繁多累筆難盡兼以憂慮成疾歷誠之下情詞失大然從

國計民生起見不敢不冒昧陳請惟望

睿慈鑒此徵兌期迫特沛

皇仁立允所請俾

僉旨早到浙省一日則百萬災民危而復安死而復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九

生矣

再請畱浙援納銀兩賑饑疏

浙撫臣范承謨

奏言竊照杭嘉湖紹四府遭罹奇荒有田之民無

以完

上供無田之民無以覓衣食束手嗷嗷誠恐盡填溝

壑臣查見貯積穀連年賑散所存甚少官紳捐

助又苦告匱惟援納事例一項不費公帑不須

勸募庶可稍資賑給通年淮揚受災

皇上發帑金截漕撥并以河工援納之銀盡准濟用

杭嘉等四府頻年災沴不異江北仇備困苦日

甚一日臣何敢坐視而不爲之請也康熙九年

額開援納以救荒饑部議未允蓋臣當日以浙

民初次受災與淮揚之民不可同日而語是以

未敢再瀆今杭嘉等四府大荒之後復遇奇荒

積饑之餘復經再饑是今日之浙民與當日之

浙民又不可同日而語矣臣目覩情形困窮已

極更無可救之法展轉籌策不得不補贖

東南水利

卷之五

十

上請倘使賑救無策不爲之計則數千萬哀嗷待食

之民非死亡卽流散將來地無耕人人無生望

其患有不忍言者若部臣仍執前議不稍變通

臣必再三哀籲於

皇上之前斷不敢立視其死以負

皇上愛民如傷之心伏祈

皇上大溥洪恩自今冬起至明年夏季止凡浙省援

納銀兩請爲本省賑饑臣當親自經理大布

皇仁咸沾實惠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請截漕米石撥兵糧疏

浙撫臣王維珍

題爲留漕難以久貯謹陳轉移兩全之便以重公
項以紓民力事竊照康熙三十年十二月初四
日奉

上諭諭戶部朕撫馭區宇三十年以來早夜圖維惟
以愛育蒼生俾咸臻安阜爲念比歲各省額徵錢
糧業已次第蠲豁其歲運漕米向來未經議免朕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主

時切軫懷所有京通各倉米穀樽節支給數載於
茲今觀歷年儲積之粟恰足供用應將起運漕糧
逐省蠲免以紓民力除河南省明歲漕糧已頒諭
免徵外湖廣江西浙江江蘇安徽山東應輸漕米
着自康熙三十一年始以次各蠲免一年至江寧
京口杭州荊州大兵駐防地方亦應預行積貯着
將康熙三十一年起運三十年漕米各截留十萬
石存置倉廩令該地方官敬慎守視以備需用爾
部卽遵諭行特諭欽此隨經前撫臣張鵬翮

題明部覆于康熙三十一年分漕糧內截留在案

職檢查舊卷恭繹

天語仰見我

皇上賜蠲

賜賑

天恩無歲不下而

聖心愛民無已

特沛綸音遞免數省之漕糧固已

仁周率土澤徧窮簷矣復以大兵駐防之地留漕積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主

貯是誠

睿慮周詳有備無患之

聖謨也凡在臣工敢不敬慎守視以蹈罪譴唯是西

浙杭嘉湖三府水鄉居其六七地土大率卑濕

所貯漕米已歷三載此三載之中經手各官惴

惴皆以此項爲虞申詳稟訴極其懇切以爲非

每年出陳易新則久之勢必沴爛然事係奉

旨預行積貯之米何敢擅議出陳易新以是集議如

同案舍迄無定見職愚以爲有備無患

皇上之聖明也奉行得法外吏之職掌也此項若不設法變通久之自必涸爛虧折將欲資之州縣而州縣無點全之術勢必徒受參賠之名而究於公項無補此又情勢之所必至者也豈不大負我

皇上預行積貯之

聖心乎今查浙江存留南秋等米支給官兵匠役等用者每年共計二十七萬一百七十八石零內杭嘉湖三府共額徵一十二萬七百七十石零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五

舊例皆於本年十月後隨漕徵收撥充次年兵糧之用自康熙十四年起部行改將本年之米卽撥本年之兵糧夫兵糧乃按日計口受食之需不能緩待不得不於正月卽行開徵解給無如民間當三春之際東作方興既有每限應納之條銀又比南糧預徵之兵米顧此失彼甚屬艱難苟可通融亦應仰體

皇上愛民無已之心曲爲調劑所當特請

皇上將此留漕十萬石撥爲康熙三十五年杭嘉湖

三府兵糧照常支給其康熙三十五年杭嘉湖

三府之民應納南糧待至十月後隨漕并徵另

貯倉廩以抵此留漕之數復待至康熙三十六

年春間仍舊給兵冬徵法亦如之永以爲例如

是一轉移間於積貯之義不過數月之空虛設

有需用亦易爲力而三府之民得免十萬南糧

預徵之苦留漕永無涸爛之弊矣倘日後此項

留漕奉文支用卽於本年十月所徵南糧撥還

原項其本等南糧仍舊於正月開徵是於款項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五

顆粒無虧而於公項民力均有裨益也除此通

融撥給外其東浙八府應徵南糧并此杭嘉湖

三府尚少額征二萬七百七十石零職不敢擅

議紛更仍今藩司照舊征收以足支用至此留

漕積貯數載米色自不能鮮潔如常如果蒙

皇上俞允撥給南糧各兵亦當仰體

天恩支領無異理合一併聲明職謹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議覆施行

戶部雲南司查得前項留漕米石該撫既稱已貯三載若不設法變通久之必沤爛請撥給康熙三十五年兵糧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准其支給將南米仍作速徵補入倉可也十月初四日奉

旨依議

覆南關抽稅疏

浙閩總督郭世隆爲

敬陳管見等事該臣等會看得杭州南關分司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五

倖齊條

奏疏稱杭關原賴福建等省花梨紫檀浙江各府竹木後將湖州竹木被前任地方大臣禁止不容收稅溫處大木由溫江海運至乍浦發賣以致杭關錢糧艱難若湖州竹木一例收稅今人在溫州府處呈報于乍浦設一小口徵收杭關不至艱難等因部覆行臣等會同該分司定議具

題臣等查海關設立至今業已十年一切木植俱

載則例如果南關因此艱難自應較論于徵收木稅之初何待紛更千年久額定之後今欲於海關收稅之乍浦設口徵收若兩關並徵則商賈難堪重複之苦累若兩關分徵則海關亦必有缺額之藉詞况各關定例止憑貨物之經過徵稅並未論貨物之出產而於別關界內設口爭抽之理至于湖州竹木一項地產原屬無多不過本地居民肩挑自用向因軍興之際金衢道阻客商暫往湖屬故南關有抽稅之議迨後地方平靖各商仍歸故道並不往湖興販是以兩奉部議各行嚴禁私抽在案並非地方大臣禁止不容收稅該監督條議之處應毋庸議繕備會稿移行註題去後據南關監督倖齊呈覆以既奉俱毋庸議本關不便列名呈繳會稿前來臣謹會同浙江撫臣王維珍合詞具題伏乞

睿鑒勅部議覆施行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初十日題奉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五

有該部知道

工部會議得先經杭關分司偉齊所題乍浦設口抽稅一案臣等伏令該督撫會同該分司定議具題去後今據閩浙總督郭世隆會同浙撫王維珍疏稱海關設立業已十年一切木植俱載則例如果南關因此艱難自應較論于收稅之初何待紛更千年久額定之後况各關定例止憑貨物之經過征稅並未論貨物之出產征稅之理至湖州竹木地產原屬無多不過居民肩挑自用是以兩奉部議禁止私抽該監督條奏之處無庸議等因前來應如該督等所題可也十一月初一日奉

有依議

東南水利

卷之五

五

東南水利卷之六

歸安沈愷會編

太湖水利書狀

蘇軾

元祐六年七月二日軾狀奏右臣竊聞議者多謂吳中本江海太湖之地魚龍之宅而居民與水爭尺寸以故常被水害蓋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疏治是殆不然臣到吳中一年雖為多雨亦未至過甚而蘇常湖三州皆大水害稼至十七八今年雖為霖雨過

東南水利

卷之六

一

常三州之水遂合為一大湖淞江與海渺無辨者蓋因三年不退之水非今年積雨之所致也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未遠不過四五十年耳而近歲特甚蓋人事不脩之故○天○時○之○罪○也○三吳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淞江以入海海水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湖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故吳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官私船舫皆以篙行無陸挽者古人非不知為挽路以淞江入海太湖之咽喉不敢鯁塞故也自慶曆以來吳江始大築挽路

建長橋植千柱水中宜不甚礙而夏秋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况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乎自長橋挽路之成公私漕運便之日甚不已而松江始艱澶不快江水不快軟緩而無力則海之泥沙隨潮而上日積不已故海口堙滅而吳中多水患近時議者但欲發民浚治海口而不知江水艱澶雖暫時通快不過歲餘泥沙復積水患如故今欲治其本長橋挽路固不可去惟有鑿挽路於舊橋外別爲千橋橋拱各二丈千橋之積爲二千丈水通松江宜加快駛

東南水利 卷之六 二

然後官司出力以浚海口海口既浚而江水有加則泥沙不復積水患可以少衰臣之所聞大畧如此而未得其詳舊聞宜與縣進士單鐸有水學故召問之出所著吳中水利書一卷且口陳其曲折則臣言止得十二三耳臣與知水者考論其書疑可施用謹繕寫一本繳進上伏望聖慈深念兩浙之富國用所恃歲漕都下米百五十萬石其他財賦供餽不可悉數而十年九澇公私凋敝深可憫惜乞下臣言與鐸皆委本路監司躬親按行或差強幹知水官吏考實

其言圖其利害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單鐸吳中水利書

竊觀三州之水爲患滋久較舊賦之入十常減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則水爲害於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謂三州者蘇常湖也朝廷屢責監司監司委督州縣又聞出使者尋按舊迹使講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東州之利目未嘗覽地形之高下耳未嘗講聞湍流之所從來州縣憚其經營百姓厭其出力鈞曰水之患天數也按行者駕輕舟於汪洋之陂視之茫

東南水利 卷之六 三

然猶撻植索途以爲不可治也間有忠於國志於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詳於此而畧於彼故有日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由松江以至於海目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由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山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由分水銀林二堰直趨太平州蕪湖後之商人由宣歙販木簞東入二浙以五

堰爲艱阻因相爲之謀問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宜歛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宜興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興之有百瀆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於震澤也今已堙塞疏此百瀆則宜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論未嘗參究得之既不詳攻之則易破以鈔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東南水利

卷之六

四

澤則腹也傍通太湖衆瀆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宜歛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蕪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震澤之水收積而不泄是猶有人焉桎其手縛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并疏諸瀆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然而百瀆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復吳江岸非不可開蓋治之有先後且未築吳

江岸已前五堰其廢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間熟有五六堰猶未爲大患自吳江築岸已後十年之間熟無一二欲具驗之閱三州歲賦所入之數可見矣且以宜興百瀆言之古者所以泄西來衆水入震澤而終歸于海蓋震澤吐納衆水今納而不吐鈔竊視熙寧八年時雖大旱然連百瀆之田皆魚遊鱉處之地低汙之甚也其田去百瀆無多遠而田之苗是時皆旱死何哉蓋百瀆及傍穿小港瀆歷年不遇旱皆爲泥沙堙塞與平地無異矣雖去震澤甚邇民力難以私舉時官又無留意疏導者苗卒歸乎稿死自熙寧八年迄今十四年其田未有可畊之日歲歲訴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興水利方是時吳中水洪屢上書監司乞開通百瀆監司允其請遂鳩工疏導是年大熟此百瀆之驗歲水旱皆不可不開也宜興所利非止百瀆而已東則有蠡湖橫亘荆溪東北透湛瀆東南接蠡畫溪昔范蠡所鑿與宜興之西蠡運河皆以昔賢名呼其蠡河遇天旱則淺澁中年則通又有孟涇泄漏湖之水入震澤其

此段蓋

東南水利

卷之六

五

此處有

此處有

此處有

他溝瀆數塞其名不可縷舉夫吳江岸界於吳淞江震澤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震澤江之東則大海也百川莫不趨海自西五堰之上衆川由荆溪入震澤注於江由江歸於海地傾東南其勢然也自慶曆二年欲便糧運遂築此堤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間湍流峻急之時視之則吳江岸東之水常低於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明驗也又觀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汗下菱蘆叢生沙泥漲塞而東南水利

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成一村昔為湍流奔湧之地今為民居民田桑棗場圃吳江縣由是歲增舊賦不少然增一邑之賦反損三州之田不知幾伯倍耶夫江尾昔無菱蘆壅障流水今何至此蓋未築岸之前源流東下峻急築岸之後水勢遲緩無以滌蕩泥沙以至增積而菱蘆生菱蘆生則水道狹水道狹則流泄不快雖欲震澤之水不積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澤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於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下所

卷之六

六

此處有

以通糧運每橋用耐木土木棒二條各長二丈五尺橫梁三條各長六尺柱六條各長二丈除首尾占閣外可得二丈餘拱道每一里計三百六十步一里為橋十所計除占閣外可通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橋也一千條橋共開水面二千丈計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隨橋拱開菱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蠟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鎮入海則一州水患必大衰減常州運河之北偏乃江陰縣也其地勢自湖而漸低上自丹陽下至無錫運河之北偏古有東南水利

泄水入江瀆一十四條曰孟瀆曰黃江堰瀆曰東面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落港曰蔣瀆曰歐瀆曰魏涇瀆曰支子港曰蠡瀆曰牌涇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稱之昔皆以泄衆水入運河立斗門又北泄下江陰之江今名存而實亡今存者無幾二浙之糧船不過五百石運河止可常存五六尺水足可勝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處立為石堰斗門每瀆於北岸先築隄岸則挈水入江若無隄防則水汎濫而不制將見灌浸江陰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寧有提舉沈

卷之六

七

東南水利

卷之六

十

昔爲民田今爲太湖也太湖卽震澤也以是推之太湖寬廣愈於昔云三萬六千頃自築吳江岸及諸港濱墾壅積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廣幾多矣鍔又嘗見低下之田昔人爭售之今人爭棄之蓋積年之水十無一熟積空頭之稅或遇頻年不收則饑餓殍殍妻予以償王租或置其田捨其廬而適至於酒坊處在水鄉沽賣不行以致敗闕者比年尤甚皆緣水傷下田不收故也鍔又嘗遊下鄉切見陂阡之間亦多丘墓皆爲魚鰲之宅且古之葬不卽高山則於平原陸野之間豈卽水穴以危亡魂耶嘗得唐埋銘於水穴之中今猶存焉信夫昔爲高原今爲汗澤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寧間檢正張鍔命屬吏嚴丞劉慈相視蘇秀二州海口諸浦潰爲沙泥壅塞將欲疏鑿以快流水慈相視回申以謂若開海口諸浦則東風駕海水倒注反灌民田鍔謂慈曰地傾東南百川歸海古人開諸海口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爲置諸浦也百川東流則有常西流則有時因東風雖致西流風息則其流復歸於海其勢然也凡江

東南水利

卷之六

十一

湖諸浦港勢亦同慈雖信其說如此然猶有說蓋以昔視浦無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蓋昔無吳江岸之阻諸浦雖暫有泥沙之患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騰蕩隨流以下今吳江岸阻絕百川湍流緩慢慢則其勢難以蕩滌泥沙設使今日開之明日復合又聞秀州青龍鎮入海諸浦古有七十二會蓋古之人以七十二會曲折婉轉者蓋有深意以謂水隨地勢東傾入海雖曲折婉轉無害東流也若遇東風駕起海潮洶湧倒注則於曲折之間有所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後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東風海潮倒注則泥沙隨流直上不復有阻凡臨江湖海諸港浦勢皆如此所謂今日開之明日復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委婉之勢不可不復也夫利害掛於眉睫之間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開江尾去其泥沙菱蘆遷沙上之民次疏吳江岸爲千橋次置常州運河一十四處之針門石堰隄防管水入江次開導臨江湖海諸縣一切港潰及開通舊澤水既泄矣方誘民以築田園邇嘗欲使民就

深水之中疊成圍岸夫水行於地中未能泄積水而
先成田圍以狹水道常春夏滿流浩急之時則水當
湧行於田圍之上非止壞田圍且淹沒廬舍矣此不
智之甚也乞朝廷指揮下兩浙轉運司擇智力了幹
官員分布諸縣則不越數月其工可畢所有創橋疏
通河港置斗門利便制度不在規規而言也今所畫
三州江湖溪海圖一本但可觀其大畧港瀆之名亦
布其一二耳欲見其詳莫若下蘇常湖諸縣各畫溪
河溝港圖一本言某河某瀆通某縣某處俟其悉上

東南水利

卷之六

三

此段論
江

以下論
外瀆

合而爲一圖則纖悉若視於指掌之間也鈔又觀秀
州青龍鎮有安亭江一條自吳江東至青龍由青龍
泄水入海昔因監司相視恐走透商稅遂塞此一江
其江通華亭及青龍夫壅截商稅利國能有幾耶堰
塞湍流其害實大又况措置商稅不爲難事竊聞近
日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愿出錢乞開安亭江
見有狀在本縣官吏未與施行近又訪得宜興瀉河
有二瀆一名白魚灣一名大吳瀆泄瀉河之水入運
河由運河入一十四處斗門下江其二瀆在塘口瀆

之南又有一瀆名高梅瀆亦泄瀉河之水入運河由
運河入斗門在吳瀆之南近聞知蘇州王觀察請開
海口諸浦鈔竊謂海口諸浦不可開今開之不逾月
或遇東風則泥沙又合矣嘗觀考工記曰善溝者水
壩之善防者水淫之蓋謂上水湍流峻急則自然下
水泥沙嘴去矣今若俟開江尾及疏吳江岸爲橋與
海口諸浦同時興功則自然上流東下嘴去諸浦沙
泥矣凡欲疏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則上之水無不
流若先治上則水皆趨下漫滅下道而不可施工力

東南水利

卷之六

三

其勢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諸
浦疏鑿吳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處之斗門築堤制
水入江北與吳江南處分泄積水最爲先務也然鈔
觀合開三州諸溝瀆不必全藉官錢蓋三州之民惟
悖之久人人樂開故半可以資食利戶之力也今畧
舉其一二若開江尾疏吳江岸爲橋遷吳江岸東一
村之民開地使爲昔之江置一十四處之斗門并築
一十四條堤制水入江開夾葦于白鶴溪白魚灣大
吳瀆塘口瀆宜興東蠡河已上非官錢不可開也若

東南水利

卷之六

古

宜興之橫塘百瀆蘇州之海口諸浦安亭江江陰之季子港春申港黃田港利港宜興之塘頭瀆及諸縣凡有自古泄水諸溝港瀆盡可資食利戶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諸縣抄錄諸道江湖海一切諸港瀆溝瀆自古有名者及工上丈尺料其工力之費或係官錢或係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開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後則上水奔湧東下衝損在下開未畢工溝港以故須同日決放也或有謂昔人創望亭呂城犇牛三堰蓋謂丹陽下至無錫蘇州地形東傾古人創三堰所以慮運河之水東下不制是創堰以節之以通漕運自熙寧治平間廢去望亭呂城二堰然一不方綱運何耶鐔曰昔之太湖及西來衆水無吳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嘗壅塞故運河之水嘗慮走泄入於江湖之間是以置堰則節之今自慶曆以來築置吳江岸及諸浦港一切壅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雖廢水亦常溢去堰若無患今若泄江湖之水則二堰尤宜先復不復則運河將見涸而糧運不可行此灼然之利

東南水利

卷之六

五

害也又若宜創市橋去西津堰蓋嘉祐中邑尉阮洪上書監司就長橋東市邑中創一橋使運河南通荆溪初開鑿市街乃見昔日橋柱尚存泥中咸謂古爲橋於此也又運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廢去久矣且古之廢橋置堰以防走泄運河之水今也置橋廢堰以通荆溪則荆溪常例注入運河之內今之與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鐔以爲古無吳江岸衆水不積運河高于荆溪是以塞橋置堰以防泄運河之水也今因吳江岸之阻衆水積而常溢倒注運河之內是以創橋廢堰見利而不見害也今若治吳江岸泄衆水則運河之水再防走泄當於北門之外創一堰可也其利害蓋如此也或又曰竊觀諸縣高原陸野之鄉皆有塘圩或三百畝或五百畝爲一圩蓋古之人停蓄水以灌溉田畝今視之其塘之外蓄水塘之中未嘗蓄水又未嘗植苗徒牧養牛羊畜放鳬雁而已塘之所創有何益耶鐔曰塘之爲塘是猶堰之爲堰也昔日置塘蓄水以防旱歲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則置而無用之地若決吳江岸泄三州之水則

塘亦不可不開。以蓄諸水。猶堰之不可不復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苟堰與塘爲無益。則古人奚爲之哉。後人淺見穿鑿。徒見其害而不見其利。若吳江岸止知欲便糧道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爲害。又若廢青龍安亭江。徒知不漏商稅。又不知全塞水道。今人之所以不如古人者如此。鍰竊觀無錫縣城內運河之南。偏有小橋出橋而南下。則有小瀆。瀆南透梁溪。瀆有小堰。名曰單將軍堰。自橋至梁溪。其瀆不越百步。堰雖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卽接太湖。昔所以爲此

東南水利

卷之六

六

堰者。恐泄運河之水。熙寧八年歲大旱。運河不通。舟楫是時。鍰自武林過無錫。因見將軍堰不渡船筏。而開是瀆者。古人豈無意乎。因語邑宰焦千之曰。今運河不通。舟楫竊見將軍堰。通運河南。梁溪無百步而古人置此堰。瀆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運河耳。千之然之。遂率民車四十二管車。梁溪之水以灌運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來。信夫古人經營利害有微意也。嘗見蘇州之茜江。昔范仲淹命工開導。以泄積水。以入于海。當時諫官不知蘇州患在積水之不泄。咸

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蘇之水。蓋不知其利而反以爲害。今茜江自仲淹後。無復開者。鍰存心三州水利。三十年矣。每一溝一瀆。深究古人微意。知其間曲折宛轉。皆非徒然也。今并圖以獻。惟執事上之。朝廷庶幾三州之民有望于今日也。

徐獻宗論曰。讀此書。知東南水利莫詳於此。今昔雖有少殊。而源委蓄泄之大勢。固猶同也。今世吳江隄岸日益堙塞。視鍰建議之時。其相去又不知幾何矣。疏鑿之功。旣不能復舉。則湖州泄水之利。

東南水利

卷之六

七

自有不容以不講者。夫溧陽五堰。西受高淳宣城。引入九陽江。諸湖之水。東注震澤。此單鍰所謂上源之患也。高皇帝鑿通溧水石河。引而北注。而於五堰築成堰。壩似乎太湖之患可息矣。然太湖之源實出於天目。及宜興以西。諸山方春夏水發之時。泄流奔放。悉注太湖。五堰之患雖息。而湖州之害固不免也。今吳江隄岸旣不可復鑿。豈可不思其泄注之政哉。湖州運河東達平望。幾一百二十里。太湖之水半泄其間。自運河以南。諸溪港壩同。

餘不諸溪及運河之水一派南出於石門一派出于皂林一派由嚴墓東南出嘉興一派東出王岡涇一派出平望其間港汊經泄之處爲民閘所占日漸狹小而上源諸漾積受洪流之處漸至填塞爲蘆埂圍築爲藕蕩者又不知其幾也是可不爲厲禁以防淤閉之患哉大抵歲多南風則水患多在姑蘇歲多北風則水患多在吳興此又分外所加之患也防患之道自宜周詳故宋乾道二年詔漕臣王炎相視開掘浙西勢家新圍草蕩菱藕諸陂及岸際圍築耕種者所至今守倅縣令同共措置淳熙三年御史傅珙言近臣奏請圍田堙塞水道之害務在禁止此乃拔本塞源之要然豪右之家未有無所憑依而肆意圍築者聞浙西諸縣江湖草蕩計畝納錢利其所入給據付之望條約諸縣毋得給據與官民戶茲皆前朝防患之道及今禁約猶可消滅未來之患若視爲末務等於故常而不加之意則吳興他日之患更有可(不)勝言者矣夫吳興水利與蘇松不同蘇松有海潮淤塞之

患不盡出於人爲吳興本無此患惟禁絕有力者圍築之患足矣

東南水利卷之七

歸安沈愷會編

宋元水利

輯吳興掌故集 治平類纂 紀事本末 明紀編年 通山集

陳正同相視

宋紹興二十九年知平江府陳正同言相視到常熟諸浦雖有潮沙之患每得上流迅湍可以推滌不致淤塞後來被人戶鬪鬩湖壤爲田認爲永業乞加禁止

東南水利

卷之七

一

元都水營田司集江湖水利畧

太湖納湖州宣州諸溪之水而南北東江海之岸皆高水積其中勢若盤盂設遇雨潦則緣湖低田悉皆淪沒若欲導泄積水在平時時檢點太湖東北兩岸通江湖之道不致閉塞可也蓋緣湖低田利在洩潦兼沿江旁海高田亦仗湖流奔注漸散潮沙使江湖通利乃可引潮澆灌諸小河在太湖迤東及北者甚多皆能接泄太湖注江達海若上流所注不急則潮沙注湖漸成淤澱圍聚成田由是湖水與諸浦漸遠

而所泄益微若非就圍田多開河渠及時修浚諸浦則此湖之塞恐不止於是也

元周文英三吳水利

蘇湖常秀之田高下不等大率低田十有其七高田十有其三吳越錢氏之在東南專享此利常詢之高年云兩浙未納土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又有潦淺夫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是歲熟錢五十文糴米一石自歸宋之後農政不修田圍河港大半毀壞今兩浙之米比之當時其貴十倍

東南水利

卷之七

二

民不得不重困矣

元潘應武言水利

浙西道自歸附官慮哨船入境擄掠鄉村將河港釘斷吳江長橋係太湖衆水之咽喉橋南龍王廟後被築塞五十餘丈沿塘三十六橋實鄉村衆流之脉絡多被釘斷亦有築爲壩者所以水流不疾不能滌去淤塞

明代水利

成祖永樂元年夏四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

南時嘉興蘇松諸郡水患頻年屢敕有司督治無功故有是命

六月命侍郎李文郁往佐尚書夏原吉相度水田量免今年租稅

秋八月遣都察院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夏原吉使講求疏治之法原吉上言江南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州宜歛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渰塞漚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濬吳淞諸

東南水利

卷之七

三

浦港洩其壅淤以入于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茭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丞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平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

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傍有范家墳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疏上行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日百姓暴體日中吾何忍于是水洩農田大利二年春正月復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疏通舊河以大理寺少卿袁復副之

東南水利

卷之七

四

夏原吉蘇松治水

九月戊辰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功成還朝

三年夏六月命戶部尚書夏原吉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使趙居任大理寺少卿袁復賑濟蘇松嘉湖饑民上曰四郡之民頻年厄于水患今舊穀已罄新苗未成老穉嗷嗷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所至善加撫綏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

宣宗宣德四年福清民詣闕言光賢里官田民田百

餘頃舊堤六百餘丈海水得有障以田今堤壞田荒
永樂中得旨修迄今未興工梁民失業帝覽奏太息
曰陂池堤堰民所賴以時耕小民赴訴得自達甚難
且苦既得請奈何復倚閣慢廢之論吏部責修築已
申飭府縣陂塘開壩年久坍塌不能潛泄淤塞不能
灌溉者令修築復故豪強占據妨民者責吐退其實
聞已詔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爲殿最風憲官巡
視怠廢者糾劾之

七年九月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
東南水利

卷之七

五

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陽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南湖
聯屬廣袤三百里其水東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
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
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爲患年久淤塞一遇久雨遂
成巨浸田皆溺焉乞仍遣大臣督郡縣吏于農隙時
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
寡難易行之

英宗正統五年中飭條例如初

代宗景泰六年加督撫蘇松等處侍郎李毓爲戶部

尚書專總督糧儲初大水淹浸田禾經久不退會知
府汪許議當開濬白茆等塘許躬往常熟相視時久
不開濬壅成堤堰近民耄倪皆臥泣堤上以求免言
一開濬則堰下之田亦就浸矣許不聽強之挑濬青
墩浦橫歷塘共五十里以通白茆塘鑿三堰約三里
餘引水通鮎魚口其海口淤塞浸以叢葦悉挑去約
千餘畝于是水得歸海

英宗天順三年三月吳淞江舊設撈淺夫天旱則開
門隨潮引清水灌田大水則泄之以防淹沒役漸廢

東南水利

卷之七

六

弛八十年沿江之民歲遭淫潦至是巡撫崔恭親詣
其地相度督工分江爲三節挑濬之民便焉因目漕
港爲都台浦云

憲宗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嘉湖五府勸農通判所
屬縣丞各一員復革去議者謂今世冗官理應裁省
者甚衆惟蘇松湖三府勸農官獨不可少所謂勸者
專管水利以興農功者也蘇松在震澤下流淤澱日
甚加以海潮漲沙日積故吳淞江以爲平陸今之爲
都邑者誰復以水利爲念哉而稅額日重加派不息

今之蘇松視昔之蘇松何如也吳興居於上流其入太湖之水既爲吳江岸所遏塞則其東向之流所係亦甚重而圉爲菱藕之蕩塞而爲桑麻之區日已加多苟無專官治之其誰已哉若徒以冗官之議概側之更復五十年涵漉俱塞非費數百萬不足以議其成功也

孝宗弘治七年吏科給事中葉紳請治水奏曰臣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嘉湖杭約其土地雖無一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若水道不通爲六郡

東南水利

卷之七

七

農田之害其所係亦不輕矣蓋天日諸山之水瀦爲太湖而太湖又由江河以入于海昔人於溧陽則爲堰壩以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於湮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設撩淺之夫歷歲既久其法漸弛遂致諸湖巨浸壅遏於中江湖故道淤漲于外士民利其膏腴或堰而爲田或築而爲圃上源之來者不衰而下流之去者日滯是以川澤浸盈經冬不涸圍田沮洳終歲不乾加以秋夏淫雨決旬

山水橫發淹沒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也方弘治四年一潦五年復澇幸而六年頗收稍得蘇息而今歲大水視昔尤甚六郡人民流離困苦不可勝言只今撫按等官相繼論奏伏望聖明以糧儲爲國家之大用水患爲東南之大害於廷臣之中選差才力通曉水利者一二人重其委任設法賑濟俟民心稍定然後度其經費量其事期大加濬治務使下流得以宣洩而上源不至汎濫九月乃以工部侍郎徐貫濬吳淞白茅港以泄積水時費無所出巡撫何鑑請以充

東南水利

卷之七

八

軍諸費充役又以治其地卽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糧使官賴民之力民受官之濟用米二十八萬石人二十五萬衆不以爲勞費不旬月厥功告成惜其急於成功肇自七年之冬訖于八年之春而有司多務迎合補苴目前止將近岸沙土畧加挑濬移置岸旁嗣後一遇淋雨仍坍港內曾未幾時而白茅諸處皆復湮塞下流不通水患如故自是以後水利官員裁復不一興修事宜因革靡定或以屯田捕盜僉事帶管或以工部郎中督理而位卑權輕官民玩

侮又何由舉其職業哉

世宗嘉靖元年巡撫李克嗣開吳淞江吳淞自周忱修治後天順中命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弘治中設水利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股及顧會趙屯浦又命工部侍郎徐貫復治吳淞自帆歸浦至分莊七十餘里至是克嗣用華上嘉崑四縣民力開吳淞江四千餘丈十餘年無水旱之憂

二十二年巡按呂光詢疏修水利三事一曰廣疏濬以備諸泄蓋三吳澤國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

東南水利

卷之七

九

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昔人于下流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于江由東以入于海而又畎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諸泄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今惟二江頗通一日黃浦一日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勢盛二江不足以泄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于是高下俱病治之之法先其要害者宜治澱山等處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太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木以達於海濬白茆港并鮎魚口等處

泄昆承之木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

水以達于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蓄者皆有所泄則下流之地治而勞無所憂矣于是乃濬戴村第港以溉金壇濬溧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二曰修圩岸以固橫流蓋蘇松常鎮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秋霖汎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流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

東南水利

卷之七

十

常令蘇吳作田厓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郊宜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蓋惟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也三日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緩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不數年卽沮如成陸歲歲修之旣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郊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江而東至于海又導海而北至

此篇開闢之
中法皆新
紹興後
六朝也

于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與僑頗合然多堙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卽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于橫瀝練塘鹽鐵各置閘如舊

穆宗隆慶二年陞海瑞爲左僉都總理糧漕巡撫應天等處請疏治吳淞江其畧曰題爲修復水利以濟迫切饑民事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近

東南水利

卷之七

七

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湖泥日積通道填淤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爲害之大淦沒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淦沒漂汜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嶺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浚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二尺原江面闊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三千一百二兩一錢九分今二麥

未播方春正月米每石銀已八錢五分矣饑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節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有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饑民按工給與銀穀於今正月初三按江故道興工開浚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千萬饑民稍安戢矣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

東南水利

卷之七

三

府縣又執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饑當惜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贖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贖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饑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淞江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

幸甚

四年巡撫海瑞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上海知縣張
寅開浚王渡起至朱家港共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
一丈闊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闊
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共用銀六萬餘兩是歲
大饑畚鍤雲集不兩月而河工告成民得仰食焉

神宗萬曆十五年以吳中歲遭水患奏請特設水利

副使一員駐松江是歲命許應達蒞任發帑金十萬

修治及首濬吳淞後及支幹開濬未完而故道反塞

東南水利

卷之七

三

不一年盡爲平壤功弗竟

熹宗天啓時水災迭告懷宗崇禎卽位儀部蔡懋德

疏請曰三吳水利之不興已數十年吳淞江入海故

道化爲平陸矣白茆七浦鹽鐵等洩水大川僅存一

綫矣止劉家河尚通而泥沙漸淤亦非故迹所以一

遇霖霖太湖西來數郡山水奔注蘇松下流無從宣

洩數百萬頃良田悉成巨浸夫臣鄉雖居一隅財賦

半天下况今邊警需餉仰給東南尤爲至急至切及

今不治患日甚一日災祲易乘蠲賑難望小民皮毛

俱盡猝有他虞卽國賦將安所從出哉當事諸臣非

不熟知此爲要計而苦值公私交匱不敢輕舉臣愚

以爲幸遴聖明在上軫念東南真同如傷之視卽如

織造上供仰荷停免則此項錢糧便可動支并清查

原設導河夫銀卽足充開濬水利之費仍倣祖宗朝

例責任大臣假以便宜從事聽其相度區畫期以成

功而後報命是以所留於地方之物力卽與地方無

窮之大利不但立拯億萬墊溺生靈於衽席之上將

使江南數百萬賦稅源源上輸不加賦而賦日裕不

東南水利

卷之七

四

求惠民而民受惠誠根本之計似緩而實急者也疏

入上因召對平臺諮商水利謂恐擾民勅部確議遂

成築室

十年御史李模上言東南水利自萬曆以後廢弛者

逾五十年歷該撫臣周起元李待問部臣蔡懋德先

後特疏籲懇奉旨下部覆議而慎始慮終未免築室

其說有四二曰時絀未可舉羸當此四郊多壘用兵

需餉剝肉醫瘡如鉅工驟興經費百出正不知近歲

供輸旣已敲筋竭髓倘再罹潦嘆弱者枵腹而殞生

此疏題
嘉靖三十四年
全明書
在蘇州
其也

強者去鋤而走險。爾時賑資招徠。當罄無限物力。而司農歲計所入。數百萬。尚能按籍筭歛否乎。二曰淤沙之地。漸已陞科告佃。今一開鑿。稅額何償。竊查稅則輕微。有司不過徵入。以抵荒區逋欠。近按臣核取江海沙漲科糧充餉。豪民乘機。或亦冊報及之。但事關水利要害。何惜此涓埃。而悞農田大計。凡籌策利害。當權輕重。即使開鑿。果不便於佃稅諸戶。而水利一興。樂利之民。何啻萬萬。水荒之田。亦可成熟。不待包賠矣。得失豈不天淵乎。三日裏田築圍支渠。滂淺

東南水利

卷之七

五

聊備蓄洩。姑待疏濬。此未悉吳中原隰耳。夫來源之水。既無宣洩。湖流奔駛。常高數尺。或盈丈。隄圯可若是之崇乎。卽崇矣。而洪濤晝夜衝激。能不傾蕩乎。若旱魃爲虐。雖渠深亦竭。遠盼震澤而思桔槔。必無足理。開濬之萬難。濡滯不待智者而決矣。四曰大興水利。必設專官。方今裁汰冗員。添一官多。一官之費。然祖宗朝擇人而任。明効彰彰。若不設專官。則撫臣控制江海。禦勦流氛。拮据戎行。殆非昔比。按臣持斧周歷。匝歲一更。道臣詰戎弭盜。卽水利帶銜而簿書旁

午。矧川原綿遠。何暇宵晝巡行。而府州縣正催科聽訟。不暇治農。佐領事權輕渺。安望施設。今日用大臣或謂未便分巡。撫之餘力。恐有餘憾。添設道臣。又慮掣肘。惟甲榜部郎。朝氣方銳。事體歸一。不辭瑣屑。又官秩未尊。可與巡撫每事諮決。巡按亦得旁察短長。凡出行省視。驛從稀少。不靡供億。職列京銜。不便節制。府州縣長並勢分相臨。呼吸立應。上下各便。其差定限奏績。最則優遷。殿則劣處。斯立見成效已。

東南水利

卷之七

六

又沈幾條議畧曰。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民命懸於水利。水利要害。制於三江。禹貢所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是也。自官塘障而東。江堙宋元以來。頻多小患。海忠介公受符治之功。未及半。而松江之士大夫。薈乾焉。謝事去。萬曆乙卯。愈多水患。然猶有半松江全婁江也。自庚辰以來五十年間。松江半開而易塞。婁江以全身亦半塞。是以半江受全湖之水。十年九湮。夫奚疑哉。請先言婁江。夫水勢必趨東南。婁在大湖東北。而水全趨之者。其故有二。一者地近北。爲維亭南。爲舟直。皆去湖不五十里。而潮汐通焉。呼吸相接。

從其便也二者勢近兩江既湮無從分派全身趨婁其勢重其流愈急從其迫也若然則婁之所係大矣而水利之官空設開濬之策不講者士大夫爲礙也婁江自蘇之婁門出下雉瀆經維亭至崑山由齋子抵太倉而入劉河者人以爲婁江故道而非也此婁江之最平穩處故治以爲官道而險不在焉險在北爲陽城連亘百餘里而走白茆塘南遮松江之半身連亘四十餘里其廣者可有百餘丈狹者可十四丈而走安亭漳浦其大凡也而至廣至狹不與焉潮勢

東南水利

卷之七

七

洶湧挾沙而上約一升之水泥沙二合潮退漸平末勢緩弱泥停水去日漸一日泥壅沙浮河身高淺小民射利兩岸俱種茭蘆茭蘆既生泥沙藉之可以安立不二三年可種茭藕茭藕衍曼泥沙愈凝不三四年可種苗稻築爲外圩照前漸擴平民如此爲人告發勢不能存獻賣士大夫通賄吏書陞科輕糧填入縣總以補攤荒士大夫得爲世業傳之子孫縣中入之版藉例同正額而不知河之百餘丈者漸爲數丈十四丈者漸爲二三丈平時不覺迨夏雨忽來水勢

一漲急不得泄膏腴之壤頃爲巨浸以前所陞之毫末易所墮之鉅萬以千百家受利易萬姓之災荒其利害易知而士大夫徂目前之利不肯棄此以謀軍國之大計故曰白茆開利歸蘇而阻撓者必蘇之士大夫也其次言松江夫水勢趨東南其正脉也而入海之道稍遠既合東江之水河浦最多最大汪洋浩渺不可復治官道所以驛傳借路嘉興其中水勢既盛蓄洩甚難而松江泥沙同於嘉興其味鹽鹵其質細重易於凝滯結爲原壤向之河身已築爲高屋樓

東南水利

卷之七

八

房起爲坟墓嘉定以南華上以北一望平蕪棄舟縱馬百里之中不聞舟楫今就耳目所及舉一以例餘如吳江長橋浙直孔道凡有軒車無不駐節試觀長橋之下爲門七十有二以殺水勢古人苦心竭慮觸目可思而間有貪利者東西占爲茭蘆數百頃漸填爲平壤架爲市房又數頃矣坐視吳江之民頓遭水厄湖水一漲灌城而入全縣之田蕩然士民屢屢具呈貪者執不肯行寧爲兩府全荒不恤也又近而一縣全荒不恤也又近之而本戶所荒百千餘畝子粒

不存又不恤也而止顧此尺寸之利罔念滔天之害
疑愚一至此哉故曰松江之開利歸松江而開之有
阻撓者必松江士大夫然則棄小利以弭大害捐情
而以專責成是在今日當事矣時巡按張國維力任
此事軫吳中水利全書繪圖入告而不果行

谷應泰曰天下之賦半在江南而天下之水平歸
吳會蓋江南之田資水灌沃特號塗泥又易需足
偃鼠飲河酌多孔取非如雍州土厚水深冀州神
臯天黨也考浙西及蘇松諸郡以杭州宣歙萬山

東南水利

卷之七

十九

之水奔騰涌溢盡入太湖太湖蓄滯之餘溢於三
江東流入海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則
三江無可入之道則震澤無可定之波也明矣而
乃吳淞婁江率皆淤塞黃浦白茆僅見虛名江海
之門洩瀉既少震澤汪洋承流遂緩矣加以山水
多沙夏秋暴漲乘勢飄流勢緩波平沙因類聚漲
潮諸泖相繼堙蕪矣夫懸師井徑僅容單騎則良
將爲之躊躇入告君門路隔九關則忠臣爲之泣
血况于滔天巨浸洩于一綫之流倒峽傾江阻于

一坏之土其魚之歎能不爲之寒心哉而或者謂
溪不入湖皆由吳江長橋之築水清沙滯勢至壅
閼賴江流剽疾聚族兼行今橋梁既立水勢紆迴
清浮則去重濁則沉此猶賈讓治河必欲盡徙民
居放河北流以入渤海而宣房築渠更播德棣分
爲八河以息民患誠云上策其事蓋難言之大抵
嘉湖地據上流故溪不入湖則嘉湖代受震澤之
水蘇松勢處下流故湖不入江蘇松且代受三江
之水夏原吉躬履勘驗始稱太湖汎溢宜浚吳淞

東南水利

卷之七

二十

然蘇之吳淞沙泥淤塞旋疏旋積松之吳淞茭葦
叢生漸成陸地請于嘉定開劉家港常熟開白茆
港而蘇水入海于松江更開范家墳以達大黃浦
而松水亦入海廣濬分支共受三江之水卽所謂
三江既入多爲尾閭以殺震澤之怒卽所謂震澤
底定禹貢所書明易簡盡原吉所治委曲詳至江
南水勢大畧可睹矣至宣德七年况鍾復請修舉
夏緒起民昏墊夫鍾之去夏僅三十年苟陂頽艾
渭渠需莊而况金城柳大滄海田成世紀奄逝陵

谷推移又有呂光詢治水三利海瑞濬築奏功苟非泥橈山標視同推溺何以稱焉

徐獻忠論曰深考吳淞江所以湮塞之故蓋海水有潮沙之害必太湖東下之流迅急方可敵住渾潮潮必易退退則併上流急泄蕩滌淤沙不致停滯今吳江長橋既多湮塞則水流不疾而潮沙停親履其地博採衆見遂將吳淞上流引入婁江而以黃浦改入范家河誠爲達權通變之利至今黃浦通利雖吳淞東半截竟湮而夏駕以入安亭江以達於婁江至今猶通自後惟照此加工疏導自然太湖之水可泄以免湖州宜興之患矣若好事者不深究其本末利害必欲開通吳淞使與黃浦會而入海則不惟工力繁難將併黃浦淤塞則東南之害有不勝言者矣愚嘗以身比之吳淞與黃浦如人有兩足吳淞之塞已廢其一而黃浦尚堪達海如人雖跛一足猶可踰跟而行也若爲庸醫併廢之不甚可惜耶

或曰開通吳淞工力雖大何必既通而併黃浦塞之此必有說予曰黃浦之與吳淞其勢相敵此盛則彼衰者也往吳淞通利時黃浦之勢甚小及吳淞既塞而其勢始大至于今日則與錢塘江之迅急相上下耳若開通吳淞則其流直出黃浦曲轉之勢不容不緩况吳江長橋及寶帶橋之流入於吳淞甚遲而入黃浦甚遠若欲挽回其勢非百千鉅萬之錢穀不能辦與其費出不資而復致黃浦之塞安若省其費而安之耶况今松江二縣之稅黃浦所利者居其八九吳淞湮塞之患止居其二二與其救一二之患而廢八九之利此不獨智者可辨矣

東南水利卷之八

歸安沈悅曾編

湖州修築原委 府志 縣志

晉吳興太守沈嘉重開荻蕩因改名吳興塘

梁吳興太守柳惔重浚青塘後人呼爲柳塘

唐元和中刺史范傳正疏湖中諸堰以復古蹟

宋慶曆中詔有司復開荻塘通湖州凡九十里

嘉祐五年轉運使王純臣請令蘇湖秀修築田塋

東南水利 卷之八

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于是湖州大築田塋

元豐中郡守蘇軾建議太湖受諸溪之水先治吳

江西岸爰封蘆葦之積水東泄而無壅滯之患諸

州利矣

紹興五年知州事王回修湖濶三十有六改名二

十有七常豐常登常稔常熟常康常安常樂常瑞

常慶常福常禧常和常裕常阜常通常惠常澤常

泰常興常富常足常稭常利常固常益常濟又皆

冠以常字欲其常有是美也

二十四年大理寺丞周環言湖秀等郡低下之田
多爲太湖積水浸灌緣溪山諸水連接併歸太湖
今有司相視開決故道

慶元間知武康縣丁大聲浚後溪自龍尾橋至獅

子山長一千二百丈

元至元中烏程丞宋文懿築青塘堤數十里程卹記

略云苕水自天目來曲折過青塘門東北與霅川

合而會入太湖汎濫洋溢故爲長堤數十里而抵

長興以截水勢之奔潰以衛緣堤之良田以通往

東南水利 卷之八

來之行旅先是土築歲必加葺數十年來失於修

治堤外水夾往來者病於徒步而緣堤之田亦成

沮洳至元間真定宋君來丞烏程暇日行視田里

乃首捐已資畚土輦石召匠命工民歡趨之富者

輸財貧者輸力爰築爰削如鑄如埏功用告成

明洪武二十八年築安吉縣劉家西鄉諸壩及開五

沸石山等港

永樂二年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治東南水患大濬

浦港以決太湖下流

成化十年湖州府通判李智開濬漣港三十有八
弘治八年工部侍郎徐貫經理東南檄浙江布政
司參政周季麟修築湖堤七十餘里錢福記略云
聖天子御極之七年河決張秋既命重臣塞之復
延訪能言水利者得其策授工部侍郎徐公貫同
巡撫都御史何公鑑經理東南二公既審知東南
巨浸在太湖而又禹之術自下者始乃尋湖之下
流得浦瀆入海者躬督常蘇松三郡疏洗之而以
湖之上流授浙江布政司左叅政周公季麟治之

東南水利

卷之八

三

周公乃按湖郡躬歷烏程長興之涯而歎曰是在
禹貢所謂震澤者也澤以潄水而震蕩不定故難
爲功誌稱縱廣二百八十三里周三萬六千頃跨
湖蘇松常四郡所潄旣大下流難疏以予相之隄
爲便于是得周文襄公所築湖堤故迹而諏衆議
興復時郡守鄭君宏二守吳君文英治農判楊君
清爭應聲曰此吾守土親民者之責也擇遣長興
丞胡健量度地勢自烏程以抵宜興界凡七十餘
里咸隄焉其崇爲一丈廣與崇方面加尺者五復

實其隄以通漣港者二十九爲石橋于實二十六
旱潄滂泄湖不惟不能爲害而且爲利矣其用人
力者四千用人糧者八百餘石皆周公所區畫郡
守諸君所協贊也若夫專以職往來督成之者則
浙江按察司僉事陰君淑焉其功始于某月落成
某月是爲八年乙卯也是歲秋果大有

東南水利

卷之八

四

萬曆四十二年奉巡按御史李憲牌知縣曹國禎
勘得苕爲澤國水多岐出其衝則漕艘之所經其
僻而四散則田湖之所以備旱潦也衆水之滙所
稱輿緊者有三十六漣港除陳漣等十七港深濶
如故無容議修其外應修楊漣等十九處議令有
田家照畝科派主者出糧貧者出力多以錢計少
以分計疏濬通流築崩補壞陸續修完
論曰湖水爲患大要在疏橋口以出江濬江以達
海然太湖南岸烏程縣所屬漣港築堤置閘以捍
風濤亦與疏濬相表裏何也湖水滿溢每遇東北
風湧水西南行衝入內地淹沒田禾湖高田低以
一郡之田代湖蓄水則勢平而東下緩直至湖水

由江達海漸低於田然後田間之水亦漸而出爲日甚久佈種旣已失時而水緩泥沉吳淞之淤澱所以日積也使有堤閘以捍之風濤不能倒灌并力東下自然迅疾滌蕩泥沙故曰與疏濬亦相表裏者也因採吾湖郡縣志中築堤置閘諸說以附見焉

畢士安奏免僞額考

錢氏納土時將一應派料混入糧額之內故其田稅有每畝五斗之數是時畢士安守台將錢氏舊藉上奏得免僞增之額故浙東至今輕省朝廷因畢之奏乃命王方贊來均稅額以一斗起科卽今世民田之額及一斗四合官田是也其餘重額係職田及賈似道所買公田及抄沒田也

兩浙田稅考

錢氏國除後朝廷遣王方贊均兩浙雜稅方贊悉令田出一斗使還責其擅自減稅方贊謂畝稅一斗兩浙之通法兩浙旣已爲王氏豈當循僞國之法上從之

東南水利 卷之八

五

又按楊東里桂岩集序云錢氏立國大限一畝稅至五斗其歸宋也只以僞增之數上之以自取重遣陪臣江漢臣來獻臣慮其厲民無已也以其藉沉之河而自劾太宗怒欲誅之久而始釋凡隨錢來者皆得官獨漢臣竟以廢斥死太宗因田籍無據且聞田額不均因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稅永定爲畝稅一斗還奏太宗不悅永曰畝稅一斗天下之中正使新附之民被朝廷之仁恩耳永卽王方贊也漢臣三衢人

東南水利 卷之八

六

吳興均糧考

吳興自來田額煩瑣大爲民患正德末年太守劉和議將官民田各均爲一則民甚便之嘉靖二十年又據太守張鐸申文奉行均糧事例又欲將官民田共均爲一則其夏秋二稅不分金花銀布麥折鹽糧馬草均以折銀名色驗派一項其里甲丁田均徭銀力等差民壯力役每年隨糧帶徵此議簡易可以經久惟有地山二項亦欲均以銀糧要見每田一畝該糧若干該折銀若干該絲若干每地一畝該糧若干該

折銀若干該絲若干每山一畝該糧若干該折銀若干該絲若干此則不可行也夫以湖蕩中得利之地入糧銀猶之可也若山鄉陸地旱多利少而欲派入糧銀其害可勝言哉至於山稅之輕尤非地比若用加入糧銀則山鄉無復可居之民而棄爲虎狼之宅盜賊之區而已爲今之計將田上止派糧銀二項合官民均之可也其山上止照舊額合官民絲鈔均之可也其湖蕩浮地今世得利亦厚此則斟酌均之可也大抵民之稅額江南獨重其浮地雖有遺利而東南水利

卷之八

七

仁者之政寧失之寬則化國之日舒且長矣要當以宋時王方贊爲法庶幾長民之意

官民田地該爲一則議

按所謂官田者乃宋朝之職田學田與賈似道之公田及抄沒入官之田也其在劉公均田之時徒見官民之名似不可混而不知官之爲名皆前代所存之舊名非今世所當檢括者也竟使官田得免差徭獨使民田受累甚非均平之政

鹽口考

宋制兩浙歲計丁口官散食鹽每丁給鹽一斗使輸錢一百六十有餘謂之丁鹽錢然其原實始於南唐李氏有國時制爲鹽丁之額吳越仿之而宋不復改以至於今也至皇祐中許民以紬絹依時值折納謂之丁絹自鈔法既行之後鹽盡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爲三百六十謂之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匹當時納錢未有陪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絲一兩皆取於五等下戶民甚病之浙江俱困而湖州尤甚紹興間湖守陳之茂因請折絹以五千爲匹仍不以添丁增賦乾道八年烏程令余處恭仍迄以七丁科一匹自是爲例民以僅蘇至明朝仍其舊額謂之鹽丁於田賦帶科而人不知其從來故予考其始末著之於此李氏雖有鹽給實爲作俑明代視宋已爲輕政惜無究其源特爲建白之無徇亂國錐刀之末可也

東南水利

卷之八

八



石東南水利八卷

國朝沈愷曾撰癸卯新秋得於青雲街考市前後無序

跋其目錄適當頁盡處查四庫總目始知其全

今恭錄提要於卷首是書所載奏議公牘暨疏

通宣洩諸說足資治水者之考鏡沈公浙江歸安

人其奏源太湖實欲保衛故輯錄此作亦皆歸重

吳興其意蓋可知矣提要乃為其已見志乘仰

入附存目中然志乘繁重非寒士所能遍購予素

附錄

喜藏書即嘉湖兩府之志至今尚未夢見違言其

他此則卷頁無多置之差易似未可以其已見志

乘而廢棄之也光緒二十九年小雪後三日海甯

鄒存淦僊望氏識於古玩寓舍之東梧草堂時年

七十又五

東南水利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沈愷曾撰愷曾歸安人康熙壬戌進士官至山

東道監察御史是書前四卷錄康熙以來太湖劉

河白茆孟河諸處興修開濬奏議公牘第五卷錄

折解緩征議賑兵糧關稅諸奏議其目錄內自註

有曰是卷內有無關水利因當事大臣仰體

主恩曲為生民請命俾安樂利故載入蓋因水利而附錄

者也第六卷七卷皆前代水利沿革於湖郡修築

之外亦附錄賦額田稅均糧鹽口諸事蓋亦留心

於民事者然志乘皆已具載此為贅出矣